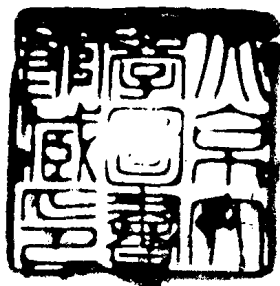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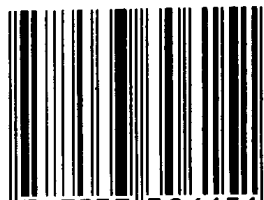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6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草窗梅花集句三卷附錄梅花集句一卷

〔明〕童琥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汪載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集古梅花詩四卷》提要

重鐫草窻集句序

天下物無不腐惟精神不可腐故古才人韵士每費推敲甚有雪鬓丹楮始成一詠亦往往於歲寒老友古幹瑤萼更着精神盖愛其冷韵不似濃葩艷李脂粉模人也然未有集古佳句組織成章且纍纍萬餘言者斯又精神之極矣舊

有草窻集句童三部所述
也其采擷之工才情之美
與工部之為人楊太史業
已詳哉乎言之矣然是集
久落人間湮沒不復覩文

不知幾歲月矣座師汪柱
老詞賦之餘寄情於詩清
遠有陶王風味家人習之
即不必皆能詩而皆解詩
其猶子子厚請余曰夫詩

者情之所注思之所發而
氣行乎其間故有情思欲
絕終篇而按之斷續有間
不能如珠聯璧絡者氣為
之也況乎集群情以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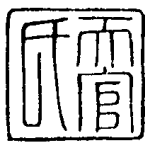
集群思以為思獨運一局
如出一手而毫不傷氣者
難矣哉大凡文章之行世
也乍出而紙貴一再傳不
復有問及者好事者欲取

而新之索索然無大味黯
黯然若不合人意則其為
文可知矣而茲集欲㝵先
質于名公宗匠無不以為
當然斯固工部之神氣有

不可終湮者請公一言而
壽之梨余曰唯唯工部費
數載之推敲而梅之精神
壽并唐宋元人之精神壽
工部之精神與之俱壽而

子厚一番考證無限深心
即子厚之精神亦壽矣微
子請吾固當一言以弁其
端
甲戌夏長至日澹寧居士

行其父黄頤素書於棒
日樓

序

嘗觀梅質寂寞，色最澹，其韻嚴寒而生，花骨勁而氣香，以故清人韻士愛之詠之者眾，而高寄之不能已已。孤山處士嗜之最篤，種三百餘株於山隴，以酣領其半枝橫枝疏影暗香之致。童廷瑞先生，林和靖一流人也，濡一己之孤趣，萃千古之言，集詩三百餘首，詩中移梅墅焉。然剞劂久虛，湮編然蘭靄如梅襟之榛莽叢棘之中，不可復得。予友任子存披榛棘拭塵垢

而得之旦即命新其名
爰其屋焉以逢瑞梅詩
之三百篇者和靖梅花
之三百梅不能頡頏乎
誰家有數尺珊瑚之徑
寸之隋珠者於無所勝
之矣

友甫弟邨謹書

重鐫梅花集句詩小引

余小子不能詩也亦不能説詩然每於雨朝月夕花光樹色閒輙覺浩々落々有欲歌欲諷者况乎寒崕古幹雪窓疎影能不對之徘徊欣賞卒恨余之不能詩也無以寫其照暢一時胸次一日過友人見積塵中殘本索而讀之知為童

一

先生集句也一再披而梅香芬馥秀色侵人不覺掀髯笑曰余亦何必能詩哉有代余言者在持以歸若百朋之錫也洎讀楊相國序沙左叅跋摹寫逼真揚抉殆盡恍肰想見童先生之人之韻殊有不容湮滅者余既寶是集曷敢自私但舊策散亂點畫模糊於

二

是證其謌次其篇付之剞
劂以釋吾恨崇禎七年六
月初一日汪載德記

書草窻梅花集句詩後

工部郎正童先生梅花集古句三百餘篇予獲而讀之珠聯玉貫雖各系古人之名氏而儼然一人機軸縱横馳騁開闔變化無一言不歸於梅也敘守吳君惟謙嘗爲之假序文於介夫楊翰林先生意盡而事核矣然未及梓行予分守川南適同知楊觀國賓推官段珏孔潤同治府事一日來謁見而語及於此忻然創俸僉鏤板以傳噫集句古未有也近世始爲之以迄於今若郎正是集益愈趨而愈工矣烏可不傳

因爲之掇拾數語以贅諸後

弘治壬戌仲春望日

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參議汝南涉瑩書

草窻梅花集句詩序

草窻梅花集句凡三卷爲五七言律絶詩三百有十首工部郎中蘭谿童君廷瑞之所述也自唐以下至勝國諸名家詩咸在所取南北朝人語亦間有之對偶精切而詞意連屬卽使善詩者自爲之恐無以出此廷瑞之爲心亦良苦哉廷瑞徃年舉進士予從有司後得其文讀之意其奇士也既而官刑部克愼其職聽讞之餘不廢文事予益重之此則其使蜀時所集者其才力所至固不止此而其志向高遠直欲上

友古人而兼之此亦畧可見矣昔者孔子稱鄭國之爲辭命草創修飾潤色者各有其人而國政因之以濟是詩雜取諸人或在數十百年之前者一旦會粹於二三卷中如出一時一人之口其採拾之多櫽栝之妙固若草創於先而今日潤色之者移此以施於政則隨材器使樂取諸人以爲善亦猶是也獨不優於天下哉且或者之爲詩也或雅歌於好會或發興於撫景或托詞於諷俗或寄意於弔古皆未有無所感而得焉者今廷瑞蕭然坐公署中官務鞅掌應接不暇未必日與梅花相對也而獨留意於梅賦咏之多一至於此盖其性如仁知者之樂山水正以其近似故也其所存不有異於人哉敘州守吳君惟謙樂與人爲善者見而說之謂其可以傳也使人來屬予爲之序將刻之以傳廷瑞固亦樂予之言者重以惟謙請遂不復辭其集題曰草窻云者因廷瑞之別號也

弘治辛酉夏六月既望

賜進士第左春坊左中允

草窗梅花集句卷之一

蘭谿童琥廷瑞集稿

新安汪載德子厚重鐫

五言八句 一百首

一

十月初寒外 宋邵康節　梅梢已着春 宋陳後山
故將天下白 宋張澤民　截斷世間塵 宋徐道暉
根老香全古 宋張澤民　心清趣自真 元黄月屋
不同桃與李 唐杜荀鶴　所至媚遊人 宋呂居仁

二

雲水清深處 元許有壬　水雞亂玉英 宋朱晦翁
稍驚春色早 宋尤延之　未怕夜寒生 宋張澤民
此地客難到 唐顧非熊　誰家笛自橫 宋張澤民
黄昏無限月 元許有壬　老眼倍增明 元黄月屋

三

造化生尤物 宋劉後村　花中無比方 唐白樂天
誓堅霜雪操 元陳剛中　肯學杏桃妝 元葉景南
皎月散清影 元劉静脩　東風遞暗香 元葉景南
惟應探春夢 宋陸放翁　常繞白雲鄉 元許有壬

四

近嶺梅先發 宋韓魏公　清吟拂曉觀 宋王禹玉
躡雲雙屐冷 唐孟貫　抑月一鐘殘 唐喻鳧
南國春仍淺 元葉景南　北風天正寒 唐杜工部
不遭塵寂侶 宋朱晦翁　俗眼若爲看 同前

五

風雪歲將暮 宋梅聖俞　梅香漸着人 南朝徐君倩
荒村幾家聚 宋歐陽公　古木一邊春 唐李咸用

六

凛有英雄氣 元[illegible]去非　絶無聲利塵 同前
似知吾黨意 宋楊誠齋　不是愛精神 宋韓魏公
晝出幽居景 元許有壬　疎疎竹外枝 元葉景南
韻無凡眼識 宋張實齋　香報老夫知 同前
猶有烟霞癖 元葉景南　何緣氷雪姿 宋張實齋
正愁聞塞笛 唐杜工部　莫向月中吹 宋文文山

七

向曉西湖去 宋朱淑貞　新晴好一尋 唐白樂天

扳援香滿袖 宋朱晦翁　憔悴雪盈簪 元張實齋

待索巡簷笑 宋尤延之　遥聞横笛音 唐張巡

人間畫描貌 宋文文山　誰識賞花心 同前

八

數畝東皐宅 唐耿緯　移花獨遶翁 宋林和靖

清香凝島嶼 唐李衛公　逸艷照窻櫳 宋黄山谷

恥與與誰恐 唐張曲江　新趣偶奇工 元張雲

歲年林處士 元張雲莊　祇在一聯中 宋劉後村

九

自愛新梅好 宋趙昌父　高蹤不可羣 宋趙清獻

孤花忽嫵媚 元黄月屋　凡卉避清妍 宋梅聖俞

偶與賞心屬 宋梅聖俞　長嗟俗界牽 唐包佶

當時杜子美 宋梅聖俞　頭白豈無緣 唐杜工部

十

風漏臘前信 宋張道洽　花繁院裏梅 唐張曲江

千林成獨韻 宋張道洽　六出已同開 唐元微之

暖熱惟憑酒 宋朱晦翁　孤高不受埃 宋翁續古

苦吟吟未穩 元葉景南　腸斷謫仙才 唐韓致光

十一

冷艷天然白 宋尤延之　全勝姑射妝 元黄月屋

風霜儘衆犯 元許有壬　吟嘯屬尋常 唐孟貫

亦蝶堪成夢 唐駱賓王　無人不惜芳 宋趙清獻

定須還剪綵 梁簡文帝　難學是生香 宋尤延之

十二

野水溪橋外 元葉景南　疏疏數點花 宋張澤民

静依禪客院 唐許渾　少種貴人家 唐元稹

且喜詩無病 宋朱晦翁　誰知老可嗟 宋歐陽脩

若非叅寫得 宋朱晦翁　零落舊烟霞 同前

十三

蠻烟無處洗 宋曾茶山　正索雪垂垂 宋朱晦翁

地僻人希至 元許有壬　春餘蝶豈知 唐錢起

天香生淨想 宋朱晦翁　疏影入新詩 元葉景南

迎節江南路 宋文文山　幽尋記往時 宋朱晦翁

十四

平生苦吟處 宋陸放翁　心事付江梅 宋張南軒

有月曾同賞 唐盧綸　無人亦自開 宋韓魏公

徘徊耀霜雪 唐元微之　明麗隔塵埃 唐劉夢得
不藉杯中物 宋朱晦翁　東風枉却來 宋文文山

十五

物色歲將晏 唐杜工部　斯花何不群 元張文忠
往來衣上月 宋朱晦翁　凌亂渚前雲 唐張曲江
氣味如僧淡 元黃月屋　塵凡與俗分 宋趙清獻
江南苦吟客 唐杜牧之　芳思幾紛紛 宋韓魏公

十六

獨步孤山下 元葉景南　今知第五橋 唐杜工部

晚香傳遠樹 元許有壬　春色上寒梢 元葉景南
不與百花競 宋張澤民　豈隨群卉拋 宋文文山
誰能分半壑 元劉靜修　苦思入誰敲 好山集

十七

一枝晴復暖 唐羅隱　玉色照松籐 宋晁叔用
坐惜芳時晏 唐張曲江　因悲上苑深 宋梅聖俞
殘花落酒面 宋歐陽公　寒影伴書燈 宋張宛丘
今日對前勝 宋梅聖俞　方知不染心 唐孟浩然

十八

去去西湖路 元葉景南　來尋帶薛枝 同前
危城三畝水 唐李咸用　殘雪數家籬 宋張澤民
艷色寧相妬 唐韓昌黎　芳心空自知 唐張佑
歸宜有佳思 宋陳後山　不減灞橋時 宋陸放翁

十九

萬木凍欲折 唐僧齊己　孤根暖自生 宋張貫齋
無人信高潔 唐駱賓王　有客獨屏營 唐白樂天
不負青山約 元許有壬　能添白髮明 唐杜工部
小樓今夜笛 宋文文山　腸斷玉關聲 唐李太白

二十

殘雪江林路 元師道立　瑤花處處開 唐張曲江
山川正蕭瑟 宋晁叔用　風月共徘徊 宋韓維
乘興興未盡 宋梅聖俞　迎春春欲回 宋曾茶山
暮歸詩得句 宋朱晦翁　緩轡不須催 宋梅聖俞

二十一

城外逋翁宅 宋陳文忠　疏梅映竹籬 元許有壬
絕知春意好 唐杜工部　不受歲寒移 唐張曲江
暫與幽人折 唐李衛公　惟應野老知 元葉景南

年年笑紅葩 宋李和父 | 桃李總凡姿 宋張澤民

二二

雪餘殘臘盡 宋潘子賤 | 偶傍到前村 元張雲莊

曉野花侵路 唐姚合 | 顛崖樹倒根 元張雲莊

芳馨不自覺 宋王梅溪 | 幽默與誰言 宋朱梅翁

更擬緣清思 宋趙叔靈 | 凭閑看幾番 宋翁靈舒

二三

梅花春意早 元許魯齋 | 不憚冱寒時 唐孟東野

野渡冰生岸 唐皇甫曾 | 孤村雪擁籬 宋張澤民

晚尊和月吸 宋文文山 | 長笛倚風吹 元葉景南

為問江南客 元余廷心 | 平章正要詩 宋朱梅翁

二四

夙林盡搖落 宋王梅溪 | 正是擬芳辰 唐杜牧之

泉石渾無恙 元葉景南 | 風霜自有期 元許有壬

儘拚花下飲 宋趙清獻 | 忽怪鬢邊絲 唐韋蘇州

坐歎逋仙遠 宋張澤民 | 何妨續舊詩 宋朱梅翁

二五

前村深雪裏 唐僧齊己 | 無路去尋梅 宋曾茶山

風遞幽香去 唐僧齊己 | 人騎瘦馬來 宋賀方回

休吹江上笛 唐梅聖俞 | 且覆掌中杯 元黃月屋

今日花前飲 唐劉禹錫 | 方知老暗催 唐白樂天

二六

梅蕋新救挈 宋王梅溪 | 開尊敘舊盟 元黃月屋

風霜千里靡 宋朱梅翁 | 龍麝一枝攜 宋張澤民

豈獨花堪惜 宋張澤民 | 偏於客有情 宋文文山

天寒倚脩竹 宋張澤民 | 相對又雙清 元許有壬

二七

千峯前絕處 宋朱梅翁 | 突出一清枝 宋張澤民

芳意何能早 唐張曲江 | 春風亦不知 唐白樂天

久成心上癖 元許魯齋 | 莫信笛中吹 唐許渾

佩芷兼懷玉 宋張賓齋 | 吾今見所思 同前

二八

人行荒塢外 宋文文山 | 春到早梅邊 宋姜梅山

山水形清氣 元許白雲 | 冰霜作曉妍 元虞伯生

孤標能自保 元許魯齋 | 一盌不妨專 宋劉篁嶸

須勤勤來看 唐韓昌黎 | 翻為俗累牽 宋梅聖俞

二九

孤根亦何賴 唐張曲江　背嶺枕南塘 唐岑嘉州
地冷春留雪 元黃月屋　天寒月照霜 唐黃甫曾
自知能潔白 宋邵康節　誰復惜馨香 唐張曲江
到處皆詩境 宋張實齋　名高水部郎 宋陳後山

三十

南至三冬晚 唐張曲江　清芬踰衆芳 宋韓魏公
氷霜疑巨壑 宋朱晦翁　雲水照方塘 唐杜工部
江令歌瓊樹 宋蘇東坡　楊妃露素妝 唐鄭谷

只應偕我老 唐白樂天　素髮與交光 元劉靜脩

三一

日夕色逾正 宋張南軒　春寒花較遲 唐杜工部
昏昏郭陰霧 宋趙昌父　短短水邊籬 宋張實齋
幽處竟誰見 唐張佐　清香徒爾為 唐張曲江
丹青如可狀 宋韓魏公　學作兩三枝 梁簡文帝

三二

去去江南陌 元余廷心　閑尋雪裏梅 元葉景南
一枝方漸秀 唐元微之　萬物盡凋時 唐朱慶餘

行客妻亦過 唐錢起　清香斷續來 唐劉夢得
鬚毛都白盡 宋曾茶山　半是此中催 唐韋應物

三三

幽叢臨古岸 唐楊巨源　背日較開遲 宋劉屏山
疎影月移壁 唐許渾　清香風滿枝 同前
每留孤隺伴 宋張澤民　曾與道人期 唐僧貫休
蛺蝶自無數 元余廷心　何嘗夢見之 宋梅聖俞

三四

千林寒禿盡 宋張實齋　正是帶花時 唐白樂天
絕迥人稀到 唐錢起　貞心世所知 唐張曲江

久同松柏操 元葉景南　要是雪霜姿 宋張實齋
和雨和烟折 唐鄭谷　終焉混不緇 唐張曲江

三五

半枯頑鐵石 宋張實齋　老怪昔誰栽 宋翁續古
春意已張本 宋尤延之　寒心未易回 宋趙清獻
臘穿人可過 唐杜工部　根古土無培 宋趙昌父
引我江頭夢 唐鄭谷　窮冬尚一來 宋張南軒

三六

獨樹依岡老 唐朱慶餘　清泉繞舍流 唐劉得仁
定應勞夢寐 唐令狐楚　暫得靜心顏 唐岑嘉州
酒好寧論價 唐姚合　枝繁不忍刪 宋朱晦翁
此君同一笑 宋朱晦翁　桃李任漫山 同前

三七

南國溪陰暖 宋梅聖俞　看看又早梅 唐劉夢得
偶同佳客見 唐杜牧之　疑是玉人來 唐許渾
舊路經年別 唐劉長卿　芳尊薄暮開 宋張南軒
鬢毛元自白 唐杜工部　更著此花催 宋曾茶山

三八

梅花自奇絕 宋李方叔　玉立勝紅妝 宋張南軒
稍稍烟集渚 唐杜工部　團團月隱墻 同前
風流無俗韻 宋張澤民　俏倩有餘芳 宋朱晦翁
乘醉臥疏影 唐白樂天　滿身都是香 元葉景南

三九

還聞折梅處 唐張曲江　數里入雲峰 唐王維
老樹有餘韻 宋張澤民　寒花無冶容 元黃月屋
歲華空冉冉 唐張曲江　春意正濛濛 元劉靜修

憐我何為者 元許有壬　苦吟吟過冬 唐裴說

四十

蕭蕭疏竹外 宋張澤民　雲影護仙妝 宋朱晦翁
照灼連朱檻 唐白樂天　分明對玉堂 唐劉夢得
幾回和月看 宋張澤民　一味惱人香 宋朱淑貞
可惜揮毫處 元許有壬　春風似故鄉 唐皇甫冉

四一

好風吹臘盡 元黃月屋　寒谷自春生 宋張澤民
冷淡孤山月 元葉景南　低回歎古情 宋朱晦翁

知詣塵外趣 唐嚴經　獨向雪中清 宋張澤民
却憶舊遊處 宋王梅溪　微吟繞砌行 宋朱晦翁

四二

水竹最佳處 宋邵康節　江梅半欲開 宋陳後山
尚看珠樹秀 宋梅聖俞　鋤得玉山頹 宋韓魏公
蝶夢都花冷 元葉景南　龍身帶雪來 宋翁續古
明朝出城市 元葉景南　鞍馬又塵埃 元許有壬

四三

貞色奪春媚 唐韓昌黎　氷花混露鮮 宋朱晦翁

半生塵土夢 元許有壬　萬里雪霜天 宋梅聖俞

有見皆成趣 宋文文山　無言誰與傳 唐劉長卿

園林多少樹 宋尤延之　爲爾獨相憐 唐杜工部

四四

北陸候纔變 唐韓致光　南枝春已歸 宋晁君成

山中苦寂寂 宋歐陽公　雪裏看芳菲 宋晁君成

惟與玉同色 元余廷心　更無塵染衣 元葉景南

夢魂知憶處 唐岑嘉州　先繞舊林飛 唐張曲江

四五

偶別霜林陋 宋張宛丘　隨妝入漢宮 宋梅聖俞

樹搖金掌露 唐張曲江　香染玉潭風 唐許渾

似畏群芳妬 宋梅聖俞　難將衆木同 唐杜荀鶴

今宵有明月 唐孟浩然　淸絕小樓東 宋朱晦翁

四六

逆旅相逢處 唐孟浩然　依然氷雪姿 元吳炳

籬疎還有豔 唐許渾　樹老半無枝 宋寇平仲

不避風霜苦 宋尤延之　空慙雨露私 唐嚴武

惟應松與竹 宋歐陽公　歲晚屬深知 元趙子昂

四七

籬落歲云暮 唐羅隱　關河信不通 唐杜工部

數枝寒照水 宋翁續古　連日苦多風 唐張蠙

興發千山裏 宋朱晦翁　香傳一國中 宋梅聖俞

臨窗須貌取 唐鄭谷　應逐曉雲空 宋朱晦翁

四八

平昔誰相愛 唐鄭谷　移根到北方 唐劉禹錫

雲間目孤秀 唐張曲江　枝上漏微陽 宋梅聖俞

淡月弄疎影 宋張澤民　輕風散野香 元許有壬

酒闌何處笛 元戴石屏　歸夢不成長 宋趙淸獻

四九

老樹化爲鐵 元吳淵穎　今朝亦有花 宋張宛丘

乾坤新歲月 元葉景南　山水舊生涯 宋文文山

小閣芬微度 宋朱晦翁　中園影未斜 唐權德輿

揚州何遜在 宋曾茶山　淸興一何賒 宋梅聖俞

五十

曲徑通幽處 唐常建　繁英照苑墻 宋宋莒公

留連一杯酒 宋王半山　問訊滿欄芳 宋張南軒

頗與雪爭潔 宋文文山　可堪風漏香 宋尤延之

何當尋舊隱 唐江爲　來醉石兄傍 元許有壬

五一

樹樹花如雪 唐李白　高低踈復稠 元周伯琦

不知春色早 唐王適　巳與歲寒期 唐顧況

時有幽禽至 唐呂溫　多將野客游 唐張司業

縱吟殊未巳 宋韓魏公　明月滿江頭 唐白樂天

五二

匝路亭亭艷 唐李義山　天然畫軸橫 宋張澤民

風霜但自保 唐楊炯　氷玉未爲清 宋趙清獻

歸夢寄千里 唐鄭巢　孤風稟一生 宋朱晦翁

上林多少樹 唐李義山　見爾眼偏明 宋尤延之

五三

正是花時節 唐裴說　相期一笑同 唐溫廷筠

詩盟終未冷 元黃月屋　酒興若爲工 宋陳後山

笛弄疎烟外 元趙心遠　影沉明月中 唐白樂天

全身是潔白 宋王梅溪　不敢倚春風 宋梅聖俞

五四

人懷前歲憶 梁元帝　花發去年叢 唐杜工部

妍句看猶在 唐張司業　清尊幸不空 唐杜工部

塵襟元落落 宋朱晦翁　芳意更匆匆 同前

堪把依松竹 唐朱慶餘　無令便逐風 唐韓退之

五五

自愛新梅好 唐張司業　朝看復暮看 宋張澤民

玉肌元不粟 宋張澤民　瓊艷幾堪殘 宋王禹玉

尊酒何如畫 宋朱晦翁　心期殊未闌 同前

東風如有意 元許有壬　容易莫吹殘 宋之蘇[illegible]

五六

客裏冬將盡 宋蔡明　林邊歲自華 宋陳簡齋

匆匆十年夢 宋文文山　淡淡滿枝花 宋陳簡齋

點俗那能染 宋張澤民　芳姿正可嘉 唐元稹

妍風知我意 元葉景南　香透小窗紗 元許有壬

五七

每與梅花醉 宋李方汝　歲寒心靡他 元李獻

烟雲聊把玩 宋歐陽公　風月共姿姿 元李秋谷

俗物付脫略 元張雲莊　芳姿任湼磨 元許有壬

若無詩與酒 宋邵康節　不奈此香何 唐李義山

五八

雨中看亦好 唐朱慶餘　孤影照琳琅 宋文文山

西子羞新浴 唐鄭谷　真妃逞素妝 元黄月屋

曉寒侵遠夢 宋趙清獻　春色惱吟腸 元葉景南

幾度懷人處 宋林士賢　芳洲烟浪長 元葉景南

五九

平生佳絶處 宋張南軒　今日看花來 唐白樂天

驢瘦衝泥怯 宋陸放翁　蜂諠抱蕊回 唐李郢

每留名士飲 宋趙師秀　不爲老人開 唐白樂天

長憶青山下 唐姚合　閒居手自栽 唐劉長卿

六十

曾見江南樹 宋宋莒公　開花漢水濱 唐王適

芳香不自媚 宋朱梅翁　清淨欲誰隣 宋梅聖俞

便是群芳啓 宋韓魏公　何妨萬卉新 同前

莫吹羌塢笛 宋宋莒公　留伴庾園人 宋梅聖俞

六一

倚樹憐芳意 唐李魏公　題詩記旅愁 元黄月屋

輕盈照溪水 唐杜牧之　瀟灑寄巖丘 元葉景南

鐵石餘生色 元虞伯生　風霜變白頭 元葉景南

不將詩與酒 元許有壬　清興若爲酬 仝上

六二

已道梅花發 唐杜工部　幽尋到澗阿 元張雲莊

自憐芳性在 唐錢起　最奈客愁何 唐杜工部

天色晴明少 唐白樂天　風塵世事多 宋歐陽公

相逢仍草草 宋陸放翁　心賞更蹉跎 唐張司業

六三

今年春色早 唐宋之問　梅吐臘前梢 宋梅聖俞

舊國別多日 唐賈浪仙　孤山欠幾遭 宋葛無懷

曾非桃杏匹 宋梅聖俞　自與薛蘿交 宋趙叔靈

娛是吟詩夜 唐姚合　餘寒入獘袍 元趙子昂

六四

流水閒雲外 元葉景南　青山白霧中 宋歐陽公

所嗟非勝地 唐溫廷筠　却疑笑春風 唐李商隱

須恐芳菲盡 宋朱梅翁　寧論酒盞空 唐杜工部

若無詩集好 宋朱梅翁　何以媚幽叢 仝前

六五

為誰成早秀 唐李義山　獨自占年芳 宋尤延之

月露發光采 唐劉禹錫　松筠共老蒼 宋尤延之

晚溪寒水照 唐錢起　幽徑白雲長 元葉景南

好是經過處 唐張司業　風吹細細香 唐杜工部

六六

早是窮冬迫 宋趙清獻　先春發故林 宋梅聖俞

為能崇雅素 宋之蘂老　不獨吐芳馨 唐張曲江

點俗那能染 宋張澤民　纖埃逈莫侵 宋朱晦翁

何人

六七

雪盡寒俱在 宋呂居仁　繁英正滿條 唐溫憲

已持纖武節 宋張澤民　欲寫伯夷高 宋梅聖俞

恬淡無人見 唐儲光羲　馨香徒自饒 北史庾肩吾

詩盟終未冷 元黄月屋　愧爾伴閒曹 唐鄭谷

六八

客路青山外 唐三灣　梅花綠酒邊 宋陸放翁

繁華不可慕 宋朱晦翁　清淨復誰先 唐張曲江

故國三千里 唐張佑　長吟數百篇 元葉景南

何因逢寄驛 宋梅聖俞　朧月向人圓 唐杜工部

六九

疎齋清夢醒 元葉景南　禪榻古香浮 元黄月屋

城曉風高角 唐李頻　山空月滿樓 元黄月屋

此時逢國色 唐白樂天　何處避春愁 宋朱晦翁

但見花開謝 宋邵康節　催人自白頭 仝前

七十

谷口春風急 唐王建　梅梢雪蓝空 宋朱晦翁

不堪三弄咽 宋朱晦翁　暫喜一尊同 宋歐陽公

芳信隨流去 元葉景南　浮香隔岸通 唐駱賓王

懸知今夜月 宋朱晦翁　飛夢過江東 元趙子昂

七一

舊歲連新歲 宋陳後山　南枝更北枝 宋劉屏山

風流有佳句 唐李嘉佑　恬淡出天姿 宋張澤民

凍白雪為伴 唐韓致先　獨清春不知 宋張澤民

平安消息好 宋文文山　又重故人思 仝前

七二

殘臘生春序 宋朱文公　新花發故枝 宋劉屏山
曾無蜂蝶戀 宋梅聖俞　莫遣雪風知 宋張澤民
素色欺蓬蓀 宋梅聖俞　清香入酒巵 仝前
何當一傾倒 宋曾茶山　及此未離披 唐鄭谷

七三

江梅有至性 元余廷心　前後各分葩 唐元微之
不道東風遠 宋梅聖俞　其如秋鬢華 仝前
形骸拘俗吏 唐張曲江　題詠属詩家 元黄月屋
花下歸來晚 元許有壬　沉沉斗柄斜 宋文文山

七四

有時公事暇 唐白樂天　花下一徘徊 唐元微之
萬壑寒皆泣 宋張澤民　孤根暖獨回 唐僧齊己
崔猿常款洽 元葉景南　蜂蝶莫驚猜 仝前
悵望江南路 古體　無人遠寄來 宋曾茶山

七五

風雪江南路 宋文文山　梅花溪上村 宋梅聖俞
獨能留野客 宋梅聖俞　豈欲近名園 宋王半山
寫興詩千首 元葉景南　論心酒一尊 宋戴石屏

我來開醉眼 宋梅聖俞　倚杖役吟魂 唐李中

七六

芳梅何倩倩 宋梅聖俞　臘月冒寒開 仝前
不似人手致 唐孟東野　始知天意回 宋潘子賤
自多承雨露 元吳當　共羨出氛埃 宋梅聖俞
投老詩成癖 宋陳簡齋　今年得得來 宋朱晦翁

七七

奇樹如蛟屈 元余廷心　蟠根積水邊 唐杜工部
異香聞數里 唐張曲江　老氣已千年 元黄月屋

風月情猶在 唐白樂天　冰霜操愈堅 宋游南金
但令無剪伐 唐杜工部　長得獻詩篇 宋徐道暉

七八

遠近西湖路 元葉景南　驚時最是梅 南朝何遜
無由一枝折 唐李太白　又過幾花開 唐張孝標
露采林杪見 宋朱文公　天香月下來 元葉景南
何因逢越使 唐韓致光　吟斷望鄉臺 唐李義山

七九

手種籬間樹 宋朱晦翁　今年初試花 唐張司業

勁風吹石裂 宋張澤民　小逕入雲斜 元葉景南

標格異百卉 宋朱晦翁　詞華擅一家 元葉景南

無端滿匈月 唐嚴維　歸夢到天涯 宋王半山

八十

湖山饒邃處 宋梅聖俞　誰念獨芬芳 宋邵康節

瑩淨真琪樹 唐劉夢得　玲瓏映粉墻 唐白樂天

春風千里夢 元陳平父　殘月半橋霜 唐劉洵伯

學得酴醾白 宋王梅溪　酴醾不見香 宋韓魏公

八一

平生愛此樹 唐李裕　晚秀復芬敷 唐張曲江

恥與紅紫列 元韓準　極知形影孤 元張雲莊

貴心元不厭 宋朱晦翁　佳句未應無 元張雲莊

更有人清白 宋王梅溪　巡簷笑撚鬚 元葉景南

八二

歲晏日南至 元張文忠　巖花點舊叢 宋朱文公

路分千嶂外 唐張籍　春在一枝中 古寄梅詩

冷艷全欺雪 唐丘為　清香不畏風 宋梅聖俞

今年何草草 宋朱文公　嬰與酒尊空 唐張泌

八三

窺梅朝始發 北史庾肩吾　要是欲催詩 宋陸放翁

澹泊將誰侶 宋朱文公　幽偏得自怡 唐杜工部

清香生硯水 宋張宛丘　潑色報書帷 唐杜工部

半醉臨風折 宋王禹玉　含情寄所思 唐鄭谷

八四

孤根自靡託 唐張曲江　歲晚獨芬芳 宋朱晦翁

但恐尊無酒 宋邵康節　還驚雪有香 仝前

園林坐清影 唐僧齊己　臺榭起餘光 宋曾汝陽

每憶舊遊處 宋梅聖俞　春城夜夢長 宋俞希晝

八五

梟石三生夢 元許有壬　江湖萬里情 宋黃山谷

芳香留過客 唐崔塗　瀟灑伴書生 唐杜荀鶴

雲合天無際 元許有壬　風回雪有聲 宋朱晦翁

可憐渾似我 詩話　獨負一身清 宋張澤民

八六

雲裏孤花發 宋張澤民　天邊芳歲闌 宋朱文公

一枝何足貴 唐張曲江　雙鬢竟羞看 唐郎士元

獨有烟霞染　宋梅聖俞　不知霜月姿　宋謝靈運
殷勤留客意　宋尤延之　吟思滿征鞍　宋韓魏公

八七

破雪梅初動　宋劉屏山　幽深稱隱居　元黃月屋
清華兩輝映　唐張曲江　塵思一蕭疎　宋朱晦翁
但以心自賞　元許有壬　渾無句可書　宋黃景說
丹葩難狀處　宋邵康節　明月滿庭除　元葉景南

八八

朝來殘雪盡　宋韓魏公　忽値早梅紛　宋朱晦翁

寒氣微生席　宋朱晦翁　清香暗襲人　宋韓魏公
只將堅白志　元許有壬　不受軟紅塵　宋趙公介
幾度曾相夢　唐耿緯　前村認未真　宋劉後村

八九

共說新亭好　宋朱晦翁　林英粲已繁　唐張曲江
殷勤一椀月　宋陸放翁　高下數家村　宋王半山
濁酒無鄉味　宋蔡明　落花銷客魂　宋文文山
我來非雪與　宋王梅溪　此意向誰論　元趙子昂

九十

未臘梅先發　宋歐陽公　無風香自生　宋張澤民
色疑瓊樹倚　唐劉夢得　神見玉人清　唐張曲江
憑寄還鄉夢　唐柳子厚　娥聞出塞聲　宋尤延之
前村後嶺竹　唐白樂天　難弟又難兄　宋張澤民

九一

已見寒梅發　唐王摩詰　居然冠衆芳　宋劉後村
蟾光流斷港　元葉景南　花影動回廊　宋僧希晝
夢裏鄉關遠　元葉景南　江邊歲月長　唐杜工部
將期養疎拙　元張雲莊　相對紙茅堂　元許魯齋

九二

客路愁春盡　唐杜工部　新梅只恠遲　宋朱文公
流芳真可惜　宋朱景文　秀色正堪思　唐李衞公
酒入杯中影　唐杜荀鶴　月描壁外姿　宋張澤民
主人端不俗　宋王梅溪　月日有新詩　元許有壬

九三

得地依東閣　唐劉夢得　瓊枝映座芳　唐杜工部
紅塵無夢想　宋僧懷古　綠髮變風霜　宋歐陽公
寂寞盈尊酒　宋朱晦翁　婆娑一院香　唐杜工部

誰憐何水部 宋梅聖俞 長是爲花忙 宋歐陽公

九四

春半花纔發 宋王半山 年來鬢欲皤 宋朱晦翁

雖然過賞翫 唐白樂天 猶足慰蹉跎 元張雲莊

豈是風情少 唐白樂天 終云幽意多 唐張曲江

草堂尊酒在 唐杜工部 不醉偎如何 唐白樂天

九五

絕詠梅花晚 梁簡文 俱來雪裏看 南史庾信

欲爲萬里贈 唐柳子厚 不越一生酸 宋呂居仁

雲水重重隔 唐白樂天 風霜日日寒 宋范石湖

山深明月夜 宋文文山 待我倚闌干 宋歐陽公

九六

江流背梅落 宋高珍老 芳信忽傳梅 宋韓魏公

與雪幸同擬 宋趙清獻 欺春不逐來 唐杜牧之

向人如嫌媚 元葉景南 把酒獨徘徊 唐鄭致光

惟有松并竹 宋王梅溪 良圖一處栽 宋張澤民

九七

水榭風來遠 唐白樂天 園林雪正晴 宋曾茶山

卷一 三七

貞姿自耿介 唐白樂天 疏影不分明 元葉景南

終有烟霞約 唐賈浪仙 泊無兒女情 元張雲莊

若非同臭味 宋朱晦翁 詎識此香清 仝前

九八

潤梅寒正發 唐許渾 清興動鄰州 元葉景南

花樹參差見 唐柳子厚 波光上下浮 宋趙清獻

孤芳忌皎潔 元葉景南 真賞莫淹留 宋韓魏公

歷歷江湖路 元許有壬 回頭憶舊遊 宋朱晦翁

九九

月色一千里 元劉靜脩 梅花三兩枝 宋文文山

欲知春色好 宋趙清獻 又喚客愁生 宋尤延之

林壑無餘秀 宋朱晦翁 冰霜未底滿 宋趙清獻

吟看歸不得 宋文文山 獨立到參橫 宋張澤民

一百

忽見寒梅樹 唐王適 因行到水頭 宋僧元肇

陰崖猶貯雪 宋丁元珍 凍溝漸通流 宋歐陽公

不是神仙骨 宋張澤民 那堪羈宦愁 唐韓退之

謝傳詩思苦 宋僧宇昭 清夢繞羅浮 宋白玉蟾

卷一 三八

草窗梅花集句卷之一終

草窗梅花集句卷之二

蘭谿童琥廷瑞集稿
新安汪甎德子厚重鐫

七言八句一百首

一

向背稠稀畫亦難　宋林和靖
閒情一味淡相看　宋胡澹菴
坐收國士無雙價　宋陸放翁
雅有儒生半點酸　宋方巨山
暗吐幽香穿別院　宋田元邈
數將疎影上雕闌　元葉景南
延詹說盡心期事　宋朱晦翁
家是江南友是蘭　宋陸放翁

二

癖愛梅花不可醫　宋張澤民
愛疎愛淡愛枯枝　仝前
旋呼采石仙人酒　元薩元錫
印續西湖處士詩　宋陳簡齋
細朵定無塵土涴　宋趙又若
真香寧許燕鶯知　仝上
驚回一枕春風夢　元葉景南
正是參横斗轉時　元馮海粟

三

清溪西畔小橋東　宋無延之
纔有梅花便不同　宋蘇東坡
千古肪香藏水窟　元張景南
半窗疎影腑簾櫳　元馮海粟
氷壺光映瑤臺月　元達兼善
翠羽聲凄玉樹風　元詠物詩

一片惟愁委塵土（宋張澤民）典刑猶在酒杯中（宋劉屏山）

四

玉立寒烟寂寞濱（宋朱晦翁）氷壺徹底照來真（元劉靜修）

已推天下無雙艷（宋韓惟圭）獨占人間第一春（宋林和靖）

瘦影描來新體格（元陸天錫）異香誰返舊精神（古鳳梅詩）

十年不到西湖上（元貢師泰）回首青山入夢頻（宋陳希夷）

五

枯樹扶疎氷滿池（宋尤延之）玉壺氷鑑識容儀（元楊鉄崖）

窮鄉好作幽人伴（宋王介甫）春信先教驛使知（宋朱淑貞）

一曲正愁笳上笛（唐吳融）百分休放手中巵（宋梅聖俞）

年來莫道無佳句（元許有壬）幾有梅花便自奇（宋張澤民）

六

竹外淞邊一兩梢（元葉景南）迥臨村落傍溪橋（唐成彥雄）

堪將亂蘂添雲肆（唐陸甫里）苦被芳風透綺寮（唐劉商）

春事頓隨花片薄（唐周馳）清吟半逐夢魂銷（宋蘇東坡）

却思前載孤山下（宋王元章）踏雪相尋豈憚遥（宋賈秋壑）

七

蕭蕭灑灑滯氷霜（宋張澤民）百卉前頭第一芳（宋陳後山）

常把脂香來燕座（宋張澤民）半龕鐙影入寒塘（宋田九逵）

晚猶奇特憐誰伴（宋胡澹菴）春忌清高不主張（宋張澤民）

今日看花還自笑（元趙子昂）年年覔句為花忙（元黄月屋）

八

雀滕翹空疎帶花（宋戴石屏）天人顏色玉無瑕（宋崔德符）

半灘流水浸殘月（宋陸放翁）一片寒光接素霞（唐張光弼）

芬馥合將蘭並茂（唐方玄英）橫斜寧與李爭華（宋韓仲止）

滕床幾度勞春夢（宋張澤民）飛過孤山處士家（元葉景南）

九

眼看芳信日駸駸（宋尤延之）獨向梅邊着意深（元吳草廬）

冷落便須憑酒暖（宋胡澹菴）荒寒正合為詩尋（古梅詩）

孤根雅操千年節（元詠物詩）明月清風萬古心（宋陳後山）

心賞未妨隨處好（宋朱晦翁）不論城市與山林（宋徐淵節）

十

幾回山脚又江頭（宋林和靖）入骨貪看與未休（宋胡澹菴）

陶穎有時供戲劇（元楊東山）酒杯無日不淹留（唐杜牧之）

春隨流水二分盡（唐盧象）人與梅花一樣愁（元葉景南）

昨夜東風吹好夢（元程雪樓）忽騎孤鶴過揚州（元貢師泰）

十一

草軟沙明野路晴、宋曾南豐 何妨折屐共幽尋。宋朱晦翁
香侵客路花方盛、元李宗伯 夢破僧房雪未深。元詠梅詩
澹泊自能知我意、宋黃山谷 清癯偏覺助禪心。唐盧綸
一聯香影孤山月、宋童䣌杲 惹得詩人說到今。元王菉猗

十二

閒情圖思競韶光、唐李文公 枝北枝南次第芳。元黃月屋
天下無花堪伯仲、元趙青山 人間何處有冰霜。宋朱晦翁
春風自識明妃面、宋胡澹菴 沉水濃熏賈女香。古梅詩
因憶西湖林處士、元黃月屋 一生辛苦爲詩忙。宋梅聖俞

十三

春入西湖到處花、宋蘇東坡 打頭先探驛程賒。元詠物詩
丹崖翠壁千萬丈、宋文文山 老木荒村八九家。宋王半山
常抱剛貞陪夜月、元梁景南 肯將顏色弄部華。城山集
暮歸尚有清狂態、宋劉後村 庭下行吟斗柄斜。宋王平甫

十四

草堂借我作行窩、元成廷圭 花近簷楹香最多。宋邵康節
一吐一含分次第、宋王梅溪 儘枯儘瘦勝婆娑。宋張澤民
畫圖省識春風面、唐杜工部 環珮空疑月夜歌。元葉景南
可是忍寒詩更切、宋樓攻媿 半銷殘雪在庭柯。宋韓魏公

十五

江梅消息未真傳、宋呂居仁 占上常癯一着先。宋崔德符
不向芳菲趁開落、宋歐陽公 要從苦淡識清妍。元葉景南
愁生細雨寒烟外、元倪瓚 夢繞孤雲落日邊。宋陳瓘
剛被幽香相觸撥、宋張澤民 獨騎瘦馬策吟鞭。元葉景南

十六

東風吹夢夜迢迢、元葉景南 飛入羅浮舊路遙。仝上
花謝花開詩屢作、宋邵康節 江南江北雪初銷。唐劉夢得
終無驛使傳消息、宋王半山 時與山人破寂寥。元許有壬
最是晚來難畫處、元詠物詩 橫斜清淺傍溪橋。元薩天錫

十七

宿露相霑凍雪殘、宋林和靖 千崖萬壑冷相看。元曾明本
不隨紅藥矜春色、宋崔與之 更勝青松守歲寒。唐錢起
真與先生作圖畫、元劉克莊 恨無佳客共杯盤。宋歐陽公
平生欠汝我詩債、宋趙昌父 幾度推敲字未安。元詠物詩

十八

標姿灑落性情真（宋張澤民）　半距城闉半距村（元張仲舉）
兩岸巖風吹玉樹（唐韋莊）　一溪春水浸雲根（唐明曾）
海棠紅杏欲無色（宋陸放翁）　瘴雨蠻烟暗斷魂（元葉景南）
此外俗塵渾不染（唐李頎）　惟留清氣滿乾坤（元王元章）

十九

處士橋邊野岸隈（元陳衆仲）　溪山幽景老情懷（元劉秉中）
已枯半樹能尤古（宋張澤民）　纔有一枝花便佳（仝前）
塵外恍迷仙境界（宋韓雅圭）　人中癯似我形骸（宋張澤民）
本來難入繁華社（宋陸放翁）　栽伴吾廬桂與槐（宋王梅溪）

二十

屋簷斜入一枝低（宋林和靖）　浪自紛紛說李蹊（宋張澤民）
玉蕊檀心兩奇絕（宋蘇東坡）　蠻烟瘴雨正凄迷（元葉景南）
夢回帷幄青冥上（宋呂東萊）　迹寄湖村白水西（元俞明本）
憶着江南舊行路（宋林和靖）　獨騎款段踏青泥（元薩天錫）

二一

入骨侵渠玉雪清（宋張澤民）　隔溪一見眼雙明（仝上）
能消造化幾多力（唐羅隱）　勾引東風無限情（唐白樂天）
素韵只應天上謫（宋張澤民）　繁枝疑自月中生（唐李義山）

誰人得似王摩詰（元李才）　冷淡幽奇寫不成（元葉景南）

二二

爲見梅花輙入詩（宋林和靖）　詩人住處恰相宜（元黄月屋）
芝蘭氣味松筠操（唐崔塗）　鐵石心腸冰玉姿（元劉静修）
明月可能通憶夢（唐錢起）　好風偏似送佳期（唐陸甫里）
雪中未問和羹事（宋王沂公）　半點微酸已着枝（宋石曼卿）

二三

一臘味與此兒宜（宋張澤民）　勾引風情巧鈎詩（宋胡澹菴）
壓盡園林千萬蕊（宋張澤民）　何如籬落兩三枝（仝上）

臨溪照影爲誰妍（宋田元邈）　掩戶留香笑我癡（宋陸放翁）
惟有夜深江上笛（元葉世南）　殷勤更向手中吹（唐楊巨源）

二四

水邊花好爲誰開（唐羅隱）　一一春工妙剪裁（元歐陽玄）
何事低頭學桃李（唐韓昌黎）　忍令高躅就蒿萊（宋嚴康朝）
清標騷客風前立（詠物詩）　偃蹇龍身雪裏來（宋張澤民）
如憶舊遊還想見（宋王半山）　大江西處亂雲堆（宋楊誠齋）

二五

疎疎淡淡竹林間（元趙子昂）　淨洗吟脣滌肺肝（元葉景南）

酒債漸多詩債少（元許有壬） 南枝向暖北枝寒（唐許渾）
風流自有高人識（宋蘇東坡） 冷落猶嫌俗客看（宋林和靖）
任展生綃誰畫得（宋韓魏公） 玉容清瘦粉香殘（元謝元逸）

二六

疎林荒宅古坡前（唐賈島） 野水閒雲怪石邊（元葉景南）
和氣恰隨陽氣轉（元吳申甫） 南枝長在北枝先（省軒）
群花半露乾坤巧（宋朱仲新） 百物難磨鐵石堅（元吳草廬）
應笑暫時桃李樹（唐韓致光） 却將顏色爲人妍（元黄月屋）

二七

不隨紅紫競年芳（宋韓無咎） 小露檀心媚夕陽（宋舒亶）
薄薄遠香來澗谷（宋梅聖俞） 微微春色染林塘（唐陸甫里）
從教臘雪埋藏得（宋王半山） 莫遣東風次第狂（元劉秉中）
幾度巡簷頻索笑（元馮海粟） 一團清思襲吟裳（元葉景南）

二八

沙際風回雪乍晴（元程雪樓） 園林方得共幽尋（宋曾南豐）
神清骨冷無由俗（宋蘇東坡） 露浥霜欺不受侵（唐薛能）
巳託焦桐傳密意（唐胡宿） 更邀明月伴孤斟（宋蘇東坡）
惟憐第五橋邊水（宋蘇東坡） 獨照生來鐵石心（元詠物詩）

二九

孤根何事此柴荊（宋林和靖） 豔格清高未易評（宋韓魏公）
半塢寒雲抱泉石（宋郭功甫） 一鈎新月掛簷楹（宋朱淑貞）
着人自有奇香處（宋崔德符） 對客常含不語情（唐韓退之）
却憶孤山醉歸路（宋元延之） 馬蹄踏雪過東城（宋劉景文）

三十

春風淡淡影悠悠（唐張仲素） 玉笛橫吹月滿樓（元葉景南）
行客見來無去意（唐崔魯） 騷人吟罷起鄉愁（唐許渾）
小橋流水斜陽外（元葉景南） 喬木荒城古渡頭（唐皇甫冉）
誤逐塵埃三十載（元葉景南） 至今飛夢繞羅浮（宋張澤民）

三一

瘦馬癡童到處尋（元葉景南） 白雲幽徑夕陽林（仝前）
未知何遜無佳句（唐鄭谷） 喚起林逋爲賞音（元王元章）
珍重不同蕭艾伍（唐僧貫休） 丹青難寫雪霜心（元郭子奇）
江風也似知人意（宋朱淑真） 故故飛花點袖襟（元舒閒風）

三二

粉墻東畔小橋橫（宋李方舟） 一點春從底處生（宋張澤民）
樹冷花清無俗韻（宋張澤民） 粉愁香怨不勝情（元丁鶴年）

薄批明月歸詩隸、宋白玉蟾 笑約東風伴酒觥、元荳元愷

痛飲便拚千日醉、宋陸放翁 誰分村墅與州城、元僧明本

三三

只因我似放翁狂、宋張賁齋 曾爲梅花醉幾場、唐白樂天

謝客瓊枝方貯恨、唐李頻 漢宮嬌額半塗黃、宋王半山

暖回窮谷春常早、宋戴石屏 月滿西園夜未央、唐胡曾

浩與歸來吟不盡、宋呂滄翁 幽香和凍墮琴床、元葉景南

三四

南枝爲底發春偏、唐劉長卿 綽約冰姿絕可憐、唐崔德符

象外乾坤還太古、元張仲舉 世間粉黛任爭妍、元吳草廬

不嫌艷杏夭桃俗、元葉景南 常結山猿野雀緣、仝前

最愛晚亭東望好、唐白樂天 靜兼江月淡娟娟、宋楊則之

三五

歲律崢嶸氣欲新、宋潘德久 倚闌當戶自橫陳、唐陸甫里

三花五蕊無多子、宋張澤民 萬紫千紅總後塵、仝前

剩令香爐注沉水、宋楊廷秀 何期玉雪照青春、宋王介甫

三六

却慚下手非摩詰、宋周益公 標格天然寫不真、宋張澤民

疎枝淡淡與濃濃、元歐陽玄 拂水藏村復間松、唐鄭谷

臘盡山中三尺雪、元僧行巳 月斜樓上五更鐘、唐李商隱

仙風道骨今誰有、宋黃山谷 浩態狂香昔未逢、唐韓昌黎

無奈筆端塵俗在、宋曾茶山 冰澌滌硯別形容、元詠物詩

三七

野老籬前江岸迴、唐杜工部 數枝擿索冒寒開、宋張澤民

盡將奇秀供詩稿、宋周必大 領略芳香入酒杯、元吳草廬

越使可能千里致、元馮海粟 故人不寄一枝來、宋朱晦翁

何時歸隱孤山下、元黃月屋 更向霜林缺處栽、宋朱晦翁

三八

應將清淨結心期、唐楊巨源 靜對梅花讀楚詞、宋趙竹所

不與蕙蘭爭素豔、元王元章 直教霜雪定堅姿、宋趙清獻

澄鮮祇共鄰僧惜、宋林和靖 風韵寧教俗子知、元失名

向晚十分清更好、宋楊則之 一輪寒魄隱南枝、元葉景南

三九

夢醒羅浮憶舊時、元葉景南 冰沉爲骨玉爲肌、宋黃眘齋

已無妙語形容汝、宋曾茶山 謾吐芳心說向誰、元黃月卿

游子自羞回俗駕、宋張澤民 詩人所賞是風姿、仝前

今朝伴我清吟處、元薩天錫 破帽嚴霜打不知、宋張澤民

四十

已銷殘雪豆楷灰、宋盧贊元 半爲尋詩半訪梅。元葉景南

一朵故應偏晚出 宋晁元咎 百花渾未覺春來 仝前

不知明月爲誰好 唐杜工部 欲嫁東風耻自媒 宋張澤民

莫遣王孫三弄絶 宋盧贊元 空令饑鶴啄莓苔 宋蘇東坡

四一

玉樹蕭然物外身、宋張澤民 丹青難寫是精神、宋王介甫

蒼松翠竹爲三友 宋楊誠齋 明月清風作四隣 宋黄山谷

冷淡自能驅俗客、宋潘子賤 扳翻剩欲寄情親、宋王半山

只愁落後春無味、宋張澤民 桃李如何接後塵、宋許梅屋

四二

練裙縞袂雪精神、元詠物詩 夢在羅浮江上村。元貝清江

竹屋紙窗清不俗。宋張澤民 風臺月榭悄無言。宋朱晦翁

笑拈霜管題詩句。唐郭士元 郁愛寒香撲酒尊。元楊鉄崖

誰遣胡兒吹塞笛。宋張澤民 分明怨恨曲中論。唐杜工部

四三

水滿清江花滿山、[illegible] 玉能輕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詠物詩

羞同桃李媚春色 宋朱晦翁 長共松杉鬭歲寒 宋蘇東坡

生意每從閑處見 宋許魯齋 孤風不入俗人看 宋韓魏公

詩成怯爲花拈出 宋陸放翁 詩比梅花瘦一般 宋葉景南

四四

竹外籬邊一樹斜 宋尤延之 天寒空谷正堪嗟 宋張澤民

孤標逈立風塵表 元劉性之 踈影長依水月家 宋張澤民

雪栢霜篁期歲晚 元吳草廬 山童野鶴伴生涯 元陸景龍

花中竟是誰流輩、宋陸放翁 萼緑宮中萼緑華、元楊鉄崖

四五

傳得仙人服玉方 宋張澤民 瀟瀟灑灑水雲鄉 元劉秉中

小山叢桂且爲伴 唐吳子華 上苑夭桃自作行 宋蘇東坡

素色可能妝粉似 宋毛澤民 芳名寧入齒牙香 元葉景南

詩情惱得渾無寐 宋楊誠齋 幾度巡簷費品量 元盧疎齋

四六

孤標粲粲壓群葩 宋戴石屏 對酒初驚鬢半華 宋楊誠齋

霽月光風多少趣 元達兼善 荒蹊野逕兩三家 宋王半山

直呼俗李爲奴婢 宋張澤民 曷與山礬定等差 宋趙昌父

休道鐵心猶解賦 元吳草廬 此花真是鐵心花 宋王梅溪

四七

我憐貞白重寒芳 唐陸甫里 半倚垣陰半向陽 宋舒亶

樹影悠悠花悄悄 唐曹唐 春江渺渺月泛泛 元劉秉忠

王恭崔蹇還同潔 元偕元本 荀令熏爐更換香 唐李義山

看取主人無俗調 宋梅聖俞 要將風韻入詩囊 元貢師

四八

探梅今夕到江干 宋陸放翁 顧影婷娉獨立難 元歐陽公

瘦馬寒童肩竦竦 宋梅聖俞 玉林瓊樹路漫漫 宋蘇東坡

未憑驛使殷勤寄 宋王梅溪 留與詩人仔細看 宋蘇東坡

老去可憐風味在 宋陸放翁 盡驅春色入毫端 宋蘇東坡

四九

千林含凍積陰凝 宋張澤民 數點疎花一樹明 仝上

不雜塵埃終冷淡 宋韓魏公 坐驚時節已崢嶸 宋歐陽公

歌聲只向梁間住 宋歐陽公 詩句多於馬上成 宋徐致中

幸有胸中佳趣在 元葉景南 茅齋無異玉堂清 仝上

五十

春入名園何處尋 宋范茂明 羅浮山下白雲深 元葉景南

孤根欲老冰霜國 宋張澤民 晚節猶存鐵石心 宋蘇東坡

冶杏夭桃無顧藉 宋張澤民 長松脩竹共蕭森 宋崔與之

怪來詩思清人骨 唐韋應物 奈此南枝苦索吟 宋楊誠齋

五一

最憐亂點糝貂裘 宋陸放翁 紅紫回看總合羞 宋張澤民

春夢已拋花信外 宋唐無咎 天香分下鳳池頭 宋洪適

清風明月無人管 宋黃山谷 玉骨冰肌本自幽 古紅梅詩

不是詩吟復醉 唐陸甫里 空教何遜在揚州 宋蘇東坡

五二

天遣花神別致功 唐陸甫里 冰魂飛下廣寒宮 元葉景南

吹殘畫角鐘初動 宋陸放翁 舞破山香曲未終 宋尤延之

風月遂爲城市有 元許有壬 鉛丹那悟色塵空 宋陸放翁

北枝別有春無價 宋楊誠齋 休說林逋兩句工 詠物詩

五三

一畝山園半畝池 宋陸放翁 梅花偏與野人宜 宋張澤民

清香未寄江南夢 宋朱淑貞 羌笛何勞塞北吹 宋徐師川

春早橫招桃李妬 宋楊誠齋 天寒謝絕蝶蜂知 元藍性之

月黄昏後疎枝外 宋文文山 銷得林逋兩句詩 宋朱淑貞

五四

冰霜氣骨玉精神 宋張澤民 冰玉叢中着此身 元許有壬

俗李凡桃俱掃迹 宋楊鉄崖 寒松脩竹合爲隣 宋張澤民

寄來陸凱渾多事 宋陸太初 欲倩花光爲寫真 元黃月屋

東閣于今清興減 元雅正卿 不知風月屬何人 唐譚用之

五五

坐嘯千林凍欲僵 宋陸放翁 愔愔危樹俯回塘 宋晏元献

遥看細朶不勝好 宋楊誠齋 忽訝一枝如許長 仝前

雅淡久無蘭作伴 宋張澤民 孤高自擇雪爲鄉 仝前

芳情香思知多少 唐白樂天 何必重論鐵石腸 元詠物詩

五六

路入寒山深更深 元葉景南 香來遠處近難尋 宋張澤民

縱鐃老幹摧幽谷 宋韓仲正 肯爲繁華易素心 元王元章

九畹蕙蘭爲上客 宋潘子賤 六橋風月是知音 元馮海粟

故應不屬東君管 宋晁君成 長與先生供醉吟 宋范茂明

五七

尋梅到處得朋遊 宋陸汝翁 繞着瑤芳看不休 宋林和靖

雪態氷魂差澹泊 宋僧仲殊 粉容香質最風流 元葉景南

愁聞塞曲吹蘆管 宋蘇東坡 醉折花枝當酒籌 詠物

憶昔銜寒行大庾 宋張澤民 江南江北路悠悠 唐許渾

五八

折得名花伴此翁 唐陸放翁 骨多肉少與梅同 古傳押詩

異根不帶塵氛氣 宋謝疊山 尤物真窮造化功 宋陸放翁

拂拂香風動屏几 元僧明本 疎疎寒影近房櫳 宋梅聖俞

分明記得江南路 元葉景南 開却孤山月一叢 元黃晉卿

五九

氷霜爲骨玉爲姿 元許有壬 斜壓漁家短短籬 唐崔魯

野意終多官意少 宋張澤民 南枝太早北枝遲 仝上

久無異士高人識 元葉景南 惟有清風明月知 唐呂巖

喚起江湖十年夢 元許有壬 解帆烟浦爲題詩 唐崔魯

六十

梅花枝上雪初融 宋朱淑真 夢覺羅浮事已空 元俞梓

玉色獨鍾天地正 宋張澤民 清香未許蕙蘭同 元馬海粟

一聲羌笛寒雲外 元葉景南 三弄瑤琴瘦影中 仝前

自是從來肌骨好 仝前 宜烟宜雨又宜風 唐鄭谷

六一

陽和都未見芳菲 宋趙又若 老去尋春只怕遲 宋尤延之

常有清香浮淺水 元葉景南　忽逢孤艷映疎籬 宋張澤民
氷霜節操元非俗 元李草閣　玉雪襟懷祇自知 宋張澤民
堪笑胡雛亦風味 宋林和靖　更教遥夜笛中吹 宋朱晦翁

六二

自古騷人酷嗜梅 宋胡澹菴　破巵擇勝獨徘徊 宋韓仲止
生愁落去輕輕折 宋楊誠齋　知是多情得得來 宋蘇東坡
種樹先嘗臨水屋 宋張澤民　愛花須築避風臺 宋戴石屏
夜深立盡扶疎影 宋張澤民　損却空堦幾寸苔 元程雪樓

六三

獨尋春色上高臺 唐許能　試問南枝開未開 宋朱晦翁
冶杏夭桃無顔藉 宋張澤民　寒蜂凍蝶說驚猜 元葉景南
平章風月詩千首 宋中齋　收拾雲烟酒一杯 元劉靜修
可惜淵明無限興 唐崔櫓　却因秋菊賦歸來 宋王半山

六四

點檢山前梅蘚痕 宋韓仲止　陽和先已到孤根 宋尤延之
愁憐粉艷飄歌席 唐羅隱　收拾芳香入酒尊 元葉景南
盡日逈無鄉井念 唐唐彦謙　倚風如共路人言 唐劉長卿
詩成一笑歸來晚 元郭君彦　月上溪南水竹村 元葉景南

六五

土花深護玉精神 元薩天錫　香動荒山野水濱 宋陸放翁
不信氷霜能作惡 宋呂居仁　肯同桃李強攙春 宋韓仲止
從來絶勝多離俗 宋梅聖俞　甚是無情亦動人 唐羅隱
幸有微吟可相押 宋林和靖　老夫清賞未爲貧 元葉景南

六六

歳云暮矣遇芳叢 元劉秉中　寂寂軒窻淡淡風 宋張澤民
看處便須終日住 唐吳融　賞心知有幾人同 元許有壬
春回積雪層氷裏 宋陸放翁　老寄寒泉亂石中 宋朱文公

定自格高難着句 宋尤遂初　含毫不下思無窮 宋陳後山

六七

野水晴山雪後時 唐鄭谷　亭亭瘦玉倚珠籬 元劉秉中
幽香入室有餘韻 唐皇甫冉　老樹着花無醜枝 宋梅聖俞
未許芝蘭參此境 宋張澤民　半呼桃杏作群兒 宋毛澤民
分明記得還家夢 唐來鵠　迴遶江南寺寺詩 宋張澤民

六八

皎然玉色耿無隣 宋張貫齋　夢繞縈浮迹巴陝 元黄月屋
獨立氷霜看挺特 宋劉秩　生憎桃李鬭芳新 宋范石湖

連根欲斷巒巖力 宋劉屏山 一朶畫收天地春 宋張實齋
見說林逋消息斷 元葉景南 更將詩與屬何人 宋曾南豐

六九

花滿西園月滿池 唐高駢 春風蕩漾水逶迤 宋曾南豐
信知天上無雙品 唐杜牡之 却是江南第一枝 宋文文山
清介終持孤竹操 宋張澤民 貞心惟有老松知 唐戎昱
冷烟籬落茅茨小 宋張澤民 銷得騷人幾許詩 宋朱淑貞

七十

淺淺池塘短短墻 宋王半山 先生於此作梅庄 元僧宗勃

芳姿奪盡人間秀 元張文忠 春色還驚鬢上蒼 宋王平甫
不恨山林淹歲月 宋陸放翁 終隨松栢到氷霜 宋王半山
八窻虛白清寒夜 宋張澤民 夢繞江南烟水長 元歐陽玄

七一

我憐貞白重寒芳 唐陸甫里 鎮日無塵到草堂 元許有壬
久與松栢同雅操 元葉景南 寧甘蘭蕙抗幽香 元元遺山
別來望遠憑誰寄 宋尤延之 老去逢春祗自傷 元元遺山
何處掿將歸畫府 唐詩用之 一枝和月篤東墻 宋朱淑貞

七二

江上雲亭霽景鮮 唐李郢 尋詩散步到梅邊 元張仲舉
半窻夜月陪殘雪 元葉景南 一逕東風鎖暮烟 仝上
政爾塵埃能自表 宋張澤民 要令桃李便爭先 宋呂居仁
懸知骨法清如許 宋張澤民 疑是蟾宮謫降仙 宋洪覺範

七三

數株如玉照回塘 宋張澤民 和雪扳來袖亦香 元黃月屋
一味清新無我愛 宋林和靖 十分春色爲伊忙 宋王邁
疎疎籬落娟娟月 宋張澤民 薄薄鉛華淡淡裝 仝上
花似去年堪折贈 宋蘇東坡 惟殘頭白老蕭郎 唐白樂天

七四

落盡精英宇宙荒 宋張澤民 一枝寒玉倚横塘 元黃月屋
可憐新月爲誰好 宋王介甫 不待東風也自芳 宋舒亶
絕色畟無朱粉態 宋趙叉若 高情偏愛水雲鄉 宋蘇東坡
只愁畫角驚吹散 元馮海粟 合與詩家作主張 元舒闇詩

七五

獨占乾坤許樣清 元劉伯序 絳羅纖萼裴瑤英 宋晁君成
影涵氷月不受冷 唐皮日休 心與氷壺相鬭明 宋方有開
已被傳將縑上寫 宋張澤民 惟愁吹入角中聲 仝上

本來澹泊難從俗 宋韓仲止 千古知心一廣平 宋張澤民

七六

姑射仙人昔住山 元許有壬 了然塵土不相關 唐吳融
清水寒玉照林表 元劉靜脩 秀氣春風滿座間 仝上
痛飲便拚千日醉 宋陸放翁 相逢難遇此時間 宋韓魏公
明朝策蹇還無定 宋魏仲先 又抱孤琴踏月還 宋趙叔盥

七七

幾夜青窗惱夢魂 元薩天錫 遠尋春色過孤村 元葉景南
山林何謝雞方駕 宋呂居仁 心事夷齊可共論 元詠物詩

欲賦妍華無健筆 宋曾南豐 恐教落片點空尊 宋張澤民
歸來第五橋邊路 元何夢桂 月在天邊恰半痕 元彭元亮

七八

水沉爲骨玉爲神 宋張澤民 似共東風別有因 唐羅隱
只管苦吟三尺雪 宋范石湖 不妨早寄一枝春 北山集
人憐紅豔多應俗 宋林和靖 天與孤清憂絕倫 宋張南軒
若使此花兼解語 唐白樂天 化衣應笑走京塵 宋陸放翁

七九

幾年封植愛芳叢 唐柳宗元 俯視群芳迥不同 元葉景南
真與雪霜娛晚節 宋朱晦翁 爭如桃李得春風 元劉秉中
柴扉草屋無人問 唐顏萱 翠壁丹崖有路通 元薩天錫
羌管一聲何處笛 唐溫廷筠 獨來惆悵水雲中 唐李群玉

八十

殘雪疎籬半欲摧 宋張澤民 暗香消息已傳梅 宋劉屏山
三家五家村舍出 元劉儼 一花兩花香意回 宋陸放翁
今日多情惟我到 唐白樂天 無人解惜爲誰開 仝上
相逢剩作尊前恨 宋陸放翁 何處笛聲江上來 唐曹唐

八一

南堂深處向陽身 宋張貴謨 青帝宮中第一人 仝上
幸與松筠相近歲 唐白樂天 不將桃李共爭春 唐戎昱
孤山何法應難和 宋張澤民 何遜心情獨見親 仝上
只恐春歸有餘恨 宋劉屏山 半隨流水半隨塵 宋朱淑真

八二

淺紅初上小梅梢 宋韓仲止 應爲江城破寂寥 元陳德政
粉額洗妝香不盡 古紅梅詩 玉顏無暈酒全銷 失名
天桃豔杏果誰賞 元劉秉中 幽桂叢蘭幸見招 元應彦文
遥憶題詩舊遊處 元薩天錫 猶與衝雪過溪橋 宋樓攻媿

八三

江北江南天未春 宋尤延之 含南含北雪猶存 高疎齋

孤山落日縈詩興 元棠景南 一夜東風入夢魂 仝前

閒倚胡床吹玉笛 宋陸放翁 共携芳酒倒金尊 古梅詩

也知餘子十分俗 宋方巨山 纔有梅花便不村 宋張澤民

八四

籬門和竹夾西東 宋林和靖 殘雪銷遲日未融 元葉景南

自是靈根鍾間氣 宋僧北㵎 不同凡卉媚春風 元金笴亮

每嫌俗物薰心醉 宋胡海菴 莫借金杯到手空 元元遺山

八五

寫作新聲傳玉笛 宋趙又若 夜深吹向月明中 元陳安

偶泄春光此一枝 宋廖明略 故山幽夢憶疎籬 宋陸放翁

雪羞潔白常回避 宋張澤民 風送清香似可期 宋梅聖俞

老氣却因高樹得 宋韓仲止 閒愁只許落花知 元月泉詩社

醉中曾記題詩處 宋趙希逄 獨倚闌干待月時 宋張澤民

八六

竹邊籬外樹封苔 元黃月屋 揀得疎枝折得回 宋楊誠齋

一陣香風飄座榻 宋張澤民 滿空苦霧攜塵埃 宋郭功甫

意間有客清於玉 元謝宗可 天下無花白到梅 宋張澤民

不是主人多野興 唐秦相玉 敢將青眼為君開 元葉景南

八七

時候頻過小雪天 唐陸甫里 雪銷春意便暄妍 元許有壬

莫誇賦客心如鐵 元葉景南 銷得騷人筆似椽 元許有壬

胸次氷霜寧受涴 元吳草廬 尊前風月浩無邊 宋朱晦翁

寥寥不見古顏色 宋張澤民 脂粉從渠自取憐 仝上

八八

春色如何未探支 宋楊誠齋 每憑青律為先吹 唐李建勳

直能平地凌大雪 宋潘子賤 初見寒苞發故枝 宋趙又若

情性本宜高處看 元元遺山 畫圖今遣俗人窺 宋許魯齋

西湖處士風流遠 宋張澤民 近日江南未有詩 元葉景南

八九

逕菊庭蘭日夜摧 宋曾茶山 暗香消息已傳梅 宋劉屏山

雲晴古木月初上 唐劉滄 風靜寒塘花正開 仝上

冷落不成歎歲晚 宋韓仲止 參差又欲領春來 宋朱叔真

因知此興無人共 元楊鐵崖 時復孤吟步綠苔 宋趙細

九十

數蕊踈踈靜處芳 宋張澤民 看花日日向隣墻 元郭子章
孤松老栢競醜怪 宋韓凱公 明月清風誰主張 宋謝疊山
餐玉元知非火食 宋陸放翁 堆金難買破天荒 仝上
主人不是愛顔色 元許有壬 要試平生鐵石腸 宋張澤民

九一

又見梅花破玉蕤 宋秦參寥子 含情含態一枝枝 唐崔魯
千巖萬壑雪深處 元陳野雪 南陌東城春早時 唐劉夢得
難把精神毫底寫 宋張澤民 解將聲調角中吹 宋林和靖
楊州何遜無消息 元李草閣 目對清標有所思 宋王梅溪

九二

舊歲將除新歲來 宋朱晦翁 南枝落盡北枝開 宋謝疊山
闇香入戶尋短夢 宋蘇東坡 清氣逼人無點埃 元謙南
客路情懷元倥偬 宋朱晦翁 故園雷月想徘徊 仝上
數間敗屋浮橋外 宋韓仲止 猶記行時手自栽 元貢太甫

九三

老樹經霜帶蘚紋 元葉景南 高標已壓萬花群 宋陸放翁
江淹彩筆空題恨 唐張泌 荀令香爐可待熏 唐李商隱
玉骨冰肌悲皎潔 古菊詩 雲裙風袂動繽紛 元詠物詩

不須更探春消息 宋張澤民 春在枝頭已十分 千家詩選

九四

寒梅芳信冠群倫 宋潘子賤 自占空山野水濱 宋韓仲止
花裏清含仙韻度 宋張澤民 風前閒看月精神 宋邵康節
定知何遜緣聯句 唐李義山 肯與林逋作後塵 元李草閣
最是黃昏堪畫處 元薩天錫 半窻踈影伴詩人 元僧明本

九五

草棘蕭蕭野岸隈 宋劉屏山 今朝忽見數枝開 詩評
若非風日不到處 宋曾茶山 便是冰霜也帶埃 宋楊誠齋
解使詩人相應接 元黃晉卿 偶携佳客此徘徊 宋歐陽脩

分明更想殘宵夢 唐吳商皓 一路清溪踏月回 宋張澤民

九六

西南枝上月徘徊 宋丁羊山 月十分清更着梅 元吳草廬
明月自來還自去 唐崔魯 東風吹落復吹開 宋歐陽公
儆將正味調金鼎 宋王梅溪 旋折霜蕤浸玉醅 宋蘇東坡
應笑老夫無一語 宋張澤民 團圞空繞百千廻 宋林和靖

九七

不問山間與水間 宋趙昌父 紅塵深處着身難 元葉景南

孤芳苦與東風背 宋張澤民　數朶先欺臘雪寒 唐方干
文字偶同吾輩飲 宋王梅溪　清癯莫遣俗人看 宋陸放翁
吟邊賺得逋仙趣 元李光孝　始覺閒中與未閑 宋歐陽公

九八

一枝斜映竹籬門 唐薛逢　幾夜書窗惱夢魂 元薩天錫
搖落會應傷歲晚 宋王半山　陽和只可待春溫 宋韓仲止
裁冰剪雪應難賽 元張文忠　却月凌風未易論 宋韓仲止
驛使不來羌管歇 唐張祜　爲君惆悵又黃昏 唐羅隱

九九

雪滿山坳月滿塘 宋王半山　分明照見鐵心腸 元詩失名
也錯造化無多力 唐李山甫　更占人間第一香 宋韓雅主
越女謾誇天下白 宋韓無咎　仙娥初試鏡中妝 元劉秉中
老何沒後吟聲絕 唐白樂天　無復風騷繼此郎 元葉龍甫

一百

冰綃生澁畫難親 宋王半山　試把新詩當寫真 宋陸放翁
風散異香來綉幕 宋韓清献　月流瑩彩滿璘珣 元葉景南
繁華不作三春夢 元詠物詩　冷豔都無一點塵 宋晏同叔
老我自知才思薄 元吳草廬　未妨聊你苦吟人 宋朱晦翁

草窗梅花集句卷之二終

草窗梅花集句卷之三

蘭谿童琥廷瑞集稿

新安汪載德子厚重鐫

七言四句 一百首

一

江梅初破一陽天 宋王梅溪　小小園林意自憐 仝前
昨夜倚闌枝上看 唐韓退之　照人氷骨是真仙 宋趙清獻

二

誰能索笑共巡簷 元劉九成　月滿空山水滿潭 宋朱晦翁
一點陽和無盡處 宋張澤民　莫分枝北與枝南 宋文文山

三

春向群芳頂上來 宋王梅溪　酒尊一笑共君開 仝前
多情獨有林和靖 元丁鶴年　不愛凡花只愛梅 宋戴式之

四

開遍南枝又北枝 元王竹坡　江南無地不宜詩 元許有壬
宜霜宜雪仍宜月 宋張貴齋　況與詩家物色宜 唐雍陶

五

標格孤高迥出群 元葉景南　疎疎冷蕊雪精神 元黄用居
憑君着眼看春卉 宋張澤民　知與凡姿隔幾塵 仝前

六

不在山邊即水涯 宋戴石屏　儘供新意與詩家 元萬世傑
等閑識得東風面 千家詩　未必東風更有花 宋張貴齋

七

滿身苔蘚半身枯 宋張澤民　歷盡氷霜似老夫 元陳恕
只爲花清詩自別 宋張澤民　別花能有此清無 仝前

八

誰把峴山玉剪裁 宋林和靖　枝分南北一齊開 宋曾茶山
問渠那得清如許 宋朱晦翁　曾歷千霜萬雪來 宋張貴齋

九

酥護苔封白玉柯 宋張貴齋　平湖渺渺月明多 唐許渾
誰人不道工題品 宋張貴齋　輸與風流人姓何 仝前

十

玄冥行令肅風霜 宋陸放翁　只有江梅獨自芳 宋田元邈
珍重歲寒心事在 元許有壬　不緣摧折損清香 宋王梅溪

十一

扶起春風十萬株 宋黄山谷　搓成白玉蕊成珠 宋張澤民

暗香和月入佳句 宋王梅溪 還許詩家屬和無 唐項斯

十二

灑落胸襟不受塵 宋張澤民 玉肌無粟立黃昏 宋陸放翁
書生自是心如鐵 元傅若金 一陣東風暗斷魂 元葉景南

十三

窮冬未省見梅班 宋趙昌父 多在青松白石間 唐姚合
踏雪詩人應僻好 元黃月屋 杖藜知去不知還 元許有壬

十四

霜滑溪橋水不波 宋張澤民 一枝的皪得春多 仝前

十五

逋仙去後音塵遠 元葉景南 若識花人更幾何 元張澤民
空谷佳人縞袂單 元詠物詩 曉妝初試珮珊珊 元貢師泰
若非群玉山頭見 唐李太白 定向瑤池月下看 元趙子昂

十六

人間誰識許飛瓊 元商挺 入骨憐渠玉雪清 宋張澤民
憑仗高樓莫吹笛 許渾 一場春夢不分明 唐張泌

十七

一白何曾假玉華 宋張澤民 自從幽處作生涯 宋戴石屏
暗香疏影無消息 元葉景南 回首東風幾度花 仝前

十八

籬落寒香雪正晴 宋張澤民 只知春近賞春情 宋韓仲正
月明何處吹羌笛 元辛好禮 一枕師雄夢不成 元葉景南

十九

數箇疏花春意深 宋張澤民 誰歟玉汝立寒林 仝前
一點香影孤山月 宋董明德 此日凄涼萬古心 宋朱晦翁

二十

百餘年樹半蒼苔 宋張澤民 兩蕊三花帶雪開 元黃月屋

珍重幽人留傾盼 元劉靜修 杖藜日日爲君來 元黃月屋

二一

千林合凍積陰凝 宋張澤民 頼有寒梅寄賞音 元趙子昂
此興正於春不淺 宋張澤民 前村踏雪也須尋 仝前

二二

最憐殘雪冷疏梅 宋張宪丘 滿世趨炎我獨來 宋劉濟菴
拄杖過橋行欲遍 宋張澤民 竹林深處數枝開 仝前

二三

雪樣肌膚玉樣人 宋張澤民 縱雖相似豈雖真 元馮海粟

些些箇裏藏風韻 宋張澤民 彈壓千花不敢春 仝上

二四

歲晚孤根獨發時 元歐陽玄 氷心皎皎竟誰知 宋張澤民
三間浪採群芳盡 宋張澤民 未可輕收入楚詞 仝前

二五

野逕尋梅見小春 宋何紫山 瓔瑤一色淨無塵 元許有壬
欲知格韻真孤絶 宋張澤民 人似孤山始得真 仝前

二六

國色天香照雪肌 宋王梅溪 閒教探早落教遲 宋張澤民
閬風歸去無消息 仝前 何處如今更有詩 唐韓退之

二七

徹骨清寒蘸水枝 宋陸放翁 歲寒心事欲深期 宋陳簡齋
人中商畧誰堪比 宋陸放翁 千載孤高一伯夷 宋張澤民

二八

斗柄初開第一枝 元歐陽玄 細風明月夜相宜 宋林和靖
向令不帶神仙骨 宋張澤民 爭奈天寒不粟肌 仝前

二九

瀟灑孤山幾樹春 元趙子昂 水沉爲骨玉爲神 宋張澤民
畫師空向開時看 宋林和靖 標格天然寫不真 宋張澤民

三十

非早非遲恰好時 宋張澤民 梅花一夜遍南枝 唐劉長卿
不辭杖屨衝泥雪 宋陳後山 日日春遊日日宜 元楊廉夫

三一

氷肌瀟灑玉容清 元葉景南 客雪無端苦見侵 宋林和靖
一自閬風歸去後 宋張澤民 與誰共訴歲寒心 仝前

三二

客中相見客中憐 唐李白 手把梅花思黯然 宋王十朋
我不似梅梅似我 宋張澤民 鬢毛同白不同妍 元虞伯生

三三

寂寞玉容如太真 元許有壬 倚風無語澹生春 元趙子昂
只將一白高天下 宋張實齋 萬紫千紅莫比倫 仝前

三四

正是梅逢驛使時 宋王梅溪 城中怅失探梅期 宋楊誠齋
山中風起無時節 唐白樂天 踏雪來尋也道遲 宋張澤民

三五

我向梅溪溪上家 宋王十朋 十年萬里客天涯 宋張實齋

自傷春色偏驚眼 元郭子章 夢寐猶應見此花 宋張實齋

三六

獨折南園一朶梅 唐杜牧之 香隨綠酒入金杯 唐白樂天

無情昨夜狂風起 唐王初 只恐忽吹花落來 宋張澤民

三七

氷爲肌骨玉爲神 唐韓滉 照影西湖自寫真 元趙子昂

不爲上林無着處 元許有壬 深山幽谷一般春 仝前

三八

一年芳信恨開遲 宋尤延之 銷得携壺與賦詩 唐鄭谷

高潔似人人亦似 宋王梅溪 座中着我不妨奇 元歐陽玄

三九

年年歲歲花相似 唐宋之問 歲歲年年客又來 宋梅聖俞

寧底高寒寧底瘦 宋張實齋 爲誰零落爲誰開 唐白樂天

四十

時節崢嶸歲已窮 宋歐陽公 獨留春色占芳叢 元張雲莊

數花疎冷無多子 宋張澤民 香盡千巖萬壑風 仝前

四一

正是寒陰慘淡時 宋張澤民 春風消息到南枝 元許有壬

莫言欵段非良足 仝前 行盡江南都是詩 元薩都剌

四二

一笑山坡訪早梅 宋陸放翁 何人剪水作花開 宋張澤民

奇芬不逐枝頭老 元葉景南 清氣都歸筆底來 唐方干

四三

竹外横斜一兩枝 宋林和靖 却驚春半見瓊姿 宋梅聖俞

明朝携酒猶堪賞 唐羅鄴 寄語東風莫謾吹 元劉秉中

四四

梅花浥露未曾乾 元劉學箕 清入詩腸句不寒 宋王梅溪

好似楊州着何遜 宋張澤民 風流心事一般般 仝前

四五

蠟蔕柔香更可嘉 宋王梅溪 雪寒和月映窗紗 元陳慈

無人知得花清處 宋張澤民 淡竹精神別一家 仝前

四六

臘近梅梢漸放紅 宋韓無咎 相逢一笑余寧空 元程雪樓

尋常一樣窻前月 宋蘇東坡 添箇詩人便不同 宋楊誠齋

四七

含烟洗露照蒼苔 唐權德輿 長向春前臘後開 宋王梅溪

獨坐黃昏誰是伴 唐白樂天 數枝疏影月移來 元葉景脩

四八

雪淨氷融溪作鏻 宋方元脩 仙姿瀟灑淨無塵 宋朱晦翁
何人畫得天然態 唐薛逢 淡月微雲到本真 宋張澤民

四九

已愛梅花更愛奇 宋張澤民 水沉爲骨玉爲肌 宋黃魯直
直疑天上神仙侶 亡其姓氏 不要人間俗子詩 元吳草廬

五十

湖山照眼淨無埃 宋王梅溪 半是枯楷半是苔 元許有壬

多謝東君深屬意 宋林和靖 爲憐雅淡使先開 宋梅聖俞

五一

一枝梅笑破冬歲 宋張宛丘 殘臘新春氣候參 仝前
更被誰家多事笛 元許有壬 不教幽夢到江南 仝前

五二

瀟灑孤山幾樹春 元趙子昂 寒梢氣象自淸新 唐韓溉
城中車馬應無數 宋張文昌 誰是巡簷索笑人 唐邵宗

五三

僻居惟愛近林泉 元綸高 每見梅花輒欲顚 宋張澤民

勾引詩情淸絕處 宋朱淑真 月中霜裏鬪嬋娟 千家詩

五四

急風吹雪正茲茲 元查廣居 暖漏梅梢欲試妝 元貢師泰
不比尋常野桃李 宋王梅溪 盜天和氣作春芳 唐韓致光

五五

水邊籬落舊精神 元黃南卿 暖入南枝氣未勻 元馮海粟
昨夜忽飛三尺雪 宋尤延之 與梅併作十分春 千家詩

五六

凌厲氷霜節愈堅 宋陸放翁 一枝深映竹叢寒 宋林和靖

軟紅塵土應無此 宋張澤民 輸與閑人靜處看 宋陸放翁

五七

西湖風月強傳神 元許有壬 照影今誰下筆親 宋陸放翁
雪裏玉肌無一粟 宋張澤民 漢宮飛燕是前身 仝前

五八

梅含春意雪殘時 宋王平甫 人向梅梢大欠詩 宋范石湖
未有風流如此老 宋張澤民 沿溪尋遍向南枝 仝前

五九

不御鉛華亦自奇 宋僧北澗 秪應圖畫最相宜 唐杜牧之

到腰深雪庭前白宋張澤民　莫辨南枝與北枝古八月梅詩

六十

短墻缺處插疎籬宋陸放翁　始見寒梅第一枝宋王梅溪

獨有高人愛高潔元馮海粟　爲渠賦盡雪橋詩宋張澤民

六一

長與韶光特有期唐秦韜　越疎越淡越幽奇宋張澤民

倚窗援筆敎佳句元葉景南　月上花梢最上枝仝上

六二

嶺梅多向臘前芳宋趙清獻　春正濃時風味長宋張澤民

千首詩成千首意元劉學士　一番吟過一番香宋鄧仲賢

六三

怪底空山見早梅宋楊誠齋　破寒剛向雪中開宋林和靖

只愁落後春無味宋張澤民　一日遶看一百廻宋陳後山

六四

一種幽花迥出塵宋尤遂初　古開草木信非倫宋蒲子駿

眼明數點窗前白宋張澤民　解後瑤池月底人仝前

六五

梅花誰與門平安元許有壬　瀟灑尤宜老眼看宋王梅溪

共道春風能樣子宋張澤民　一枝的的照人寒仝前

六六

夢回南國雪初銷元葉景南　人立梅花月正高宋趙師秀

愛惜幽香有如此宋張澤民　遶花百匝更千遭仝前

六七

氷谷雪山清曉時宋張澤民　何人剪玉着南枝仝前

老來才盡無新語宋陳後山　只向尊前詠舊詩唐李建勳

六八

花外香生翰墨風唐崔顥　老夫於此最情鍾宋張澤民

詩成一笑歸來晚元鄧君彥　月上孤山第一峯元葉景南

六九

東風無力賴誰吹元劉秉中　自有淸香處處知宋林和靖

朝夕催人頭欲白宋舒亶　但教吟取杜家詩唐杜荀鶴

七十

淸香皓質世稱奇宋方子通　隔水香來似有期宋張澤民

乞與書窗端不惡宋王梅溪　却輸我輩爲題詩宋張南軒

七一

平分風月上吟篇宋王梅溪　詩白淸新欲鬬姸仝前

若向筆端求此意元許有壬　恐將文字洩天全宋之蔡光

七二

看到梅花又一冬宋張澤民　蕭然如對玉人容宋王梅溪
憑君欲問真消息宋王香齋　前度逋仙不再逢元葉景南

七三

恐向時人覓賞音宋王介甫　分甘投老萬山深宋陸太初
平林漠漠烟如織古詞　自有香來不用尋宋張澤民

七四

喜聞春信出初冬宋呂居仁　獨占荒山對古松宋韓仲止
一自壽陽宮額後元歐陽玄　尚餘詩興至今濃宋王梅溪

〈卷三〉　十三

七五

夫容憔悴菊離披宋張賓齋　初見僧窗一兩枝宋楊誠齋
頓有此花相慰藉宋張賓齋　此花之外更無詩仝前

七六

說到梅花已自清宋張澤民　月高霜冷正參橫元閻復
即今畫史無名手宋陸放翁　憑仗新詩為寫成失名

七七

凍未全銷草未芽元許有壬　數枝妝點野人家宋戴石屏

試看嚴冷冰霜面宋張澤民　不比尋常兒女花宋蘇東坡

七八

每想橫斜竹外枝宋尤廷之　西湖風月鬢成絲元趙子昂
人間無此天然白宋張道洽　除却詩翁世不知仝前

七九

花早花遲兩年景宋張澤民　江北江南千里愁宋陸放翁
却憶孤山醉歸路宋尤廷之　一痕新月映寒流宋張道洽

八十

每怪春光到早回唐元微之　枝分南北一齊開宋曾茶山

〈卷三〉　十四

東風不為珠簾隔唐詩　多少清香透入來唐陸甫里

八一

乾坤收拾幾精華宋張澤民　半在山巔半水涯仝上

八二

慚愧黃鸝與胡蝶宋林和靖　一生不得近梅花千家詩選
花開花謝謾相催宋邵康節　因向花前把一杯元許有壬
明日酒醒應滿地宋蘇東坡　國香和雨入蒼苔仝前

八三

雲滿寒溪雪滿林元郭子章　數枝瀟灑出墻陰宋林和靖

吾生也似梅花淡 宋陸放翁 纔見梅花便抱琹 元楊鉄崖

八四

霜蘂端因有分開 宋王梅溪 莫教明月照空杯 元董佐材
風流一段無人共 宋張澤民 花下曾携一崔來 仝上

八五

春撩雪骨酒邊香 宋楊誠齋 百草千花莫比方 宋黄山谷
老我歲寒頻對此 元藍山 年年爲爾惜流芳 宋王半山

八六

瀟灑江梅似玉人 元趙子昂 定應姑射是前身 宋張澤民
水香月影横斜處 元宋本 却恐詩家道不真 元劉秉中

八七

太瘦長條雨壓低 宋胡澹菴 半臨驛路半臨溪 元郭子章
醉中曾記題詩處 宋朱淑真 策蹇相尋犯雪泥 唐韓致光

八八

眼底塵埃無復侵 宋王梅溪 江南春色故園心 元郭子章
一枝自浸銅缾水 宋陸放翁 偏照蕭蕭雪滿簪 元許有壬

八九

和霜和月爲精神 宋張澤民 舊挽青條冉冉新 宋王半山

今日西湖湖上路 元薩天錫 題詩更有後來人 元許有壬

九十

小亭終日對幽叢 宋葛元懐 天外香生細細風 元劉秉中
欲折一枝無處贈 宋張澤民 美人千里思何窮 唐李群玉

九一

江南地暖隴西寒 唐羅隱 一種春風有兩般 詩話
最愛夜深霜重處 宋韓仲止 無人起向月中看 唐白牡丹詩

九二

天寒花信未能靈 宋張澤民 對鼓焦桐意更深 元劉秉中
不要開時分品第 元吳[illegible] 識花試向未開尋 仝上

九三

籬落寒香雪正晴 宋張澤民 氷肌瀟灑玉容清 元葉景南
俯看春甌相千萬 宋張澤民 誰道山礬是弟兄 仝前

九四

夜深月透小窻紗 宋張澤民 一樹玲瓏數點花 仝前
好句更同林處士 宋王梅溪 幾看清淺澋横斜 仝前

九五

更無一點涴鉛華 宋劉後村 全付茅茨小小家 宋張澤民

猶有夢回清興在 宋蘇東坡 半窗花影月籠紗 元葉景南

九六

籬邊初見一枝新 宋陸放翁 占盡風情向小園 宋林和靖
幾度巡簷看不足 元葉景南 暗香依舊月黃昏 元陳剛中

九七

梅花交替菊花時 宋張澤民 萬木荒寒忽一枝 仝前
正是詩家好風景 宋姚仲先 不堪將入笛中吹 唐駱遐

九八

梅邊春意未全回 宋楊誠齋 不怕清寒得得來 仝前

喜到斷橋知去處 宋張澤民 一花無賴背人開 宋楊誠齋

九九

傳得仙人服玉方 宋張澤民 低臨粉水照寒光 宋陳後山
晚來風起花如雪 唐劉夢得 吹落金鞍片片香 元楊鐵崖

一百

崔滕全臞鎖碧苔 宋張澤民 欲題風韵輒徘徊 唐楊巨源
水邊疎影黃昏月 宋曾既明 挽取林逋句法回 宋曾茶山

附錄梅花集句

蘭谿童琥廷瑞集稿
新安汪載德子厚重鐫

七言八句 凡十首 紅梅

一

仙標厭入錦雲鄉 元貢師泰 也帶酣紅學醉裝 宋范石湖
世上非無好顏色 宋張澤民 就中元有鐵心腸 詠物詩
天桃穠李不可比 宋梅聖俞 雌蝶雄蜂空自忙 元劉秉中
羌笛一聲驚夢覺 唐劉滄 霓裳新換舞衣長 宋韓無咎

二

孤芳嫌煞渾群芳 宋張澤民 獨自施朱對雪霜 宋韓無咎
丹藥有靈能換種 元劉静修 天真不假更勻妝 宋陳後山
示知何遜無佳句 唐鄭谷 說與林逋合斷腸 元葉景南
雙玉餅乾情正洽 宋方巨山 伴人醉醒替人狂 宋楊誠齋

三

玉頰何勞獺髓醫 宋蘇東坡 合將金屋貯幽姿 宋陸放翁
北枝風力頗不早 宋方元修 南國酡顏強自持 宋張澤民
點綴初非桃有豔 宋韓仲止 癡明應與雪相期 唐方玄英

近來姑射梳妝別 元葉景南 不似當初傅粉時 唐劉賓客

四、

絳羅高捲不勝春 唐羅隱 薄倩朱鉛蝕淚痕 元薩天錫
紫府與丹來換骨 宋方子通 湘娥鼓瑟爲招冤 宋陸放翁
要知氷雪心腸好 宋蘇東坡 尚恐驕奢氣習存 宋陸放翁

五

今日看花還自笑 元趙子昂 尋春誤入杏花村 元薩天錫
殘雪猶封宿草荄 宋晁元咎 壓枝疑煝已全開 唐元微之
可能明月來同色 宋舒亶 欲嫁東風耻自媒 宋張澤民
卷裏有詩皆錦繡 宋朱晦翁 山中無地着塵埃 元盧夢堂
不應便雜天桃杏 宋蘇東坡 旋摘氷葩淩玉醅 宋楊誠齋

六

天然標格閬風卿 宋張澤民 換却羅浮白玉裳 元葉景南
未許瓊花爲行輩 宋張澤民 偶先紅杏占年芳 宋王半山
超騰水部陳篇上 宋陳後山 肯醉佳人錦瑟傍 宋朱文公
更擬黃昏盡餘興 元薩天錫 高燒銀燭照紅妝 宋蘇東坡

七

生香活色一叢叢 元周靜菴 漠漠梨雲夢不同 元詠物詩
金鼎夜寒圍絳雪 元貢師泰 玉人春困倚東風 宋曾尚豊
天姿不到鉛粉筆 宋謝疊山 尤物真窮造化功 宋陸放翁
偶得芳尊須痛飲 宋陸放翁 等閑桃李即爭紅 唐陸龜蒙

八

香勝燒蘭紅勝霞 唐白樂天 水雲深處作生涯 宋陸放翁
貪勻南國佳人面 元葉景南 醉倒西湖處士家 古紅梅詩
不向芳菲趁開落 宋歐陽公 也嫌寒瘦愛妍華 宋張澤民
認桃辨杏由君眼 詠物詩 風格終非桃杏花 宋張澤民

九

庾嶺開時媚雪霜 宋王辛山 壽陽還作醉時妝 宋韓無咎
直教未脫臙脂態 宋張澤民 何必重論鐵石腸 詠物詩
茜杏天桃綠格俗 宋參寥子 短籬破塹爲誰香 宋蘇東坡
更令杜老如今見 元歐陽玄 可是無心賦海棠 宋王辛山

十

玉容瓊彩最清奇 元葉景南 試作輕紅更自宜 宋方子通
怪得獨饒脂粉態 唐白樂天 尚餘孤瘦雪霜姿 宋蘇東坡
天桃豔杏果誰賞 元劉秉中 雌蝶雄蜂未用疑 元葉景南
詩客不知花韵別 宋王梅溪 更看綠葉與青枝 宋蘇東坡

跋

宇宙間快事須一二快人為之廼有前事幾湮賴後人之人以再傳則更快夫詠梅至三百餘首集成句如出一律斯不亦古今一大快事乎歷百餘年來簡斷編殘漸成絕響余友汪子厚偶從散帙中購得舊本遂付之剞劂氏噫嘻此子厚之成其子厚也子厚生平善詩不喜作詩而談論足以當詩往往遇不快之人不快之事時托之憤譴狂態以自快其胸臆以故舉止超忽迥別令人無恠其一見輒賞賞而輒不容已已也茲集復出古幹冷韻劣人齒牙讀者快而作者逾快益可知矣嗟乎文

人豪致古来同畫安淂異
時興感表微挽絶如戎子
厚者哉
崇禎甲戌春二月朔程道
遠題於錐園之遠閣

汪子厚從亂紙堆中
認出童廷瑞集梅花
詩摹為已詠刻而行之
其與廷瑞不標梅花一
字而取千百年舊人之
詩以為己詩何異廷瑞
心子厚有眼廷瑞既借
梅花索然許知己於千

百載前又因梅花詩
獲一存已於百餘葉後
梅花可負逢瑞矣猶子
學為何可易得如不恨

跋二

我可負古人恨古人可恐
爲子學其可恨逢瑞
不負乎

宋庵孫調元跋

集古梅花詩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童琥撰琥字廷瑞蘭谿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工部郎中是編皆集句成詩以詠梅花得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七言絶句各百首又旁及紅梅得七言律詩十首所采上及六代下及明初排比聯貫往往巧合然非詩家正格徒獘精神於無用之地耳

錢太史鶴灘稿六卷附録一卷紀事一卷遺事一卷

〔明〕錢福撰　附録　紀事　遺事
馮時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沈思梅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鶴灘集六卷》提要

錢鶴灘先生文集叙

國朝來我郡人之魁天下者自鶴灘先生始而其天才超軼氣格遒上真如鵷鶵九苞偶見人世非耳目恒有之瑞至今百有餘年風流映照凡有瑰詞麗語咸托之先生唾餘而矜其迅速捷棨猶遲狀其巧妙飛戲鳶猶拙不知先生所垂不在此夫先生以文名世文之所

重者法也流逑巧拙不與焉

國朝制舉義首称錢王即毘陵

猶步後塵不以法門初謁李

西涯相公試司馬溫公贊見於

以為西涯所作西涯于是時老

矣先生以少年能亂其手業

非工于法能之手嘗時館閣翁

然重至久豈必纖麗是逞如今

里巷所傳者久多散佚為其

強年叠拚繼嗣不振之故至

其行事故老罕傳而泉伯馮

元成先生蹤一二條載詩集中

以為閣詩廷尉詠可信也吏吉

光以片羽知其奇澤蘭以寸莖

播其芳知先生者何必在多

且多亦何必賢士登年而緜聲

恍之業則殺青滿于秇林矣附

驥而逝齒頰之芬則榮名流于

身後矣精觕誰知真贋誰辨

此遠足發先生一唉也獨惜以

彼其才當
孝廟右文之世長沙推轂之時
而石渠片席曾不得暖綬其
負才任氣時露不羈而佩其
黼黻以貽國華用其情物以

資應對若漢代之于西司馬
向歆父子何所不可而一擯不
復躋之以死傷哉柳本與名
實世所忌造物以此厚我亦
以此難我匠支恨壓惴惴不免

而山谷不以買罪深能藏之吝
汲者瓶盎相爭而江海不以見
嫉大能容之也美而不能藏
多而不能容將莫先生亦有
所未足耶若支撥華成章

紙數易而未竟其辭者擘
刻韻窮滿座而各厭其欲除
王七步眉山萬斛方之古人亦
不多得至今令人欽雅駭歎
豈前賢哉沈氏及之工書善

梓謀傳是集余嘉其志不
侯其請而為之序
萬曆戊申嘉平朔日史氏張
以誠書于湏友山堂

書崔灘先生遺稾後

後學九嵕陸愼修

予小子修垂髫而讀先生之制舉義也先生布局立格為吾松開國一人其文渾渾噩噩如珠在函如玉在璞世稱錢王大家至今無與爭席者又豈僅為松郡一人哉恨生不逢辰未獲盡睹先生名山之藏與

其貞珉之業也近始得沈及之氏所授剞遺稾而讀之嗟乎世固有如先生之鴻詞駿筆為當代瑰奇而不即傳者乎乃百年之後或得之故老所睹記世家所收藏與夫野史軼事之所采集者僅僅成帙然亦什之一二矣而又不盡播則予是以不勝扼腕也先生嘗游天馬山圓智寺寺僧出

高麗紙一張乞詩先生為作長歌信筆疾
書紙盡不續而止至今山僧猶作十襲珍
也先生每縱筆累千萬言多不屬藁而成
意其詩文必流漫充棟豈僅以帙計耶而
予所睹先生之傳者止此矣顧當世有不
盡賞識之者又欲刪而去之大抵先生浩
蕩之才如青蓮再謫故其為詩文俱不經

人道而筆端亦時時游戲三昧不知者遂
謂是白璧之瑕矣夫瑕豈在此哉予每誦
鶺鴒一賦則皆後時之悲鶺鴒終篇奚啻
行役是念至如慨千金之有盡輿斗粟以
無由親戚窒于濟寬風流遅於自悔此真
足以警覺塵世痛棒一時矣乃若節婦代
歌義在恩先恩榮賜燕許國盡命此亦徵

先生之耿光大節不與俗為波也雖其游
廣陵而贈詩幾於謔虐審婺婦之別淚率
爾解嘲然其直憂時憤俗之思能令裙釵媿
心豈有男子而不動色者乎故凡予所擊
節於先生者不在其走筆驚人之語而往
往在其淡言之微中也先生嘗作神化劉
侯記三篇首尾十千餘言如迴河漢莫窺

其源如登岱岳莫探其徑蓋先生之積厚
而流長故所撰序記之屬呵吸一氣磅薄
無垠又未始不根極理要蓋以合之制舉
義如一律焉而復有以浩淼病之者是豈
知文者哉舊無刻本謂皆煨于回祿以為
有數存焉夫使先生修飾章句一皆如當
世傳粉塗脂者之所為而其行誼能與一

切俗人伍則其傳豈待今日始播一二也
雖然以謫仙氏之才而宋莫身後以真
狀元之品而子孫無聞數耶非耶千古而
下其有撫遺編而痛哭流涕者矣戊申十
月燈下援筆書

崔灘先生紀事

錢福字與謙號崔灘松之華亭人少而穎
異八歲能屬詞及長隆準秀目志意高遠
為文章雄贍閎闊藻思儁出人所不足沛
然有餘父中蘭州同知幼隨父寓京從楊
少傅一清李文正東陽學登成化丙午鄉
試入國學屢試皆首多士弘治庚戌禮部
試名第一福為文不屬艸廷試策三千餘

言詞理精確若宿搆然彌封官以無稿難
之衆謂科場必欲其稾者防代作也今殿
陛間萬目所視何嫌之避閣老劉文穆健
得之賛不容口請于　上賜第一時年三
十歲幼時病劇其父夢人語之曰爾子吳
寬也時吳文定尚家食後連舉省殿二元

與文定相符松人在　國朝未有為狀元有之自福始居家友愛待故舊有恩同學沈悦貧病隨所須給之雖日至無倦色時人以為難及卒皆悼惜之所著述名崔灘稾（出郡乘）

宋時華亭學有狀元坊為衛涇立也景泰間葉守冕重建於豐樂橋下題其柱曰九

崔灘紀事二

重華遐魁多士千古清風啓後人時以為攀援蓋涇非華亭産也弘治己酉西門火坊為延燎市人譁曰燒却假狀元出真狀元矣明年福果以會元魁天下讖緯之言豈亦有不誣者歟（出狀元考）

崔灘髫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摘殘彭澤景即應聲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蓋童時已兆之矣

幼時隨父之京寓於民家其室中有神像神夜托夢于其主求他徙曰有狀元在吾不安逸也（並出狀元考）

崔灘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塍徐氏以五百金為脯脡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既中

崔灘紀事三

鄉科居半載僅政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為君山之游預探齊韻中隄滕低梯等艱韻戒吏人藏閫於即席發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纔歸叙許大乾坤此結滕胸次決開三

極朗月光揺宕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
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縉紳莫不賞嘆徐
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潦倒
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
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
丈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其為邑人題卷
軸甚多惜皆不傳耳

寉灘紀事四

庚戌會試徐文定公與汪伯諧學士為主
考王守溪為同考一夕王送卷至堂汪對
王謂公日來不怡王問何也汪曰以不得
好卷既而曰公昨夢人餽一大錢何也王
曰昔人謂文如青錢萬選萬中其有異卷
乎汪曰公又夢人餽黃牡丹三大本何也
王未有以應時與謙方有名場屋王退而
思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
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
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為錢惟演故
事乎是科會試殿試果皆第一

與謙初謁李西厓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
像求厓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
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

寉灘紀事五

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亾是為靖康
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
亂殆盡為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倫
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與謙與楊碧川同為修撰有言其人為文
自敘家世宦學遭逢之盛者與謙曰猶吾
碧川之於鏡川也碧川色變而與謙不知

及考察碧川方署院事僉議已定而以諗徐謙齋謙齋曰此吏部事何問我為實不然之詞也而遂成以決計蓋當是時諸公多不樂與謙謙齋雖惜之而衆論不可奪與謙犯碧川事得之石熊峰及命下碧川於東閣揚言如此人不去不可去之又損衙門江侍讀文瀾以下皆勃然不荅始知

寉雝紀事六

事出此公非謬並出顧文僖公傍秋亭雜記

吾鄉錢福狀元已歸田里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狀元欣然整裝造江都既至遣鹽司御史其甲狀元進士門生也投刺視却御史怏甚獨意狀元出不易一朝率臨將無有心私屬吾事乎因問近日志意何如其幸為政欲有高下惟命所指狀元應語其閒府中一妓姓氏來求見面秉便顧卿煩為我訪問御史刺促其執符為天子巡視義不得及聲妓狀元作色御史因命行下人訊市妓繞屬積鹽賈人還報御史御史以難告狀元謂門生其若無消息耳既知去嚮安藉卿為辭御史出同逆旅館人謁大賈賈人重狀元才名時即反拜立日

寉□紀事七

請飲狀元就酒語間呼主人其跋涉水陸特欲此間識其妓近聞歸卿幸賜一見賈人設席西隅出妓傳花把酒狀元與隨境到酒無重澀酣次賈人令妓出白綾手巾請留新句時衣裳縞素往來燭前皎若秋月狀元持栝披袖引滿再三妓宛轉更多簫管之間不覺醉飛玉筯乃是一絶句云

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脣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而出明晨竟歸迄御史踪跡已不知遠近矣出宋禹成萬椿堂集

唐君公從表顏善廢圃中獲一湖石色道紋理絕似霧壁上有錢太史與謙題句云清時誰肎弃君平高臥偏深木石盟對此

寉灘紀事八

蕭閒無俗事一縷沉水一函經自喜與詩若投贈者移置聽雪樓前遂成二絕太史風流絕代雄高情勝韻氣如虹題詩錦石将誰贈貌得壺丘避俗翁夫容甕下氣嶙峋片語沈埋未損神我較愚公愚更甚可憐石丈可憐人出唐君公問龍堂稾

世傳繼二陸才名者乃惟公耳性洒落有晉人風致不樂斤斤覘矱惜乎功名止于此矣邑志收之大畧然其希世別才真神仙品亦三吳間氣所鍾奚忍終湮沒之予於暇日聞其玩世之語雖無關於世風儘足以作詼諧談笑使後人知其天縱逸才非食煙火者易及公少貧讀書過目終身不復顧矣人患才少公患才多輕畧不善

寉灘紀事九

用時有忌其才陰嫉之徒具千里絕塵而竟淹於櫪下人能言其昆壁多瑕良工所弃孰知其別有衿度世人所不能者公獨能之青衿時入見郡尊曰夜來燈役命爺糊燈乃戲曰命爺糊燈火星照命未得其對子當對之時耆老進領賞曆各藏于巾乃曰頭巾頂曆太歲當頭笑稱絕對聞鍾

云鍾送黄昏一百八聲分緩急棊敲白晝三十二子定輸贏如磨云磨圓心直齒稜稜香粗出細稱長鈎曲星朗朗知輕識重鄰有蒙師見酒家晒麴簷下乃云簷下直排三帯麴莫能對公過請之何不對門前低吽一聲糕如寶塔七層月下照來一箇圝圖影石橋三洞水中映出六箇半箇圈

隺灘紀事十

禮生無禮禮無禮禮責禮生香客賣香香不香香還香客稻艸束秧娘抱女竹籃盛笋母擔兒大鄰如此者不能勝記 出鍾面溪野史

王文恪公嘗與南畿試臨行錢太史福曰公此出須首舉顧清方饜衆望已而果然當時歎服兩公為具眼噫若在今日則彈章接踵矣 出陸伯生樵史

松江有錢中者子名福生數歲矣夢有女子三人來曰汝兒錢福他日科第與蘇州吳寬同乃延蘇訪公時公尚困於庠舍然人皆稱其德優學博誠佳士也乃自謙曰吾兒雖不敢望科第然其名得偕吳公足矣公今顯著于時而福亦以會元狀元發跡

隺灘紀事十一 沈氏梅居

顧東江丁內艱回時隺灘以修撰家居來東江家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人沈惟忻王大用輩其一人姓張忘其名在白龍潭後住以染作為業家頗溫厚學雖不逮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僅能掩豆鬵一魚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

亦是崔灘來東江家以片𥿄起艸取一大𥿄書之祭畢崔灘坐待令主人治福物來共食東江𣸪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去可見前輩舉動其真率簡質類如此

王崔坡良佐嘗作兩崔文贈狀元錢與謙其詞曰錢君與謙與予為文字交過從無

虛日而日亦無虛會者性皆好崔故與謙號崔灘而予亦竊以崔坡名松之人因呼為兩崔好事者又往往形諸詩篇嗟夫崔一也今與謙已飛翔衝突獨呌　閶闔參黃鵠與白鸞無負於崔者也而予猶低回偃蹇於荒寒宗莫之濵豈不有媿於吾與謙之崔哉予少不經事動不與時合輒遭

訕罵豈天將窮愁其身心折筆其豪氣使之困窮拂鬱以養其崔之全哉不然則屈伸之機自有一定而不可移者固不必挈挈於與謙之亨而戚戚於予之厄也或曰昔有善相馬者遇兩馬同駕一以為國馬一以為凡馬今君擬與謙之崔其所謂與國馬同駕者非邪予曰易不云乎鳴崔在

陰其子和之詩不云乎崔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予與與謙之意蓋取其鳴聲之相和氣類之相召若退之所謂二鳥鳴相訓之意初非有意屈伸之間欲呌號而扳附之也是以知之者固以此予之而不知者亦以此非之予又曰以屈伸而是非之者勢也勢不同而天之賦以與我者則同予但

知晝其在我者而已矣遑卹其它意不自晝復系之以歌曰一隺來自東海隅高視闊步真文麥一隺翩然與之俱餐霞飲露骨相孤一倡一和同步趨衆鳥卻避不敢呼長灘大谷胡為乎放此二鳥相嬉娛一隺已自游天衢蜚聲不獨驚三吳一隺尚作山澤臞俗輩往往嘲狂迂天生兩隺本

不殊先放一隺為前驅行當相從吁筆竿帝亦聽之吁且都造物未知有意無汲汲進取非良圖吾安吾命理則那力追健馬酒一壺謂君為我歌此歌

鶴灘先生遺事

同里後學馮時可元成譔

錢先生諱福字與謙家近放隺灘因自號隺灘云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閎肆凌駕今古波瀾橫溢鋒焰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公清沈生悅齊名稱爲三傑嘗游小赤壁對客放歌云六丁拔出天地

骨一柱鎮壓吳江東時人以爲奇句年二十六舉于鄉三十魁省試及奉　廷對賜進士第一人三年告歸又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公既登第名滿天下從者如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公亦意气豪悍若無足當者居旅中日飲亾何當其醉後銜口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不堪

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請急歸抵滸墅關時榷稅郎他徃公駐舟三日從者鞅鞅欲自啓關鍵公不可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逆郎是逆天子也已郎至大爲媿謝頗厚其酒貲以酬公公却之曰不佞豈為褭蹏止哉梁谿華其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

遺事二

沈氏[illegible][illegible]

不納而里中薛生秉閒潛謁華氏稱爲公師者華氏張樂款之生擁皋比上坐富人子磬折行觴未幾而蒼頭絡繹報公入邑矣薛遑迫請出更衣因馳詣公跽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餬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乃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為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槖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徃海上如所稱於梁谿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詰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毋急若生乃得脫歸公之處人大率類此而遇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柰何負一第

遺事三

而不置我輩睫間也獨無急我時耶公不顧而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受賍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冊至吳門力為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

我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欲暱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貲為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為狀而請顧公清為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闡公幽者先廷尉微時所居比公巷獲聞其事嘗語不肖曰人知錢太史有雄文而寧知其有隱

德也小子志之又二十年而乃為書其事以俟修郡乘者采焉

戊申冬日沈思及之書

錢太史詩集舊序

弘治庚戌狀元錢君與謙別號鶴灘華亭人也沒之十有一年其弟與孝以京闈進士來尹建德政事之暇乃以所遺詩稾凡若干首出以示人時都諫郎先生德潤郡伯王先生德深輩見之皆嘖嘖稱歎不已間嘗各録一過由是與孝乃集諸賢名筆

將鋟梓以傳而界余一言為首引予惟先生鍾秀九峰天資穎異自其少時吐詞力論已驚動其鄉之儒先成化丙午既發解南畿庚戌遂連舉省殿二元授翰林院修譔癸丑竟以疾告遂不復出居數年以例得致仕由是放意山水開門授徒暇日獨喜吟咏凡懷鄉戀　闕王事有勞與夫懽

忻戚愉之情一寓於詩焉發之濡毫引脣
力追古作深得詩人六義之體惜乎先生
没年才四十四烏乎斯文之不幸耶抑世
道之不幸耶使天假之以年得蜚英霄漢
與掌　帝制則金薤琳琅將焜燿中外
澤被生民多矣豈止如斯而已乎故予嘗
爲先生憾焉夫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先生

之集如此諸公之録如彼今日板行亦可
謂一舉而兼得之矣予寧不樂爲之引云
正德十一年龍集丙子夏六月既望文林
郎浙江嚴州府推官武進晚生趙昌齡
以期識
萬曆庚戌長至日城南集賢里人沈思及
之重書

錢與謙太史遺稿題詞

太史崔灘錢先生天才駿逸學宏氣暢落
筆翩翩有一瀉千里之勢故當時以真狀
元目之惜其在朝日淺而復以強年早世
稿多不傳先輩唐學憲龍江陸文裕儼山
與今張諫議白灘俱嘗收輯成帙先後皆
燬于回祿豈亦有數存耶諫議每屬余訪

輯以備郡中文獻十餘年來僅得此麟角
鳳毛世復稀賭徒惋嘆耳然遺珠片玉尚
有望于博雅君子也
隆慶戊辰秋日上海董宜陽書

崔灘老先生小像

崔灘像贊一

鶴灘先生像贊
以鼎魁重先生則淺其文
也吾讀觀其翰墨之縱橫
以椽筆重先生則淺其人也
吾讀觀其風節之崢嶸
至老不以科名寘胸中不以
溫飽負生平此皆古人之所
誦說而先生之所躬行者耶
邑後學陸彥章

崔灘像贊二　沈氏梅居

先生甫四十歸謝世意先生像
必奕奕後少乃今展閱則蒼然
矣豈繪者之失其神耶先生登
朝日淺半卧烟霞山林之色固自不
冶雖然此特先生像耳先生之神茲
集蓋傳之矣
金聲遠君達甫跋

鶴灘先生像贊

嗚呼此吾鄉錢太史鶴灘公之像也後不得生公之世而展謁遺像想而若見云公諱福字與謐別號鶴灘父為蘭州同知中先生兄弟二人皆負顯名於舉鄉貢進士不第先生雖首列巍科然其官不大顯竟以才美為時所忌而享年亦最不永錦城

林下屈指十餘歲耳所著詩文盈箱於皆先傳蓋當日世家之所珍秘有限而公子孫流為庶人所不至覆瓿者有幾於南郭子沈思紹公百歲後人也慨然為公刻集舊無傳本所採記皆得之煨燼叢殘之餘為不獲致者徒步奮身亦得之凡二十年而成集刻將成有人於酒肆中自稱為先生五世後末裔若遂踵其家攜得此像緣以素絹一幅為之彩色供謝於隆準秀目凜凜生氣猶在固知傳記所載不誣也尋然先玄孫命畫師摹而刻於集之首

嘗語余曰　公之異　也二十年來搜輯之苦心血殆耗盡矣

贊曰　崛起可以光祖閥而顧世不能繫其

殖為公也　俯觀名可以慰塗巷而群小不於歉其望為公也　悵雲錦可以斕筍箱而故家不能羅其藏為公也　傷末世可以走婉嫕而吾生不能覩其面為公也　戀嗚呼舉世富貴之士皆為蔭景而公之榮名至今炳炳公之形影見而莫不敬為公也幸公德惻於公顧凜於顏廣而圓修眉且舜其

獨若嚴其中坦焉嗟乎百年之前與公側
目者何碩百年之後與公言深者何限而
為公異姓子孫者寶其遺編如璵如玖片
言隻字可以不朽其名與公而俱不朽者
耶

華亭晚學陸慎候永拜甫題

錢太史崔灘藁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記二十三首

卷之五

袁之熊非之　朱元行齊凱
俞汝楫元濟　于燕芳虬先
吳汝孝忠美　姜雲龍神超
顧氏表儁則　陸愼修永叔
龔堯年長康　金憲卿仁之
曹遴何寧甫　金聲遠君逵
李晉卿康侯　于伯奮元伯
董孝初純常　黃　經令則

曹元亮寅伯

錢太史崔灕藁卷之一　城南沈氏及之輯梓

華亭錢福與謙著

賦

哀春賦

夫何鵜鴂之早鳴促繁英以俱萎雖群芳之共惜嗟國色之猶奇緬惟梁園雪霽金谷陽回阿房競艷步旌旂靡迺有解語之紫芍協律之黃離露桃妖冶錯高標於淵竹海棠嬝娜噴餘香於江離梅萼妝漢宮之額龍蜒幻褒女之姿羨飛燕於昭陽翦尾涎涎詠賀葉於周雅翠羽差差東皇之典方濃青鳥之信將返枕展兮黃粱飯熟衾寒兮羅浮月滿巫女雲銷宓妃珮緩望雨陽臺翳煙霧而莫尋凌波羅襪埋泥沙而誰洗杳不聞兮鸞簫朱莫挽兮鳳輦王嬙去兮胡塚青回綠珠墮兮石樓翠掩慨紅紫之皆湮悼西飛之匆縮意乍飄而忽綴誓一逝兮忘轉於是游人停轂主人覆梧山悽惋

以色慘水嗚咽而聲哀月荒涼兮舞榭艸莽灌兮
歌臺君山笛歇弔娥皇之弗起廣陵琴亾悵王孫
之不來時撫檻兮彳亍或觸故兮裵回決河方注
迸石以涅燎原方熾回風以灰諒無賓之可入豈
有緑而匪媒啟重關兮拾遺鈿而永慕隧九地兮
誓同心之再諧亂曰珠沈玉殞玫瑰迸兮蕙謝蘭
枯膚膟燼兮怨歡娛之不終信佳人之薄命妒芳
妍而嫉寵亦造物者之深病錢布寰區棹郎不免

於饑終輦馳永巷騃冠竟坐乎短倖胡笳再贖馬
嵬一盡知巫咸之難招仗少君而逼問縱餘芳之
勝初絶殊根而帶莖絲縈縈兮泥融看落紅之成
坌却搴帷以無語儷禪關之入定試援筆以哀吟
續白老之長恨

緑雲亭賦

筠谷主人盛尭卿搆亭于篠竹間予名之曰緑雲
而為之賦

翳太和之游氣薄山川之浮鼎毋隨時而易彩或
因像以鑄形白衣蒼狗變化倏忽日反射以成紫
巖掩映而為碧風飄飄兮鋏馳雨霏霏兮潑墨胡
緑融融兮春凝桂盛氏之亭壁豈霓裳之舞罷落
天孫之剪餘抑荷衣之乍綻飄月姊之遺裾氤氳
鬱紆若有若無秋陰新釀春花乍敷客迷濛兮似
醉藉流潤兮霑濡或引風而宕漾或籠月以糢糊
摠之不盈乎一掬顧之恒滿乎四隅于時主人方

綠夢游華胥之國翠幢前導緑鬟侍側恍珊瑚之
交加儼琅玕之森立柏叄殘以餘蔭桂萎香而巢
沃於是叫閶闔以獻奇跪上席而陳臆秉虛心以
勁艸願補袞之一色帝乃受之裁而為衣與之被
之吒咤青龍曰汝驅之涸氣汙塵濛蔽日月吾所
悲兮貲爾清風兮以吹以噓烈日炎瘴虐殺蠢動
吾所疚兮貲爾清陰兮是芘是覆毋膠一室兮宇
宙失守廼陳鈞天之樂奏太和之瑟凄清蕭條撲

顧淅瀝泣湘君之洞簫弄鶴樓之鐵笛愀然懷歸遂寤而歌曰乘清風兮游帝傍帝賞予兮青琅玕授雲衣兮綠研光俾騎龍兮霈四方鶴灘錢子適造其亭聆餘音之窈窕嗅噴薔之芳馨握雲袂以長嘯恍同征兮紫冥

五言雜詩

與與孝弟話別

寒飔方摧肌與君生別離求官亦不惡何苦雙淚

垂憶昔同北歸相諆稱壽卮登堂痛未寥裂肝長涕流忽忽已三載不覺顏髮衰兟兟飢相弔謂君覲體遺更念堂北花不耐秋風吹尚貧手足力耦耕共晨飧一朝弃我去形影嗟自隨請置居者苦且陳行路詞陸行亦苦艱不在山險巇水行亦苦艱不在蛟與螭水陸懔則已入官尤多岐切莫較長短長短生參差養靜以觀動今人時所宜切莫輕投足千里萌毫釐跬步苟不端萬悔誠難追莫

援知已引心肓念通時莫為知已直背面生猜疑行路不可了一一吾嘗之痛定復思痛秣馬驚酸嘶匆匆無樂言鬱鬱多苦思欲挽君莫征此意非人知　君恩重於山祖澤方培滋我負已莫及而欲病君為努力願加餐去去勿復遲逢人問起居為道甘田畦

贈從弟攜子侍從父官舍

憶昔中庸公樹德深培滋兩葉敷聯芳聲振東海

湄父發當其饗端為來者乘我輩苦凉薄而適丁其時　皇恩耀普天戰兢不自持澤流詎五世兒儕當承之榮泮紆冷氈不奈秋風吹生離感契闊俛仰骨肉思我弟挚虎兒依依授書詩英物啼已識大笑應在茲寄語白頭翁把卷還含飴努力加餐飯小成名已馳平安日傾耳莫遣魚書遲

琅琅篇三首

琅琅琴聲響五絃奏南風幽典籍以舒六律調黃

原缺第六葉

生負足羞據泉念莫伸拄劍思巳休韓雲豎孟龍
矢言來生游

趙節婦詩七章

誰云妾爲婦妾身仍女孃少小樓閣房依依父母
傍母行從之庖父召趨登堂于焉何所事蠶績攜
荆筐刺繡雜五紋紫鳳翩翩翔寧知有夫壻更知
有姑嫜迨笄漸有聞保姆倏踉蹌謂妾身有歸謂
壻云張郎有耳未若聾有目閉若盲呌父命難歸

裝寸心覺負芒料理身有歸矢死無更張方憂離
庭幃忽訃壻云亡掩泣決終身父命治其喪裹經
豈辭尸慘焉神盡傷

誰云妾爲女妾志張家婦十五名巳通身屬張家
有義在恩之先生死誰敢負唯知壻分存寧知壻
骨朽壻母妾拜姑壻父妾拜舅雖不偕饋食滫瀡
日躬溲若匪婦張家傍人詎能久妾少不出閨胡
不東家走妾心非慕俗敗倫事無垢妾心匪索價

玉鏡需佳偶心各自有主妾見良不苟身心不我
虧毀譽從人口不恨壻早殤但恨妾死後

不謂他人父尚書憐妾心見妾如見子血淚沾衣
襟感茲忍先死悠悠歲月深

不謂他人母夫人存妾身憐念旣周至慰諭良殷
勤感茲忍先死那知秋復春

妾心無所悔悔不當時死悔生富貴家生死不由
一死一死總休未死自多事古井無回波抱石沈

不起舅姑旣云亡生尚何所俟恨天不知心苟活
延到今

妾心無所悔悔稟性之偏少小不讀書獨聞無二
天父豈非所天從命唯從前此心旣有主百誘嚆
能牽以茲負吾父掩淚歸九泉九泉二天見兩不
慙妾面

不願郎識面不願郎知心心在識郎先永也俱銷
沈

與楊遂庵先生贈別二首

朔風渡江來飄飄吹我衣衣袂因風起而與人意違至人不易見每見知前非良會可易逢相逢每忘歸廿年骨肉交一夕神魂飛山頭盻明月聊以延餘輝餘輝正相照忽已洗烟霏扶桑未啟明四顧媛微微整襟理朱絃良欲暢所懷叶知音亦何遠凄然韜音徽搖搖宕風波獨立將疇依

其二

父母生我來此生復何寄偉哉石淙楊道德弘覆被殷勤置我懷濯溉以道誼源濬流漸遠膏沃光欲熾因之攀涯翁往復在文字遂令四海豪髦尔猶同志涯翁贊化機賢達仰高幟譬如蓄酯酎薰之心已醉石淙按察陜不獨精卷試了了華夷情恢恢文武備示我西巡詩讀之有深意能閱天下書敢言天下事二翁爭騰飛何事不可治臨風激非才未敢輕廢置

送遂庵先生提學陜西三首

[illegible][illegible]黃金臺業業青雲路依依追健翮嬌嬌欲飛度中道失所依相望渺烟霧獨有一寸心時時尚回顧遂來比翼翮秋空快寄遇奄忽扶搖搏橫絕委群附哀鳴諒何益各自修毛羽

其二

大江東南來到海勢未已安得一卷石屹作中流砥狂瀾正奔突過之却而迤我生好攀躋長劍夙曾倚上以快我目下以洗我耳到今磊磊胸尚覺石齒齒何以慰所思一勺中冷水誰哉克致之閑西楊夫子

其三

西華高插天東岱儼相向先生握文炳中立相與抗西霸力惠人奪以永為仰氣若廊以清勢若增而壯嗟哉東山霸彷徨失主張秪應千里目夜夜山頭望彼得已權所此失正惆悵

警世

爲人須儉用切莫大施爲斗米無來路千金有盡期多少風流者皆因自悔遲親戚如麻密濟寬不濟急有錢朋友待無錢躲過壁力苦自撑持成家都是實

游小山赤壁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分韻得小字

生平泉石癖夢寐入幽眇居朋羡野猿攀援到林杪今日復何日頓覺初緣了地肥得脊厚胡乃瘦骨繞連比若屏峙突兀入空杳幸不居戰場笑看曹劉擾坡翁誤題楚蔓延遞相勦不有我輩來何物可表表攜孫有定翁渥洼隨騕褭慨然惜老大乍到如孫小

同曹定庵諸公游小赤壁得水字

登山顧問師恠石何人壘師云天斲之非人亦非鬼飲東八仙人德星共一處我生亦逢辰得與高才侶醵句瀾翻來倒瀉天河水

琦林燕上作二首

昭代恩榮燕入生得幾回獨擎黄𢦏去齊着緑袍來光禄供珍饌元臣勑御栝席暫聯八坐文喜徹三台嘖嘖聆龍虎煌煌炫艸萊還愁東閣地五色若爲裁

天闕開龍榜龍飛第一科琦林春錫燕紫陌曉鳴珂長策資經濟明時際泰和弟兄雖異姓良會意如何

題黄明夫八峰小隱次吴康齋韻

結伴到林間桃源即此山仙翁顏駐玉鶴髮鬢留斑問道知玄谷探奇入妙關不徒游汗漫喜得異人還

七言雜詩

祝李西厓閣老

祝壽莫祝松與柏松柏老來無顏色祝壽莫祝龜與鶴龜鶴老來塡溝叡祝壽願祝天邊月歲歲年年光皎潔昨宵無雨又無雲率領衆星朝北闕

萬竿煙雨圖

渭川千畝屛籜龍湖州咀嚼羅心胸傳來衣鉢四百載猶有好事摩其鋒我淞傑士魏鹺使官鹹意

淡正相似急呼石丈拜夙緣且與此君結深契烟雲萬狀從爾爲胞中種笋俱成詩一朝青雲化斥鹵看我吐出珊瑚枝

送唐覲之南歸

三忠祠前送歸客車騎紛譁滿晴陌東風拂拂吹酒旗似爲行人重爲惜我憶來時君遠迎同業太學爲諸生三年光景一轉眼南北去住難爲情難爲情向君說我心皎潔如明月月明夜夜照君行鄉心戀戀隨君發隨君發四千里滔滔日夜如流水流水猶能到海涯我獨何爲在燕邸燕邸春風春不私陽春消息梅花知知君亦有梅花意執手臨岐爲賦詩賦詩不盡臨岐與馬首高山矗雲磴漫爾長歌飛羽商更宮歷徵須君聽君聽緩轉歌楊花楊花不似客情多情多且莫傷南浦南浦江淹賦若何浦綠溶溶浦艸碧艸碧沙明鷺鷀白人生若比鷺鷀閒江湖誰似風波客風波滿眼君莫

輕出門入門皆遠行我歌未希君意去烟花三月春冥冥

天馬山歌

太和小停大塊瘩天馬突兀空中起昂頭半隱江南雲掉尾橫截湖東水朝雲莫雨倏忽變化神龍然踠步不行拖千里穆天子八極游七駿度海一此留秦王鞭之不可動羈勒卸盡誰能收紛紛機雲徒橫槊叱詫相倚儔城空雀唳文賦銷適足相

汙詎相似伯樂莫敢馭造父弗敢使我來乘之觀
扶桑可以意屬不可指受我芻黃雲千頃真膏腴
受我飲霞澤若漾桃花錦受我縻穹窿隱隱峰削
鍊受我銜虹霓萬丈貫穿日月雙維纜行與行止
與止逦磬梯虛帖雙耳直與東南塡傾圯剪爾鬣
萬空戟兒蓋薪蠟鑿爾蹄滄溟蜿蜒行長堤剗爾
身兩散龍收半含日捫爾齒磊磊滄桑籍可紀有
時駕我登鰲峰照耀海內輝吳東煉石補天闕孥

雲補衮龍歸攜謝屐杖履相從不見赤壁有蘇匡
廬有李萬古英雄誰不死感慨蛾眉墮馬前據鞍
試作巢由洗胡爲虖駿嘶一夕悲風發虎豹咆哮
滿山月

游澱山歌

放舟攜酒開遨游芙容半吐蒼江秋秋風吹破萬
頃碧歌聲落水驚沙鷗翠竹黃花繞郵落蘭撓画
槳聲咿悠丹楓紅葉錦如簇貞禾老麥來西疇竹
籬茅舍吠黃犬柳溪野岸眠耕牛深深步入白雲
塢須臾飛上鰲峰頭回經石上共盤礴縈紆曲徑
多淸幽通霧泉達白蓮水三姑祠傍黃雲丘古碑
無字卧荒艸奇蹟勝景空遺留一色軒前縱淸覽
河光瀲灩凝雙眸三僧話久斷塵俗陳番下榻情
相投老僧舉盃邀我飲殺雞爲黍何綢繆起來蘸
筆掃素壁詞源倒傾三峽流擺扇亭中不知暑松
風入坐凉颼颼裴回不忍便分袂臨風一笑登歸

舟歸來夜泊橫塘上雁聲遠度蘆花洲誰倚西風
夜吹笛玉撕聲落江鄉樓渡頭燈火半明滅碧天
皓月飛銀毬明朝寫詩問老衲山中許我還來否

贈谷水東雲道士　有序誤列獅塔記中今訂正之

東雲道士住谷水道院鬢星星矣修煉弗替葢
有得者出卷索題余傍道院居百年葢所謂雈
喚灘者灘臨西湖上西湖即谷水之别名一曰
谷陽或以谷水指昆山北谷而言故又有水以

北爲陽之釋今皆無復有志別以辯其果然與
否惟指魚機崔漫爲塵土而羽衣瑤宇差足寄
興者爲可感云
禹步蹴霞垣靑雲翳雙履鏗鏘一鼓萬物茁東華
親授生生理騎龍握參先太陽扶搖儵忽幾萬里
爾來晁爾折暫落滄溟渙滄溟荒斥弗可卽日夕
恍潄西湖水崑山北谷有水瑩無滓別號西湖無
乃是水以北爲陽斯言亦奇旨雲耶水耶泊乎相

遺兩兩總無心南北東西亦奚異谷之陽雲之東
坐看雲起行水窮飄然獨得誰能從綠波不釣尚
書魚紅雲常護仙人宮逍遙步明月徙倚臨清風
移石放舟尚礙雲根動斸苓自飯操舂縮恧怜長
松靑牛出關去不返水雲深処崔髮積皤翁近聞
天亦私古道傳至公遲君小住三百載日莫搔首
思凌空侯余養就餐玉法把袂閶闔譚參同

小山歌 卽小赤壁

[illegible]西來橫九峰一山崒嵂峰之中上有石鼓大
如斗扣之應響聲鼕鼕下有赤壁山削立如空同
躋回登覽意未已千態萬狀模其容初疑伏羲畫
八卦河洛之象留其踪又疑神農嘗百艸吐出一
點靑芙容更疑大禹疏鑿之際施神功濤波洶湧
鯨鯢雄怒驅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壓吳江東
蒼苔何茸茸石澗何溶溶黃猿夜嘯領頭月白崔
晝吠岩前風自想老夫狂游四海五湖二十載誰

知此山之趣直無窮何日結廬依古松

新升淞江第十峰 有序

九峰名淞各有勝槩而瘦石繡苔如小山石壁
者蓋少定翁崔坡綏齋偕予登而偉之遂進其
秩儕爲十峰因軼何爲之券壁霧其服諸無忝
効奇霈澤助我　聖天子以享吾郡英鑒賞
于萬萬年也彼或有爭名嫉秀讒我以擅爵者
吾得請　命于藏垢納汙者焉若曰地靈人傑

而一言爲終古軒輊則吾豈敢
何年秀氣天所鍾壁立瘦骨支蒼穹一起一伏騰虬龍放崔亭前十八松況有石鼓聲辥辥豈應漠落横雲東天地之數始必終何獨惜此於吾淞便須插脚入九峰九老唯唯咸心從

和韻寄宋以忠

歲穰羲馭臨高春感時話舊樂事重騷壇儵忽羅良工頭角嶄嶄人中龍白戰鏖酣兩不降我奮螳

臂當其鋒大都要與日月競如爇爆竹催昏鍾又如朝元玉墀步璚琚瑛瑛相撞衝和鳴鳳律隨響轉出門滿地青茸茸東皇生意本不淺着我詩句看尤濃此時發育滿胷臆生生弗問纖與穠定庵老子真入定不然醉後何轉恭坡翁漫自稱疎慵笑我兩鬓長蓬鬆話到五更成隔歲蠟炬無惜當筵紅

黼研詩

朱墨本同用而苦分是非一毛不拔摩頂踵兩已相背何從違近朱者赤墨則黑疑似只在紫與緋中書老禿持兩可隨人飽啖徒自肥盛君所友總端士此士獨與研幾微幾微未易研辯難應亦稀我當資之反覆論緘默任我如脂韋我豈非君友願作正字從書幃文媧補天功訖繼獨角未出凜凜鈇鉞嚴霜威科蚪已老汗青灰百氏一口誰解圍雄哉三耳辯無地天戈揮昭光蔽日月浮氣騰

烟霏偷剪舜裳補短褐天吳紫鳳顛倒飛久假何日知當歸我欲偕君持以補衮衣文柄國是庶或有所栭彿依我心匪石良有機後來作者未許容易相嘲譏

惜花吟

昨日看花花滿枝朱朱紫紫團胭脂今日看花花滿地斑斑點點成塵泥人生富貴春花耳不足悲兮不足喜一榮一悴瞬息間白頭翁是紅顏子對

花對花醉且歌造化不出大圈裡

咏紈扇

我曾去年到天上蟾宮桂子高萬丈嫦娥許折第一枝約我秋來花始放歸來忽過瑤池頭瑤池玉女笑相迓殷勤贈我一仙物非金非玉非琳球圓不圓兮缺不缺恰似廣寒半輪月絕勝巫山一片雲塲盡人間苦炎熱

題錢舜舉寫陶穀學士圖

姻緣好不道世間機穽巧君臣男女皆姻緣遇不遇兮戱多少錢公画錢郎詩陶公心事許誰知不是袖中多禪艸只此聲名恐未疵

題鄭運同廉泉

試聽滄浪歌清濁水自取豈惟水取人人於水亦爾盜泉不飲貪泉避聖賢戰兢毋如是乃有隱之奇偉倜強士貪泉試飲不易夷齊志又有宗元幽苦困激人以愚名谿無以洩其耻固知水因人可是人因水介山未倒廉泉起司徒郎官鄭克容少年意氣摩蒼穹黃金横腰都轉運億萬軍輸掌握中緡錢積金鈞衡權算羅前後氷壺爽露皎皎不受纖塵蒙敕來榷浙右嚴肅潔白鷺倒皓首奔兒童畫長抛卷慨今古門無謁刺惟詩筒執法堂前種松竹四匝滚滚來清風來清風振好聲更思天地之精英疏源導流直欲天下皆澄清一汲猶辭袪再汲秋月明三汲入口透體皆瑤璚穢沙潟鹵

遇之尚如此何況金門玉殿司鈞衡願君試作天河挽盡洗西北犬羊之羶腥願君試作天瓢滴徧溉東南枯槁回光榮乃知醴泉醴泉自君始官因人為不因地我歌我詩刻貞珉後來繼今汲汲其無弛

題萬竿烟雨圖和韻

鋏厓老子鋏壁立猶讓奎章是先識誰哉任公酉翰墨能使易代不遺逸二公之詩出仙臆不是此

圖誰作敵對之忘憂池豈習鄒氏門前叢竹密看
圖尋竹兩流碧獨怪眼因脚同濕不道衆奇俱此
集細薙家叢見怪石讀詩印可如昨日情景稱人
發遐憶望洋幾人得涓滴不識宮商也吹笛年來
耳聾惟目明不聽竹聲看竹色偏於此中發太息
此卷惟宜此君得

題菊

舞筵纔罷逸興發何以當意五栁法燈前百卉皆

足妍霜花怯白添墨潑主人志巳妍就開老吾對
此亦瓓珊本巳黃白開紅紫乃知造化情無慳主
人學閒閒便得我欲看菊菊不適就開過就開家
一幅酒餘愁巳釋不須更訪前人譜天澤自當留
下土與君隱仕可同流且對此花共談吐

采菱歌

酌君酒賦君詩君家雅趣吾畧知臨岐對酒不忍
別一一還與君聽之駕船蘆花如駕馬風帆飛雪
新橋下采菱舟競奪鮮貢黃雀秋羅來自野荷香
遠撲榆陰深稻滿畦塍爛日金騎牛吹笛落霞去
郵童也覺吾知音酒渴急喚東平瓜欲發陽羡新
茶芽怪底菱根尚獻笋水面愁穿漾績麻桑林夾
橘子欲黃丹柿待霜應聞光菊花讓桂不敢吐天
公取次排芬芳酌君酒賦君詩更有不勞能釣奇
鱸肥蟹煎呂斷密隨意便可醫我痂范蠡湖梁鴻
溪鴻蠡遯不羈却屬名卿振遺響從此南塘冠海

湄酌君酒賦君詩君酒吾詩千里思獨怜画史不
收拾停酒維棹誤片時

題徐君容行樂小像

堂上青山繞白雲堂前玉輸堆皇墳登堂再拜挹
蘭玉蘭玉長揚方策肪留得唐家照夜白金丸引
弓射猊貘琴囊深裹箕山操奕墅正賞東山屐天
生豪傑良有意雄才銳騁方昌熾四君七賢秉得
之燕雀那知鴻鵠志凌雲伎巧來丹青傳神可徒

專寫形老予拭目向金馬形庭重拜徐槐庭

題王孟端山水 并引

王舍人画爲吾友王天恩家珍盖皆錫人也愛人愛画賦此誌之

舍人寫竹妙入神不道山水亦寫真層巒疊嶂着茅屋曲曲橋岸來樵人山深樹密莫尋躅定應獨自賞心目誰知我亦是樵夫一見圖画思伐木故家才子也姓王伐木交情爾汝忘欲喚舍人問家

裔且留山水作吾觴

題趣玉

玉雖萬鎰必俟琢珪璜璥玡方始名何如九龍拖雨濕山竹挺然頭角森碧玉天造地設自真趣主人對面忘塵世虛心待問若空空周情孔思相流通不趣金玉惟趣竹歲寒之交誠不俗

鄒名卿泛湖道所見之實以慰松石

去年露坐榆陰下南山對面如揖者煑菱瓜果駢肩入作酒釣詩詩思寫今年共泛蓮葉舟水涵山影菱芡收采菱添歌親見之君家樂处誰與侔樂中滋味我能數思雲海月相賓主更看橋横映日紅東西待樊走邨嫗筋頭待蟹供持螯得泥播耕當洛湖蟹來秋熟滿家酒不怕蝦翁索償高題詩寄言松石老如此不愁不壽考世間萬事等微茫攜手從吾看天巧

蠡湖共名卿酌賦此贈之

就船網魚鮮作羹歌童采菱歌送聲臨橋繫舵垂楊裏酒盃不盡主人情主人好客家風古此段風光吾借主題詩未就菱屡來把酒持菱看山樹當時陶朱知此味陶何必載西施去主人共我形已忘更喚陶朱相尔汝

題孫清癡水墨芙容

秋花應水夫容様曰水夫容名乃當唐詠夫容不是蘘宛殺秋風誰敢讓花時忽遇我題画莫道秋

風絲誤註墨花蘸出水晶宮月圓龍起不須桂

愛菜歌

我愛菜我愛菜傲珍羞欺鼎鬵多食也無妨少食也無害古之聖賢都從這裏過所以造得畝境界南山芝也在北山薇也在四皓與夷齊有菜不肯賣寒酸不敢望膏腴自有經天緯地大氣槩士知此味學業成農知此味倉廩盈工知此味技秇精商知此味貨利增但願士夫知此味莫教此色到

蒼生假如我愛菜人愛肉肉多徒負將軍腹家常一盌黃虀粥此生自享清閒福

杏花書屋為葛元兆作

昔人買花仍借地先生買地兼得花胸中春意詎有涯何處艸木稱隣家自從遠祖留丹砂釆芝斸朮餐胡麻近來更得書一卷乾坤掩映明朝霞活人滿世都忘世肯與梅柳爭年華

重游崇真觀

丁巳歲交十六日詩壇醉已三兩番勝游夙志豈忽漫山靈好奇寧憚煩洞中道士憶舊識羽衣鵠立迎高軒竹根露地自成磴攀躋直上無回轅晴光晃竹金翡翠柳芽艸甲銜春恩直從箇裏看生意千紅萬紫何足論禹誰可與語此趣定翁手自提蘭孫道士茗供詑遠望指點三山當海門秀肖老鶴顧我笑茲會良作春游尊歲前見勝涉杭潤不道戶庭名勝存重尋舊卷讀新句以歲為代傳

仍昆

題二喬觀書圖

漢家三媪呂王鄧炎燼促滅豈施妲不意江南落二姝宜助英雄噓復發閒渠赤壁何風吹夜深雙把周南詩回頭社稷支三足覆掌山河屬兩姨爭知亦有雲長老四百春秋昏復曉自古嬌姿勝鍊腸一樣讀書成濟倒

贈星士有引

蒙推賎造深愧惶惶奈困中人久羈拜煩欽欽
信筆命章爲左右券我不富貴持左券以責先
生之負我富貴而改節先生亦得以責右券以
責我之負先生也是雖墨戲決意獨存

常山道人挾青囊遠來訪我谷水傍口如懸河瀉
不竭胸羅二十八宿生輝光元數一十二萬餘天
度三百六十強盛衰否泰幾變更歷歷在眼不得
差毫芒從容談及我生辰謂我東海之琳琅譬如

萬億獨如百鍊鋼度量煇煌范文正富貴殊絶郎
汾陽文章不讓韓昌黎氣槩依稀文天祥有福狀
元奇男子太平宰相真棟梁來科丙午命入巳鹽
車騏驥歸康莊一日千里無坎坷風飛雷厲飛騰
驤我聞低微不敢售平交面識知何詳下和知璞
玉雷煥知干將天生異物須人識人才況復覩與
亡煩君再算百萬億蒼生何年當問昇平福願使
皇明終業如虞唐

贈朱葵石

葵可忠而赤石可堅以古我求彼人斯懿哉誰足
數朱生生長詩書家達觀名理良不苦爲情葵石
顏我軒心靜窗開雲衟塢上林四月花鬪香萬紫
千紅戍緑夥赫赫葵花照眼明那數五月榴花朵
咸陽三泰烈炬橫一壁千尋向兎蠱嵬嵬石岩勢
欲飛疑似金龍抱玉卵人生進退亦艱哉進爲忠
臣退自努藍橋虹闕世應稀流水高山路無阻取

心試向日中看氷骨鎔成誰爟火

送毛太史維之歸省

錢塘化雨濃於春桃紅李白迷江津節縮餘澤歸
海濱芝蘭玉樹齊蓁蓁一枝傑秀希世珍首眥計
吏充廷陳琛琳珊瑚不足倫　聖王把玩展笑頻
被之組綬薦錦茵特留玉署華絲綸上林涵濡恩
露勻三年喬幹擢三辰録功直欲尋其因清御重
錫歸老身北堂萱堂一色新恩深頓本良苦辛凌

風望海蝨紫宸殷勤更給壽酒緡跡蓬閣上附天
真陸離焜耀羅八荀海鷗野雀鷩鳳麟朔桃未熟
培莊椿泰山終古同嶙峋我生未及趨清塵陰分
馥襲叨芳隣高歌短曲參韶鈞鹿車他日來香輪
不慙闒作陶家賓賀封拜壽還千巡

送王君之秀水教諭分韻得情字

江上芙蕖照錦明爭看仕路是歸程少年文采驚
前輩老去風流淑後生佳譽幾從春雨得好詩時

向菊田賡雌黄不逐官高下清白能爲世重輕未
羨戚園親抗禮自多詞苑徧甍英門高華閥秉天
起坐有冰壺映水清瓊舊更添新官況地連真樞
故鄉情分篤足繼蘇湖軌考業仍傳月旦評越樹
吳雲皆我料膺册孔鐸屬君行何年放棹湖南北
桑梓陰中聽頌聲

少司空談先生哀輓一章有引

少司空談先生七十餘無疾而化厥子田哀之
甚予以我子婦婿過之朝夕聽哭奠聲不自安
仰追其所舊述及少年所得之先輩者作哀輓
一章哭之

英皇御宇羅俊英特過奇發俱馳聲數貽豐芑到
憲廟綿綿則李王銓衡王公笑比黃河清我公獨
爾事與成繼之者崔延到尹一脈相業襄承平奔
走道德公獨宜兩尹京兆冗務知舉端尋緒如理
絲至今立則垂所司司空冊陟樞群望財賦手握

內帑仰頓教國足民不厭當寧自有鈞衡想天不
佑賢無全人側目鵰鷂立　紫宸逐黨拔本肆所
懷遂令王佐開海濱范蠡湖風方覺輕故智未忘
鳥乎情養魚種樹廣栽秋醉倒華堂祝太平教兒
瑩族霑餘施直欲一方無所爭心事未究敢怨天
一覓郎有餘地兒郎鴻漸征九重亟十芳蠋憂
冲冲承顏養志人不同忽爾辭去天無功天豈無
功地有力不到栽者不培植兒郎襲芘當繼芳天

意方濃人不及吾儕依仰易所從質典問故羞匆匆而今叩門朋壽峰峰冷花獨慘無容我半公壽亦已矣公今化去還從龍

秋次題李誠明扇

絳綃輕籠紫菊花絶勝錦幙牡丹遮秋容自此不知冷隱客從今也覺奢嘗貫旋增文字重悠閒偏向笑顔誇奪魁誰敢爭頭點着紫應看定拜麻不識幾時需植木却令霜後愈成家持螯對菊誠明

子醉倒江邊桃聽蛙

懷雲操贈周汝銘 號懷雲

粤有人兮山之隈何以悅兮雲之堆雲變化兮山攺我心石兮雲灰懷孤雲兮親邈雲或來兮親不我來不我來兮懷釋頎吾子兮與哀

其二

孰不懷兮我懷則雲山以爲蔽兮棘其爲門棘不度雲兮山滋以屯我與之終始兮漁山水以爲交

惠山復竹爐茶

聽松磨松烟看竹煮竹爐雖違植物性巧與造化俱韓稱浮屠多技能此爐水火登上乘含人鑒賞太守復傳謡乃爲他人禹憶我游不記遭醉醲恐受茶爐喫今朝清風得一吸顧向轆轤供曉汲緬前賢欲廢煎

明日歌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萬事成蹉

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明日無窮老將至朝昏滾滾水東流今古悠悠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及第後口占

婆娑桂樹五千尺廣寒宮中遮月色八月秋清桂吐花天香散亂神仙澤西湖老叟烏角巾帯歌伐桂五千春我有開山新鉞斧手持直上淸虛圃一斫折桂柯二斫入婆娑三斫月中桂樹倒四海不

覺青雲多太陰之君要我見文章直奏通明殿玉
皇親賜天樵珉天府留我十日燕明朝燕罷踏層
雲思量未有斧隨身袖中帶得一枝桂方知天下
第一人七十老人潘隆洋感景泉口授

後學曹遵何寧甫
陸慎修永叔仝校

錢太史崔灘稾卷之二　　城南沈思及之輯梓

華亭錢福與謙著

七言近體詩

恩榮賜燕

一元中運啟　皇明舊讀勳華此日行鹵簿駕前
方搢笏鴻臚殿上忽傳名織遮黃榜天開曉樂遂
鳴稍地震聲步踵春卿身戰慄鵷班聽賀得豪英

其二

紫禁烟花正耐春喜遭文運與時新跪親北闕攄
衷悃制問西銘識至仁許國以身真盡命感恩鑄
腑豈書紳一朝元老皆伊傅笑捧芻蕘獻　玉宸

弘治丁巳恭遇

萬壽聖節卧疾粱谿王天恩齋適周君睿至
凉雨瀟瀟秋滿庭向來心事一時并十年故友來
千里一脉斯文話五更空感珮環勞特賜不隨
仙仗祝長生微軀此外無餘事臥看明良咏太平

檇山懷古三首

雙雀不鳴山更幽中原擾擾獨西游天涯羈旅渾如夢時事輸贏未足謀豪杰可憐無寸補文章公論有人收山中留得煙霞在艸樹年年春復秋

其二

兄弟才華名蓋世到今猶自説雲間洛陽往事龍俱左吳下曾傳犬獨還游客雅懷聊短什舊家長物獨青山霜風樹樹飛黄葉洒霧籠沙白石閒

其三

士衡去後家山在秀列雲間亦壯哉邨有平原名不改宅無華表雀飛回風聲淅瀝寒欺竹春色相將煖映梅會訪遺踪何處覓晚煙衰艸共徘徊

西湖懷古五章

白樂天

武林名勝此開先再拜荒祠一惘然詩裏滑稽方朔後酒邊閒適阮咸前青衫不爲江州濕白髪猶參玉老筵六井寒泉通竹閣至今湖柳映湖烟

林和靖

喚起梅魂雀夢回先生踏月雪中來不書封禪驕時宰頓遣漁樵壓上台天子寵須和靖號野翁呼上子陵臺香山居士還多事供佛于今看冷灰

范文正

范老先憂四海知如何荒歲日游嬉湖山景物能宣鬱土木廑勞可濟饑志大由來驚俗眼心公端

自避時譏紛紛歷額憂貧者斗粟誰償二月絲

蘇東坡

誰云造物特鴻罷妒殺完名直欲降此老生來持勁節洪鐘隨處噎微撞于今精彩蟠其領當日詞源瀉蜀江怕讀潮州韓廟記後來誰有筆如杠

岳武穆

當年許國已忘身敢乞枯骸尚幾春歸奴九重心亦幸生憐二廟恨誰伸檜應讐主非讐我人不怨

胡空怨秦再拜南枝斜日裏剛腸舞劍有沾巾

西湖即景五章

湖中

詩到西湖敢擅場蘇翁白老恐尋常九天翠黛開金影萬朵芙容落鏡光點綴丹青漁艇亂安排法象化工怔誰將容易看西子縱有蛾眉不解裝

陳長史莊上

纔將春色報西湖何處江山更入圖百二樓臺烟

雨合八千甲子皞熙無雪梅封老更新蕊冰梗儲陳始樣蕪巖宕水晶初霽日看花雙眼半糢糊

瑪瑙寺道上

閣雨輕陰山益奇山靈不怪我來遲斷厓雲脚能連續曲磴湖光自委蛇窅主東南眞畫美煙花宇宙又撩詩索檢笑罷方成句入景相逢定有時

贈瑪瑙寺寶華和尚

寶藏如來忽雨花名山不着野草遮金蓮捧足當湖面瑪瑙支空鎮海厓漫說坡翁留玉帶可聞六祖付袈裟揮毫不盡珊瑚彩南北峰頭喚晚霞

江學士二弟請游石屋

蒼松夾道擁旌幢逸興從教到此降雪竹折枝猶自茁雲厓成屋更誰扛眼前山色收歸句意外風光從入窗名勝更饒珠玉滿盡看雙璧主入江

游吳山

幾年不作吳山夢一宿吳山夢不成幽境與人緣

底好浮生處世若多情魂隨碧落烟雲景眼共翠微霜月明從此洗心無個事自聞逋雀有餘聲

游君山題大觀亭限韻

水勢乘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纔歸敘許大乾坤此[illegible]胸次決開三極朗月光搖宕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

游焦山

一宿僧房萬慮空恍然身世有無中烟籠北固城

頭火潮擁金山寺裏鐘吳地起頭驚突兀楚江拖尾入鴻濛古今代謝詩篇在不用臨岐嘆轉蓬

春游三首

海鄉風物送歸程一段春游画不成山色有無分遠近領雲濃淡識陰晴靑涵島嶼鯨波立綠暗松杉鳥道横頻采柔芳寄相憶好花開遍不知名

其二

二月驅車出　帝京柳條直與翠烟平馬蹄早踏

香泥軟驛路遥看野火明山色似憐靑鬢改劍光猶帶曉星横到家正及寧親候春酒還堪効子情

其三

前谿水漲岸初平舟子停橈待渡迎風急杏花紅雨亂春歸岸艸綠茵成天涯喜見農桑早客裏驚聞塞雁鳴去住怔怔愁歲改酒兵無力破愁城

春游觀海

春游毋詫詩中画詩画于今兩欲休目力有窮雲不斷山形無倚地應浮漆園鵬運聊資諳蓬島田成軌與籌翻笑少陵空性癖秖教花鳥莫生愁

游山二首

一望江山萬里新遨游無地不香塵但知遺興追陪酒不計韶華九十春深矣朝堂難着我悠然天地可容身狂蜂亂蝶相依舞也識璚林頂上人

其二

四嶺乾坤眼界新馬蹄隨處踏香塵沽些酒去追

陪興做首詩來報答春折得一枝花在手惹教數箇蝶隨身興來既醉歸[illegible]晚却被青山冷笑人

登金山四首

飛甍壓霧刬外灰分明幻出好樓臺鰲應有足流還峙蜃亦何心結不開萬里奔流須着此十年淸夢是重來石頭城下真州路幾見寒潮宋莫回

其二

幽亭傑搆萬巒巔北固[illegible][illegible]思宛然極目依稀人

到海舉頭尺五水連天新洲成邑分形勢舊郭侵山漏市煙解得江湖即廊廟何須跨寉更腰纏

其三

世外論交恰此逢隔江飛渡徧高峰烟籠鉄瓮城頭樹潮雜金山寺裏鐘海底有霧增勝槩人間何地着疎慵因尋山姓因山舊萬丈深潭合臥龍

其四

一丘蹲水如環抱名勝全吳指顧中突兀亂峰天

勢盡迷茫震澤地圖窮梵宮繚繞流泉入林麓周遭曲徑逼留得西施遺跡在東風才到萬家紅

游金山偶題十首 有序

金山[illegible]在楊子江心正對鎮江鉄瓮城傍有龍井上有古寺中冷泉妙高臺誠天下之奇勝也舊爲佛印棲禪之處蘇學士王太史嘗與游焉覽江山之秀慕昔賢之風佳興頓生遂成十律住僧機凱南清淵文海及其徒侶皆好客能詩有祖風求題其處因挽筆

四海波濤通巨浸幾重樓閣倚孤山聽經白雀迎風舞入鉢蒼龍帶雨還尺地寸天超物外十洲三島在人間浮雲隔斷紅塵路長與禪僧相對閒

其二

一室雲間半虛白數峰江上盡涵青舟從翡翠屏邊過人在丹青畫裏行泉谷笑談西谷應下方風雨上方晴尋芝野寉歸來晚松頂長鳴三四聲

其三

數重樓桄層層石四壁窗開面面風忽見鳥飛平地上始驚身在半空中插雲金碧虹千丈倚漢嶒嶸玉一峰想得高秋涼月夜分明人世認珠宮

其四

寉背欲氷仙袂冷露凉如雨鳳笙寒兩邊城郭參差見一帶江山表裏看明月邀光涵巨浸紫雲拖影落虛壇仰觀俯察添清思長嘯一聲天地寬

其五

湘簾捲日清輝滿水閣臨風爽氣生下界欲從塵外斷上方身在鏡中行雲封洞口禪心定露滴松梢雀夢清幾度幽人歸去晚滿船空載月華明

其六

涼露氣侵波面白朝陽光射領頭紅西方境界無人到東海蓬萊有路通帆去帆來人物老潮生潮落古今同登高一望鄉關近家在五湖烟水東

其七

霧渟浪息黿鼉出古殿風微鳥雀喧江月轉空為白晝領雲分暝與黃昏塔懸燈影穿霄漢潮帶鐘聲過海門佛印蘇黃游賞處至今猶有石碑存

其八

江波浩渺揺空碧樓閣參差倚夕陽一洞烟雲春宋宋滿天星斗夜蒼蒼禪窗有雨棊聲細香印無風篆字長幾向月明吹紫竹不知松露濕衣裳

其九

翠鳥避人穿石罅白鷗尋食倚船邊烟波浩浩蒼江闊雲樹森森紫殿連滿院落花無過蝶五更殘月有啼鵑上人留我烹仙茗新汲中泠第一泉

其十

心情既已超凡俗夢幻何嘗有定蹤雲去雲來誰是伴花開花落總成空方甎詞客非霧運深喜禪師是遠公珍重二三賢弟子好傳衣鉢振家風

與門生徐若容輩同登綺山

画舫乘春欲老時偶逢山色故撩詩亟穿謝屐尋幽徑苦礙秦松作附枝何處樵歌飛越調怪來南鳥起吳思祥雲麗日攜童稚彷彿當年浴魯沂

維揚道中

雌霓垂頭欲飲缸雨餘殘照落蓬窗碧檣翠竹開新徑白雀青鸞繞故[illegible]社月來疎影見高郵風下浪聲撞維揚京[illegible]路千古乾坤屬此江

登栖霞山瞻憩醉模一首是日同登者吾鄉翰林侍讀顧東江司勳楊定夫大理少卿董中岡三先生也

蒼厓懸泉鮮旛幢飛雪漫漫洒石缸烟鎖樓臺迷古道路回[illegible]繞長江千年鍾阜黃龍蟄萬壘波濤綠帶楊奇語多才司馬客滿風高節久心降

同年兄中岡董先生登盧龍山

龍山暫憩北窗涼君已衣黃我馬黃遠岫笑迎青

嶂沓近軒瞻望白雲長野花承露新栽發舟樹經霜落葉荒自笑詞臣辭禁苑崔飄日醉臥斜陽

游崇真觀

拍拍春風浩浩歌好懷偏向勝游多直登絕頂知高幾遙指群山問姓何先輩風流應復起古碑湮滅欲重磨漫將[illegible]櫺能看[illegible]少傍人看下坡

游壽安寺

冒雨游春興自濃青雲杖屐[illegible]登龍山名底事還笑姓山鍾冑古迹于今只兩松竹筍出墻穿薜荔花滿眼失芙蓉虛堂燒燭非緣酒特地敲詩到曉鍾

游松隱寺

漫從漁父捕魚兒恰稱秋風正美時宵閣愁傾連夜雨紗籠忻見舊房詩好恭屈曲尋僧遍得句徘回進酒遲字學未深詩未穩從前還恐虎頭痴

寺之東南曰顧亭林者先哲野王故居故詩及之

游野翁莊

鑿石潛通第二泉松陰斜隱崔翩翩主人住處皆名野遠客來時即是仙山木擁奇千歲後酒盃還憶兩年前雨苔燈滑不留跡猶恐時人識姓錢

題聽月樓

聽月樓高接太清[illegible]聽月最分明擬天咿啞氷輪響搗藥丁冬玉杵鳴[illegible]泰風寒聲細細斧裁丹桂韻丁丁忽然一陣天風起吹落嫦娥笑語聲

汎蠡湖題贈鄧思雲

菱芡湖邊蘆荻秋相逢何客可同游思雲與咏秋雲外載月清風赤壁遊夾岸垂楊覊不老過橋落日水同流何妨急與歌聲發正趁詩成進酒籌

燕蠡溪艸堂留題

醉翁林上醉翁醒不用歐翁別建亭日落已教魂漠漠燈來偏愛話惺惺興餘還是中秋月心在誰非拱極星如此光陰如此會何須他地覓丹青

舟次嘉禾陸宣公祠下有懷王天恩

花樣元來不合時偶然貨出世稱奇斯文重寄須賢輩滿席專門豈我尸麗澤極知三益好松楸忽動百年思夜來有酒無從酹滴向唐家學士祠

寓蘇王槐庭樓與楊儀部讀鋏厓先生所書吾鄉先達表海叟作有感和以見志云

老鋏去後松無儒文章百年當復蘇虬龍十圍已中度雪谷歷代方成林後塵我至騏驥[illegible]止

寶驪龍珠弭將徙足闖門戶一發幾躓誰能扶

江陰徐氏居易堂

馮塘塘上照冰壺一朶芙容浸碧河明月晶熒行處有浮雲縹緲坐來無庭培萱艸滋春露門繫仙舟當馬足居易堂前一盃酒再相逢處憶金吾

西樓爲江西傅郎中題

揀得銀河影不流傅家西畔壓南州捲簾紅日上山曉入坐清風四序秋奎宿煇煌憐對榻霧光突

兀憶重修涯翁絕唱過崔顥安得濡毫記竹樓

其二

何處危樓入品題詩魂先到大江西落霞孤鶩當年見碧水丹山此日躋東閣對觀懷月榭南曹左顧夢雲梯無因跨雀乘風起八極周看孰與齊

讀卷詩次西涯韻

高皇庚戌初求士　聖主龍飛此選才際會風雲真大慶數遺豐芑已先開丹衷俯瀝慚膚學玉殿

高宣䟽上台何以報恩懷陸贄誓將不負酹酒盃

送賴主政伯啟 有序

吾同年進士閩中賴君伯啟學行超卓自初第會後越十年始以戶部主事來算舟于滸墅關予隣封也過而見之留二日議論當世事皆卓有定見別去幾約再會而屬其守杜門戒不克如願伯啟又將竣事還 朝懋建勲業則既與其異趣恐繼此不復有如前日之會也詩以寄

之

南宮分得杏花春軒冕馳帰照七閩此日耀河鷩事徃連宵詩酒見情真擢當通處偏多惠料在幾先合有神我止杜門君進闕蘆花霜月自江濱

新蔡張孝子送其子別駕君入吾郡而還詩以送之

尭天化日滿庭除海角忻來長者車錫類正看迎養日移忠端訓入官初棠梨春煖新衙第烏鳥情深舊墓廬遥指九山稱壽處褒書應復照旌書

送楊士安

玉帶堂前紉錦衣滿船行色媚春暉群公拜闕歌天保之子臨風賦式微當路勤勞邊壘重故交契闊世情違多年不見長安道意得家書侍子帰

送宋以忠會試

懊惱秋風大望春春闈如子幾何人一雙青眼看來久兩地丹心更此真及第秪從驚俗眼到頭方

許是良臣玉堂天上從回首話別分離舊事新

送王寉坡會試

老寉年年海外飛忽聞鳴鳳御思帰 聖朝大典須椽筆絕俗英標豈布衣天玉成時非意及人求合處可心違明年此日知何在皇閣前頭賦紫薇

送劉郡矦永楊梅

凌人應節鬱沖沖老圃藏珍技更工虛說蕪槊能御暑肯試餐絳雪欲乘風木晶屏外珊瑚樹碧玉盃

中琥珀紅色味香全加冷淡正宜賤子獻明公

楊梅

怪底吳人嬾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斛蒲
萄釀南粤千頭荔子漿客着些些酸醒酒困了無點
滓汗詩腸渠家妃子當年見添得紅塵一倍忙

紅梅壽何二守

杏園當日着金鞭管領春風最少年鍊幹官于江
上老朱顏偏向雪中妍羨調鼎相還輸帝根染花

神別有仙更着纍纍珠玉綴巡檐一笑酒如泉

賞薝蔔花

素蘤花瘦弱條垂薝蔔香中把酒卮皓月滿天看
不見清風隔坐遞相知一逢便說三生話十日空
勞百歲思留得中心堪獻帝赭黃袍下更呈詞

荅何大夫

脫卻儒冠學作農把書欹枕五更鐘不勞客到題
凡鳥自信誰當識臥龍天地有期修斷簡江湖無
復嘆飄蓬八千歲上尋知巳混沌時來說化工

荅謝方石送遜志齋集

天地巳經 皇祖造綱常須用若人扶道從闕里
心先到文出龍門思更殊終古有人朋汲家後來
無地莫生芻翰林風節依然在重向天台識範模

即景

莫道家居幾出家餘生還寄在桑麻山莊水舍郵
邨酒道院僧房處處茶無病篋囊嘗藥餌及時買

地且栽花一從解卻朝簪後閒苑蓬萊度歲華

寫懷

小住人間學大痴學痴心事許誰知種魚未了移
山屐放宦還閒賭墅棊綾錦堆邊方罷酒胭脂坡
上又尋詩風光如此八千歲巳往將來未可期

寒夜感懷

拔劍林頭碎玉釿淒風苦雨共寒燈蘇須紙上尋
先覺敢向君前訴不平豈有鵜人萌叔子可無路

海彘連生乘桴欲便滄江去鸚鵡洲邊哭禰衡

幽居次韻

日轉西崦影半簾呼童移席近風檐閒情且共山翁笑醒眼偏勞醉客嫌莫嘆宦情多淡薄備嘗世味有酸鹹獨憐吳下生來晚憂樂關心仰仲淹

寄徐若容繫獄

零雨凄凄午夜風故人囘首棘墻東鄒陽吹律空多術遷史成編卻有功心碎玉盃終是白淚流華燭漸消紅禰衡不必悲鸚鵡詰旦雲開日又中

莫春偶成

憶拂楊枝衣滿華隔谿飛燕受風斜每逢好景撩佳句最惜春光到[illegible]家何處六么翻楚調誰當百丈汎[illegible]艭近方力疾不能醉靜展黃庭自煮茶

留春

為愛春光着意濃留春小景一壺中歌聲不放鶯聲歇酒面常陪花面紅[illegible]下[illegible]落日柳拖金

線繫東風人人盡道春歸去疑是桃源有路通

春雪

東風何事冷如冬春雪釀成舞碧空梨花樹上白加白桃杏枝頭紅不紅鶯恨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尋營江山傾刻銀妝就路阻行人道不通

贈沈子瞻昆第 名霦

二十年來坐竹深月華頊碎滿堦金鏘能雷蟄見一角威鳳雲翔諧八音袞鉞定收前古論文章端繫後人心尚懷累世通家好白玉池邊寄短吟

贈曹定庵先生

理欲心平覺日肥卻將雌伏賽雄飛幾經世路嘗甘苦一點丹心公是非元夕燈筵聊厠我早春造化或藏機璇翁漫說禪房好如此清談古亦稀

贈曹餐菊次韻

閒人不用說偷閒令節獨憐詩思慳歡看玉季春偏早禁弛金吾門不關好句漫從今日得華燈應

惜去年殘便指雙眼賞花去直到菊開重破顔

贈曹西園

曹氏門墻第二游天開名勝為人謀九山秀色等閒得無限風光一轂收此會更當專世講阿兄況復最文流西園梅蕊今開幾頭借清風當酒籌

曹氏西園

太平老去亦逢時石壘為山地鑿池低回離壁容雲度屈曲林坳許鳥知二陸東西原並舍三荊榮發故園枝不勞畦灌饒河潤鎮日關門獨詠詩

贈曹若孚

長安夾道杏花紅曾逐春光上酒容盧第久應漸我先曹傳誰不讓君工好筵正是從兄地豪飲如何弃祖風更歷爾遺燈火夜慶成燕裏又為叢

曹若孚嬾雲亭看花晚歸

嬾雲亭上風光好開滿飛花到杏花井有甘泉滋土脈幽無閒地長蓬芽流觴艸坐成真趣乘味盤

蔬謝假肴小吏似憐看不盡馬前歸擔荷蒸霞

贈且且居士董沖澹

造物無形莫有聲許誰識得大分明且將歲月為吾事聊復亭臺寄此生山捲浮雲渾脫跡席爭野老已忘情不如意處得如意話向尊前滿坐傾

采芝贈唐民望

試采雲英入手頻自乘霧氣偶然生傍嵒緣石深深見耀日傾霞冉冉明服食有方人祕久栽培無術樹難成相看惟有梅花舊青實垂垂可和羹

贈南野

北溟鯤受雪威凍南野艸含春意歸灞蹇背馱詩句古江梅香逐酒盃飛有懷試擊鋏拄杖無事嘗關白板扉來日漫郊踏紅紫問誰先識荅應稀

宜晚 徐國器之別號

終日閑門常謝客偶然晚出對青山烟光凝紫鬟增綠月色破陰花轉嫩歸來就榻夢亦到散步拾

詩神與還世有仲尼天不夜邨雞聲起破群頑

江湖勝覧贈星士

萍梗飄飄日復年吉凶隨口是先天雞鳴風雨非
吾晦碩果光陰驗汝占范蠡舟輕行處好君平術
在老來便廟廊夢醒靑山滿欲向蓬萊問列仙

士林嘉會贈濮惟淸

拒客稱觴已十年至今猶誦蓼莪篇不因慶壽登
高壽也爲人賢得衆賢爛目詩章天地久寸心孝

友日星懸過茲已往非吾事耳順前頭更勉旃

贈朱廷木入泮

夫子門墻夐排天衣冠禮樂爛雲烟靑衿鼓篋游
歌地紫綬弾冠仕進年曲學已非生也直負才終
是性之偏爲山鑿井昭昭訓冇讓他人步向前

書定庵詩贈新進士予時在坐拾筆和之

嶄然頭角見稜層地選廷䇿正此乘好飈兩嫌當
屬鏡是非寸枉必歸繩宣公經濟高風在尼父宮

墻舊貫仍我厭蓬瀛今讓子霜蹄誰敢據先登

贈月溪羽士

未朝天子且朝天鶴骨從來稱列仙擊磬每思鈞
樂奏賜袍猶惹御爐烟衷誠轉覺心無作蹈舞方
知足尚便不爲僊僊嗟老手月溪相送佛前錢

題杏園張公輓詩冊

杏老園空近百年鄉邦猶自寳遺編讀詩堪恨余
生晚濟世應無人在先　宣廟太平諸老盡淞江

餘澤裔孫賢典型無地追前哲搔首西風思惘然

醉鄉侯贈張西洲

故園貴宦都零落恰有張侯出醉鄉中到聖人天
祿富封歸歡伯士茅香平洗磊塊傾城府淨洗肝
脾吞帝王幾向詩場破勍敵滿前鼓吹助張皇

贈李明府

一麾出守振華亭藉藉蜚聲播兩京正慰下民瞻
父母尤妨上國補公卿靑龍江遠澄心白白屋潭

深徹底清　聖主殷勤崇要政御屏高處録芳名

壽高都閫

八尺昂藏拄半天直從海角跨淮堧桑弧已試男兒志斗印新歸節鎮權龍虎陣高凌屬氣絃歌聲沸息狼烟當筵未度長生曲又聽胡笳奏凱旋

壽郯朝鑑六十　別號心月

我心何似挂秋月心月無疵共一天六十老來還是少百千缺後只如圓桂蘭盡道一枝足源委從

雀湖豪卷二　天　沈氏梅居

知遠派傳最是門楣善稱壽不登堂陛定知賢〻

題味泉卷

九龍山下託高吟第二泉流味更深一勺于今清沁骨半生從此得知音欒爐烟煖應衝雀月榭風來恍鼓琴陶雪酤闘俱已矣洗心冝受點塵侵

秋泉

我愛秋山兼愛泉每逢秋水放吟船忽臨海月談心事似覺秋泉在眼前地下定應清徹底石邊或

許笑成緑得其似者吾猶喜若見先生骨已仙

秋江

萬籟無聲玉宇清汪洋千里鏡光平纖雲不起波濤息片月方收眼界明潮汐往來如有約性天恬淡獨忘情紛紛馬足車塵客誰解滄浪可濯纓

蘭庭

楚畹移來一種芳清風香雨洗高堂主人氣味渾相似坐客形神兩欲忘屈佩餘馨猶馥郁孔琴遺

雀雅豪卷二　毛　沈氏梅居

響互悠揚更看玉樹森階緑纔覺天生世澤長

竹泉

決決流泉浸竹青高人偏此着幽亭九天雲霧留餘潤一派笙簧戛冷漫道石鍾輝宇宙且看玉樹繞家庭胡牀移得尋常到纔濯清風醉眼醒

飲白司寇池亭

結得浮亭似濮東月光星彩四檐同有天棐棟鰲爲極無地傳詩鯉作筒荷葉造闌擎翡翠竹聲膚

岸度玲瓏江湖廊廟皆心事　昭代穿渠有釣台

飲蓮花盃 采花盛開者去青房置盃其中清香撲鼻洵韻無比

粉瓣輕盈載玉甌一枝入手十分秋江鄉風月饒斟酌尊俎歡娛屬勸酬艸率矜明成勝會清平時節共悠揚槿花籬落茅茨下歲歲來償此未休

賞花慶壽

賞花慶壽燕華堂壽正耆今花正芳笑把花枝簪壽伯且將壽酒酹花王花逢壽日顏偏麗壽遇花

時老益康歲歲酹翁花壽酒花無零落壽無疆

三月十九日覩會試錄得舍弟下第信

人情歲月競奔流隱尹難為決去留境到身經偏觸目事關心處不勝愁遙憐舍弟如中酒忍對當親空白頭春色有癡吾未定楊花滿地一登樓

芒種日日當蝕而雨

賦得明公喜雨亭野風空闊少人聽及時盡道酹農望掩蝕誰知護　帝霸天運正防乾遇蝕民占

又見月從星靑山綠水一盃酒醉臥簑衣不用醒

田莊口號

弗須方外弗須官自是求安便得安禾黍錦堆天子祿菜花金照地仙丹諸妻新酒盈缸釀任子殘書滿案攤茅屋一間頭不礙坐來偏覺許多寬

晏起

舊時嬾散轉從容睡覺牀頭日正紅帝遣宦歸先作老天教孫促早成公江湖廊廟心猶壯魚躍鳶

飛道自充官府清明　君主聖竹爐茶竈對羲農

和答林見素二首

宮牆千仞幾多門道在從知地位尊斬馬劍閒邪復請擊蛇笏舊政須論老當益壯方全節去復重來是荷恩久閣春秋空歲月得公佳句破迂邨

其二

先物機關幾許深雲邊白馬望中沉匆忙歲月真何物寥落乾坤只此心司馬從來知宋治許由肥

遯避兗尋神交 忝信王猷達雪夜初期在去聲

元兒韜髮有感

烏帽新籠髮滿頭髮從韜束旋拘收恩深摩頂悲
先祖喜在呼名憶李侯元得名授之西涯公時予初第曰志喜也餘澤
尚堪培玉樹非材無用破烔樓于今盡去嬰兒態
勤種勤耘冀有秋

竹爐新詠

盛氏莊頭陸羽泉王郎爐樣盛郎煎巧將水火歸

籃底妙簇雲烟皁竹前波向清湘嗤拙用吟成寒
夜伴醒眠更看陽羨山中雖奇事應誰有十全

閒報

載酒吹笙日促裝閒閒心地爲誰忙臨期實下思
親淚中路欣聞放我狂擕得五車猶足老本無三
徑不愁荒丁男稍壯能供賦便買犁鉏歸種秧

寄彭兗守

家學源源此正深孔林方遂宿年心登封久喜無

車轍教從重聞有鐸音滿地陽春燒杏燄半生勳
業付棠陰清朝此日當遴選用到先生四海歆

慰衰爲江陰徐國器

羨君先我脫塵纓眷寂昂霄獨繫情玉樹滿階心
不厭錦囊未竟賦將成極知老鳳應多瑞毋見慈
烏怕有聲康節由天容汝否特拈數學慰平生

輓汀州守李素庵

丱角曾聞長老名通家再世荷深情壽榮會講黃

泉樂俊傑科同白日明何地東勿堪致奠登堂歆
血感初盟紫薇閣下公家地更擬賢郎爲啟扃
不及改績而又交情也微顯闡幽或一道云

輓雲岫

大開衫袖欲携山領袖群山正此間幾度白衣膚
寸起一施霖雨寂寥還前追培植亡猶在遙憶雲
仍死不關飛共賢郎登望處不堪雲影照蒼顏

愍節婦

慨殺人間薄丈夫性天無二此孀姑名從定分心
究死義豈論恩誓不汙千古綱常　明主植一方
風教我家扶沈錦門戟嗟莊懿清白家聲足重矣

貞節婦郁氏

年少何堪寡守砧持身不娩柏舟吟金刀曾剪延
賓髮書卷長存教子心銘裏孤鸞無對影琴中別
鶴有哀音佇看旌表門閭後同被　天階寵渥深

及第

十載寒窗咏六經一朝金榜占魁名龍墀大對三
千字鵬海高搏九萬程銀帶賜從天府出玉驄騎
向御街行英雄三日隨吾後好把忠良答　聖明

下第

壯心未遂且埋頭學不成名誓不休有信買生終
太傅安知李廣不封侯先陞有限須堪惜理義無
窮自可拨待得明年桃浪煖乾坤一洗舊時愁

登山口占

人道登山多險危我來全不費心機團團紅日隨
身轉靄靄青雲足下飛虎豹豺狼俱避跡山林草
木盡增輝布衣行樂尚如此何況他年着錦衣

漁樵問答

漁樵問答綠楊邊各自生涯各自便兩斧斫開雲
裏路一竿撐破水中天釣些些魚去沽些些酒斫個柴
來賣個錢從此不知身外事只求　君聖與臣賢

警世偈言

逐日挨排了便休明朝何必預先憂死生由命難
期約富貴功名不久留無數豪門成白地幾多勝
景變荒丘此言盡是目前事堪嘆人生不轉頭

無題三首

岩磴稜層脊瀕邊金鞭笑跨如乘船但知眼底小
八極寧識囊空無一錢林下亂鋪黃葉坐石根凉
枕秋雲眠常吟不覺醉歸晚月光如水來青天

其二

刻木牽絲絕似人爲花剪綵斬能新九天蠟炬迎
王母一曲霓裳舞太真檀板敲雲驚雀夢瑶笙吹
月動花神六千三萬須添過趂此年華未有春

其三

自知年少聘豪英仔細思量不老成脂粉兩般迷
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裏桃
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慌忙排倒戲兒棚

石夫人

亭亭不語立江濱萬里無家石作隣雲髩兵不梳千
載髻蛾眉長鎖萬年春霜爲鉛粉雨風傳霞作烟
脂仗日勻莫道眼前無寶鏡一輪明月照夫人

白猫

玉虎無斑画未成粉墻深處不知形一團瑞雪春
常在兩點黄睛夜更明柳絮池塘難見影梨花樹
下只聞聲琉璃牀上藏頭睡一片銀精對水晶

覩美人燒香

窄窄金蓮欵欵擡爲酬天竺一頃香來胼凝緑水波
微動掌合白蓮花未開腰細漫摇春日柳臉勻初
試雪天梅不知禱祝因何事斜拔金釵撥冷灰

美人手

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
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幙倚回雙舞袖緑窗閑
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卻放針

美人足

濯罷蘭湯雪欲飄横擔膝上束鮫綃起來玉笋纖
纖嫩放下金蓮步步嬌蹴罷香風飛彩燕步殘明
月聽瑶簫幾回宿向鴛衾下喚醒郎官去早朝

繡鞋

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一彎嫚玉凌
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廂立
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

婦人揷秧

烏帕籠頭野樣妝倒移蓮步水雲鄉裙飄蝴蝶翻
風急手執蜻蜓點水忙緊束淡烟青一把細分疎
雨綠千行高歌一曲無人和笑殺揚鞭馬上郎

二姬蹴毬

蹴毱當場二月天仙風吹下兩娟娟汗沾粉面花
含露塵撲蛾眉柳帶烟翠袖低垂籠玉筍紅裙斜
拽露金蓮幾回蹋罷嬌無力恨殺長安美少年

風箏

誰家兒子放風箏起得身輕骨又輕落地不聞些二
子響升天便作許多聲糊塗全仗一張紙收放還
憑百尺繩莫道春風常得使看看寒食又清明

佳人染指 或曰謝宗可作刪在紀事后

五言絕句

壽丘閣老先生二首

德門存重望言爲百世師秉樞黃閣地猶道後進
時
髯垂能作賦頭白不拋書能事渾無剩精神尚有
餘

題奕二友陸民望畫

采藥忽逢芝商山動遠思寄言二老奕角里未歸
時

題竹

淇園信有種吳地亦傳根竹根常貯酒吾當常閉
關
種竹不須多種多喧耳目蕭蕭兩二竿清風自然
足

七言絶句

上劉郡侯

我侯心事光明燭偏照逖亾屋幾家士女滿城知
此意篝燈閉戶紡綿花

少年行

蘆芽初長河豚肥吳姬瑲拍金尊飛金陵子弟醉
不知挾彈躍馬穿花歸

咏中秋

清秋華月照長門不照君王輦路痕別院笙歌聒
幽聽一般今夜是黃昏

題沈石田山水

枕上朝雞馬上聽山林誰復臥三徵石田自是今
高士珍重烟霞掃素綾

題画六首

清流汨汨遶溪隈屋在幽林綠樹堆半點塵埃飛
不到好山長日送春來

二

玉樹迎風吹欲欹隔簾唯見影離披摩挲睡眼吳
蘭馥儘教芳胛細嚼詩

三

丹樹青山欵白雲登舟旋已失柴門不知秋思能
愁客且盡清風碧玉尊

四

盡說寒林好挂冠竟無人到此求安紛紛利祿知

多少誰識山中天地寬

五

不嫌野服與黃冠笑傲衡門身自安俯仰有餘無
愧怍年來養得寸心寬

六 六言

春去夏來濃綠山明水淨餘紅載酒問奇有子開
窗玩月惟儂

題滕王閣扇景

落霞孤鶩千年句佩玉鳴鑾一日歡珍重二王呼
不起幾多漁釣老江干

題蕭閒扇

去年訪君人接我今年獨勝君爲主宕口蘆花未
白頭青山誰是千年樹

題扇面釣魚圖贈趙子嚴

滄海茫茫不斷舟我收綸處爾垂鈎釣鰲未足驚
奇事到手相看等似鷗

題石

清時誰肯棄君平高臥偏深木石盟對此蕭閒無
俗事一縷沉水一函經

題竹

蔣家三徑無人到翠尾稜層雨後濃昨夜淇園明
月底半窗搖動玉玲瓏

題鰲頭画

昨夜天公風雨惡麒麟迸斷黃金索六丁六甲無
處尋却在君家現頭角

題羅得良扇景

阿誰截酒問奇字楊子閣門著太玄芙容側出青
天外流玉琮琤珊閣前

自述

黄閣辭歸理釣絲滄江放浪寄情時頻瞻北闕頻
回首衷極唯因　聖主知

漫興寄王天恩二首

已分閑門謝勝游終朝風雨不知愁偶然愛月推
窗坐過眼深陰恨未收

二

一番風雨落梨花只與人間趂歲華他日白雲香
裏過可知此夜在泥沙

己未仲秋重過王天恩文契家有感

再宿高堂思轉深相逢何處賞徽音榆陰桂馥還
如昨誰說青山有古今

過二陸州堂讀沈遼詩有感
建安以後幾能詩文啟華亭自合祠嗟我後公聽
雀者雀鳴人聽也閑時

二

五馬渡江曲午秋江東更舊誰能收老天憐我促
歸去稍放謝王專壯游

潮音庵

誰幻青蓮出淺流相傳大士賣魚洲至今八月潮

聲急多少金鱗不上鉤

詠蓮花

節節玲瓏竅竅通托根原自和泥中此身若不如
椽大安得花開十丈紅

題菊

紅紅白白又黃黃三種移來就一方好似璚林春
燕罷狀元榜眼探花郎

放雀亭

放雀亭前來雀亭自來自放幾時停道人莫寄入
雲去且坐亭中默誦經

愛蒲

九節通靈未足真明窗淨几且怡神但源不斷涓
深澤滿地落花休問春

題竹卷

雨葉晴枝各自奇濃濃淡淡有誰知若要裁材并
筆法首當谷裏問文師

二

吾方得園學栽竹自謂此君吾所獨夜來震雷蟄
龍迸對之如金三萬斛

三

何人種竹兩三竿冷淡稀疏不可看須添三萬六
千頃搖動一天星斗寒

詠月

誰人蹴起玉繡毬挂在東南海角頭半夜起來尋

不見鞍童報道在西樓

答送酒

予卻安知吾酒癖吾今解識予詩痴予來送酒博
詩去酒味詩情無了時

輓黃明夫先生

舉手退登解世緣少微無色殞高天秋風猿隺成
長恨此日牙生已輟絃

送翠岩周羽士

翠岩岩下碧蘿垂宋宋無人掇紫芝誰識仙人騎
隺去　玉皇賜劍出彤墀

二

劍佩鏗鏘　帝里還白雲遥曳落雲間只消一滴
天瓢水萬木熙熙潤九山

送劉文瑞南還

又起濟唐虞自許高才獨守株我亦■諳天
上路馬蹄切勿厭勤劬

廣陵秉與贈妓

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脣可惜一身都
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

晝寢王天澤之堂臨別賦此

愛君兄弟温如玉秋思卻同春夢濃睡起振衣孤
鳳去老懷猶是寄梧桐

予德鄉名卿寓我于其館數月恒賞其蕉石
茲復過見便面而憶之道意

昔曾寓館看蕉石徹夜秋聲入耳深此夕燈前共
尊酒石苔蕉葉抵千金

咏菜

山家滋味有餘芬供我高眠日論文一自與君相
識後迩來名利等浮雲

白頭翁棲桃花

飛禽名號白頭翁占盡桃花一樹紅因甚黃昏將
弾打怪他臨老入花叢

題王孟端竹

舍人高致知竹枝正於簡古方稱奇渭川千畝真饒客烟雲亂疊龍孫迷

登君山

燕罷宫壺與未闌老樵當路杏花殘東風宕樣酒旗軟便飲一盃春轉寬

失題二首

末代紛紛僞亂真乘車戴笠各殊親君憐故舊逍

相訪青眼能爲白髮新

二

衆棄如予自分貧虎頭尤尒致殷勤如君才行堪鳴世況復新知舊託隣

插秧

城府近來通刺絶郊莊新得寫詩多舊時鼓吹都消歇手把青苗口唱歌

咏菊花一百十二首

太師黄

雨露沾濡寵渥深五雲樓閣映黄金任他揺落風霜後蹇蹇還存一片心

相袍紅

九日千重宅裡過舊袍零落已無多花神昨夜勞金剪辦辦分明簇絳羅

狀元紅

白帝宫前第一名白花頭上是豪英夜深折得歸

來後教笑金吾不禁行

狀元黄

繞籬粟玉正攅秋獨向西風奪狀頭紅紫縱妍非正色也須隨我步瀛洲

探花白

露洗鉛華冠衆英如何品作第三名芙蓉亦向秋江老相對西風恨不平

金寳相

妙容燦燦不沾塵想像西方丈六身不藉天工雕
琢力本來面目自然真

玉寶相

仙葩不與衆芳同嗤彼紛紛紫間紅幾度飛來和
露看卻疑太乙現真容

金帶圍

荔枝光照茜羅袍誰東淵明嬾折腰今日此榮天
特賜絕勝官到六卿僚

黃西施

吳宮珠翠不闌心遍體衣裳盡鬱金范蠡功成身
自退恩情不比舊時深

白西施

姿容傾國雪膚寒與越亾吳更不難知是夫差恨
遲見伍員何事獨羞看

蜜褐西施

一入吳宮學道妝綠衣今已換黃裳苧羅山下雖
生長麻苧裙衫色盡忘

紫西施

吳宮花艸久成塵何事西施納此身想得嬋娟舊
時貌紫羅衣色更精神

粉西施

屧廊香徑不堪論內苑無人見淚痕勻得粉容渾
如雪吳王宮殿又黃昏

醉楊妃

侵曉承恩燕未央流霞微透玉肌香侍兒扶起嬌
無力可道君王認海棠

大楊妃

楊家姊妹貌無雙大姊高如小妹妝昨夜月明清
露下粉紅香褪濕羅裳

二色楊妃

輕紅淡白兩相宜正是新承雨露時千古香魂消
不盡誰怜宋莫寄寒枝

白佛子

妙相堂堂不染埃雪山今喜見如來一枝具白都
妝遍嬾作金身化現開

佛坐蓮

花朵如蓮地有霧曹溪分水灌秋莖只愁惡遂來
相見折取霜枝入化城

僧衣褐

莫遣秋容溫露華好留顏色映袈裟如今白社都

零落惟見離頭一種花

回回菊

此花根本產西夷聞道當年漢使移千里風霜都
歷過湘南寒色未能欺

孩兒紅

生長風霜寄小離襁中肌骨未能攜隨他月色寒
如水穩臥花房不夜啼

大八寶

煌煌光照鑾金衣不是腰間帶一圍三到有花能
富貴可知陶令竟思歸

小八寶

花神小妹出花房兩股銀釵八寶妝清氣過人眠
不得夜來離落有微霜

紫綬金章

金門待漏五更寒立馬齊披錦一團花外曉來珂
珮響只疑秋色在長安

紫羅衫

長楊風色報新涼紫色羅衫試短長獨有趙家雙
姊妹娉婷偏勝六宮妝

紅羅衫

新織紅羅趁體裁俏於腥血炫香腮晚涼獨立斜
陽裡不避淵明醉酒來

金毬子

朵朵能全造化工自然圓轉更玲瓏不知背盡功

多少妝裹凉秋富貴中

銀毬子

九日陶家趣儘優繞籬都挂白銀毬明朝有酒還
來賞分付兒童莫便收

金弾子

縱擲王孫競出游雕鞍駿馬紫茸裘金丸拋落疎
籬下買斷西風九月秋

十樣毬

五柳先生燕不休傲霜枝上挂香毬相看直待秋
光盡莫爲西風便捲收

水晶毬

拾得龍宮照海犀雪光瑩潔水寒時高縣欲向通
明殿莫使三郎醉裏知

大金毬

色比黃金大似毬十分巧奪十分秋小園任與人
游賞不許輕攀插滿頭

紫粉毬

老眼驚看絶品花團團搖動晚風斜只疑閨女晨
妝罷殘粉輕拋濕紫霞

黃粉毬

似將鉛蠟製爲毬不滚香羅襪半鈎勿謂渾無用
活處儘陪詩酒送殘秋

赤英毬

花簇猩紅滚作團數枝低傍玉闌干秋風紅紫知

多少莫作尋常一樣看

象牙毬

花朶團團帶露華不勞雕琢自然嘉東籬細細從
頭看顔色渾如象口牙

白粉毬

素香撩亂撲金尊欲轉尤還護粉痕幾度玉人臨
水析恰如織手弄冰輪

紫繡毬

花朵渾如紫繝毬西風嬲弄幾番秋任他宮女心
能巧多少工夫到此優

大紅毬

花容嫵媚獨娛人映日光華並色新縱使陶潛無
酒飲悠然相對也忘貧

二色芙容

彷彿西風並二喬粉紅香色膩絞綃不知誰向秋
江上分與淵明伴寂寥

錦芙容

秋江移得到秋籬碎剪天孫錦一機不與石家誇
步幛尚餘文彩炯晴暉

繡芙容

新竹編籬手自栽芳枝不將蜀江開花神何事能
奇巧暗把金針繡出來

金芙容

百媚冷冷江水頭野人籬落占芳秋西風昨夜吹
爐冶一段工夫藉薜收

玉芙容

一色璠瑶絶點瑕前身原是拒霜花漢宮曾立仙
人掌雲際亭亭捧露華

紅鶴頂

白露瀼瀼曉正濃花如紅鶴頂珠同淵明醉後簪
吟鬢襯臉於花一樣紅

白鶴頂

白似胎禽縞素裳西風吹動舞昂藏獨憐一點丹
砂頂寒戴東籬昨夜霜

粉鶴頂

花如雛雀頂初生別種無如此種清莫道夜深看
不見鉛華微映月華明

黃雀頂

西風籬落看黃花色比樓中雀更嘉想似貂皮隨
手画不曾留頂着丹砂

紫牡丹

栗里陶家勝魏家東籬花事自豪奢西風反得陽
春力不見黄花見紫花

黄牡丹

東風庭院悄無人移得姚家一種春若使遶籬栽
芍藥秋花亦自有君臣

紅牡丹

秋深顏色染胭脂不數姚黄魏紫奇獨對南山成

一醉看花渾似艷陽時

白牡丹

體態嬌妖白雪膚傾城顏色世應無也知元亮能
珍重肯作長安小妓呼

金絞絲

玉露瀼瀼作冶爐花神何事費工夫美人折取簪
雲鬟掩映金釵色不殊

銀絞絲

摹收一夜簇花叢巧製多歸縮結中任與賞花人
折去風流何必更纏紅

紅剪絨

南國佳人擅女工偶來籬下傍秋風無端狀出花
精巧剪碎香絨萬縷紅

紫剪絨

紫英如罽亦非真綽約臨風最可人秦女縱勞機
杼織工夫終不到花神

金鎖口

陶潛老去自多情忍向東籬看落英卻把黄金作
關鍵不容秋色易凋零

銀鎖口

金針抽出象牙筒花口周遭綉白絨看到十分奇
特處女工多不及天工

白茶蘼

自從香夢怯春寒妝點秋容殿晚香又恐一番花

事了玉人和雨倚闌干

白碧桃

武陵花發小春天一種秋香兩様妍天上也知無分到西風吹落短籬邊

大紅荔枝

浥露渾如血染葩十分顏色映晴霞卻疑玉珓曾擲核出此希奇一種花

荔枝紅

東籬彷彿是南閩霜後離離色愈新若使馬嵬都種得香魂千載必疑真

白荔枝

傲霜枝上簇璚莖模様團圞似側生范老未嘗收入譜不知誰品此花名

勝緋桃

花神醉臉暈流霞不數武陵溪上花莫謂春光偏獨好西風依舊有繁華

茹香桃

飽茹淸香不易銷花開顏色似桃夭飲餘我亦成三嗅彷彿沉檀細細燒

紫蘇桃

花瓣如桃色不同西風吹老剩殷紅餐來若有回生力好入神農藥裏中

黃瑞香

春風庭院不爭芳歲晚東籬獨傲霜非是看花心

目巧也應難辨瑞香黃

瑞香紫

籬落霜寒九月秋紫羅衫子翠雲裘瑞香若與同開日合向金風讓一頭

黃薔薇

冷淡秋光勝艷陽宛如宮女額塗黃騷人評品還停筆剛道薔薇無此香

紅菡萏

花似紅蓮多並頭茜羅衣薄更宜秋相看剩有王
弘酒何必西湖十里游

玉蓓蕾

何物堪能並此花白蓮含恐玉無瑕淵明入社移
帰後開向東籬晚更嘉

賽玲瓏

秋菊名同古妓名獨風妝露自娉婷主人拍手高
歌處點首無言若解聽

錦玲瓏

後宮霜信報新秋綵女三千盡裹頭好似天孫機
上錦西風吹落短籬頭

玉樓春

陶令帰來五柳莊秋芳一種勝春芳玉容自得陽
和力不管千林昨夜霜

瑪瑙盤

瑪瑙盤擎琥珀盃東籬日日小筵開花神莫笑空
施設應待王弘送酒來

紫霞觴

若教無酒過重陽不負良辰負此觴豈能渾忘收
拾夫晚來還捧露華涼

赤金盤

誰向花間捧出來光華爭日淨無埃只因昨夜陶
潛醉失卻無瑕白玉盃

西番蓮

西竺何年覓種來托根清淨脫塵埃如今培植東
籬下不與優曇一處開

海棠嬌

分明無力倚闌干只欠三郎着眼看可道仙人肌
骨瘦秋寒猶勝怯春寒

金鳳毛

黃花采采繞東籬彷彿丹山老鳳儀幾度月明飛
不去西風吹得亂離披

賓州紅

種出賓州別樣紅年年籬下占秋風如何香色俱
全備愛殺休官靖節翁

梅花菊

雪朶爲真露未消白於姑射更嬌妖暗香先占秋
籬下不向西湖第六橋

薔薇菊

玉露叢中貯晚芳春風滿架舊時香于今籬下栽

培久向首東山路渺茫

蘸金香

花神標格清無比滿面金星獨逞容莫謂末匀稀
密處蘸時須得露華濃

金水晶

瑩若寒冰燦若金開時籬落正秋晨繁華富貴尋
常事怪得陶潛不動心

黃疊羅

內官剪碎赭袍羅變作秋花藉素□聞說上林許
富貴人間此種已無多

垂絲粉紅

垂絲不是海棠枝杜甫如何吝此詩得酒看來無
可似吳王宮裡醉西施

海石紅

海石非紅亦似紅阿誰磨弄染秋容西風拗作天
然色一任霜清與露濃

二面嬌

蘸來花露未能描並倚香肩儼二喬莫謂兩家妝
扮別鏡中評貌一般嬌

火煉金

蓐收一夜鑄花容百煉功多火候深只恐西風易
零落勸君休負賞花心

萬卷書

宦閑性懶如歸心只愛舊田廬酒資除外應

無有幾本黃花萬卷書

樓子紅

阴高難上摘星辰百尺珠簾倒捲春若說當年金
谷事對花還憶墜樓人

銀硃紅

滴露研成寶鏡中點殘周易幾星紅剩多無用渾
拋卻洒上花枝色畫同

雞冠紫

鬬坊霜落五更寒絳幘斑斑血未乾今日花容儼
相似只無三唱報平安

松江黃

種出雲間氣屬坤鄧州名品不須論尚衣若見花
顏色捧出深宮謁至尊

錦裙襴

姿容傾國又傾城來向東籬玩月明不是錦裙偏
稱體如何形得步盈盈

紫丁香

香綿薄襯紫茸茸愁結花心露洗空惟有小枝風
外朶綳羅衫上看來同

沉香盤

色似沉香朶似盤朝來滿受露華寒楊妃若有寬
些子舞與三郎醉裡看

黃瑪瑙

花品應從海外來中原土沃盡培栽年年慣與秋

爭價毋到重陽不肯開

出爐銀

花神彩色不爲緋只比尋常縞素衣昨夜陶家三
逕裡粉妝誰淡映斜暉

疊疊勝

看到千重與萬重重重顏色捌秋風要知朶朶開
來好除卻斯花盡不同

銀疊雪

月明何處覓花枝照遍寒霜過短籬一白照人渾
不見也應疑似雪深時

靑心蓮

濂溪夫子近如何一點丹心想未磨我借劉郎詩
句比白銀盤裏看靑螺

雀舌瑪瑙

巧捲花如雀舌尖含風沐雨更纖纖色同瑪瑙渾
無二評到群花價倍添

赤英臺

細瓣新將蜀錦裁是呼誰作祝英臺主人張慕能
調護不畏秋霜滿意開

鸞羽黃

落盡殘紅處處啼蜂來蘇落晒金衣霜毛片片都
零亂風動花鈴不肯飛

玉指甲

帖霜剔露映花明指上纖纖玉碾成好似靑樓春
夜飲紫紗籠月看彈箏

秋牡丹

萬花頭上不爭雄歲晚冰霜獨是功千古淵明並
高節任他姚魏自春風

五九菊

端陽賞過又稱觴菊若原來各有香自是花仙分
兩種不關遲過兩重陽

楊妃菊

命裂嵬坡萬馬泥冰魂飛上傲霜枝于今撇卻東
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寒菊

夜雖飽露未塗黃修謝年年般後芳不是地寒開
較晚爲留顏色奈風霜

野菊

陶令何曾着意栽斷堤荒隴自家開石湖老子痴
相愛也添花名入譜來

惜春

處處深山叫子規子規聲裏送春回蜘蛛也解留春意鎖住桃花不放飛

題仕女

隱几無緣夢不成起看侍女悄無聲中間多少難言事分付牡丹花自明

又

芭蕉葉底送秋聲君爲征夫寄遠情避客可堪砧

杵重回頭忽聽鵲鴉鳴

月下沓咏太白句

誰家月夜稱詩伯腹裏珍珠借我看夜静不堪題絕句恐驚星斗落江寒

詞

滿庭芳 賀邵侯膺獎

瑞靄江山陽回宇宙氷玉一堂福臻誰會安排想有箇領袖饒把銕面銅肝怎當得麟閣畫[illegible][illegible]觀處一番霜雪朵朵梅花秀　從此慶風雲鵰鵬高奮華騮競驟更要祝後來邵父杜母敢爲一方私惠淹滯了經綸時候准備着林下蒲輪趣金章紫綬

華亭錢福與謙著

序

關尹子序

予讀漢藝文志列關尹子於道家者稱且謂其得於老聃所授根不得見其書也及讀潛谿宋先生辯謂其所言嬰兒蕊女土偶呪誦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疑其妄且云有劉向自序謂蓋公授曹參

祕於淮南王而向父德以治事得故序亦僞又云徐蔵子禮得於永嘉孫定然未得其言以證之今始得其書無序亦不道其所從得潛谿爲　國朝文宗言必有據然謂其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則未敢以爲然者其篇所稱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云者即吾儒太極二儀五行人極之流也第其以人先於五行爲養生者言之則五行當在人身耳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云者即吾儒以心爲主而萬物化生萬事出焉而刑以終之之說也意者吾儒之知道者思欲駕出於群言之上乃假托於釋氏神仙之言就養生以明大道若可以兼三氏之言而自爲一家將與六經並傳者乎不然何借釋氏神仙之名目而旨意不悖於道也且其於釋氏神仙作用高妙處並無一言及之而徒得其文字稱謂耳予未敢定其爲何代人所著其非關尹子之真無疑而謂其爲釋氏神

仙家之所作則非也要之老聃同時必有關尹子而漢志列之道家言意亦相似但今所存者非也然其言峻潔高古自不可廢足備文章博洽之士一種議論且又足以破人之貴耳賤目不見其書而妄議焉者其或有好奇之士復托而出則未必非藉是書之行以杜絶之也同年進士西蜀譚君德周夙以博學多文自負出尹秀水臨政蒞民勞而事集乃以其暇探幽索蹟訪逸采奇以廣見聞

以成初志得是書喜甚不欲獨擅其得也梓行之出眎予予既嘉其志又恐人之辯不精與不辯而棄之者書所見於首以求博雅有道者是正焉

陸賈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埶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略中叙六秇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

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旣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敘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辯士固稱知重儒術旣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酈婁建通董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辯士豈足

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旣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世論豈遷以己意文飾其說而致然與若其兩使南粤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采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覸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未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

謂其匃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謬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眞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謬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援秦漢之佚書而

梓之然辯鑒未精以僞爲眞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貺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質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巳未進士來巳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吳越春秋敘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若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者是也吳越春秋乃作於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爲之其大旨許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自科舉聲律之學興而古書散佚無暇意者雖好古博雅之士歷代經籍志所載亦或不能舉其篇目故有志于集古者皆在所取也去年秋寧鄉袁公大倫奉　命來按吳體正而嚴剔威加而惠流乃本古觀風之

法訪吳之故于吳邑侯任丘鄺廷瑞侯素稱稽古尚文歷舉郡乘所載者以對公問其所本始侯辭馬公乃手出是編授之侯讀之曰命之矣古者使于其國仕於其邦不能舉其地之故君子恥焉吾乃今知吳山川城郭之所名也吾乃今知封疆因革之所始也吾乃今知民情土俗之所由也吾不忍自私當重梓以行於吳人俾無忘厥本乃屬郡史馮弋等錄而刻之既成走書屬余敘蓋侯第進

士時以余爲知己而袁公亦吾榜進士之儁也嗚呼孟軻氏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觀二國之興而僨僨而興斯昭昭矣驕畏之殊興亡所繫忠讒之判禍福攸分可畏哉余竊怪夫大言無術自暇以息人者曰大數已定無庸人力又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英雄駕馭之言非臣子思患預防之策也禹益儆惕于三苗之師成康不忘乎

戎詰之詰其見遠矣是書所載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策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句踐之畏天自若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說之至高者也相傳越絕書爲子貢撰抑亦有所本云噫書稱軾怒鼃尚足以激士而况讀其書論其世能不少動于衷者其亦非夫也夫至于司職方掌外史地理所在必有所因而名附會以成其說者多不可辯驗然以其信乎今不若傳諸古與其徵諸遠不若考乎近是又今日鄭侯崇信此書之意而袁公博古之功不可誣也因附余所欲言爲敘

百川學海敘

福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此聖人之所爲教也故善說詩者箋爾雅自艸木鳥獸詁訓之間而

以意逆之則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者得矣豈惟詩哉凡讀書者皆然後世教者趨於簡便學者競於蹤等名物不分而高談性理制度莫識而任作禮樂噫是何異於未見本艸而用藥未別旗鼓而主兵者哉故知學不可不博而書不可少也顧所入何如耳然自尋章摘句之學興而類書出遂使經史子集之全篇有思而不閱者故援引雖侈而甚哉或不知所出有識者往往病之然不猶愈於弃

歟其緒餘與彌而未之知者耶宋人左禹錫裒雜說數十種爲百川學海自謂醇疵相半而大要足以識言行裨見聞似矣予尤愛其所錄者全書皆無破碎割裂之患輒欲放之而合諸家類書分門別類刪繁去複自經史子集錄全篇外其餘稗官小說卓見祕論章分卷斷者輒錄其全庶乎便而不畧備而不煩得紀錄之法云介然而未之能焉頃者尚古先生華汝德購得古本百川學海喜甚

曰近時刻本無存好古博雅者展轉假借疲於謄錄譌舛相踵至不能讀而況欲求其文勢事蹟義理哉人之患猶吾之患也即以所得本付梓擇良工刊之與天下後世共無吝惜且不計所費費福聞之以爲難而往觀焉則垂成矣先生請曰左錄每書各釐爲冊凡百每聚數種成一帙以十干第之甚玅但其所分帙未能盡合予意乃敢仍其舊帙而妄改分之皆以類爲而先後亦有說焉何如

福閱既嘆曰此予所欲爲而未能者也昔鄭樵欲駕出司馬遷班固之上作通志畧其論校讐則謂校書如統兵不患其多而患無綱紀條理耳福雅信之先生其有見於是哉前輩嘗語福以學者當先識義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後次之詞章字書博物授異以窮其變先生之編次適有合焉其亦善論學者哉能以聖人興觀群怨之法而讀之醇疵皆有益也正不必泥耳安得盡若先

生者各出所祕以與之爲福所欲爲哉先生其有意焉福尚能佐之慕李鄴侯之藏發蔡中郎之祕而上請天祿之儲以成一編以左右今　聖君賢相所修之會典使考古通今者一覽而無遺憾不亦天下古今之大快哉文明之盛禮樂之興斯其時矣敢書諸其首以俟先生名珵汝德其字任光祿署丞世爲錫山名族博物洽聞散樸好禮而此則所可見者云

餞遂庵先生督學陝西序

弘治辛亥夏五月遂庵先生既至京拜陝西提學之　命以行諸所從游於先生者方慶重得所依而益懼其去已也乃相率選勝張燕于朝天宮之西堂坐先生于其中而以先生之同志友學士西厓李公爲之配于時少長咸集遐迩畢至有爲翰林修撰爲御史爲進士者各二人爲編修給事中員外郎右寺副行人者各一人爲部主事者各三

人合諸藩所薦士卒業太學者及積學家居者十七人其爲數凡三十有一北面環揖夾左右立待命而坐坐必以齒而爵不論焉崇禮教也執爵而起者坐而進一如坐之序而其中自爲獻酬者則自少而上放旅酬之意也凡鄭衛之聲羌胡之音悉屛弗用及酒半始有以有虞氏之南風絃于兩楹之間者三奏而退尊雅樂也於是學士公起觴於先生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軻氏之所以爲樂也先生其有樂於此哉與衆共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韓愈氏之所以爲尤樂也先生殆不失其正者哉既而進三十一人者曰諸君產殊方而業殊經生先後不同而及先生門者未必皆分袂連席于一日之間也然一聞號爲先生弟子者輒脫畧形跡情投誼合若古韓穀之徒各守其師之經而宋朔蜀之黨各師其鄉之望者其果何所見邪且師本以傳道而或以授業言則既與巫醫

百工類觀而師道衰矣况科舉之業出而士之出者至視弃其業如敝屣顧不若巫醫百工之爲世守者而復何有於師耶諸君悉業是以從先生而獨先生之去而思之來而樂之既至而曰不忍離于其舍未別則豫爲之憂雖或遠處數千里之外惴惴焉不敢以非義聞諸其側而於其凡出先生門者又如是其於業之外豈別有所得乎聞者皆拱手靜思意若歸先生之教者而未之有言有錢

禍者執爵越次進公及先生禍不敏亦嘗聞安定蘇湖之教矣其爲業若經義治事之外未聞有所傳者而其徒若錢藻劉彛范純仁輩卓有可觀至不問而知其爲胡公弟子則其身所教率焉可誣也禍陋劣不足語此而幸同列方進退不已其所以徵先生之教又詎止今日交誼然耶且安定以蘇湖之望入太學其爲徒益衆必不能盡同於蘇湖之教也而其人亦蔚然可稱以成有宋之盛豈

非亦嘗聞蘇湖之風而興起乎先生之拜今 命者猶安定之入太學也安知陝西之士不亦有觀於吾人者乎收棟梁桷榱之詠以成我 皇明億萬年太平之盛尚於此乎卜而公所稱樂亦庶其在此也顧各有所樹立何如耳時先生笑而不吝而公乃獨命禍曰若宜書之以考其成禍退謹序其所以爲人者如此若吾人企慕之私則各形諸詩別爲卷而公之序其爲爵里姓字之詳因亦附見茲乃得而略云是月十又一日

送楊伯玉進士北上詩序

昔人有云養于家而壞于學養于學而壞于朝噫有是哉言之激也人患無所養耳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吾不惴焉此曾子之所養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孟子之所養

也若是者得 聖明之朝而立焉益有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履歷其所未嘗寵及則有以激其忠權歸則有以行其志遇物有不得其平者則思有以洩其夙忿見事有不可其意者則思有以攄其素懷凡生平之時所以隱几欹枕扼腕流涕長太息者皆於是乎發揮而身外之物一毫不得干與吾之性分是其爲集義養氣之助不啻萬倍於家庭誦習之所得矣而何壞之有苟以一得自滿一

失自控貴則驕富則侈見所欲則貪心生見可畏則忮心生見可進取則奔競之心生貪天之功利國之權以爲已者有營營身家恩怨之計而不知性所固有幼所誦法爲何事則固已無所養而有壞於朝廷何朝之能壞人哉吾鄉楊進士伯玉居家以孝友稱居學以剛毅稱其所養福之所畏也及第進士爽居充介然自守不以貧窶動其心其諸蠅營狗苟脂韋伺候趦趄囁嚅之徒家有餘而

心不足者往往挾之以自重而伯玉略不爲之惑唯福之愛唯其媚黨定庵曹按察公之敬唯其弟仲玉季玉講論經史之相爲上下至於事有不公群咻衆訶之際輒裂背颺言聞者股栗古所謂三代之遺直居觀其所交貧視其所不取者非耶由是觀之伯玉之所養可知矣茲將謄覲拜於朝其故人岳君器之輩皆爲詩以艷行而定庵公以下又持壞於朝之說囑之予故爲之辯以爲序若吾髙身制度纖悉具備非前代所及固非後生少年敢輕議者而謂恃此可以盡奇才而不用則非所前聞者其所可爲慮良非一人之所能獨任而謂非我一人之所能爲則人人皆曰非我一人之所能爲又將望之誰哉故慮我不能創之不患無人繼之患不能尊　朝廷不患四夷之不服患不能振紀綱不患細務之不舉患不能進君子不患小人之不退此古今之通論福之所志而不及施敢

弃以告

送侍御張廷肅之京序

吾淞素稱多俊傑登顯宦然自侍御史陸崇階都重位若不過二三人而皆以張姓亦云奇且其先皆有世德而其人居鄉素忠厚長者君無所事事而遇事則脫穎而出有不約而同者吾於是致輕軒輕之也哉其一爲吾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其一則侍御先生廷肅也先生自居黌校謙抑遜

憤雖其才大有過於人譽大有重於時而其處師友協儕輩泯焉不露形迹無所謂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者蓋已有地矣及舉進士以大行人屢持使節過家皆不失儒生風態既又以年勞陟今官核餉于廣核兵于閩按治于江右所至有聲罪罔不舉至有心懾而不知其威心感而不知其德者其入人者可輕議哉比以艱家居動不踰矩服闋還　朝禰破戒餞之西郊之㳺拜言曰禰嘗有

意於世而舉世弃之宜無言矣先生長者其勿爲徒行也夫禰聞天地之理必先善而後惡先陽而後陰先君子而後小人先中國而後夷狄先生進諫於君必先思所以將順其美而後匡救其惡易曰納約自牖是也次則糾核大臣必思所以代之者而後舉其人故傳若語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其按于外藩臬而下之長寧禮待之有惡必斥益曰使之成其美而不可使之縱其惡也州郡而下之試寧責戒之有過且恕益曰可使懼吾法而不可使頻代者傷吾民也他若春秋責備賢者之說可施之後世而不可用之褒核周易防微杜漸之說可用之平時而不可用之緩急詩經刺諷黜化之術可用之燕居而不可陳之于章疏此其體面所在先生力而位當者禰不爲先生言其果無意于世也哉先生其勿爲徒行也夫其餘以長者之地繼二公而起者又禰之所素知也夫何庸贅

送嘉定侯孫君奏最敘

予既第弘治庚戌進士凡同進者有事于國門之外輒以言贈而今尤重於是有令難之篇蓋難之也時聞而然之者半久之則皆報曰子之言良然既又有報之者曰吾知所以處難矣既而麗旌典奏奇績膺綸擢者十八九皆報曰子之言效若嘉定孫君國信其一也君以高才碩學向予第後出令長子長子稱難治君至則鉏強直屈撫頹起廢

果以能聲聞京師旣而予以疾歸君以憂去北南睽違不悉也比君即吉改令地於吾邦爲密迩於是得君之賢獨悉於人人盖嘉定地大而薄海賦重而務劇民雜而風頑視長子爲尤難而所施之宜大絶遠加以荒歉之餘繼前令王君神明之政有難爲繼者而君廉愼果毅不易其操卒之上下皆安豪强屏迹民至有不知其爲更代而或忘前人之德者焉於是撫按奬能縉紳頌德洋洋乎循

良之風赫赫乎臺憲之拜而予亦與有光矣政成通初仕當奏三年績于　朝邑民之良曰沈孝子某遣其孫庠生灼乞贈言于予且曰令黜陟之制寄耳目於巡察之司幽明雖定而必俟其奏績吏部而後升遷者所以專其權而重其事也吾侯之賢宜不可以年論而幾復及擢焉侯自是其升哉吾不忍吾侯之去我民也予嘉信孝子之言而又喜予言之效且其高風雅致有非文簿吏籍所能

盡載者恨無力以白冢宰書竹帛而憫邑民之德之者不可以無聞也於是復言君之不難於今者以終予說若君之進而臺省而廊廟其冐易今日之操哉其終不以爲易而卒無難者又有在矣

送平湖尹熊君受徵入朝序

弘治癸亥冬十一月吏部尚書馬公言于朝曰風憲耳目之司不可曠亦不可不愼請徵天下郡推邑尹以下考成績麗旌典者以充　制曰可於是

檄畿藩部得三十有一人而平湖尹豐城熊君士選實與焉君被命詣府府上之藩臬謁藩臬上之吏部遂辭之以行其友人杭城朱彦明輩喜君之政有成而樂其志之遂也請諸其所知者爲詩若干篇贈之予適會君曰知我者莫若子子宜有以告我盍序之予惟尹之視憲臺其尊卑顯微勢大小權專不專志之得行不行有耳目者可得而辯也然亦有二道焉苟務乎外而以矯縣爲事則當

其爲尹職雖若卑固擅有弛張作威福偏執直遂務有以成其一已之見以爲快視一邑之人爲聾瞽視一邑之事爲弗足爲殆所謂唯予言而莫之違者幸而進焉愈尊則愈矜愈顯則愈驕愈尊則愈恣愈大則愈横愈得行其志則愈改其心否則隱忍畏縮諂媚乎上以求進而僥倖得遂則無所不至以爲吾前日之所爲豈吾之本心哉正以求騁快於今日也若是者什九不敗於前則憤於後

亦近日目擊耳聞之明效大驗也苟務乎內而惟以盡職爲心方其筮仕則曰吾書生不習吏事錢穀刑獄之所叢委也士風民病之賴仰也日夕惕厲惟恐一人之不得其所如是而上或譽焉則曰上人之俯成吾新進耳吾何以副吾職不喜而愈如是而上或責焉則曰吾實不職責我者成我也吾當求其失而改之不怒而繳如是而進焉愈尊則愈危愈顯則愈愼愈大則愈勤愈尊則愈懼愈得行其志則日夕恒恐失其初心而檢察之不暇若是者安富尊榮與其人其事相終始而身後尚莫得而訾焉是亦近日都重位享榮名者之明效大驗也予聞熊君之在平湖以承襲持心以陽春莅政不怵威誘利不吐剛茹柔大凡所存所施一本之至誠而發之問學以求無負于心無負于君者始終不渝有古良牧長者之風始而未知于上而偶罹詿誤之譴也一以自反不怒繳而深知

于上而累被旌奬之寵也惟恐弗稱不喜而矜其養之素厚而深得內外之分哉茲當進焉其推所養以善厥施也必矣然予猶拳拳舉二道以告之者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聖賢之相切磋亦未嘗不諄諄焉以夙勤惕厲爲事一念少懈則天道息矣熊君其愼哉其懋哉且憲臺之職舉天下事唯其口之所欲言而無不可君德之修否相業之舉墜百職有司之賢否進退中外夷夏之利

病休戚制度號令之宜與不宜皆於其身倚望焉一有一得其所不得其理者天下後世皆得以責之也舉事則成法出言則為例非若尹之僅守一方簿書期會之外非甚有大志者皆得以護口非吾所得而專也至於人才之賢否雖其所部尚懼雌黃之及黜焉不敢以一出諸其口況臨於其上境外之人之事哉故予不為君喜而為君懼也懋哉君聞之欣然曰命我矣請書之以補詩家之未備

芝岩詩序

予有詩癖不可療每登臨泉石適意處輒收拾歸藥籠中以為奇方異材過騷人墨客與之語津津然有喜色又自以為得良醫也如是者數年久而愈深益不可治遂以疾廢懇錫山閉口不出詩句凡舊所嗜好一切戒絕不與文人通語言以餘力頗學鄉先正陸宣公集醫方本艸者非以避禍亦冀療癖也於是芝岩葛先生元兆往來獨密養胃攻瘍用其術屢甚欲為之報扣之輒不應久而出一編以眎乃芝岩詩集其所自為者也予駭却走曰予藉子以療癖子復助吾癖也請從此謝芝岩詔曰吾詩能愈疾子姑讀之非子壇社中所嗜爽口物也信而閱之無下千首薑桂辛辣參芪甘和無所不有戚戚然有動於初心不可遏技癢欲效作幾投筆止芝岩笑曰子之癖嗜天所賦也猶食

飲然懲羹欣噎因咽廢食不已過乎順性投嗜正所以養生者也子之疾別有所自來吾能治子姑醫吾詩勿多讓予乃冷然而悟不復退㤄且附言于其集端曰詩言志道性情者也今之作者往往欲歌頌虞唐遵法風雅然豈真出于其志與性情哉第其音律之雍和采取之邪正美刺之當否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自有不覺真情之發見者讀是詩可以觀其真矣惜予疾不能盡閱然其業

醫而行儒又以其暇汲汲務此以致君是之窩殆有甚于癖者予方媿之而又何言之足重乎後有閱而知之者必能序而傳之矣芝之岩曰斯言不可廢吾將傳于癖無庸藥爲側有客大哂曰芝岩以醫爲先生之詩先生以詩爲芝岩之醫皆不可謂無益于世但恐反觀二子之身勞精疲神以癖治癖知不可以藥矣因并書之

西樓詩敘

西樓者少宗伯學士新喻傅體齋先生與其弟水部正郎曰會君嘗所誦習處也傅氏族望于宋熙寧間已有東西二樓元季燬于寇　國初先生之祖質庵公重建其西至于今存焉而先生昆仲又增修之者也先生之考愚樂公務植德工吟詠嘗讀書授生徒其上既而教刑于子姓而化及其鄉之人故其鄉之風視他方爲尤厚邑之人仰其樓以爲縣城之東山風化之所出也云先生昆仲秉内外制漸陟華要高才博學厭服當世而緝密厚渾不露圭角四海方望其爲今之韓魏公而推水部君爲元凱之配究厥本原或以斯樓爲今之闕里不獨一家一方之盛事而已也宮保長沙李西厓先生少宰長洲吳匏庵先生與先生並以詩文名海内而其所以推重羽翼賛襄一代之盛者又不止於詩文而已也於是乎西樓有詩而宜和焉而宜傳焉況和之者皆賢而鏗鏘相應聲出金石

者乎亦足以驗一時之盛而非傅氏昆仲之賢不足以致此非斯樓不足以當此也水部君持檄涖三吳水利有成績出所得詩以虞貲命工鋟梓吳尹鄘廷瑞慕賢而長於遂爲董成焉而屬福序其所由作福憶受知于昆仲獨久且深而一倡之者皆福師乃不敢褒揚姑厠名於和者之列而又本其所自如此云

頌德祈年序

宜春劉侯生五十有六乃奉　命守吾郡至之歲
某月某日爲侯初度辰郡之國老自宮保大司馬
張公副都御史張公而下各有詩爲壽其韻皆祖
按察副使定庵曹先生稽首倡也既而仕于　朝
者益監察御史張君廷肅輩各和之貳守陶君質
夫衆輯足成惟謹以福獲從諸老末而年最少不
敢與列退之爲序且難之曰子能爲侯神化初政
記言之實矣茲復何以爲壽福曰亦惟神化云介

妙用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此天地之神化也
竆神知化此聖人之能事也過化存神此王者之
極功也其爲言雖殊而理則一耳若養生者之家
有精氣神三者神即天地之神也精氣則陰陽也
是則所謂化也神以主之於不測化以運之於無
竆與天地爲壽者莫踰於此而其所以主而運之
者有術焉在天曰健在聖人曰不息在當官之法
曰勤在養生之術曰運用接續福自有識游校庠

立殿陛接涖事者多矣皆未見吾侯之勤也我侯
視事幾半載而盛暑不解衣永日不晝寢未嘗有
游佚休告之刻而遇人未嘗以勞劇倦怠辭匪惟
其心志不懈而精神所自堅固者亦可知矣傳不
云乎不梟天物者天必補其享侯之壽享而後蓋
當何如哉且徵所資於侯之壽者吾民之肘侯之
脂膏也愛之而不忍費脂膏豐腴矣吾民之力侯
之元氣也惜之而不忍竭元氣充足矣寮友者侯

之腹心也推誠相與而無猜忌之勞悍逆之戾腹
心安且泰矣屬吏者侯之手足也統率有方而無
持循之卒度奔走之踰矩手足能奉命且効職矣
吏胥者侯之耳目也閑邪存誠而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耳聰而目明矣溝洫侯之血脈也疏而通之
而血脈無滯矣山石侯之背項也豐而植之而背
項益堅矣桑麻侯之毛髮也翁鬱被野而鮮盛可
知矣至咳唾而雨澤津液之注乎丹田也噫噓而

風霆清虚之尤乎泥丸也夏旱而禱登壇而雲興旱不爲災冬温而祈焚香而霰集温不爲沴是其一身之中和之足召天地之中和者如此與天地相爲悠久可涯量哉且侯初令上海有壽之者祝曰願侯復莅吾郡今其言已徵兹可爲今日之祝而已哉明歲祝之侯仍吾郡而璽褒進律又非今日之官階矣再歲而祝之侯當以纍尊撫字吾邦恩益深而執則疎矣再閲歲而祝之侯其以燮理

方之陰陽者論道廷陛或以爲江淮漕運國之難非侯不可兩臺總馭國之要樞非侯不可則吾鄉父老不得致頌焉而福未艾或猶及稱觴左右也於是諸老咸曰是足以爲侯壽非汎而無徵雖出詩人頌德祈年不是過也書以爲序

瑞芝詩序

吾郡伯光山陳公遜之爲監察御史時嘗便道展墓拔蔡莽見瑞芝一莖公以爲瑞而公藏之而四方傳之及莅吾郡歲稔物阜諸大夫士之德之者亦既爲詩致頌禱而福偕爲序其事矣兹僑寓九龍山書院與諸生講天人之理究感應之微而工部司務上海唐君鋭走數百里致其父指揮使廷璧翁之言曰我公之德於吾郡無所不溥而於吾唐氏爲尤深天之道于生物無所不寓而於瑞物爲獨萃豈非天之偏也理固各有所會也然則琛所以獨荷公之德之深者豈公之私於琛哉嘗圖

所以報之而公淸白之操堅如金石望之而却者屢矣嘗聞公有瑞芝之祥天之道所獨萃也天其有意於公哉公承天之道溥德於吾郡而獨深於琛理獨不能以天之祐公者報公哉公自是其不可辭矣於是偏索諸能詩者歌詠之輯爲冊將以獻公而未有以道其所以者也予之於文無所不能言而於公獨詳公之於文無所不愛而於予待之獨厚予其能辭焉乎哉福自操觚來不能作復

贅語之之爲瑞按圖摘傳言之已詳宜無言乎尓
矣而指揮翁言之條理意之誠懇又有如此者吾
亦焉能終舜乎哉梓材有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
大家以厥臣達王邦君之責也指揮翁德公之深
而又曰非公之私我也則公之達大家者有道矣
公行且奏最　朝廷則其所以達王者不自是其
升哉王之所與天之所眷也天君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則瑞之向所以華乎公者自是其姑徵哉感

應之際其理微矣公之祿位名壽不待言而可知
而西子玉立芝蘭明徵當自有在此則指揮翁所
以徵諸其後人之成效而碩以祝之公者請以是
足詩家言外之意

上海縣志後序

上海華亭一舊鎮也至元間始割爲縣屬淞江府
百五十年于茲益繁益茂天下之以縣稱者自華
亭而下莫能先焉而志未有缺典也其膏腴富庶
與華亭同而加之以魚鹽萑葦之利乘潮汐上下
浦射貴賤貿易馳疾數千里如反覆掌又多能客
販湖襄燕趙齊魯之區不數年可致鉅產服食侈
靡華亭殆不及焉然名賢高士雖不乏人而甲科
顯宦則視華亭爲劣邇來寖得文章道德之士作
尹以鼓舞之彬彬彙征錯布臺省而巨筆雅音漸
出華亭上矣志之作於此時非有待也哉盧龍部
君嶽道以名進士尹上海律己廉撫衆寬繩惡嚴

貧而無告者加之以惠如是者三年上下交孚行
且升矣而扼於浮議衆爲不平公論遂白神人胥
慶君曰吾不喜居此喜得成吾志也吾尹大縣而
志不作非吾過與乃屬其邑人唐進士士綱撰次
之部君即所謂道德文章之士而士綱所謂巨筆
雅音科甲臺省之一也又贊之以宿學朱赤易則
其志烏得而不成哉抑亦非真有待也哉其風俗
節奢從儉而邑中之建設大半出今郡守宜春劉

公作尹時則今日人才之盛官守之賢亦不可誣無所自也志之作真有待也哉其爲卷凡八類各有論列簡而不遺備而不冗兼收並蓄而無所混淆是則可嘉也已志成屬予書其後予聞史家莫難於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司馬遷不作志遂使三代秦漢之制度沿革不傳而班固强作之又不能明其顛末後來第相踵襲而已有識者不能不爲之浩歎焉

今郡縣各有志則所謂宋鄭之史皆稱志非特史家一事而已不尤難哉然而地不乏書代不乏人作不苟同則固各有見矣與其漠然不顧孰若奮然有作也哉予於是乎有取焉推是以往成一代之制度以備　聖天子之疑丞不在斯人也夫不在斯人也夫予於是乎良有待也

東光劉氏族譜序

劉氏之爲東光人以宋丞相忠肅公顓公之後若朝奉致通判路漕幕著提刑芮知盱眙荀寶謨閣學士甲清介無欲金部端友知德慶府悟祕閣修撰震孫主簿晋孫中書舍人森皆有功德知名當世而世賢伯容仲禮克讓允誠鴻參參之子溥淵泉皆不仕亦世守儒業公少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之須城因家焉公之下三世諱著者仕蜀就家龍游又五世諱端友者避蜀亂徙浙西爲湖州人端友之子諱震孫者復仕蜀累官至須城縣開國

食邑男而葬之須城及本也定家湖州者則自震孫之子諱森而下又十世諱仲禮者始徙蘇而之吾華亭至于溥又四世矣溥之上皆以琴鳴而清白世胄爲華亭最譜自溥作而仍曰東光者亦反本也譜成溥乃以家所藏公及五世祖諱甲及端友及震孫及森之遺詰及六世祖所紀夢爲子晋孫手書者及公之像以授翼翼挾以游京師將取徵於名文家以永其傳乃日夕造翰林諸富書籍

者假宋以來書窮先世之蹟因得公及甲之傳于正史餘若國誌若諸家文集所録者幾迹無遺焉萃一冊出視予適吾外舅秋官顧公以所爲追遠記遺予記述劉之先爲詳而尤盛稱溥之父諱參者蓋參姻於顧者也故吾外舅知特詳而言足徵焉予既界翼附入譜乃爲之序曰理一而分殊故先王之制禮尚同別嫌周禮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而戴氏記遂有大宗小宗

之分匪惟尚同嫌用以別是以先王之民一而不二也後世治無統而民不繫宗法泯矣晉唐間特重門閥故姓氏之譜迭進可稽而賜姓通譜僞冒之事亦與其間則宗愈淆而民愈不可繫遂使後世盡疑天下之譜雖言足徵如宋歐陽修者稍涉遠裔亦又免矣今之達官貴人舉避嫌弗務譜族五世以上即不知其所自甚則服未窮而目途人者比比也至于一古玩書畫之類乃竊歲之力爲考辯其所自來而珍藏之以爲代寶是尚爲知所輕重哉若溥父子可謂知所重矣豈公之精爽在天天亦不欲泯忠賢之嗣而陰有以相之耶不然何其心之所用將於達官貴人如此也譜始自公之父居正未俟無窮合其同也居正之上無所録東平能游蘇湖之界裔無所附別乎嫌也合同別嫌譜之法也先王之禮也理之正也而溥得之君子宜有取焉且翼爲冊時實奔走衣食之不暇惟

勤力所致其視以權貴借著姓以詐謝者不侔也垂諸永久尚無忘其本云 弘治四年秋九月六日作

懷雲詩序

吾淞之勝稱九山之所環拱而樂趨者曰天馬是山之趾多名卿巨族而吾姻黨周汝銘其尤賢者也憶其考廷儀公號雲岫自命曰懷雲示不忘也間余過之爲之詞以貽之而和之而圖之遂輯卷帙余好山游抵趾必汝銘主且吾淞稱雲間始

於陸士龍不識其所指唐人吳會之說或以為在浙東擅雲之稱則據于今天下皆歸吾淞無異辭淞之山惟天馬為高雲之出必於高者土積之厚而發則昌也周氏積德植仁種善耕禮殆與山埒至雲岫益敷益華益滋益潤而有汝銘者出焉其將為霖以遍天下乎其將為風霆鼓舞以移風易俗闓者罔不震肅乎吾皆不可得而知知其為鬱滐而未發者也知其積厚之餘以需其後之人者

也或知其懷所懷而後復有懷之者也或曰孔氏別君子小人于其所懷曰德利土刑而於不足不士者曰懷居若汝銘者其所懷孝矣乎仁矣乎游蕩罔滯而非居矣乎蓋孝德之本仁刑之遠居則雲之友也是故與子為宜余笑不荅獨愛山之止雲之浮出於山而不滯於山汝銘懷乎雲而不滯乎雲也乃發詩家之未備而述舊所作為序

重刊陸宣公奏議序

唐陸宣公之文權德輿序之甚詳而其奏議宋蘇軾所進劉子評之甚當因論其世宋儒雖有成說福則敢謂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一人作配而已公之後未論也蓋武侯躬畊南陽不求聞達若泊然無意於世者及感昭烈三顧之勤則立談之頃天下大勢舉在目中英雄角立卒莫能迯其妙算公以少年文學感德宗之知遇奉天艸詔動中事機内署獻納纖悉畢具遂使跋扈革心奸諛惻目

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者及遭讒南竄則閉門惟著方書五十卷又若退然無與于當世之故者然是其用行舍藏訖得而下上之哉且卧龍之望已重於艸廬之下而薄尉之調僅投乎書判之科然提全蜀之衆不能誅奸雄于大義倡明之日而操數寸之管乃克討叛逆于乘輿播遷之餘顧剛明信任之至吳魏挾一代之雄萬策挽之而不足精察猜忌之萌裴竇任匹夫之術一言間之而有餘故

知山谿之豺虎易禦而城社之狐鼠難防逆順之大分易明而邪正之並進難別是以漢帝苦忔於勑敵唐宗自懷於腹心卒之營中之星旣隕而貞之詔不起皆天也非人所能爲也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論至于今皎然與白日爭光是則禍之所以亮二公之心者餘豈得而盡知哉至於立言之士惟知就事論事行之當時而有功垂之後代而無獘如是而

已是以立天下萬世之常規則謂之經足以合天下萬世所共由則謂之道夫豈道自道事自事議自議經自經哉他若魏相條晁董之作而獻上公之奏自是臣子事君之妙術漢文帝思頗牧而卒得之魏尚宋仁宗相韓琦而謂賢於夢卜又爲帝王師[illegible]見於彼先賢曷有損益而世乃以當代之不用爲惜以後人之見知爲幸甚或假時命以致怨尤焉者徒知涕泣之策殞生於賦鵩覆醢之玄

原缺第四十葉

雙旌嵩祝詩序

雙旌嵩祝詩者爲吾郡大夫涇川何公奉　萬壽聖節表入　朝而作也　國制節[illegible]者四而惟萬壽聖節爲尤重藩臬武鎭以及畿內之郡皆其長拜於公庭而其餘始涖任者必一往　上之可以繫人心而大一統下之所以展忠愛各錫福者皆在焉於是何大夫膺吾郡事一歲矣次當行其長宜春劉侯德資舉故事贈之金公辭焉曰敢不

希介操而聯俊德郡之國老都御史古齋張先生按察副使半松過先生定庵曹先生三數輩聞之皆曰盛世之典盛治之事邦家之福吾郡生靈之幸也敢不擕宣以達諸四方且諸輩倚　聖明之錫者尤爲久且大拜祝之禮雖不敢怠而忠愛之誠可無所於寓乎乃各爲詩一章萃成卷界福序其端福以在告杜門弗獲與拜祝弗獲從諸老祖餞之末兼與公同爲　聖天子龍飛第一科所取

原缺第四十二葉

蘄州吏公景賢治吾郡爲大夫七月屬邑未歲時
月二十有五日爲其初度郡大夫交慶迭賀及國
老縉紳奉觴上壽必以辭而皆屬之福者惡自是
歲始時公職在國税催科方勤故未之暇也越月
則政令一新百廢具舉春和物熙祀事告成公方
有以樂吾民之樂也撫州通判趙先生弘濟走告
郡之國老曰可以壽公矣時不可緩諸國老就福
謀曰漢文宣室受釐故於賈生有鬼神之論自以

爲久不見而反不及也茲吾郡大夫方嚴祀事而
予閉門讀易吾輩不見久矣能爲我言天人之際
乎壽存乎人而成之於天子其言之請奉爲史公
壽嘗聞諸孔子曰仁者壽釋之者曰仁者靜而有
常其存心也恒其事功也久故壽或曰仁者血氣
循軌精神固完故壽或曰天地以生者得其心以
爲心心與天合自天祐之故壽三者不同而福以
爲合而一之同然辭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

人曰養生莫善於寡欲福以爲養心乃所以養生
也故嘗謂人不能無欲惟求所欲必理而不踰矩
是人即所以爲天也人誠不愛其生必先心有所
主而後形神不搖是心即所以爲生也吾不能言
天之爲天而能知天之未始不爲人吾不能言人
之爲人而能知人之未始不爲天易曰君子修之
吉不愧不怍神安體舒是即爲吉而吉不出乎修
之外也仁者即壽而壽不出乎仁之外也寡欲者
修仁之基也史公以書經第成化甲辰進士是科

進士列臺省居銓衡者後先相繼強爲獨盛故一
時外補之士扳援汲引躐遷混進者亦多公獨剛
毅以伍初令上虞不朞月而綱紀布治功成再令
邑亦要衝之地華靡之所而公應接不倦淡然無
所動其心三令安陽益勵厥操益殫厥惠幾二十
年而始獲計勞循階以進今職而人莫不以爲淹
而公方與郡侯劉公建規模廣施設不少貶損而

務欲布實德於人謂之寡欲有恒而有仁者之功者非邪且福自其門一接又七星霜而公手恣精力愈勝於前非壽徵耶苟自是而進進不已焉人泯天定　國是昭彰必求特立無黨匪成不息安分守禮之士以臺省之然以率後進勵風俗其能舍公而他徃耶傳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屈之大者伸之大也天人之際請公其無惑於是諸國老曰知公者莫若子遂書以歸之庚申春仲上

丁日

壽別駕單公序

聖天子御極之十又二年陟明黜幽登崇峻良自股肱而下至於群辟百僚罔不起喜用是吾郡堂自一二清白才幹者外皆撤而新之宜春劉矦首至政令一新士夫以爲預聖人之所期舉循吏之未備次則二守何公至冰玉相映精力相協人方改觀易聽而別駕單公繼至焉言若訥而中貌若退而強外若闇而內則朗守若固而應則通則知有以協成二公之美而別爲一種人物者矣旣而史公張公繼至焉同寅協恭淬勵爭進事無不舉冤無不伸豈非吾郡之幸哉用是撫都御史安成彭公駭悍嘆賞以爲所撫諸郡皆莫若吾松之精粹滈者稱深服其知人會劉公以下弧矢之設相續雖曰偶然而亦奇矣十二月四日則單公之辰也按察副使過公大璞率先郡之國老徃賀之且

颺言曰書不云乎明作有功敦厚弘裕說者以爲明白奮揚而赴工寬厚博大以裕俗二者缺一不可四公者明察精銳固吾松之幸進進而不已焉吾恐漓厚元氣亦不無少侵矣若單公者其可以汎視之哉請以充四公之藥籠則不獨公壽而諸公皆不藥而壽矣況吾民哉又曰單公始至退然不勝劉公置之優閒以覘其度而不色慍久之才智稍露劉公投之繁劇以觀其能而不色喜事至

而應物來而酬辯疑獄而不以爲能紛盤錯而不以爲憂此眞長者之風也其壽可限哉又曰單公以易經有聲髙苑初拜晋州分教歿榮澤有安定蘇湖之風進鄭鄭府教授有董仲舒江都之器後歷懷來而陞秩太學韓昌黎之博士不是故也今少宰三山林公慎許可爲大司成時惟公是敬存諸銓曹以有是命可謂諳練老成矣豈易摧折哉乃屬福次第其言爲壽福不能悉公而吾從父嗣

公教榮澤聞其士至今感之而吾邑衡丞實出公門足有可觀其教可知矣又嘗從事三山公之末而知其所許非老成忠厚者不與又聞單公之爲政皆受吾守之成規吾守吾師也吾復何贅是爲序

壽梧竹華先生六十序

天下之理必於會結之處而解析之斯有以通之無竅而不窒此易之所觀以行典禮者也錫山梧竹華先生思有以集天下之書而會之於一且將於是乎通其窒焉故名其銅板印書之所曰會通館今年壽及六十其姻黨有吾宗之居其鄉者昧泉翁以爲是甲子之一周亦人生年會結之日也於是乎通之可以期諸無窮循以爲祝且以爲居是邦而文之所會理之所通者當及於予而能言會通之悉亦莫有加于予者也爰屬壽辭予嘗與先生同寢處見其昧爽而興操觚揮翰環列

四庫書童子分執有所采摭各檢所執以獻至晚不輒知其學之博而力之勤也如此又嘗讀其所著仁性命及律呂廟制諸論皆紓徐典奥究極理致知其見之明而探之深也如此又嘗讀其所爲慰伯兄謹菴詩知其天倫之篤而排難之勇也如此又嘗聞其少力家蠱應公役五十始讀書而句工筆粹成一家言知其志之堅而神之完也如此夫生生之道魂魄之交而主之者精氣神三者而

已之三者會則向於有離則向於無通之則暢而可久窒之則壽而易耗若先生者堅志以師氣完神以養精學之博者魄之載也見之明者魂之清也力勤則精全斯徵深深則神爽可驗是宜其有以運用天地而生於形骸之外矣夫豈甲子之終始可限量哉抑四之天人之際仁者必壽天倫之蔦排難之勇又仁之大也則先生自有得於天而予將何所與其力哉請以是足味泉之意而因致

吾私君名燧字文輝梧竹其別號也

思親堂詩叙

予居錫數月凡錫之彥碩無不得與交其樸而忠恭且有禮終始弗勸者惟味泉濮惟清氏嘗登其寓館見其兄弟怡怡如也退而訪諸其鄉之縉紳大夫縉紳大夫交譽之既又訪諸澁於其邑大夫邑大夫益譽之又訪諸吾徒諸校士諸校士爭譽之然而未得其所以致是者何道也瀕別乃出其鄉先正王文肅公所爲思親堂記眎予曰諸所知者皆將詩之以助不肖孝思幸賴敘其意以啟其端予取而讀之夫然後得其所以得諸人人者良有本也人莫不有思思者善惡邪正之機也聖賢用功至精至密之地庶乎其在此而觀人者亦必底於是而後極焉堂者身之所居也思者心之所發也晨昏登堂所接之人所觸之景所見之物所圖之事所以感其心而爲思者何限舉不之及而

思親是揚於是乎見其所存矣吾聞惟清之言曰身者親之遺也凡吾身之所能致者皆吾親之功也故堂不必皆親之建也吾之建即親之建也物不必皆親之造也吾之造即親之造也親朋里閈上下之所以往來者不必皆親之交也吾之交即親之交也營産力蠱公私百凡之圖不必皆親之故規也吾之圖即親之圖也吾於是舍親將奚思且吾父早弃我我幸自樹立而吾父弗及見凡吾

堂之所有以爲養者吾父皆弗 逮焉吾母能與吾
兒子輩自享乎吾母早寡手撫 我有主以至於八
十壽終其所爲同辛苦悲戚者不可謂不多且久
矣而今安在哉吾於是念思親將奚以暴吾誠意
若惟清者可謂善用其思者哉傳稱獲上治民信
友皆本於悅親而舉孝必及友若吾於惟清乎徵
之若夫所爲思親之道則文肅公記之悉矣而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之祝則諸詩家當能發之故不

贅

壽山福海圖詩序

夫老老而尚文歟之善俗也故於其姻黨之尊執
緜所將做則誕晨是族而戚攸祝或又詩之而更
圖之而更序之文之旅也然其過也厚君子宜有
取焉於是欽士之濟濟者必得予言以歸壽其老
而予之與欽士言雖厭而亦不得靳也茲者勸輒方
旋謝言伊始而許其者復援故懇予爲其外舅姑
壽且曰吾僚壻某者已請言于吾鄉達尊程春常
先生矣念予出先生門下先生所與不容以復靳
而又有不容贅辭者久之無以應偶過吾友王西
園氏見其所爲壽山福海圖而一時能詩者詠諸
其下方詢之則其所以爲其外舅姑壽而索言於
予者也於是乎有感焉夫山崱然臨乎其上有父
道焉海淵然宅乎其下有母道焉父道尊而止乾
之簡也亘宇宙而悠久故曰壽母道卑而承坤之

載也收品彙以涵容故曰福故山不直父之者之
仰之也而凡有子之道者皆擬稱焉若世俗所稱
泰岳丈人峰之類是也海不直母之者之荷之也
而凡有妻之道者皆擬稱焉若后妃謂之前海之
類是也於壻於彼而以舅稱則登壽於山以爲之
祝蓋曰吾將父而仰之者也於 是乎無窮焉我妻
其女而以姑稱則進福於海以 爲之頌蓋曰吾從
妻而母之者也於是乎無量焉 若是者善而又善

者也文之過而不失其則者也吾又奚容靳焉某之外舅爲同邑羅斯義壽五十有九以某月某日爲誕辰子孫儼立隱德弗耀山之尊而止者似之外姑爲南谿某氏壽六十以某月某日爲誕辰柔順智慧孳育鞠成海之卑而承者似之其所以致福壽之詳若不可知而其所以祝頌之意蓋如此其所以享福壽之徵者不可知而其所以比擬之意蓋如此有得吾之意而求其人之行於吾奉常

先生之言索其辭之頤於諸詩家之祝抑亦思過半矣書以爲之序

贈良醫施雪谷序

夫國有良醫則一國之人無病矣天下之醫皆良天下之人無病矣矧一鄉九族之中有醫焉醫之良則其鄉族之人無病可知矣人之嗜好稟賦異焉而感觸嬰冒病於身者亦無無有者今而謂之無病要亦賴醫耳醫良而藥聖則家國天下之人病與無病之人耳其錫之施雪谷氏醫之良者莫能過之余嘗飲渴惠泉多藉其品劑調攝真知灼見其爲良也凡邑之遠近人之老少皆倚以爲活不求著聲而聲自著不屑造家而家自造若人者又良醫中之不多得者也人固重之余亦愛之至於其起姻黨朱寶之於沈痾繼又治其子痘疹不時日間而朱氏父子懸命於投匕之間使其宗祀有所存而老少有所倚其神功藥聖又一驗也朱

寶之感之舉家合族感之凡與寶之相與者皆感之屢致幣帛珍玩几筵以爲贈以爲報咸却之却之而至於堅人皆曰此其素心也況姻黨乎哉一日寶之揖其親執余友人彭坦齋氏曰感德圖報人人之心也第吾姻家雪谷翁不受報緬惟孰計惟贈言爲最而彼亦不終拒矣乞轉致一詞於華亭錢太史氏何如坦齋曰諾於是走書四百里外抵予放霍灘上予知其顛末應之曰醫之良亂必

昌命之續天必禄施之施朱之報皆有可取者遂援筆以復乞日施後之昌朱門之禄庶以予之言爲有徵焉

襲芳録後序

錫山義士鄒君智卿録其父静修府君之遺行出自一代名卿鉅公之所裁制墓誌表狀若干篇既又得哀輓之作録之既又本其生時亦得諸名筆贈遺録之既又推其所自得其祖柏軒元堂桂堂

上及其遠祖君永爲黄文獻公所志者爲一帙萃而傳之曰襲芳録予聞過而讀之歎曰何鄒氏世德之遠而智卿用志之厪也鄒自唐都官郎中霖宋忠公浩及弟洞有聲于晉陵皆載諸家乘不録者遠莫可盡述也或曰不必述而人自知之也詳於柏軒以下以及静修府君者耳目之所及不忍得而遺也録静修府君而必追及生存者若柳子厚爲先君記表其一代之交與有足附名者而況

徐武功之賦王井蓮劉按察之志滸李宫保之記成得堂皆卓犖振踔閎世教興起人心者其可得而泯耶且使府君之才之行顯於時當必有所樹立以銘幽彝者茲其後可但已哉于以見諸作者生非面交歿非墓諛也于以存一朝之盛府君雖隱處而不遺于史氏所載録當不損於仕也是亦可謂厪而有節也已噫録之存芳之襲哉芳之襲於前者録可得而載也芳之襲於後者存乎其人

録不可得而與也若府君之尚義誠慤如録之所載其芳自當遠襲而智卿之不忘其初稽譜牒以别其宗派之所自來考板籍以照按其産植之所自立徧祭其府君之遺懿而力爲之播之揚之以傳之於不朽芳不自是其可襲哉蓋亦府君篤修忠公之祠勤輯上世之懿之家教也鄒今有顯者居遠裔不出府君之後後此有紹忠公而起以徵趙文敏之志者其在智卿之後也哉智卿名愚録

附壻字誠卿在其仲也猶有季利卿鈍殆將務先世之餘芳哉敢掇所知者徵其録

玉庵詩序

古之君子必佩玉德也於是乎有佩韋佩絃矯枉救弊者焉德至於玉則盡美矣好奇者又有餐玉之術言蘊其美耳玉韜於璞則輝岩玉蘊于裏則潤體溫潤而栗然玉之時義大矣哉崔山魏公之賢胤居錫峰者曰宗美博學多通擇可以濟世易施者以醫行收仁者之功甚博以其獨得之餘貽

其子與期報於廷有日矣而退然不自居游山水間與木石群見而別之者曰公玉也非石也稱之曰玉因以命其所居曰玉庵諸大夫士聞而信之而歌詠之玉庵之名遂聞三吳三吳之人皆信服之曰真玉也予游錫久至必主吾友彭擇良病必索醫就宗美因聞其論議出入言表見其子與瑚璉琮璜器也嘆曰信哉其爲玉庵也吾學佩玉德弗稱焉吾學餐玉術弗及焉吾今得友玉矣友也者友其德也箴吾病損吾過益吾所不及韋以緩之絃以急之約之於良玉崑山之境則吾志遂矣公其玉哉我其公哉不別卞氏莫可得而別矣圭瓚之需于　朝俟諸其子吾有志焉而未遂術焉而當語者也書以爲諸作者先

墨莊詩集序

予從吾吳中好事者游往往得墨莊所爲畫及題識隱然想見其爲人類清苦絕俗之士旣而辱厚

[illegible]文[illegible]彥修然玉立有梧鳳之姿又以爲得其似者於是論其世則紈綺裔也時心竊異之比卒文昇復以其所遺墨寓京邸索題則又出予向所見者遂甚要其得意筆也未及題而失者爲之悵然文昇聞之曰宜吾先人之游戲耳烏足傳哉乃裒其所爲詩若干篇抵予曰此則吾先人之所恃以不朽者願終惠之以辭予固陋不能爲詩

家許然觀其年未及下壽而所積之富若此苟縱之進不亦駸駸乎名一家哉於是而考其志焉亦異乎世之所謂鉅室者之務矣夫以如是之才而席貲據地稍炫燿乎日月之末光以列職敘事孰能禦之而竟以隱終不亦異哉昔人謂臺閣之文豐潤宏博山林之文枯槁奇峻迥不相入而於詩尤甚蓋性情之真見也若居臺閣而能道閭閻之艱宅山林而不忘堯舜之思則可與論於詩之外

矣纍莊之詩殆不繫於其地者哉此又予之所為異也抑亦有說焉潘安仁石季倫輩能為清逸流麗之詞而不去侈靡競進之習識者有以占晉祚之將屋而諸築之為墟讀纍莊之詩而論其世匪直為楊氏賀抑以占　國之風焉則是集詎可少哉而況為楊氏之子姓者哉珍而梓之亦云宜矣至於嬎音協律以究其所自來則請俟諸能詩者纍莊諱綱字士宏姓楊氏集以其所自號名從其志也其律身得之其父承事郎其學得之其伯父都御史宜閒先生而益之江山之助縉紳之教者則以嘗從其季父郎中公之游宦云是為序

贈良醫竇恕齋序

仁之道博矣哉微而為物中而為人大而為天地溫良順惠愛盡而義周其用也無窮醫之道有焉醫家科不有三其業不同而其志同其能活人之功異而果能活人之心同若所謂外科者其於聖

神功巧又孰不具哉或者謂醫家不易學亦不易精若竇君者其可槩覩哉夫醫之道曰大方小方婦人科傷寒別有科及祝由科之類病悉主內而發於外者則為外科疽瘍瘰癧其為病甚速其禍人甚深非善知標本之說經絡支脉之妙辯陰陽之理寒熱溫凉之源明虛實之故深淺遲速之道其欲起死回生拯危濟急於一日間鮮有不辭者矣吾聞竇君承世業能讀醫書上遡軒岐下述漢

唐宋元以及我盛朝諸善醫者立論著方以萬數參酌考驗素出自胸視輕重而自意之故業得以外科擅名其科雖有内外之異實與諸科相表裡故凡男婦人老稚窮貴悉得治之治且無不效用是四方人日登其門延請治疾者如市君亦不求厚償今歲吾友彭君佑有母年既高背感疾邀君視之君外敷膏藥內飲湯藥不旬日而疾愈於是人皆果信其能益巧而至人工者涉聖與神未可知也君世居錫邑家有隆無少替其望於君益高且以恕齋自號則其存心固有在矣吾嘗聞君名而因君佑之請乃書以贈之

曹文蔚山居集序

山居集者吾友曹文蔚居於山林時所作也其隱居未仕之時放情於山水之間笑傲於林泉之下玩物適情而詩倏然成誦是誠詩豪也嘗謂予曰詩而無法猶車而無輪吾於晉法陶淵明于唐法杜子美二公之詩誠有益於世教者他如蘇李嵇阮曹劉謝鮑之流非不可與言詩其於世教抑末矣吾亦累詩一百七十餘篇名爲山居集予其奇之既而登仕不久而逝良可慨也其子邦政不忍廢之遂鋟梓之以行於世殆欲成其志以垂於不朽是亦繼述之意也予故善之以爲序云

曹文蔚雲程集序

雲程詩集者吾松曹君文蔚所製也君少負奇講究討論涉六經群史之外無不學故善吟咏丙午與予同領鄉薦己未歲登進士榜除郟縣知縣其登仕來喜與諸同寅倡和雖處煩治劇遇事有感慨即發之爲詩於是累詩得一百八十餘篇是爲雲程集其曰雲程觀君之集中則可知矣君今既沒其子邦政惜君之志無傳遂繡梓之以行於世福以君之未沒言告予曰詩述於言言成乎文文載乎道理本一也吾嗜吟咏間豈徒效騷人狂客

以是而資樂哉予是之以爲名言夫詩固亦文也然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今見君之所製似皆爲臺閣之人物也惜乎惜乎姑以此誌君之志

謝芝岩葛元兆序

成化癸卯錫山楊致仁痢越十二年爲弘治甲寅其子建患如之先後舉莫克愈芝岩葛元兆愈致仁且愈建其父子德之甚請所交於父若子者爲之詩贈之先是致仁已請予言爲君謝予諾而未

能比致仁領鄉薦又德其子建生益微之值予過錫乃爲之言曰父子天下之至情也疾與醫萬世之相須也以父子之情而醫行則天下無悖獨矣以醫疾之術而行虖乎父子之閒天下無逆戾矣父與子順之醫與疾攻之攻而不失其順者予于葛元兆虖見之矣敬以是終楊氏父子之請

陸慎修

錢太史崔灘稾卷之三　曹遵何仝挍

錢太史崔灘稾卷之四　城南沈思及之輯梓

華亭錢福與謙著

記

神化劉侯初政記并序

吾郡守宜春劉侯至僅越四月而巡撫都御史安成彭公特遣使至書幣禮勸或泥故常以爲太速者禍乃敢述所聞父老之言爲神化劉侯初政記曰神以表其不測曰化以泯於無形不

測且無形宜乎人不得而知也曰初政蓋冀其㤥而弘之浸漬浹洽不可限量云尔

弘治己未歲夏四月庚寅朔越十有七日丙午南臺監察御史宜春劉公奉　聖天子命來侯淞江先是淞民聞之相與懽呼于道曰是非令吾上海者耶必能活我其在上海者曰是吾舊父母也吾有主矣縉紳士大夫舊所知者曰侯令邑時其守則稷山王公以簡靜稱常山樊公以盡心民事著

繼之者皆莫及也然王公悉倚侯以任劇樊公之
爲賦役條格悉出於侯而況侯自爲之哉比下輿
首進父老論之曰君病甚矣向來箝口結舌不能
吐者[illegible]衛[illegible]我我其爲君理之用是[illegible]抵[illegible]隱者
盈庭嚶衙或譁堂陛而迫几席者侯不呼止隱然
有得其情哀矜勿喜之意雖隻雞斗米不得其平
者侯一一聽之至忘寢食或以煩瑣諫止之者侯
曰吾不理孰與理人知吾理而不敢犯訟當自息

且古之所謂無訟者謂無事可訟也豈民欲訟而
強禁之哉民欲訟而強之其爲訟也益甚或曰焉
知其非僞曰否爲其僞而辯之所以止僞也凡其
傾心爲民而不以勞苦節縮精神者類若此不數
日得黠魁賊吏置之法百計撓之不可動或曰濟
猛者以寬殆益猛乎曰吾誅助猛者耳然則不已
急乎曰舜罪四凶周公戮飛廉孔子誅少正卯豈
待罪幾於其爲政而俟治耶君子疾惡之心有素

不忍斯民之受其荼毒恨未得其地未得其人耳得
其地得其人朝莅而莫驅之猶以爲緩臨下之初
必欲使人知吾意向之所在而不敢犯此聖賢光
明正大之法度也豢養於家縱之食人而後誅之
有是理哉閭者僭服用是挾勢通賄武斷豪并之
徒以及冒仕籍以避役者莫不格心俛首匍匐以
事事而無告者甦矣既又呼市賈於庭命之曰鬻
僞價高者訟及吾有法吾與尒無貿易罷月報價

吾出俸以易日給尒務平其直勿奉吾志勿惜吾
財有鎔糖炊餅者取其模碎之曰侈靡甚矣吾在
安敢用此商賈翕然安産其有避官買而易業改
市者悉復其故既又令曰有棄恒業以事俳優雜
劇者罪不赦樂自官縣以下視其爵各有制度民
非大故不得擅譁至於軍旅鼓吹國之大事尤不
宜輕弄其婚喪服用各有等差勿得踰制以故數
十年侈靡淫佚之風一洗而新之其在禁者不待

罪一人而各不敢犯蹈者畏之而不知清慎儉勤
侯身率之而執法不易凡其令自不敢視為故常
也至有貿物於侯而多取其直者侯廉得之不以
罪曰此知吾非強買者也吾喜吾民之知吾志矣
人益以是多之六七月旱侯憂形于色觸暑揮汗
徧告南北壇懇禱曰吾方為吾民休息而天不遂
我耶已而果雨歲已有秋侯悉取版籍計畝數稅
布當全淮者里為之區畫有成法而後布之雖奸

胥黠杜碻弊故隱民明知其欺而莫之除者剗削
盡淨不得肆其巧民相聚謀曰我侯惜我財力纖
悉至此吾忍以稅事累我侯哉與其侵漁於胥吏
吾寧奉吾侯以盡吾職耳遂爭先疾趨視倉如歸
受者如恐不及而昔時留難多取之計不暇及施
啟倉不越月而數十萬之稅已報足矣催科者不
一涉於民之門侯不勞履於倉之廒而事集弊息
自有稅賦以來咸未有如今日者也良亦以處之
有術感之以誠而致然耳昔人以撫字心勞催科
政拙為賢者當未知催科在撫字中也其在我侯
發之耶會　恩詔當除今年民田租十之二吏有
曰當別造冊者侯曰上以寬民顧擾民耶遂止附
於歲征之籍省民費金以萬計故事歲庸皆出於
里正者長之手循圖約日而察之民不勝勞而出
沒愈甚甚或私所費者足以當公家一歲之役矣
故曰倍償而顛倒錯縱者不與焉侯曰吾知民力

竭矣吾敢輕用哉顧為不得已者吾節之又節思
之又思據丁按產而輕重其役吾無所與吾智焉
取足於公家免吾徵而已矣吾無所利吾私焉既
有成畫乃集郡之里正耆老於庭授之冊而面書
之一日而畫退乃悉據自所定而張示之觀者笑
舞於下曰我侯其神明邪不然不入吾室何知我
深淺若是也曩歲私囑訟訐之風無聞焉是皆古
今之所共難而侯處之裕如也豈曰初政而已哉

化侯歲歲行之嗣侯者復行之有侯之官者則而
行之無所不可禍嘗聞古之循吏以不忍欺不能
欺不敢欺分優劣君吾侯則愚者畏其法而不敢
奸者慊其智而不能智者服其誠而不忍可謂兼
而有之矣又嘗慮三代以降風俗若江河之日趨
於下無能挽而回之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今
觀我侯振作三月而民風丕變乃知患無其人耳
或有其人而不居其位或居其位而不盡其心耳

以君人居君位而盡君心天下事何難之有昔人
稱漢宣多循吏雖功成之僞增戸口者不足以掩
龔黄之名有以班氏之筆在也禍竊史官無與力
於史事而目見侯之神化有如此亦欲使之闡揚
昭彰焉故著其政之難而大者以爲爲守者法君
侯之所以自處者其在易之泰乎包荒用馮河闕
一不可也其在周召之成功乎愼厥終惟其初不
敢不罄一得之愚是爲記

神化劉侯續政記　禍

禍既爲神化劉侯初政記鄉父老聞之皆以爲
實録有欲碑諸道左者禍以時制止之既乃有
舉以達諸巡撫都御史者亦曰信然逮于今二
載益勵益新不可殫述屬入覲諸先達各有所
見爲歌詠艷之行禍久杜門不獲隨祖帳又不
能爲浮詞乃祖初意得續所聞聞者爲續政記
不曰政成而曰續者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未嘗

少有自足者侯之心也君夫九叙惟歌勸俾勿
壞尚俟借寇徵黄之餘去思遺愛之日則不敢
多讓第懼離索所聞挂一漏萬舉細遺大有所
不免是在同志者各述所見以續之云
侯莅政之歲將終各方鄉爭報逃移歸復者曰以
若干計聚寀稱賀侯曰未也是特吾絶兼并復田
侵省徭役以招徠云尓吾方圖悉撥所拋荒田錙
無所得利者隨所願召佃之隨所佃熟贖者免初

二年稅外始入正額盡去舊所貼包賠瀕荒稅法
民庶乎有歸而無從耳聞者歎服忽一日揖寮寀
坐于堂召胥吏立于庭語之曰帑藏有餘貲可用
者乎皆應曰有然而莫知其所謂也侯曰吾無以
使民之利病無所匿於下故縱之入闢然門屏之
外若不能容無有以稱吾豁達洞視之意宜闢吾
門衢有民居蔽屋者公售之寧過其直或有以民
安土重遷言者侯曰聖賢未嘗不愛人顧權其利

害輕重耳般盤遷河周旦營洛計其大不假惜其
細從其公不暇徇其私煦煦一人之姑息而阻一
郡之興廢此事之所以不集也既又屬撫按各檄
治其廨工部檄治周文襄公祠侯曰吾屬壙吾治
而先理上人之所臨前人之所祠吾其安哉遂會
財飭工大理廢隘不踰月而規模十倍於曩時或
病其督工太急者曰視官事爲家事惜官錢如己
錢此昔人之名言也世有遜謙遠謗玩歲愒月以
所至爲傳舍者吾不忍爲也有假公營私用一書
十以興作爲竊穴者吾不敢爲也有始至則借政
通人和之說恣造化改易之謀財既會而功無成
人無稽而吾已去則又吾之所深恥而不爲者也
孰若吾之始至襲於人之餘爲後人之地一無所
利於我而且免科罰之旨已出哉第恐　朝廷之
明詔日新部使者性情不一一禁革則已費之財
已役之力不可復追徒資胥吏之出沒耳吾但慎

擇督事者俾無偷惰侵擾之患當愈急愈寬耳且
農事亦有時不可妨已而果如所料識者神之其
徵科嚴冬完之期版籍申花分之禁皆與廷議合
亦率類此其言曰常人之情有則易以濫費無則
難以法徵吾縱其濫費於方有而徒以法束於既
無是名曰寬恕而實誘之入罪而禁之也今年詔
當入官者無預其歲諸郡皆驚駭不便而吾郡獨
安焉循前二年之習也舊俗有花分子戶以遜重

徇此習以爲常不知其犯令也侯至訟及此者必革之初或疑其紛擾者茲廷議從言者申是禁則版籍未更而歸正者十已八九矣督籍者甚便之其駁書吏尤嚴有犯贓者雖輕不赦曰固知從吾左右者亦欲以養生然有犯而赦之則吾豈敢吾正惡夫左右以而恩立威者訟則曲護之上之察而置之法則大怒以爲損己威重黨惡而長奸不尤甚於文已過者乎若然吏之贓即其贓雖曰無

私吾不信也而邏捕優戲者至僉謂令已行必從輕貸侯曰誤所謂一縣二慢三休亦官府通弊也彼入吾常試我耳我姑輕之彼將姿行與初之不禁等杖之視初犯者有加用是屛息風聞鄰邦諸侯大夫皆曰吾獨不能正吾邦之風俗耶爭先禁蘇城儁李素號繁華者闤闠肅淸播爲美談皆吾吳侯有以啟之也詩不云乎正是四國仁人之利博矣哉丁祀先聖閱樂不能成音乃歎曰吾不好

聲樂者厭淫哇耳雅樂其可少哉遣禮幣聘南都神樂觀之善于音者教之樂用以備學校廟宇有傾廢者將葺而勤補之未嘗待師生之請其考校士類命題立論必與辨難忘上下分啟發良多軒輕人物不泥故常殊令出慭協輿論若今科所取士皆侯素所許者也解元陸深尤爲上海之破天荒或曰二邑皆侯之教也上海之文運至侯而始隆得非侯舊令之遺風今始收效乎侯聞之笑而

不答其聽訟先論倫理曰明刑以弼教也倫亂於訟奚以教爲其於男女婚姻之際務速與之合崑山有巨姓欲出其妻者妻訴之其郡邑不能辨乃訴于上官乞就我侯自侯呼夫婦至庭下委曲諭之不能答歸相得如初聲名益著於四方境內有宿逋鹽徒凶寇爲患不測人莫可禦侯令曰吾郡豈有賊徒多於良民者耶顧上之畏患避禍延歲月耳宜併力擒之期於必獲果歸渠魁一二十輩

鄉邨之民始得安枕凡險隘通衢交會之處必置
柵警拆邏巡必嚴必慎肅然有外戶不閉之風庚
申歲禾方有秋而風蝗不時忽有蝗者時中曹按
察以詩投之侯書曰吾今日始聞憂民之言聽災
者具陳議者謂國計已定寬貸弗及也侯乃會其
數於準粮銀布中均償之曰廢眾猶可虧一甚苦
患難相卹亦鄉里從厚之道也人服其應變侯自
奉甚儉薄于從游者自延塾師外不得與接學已

大成就人亦無有知之者至遣婿且就舉郡人
咸不得聞君夫居二年而婦歿桑之內莫得窺其
簾漏行畢舸輕裝浙江以上或有虞及寇險者侯
曰賊寇亦有耳目知吾家必不驚吾翊當羨游松
者嘗語人曰劉侯歷官幾三十年而其夫人服飾
無異於儒素何也豈亦其天性之使然哉及於吾
鄉先達慶賀弔卹必勤必懇匪物之豐而儀之及
尤人所難也大司馬張公時敘致政歸　上詔當

月存問侯必躬詣執弟子禮請教逾時而退不責
其荅拜摘優詔之言表其門曰完名全節曰吾因
以勵一郡之名節且以自勵也若張都憲汝欽曹
按察諸公皆無失禮者至於疎娟卑賤時所共弃
如禍者亦毋論理談道往往施而不報不計也每
以子游之所以取澹臺語福又語之曰儉德之美
也何德不自儉來躁進貪婪者皆從不儉處得病
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者持身之規矩也吾

守規矩烏得為陋又舉先儒之言曰為治以莊為
主而寬以濟之君苟立名則玩侮縱肆不可收拾
必至於此而始束縛之人已兩病而事已不濟矣
又曰慎終如始子前日之言是也其冒賄致身以
諂媚者屏斥之不與即見不與言分臨流品界限
善惡嚴山岳雖有狂生浮議不得動搖可謂介矣
福嘗論之曰侯其得於曾子者為多其質也毅其
學也確其守也約聖門卒傳其道者曾子一人而

已矣其庶幾乎既悟一貫之旨復造四絶之域福
也亦不得而知矣

神化劉侯政成記并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聖人度其時則可矣故三載考績虞周以來至
於今莫之能改也然則克副有成之實者幾何
人哉福於我侯之獻績也作神化劉侯政成記
以足前二篇云或曰既稱神化矣侯三年曰過

化存神宜莫如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
都其推行之漸遠近淺深固如是也然則無以
加乎曰成者一成而不變者也孔子之答請益
曰無倦福固曰不自滿足者侯之心也豈可以
淺丈夫息於宦成者例視耶使侯自是而登庸
焉推是心徃隨地措宜無乎不成遇　聖天
子嘉惠吾民進秩加爵寵賜一來孔子不云乎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自成而仁福亦不知吾
民之所就矣殆未可以空言爲也然則侯之政
止于此乎曰是特撮其英華以曉夫日用而不
知耳若夫節目次第冊而書之吏部之所稽最
焉者非福所得而與也

侯當入覲時曾按察御史王君維綱來莅御史方
以威嚴自持所過郡縣皆震懾失措匪直莫敢與
抗而已每以有覲禮辭謝者輒謂其畏避往往厲
聲色沮難之侯於審獄議政必循理據法無所挫

御史不能難久之乃進侯曰入覲大典也行當有
日侯應曰諾即辭謝上道去御史召諸察論曰餞
送禮無以我故廢也蓋重之也侯出郊其庶人
在官者或循故事懷贐以從追侯舟則緊棹不能
前甚或弁其人不敢隨衆見者或逡巡數程冀得
間謁侯不敢西而返其清介之風望而畏之有出
於四知卻金之上者如此自浮亂水陸以入　京
邸馭下日益嚴厲或諫之曰旅之九三焚其次喪

其童僕貞厲殆非旅之處僕也侯曰不然比在官
衙閽牙鞭箠森列左右日夕防範尚不能保其無
犯者今旅寓苟且稍寬之則生玩惕心不可束縛
且所繫匪輕世有詿罹嫖謗者豈皆自爲之耶聞
者服其能長顧卻慮也造吏部堂白賢否無所
回護不競不懾竣事不色喜還蒞政如初不復召
家累或疑其侯陟者曰是無與吾事吾欲養吾心
耳先是蹇案事慕效洗刮崇清白勤斂風徹於上

下然不能不心憚侯之詳察也比行則頭角相髙
至有鬨堂而譁者退乃各歎曰我侯眞我所哉誠
不可一日去我也各還則有被訐當罷官者侯廢
寢食圖爲之解不可及則憂形於色溫顏厚禮與
之別曰命矣夫聞其卒於途久之悵恨竟日入乃
知侯待寮友如此其忠且至也寮之執郡憲者曰
王君演之論文武全才馳譽中外侯優遇之不以
位分論焉演之承乏署督捕鹽盜以兵家法授邏

候人且負膽氣無所避故循逋盡獲皆侯委任責
成之力也侯不沒其功且上巡江都御史七閩林
公林公壯而禮勸之演之遜侯曰我受我侯之成
算而已吾安敢貪其功林公復義而禮勸侯有識
者歎曰安得天下之爲長者皆如劉爲佐者皆如
王而駕馭之者皆如林哉若然則推賢讓能庶官
以和不得專美於周矣福曰觀人於黨至是益驗
演之獲鹽寇贓重而證著甚白侯侯問其姓名

驚曰是吾下車時所擒黠魁也吾罪之戍邊有成
案而彼以賄多術巧脫吾不以爲意但與其革故
耳然彼終憚我不敢肆若尒者當乘我入覲去也
君之志則壯矣然恐不知者或議君承我意也或
議我之授君策也演之笑曰我持三尺法不受人
使亦不畏人議侯曰吾敢以私嫌撓君公法哉君
請行其志勿吾顧但其人多黨與利其賄者毋好
生浮議君當原情據法勿以壯氣偏見輕出入俾

無隙可乘則得矣演之研精詳察而輸之上官果有爲之游說者曰劉矦之宿怨而王君成之也上官惑焉檄下多反覆矦不爲動演之持法益力久之按例附律卒成之遷於是向之嘵嘵者皆悅服曰矦之疾惡固法所不容耳非有意而爲之也吾儕小人安足知此有上海主簿以貪見黜於矦方憾矦不爲之隱而矦以其逋國稅復繫其家勿使逃去益怨之遂搆誣於御史曰矦受吾賄且窖藏

出入有私御史聽而按之郡人驚駭奔號曰何御史不亮我矦也我矦豈有是矦聞之曰御史眞得體執法官也聞有碍於法者安得不按我之所以日夕兢惕者正懼不能自保耳彼焉能保我是正我所以受其僞而辯之僞當自息言動舉措如平時又曰窖藏出納有簿籍任其稽覈無所紛改受其賄而復去其官而復繫其家愚者所不爲也吾省吾心而已不與辯間以朔日謁城隍神卒禮設誓曰吾官衙有私錢若干文神其將殛之家屬從事者皆縮頸吐舌曰非自信之深自知之明者不出此言蓋非有強之而矯焉者用是矦之廉益著爲矦抱不平而欲辯之者其衆矦止之曰執法家易生嫌疑勿重吾過旣而稽籍鞫吏訊所司諏下人所出皆公務而奸丞情詞前後不相符蓋僞自露御史曰劉矦無罪吾聽之過也卒白矦而置丞於法民懽呼於道曰天理之在人心尚未泯者如

此有入賀者矦曰伐國不問仁人古聖賢之所以自信養之有素耳吾德未至而致疑於人吾方内愧自反之不暇何賀爲自是益嚴防範乃吾益也何怨尤之有御史再至矦入謁御史待之益恭矦無改於其初御史行矦計其滿及也入請曰遵禁不敢交餞茲行也恐當弛禁許僞吏叢謁誠御史曰吾當復來蓋恐人之瀆玩也矦曰吾且常人之情隨時覘勢以爲遷就哉有御史在吾此心此去

也前後交代之情雖有寬嚴不齊而吾此心此法固在也豈忍以去留改其操哉聞者歎服已而御史竟舉憲綱廉勤公謹之例以奬勸之且於所按郡守獨舉而旌之於朝曰身心無愧作政事有條理雖內聖外王之學無以過此故知侯之真者莫如御史撫都御史旌之朝而檄書遲至郡人乃知都御史前日之奬勸者非速也觀其初有以占其終今日之旌異者非緩也考其成有以徵其初御

史前日之按覈者非故抑之也辯其非有以證其是今日之旌異者非過揚之也得其實有以定其名每歲輸糧于京者縣得糧長五十人等不程也各附之庶計數而均授之官給之費則衆役當最訴于司徒司徒察其情必有任其責者當白之內官內官亦惧衆目莫掩或徽諸　聖聽不可解稍不敢肆其貪卽有之衆克舉之不至破產之慘且無賴子挾勛戚閹宦以府藏為窟穴者勢不能以婪華私智而恣侮猾束百餘人又安知歲聚百口怨苦終無有舉而上聞者乎久之弊當自息都御史報可舉行之上下稱快侯曰未也是特止滲去新法耳吾之志必欲使徵輸者一無所費於民受田者視所出入稅無纖毫不平墾荒蠲逋無尺地遺利一民受累斯可耳用是人益望之而恒惧其去此云福以為侯卽陟去當不能忘情於斯舉楚子父之誼以詔後來及撫按當路有不必務自已

出者侯自是而進焉位日益尊權日益專志日益得大行當軸秉議豈難辦此否則復假使節撫臨而手自為之未晚也福是以不敢掩侯之跡而記政之成有餘日有望焉若侯之心福於初政記白之侯之學福於續政記著之侯之才其驗於政成日乎嘗聞先儒論諸葛武侯曰嚴毅緻密橋梁道路無不整飾而當時亦有病其躬親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然甘受不辭當自有見侯其若人

之流與敬拭目以俟其大成幸無使人議禍曰徒能記侯之成於作郡時也益信禍之言爲然且四載錢穀布貨價運賫出納不知其幾稍與謀焉富貴不貲而人莫敢議侯則提綱領籍而付諸所司一不經目其倉廩公廨私第池魚畦菜以至岸艸與作所聚竹頭木屑皆易以充官費凡倉用冊給皆爲區處不以煩民惟期於集事不欲其費一錢故民於歲賦但役後無絲粟用若不知有官府供

給者又爲民惜財至於爆竹火藥之細皆有禁堤澇浚湮日恐不及故四載無水火災其士大夫往還者禮燕詩文外無一所受歲誕辰必遠出避賀其律已嚴而斯民富先後表裏一致古之人莫及也數十年挾府縣矯僞以肥家者漸以法束之罔有漏網自寮屬以下至於倉場巡稅鄉都保田之賦一毫不敢取於人卽欲取人亦畏侯之察侍侯之明非惟不敢與亦知與之無益也用是四境之

内如三軍之奉嚴將軍命銜枚趨事雖大不驚爲政至此可謂精矣初侯令上海佐樊公免佃民服輸將而責之糧長官給其費至於今便之莫之能改惟輸布法內府歲欲富民縣十人當之者必被產衆皆嗟悼而束手莫措及官民田稅輕重相去遠貧富割據里胥倚法爲奸不均之歎獨甚於他郡數十年來撫按郡縣以至父老建議者皆首舉之而迄無成算至是侯乃歎曰吾思之數年今得

策矣乃請于都御史曰稅額有定則有科不敢擅更而加耗法則歲爲之處置益民田而輕官田則耗庶稍得均稅之遺自作以至大拜茲成也又其一初乎侯涖郡之三年癸亥月正元巳巳記成

右三記總六千四百六十言吾伯子與謙先生口授裨書以馳獻我侯者撰非一時獻各以事默而誦之纍纍如貫珠眞所謂擊長山蛇首尾相應不可折而三之也者敢復總錄一通以獻

歷覽之者有以知我侯之顛末云我侯自己未
四月丙午以迄癸亥春正月記其政事之美雖
不能盡其心事大率於是乎白之矣非吾伯子
之能白之也我侯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
知之也然非吾伯子則亦不能言之如此其至
也吾伯子自家居以來素厭入城府第以從鄉
先進後不敢立異且惧夫人無能亮之者及見
我侯則歎曰吾有以知我侯之心我侯豈不能

知我之心哉遂足跡不入城府者三年而我侯
待之益恭人以爲非我侯不能成吾伯子之高
非吾伯子不能成我侯之大及讀三記祚則以
爲非我侯不足以稱吾伯子之言非吾伯子不
足以盡我侯之美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敢
因誌所見於末鄉進士弟錢祚書

清風亭記

國朝綱紀宇內以耳目之司任都察院其所由來
尚矣若乃兩畿以暨諸藩則歲命院御史各一人
分按之既又以鹽政易蠱則專一人既又以兵籍
易淆則專一人既又以學校事重而兩畿無監司
也則專一人既又以兩畿當嚴慎固之勢也則各
從其院選捕盜者一人皆謂之巡按御史其餘因
事而命者弗與焉其所歷官次皆曰察院葢曰官
之臧否事之興廢民之利病悉於是乎察之也松
郡之有察院舊矣菭于是而賢者都憲省輝鼎埜

可得而逆數也乃弘治癸丑冬十二月光州劉君
廷瓚宗敬奉　命至焉先是數年民連困災重罷
賦役屬茲守令奔走于奏績吏胥憒憒六事盡弛
新牘故簿殆無完期君至不數日而百職盡舉吏
畏民懷君無復有所事事者乃退倚北窗進郡守
劉璟指地之奧曰吾將於是乎亭焉昔人有云氣
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吾將於是乎清心寧神以
與君輩從事焉守奉命唯謹爰謀僚屬捐義官之

仁旦慎者二人俾督厥役守去則郡貳江激嗣涖之既三月君復至而亭成矣亭白院之退食堂簷楹之西少折而北繚垣屈曲不踰數步殆所謂奥如者曰奥宜潛思及亭則灌澇六出闌檻周匝縱目斿神則雀而池砌而石亭亭而荷洋洋而魚修竹茂林陰晴倏忽衆輻輳于其間又有所謂曠如者曰曠宜宣志蓋君所授規也君既達觀而喜焉因命之曰清風亭君於是以游以憩以潛以宣以

延父老而觀風焉數日復去而代將至矣江貳乃偕郡推姜閎屬予記是爲甲寅夏四月也予復之曰先王之治於兢業敬勗之間而不忘寬裕悠遠之意故其精華馨香之感天格人者每出於號令法度之餘王制五年一巡狩使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亦其一也故列國之使往來亦各觀風以獻其上至漢始以六條察郡國曰察則以嚴而其所事不越乎簿書期會則所謂風者亦既索然矣夫欲

外簿書期會以爲治固理之所必無然民之奔走於郡邑郡邑之束縛乎民日役役於是以胥淪於昏稽若所謂率天下以路而不復有餘地者均使察之者復役役於是而亦胥與淪焉則亦何所恃以居堂上而照堂下哉吾於是乎有取於君之作是亭也抑復有感焉官廨者世之所謂傳舍而非已有者也故視民居之堅否去每十倍君察院則又傳舍之傳舍者也故視他廨之堅否去又十倍

居之者不越旬時無暇慮乎其後奉之者趣具晨夕未嘗預爲其前其所爲美觀不過粉飾華藻之浮而其內不顧也孰有若君之一再至而爲百年慮者乎孰有若君之任獨勞而垂永規者乎又孰有若吾郡吾邑之奉君者乎後有嗣者當無朽矣諸預聞者咸曰唯唯匪獨官廨宜尔也使天下之官皆不以傳舍視亦庶幾乎古之風哉時華亭尹李瀚初至遂請刻其言于石以表亭焉

崇文閣記

維庶邦家君經百工受　命于我　明者一百肆
命之教郡縣迺皆學於是華亭即徐氏之義塾爲
學百三十楹歷五增葺拓而愈宏建而愈備凡御
庶堂齋生游所息學制攸宜殆罔或漏惟時有般
壯觀鍾靈毓秀以昭宣　天子之文光發崇聖
賢之教典而俾升者暢鬱洞隱昌其氣以峻其志
以期之於抗衡五岳競耀三辰者則固不可無喬

聳特峙者於其間矣於是教諭盧能楊君濟民圖
閣焉會縣嘗奉　詔毀淫祠得材若干積於是而
監察御史光州劉君宗敬來按首相學濟民乃白
之御史御史是之既又規其材弗足以宏厥規也
令以其法所得米五百石舉義官某領而營之工
興未幾而御史代去衆方虞其中止也迺吾郡侯
光山陳公遜之以才御史被　命來倫釐庶務罷
免浮冗以與吾民休息及聞濟民白及於是則曰

吾責也弗可緩益力助之會計廩稍又得餘錢五
百緡畀之且命知事李君潔董其役越旬更月侯
復躬涖之以程其惰勤故賦邑弗奪而閣用以成
是爲弘治甲寅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地爲觀順
堂舊基芟撤其屋而增築之者凡二十尺前堂後
河左息右射傑然一奇勝也其爲高五十有六尺
廣如其高而多十尺其深三分其廣而得一其爲
楹三其爲簷以層計者如其楹之數匝洞以窗而

外屏之墻以丈計者凡四十二易舊土而新甓之
者也其爲工五千餘又踰年丹堊甃檻悉具侯落
之而命之曰崇文於是濟民偕訓導廬陵孫君吾
玉以學士子之意來徵記竊聞王制曰無曠土無
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
然後興學學興矣六禮七敎八政同俗養老恤孤
之典備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而後選俊造
進之舉興焉皆右文也文之時義大矣哉觀乎天

文以紀時數三皇是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五
帝是已憂深思遠經緯集成乎其間以備萬世法
程者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已振作洒刷恢弘昌
熾以旋追復乎其初者我　祖四宗及今日
天子是已茲其文之時哉華亭稱文獻於天下先
縣之建千餘年而學校科目崇勳俊偉駢累相望
莫盛於我　明而尤莫盛於　今日作而延之承
而徵之賢侯其毗貞之百侯至而奸強帖柔隱紬

發舒土地闢田野治殆有得於王制與學之本哉
汰懲廢惰登庸俊良殆有裨於王制俊造之選哉
爵茲而往昌氣峻志聯翩雜沓率先天下以進輔
天文人文之化以超軼乎皇帝王聖者殆有基於
是哉福於是乎知文之崇矣福爲縣人而弗獲與
於是學雖幸以文進而弗足爲學士子先也若朱
紫陽稱斯文未喪在孔氏而文學子游爲吳人謂
得其道之英華魏崔山記舊學悼邑人不知祀壁

宣公以爲三代以下所未有之人物錢文通公述
郡志極辯衛文節公之爲邑人而其表章正學力
持國是要亦可謂無媿於斯文矣升者其尚知所
感而作哉抗衡五岳兢耀三辰茲其階歟君人文
之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云者則閣中所
登之教典已具正福之所願與學士子共勉焉以
成侯之志以不虚生　文明之世者也外此非所
望焉或曰郡邑方尚吏治而侯崇文郡邑方困簿

書而侯興教郡邑方各私其所有以爲功而侯視
屬學爲己責郡邑方務奉其按御史之初蒞者而
幾滿則忽焉而侯不怠於其既去合先後一人已
別緩急而皆不失吾之職者此吏於時者之道而
學士子所宜法也是不可不書或曰世之仕者以
官爲傳舍而秩下祿靡顧其家之不暇者官於教
者爲尤甚游民迺獨悼百年之闕貽萬世之獻以
德望容儀得侯之心以致請必響應而卒成其業

如是是又不可不書或闡皇帝王聖天人之文以
啟後人之準則俾升者目快胸蕩而志不外淫其
有賴於是矣又不可以不書於是乎記

捍患隄記

吳故多水患而近時尤數且甚命吏居民存羅沓
尼相顧錯愕罔測厥凝加之撫者貪及按者期至
俟陟肘滿莫懷永圖是以潽敘冒桃而上不惜下
亦知其無所於倚而甘心焉良可悼也惟我

皇上宵旰兢惕畏災憫農一二同德胥戚之臣軫
念及此而撫臣是擇爰得新昌何公世光以右副
都御史來廣儲博貸戒防飭浚如恐不及於是吾
民始有生意而爭來言利弊矣時則有若鄞進士
董君啟之出尹上海承公之意進父老詢厥便得
策獻之其言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迥絕東抵海偉
類高凡患旱利於浚西跨五湖鍾震澤下流類卑
窪患潦利於防故嘗有浚防之令矣役弗均而力

偷規弗定而文觀患自若也茲浚則擇其人嚴其
戒而已而防爲艱請以民之義孚力贍者督其役
且令履畝計防程其工而分督之地闊而防遠者
多爲之畛以析之以拒浸延使食其地者各效其
力而無勞于官役于官者官食之而食之所出處
之以椎於廩藏無損也又曰農罔穫冬愈隙矣毋
俟春溢弗及也且因而食之有助斂不給之義焉
何公聞而賢之詳授以區畫之方與闕之計飭懲

之典而聽其行且令曰凡吏吳者式是規浙臬僉
事雷公元芳以其職與聞乎是亦偉而許之君於
是奉令惟謹躬率其僚馮丞以下相利庀材如其
策築之應期而成延袤凡百餘里凡其崇視凶歲
漫迹加尺者三蓋丈有二尺也凡其廣加崇尺者
三而其殺三分去一蓋防制也其側植楊插茭以
護之凡其障而築之也析竹織蘆而匝之以幹凡
其材悉出於官凡奪田益隄而妨於私者官計其

地而均其賦于同彊之人而東之浚者不與焉既而有以惠問者 上乃命工部侍郎徐公原一率厥屬主事祝君惟貞大舉浚防而何公以下至於董者皆與之君子謂是役也先國之謀而上合禹碩民之患而下樂焉創于一邑而四國則焉成于群議若出一人焉惟患之捍而飢則賑焉不可泯也乃碑于其地曰撫都御史何公以上海董君偍于是是爲弘治甲寅十二月朔日也

丁巳燕游別記

弘治丁巳歲除日 日定菴曹先生以其弟孚君君暨王崔坡與余同燕宋以忠氏爲除夕會合詩先生以我輩爲可與語遂訂上元約肇春游也別去速札三四至戒曰風雨無天奪燕賞毋人攘及期麗日祥雲條風扇和崔坡以忠同載以往掀篷嘆曰先生之誠若是天且弗違而況人乎及門先生率群從與孚君孫迓之而金綬齋已先讀除夕詩再過矣登堂序拜酌三巡崔坡呈除夕詩讀之愈技癢不可止復推崔坡首倡時爲先生群從者餐菊翁爲長而西園孚君皆弟行云先生謙不敢獨受須辭請均領之崔坡遜各爲近體一穢遣之其始克賦韻除連甚愧息綏既先生欲次坡作捉筆漫揮續追序除詠而崔坡方記是日勝離席設別几于兩楹東西各南向凝神運筆若競驟然而一時賓主獻酬起坐燈張樂作咸罔與聞見迨用是

遂以兩崔鳴坐賓事茲畢會有社皷過門者欣然隨群兒出覩之便以硫硝爲筆中火燎及花幻者熱以爲時娛乃設榻西軒先生挈家孫宿綬齋陪焉比曉先生又出燕上所得者連昨日得詩二十五首在坐者備矣寢後從所游細林山山距先生居西北去凡四里同册者八人各出句聯成之得八首[illegible]昨者爲餐菊以忠而增入者則先生之子志與顧廷儀也及山坐崇真觀讀其去歲追陪先生

諸作謁彭素雲墓槃礴山半拈韻分作又得古風
長篇五章伶人解咸隱岩背吹洞簫雀坡召先生
之孫仕介爲對句因邀廷儀门歌先生所爲其家
瑞竹詩又次得四首抵舟而西如前今復得十首
詩完抵鍾賈山預設燕壽安寺以俟比登筵閲四
壁其兄九三翁及吾宗長文通公倡和益興發不
可止以杜句昏黑應須到上頭分韻遞聯又成之
慨念張弛乃各趺坐月陛喧簫鼓互鬮謔以盡所

懷倦始就榻未幾而晨鍾警寐仕介率帷歷諸榻
問安懇懇執子弟禮甚至比與西園乎若復自家
寢來禮序後某即與雀坡登山訪舊所題古松老
藤而增道語誤比絶頂竹竽雜餘鍾外無可入詠
相與遠眺笑吟而返設拎諸公諸公以逸待勞各
次韻見嘲而邪告以松所在出門道經松雀坡與
某詫之曰茲非舊識耶足沈山荒羞矣某始悟初
引者誤也復爲詩以自咎解嘲先生稱焉秉與登

舟又西泊天馬山麓詣二陸讀書艸堂詣沈遂詩
索茗于詩僧思濡不遇先生先悼古而三子和之
復各效沈體次韻又八首爰就乎若邀放舟小橫
山讀文通赤壁詩餘振袂踰山尻出冢葺上絶壁
分坐繇號朋浩歌蘇子赤壁賦蓋此山多石峭立
谿岸昔人以擬蘇子二賦而名故因憶之復用其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語分韻各爲體又得八首詩
自此始不限體而壽安之分韻獨上字不同例者

蓋乎若歸寢獨得也自赤壁返小山寺洗盞更酌
尋蘇子故又有雪堂之趣焉蓋早春與小春去無
幾耳時某倦隱几卧及籍新展衿諸公及先生頒
家過從者咸得息或逆或丁或魚貫則某所謂連
席櫛比者也某方寐覺又爲諸公鼾雷而警不復
瞑目乃[illegible]先從游爲柏梁體六十九韻以謝先生
先生夢中竊聞之叩焉某不敢不吐實遂忘鄙陋
起書之雀坡抵掌曰汝韻記吾直記耳摘景偶事

鏗然聳聽然後先生無可留其亦無可恃以留矣臨別先生謂此山不得列九峰間爲屈稱相與酹地登爲第十峰寺僧惧無案可驗又共成詩券一章凡前後得詩若干首爲日盡三昏晨而西閣題卷壽安題叅不與焉主于游也是爲是月十八日寉灘錢某別記于崔坡之左要亦其註疏云耳

大方伯可庵葉公七十壽記

可庵先生者吾鄉文左方伯葉公廷茂所自號而

人尊而稱之者也先生既致政及七十壽我郡侯光山陳公遜之老老而賢賢聞其誕辰曰是可以賀遂率同寀把酒爲先生壽先生曰可矣侯請其說曰吾無可然則曷爲乎可曰吾無不可侯曰先生不自以爲可斯無可人不以先生爲不可斯無不可先生之於人也亦然斯先生所以無往而不可也先生敭歷中外四十餘祀觸處皆宜與物無忤而脫然歸老于太平之世書錦於文獻之邦爲縉紳望其殆持是以行乎先生曰惡聖之事也吾烏敢居侯以壽祝天之所與不敢貪也故曰可時翰林修譔錢福執榼侍側侯乃觴福顧同寀曰夫夫也與先生同里門宅表相桃科第官階始終極致爲慈郡光必能爲我言先生者福既酢侯以豎侯之寀乃進而前壽先生曰春秋聖人之權書也可其所可不可其所不可而於我無可無不可非有內聖外王之學天人一貫之識也不足以與此

先生於天之所與自外來者止焉不敢以貪進我之所具自內盡者歉焉不敢以自足即侯所謂不自以爲可而人不以爲不可者也侯與先生皆以春秋進而言若是要皆深得聖人之權哉福後生何足以知蓋嘗跡先生之行事矣弱冠登科榮歷顯要而人不以爲驟盤旋藩垣循階假級而自不以爲淹三持使節歸耀故里而人不以爲詐著功名邦垂聲竹帛而自不以爲滿位極文品富甲鄉

黨而人不以爲驕遜里計功跬步鄉相而忽輒焉
以朋人方不滿而先生乃以爲足若是者其亦可
乎不可也以是而質諸人人可之以是而徵諸天
天可之朱顏鬒髮兄弟輝映桂子蘭孫後先趾美
又以其餘爲鄉先生爲國老成教人以不失其鄉
爲法而蒞乎其地者得以禮於其間以稽典問俗
自是而進焉踰耋過期或錫鳩杖以榮逸于鄉或
膺鶚薦以就諫于朝蓋有非徒爲壽之樂而愈無

不可者於其間矣斯無負于侯之所爲壽哉於是
自侯以下僉曰可矣遂記其言以侯諸無窮是爲
弘治丁巳十月十有四日也福謹記

孝門記

弘治九年知新蔡縣事臣邢傚言于朝曰惟我
國家以孝治天下者百三十年逑　皇上益隆繼
述肇造　祧廟崇養　兩宮孝慈之化溥海內外
比屋可封莫能陳述肆惟臣所治縣歸道鄉民人

張洪天性孝友敦確禮度乃於癸丑年喪母趙氏
哀號幾絕毀瘠骨立及期而葬擗踊過悲送者感
泣卒葬當虞僉勸之返洪曰非不知神棲于廟祀
依于神體魄所藏情不忍舍乃獨結蝸廬即地鋪
苫廬于墓側雖冰雪嚴冰手龜足僵不加齒被子
弟泣諫恐傷其生洪曰不猶愈于孔敗抱棺王庸
露處者乎比炎酷烈苦踝汗髮焦躬自負畚增築
域兆不少告休或止之者洪曰不聞有侯義傭身

文恭培墓者乎初寢于苫地陷若不勝載連四五
夜衆異而訪焉洪曰我恨不能鑿泉殉葬以從事
左右耳何懼之有竟不改築而苫乎如故既而怒
風叫號沙石飛擊若有彊禦鬼怪相攻賊者洪神
色自若曰吾志在親以死自誓如天不欲吾節孝
吾死此耳吾不忍去吾母遂寂然而息鄉黨開然
以爲孝感所致既久有白鳩來巢馴狎不去洪手
植松十餘株甫及終喪蓊鬱可愛若非人力所致

然皆與史傳所載先朝旌閭表異之跡脗合請下所司檢故事修今典以旌其門　制曰可且褒賚于撫按藩臬遂旌其門曰孝子舉邑賢之越已未年洪之子什以鄉進士謁選授松江府通判什復不忍違其親迎養于官松江之人填道爭觀曰此孝子也時洪已幾七十隺髮童顔充然有道之士而什居官清白慈祥愷悌萬口一詞皆曰真民之父母也用是知孝行之徵有如此者松之仕而家

居及庠生處士善揚　聖朝激勸之典風俗之美以臣福嘗職史事俾記其事福受而讀之嘆曰我太宗文皇帝志裨世教作孝順事實一書頒行中外至是其有徵哉臣福伏讀　御製曰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即所詠地[illegible]式誠鬼魅感德者也微足以格鳥獸孚艸木即所謂白鴉呈祥蒼松鬱蔭者也若夫雪夜寢苫炎天負畚今昔之所難純孝之至行具備其曰　天語旌門者表　聖典也其曰　帝心錫類者美賢胤也嗚呼　太宗所錄孝行古今凡二百七十人而廬墓五十三是可以守廟中制例議之哉忠孝大閑寧過于厚聖人垂世立教之意可見矣漢之廉范宋之趙抃皆以廬墓爲循吏名卿不干其身于其子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臣福竊有望其後人以爲　聖朝食旌典之報是爲記

青松一抱圖記

華亭侯李君文博家食時讀書陽曲山中築室數椽植松數株夾左右環繞之若抱其屋者焉因題其楣間曰青松一抱客有過之者曰子室之中左圖右書子室之前山峙川繞百[illegible][illegible]在而獨有取于青松一抱者何居侯笑而不荅客退歎曰是烏足以知予哉貫四時佪霜雪而不改柯易葉者松之節也號風饕露招月侶隺而鬱乎葱葱者松之清也昂霄聳叡凌青雲而直上略不回互低屈者

松之高也進廊廟任梁棟隨匠石所爲用而無施
不可者松之才也伏神免絲足以益壽延年而翠
蓊緑幕可以慰陰避暑者松之仁也節以立身清
以勵俗高以抗志才以用世仁以及物此予之所
以俯而讀仰而思而獨有得焉者也是烏足以知
予哉於是一時鄉達尊咸知侯有大成就也已而
侯果領鄉薦登進士第出尹臨淮地當要衝饋勞
調發無虛日且多逋稅侯至嘆曰不遇蟠根錯節

無以別利器此吾與吾松素盟者也其忍負之廼
奮然有爲邑無廢事遂以廉能受旌于　朝遷以
憂解任鄉人見之者指松謂曰斯無媿于松之才
矣既而改官吾邑值水潦民困于食侯憂但不自
寧其兄來訪之慰止之曰無太勞也侯應之曰吾
懼無以稱吾家松之仁耳毎與客論人物必以蘇
武之節趙清獻之介自許且曰爲吏不循良立臺
不敢諫居廊廟不足以負荷天下之重皆吾所不

取也又歎曰人須鐵石心腸氷霜節操而後可以
立天地間於是人又皆知侯之無媿于松之高之
節也或有餽遺之者侯峻却之曰吾改吾節汙我
清損我高吾何面目歸見吾家屋後松哉是使吾
家青松笑人也侯既政成將應　召以去予往拜
之侯指官廨松謂予曰吾家居無媿于屋後松茲
涖政無媿于此松然仕途方發軔宦轍未知所底
止終不敢有忘乎松也因即舊所題青松一抱繪

爲圖以自隨予應之曰此非松之抱侯乃侯之始
終一抱于松節耳幼而學壯而行士之入官能不
負其讀書時語者能幾人哉他日使予立螭頭秉
筆將淡烟歃棟梁尚有徵于斯圖侯其話之遂爲
記其事

白雲思親圖記

吾邑侯陽曲李君文博涖政一年百廢具舉適與
余爲文字交忽一日引予至退食所出圖示焉峰

縹遠亘透迤曲折層疊掩映咫尺之間有周匝千
里之意而嶮巇嵯峨干霄蔽日有不可以意匠測
度者恨予不能遠游博覽而按誌憶似有以知其
為太行之支晉陽諸山也上有白雲繚繞冪𡰱徘
回縈紆若推之不去而吹之不散者下有士夫仰
瞻躊躇却立莫前憂愁鬱悒若欲去而不忍者予
締觀而疑之叩諸李侯侯曰此詩人之陟屺陟岵
狄梁公之望雲思親而予之所為圖也因泣下曰

予不幸少失我怙偏恃我父父令河間以廉能著
聲既致政予始登第抵予書曰遂吾志者子也當
以清白起家予服膺無怠■成臨淮政而吾父卧
疾不遂迎養已而暨我繼母相繼傾逝予聞訃哀
毀欲自絕第念無以報　國恩苟全餘喘以及終禫
而改官于茲拯災賑窮日不暇給而思慕痛恨之
心未嘗忘也但不敢徇其私耳茲幸事有就緒爰
繪此圖時切瞻企以寓吾悵願子為我記之於戲

侯其知所本哉傳曰孝者百行之本又曰孝者所
以事君又曰親親而仁民夫孝莫大于送死而追
遠孔子稱舜之至孝亦惟曰五十而慕侯茲慕矣
出而為民牧則仁進而為臺諫則忠孝而上之扶
宗社而澤海宇狄公不得專美于晉陽者有不本
諸此哉侯曰唯唯吾愛吾家人亦愛其家吾慕吾
親敢虐用其民君親等耳吾不忍忘吾親于地下
忍面欺吾君于生前予乃再拜謝教而書諸上方

以考侯之成

介壽堂記

弘治乙卯春三月余適至錫山故與華育德甫遊
過其所謂湖橋新業者登堂獲讀鄉丈吳匏庵公
所記知其家世自隆亭遷鵞湖而湖橋則其再遷
也遷創于東郊先生文畠而方正向成室宇者則
東郊之冢嗣即育德也自寢而入有堂翼然棟梁
協度延寢而接室敞兩旁為窗牖中尊設几席備

逸老具育德陪於其間蹴踖綳綳不寧若有所避者然叩其故則曰蒙母鄒太孺人饔飧地也蒙不幸早弃吾怙藉上世之餘以辛奉餘民成先志而吾母拮据提掖之力居多蒙尤幸獲侍晨夕吾敢忘乎孝敬哉其不可及者已不可追黽勉以自立於覆載之間余同而嘉之迺題其堂曰介壽而爲之言曰孝子之深愛其親者無不用其極而其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曰壽而已然所以登其壽者

亦存乎其人焉夫形佚神怡壽之道也昔有牽車牛勤稼穡以慶其父母而洗腆用酒亦介眉壽之一道也華爲甲族育德之所以奉養之具有不假乎力致者太孺人安享上世之積而目子之克家宜無勞乎其形者顧所以怡其神者其在育德乎育德有二弟友愛弗篤神不怡也諺不云乎愛孫者蒙于此之外有吾孔子之所告游夏者其在心敬而色愛皆所以怡神之道也育德能是則人事盡而天理見壽不自是而益永乎且太孺人淑懿儉勤出於其性孀居八年貞若無忝儀而勤老弗倦又自有致壽之道焉育德起謝曰此蒙作堂之初意也遂書其言爲記

水仙居記

神矣哉聖人之制爲民用也因之以爲之等級隆殺而飾禮焉因之以寓夫陶情養志而飾樂焉顧民日用而不知耳或者乃欲竊聖人之神用以爲

私巧妄謂前古之所未有者豈足以語聖人之制哉引其致遠以濟不通舟之爲用如是而已隨所乘而異等因所寓而殊風是則禮樂之所在聖人藏其神而不使人知者也錫山華西野居鵞湖出入必以舟其所樂而玩挾以爲能者曰琴曰棊曰書史曰画皆舟之所有也每風晨月夕把酒賦詩采蓴釣鱸漁獵烟景納諸詩囬中盪胸豁慮脫然不復知有世故累也樂極則又揚帆凌風鼓枻噴

波若翼而飛馳而驟者然頃刻千里山林川麓城
郭郵墅汀花水族千態萬狀畢在目睫人望之以
爲神仙然因呼其爲水仙而西野偃然受之曰甚
善名我遂題之爲水仙居屬予記予嘗與西野同
泛知其水仙之樂不浮也又嘗閱記傳見有所謂
凌波水仙者意風人之託辭也而今果有之不亦
奇哉西野之子智善治生孫金善積學而又席上
世之遺貲可謂超脫世累者矣其斯不負乎仙之

稱哉予獨惧夫世之好奇矜智者不知聖人之制
神其用也特舉禮樂之說以詔之俾凡範圍於聖
人者尚究所自哉匪直册焉耳矣是爲記

存耕記

吾松之東南境濱于海多魚鹽利胡元與海漕節
其土之人督之爲萬戸且地不據險不受兵侵故
鉅室覘它境爲多然自元來通海販　國朝設鹽
綱聚四方商故其俗類弃本逐末興衰無常中有
倪氏者歷百年茲茂于姓莫衍恒産甲一方其以
文學著名郡治下動縉紳門者曰澤卿澤卿之學
得諸其父聲遠君之庭訓爲多予雅重澤卿賢其
父過而訪焉入其鄉鄉之人譽之不容口造其門
平疇茂禾拔于隣畦登其堂左圖右書琴瑟楚楚
瞻其顏曰存耕扣其故曰吾居崔沙隸鹽司總灶
課海桴而魚焉灶販而鹽焉灘樵而蘆而葦焉與
四方商居積交易以聚鏹貯金羅貝畜奇焉無乎

不可者吾志在存焉然則何居曰存吾耕焉可矣
自稷教稼以來迨三代井牧茲焉是寶乃若珍扃
異玩蕩吾心也奇技淫巧鑿吾真也榷鹽括海末
代之崇財濟權吾可乘以爲利哉故曰存吾耕焉
尔矣此吾祖先之所遺也吾子孫之所仰也吾
朝廷之所取賦也吾職之所有事也性分之外無
庸心焉職分之外無置力焉先生以爲何如予曰
有道者之言也館賓王文會作而請曰此聲遠之

遜詞也昔司馬溫公謂積金積書以遺子孫者皆不如積陰德之久長故詩家者流擬其意爲之句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畊聲遠手足以有爲力足以有任才足以有謀地足以有守而退然不以賢智先人孳孳以詩書教于其志益不小也此則聲遠之所存也予曰有是哉其所見益加于人遠矣可以爲鄉後進規遂號之曰存畊就飲將醉爲之歌曰我畊匪田責穫于天以溉以培必吾有手

又歌曰子之秀兮實在望孫之苗兮秀繼將君穫而富兮賦　廟堂于是歙然相得其視逐末射眼前利甘守財虜者不覺自失于是澤卿請記其說以詒後之人遂書之

雪隱記

雪隱翁抱樸守真履夷葆和屢栖松關西而離處於農賈者有年矣一日登樓退瞩積雪披野萬象返素衡門爭瑤華屋失翠雖隨物賦形崇卑攸殊而混混灝灝同泯於一色堅脆異質同歸於一器柔鷙異稟同歸於一蟄咆哮嚶啾之響豈不同一聲而同歸一寂罔不有以觸乎翁之懷者焉翁乃作而嘆曰吾於是隱之矣人之處世亦若是也怙權逞勢矜能衒名與春風秋雲爭光彩競聲韻於宇宙間者不知其幾也而終果安在哉吾未嘗得孰爲之失吾未嘗榮孰爲之辱吾未嘗登孰爲之墮吾將一險夷齊彭殤同物我混鵬鷃游神太初托

迹積雪而同游矣卽不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世豈可得而索我哉於是歌小山之篇聲出金石悠然有遺世長往之志隣叟聞而訝之而造之曰翁何樂雪之深也如此哉下殿需衣游園獻賦此遭際於時者之所爲也而翁豈屑爲哉羊羔獸炭騎驢褰帷此貴公子之恣樂於己者之所爲也而翁豈暇爲哉陰山騁駿蔡州擊鶩此有志於功名者之所有事也而翁豈樂爲哉灞橋驢背孤山梅萼

表閣書臣王猷夜返翁之志必居於是矣翁俛而笑俯而鼓應之曰子殆求我於形迹之内哉有所慕而為者非誠有所托而逃者非真吾猶惡夫卧而求令名也吾未嘗衒名亂人之耳目吾猶惡夫徃而復返也吾未嘗有心亂與之可乘吾於是乎免夫既而鄉大夫士聞其言咸以為隱君子也遂名之曰雪隱仍夏止軒先生以下凡以詩名道稱者悉敬而重之詠之以詩後翁考終之數年其子

某累官南刑員外郎贈翁如其秩將顯翁之賢於天下而徵言於京師諸聞人乃先道翁之實於予屬予為記予與翁同里閈而我祖父叔素托交於員外深聞翁之懿亦習矣且其言甚建易之遯曰陽避陰也雪隱翁良有旨哉翁諱謙字敬夫雪隱其别號也

訥庵記

東南之繁華者稱蘇郡其西閶尤為四方百貨之所萃集故稱闤闠者莫先焉其人多秀麗便捷為文獻都然文勝之弊氣流於浮習流於侈言流於佞行流於譎而莫之或覺也羅翁者居其間小有志於來五方之英賢而不可以直遂處惟三思而為尚也名之曰繹長而自患其學不克慄不克無所自挾以見接於君子也字之曰文賓老而行成產植惡末之移人而思有以矯其弊也號之曰訥庵其甥錫山彭君祐過予謁記予嘗之君祐曰吾

羅翁者自訥戒以來受童服於　朝受禮重於郡邑大夫受信托於四方來往者受錫胤於天毓產業儒名有在四孫玉立亭亭兆可量家日亨上日信為郡城修築為郡民濬河有功於人有益於家者不一而足而訥戒自若也凡此擇賢以為非訥所能辦而訥之效乃如此何與應之曰訥近仁之質也孔門高弟仲弓之不佞正以此耳進德之基莫先於是且能以訥矯佞反薄歸厚未有誠而不

動者[■]特以終[■]生則壽富康而流澤後裔將進而爲愢親信友獲上治民之君子不已也何以多言爲哉乃請書以記其庵

燕居記

居以燕名息勤也無錫之族望稱鄒皆宋道卿先生忠公裔而以善翁之季自泰伯鄉之西莊徙居塘莊者爲顯之堂搆一新卽其中和之後所居者題曰燕居而其姻黨吾宗長寉臺翁爲之詋曰時

其寢食消息盈虛闔四時之代謝悟道之無窮蓋有以得其趣矣既十年顯之之子謙覲豫晉升屬予記蓋以顯之於是乎始得燕矣夫天以生生爲道以不息爲德而其所以息者乃所以生也故易於乾曰自强不息於需以酒食燕樂於隨曰嚮晦入偃息此正消息盈虛之道也顯之逹理明詩吐納導引是居則其所爲息也噫吾將以爲乾乎哉君其息矣吾將以爲隨乎哉君未嚮晦也然則君其爲需乎飲食燕樂蓋有所俟也君手植產甲一方凡諸族不勤而能之乎未五十則思所以燕知進而退生而息者也於其身不待叩其所爲調養之術而已可卜諸其無窮矣孟軻氏曰修身以俟之玆其所以爲需乎君其種而獲與而取有五子者力産勤學將大昌其門以復忠公之故望則君之所需於天者又不容以不燕也然則君先晦而息者豈直隨時之義而已哉蓋知以息爲息而乾

乾之勤蓋有未嘗息者於其間矣乃書其居壁以補吾師西湟李學士公所記其別業

吟壇記

吟壇者吟者所集之地錫峰有壇吾宗長寉臺翁倡之而諸高士從而和之也群居必以壇不壇而壇者將觀風合上下四方千態萬變而無𢈪不備也且古有恒祀之別禱以壇壝不拘其所蓋以神無定方敬而宗之卽是在矣寉臺將校庠學博而

見奇超脫世故尤妙於詩自以名其志于詩鳴者若邵戶部國賢秦裕齋用中施野翁父子群從盛舜臣昆季殷南金華文輝咸宗而和之若盛氏之有漢臣施氏之有克敏又其所稱登壇而堂而室焉者也於是虖壇建不毀翁乃爲之論詔之而群益振予幸與其宗盟而竊獲登其壇讀其所著江東集布鼓鳴升堂錄雀臺詩文闕論吟壇論學正書乃知道之存於天地間者必有人以持之也鳴

呼吾知之矣壇基于虞廷賡歌築于周家二南立木而宗之者孔氏之刪也爲是幾虖息矣然魏晉處其[illegible]而木未衰唐嘘木之枝葉而不知其根與壇地矣宋始有壇之遺意而改基而樹人所不能無憾焉爻　國初禮樂復古壇復而人不登倡而無和幾無壇矣百年涵煦醞釀太和廟廊之上賡和雅頌不絕于耳然各亶厥志各効厥職各襲其土風而登歌郊廟不敢謂之壇也頗聞嶺南白沙陳公江右定山莊公各結壇于其鄉而宗之者足以鳴一代之盛矣翁游茅山訪仙得定山論詩歷賞獨景曰是遇仙矣遂還壇旣又得其徒國賢附致白沙集讀之曰盛世之音吾嘗爲之捧詠凡數十篇其諸稾若是者其足以爲壇乎百世之下讀其詩則當有以思其壇夢其壇則當有以知其人躋而嗣之壇不虛矣吾故言之以培吾孔氏之所立木

天方池記

崑山張汝勉得壁經學於其仲父副使公叔參政公一時舉進士高第守祁州四年以母夫人憂歸旣即吉欲售趣上道辭曰吾爲祿養而今已矣吾何以官爲乃營别業于所居之傍示終老焉堂三楹軒如之適中方築軒之前爲池數畝廣若干長差而南面端視則方也命之曰天方池叩其說則曰吾猒小智拙於徇人吾任吾眞而葆天將可乘

地勢可借以有爲焉則吾計得矣故凡吾之所爲
者天地非人也吾烏得而與吾力焉其居背妙涇
環石浦地勢庳窪構室者恒艱於基築鑿池者舉
畚而沮洳及盡而漫流類不克底於成汝勉擇乎
疇之差高者自基之計所用土鑿其前畚而築之池
深幾許基高可幾許人咸謂曰智偵天時適得歲
大旱適具下井皆竭或就深淵濬穴以汲者乃輿
役自戊午冬十月迄己未春三月不雨池遂得深

丈餘中莫測是其下所穿遭也池成友人錢福自
華亭過而眺焉竹匝藩而魚例躍矣乃爲之歌曰
爲島匪丘兮鑿平以深爲下匪澤兮雋畢歲之弗
陰裒多益寡兮吾何心因天用地兮誰吾禁先生
其天兮勢簡易兮流古今汝勉乃賡曰吾智不入
君兮姑聽乎天吾高吾深兮吾樂其全吾行吾止
兮吾不知　其然吾由是以熙兮終吾天年福又從
而歌之曰地可鑿兮六竅不鑿混沌未老兮天自
若方鏡如斗兮涵柄成杓酌元氣以運四時兮與
斯世酬酢又歌曰波光宕漾兮堂若浮舟池杪若
舵兮吾操以游吾不知其坎兮以流吾聽其所止
兮以休汝勉笑曰吾斗杓兮可以挹酒不可以與
世運量吾舟舵兮可以與吾浮不可以濟川流吾
方兮肖地坎兮以止正吾達觀四方兮以及吾上
世吾計已熟矣又孰知吾天方之有以于是爭號
之曰天方子或曰石浦產衛文節葉文莊以暨張

氏代不乏賢而汝勉未盈而縮得於天孝悌之風
藹如也其後不有興者乎擴其言王者若天晝野
之政可觀已意若與諸其子冢以普施云福高其
見爲之記

朱恩蘭記

錫山凼凹處多荊棘榛莽朱君剪伐弗與存不使
其復叢生亂長以害養他種幸而有蘭存焉存則
日進月茂歲與蘭俱不同凡艸獨異衆芳夭焉勃

馬馥馥芬芬夢酣之間而噢函九泉眞高致也厥
得克昌綿綿延世澤以名爲朝夕行止之所蘭君
椿庭趨過熟視而加培益厚焉使吾先人之所處
所植不爲空行妄施而佩紉趨朝亦不斷福澤於
後昆也蘭哉蘭哉終心思之思不已致於言而後
暴白於日月之下凡覆載照臨薄海內外有芬有
蘭之處何思何爲而獨不得吾親遂吾聲哉傳曰
思無邪我之思亦正矣蘭其親與吾思之其得正

矣乎故爲之辭以嘉其思之得其正以昭示其蘭
枝後之分香延蔓當以今日之言爲鼻祖云

丹徒楊氏墓圖記

我遂庵先生既葬化州府君及太安人于丹徒縣
西大峴山支之原乃躬營其墓之所宜有若及太
安人之服闋將告墓爲入官計乃命家童懷守之
而俾繪者圖之以行于是門人翰林院修撰錢福
得據其圖而考焉其夾墓而旋長岡高阜隱起層
見若馳而顧有莫可窮者其下則溪流帶環田畛
碁布越溪涉田而上爲山麓有屹立特起樹石連
坊若閭之有表者爲墓道道之內林木駢植陰森
交加有堂盈然與墓相望者爲歲時薦享之所而
堂之內則　封贈之命表碣之文具焉其山之左
建屋緣垣自爲一區君郵居別業者爲往來棲息
之所其外畦從講衡可稼而穡入其獲以供歲事
者祭田也其爲墓域初止八畝後所增拓者又六

十畝有奇而爲祭田者三十其建屋之地以丈計
者二十其爲堂三間而屋之爲間者五其爲木植
于堂者可百株于墓倍之匝而蒔者無筭也於戲
先生之心豈易言哉楊氏本滇人其所以家于斯
地也惟此墓是保而墓實維先生是造不備且固
後之人將艱于守數傳之後情隨服竊勢或至于
蘇子所謂塗之人者其育極任力艱以守不相聞
見無所利之地哉此先生之所以爲心而後之人

或州克守之則固有任其咎者矣福嘗從先生及
侍太安人于斯營墓之計實與聞之于時先生奉
太安人命歸濵擇族子紹芳為後則是墓蓋紹芳
之責而福之義當與有力焉者也觀于是圖亦何以
為心哉敢記其創造之艱以為後告若玩圖寓悲
有終身廬墓之意非官守可得而奪者固可以見
先生之孝而其墓于斯也本以淸白之遺不任遠
歸然二十年來僅三至是而周備有如此者非有

綜理之才而能之乎而其心之所用不亦從可識
乎是則福輩當恪守以為家法而又不可以徒言
為者也化州之葬以成化癸巳時先生為進士太
安人之葬以弘治戊申為山西按察僉事又四年
辛亥五月五日記成

承事郎曹守愚壽藏記

五茸城南五十里曰干溪之陽望族曹氏曹惠王
後裔也世以詩書起家至承事公益振承事諱麟
字國祥號守愚又號省事老人蓋欲守其素也平
生淸心寡欲不妄言笑一絲一粟非義不染性不
樂仕進自壯至老不識名利禍患四字稀跡城府
以鹿門龎老自儗人亦以是稱之眞大隱也
先皇帝壬子年詔下江南欲民無從公又捐金助
之甚稱德意有司以公為倡義士例以散官榮之
辭曰　朝廷恩在恤民吾民之有餘粟者食我同
胞亦分內事耳官得為獎勸至再舉冠服人以益

賢讓公雖婦人童子皆知其為長者也公初娶白
涇盛雲泉先生之愛雲泉欲以子視公會盛氏卒
遂寢其謀盛氏恒善相公故公於其歸也哭之哀
葬之厚作同穴虛半以俟每語人曰穀則同室死
則同穴詩人之言豈欺我哉禋祀禮重不得已再
娶嘉禾陳淪雪之女為繼室有賢行公因升築其
穴於西以待偕老人皆弔之公則自慶以為古今
而後庶幾知死所而樂全歸矣我思古人實獲吾

心陶淵明之自作挽詞白樂天之先爲壽藏二公
豈無見哉天下古今誰能逃此而飛出宇宙哉鬱
然斯丘樂哉樂哉百歲後得書大明處士曹守愚
之墓足矣此外皆長物也客傳其語于江湖人多
疑其怪君子而知命者則是之曰若人也其諸歷
閱多而世故熟造詣深而天理明者歟逍遥者歟
曠達者歟公有子曰壁曰玘賢俊可愛駸駸用世
天將以此報曹氏爲義爲德也女二皆適名流孫

亦多賢後之來者如泉水然未可紀極惟此自爲
壽藏之高出諸士大夫之上者予因記之以俟後
世

翠岩羽士墓記

予一日過城隍廟之東廂接羽士周翠岩揖予登
拱極樓呼其徒與孫月溪東雲芝田遂山出拜見
執尊卑禮予與翠岩之言動殆非黄冠者流乃扣
其求道之術翠岩曰道在人心何事遠求予驚咤
復詢其所從出因究其所學翠岩復雁之曰若鐵
學司訓周廷俊先兄也予始悟先子當受學者也
看花須識根荄果然既而又辱欵留信宿至端陽
日予再往修齋事畢又復延予舟行南部外一里
許至期莊環堵整飭中間花木亭榭偉然可觀云
皆月溪與諸繼後力葺而然也是日翠岩與予解
粽銜盃從容語及玄門世系云長徒月溪守陽天
性勤儉孝義建樓閣築丘隴寔惟其勞既而詢及

次徒孫守玄去留無常之由翠岩默然良久袖出
一帋授予乃鄢陵劉庚剖決遺文也責令自後止
許一師一徒世世相承前作後述永以爲訓此義
理攸當予是其説心獨許之又復乞予記予將誤
入醉鄉因憶修齋時有詩贈其徒月溪漫書以歸
之且以記歳月云

曹遵何寗甫
陸愼修永求同校

錢太史霍灘槀卷之四

華亭錢福與謙著

碑記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并詞

義勇武安王關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爽塞宇宙聲烈昭簡册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畯邨嫗僊其神弔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

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暫勉之可剽得其勳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于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自爲呂布之所爲不亦則遨游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迺遜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而王死轉曲從斬一將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羇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爲之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荆州攝襲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自之

者而権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権之嘗稱及権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権而権不能留王以支操非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権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廼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援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

文若而不淛于王豈理也哉剛明正大之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于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已然後吾心之神若有見焉而神若有所荅焉此廟祀之所繇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故于碑之末復爲些詞以遺邑人俾歌以祀云其詞曰

虬髯龍翔風洽昊些上帝既命我版圖些王兮歸來勿呑居些刮創含笑力拔許些上帝既命我疆

圉些王兮歸來勿超距些王兮歸來勿之荆些赤壁炯銷江水平些王兮歸來勿之益些陳石纍纍駢以積些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誓殉國仇奚有故鄉些豈不遐思東入洛陽些廼蚰窟室蛟龍遁藏些桑陰芘鄰童童如車兮羽葆亭亭爰駐乘輿兮些王兮歸來帝情所予兮湯沐有邑洏我郊墟些邃有核兮盤有魚些疇荐黍兮園摘蔬些魂回夢醒兮釋樊豬些鞭風霆兮下太虛些遨游八表兮返厥初些旐旆簡兮民歆盼些壽　皇區兮[illegible]儲胥些王其不來兮民慼曷紓些

重建周文襄公祠堂碑記 并詞

聖人大寶聚人以財神禹玄圭命篇曰貢古昔聖君賢相經理宇内歷萬世而無弊者由此道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神宗非不有意于此而有君無臣卒莫能底定甚或因以弊焉豈無故哉我　太祖　太宗創制立法爲子孫計甚悉

其財賦成式尤莫之或改惟郡邑之供輸征科繇役視歲制者人各得以意爲民困事弛日有甚焉東南財賦之區數視他處殆百倍益不能不有待我廬陵周文襄公者也於乎周禮作于成康之世而尚曰周公未成之書是豈可以易言哉洪惟我宣宗章皇帝用大學士楊文貞公荐起公于　越府長史升工部侍郎巡撫南畿聰度弘量高識堅力而又濟之以博學廣咨洞悉民隱創水次倉以

革私收立餘糧法以一雜員建軍兖議以省力費
設濟農倉以備荒歉出召佃令以闢蕪廢別滷竈
丁以均食力百凡力役征輸見無不知知無不為
為無不當官守有持循而不勞民庶樂簡便而不
擾胥史守繩法而不敢侵漁卒之利罔不與竄無
不剔而東南之民數十年安享豐亨豫大之樂雖
中遭己巳北狩大變若弗聞知而子孫世産至于
今不衰者纖毫絲粟皆出于公之力也故嘗謂公

未嘗當伊阿衡託孤寄命之重責而功在社稷者
代不一二人未嘗握蕭酇侯轉漕山東之大權而
經濟國計者自當為一時之冠未嘗都畢太保保
釐東郊之尊位而澤潤生民四代仰承之功實非
群僚之所能及至于民貢物料重輿之價而嚴立
之期啟良民爭趨而逋逞屏息者尤足以為後法
州祇水利戒敕濬防之功尤為永賴蓋公以天下
為計而經理一方故官居一方而業存天下以上
三郡為心而措置一郡故法立一郡而澤滿邦畿
以千萬世為慮而建置一時故令出一時而或垂
後世是雖我　宣英二廟以暨一二同心同德
之臣委任責成言聽計從再入再出歷官至工部
尚書歷年至一十又八者之所致要亦公自有所
以感動之者也抑亦安知非我　太祖豐芑之
貽　太宗文淵閣作養之効乎又安知非天之
有意於東南之民以為　國家報本計乎是以足

三聖之未成孫　神孫之永基繫東南無疆之專
思而於松尤切嘗聞父老謂公撫他郡縣或止
移文歲或一至於松獨歲三四至至必累日蘇常
之制如前所陳者皆取則於吾松前守趙公定素
之所贊畫祠堂之立於松不啻曰宜而已也自公
歿三十年稷山王侯宗銓涖吾松因民之思而建
祠歲祀惟謹逎今　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簡命南
臺御史宜春劉侯德之心公之心日又不遑務為

永遠規百廢一新而於公之祠尤切切焉會工部
都水郎中新喻傅公曰會受其部尚書徐公之舉
奉　璽書涖三吳治水利有成績常汲汲求公之
政而力行之適過公之祠慨頹弊隘陋曰弗稱吾
嗣公以養民而民徵於官者不守公度循弗養也
吾職邦土興廢是資而顧于公有闕哉是曰不畫
心遂畀吾劉侯度規相材成之侯曰吾志也巡撫
都御史安成彭公彥恭巡按監察御史臨川王公

資博聞而成偉之侯乃本水部公之意屬通判太
原原文朗君董其役寮屬協謀工徒並作不三月
而成是爲庚申四月十日外自其門以及堂背撤
而新之築基廣規堂高三丈闊倍其高差五尺深
視其闊又差一丈有七黝漆塈丹肖像工緻而井
田野之民爭趨拜焉曰吾志也福廼以所關序其
顛末書諸麗牲之碑曰斯舉也有三美焉上以裨
國家之報功下以慰民心之遠思中以立撫畿者
之標準雖前此有建廟于蘇之議而此終不可以
義廢也彭公王公傅公劉侯皆知損上益下之道
爲公之同省同志人也祠始爲永規抑亦有待也
哉爲迎送神詩俾歌以祀公先具于錢文通公所
載者不復出公諱忱字恂如文襄乃所　賜謚也
詩曰於昭回兮九天屯焄蒿兮八埏黍稷在盛兮
公之遺田公遺財兮亙邈駿奔兮赤子辟公雍雍
兮凝神于前海若先驅兮風霆鞭公之來兮鸞皇

蹁躚惠吾民兮吾不知其幾年右迎神
伐鼓坎坎兮庭燎爛馨香氤氳兮牲帛燦燦悽兮
愴兮風颯然兮將旦恍兮惚兮驂赤虬兮飛幔霞
澤騰波兮峰嵐其散石補天兮鼇極其斷公之歸
兮從　四廟以幽贊借雨露兮潭五湖其浩瀚送神

嘉善縣水利成功碑記有詩

洪惟我　聖天子銳志理道深維邦本爲民足
食之方無所不用其極而水旱之出於天者不敢

委諸適然於三吳財賦之地特　簡命部胥一員以專水利視河道而王政所謂杠梁畎澮瀦防之織悉咸有託矣嗚呼仁哉嘉興在浙西爲大府而其屬縣嘉善最爲膏腴之壤平鋪如席無高山大澤惟支涇曲港而已賦稅戸田亦甚繁重然巡視者或以其僻而罕至居守者或以上不之察惟砍砍於簿書期會以爲是亦足以塞責至於圍岸之隳廢河港之堙塞橋梁之頹圮舉莫之顧廼弘治

十二年新喻傅公曰會有聲水部以正郎膺特簡奉　敕而來興利除害日夕恐負　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巡及是地所廢興而舉之者弗力公竊慨焉又一年安福劉君克温以名進士來令公喜曰吾有所託矣遂謀之劉君曰聖王之治禮樂興於富庶之餘疏鑿居夫播種之始吾竊有志焉敢不是力爰謀諸其丞高郵朱君諫朱君曰吾職專是上有倡者吾敢怠乃偏立原隰相視便宜父

老踊躍獻厥永圖計力度財咸有成策於是因舊而修爲圩岸以丈計者三十六萬二千有奇爲驛路官塘以丈計者六千五百有奇創始而[illegible]者果字圩岸塍以丈計者三千六百有奇凡獲田若干畝此其所爲防之功也創開便民河者十淺澀艱阻疏而通之爲河者三掘浚鑿甃爲支涇曲港者八瀦洩灌溉以利田者若干畝其便往來不可以數計此其所爲瀦之功也或修或創爲橋梁十

則其所爲利涉濟川之功也經始於弘治庚申正月望日訖工於辛酉十月朔其用財凡若干用力若干民可供者則責之居畊傍近之家其不給者則益以水利之贓罰以及公楮公私不勞而巨細畢興豈非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耶其處置有方亦不可誣矣劉君謂傅公之功不可泯而後之繼今者不可知所自以無忘禰書走書徵予書其顛末傅公名潮曰會其字與其兄大

宗伯上下頡頏劉君名子廣字元溫其季與其兄黃
門君中外輝映其博洽高爽慈祥惠和　朝野廟
堂之望所同歸也故其議合于既書其事因系之
詩曰
明明聖君憲憲使臣嘉惠於我下人維令維丞是
謳是承秩秩繩繩不勸以懲小民得知惟利是資
以利便之欣欣其子來子來如屯荷鍤如雲負有
漑兮滌泥以門亦既繚垣亭涼自天卒歲力田就

占其有年陋哉乘輿日亦不足而歲餘以舟為車
不涉而趨平平坦途王道之符詔我孫子兮維我
二三大夫成萬世之永鳳我歌我詩以勒穹碑聲
並日高澤雨施聲並日高澤雨施汾湖若監冒山
碑

光祿寺署丞華公西壽山碑記 有詩

光祿寺署丞華公滿三載以公蕪勤慎考最獲貤
封追贈其考怡素翁如其官妣徐太孺人乃得告
歸展墓歸乃生子鉞公曰吾頎且矣吾且為後圖乃
相其所居闞莊之西不百步許曰于定者卜之吉
營壽藏焉是也其諸子乃議碑于予其言曰今人
重墓祭祭必有堂堂前之石吾後之人將以為麗
牲者先生其書之蓋吾族衆墓不一非此表識過
者莫知其所營且新阡也雖士著殆無異乎孔氏
冊東西南北之人者書碑不可後予乃詢得其所
可書者曰公名理字汝德為南齋孝子寶二十四

世孫別號梧月既而喪其母恩弗置改學賈晚年
篤志古書畫玩器敢尚古人咸曰稱怡素翁生四
子公居其仲與其季珏同業舉子場屋聲籍甚七
試弗利而志不衰語人曰顯我親者當在我將珏
巳第進士公尚太學生人未之信也已而果然有
識者壯之家素豐至公益宏大然略無貴富容敢
樸靜專淡如也與人交必誠愨始終一致故一時
也道德功名文章之士自公卿以至韋布皆樂與

之敎初非利其有也比入官人謂其才高貽於求
奪於中貴人不得行其志必不樂或謂其饒於貲
憇近侍以自耀耳必不屑事事公乃於供億之費
變更之端它人不以爲意者獨詳考而備記之上
下宜之以爲一時同事者弗逮也遇所知者或慶
其得禁近地則戲額曰今內費日繁故一新十公
百私千不可殫記吾力不足以爭之又何忍以戶
祿爲私潤吾友邵國賢云尓比其績成聲起又咸

謂其援階藉力公卿可立致而脫然歸矣觀其云
歸歸又不專爲其私也歸則斥數百金刻百川學
海書以行又圖盡出其所藏編爲部以翼前修惠
後學可謂遠謀矣而於其身之所歸則又曠達如
此抑亦賢乎人遠哉公之出處與所樹立之遠大
非吾能量而其後之人必有食其報成其志以高
大其門閥而騐斯地之吉者碑高碣　綸音鸞
誥自當與日月爭光而奚以予言爲哉予特據所
見聞書其爲年月日所嘗以爲後日之徵且系之
以詩曰

孝子之裔至德鄉壤吉培厚月日長富而好禮多
賢良文風秉運　皇明揚夏環曳珮鏘鶵行衆中
光祿文更光匪趾匪翼宇宙翔汗牛充棟羅珪璋
手調玉食供　君王衮衣需袂分餘香忠勤表表
馳八荒卿階公秩翹首望飄然淸風來故邦天錫
福地居之傍又錫肖德賢兒郎芙容東麓龍山昂

逶迤蓊鬱麟鳳藏豈徒壽考齊陵岡山城秀萃益
以昌伐石勒誥排馱羊予言不妄雙眼明此石與
之同無疆此石與之同無疆

傳五首

中憲大夫定庵先生曹公小傳

定庵先生華亭富林人姓曹氏初名節惡其嫌于
漢宦官請于朝以字行曰時中旣又以中無定在
而求定吾衷乃有得于持一主敬之學曰吾于是

平定矣題其居曰定庵學者咸尊稱之曰定庵先
生雖尚齒德行輩亦嫌于字名之無別也皆稱之
曰定庵定庵云先生亦嘗自稱曰定翁既又愛唐
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之冠松郡之
近山者莫及焉故別號曰宜晚居士然惟定庵爲
著稱名稱情也先生清臞飄逸洒洒然有出群離
俗之態行若雈步止則鸞停掩映于碧梧翠竹之
間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與人言溫溫然恒恐人

不得盡其情雖負販輿隸與之接亦惟恭惟誠至
有悍戾傲狠者遇之不覺自失蓋其怡愉樂易未
嘗有疾言遽色涵容淵泓不立崖岸若無所別白
者至析義理臨事機則若櫛之于髮綜之于絲
而不亂有如此者其于出處進退辭受取予及可
否天下事校義利是非處則斧斷壁立確乎其不
可援雖賁育之勇弗過也若急人之難關不義事
及有不可人意處或強弱曲直不得其平不問利

害力可及與否即思欲赴之有古士風烈又與其
爲人若不類然使其當事變緩急之際古節義何
以加此其學無所不通而尤以詩律名要亦其所
自得也然未嘗自謂有得意句故進進不已老且
不衰一時爲詩者皆宗之先生亦樂然無拒與擇
也故恒以自掩其餘能其餘力尤工書自晉唐以
上名家者皆能辯別真僞而以意會之懷素宋克
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楮隻字得之以爲

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家稾亦不苟或
問之則誦歐陽文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
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
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愈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
于學字爲之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人皆服其言
謙而當蓋自庠校第進士居官以至于今茲皆以
詩字行然歲異而月不同則人亦未易知也初拜
刑部主事或疑吏事非其所常先生曰今之律古

之經也天下有性外之事乎益勤益慎聲騦起遷
員外郎　敕封及其父存歎曰國之所以報吾父
敕子者厚矣吾何以報國之所以推子榮父者耶
久之用薦者遷浙江按察使司僉事不激不隨執
法以待人之犯者廉介聲愈著以家艱歸廬墓薛
山産瑞芝之人皆知其孝感先生曰偶然耳然不能
止諸作者之辭蓋曰其人足以當之再之浙鄉人
喜其地近而俗同以爲奇遇其所知者慎其前所

愛憎賞罰者其在以爲難處浙之人曰是再來生
我也先生皆不以爲意曰舍是我不能爲哉未幾
以繼艱去補雲南或以爲遠方雜夷不可以法律
稍弛乎素廉介無礙也先生曰彼自遠吾道不遠
且彼非中國人何以用中國吏治耶吾知奉吾中
國法而已之官不以家累隨吏于雲南及其土人
皆驚曰吾向來未嘗見此三原王公初起爲冢宰
曰若曹其者可置之遐遠耶即轉刑使復改其初

仕浙人曰吾于曹公有三生緣哉是三生我多[illegible]
當專海道武弁以賄賂爲恒曰歲例先生曰吾奉
敕讀律皆不知有此賍也非例也請自我始拒之
威令大行朝野方有重望而先生脫然乞致仕留
不可得人亦不知其爲何今將十年矣於古禮始
得致仕鄉之人咸高之且笑曰吾淞稱多顯宦溺
而不止遣而歸者不論目前可數者七八人或年
及或位滿或苦疾或富而顧家或憂後之未立或

觀望上下未能盡如其意而所進亦未能盡如其
意而所進亦未能遂其所期也先生家不增于其
未仕時進當無所不至仕之論善地莫加焉且子
姓之賢冠于一郡精神愈完固年甫餘六十其果
何所爲而歸哉先生曰我有米蓴卅不能忘爾我
烏得爲無爲歸則與其兄餐菊翁種菊數畦歌陶
靖節詩觴酌其下醉則或效其體爲之人不能別
自餐菊翁與諸從昆事惟忻皆如少壯時其至少

者曰時信才俊邁先生抑之曰當就規矩果薦于
鄉名太學其爲詩亦與先生俱行于時從子憲與
時信同課業于先生先生曰子知規矩者稍舒縱
當與若叔同果繼時信而起從孫疇又繼憲而起
先生視之如巳之孫孫仕介遣之從名人游而以
憲督之皆斬然見頭角憲歸功先生先生笑曰吾
家學有使他人論功哉其子志克家承顏以詩繼
先生居群從先生之老而樂肆力于詩字以裕

孫謀不損素節咸賴此今年七十孔子從心所欲
不踰矩者于詩于字于大倫理進退則然年彌高
德彌邵淇澳之衛武東海之太公進且邁雖孔氏
亦不自知曰東周曰無過者先生當自知之或曰
先生其尚未定乎哉

後學錢福曰華亭自顧陸以來代有文人至　國
初楊陸錢稱三高尊以詩名至袁景文而絶曹進
士九峯于始奮起欲追古作家宋以下弗論也先
生于九峯爲母弟少從之游徙倚于三高墓側亭
二陸祠而有感焉及從夏止軒游止軒一代之文
士也其父封主事公與錢文通公契洽文通公之
家龐于佘山省必經焉先生從游賡唱所得良多
今其名家則集衆體而有擇焉者也其在刑部與
吾鄉奚郎中昊彥員外方同進而不廢詩一時今
刑部屠公勳李公士實都憲林公俊參政顧公福
太守黄公存敬及吾師陳西潭童皆推遜之而訂
盟于吾師李閣老西涯賓之公福及西涯公門下

西涯曰松之詩派在曹比吾先修撰公致仕自雲
南歸曰我曹公非淞人也天下士也吏吾上者惟
林公與介乃知先生與林公不獨以其詩契而巳
也福歸尤得從西潭侍先生游諸山而有倡和焉
今之同福游先生門者崔坡王良佐東江顧清雲
巢沈淮而下若干人分題咏歌爲先生壽而福惧
無以進乎此摘所見者爲小傳以爲諸作之張本

若先生有爲而出無爲而止清不苟名和不涵俗介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知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輕售禍亦終身頓學焉而未逮者福職史不能衮鉞天下以報特寵而敢負吾鄉之特産哉敢負吾衷之所特見哉因著之以待知者

處士明夫黃先生傳并贊

自漢晋六朝而降吳中故多隱君子往往馳聲寓内具載史冊者可無論已卽有其人老伏田間抱

玉不售非負青雲之士曷能傳吾師明夫先生余弱冠時嘗授經於先生先生爲余剖指詳悉間質之疑義迎刃而解略無難色詎謂隱君子無明經者余因先生益重隱君子云噫今先生已矣非余傳而誰先生諱鑑明夫字也考其世系傳自江夏人五代時其祖其客游華亭注籍焉先生總角時有大志而翁倫教之經生言先生意不屑而務明經學古文詞及詩皆精詣堂奧既壯無聞亦不屑

屑求知於世學益博貧益甚三十不娶人問其故曰世無孟光那可輕娶李進士萱聞其言而壯之曰吾有一女年可二十七未適人亦待梁鴻配耳吾觀明夫眞其人也以女歸先生先生素聞公女賢遂納之奩具妝飾侈甚先生笑曰桑樞甕巷不足當此適足資穿窬覬覦耳盡遣還之雖纖息無所受由是李公愈嚴重先生爲人一惟先生意不敢以富貴驕其家人侍奉巾櫛惟謹躬織紝以佐

先生歎客資先生亦喜得孟光配也及遷莫結茅于山下扁其額曰八峰小隱日與門人曹時中王一鵬及余六七人從游其中講德談玄每遇花晨雪夕輒賦詩詶和酌酒交驩樂天眞任吾性世之浮華得喪不足槪先生心胸間矣先生及八旬有司聞先生賢而有年上其事以養老故事給先生粟帛綸巾野服飲饗序與祭酒焉尋部使者亦聞先生名親造隱居問養生之旨先生對曰亡他忘

已忘物則無紛擾縈胸中常令霛臺虚湛能全我本性可以長年矣部使者服其言他日具羊酒金帛輪輿聘先生與其尊人游先生辭不受由是日閉戶削迹凡海内名士求一見先生益不可矣先生平生著述詩止一卷文百篇其山樵傳說尤為世所膾炙者享年九十六子四曰奎曰琓曰璠曰玉皆文雅令器先是一日與門生故人游于將絶頂忽促歸繞及隱居奄然長逝無一言及諸門生

故人若子于是余亦在先生門泣持不止既復大慟於是同流慰予曰子之所以悲先生悲道喪與抑齡促與抑無傳與有吾子道足以傳齡亞百歲不可以為促先生所以不朽者亦屬之吾子可無慟矣余深有愧乎其言之也遂為之傳復賛之曰先生之風于將比崇先生之蹤屈蠖蟠龍淑人懷質厥配梁鴻談經白屋倒屣鉅公羽儀東海斯文之宗嗟余小子寔籍磨礲少微忽殞吾道遂東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秦公傳

秦公無錫人也名夔字廷韶別號中齋宋淮海先生少游之裔父景暘以能詩聞封兵部主事進封武昌知府公知府時嘗奉祀事至江滸沙中得一婦人氣幾絶公異而釋其縛甦而詢之泣曰妾杭人柳氏隨夫商遇盜于塗殺夫圖汙妾不能從以至於此公為之惻然攜至屛處蹤跡得盜置之法而婦獲還長沙陸氏女美而多貲娼家子李昆見

而圖之竟以假托門閥得已而仍令為娼其族兄秋試來見之就公訴之逮李正其罪還其女于其兄後改知建昌屬邑廣昌令以私隙疑治民何姓者致許陰令人妄發其奸論以極典獄成而其族訴之公詰之卒得其實而何得復生按察以其能辯疑獄檄之吉水斷彭伍大訟蓋逮者百人已積歲矣公擇曠地距數丈立一木散其人各繫之使不得相耳語次第鞫之人自以為言公曰吾得其

情矣曲直遂决聞者稱神明焉其宅政大率稱是若武昌均徭之法又作則於它郡者用是撫按藩臬交章疏其治行爲湖南第一而獲封其父蓋特典也滿知府考遷福建右參政當卧疾者三月而善閩之在人者咸以不盡其用爲歎踰年遷江西右布政使　朝野方大有所屬而公遂以病致仕至于今知公者咸惜之歸十年遭父喪以哀毁卒所著有中齋集藏于家子鋭邑庠生善事其母能

皋立大有志於問學蓋其家法然也

論曰予游錫山凡邑之彦碩耆英皆得事之而公又表表者卒方越歲耳而弗獲一拜顔範毎以爲恨嘗獲從公群從游得其弟世爽二孝子述公致政歸時搆堂九龍山下日奉武昌府君以適其閒或勝日登高泛澄必操杖屨以待而所致必騷人韻士倡和盈帙有以想見公之風度又嘗於卷帙間獲見其遺墨清勁類趙松雪其文章雄贍欲自列於古人其詩流麗有唐人風與武昌府君之作並傳未始不嘆其家學之盛也又嘗聞其修垂厓祠葺黃崔樓於武昌復李泰伯曾南豐祠於建昌自兵部出四易官轍而所至名勝必有登臨題咏之迹若洒洒然無意于事事者然其始登進士第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即抗疏裁諸司之冗隷乃饕私貢諛者所深利而不肎爲者也蓋已有志於超拔儕輩矣及守二大府政蹟卓卓可録又有若

是者矣何其鋭也然陟藩長勳名方赫有識者孰不知其公卿師保之階而忽脱然以歸若釋重負以自適其適又何其淡也世世稱天下無全人若公者進之孔氏殆幾於成人之列乎予與鋭登公之寵而弔焉懼無以致吾私拾其大者爲之傳若其詳具在宫保倪太宰公所誌者畧不著云

松石翁傳

松石翁者無錫鄒允章處士所自標識人鄙而稱

之者也余游錫擇主得翁歡甚因與之狎暇則扣其所爲松石之説翁曰與木石居吾野人所有事也余以爲謙而弗之信久而再詢焉則曰白石之爛寗戚之所歌孤松之撫陶潛之所賦斯人者皆隱者流也吾弗能企而竊慕焉余曰此皆局于時而所爲也非翁之所存翁乃悶曰柱礎碑礪石之灾也棟梁桷榱木之殘也此世之所共慕而吾且惧而逃焉吾入山之深得材之堅者曰石頹然立

偃然臥偈然盤薄水火不侵斧鑿不加頑然其無知也吾昵之栖林之幽得材之良者曰松傲雪霜而後凋凌百卉而久鬱風鼓之而自琴雨沃之而增翠幢幢而益歷歲年經晝夜婆娑日月不知有窮也吾昵之斯二物者幸托我以不殘而吾幸托之以全吾天蓋將與之以終吾生而不知其所閒也故以之自呼則慰而人之呼我則稱是以安焉余愛其言之幾于道也爲之傳以治夫殘其天以爲娛者若翁之家秉行願與原壁別爲之傳不復書丁巳臘月之吉

松軒漫叟傳

無錫有松軒漫叟楊叔璵者忼慨大度人也風神峻整動不踰矩儼然人望而畏之讀書通大義而不事訶章之習而理家酢世孝友恭遜定禮制用各有常規雖纖悉罔不可爲法儒者逮弗及也系出漢太尉震之後世家安陽山下爲邑鉅姓大父

元振兩舉孝廉不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宗海贈奉直大夫戸部員外郎五世同居食指踰千公私百務紛然雜出視一劇邑而恩義裁制加難焉漫叟受族人舉綜理之修廢舉墜櫛垢剔㢢因有遺漏外持門戸典鄉賦内則婚嫁孤嫠嘗給喪葬若畫一之政然莫有能改之者又以其餘周窮恤匱開義塾立義倉焚逋券施葬地惟恐不及里有紛爭者不訟于官而質于叟得片言

曲直之輒帖服去四方知名之士嚮慕而來者戸
外之屨常滿館穀贈遺規切奬借靡不猒其心滿
其望而成就其德美者人至擬之爲戰國諸君而
捐已所力帰之於義視爲君之禄以立私黨者尤
爲難且正也伯氏都憲公仲氏戸部公皆以清白
稱爲時名臣叜羽翼供助之力居多或問睦族之
道以唐人書忍字爲言者叜曰忍字不可久惟無
隙可忍斯善耳于是人知叜爲有容云天順間輸

粟授承事郎七品散官每大享賔客錦衣蹁躚子
姓森列故家大族皆以爲弗及也垂老謝家政闢
花竹郊居開陸墟別墅爲娛老之計幅巾藜杖談
碁樂酒日游其中醉則撫孤松偃仰嘯歌竟日忘
返逍搖物外若猒人世之溷者故以松軒漫叜自
號諱璠叔璵其字云

論曰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天下之大非一人所
能獨理若孟氏之論薛居州似也然今人有謂天子
得一相而萬世理者何哉顧其人如何而用之者
如何耳余嘗與錫諸大家有礼法者游莫不推尊
楊氏而遜漫叜盖楊氏固巨族而門第之華田園
之拓礼儀之肅至于今有賴焉者也則自叜一人
始自叜謝事而目擊代總分理者殆不能無感焉
以一家觀之而天下可知矣人孰能以善養親不
善養人此有容者之所以成事也若忍則以善待
已以不善待人烏足以成天下事哉余聞前巡撫

都御史洛陽畢公每至錫必枉駕諮以世務叜條
陳之悉中肎綮殆亦有以知此歟叜之孫鄉進士
文昇博學有大志美手儀將舉叜之理家者以輔
理天下故掇其大者著于篇爲漫叜傳

墓誌銘七首

中順大夫黃州府知府陳公墓誌銘

嗚呼吾尚忍銘吾公哉吾公手不絶披閱口不絶
吟哦而于貨殖之事畧不挂心目至于遇事侃侃

必直其志不避難不威沮屢遭挫抑不折其節朴
誠懇懇諳律守制天下之所知也然伸抑■方有
屢于有道宰執之慮而吾公拜　命未赴竟以捐
舘矣嗚呼賢愚無間知與不知扼腕流涕者固
其情哉若某自吾先修撰公與吾公爲同志交九
歲拜講席下又及同朝日聆規誨餞讌賀遷無所
不與吾公之高州時執某手湖滸告戒丁寧不忍
舍禍變欲止之而公以天命君命爲尊竟莫敢吐

舌已而闕黃州　命竊爲公喜之而又自慶當得
依錸漢以終吾生也而竟爲永別矣又將何能爲
情哉嗚呼吾尚忍銘吾公哉顧某執文字于吳下
推所自來公無可銘而公舍某亦無可宜銘者乃
聽其二子恍惚之所口授抆淚而敘其實公姓陳
氏字一夔別號白貫反其質也某嘗爲之記既又
即所居之第號曰西潭人皆尊稱之云公初家之
吞胥領鄉貢進士上春官不利爲太學生遂寓

京師第進士始卜居于西閭秀野橋東百步許閏
所謂西潭者也大父守仁妣張氏父綸以公貴贈
奉訓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妣陶氏贈宜人
公少警敏超脫以儒士從里選升之縣若府皆冠
時輩充縣庠弟子員未碁登鄉貢進士第尋以父
喪不獲就春官試家居若干年成就後學爲多而
學問益該博蹤跡益慎聲聞及先提調學校御史
陳選賢公特枉駕訪于其廬如是者十年嘆曰吾

可以爲一方士乎哉乃挈家抵京就太學于時家
宰耿公爲司業一見而器公每試輒以爲魁于是
同舍士及諸名公鉅卿之子以暨京學外郡之有
識者咸就業焉時其所與若今吳通政裕吳邑宰
仲殊吳太僕惠滕主都察綸戴祀部儼暨吾先修
譔公皆其所馳騁也故以舉于業名于時成化戊
戌始第進士而其聲望已滿朝著矣是歲選庶吉
士及給事中者甚衆公于壽光劉文和甚契衆皆

擬馬而公弗與于是人知其志矣觀政刑部丁太
宜人憂歸時郡守稷山王公剄後寡合獨重公而
時月就見之拜刑部主事或問之尒老儒也此何
以處則誦周元公之言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
終身行之其在是乎滿三載考其長或及吏部乃
都察院皆以績學善獄稱奉　敕進承務郎階爲
承德郎追贈其父如其官妣爲安人時有荐公爲
河南提學僉事衆以爲稱疏入而　命之他竟循

階進爲員外郎會天津衛有冤獄逮百人註誤及
大臣鞫之者屢而俱不決公奉　命往焉得其主
者寘之法而餘皆獲釋又循階進拜陜西司郎中
時江西何公爲尚書素剛直無當其意者惟公得
其心凡疑獄之不能決者輒檄歸其司決之無敢
異議其間或詣大理寺不署字者擊登聞鼓者皆
歸公取決有不合尚書公旨者必以理析之而後
可滿一考何公及都察院白公吏部王公咸稱之

曰才堪濟世學足潤身其爲言不同而其所稱之
旨一也用是進階奉直大夫而考妣之進如今稱
矣吏部嘗以大理丞荐南京尚寶卿荐俱不獲會
上憫刑獄冤滯特　敕公審録北畿公所至活死
罪若干人釋徒流而下者若干人其不敢自專疏
而未減者若干人畢　命復部人皆稱之會有御
史按陜西以疾惡忤貴近人致訐公鞫曰御史之
職非私也罪不至奴徒議之所忤者未慊愬諸■

上集朝臣會鞫之公昌言于　朝曰朝廷清明玆
事不宜手滑令　天顔只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
齟齬公邪私邪衆知不可奪卒從其議（缺四十餘字）守
者■曰宜革之糧長公曰流自其源吾革吾始耳
上官有行分借法者公曰米腐不可食徒以與民
且不可況追徵之耶上卒竟其請嘗攝郡印會郡
大旱爲文遍禱之免冠徒跣計步拜于途不旬日
雨如澍既而覲冢宰耿公而下皆思汲引之其屬

黄某者疏脅賢而首舉公衆以爲快會耿卒遂寃
既還乃拜高州府知府高治濱海多瘴山島中蠻
獠所居烏合摽掠殺人不絶知者皆危之曰此非
遷益一謫耳此某之所以欲止吾公也公嘆而且
曰優游散地得寒疾五日不汗等死耳與吾死于
邊何如哉乃置家累竟赴之時鎮巡右都御史鄧
公及藩臬諸公見之悍然曰君奚宜至此至高州
未數日北部灾將熾于府治公仰天拜曰某有罪

宜及某無延于民灾熄郡人大驚以爲神用是其
民與蠻獠通謀者皆有畏志鄧公大征勦雲爐大
桂賊公秉協贊乃爲檄招降者十餘種因撫廬舍
于郡城外居之悉爲良民遂上議與鄧御史府總
兵官府中貴府曰二廣皆可以招而定也又有陰
壞之者曰非兵不可三府兩信之公力辯之曰專
城守土所恃者信降而殺之吾不能一朝居此也
兵中止降賊餘黨謀知者曰襲降豈吾府公意哉
乃是行益著或遂謂可撤軍備公辯之曰前已降
而縛之吾惧吾之信未孚也况猾賊如某某者豈
能守孤城以坐待哉鄧公從之得不撤于是設格
遣民會四方捕之生擒斬首者賞而所得財帛不
問故爭利之出輒盡力無不獲者先是民會隸軍
衛所轄甚苦之公爲請於上官得專守城池不聽
他調悉安之又有號扒山者還不見虜援之衆曰
望燹烟可以知廬舍是非白日所見夜乘之果得

踪跡賊遂散因有出降者公慰勞以羊酒賜以法
所當得向化旗牌給明具而遣之仍復其租調時
有以軍功累至大位執事機爲上下倚重者士卒
所至莫敢誰何公蒞事兵部伍如故趨聽事執吏
公叱群下執之于庭責曰乃公非朝廷命耶若尔
則吾不敢問若猶以爲朝廷也吾奉命來矣安敢
尔竟慴服各郡所遣使于上官者去則以力護之
比返則已故吾爲虎噬徭刼者十七八公爲定制

返其初著令民賴之在高州纔九月而所建立乃如是皆不得志者所不屑盡力也以是受鄧公鑒賞用例曆鄧公賞　朝賜銀花銀牌者三鄧公方圖公功聞諸朝以議超擢而延諮其後人而朝議已不忍公投荒矣于是乎有黃州之命鄧公始得命即遣人發文移送之黃州會有臺諫奉命勘問者屈留公之雷州因得癰時吾吳江王侍御思得重其爲人特期于其府敘而至之日公卒矣痛悼

徹上下王公命藩臬各一公董喪事兼閱行李惟圖書數卷衣數襲而已于是敬而惜之者因百倍其賻用是得護其喪歸生之日爲正統二年八月十二日卒之日爲弘治十年六月十二日葬之日爲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葬之地爲北俞塘華湖浜祖塋之次公爲詩祖杜子美而宗黃山谷其在刑部所與倡和者若今刑部侍郎屠公元勳按察憲副林公侍用知府王公存敬郎中趙公栗夫皆卓卓者退食所之則今知　制誥學士西厓李公吏部侍郎匏庵吳公侍講學士守谿王公而已其家居則按察副使定庵曹公及門人王一鵬張弘宜及某數輩談詩學文字[illegible]與及公體貌豐偉面有痣如斗列者七膚如凝脂手未嘗執金玉目未嘗睨邪色飲酒惟量室無媵妾待其配陸宜人以禮百凡家事皆委焉遇二子恍恍未嘗有叱咤聲至于童僕輩皆然望而知其爲有道人也

所著有西潭集垣西艸堂集居松集北行錄審錄紀行集恍爲府庠名弟子員孫二大雅大猷大雅娶張氏又吾姑出也敘已乃敢自附于臨之義書其諱曰璋且爲之銘曰玉立揚休生春殺秋我匪人求人即我謀謀國則成吾置吾生有所不平泄諸吾聲聲立身外與刑已矣嗟何及矣端拜闕里

誥封淑人張氏墓誌銘

弘治庚申十二月二十二日工部右侍郎上海談

公本愁之繼室誥封淑人張氏卒其子田哭之絶
而復甦者□知其幾侍郎公不哭而神傷作百哀
詩公洩其悲若不欲獨生者予讀之爲之泣下不
能和時其從女方女於吾兒元擯介傍午則見其
群從子婦下逮臧獲舉戚戚有哀色弗能出矣言
吾兒婦亦悒悒飲淚予爲之罷饋食禮越二年癸
亥三月十八日乙酉公葬之于古雀坡祖隴之次
虛半以俟公之復自狀其行命予銘噫予初志也
其敢辭按狀淑人姓張氏諱　道號善相蓋摘進
封淑人之誥中善相其夫之女以自佩服不忘云
世爲吾華亭修竹鄉人曾祖雲居先生以詩鳴贈
中書舍人祖徽字孟著號月溪得書法于陳文東
氏　太宗召入修內典累官至祠部員外郎與學
士沈民則兄弟齊名至今朝野呼松人善書者有
自也父繹字以成號友棋散人風流倜儻至于今
鄉邦有述焉散人初侍月谿居京師與青州徐參

政弼交最善因娶其女妻淑人母也散人爲淑人
愼擇壻會侍郎公初第進士在告歸侍其祖贈侍
郎晚香公先其配王氏遂奉晚香公之命介媒于
喬侶筠聘焉遂歸公公拜司封主事秩　敕封
安人進秩郎中奏績　誥封宜人進秩應天府丞
召入拜順天府尹遷工部右侍郎奏績　封淑人
此其所得之恩典也歸公時年在二十若老成人
公以通達重于朝得上下心且好客重交與戶外
屨恒滿治具供餼如驛傳胥取給焉不戒而備且
極精腆躬績紡以充醯醢脯蔬之儲毋斥羨以資
一時同宦游者故所知入都者得依公覜至如歸
皆其助也從歸省丁內艱釋服還朝從之應天應
天號多織造宦游以俸託公易羅綺者歲以千數
一不入自淡然無所嗜家人勸之叱曰官家豈爲
吾女婦人衣服地耶及歸囊無長物捐所蓄煮粥
活餓囚以百計又從歸省丁外艱公入謝家政悉

入綜理食指踰千各授以業其田宜其穀其人宜
其事纖悉中度老農宿吏邪遑焉服閣從入順天
如應天時公在工部涖易州廠薪炭益嚴關闔禁
嘗告公曰錢穀之司簿書足籍須明須慎繼有訟
者果賴簿書以白數以知止勸公解組公抗疏乞
歸未得詔憂形于色既以他累去官乃喜曰而今
得以所弃歸則益督畊織時樹藝所指指授科條
皆愜人所未同者諸大家爭傳效法之而其産遂

冠一郡其善相其夫子者如此初公迎養母贈淑
人王氏于官事之甚善時吏部尚書[illegible]山王公侍
郎[illegible]崇崔公濟南尹公號嚴毅不妄許與者皆知
其孝錫杖于王曰代如息婦扶掖之力也蓋賢之
云王嘗告諸過客曰我家新婦古孝行中人也王
素好善謹于事佛凡佛書與夫為善陰隲列女傳
等書無不遍晩淑人遵其教老且亦衰及王卒凡
其平生所服用悉以殉葬餘請焚之以資冥用宗

族稱孝焉公之父贈侍郎怡靜公家居聞王之安
於迎養也嘗有書賢之婦則事怡靜公如其姑怡
靜公喜曰素知新婦之賢宜將不獲躬享其養今
果然大書于壁令子孫女婦效法之先後居舅姑
喪皆盡禮其父散人卒老歸一祭而私哭之不以
形于顏面或抑其故曰吾有舅姑在恐傷其心其
孝友如此公前妻王淑人遺一女撫之如己出長
嫁喬谷凡王所遺奩具悉以歸之初歸公踰一年

生一子于官起吾總卽見者奇之命之曰應祥五
歲所夭益修內政累亦見于色既而生多不育私
謂公曰是不傷君之後耶吾但願得似君者不必
計所出也遂為多置妾妾亦多不育然撫之甚至
孫妾樂之一日忽暴疾妾有欲代其殆者馭下人
雖[illegible]嘗亂[illegible]未嘗楚撻而人莫不敬且畏焉繼而
得子繼禄怡靜公所命名也攜入官愛之過情怡
靜公予書戒曰能勿勞乎乃歎曰舅言良是也稍

長揖名師善友以託之尤好談故事夜燈前必詔其子曰某爲忠臣孝子某爲慈父毋好朋友子深有悟焉長名曰田充府學生才學聞于邦孝義著于家天之報公及淑人者意其在此爲田娶婦教以始終順事之道甚悉處宗族以厚少有不給相公助之無不周至于張氏亦然有庶弟愚而破産爲之娶妻而復撫其子嫁其女于鄉里之賢之者周之恐後葬貧不能棺者若干人其仁慈之心又

如此卒之前半歲忽呼田告之曰數其朞矣我處失時有奇術者過門父毋命稽之所言歷歷皆驗今當期矣殆不起也未幾染心疾田禱卜醫藥無所不至命之曰汝毋豈不欲生成奉事汝父老景邪天命有數佛家以七計然我五七當七也汝善記之復曰汝聰明能孝無煩我語娛老父之頹齡保弱孫以承祀吾瞑目矣乃闔棺衾無戚容卒之日因假寐窗下聞談話如故雞初鳴呀然而逝累不督及殮神色不變宛如三十時人可謂異矣其生正統己未七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二子一郎田女一王出歸喬孫女二皆幼男一李得後淑人半載殁田哭之慟曰吾壯當有嗣痛傷吾毋教耳嗚呼公以直亮才智名一時雖有嫉而毀之者公論定在天下何損于公乎進退之際足裕其身亦難乎其配矣而淑人所爲有若是不亦奇哉此其所以感群哀而召孝思也若公之恩愛終始篤蓋

矣淑人不可謂不遇哉爲之銘曰孰不有夫夫大丈夫争馳竝驅亦孰不欲配才智弗類而覆爲累我克肖之誰其克效之四十年來朝野稱才孰不有子子奇男子果得其似亦孰不欲似之弗克啟之又安得而繼之子無哀我死惟汝宗是嗣我死猶生惟汝名之有成亦孰不有封閫內相功榮覆爲痌我從六邈日進善言儉勤率先以終天年匪逝伊仙亦孰不有家糾絲紛麻如捕龍蛇男攫女

拏散如摶沙惡此帔霞我提千指如撮髻了又戲
敢或譁吁嗟乎淑人吁嗟乎淑人其駕女流而永
譽絶塵者耶

鴻臚寺序班姚公墓誌銘

嘉興前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丹丘姚先生高
才卓見雄視海宇詞翰藻繪照耀四裔而豪俠博
施之風尤傳播兩浙老且不衰予嘗詢其所知皆
曰其子鴻臚公有以助之也先生嘗奉　勅理淮

南鹽法淮浙皆鹽商通衢有攜黃金百斤踊門請
託者鴻臚公曰宦達功名爲子所損者皆坐此正
色嚴辭拒之曰若欲吾汙清白家風耶必欲的當
聲諸郡縣遂亡去自是有圖干陟淮政者卽密書
預報竟不得行先生淸舉著聞淮人傳頌至于今
者公之力俱多及先生謫寧永寧公服勞家事小
大皆稟啟祖母及母裁置咸當家益裕于御史時
先生怠其爲謫也及先生解組還念公多恙戒姑

勿業舉子公奮曰吾父志大才長而阨于命百不
一試成其志者在我我當以夙殉之忍以病廢哉
衆皆壯之蓋公自七歲能屬對偶大司馬白恭敏
公官浙藩時過訪先生因所見呼謂公曰白雀迎
人舞卽應聲曰黃猿抱子歸白公大奇之比長從
吾郡陳虞部惠民游勤敏迥出儕輩從先生入京
師學于少參莆田陳公崇益有名至是雖家務叢
委而手不釋卷故其言如此先生從容諭之曰吾

志既不遂亦欲徜徉山水優游詩酒玩古鈞奇蹈
情閒吏以爲怡老計耳尔若是政當誰委哉公乃
寵勉受命盡瘁在業廩粟日豐田園饒蓋凡先生
所欲參[illegible]立購至以娛其情又常豐潔酒殽羅
致[illegible]管絃無虛日傾囊捐囷招俠海內佳
士[illegible]先生游畫槪有與無勝之不覺少以故不
侍側卽呼侍僕當問以今日服食起居何以當則
喜益否則憂形先生晚益務詩畫毋至怠疲則詣

諄以無寧過勞爲諫務求擲筆而後已遇有以[illegible]
醫請禱無所不至底愈後張筵具席壽親酬醫以
爲人生大慶幸侍養之暇猶能研玩詞章其詩宗
杜字學沈民則與先生並行于時焉　憲宗皇帝
旁搜諸家典籍訪善書者抄謄初大司寇三山林
公善先生因知公遂荐聞以冠帶舍人直仁壽殿
寫書書成告省志在終養先生曰此奇遇也尔淸
才自當用勿以吾老廢吾幸康健勿吾顧遂赴受
崔灘藁卷五　四七　沈氏梅居
職鴻臚寺序班書辦度恪所司者每欲請進其秩
公曰是曷足行吾志吾志在親竟謝疾歸父子之
間裕如也先是先生魁鄉荐游南北太學祖母許
孺人病淋瀝公侍湯藥謹甚以穀道久閉群醫莫
能治公以口吮之愈及舅弘孺人卒哀痛幾不勝
其室罰祕蓄悉納諸先生不爲私計祖母繼卒殯
葬踰于母喪皆先先生之意而備恐恐勞孝思也
比執先生喪哀哭嘔血過于禮凡所遺圖書若具

悉不與弟且校索至于褻事俾心經理盡其在我
其孝友出于天性蓋如此　今上卽位下　詔表
孝子順孫時欲舉公以應公不豫色曰吾當爲而
未爲得爲而不及爲者無限尔曹欲新我過哉自
晢以復又嘗歎曰積而不散守錢虜也存而無養
者給之歿而無棺者殯之當省告歸時與廣西舉
人范希哲陳諮同舟二人遘疫癘陳尤劇舟子欲
弃之途范亦不遑顧公懇論再四乃已取篋中善
崔灘藁卷五　四六　沈氏梅居
藥日與調護竟全其生及分岐復有遺贈託故舊
挈之南京以不失所其爲義事又如此吾于是徵
先生之所成公諱旬字用宣別號可竹晚號覲頤
之姚傳無已長與許伍齊著姓鄉邑曾祖隱庵諱
顯祖松雲諱淵考先生遜綬公端貌美髯禮度優
容服御愛華潔遇事無苟且居室閨和而有禮處
弟行無間言延師訓子孰敬若親受其業者然子
詹芹學行德器有祖風聲藉藉報校庠間公曰成

吾父子志者冝是在已二子吾必無憾卒之日爲弘治
己未六月十七日距其生正統癸亥爲壽五十有
七所著有可竹居集覲顧所稿藏于家配秀水陶
氏子男四長自詹次自芹又次葵次芷女三寄奴
館唐綺爲甥雪英許適沈棐西英尚幼詹芹伯仲
女皆嫡出餘則二室王氏出也孫男二百朋昌文
女一金貞詹等卜以公卒之又明年辛酉二月六
日乙酉葬于嘉善胥山鄉調字圩祖塋之側廼具

狀衰絰踵于門哭告曰吾父之葬期既太緩而宅
兆又弗克嚴于祀竊甚痛之惟吾父之懿不可泯
没者先生幸銘諸幽以洩其哀蓋公初没也宴本
公之意圖遷葬祖考妣而以公隨殯經理垂成而
梗于人故其期緩今之葬也祖考妣仍甲窪地而
公别傍于高曾祖故曰弗嚴于祀然則人子之心
亦可亮矣予得公之所自知詹芹爲最深得公之
所貽宜無戾于銘銘曰前有作者後不繼堂而弗
搆安所倚後後有作者前不啟弗種而獲安所恃
豐于前不享其年是以永傳裕于後不急其售是
以悠久祖塋之傍鬱書煌煌維後人之昌考藏之
室鷹冠赫赫維後人之則石可勒銘可斆鑒我銘
者知公德

明故西澗處士賈公合葬墓誌銘

公諱文玉字某其别號西澗姓賈氏裔出宋文正
公文正六傳而有仲名者籍獲鹿任襄陽路總管

府總管僉行中書省事會宋南遷與扈蹕列遂挈
子安道家無錫是爲無錫人時盖有日其家爲十
萬者安道生奇盛奇盛生縉良縉良生希賢希賢
生仲賓是爲公考早失怙事母馮至孝幾弱冠繼
喪哀毀骨立値家中衰益勵志力蠱卒復其故人
皆難之撫二弟文璁文璧既長求與産乃籍田廬
器用于其前曰隨若意各足其欲無吝色嘗以耆
彥推於鄉佐邑大夫判曲直當人意無少假借至

有望廬而訟息者處姻族鄉黨和易一致簡樸儉
勤老而弥篤然貧無償者輒折券不與計助葬施
藥百凡義事顧力所及者悉爲之不少懈晚年產
于子鑿池開圃所蒔佳卉以與所知觴咏其知足
自得又如此用是老益康裕令優老　詔邑大夫
以齒及延至公庭授章服亦時所難也配惠氏繼
王氏皆賢能淑懿凡公之美多賴以相成云予設
教于錫公之從孫璀忠厚老成獨屈志率先諸士

子來議論予重之狀公行以諸子意來請銘盖夙
昔無浮稱者信而銘之銘曰先賢之貽　國典是
畀太平者順合璧連枝以理于斯其亦終始無疵
者耶我著爲銘以詔孫子曰壽曰福永紹厥祉

明故允實鄒公墓誌銘

無錫之望鄒華趙咸交于予其埶且久者爲趙氏
之庠生曰以善以善走數百里謁予銘鄒允實墓
曰此吾趙氏之所帰也華氏之爲庠生曰塈者實
娶允實允實之務盖有力焉茲來亦欽意也先生
念吾三族之雅幸無拒予乃爲叙而録之公諱英
字允實別號晰隱上世爲晉陵人宋文忠公諱浩
者之裔有諱樸者徙是邑之景雲鄉華莊七傳而
至叔瑜徙泰伯之徐塘遂以徐塘望叔瑜生季謙
季謙生宗道是爲公考宗道卒公甫七歲且多疾
大母錢氏母晏氏寔撫字之旣婚冠大母卽世遂
綜家蠱識字難之而公益自奮厲律身處家無慾

於應卒之事罔弗理外內安之應難焉其生平所
自恃以爲藥石者尤于儉勤處致力爲多持母喪
哭泣過哀毀臞然骨立晚亦猒諠譁退處別墅墅
去故里里許懇懇然從事樸野與佚夫吟咏相往
還無倦人見之不知其爲鉅室翁也諸鄒方盛競
爲富貴態公恬然若罔聞知非歲時祭祀合族不
輕會也疾亟召諸子謂曰吾七歲而孤以有今日
吾事畢矣當無憾顧尓曹其尚知所自立哉比卒

自子弟臧獲以至于里閈族人無問少長咸哭之甚哀是爲弘治乙卯六月四日也距其生正統四年七月四日爲壽五十有七配卽趙氏與公同望于邑者也克相內善教諸子子男三長勛娶華氏次勤娶顧氏次勗娶司馬氏女一所適卽華壆也三族互婚亦其家風然哉孫男三欽鈿釗女三皆稚葬之日爲又明年十一月廿三日其地蓋在別墅之東所始造也銘曰維徐塘有鄒族盛以稠吾

去吾第而卽吾丘以遨以游其樂也悠悠維丘東有嶺不茂以妍吾去吾丘而藏吾阡以全吾天其樂也便便噫達人大觀死生晝夜混之于一而何盛衰短長之足皂白也耶噫

鄒母周孺人墓誌銘

弘治戊午冬十月四日無錫義士鄒遂之之妻周孺人卒其子秉倫秉道以又明年辛酉二月十七日啟遂之之封而合葬焉乞其鄉聞人布政使陳晋庵公狀過予索銘墓石且泣曰吾鄒氏世德深而吾兄弟之所以有此室廬者皆吾父之所手搆而吾母之贊之也吾父遺謀雖永而吾兄弟之所以至于今日者皆吾母之訓飭綜理之力也其族之有識者贊之曰吾遂之歿而不忘者二子之賢孺人之助也或曰孺人知所託孤之道故其孤皆有立賢于丈夫遠矣予乃信而序之曰孺人姓周氏裔出宋儒濂溪先生其二世祖由道州發解

第一宦游江南擇無錫而居焉世有聞于鄉鄉人因姓其所居曰周涇曾祖仲衡祖景暘父致民號南溪皆所謂吾聞于鄉者也母過氏宋徐王群馬之後孺人生居兄弟之少南溪公鍾愛之爲之擇配曰吾必得居相近族相望而世有連者曰吾必子弟之純篤而好文者于是歸遂之僉以爲宜孺人歸鄒不數月而其舅柏軒府君與姑華碩人相繼淪謝哭之慟人以爲賢遂之嘗應鄉舉有文名

至是謀諸孺人曰榮不逮親遂已既而遂之與諸兄異產徙居第之左方新堂宇拓田圃人以難而遂之不知其勞者孺人之心力殫矣鄒氏世長鄉賦遂之代兄事事在公居多而中饋之中外務之酬實維孺人且遂之性好整飭少有當其意者故孺人纖悉自供以圖其心無倦辭比遂之卒孺人哭之倍于其舅姑或疑焉曰吾重吾夫之後寄我一人耳子秉衷秉彝繼卒孺人復號曰吾何以見

吾夫于九泉耶乃秉倫秉道授以家政曰吾末亾人寄于耳卒矣念尔遠祖忠公之節與而父之遺至于今後先應　詔受冠服而家產較遂之之存有加焉其所爲賙貧卹匱以逮臧獲皆銜惠無已者尤不得而盡述也疾亟呼諸子曰慎志吾平生之訓邈其生正統壬戌正月十一日爲壽五十有七子四郎秉衷秉彝秉倫秉道衷娶錢氏爲節婦秉倫秉道俱娶華氏蓋亦族相望也女二華紈錢

諫諫庠生也孫女一既又爲之銘曰瀕谿賢胤訓其配之忠公之裔允其對之不逮舅姑之永事死有餘恨厘奉夫子之良規歿可質問牢山之阡以世以年而定不遷就其尸之我教諸子之賢

明故陸令人墓誌銘

武進陸令人卒其夫楊伯平哭之哀甚弔之曰年不及福不享賢不可追而勞不克酬也既又告諸其姻常熟吳從周曰非名人言無以洩吾悲從周于

予有舊乃走書乞誌其墓予以伯平之言有序非昵私也拾其族里爲之銘銘曰厥考遐諱乃陸出容儀楚楚刑國色令人閑訓秉淑質婦楊曰坦伯平室楊氏代望貞匹匹簪纓餘風仍義秩厥相伊何令人戚戚妒其全半途失　英廟辛巳五月十隕天白天復[illegible]卒更以夏五廿有七踰壯望強歆爲窀遺子鞠女婚弗及玉碎花萎衆嗟吮萬城之隴曰玄宅我銘比石石不[illegible]孝女賢婦茲焉則

墓碣銘 一首

樂畊顧翁墓碣銘

昔尼父悲世道之衰歎善人之不得見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若時且然而況末俗澆漓爭事詭譎蓋有恒者亦或未見所謂善人吾未可得而求其迹也乃若生爲人所敬慕死爲人所悼惜充然龐然褆真茹醖俯仰無怍咸稱之曰一鄉之善士則迹者得長洲顧公一人焉公姓顧氏諱瑢字克明

别號樂畊裔出晉散騎常侍榮二十八世孫仁仕宋爲將作監簿仁之十一世孫仲賢 皇朝洪武中任爲淮陽府同知由監簿居吳縣西磧中歷十四世名以礼者出贅吳氏貫長洲居埭村則公之父也公生明雅温厚少即不爲習染外内器之年十七喪父哀毀骨立葬祭無踰于禮以前業之在獘也四時畊作日若不及既數年家遂茂殖自奉甚約而濟衆則急捐金葺橋助棺賻死不待告而亟爲之也壼道雍睦庭規慈嚴循循無有敗度享年六十爲弘治壬戌十月四日無疾而終公配朱繼錢再繼夏子八人嵩娶鄒岩嗣伯父岳娶王岡娶錢出于朱岐娶楊峘娶施皆縣學弟子員嵣娶錢岭聘陳出于錢孫男四人曰仁曰侃曰傑曰位女五人公之生正統癸亥六月十三日嵩等以卒之明年癸亥葬公儒教鄉龍字圩之原公所預作壽藏也以碣石請予爲銘予謂公誠善人矣遺美

在人稱無異口存順没寧于公何忝乎敢作銘誌爲斯世慶銘曰 皇運旋復休風載揚篤生碩德國家禎祥廣胖厥躬而譽期昌蕃衍于後式光我邦矣此貞丘肅以玄堂千秋永固流澤洋洋

壽塔銘 一首

惠山堂上獨空大千照禪師壽塔銘

道本無爲覺斯有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空生明明生通通生溥溥能容泉無萬大千恒河沙世界

一粒黍米珠虚空中現光明包羅無外矣惠山堂上獨空大千照禪師真有得於是矣崔灘居士善知識錢福稽首言曰禪師化身托姓馬隱前果不可得辯焉乃上古聖人高陽氏之裔曰伯益者爲大孝虞帝掌上下艸木鳥獸之功無那殂夭折之患天錫厥後周末馬服君顯暨東永亨了代可稽册永亨生本道本道生禪師師生眉目秀麗骨清神爽性無凡好人莫之知師隨父老游惠山曰此

福地也吾將住錫焉時天界坐元和尚澄禪師主寺一見而喜曰吾得所授矣祝髮祇焉是爲正統己未也入緇流遂斷葷羶憤志向道既又憶所託化身乳哺莫可爲報進五味斷絕刺指血寫法華圓覺金剛經類七十二種人咸勞之師弗懈也了此願已游金陵謁僧餘左街天界住山節庵大和尚會中侍香掌典藏鑰返錫奉祇初事師及其師生滅香燈各盡誠敬成化改元乃肆力創莊興業

鑿石開山一新梵宇詣浙登壇戒受霈偈住山大資和尚道益用　律巳亥歲惠山虚住持席郡邑擇所當僉曰師可方伯陳公朝用率衆舉諸郡名守孫仁領劄主八載修葺藥師弥陀二殿重建法堂僧房無遺餘力既退處龍泉舊業祇佛益勤于其初而于世味尤淡如也其閱大藏般若寳積花發涅槃等諸經大有所得曰吾身所悟也吾不能偏尋聖人語大道當且隨俗度之能者從之是在

來者乃捐貲命餌工祝諸名山勝刹可進道者五千四十八人髮種種能斷六根施其溥哉了此願已入定坐蒲團又　年距其生宣德戊申十一月廿又六日爲臘七十有五時爲弘治壬戌二月二十七日也其斂宋光現茂有定機而其自見卓不涉世雲飛星隱之志未嘗忘也從其徒惠廣再傳圓法三傳明贊四傳海洪之請欲顯示宋以貺魔姿作壽塔于所居之後山之南以爲入定之宅爲

之銘曰吾無死曷復有生弗知生曷復知死不死
不生見性忘情有生有死性隨身已數千年後天
有終山或頹吾其在玆後天萬化山可追識吾心
者匪銘其誰

墓表二首

明故適安元生華公墓表

國史法非涉事逼名于朝者不書故孝友獨行博
雅之士未及麗旌典受召聘者泯乎無聞焉福竊

病之凡所過輒求其人造其廬聆其議論讀其書
思欲録其姓名以表見于世于無錫得李綗庵者
毋爲余稱其老友吳藻庵華適安之賢而惜乎未
及之見也余就華光祿汝德檢古典汝德自言其
學之所從來曰吾得之吾族父適安先生云有頃
則先生之子勛勤奉其族人湖廣參議仁父所狀
事行來謁曰吾父之卒綗庵先生銘諸幽惟先生
樂道人之善願有以表諸隧敢介光祿兄以請余

曰吾志也按狀先生諱繳字以正別號適安姓華
氏南齊有諱寶者以孝顯于晉陵歷三遷而至族
陽諱璹者常州路判官璹生晟晟生儼遷梅林生
德乾德乾生岳岳乃生先生先生三年而孤母鴻人
輸夙負賢稱誓貞守鞠訓之極有法先生少不好
弄長習舉子業授書經於蘇州奚進士元啟其見
稱許五試鄉闈不舉益肆力于經傳子史百家之
書尤長于詩曰吾以詩鳴足矣一時英傑之士皆

從之游亦多所成就毋恨早失怙聞諸鄉族長談
及先世輒泫然流涕不自勝比母老乃嘆曰吾母
子爲命者也吾不待吾父而可復失之吾母哉遂
絶志用世買田于香涇之里構貞壽堂以奉母卑
力殫慮務求得其歡心疾則焚香籲天請以代及
卒哀毀踰禮鄉人咸以孝稱初事祖德乾仲父仲
南皆然仲南爲贅壻而歸樂與均産人尤義之晚
處其伯兄亦然有女兄歸錢氏寡無子迎養于家

卒葬之歸蔡氏者與夫同卒攜其遺孤男女二人
自髫齔育成而嫁娶之視若已子其天性孝友如
此蓋末俗所難也會　英宗憲廟修實錄遺使徵
郡邑上故實先生兩與秉筆皆見重於郡邑大夫
至有闔纂錄而慕其名託巡撫重臣而聘詣南都
者邑大夫舉鄉飲速主賓席所著有華莊詩文稾
若干卷藏于家弘治己未五月七日終于正寢距
其生永樂壬寅十二月朔享年七十有八娶謝氏

先卒繼王氏丈夫子五人長卽勛娶鄒氏次卽勤
娶呂氏次勉娶鄔氏次劾娶蔡氏皆以詩書繼家
聲先生之教也女一適倪恕孫男一懷祖女八卒
之二年辛酉十月一日葬于梁涇光祿曰吾華氏
雖有世德中葉競事貨殖以文學起家者吾及吾
弟戶部君十數輩皆自先生創教之也不可泯參
議曰先生長軀玉立風度凝遠望之知其爲故家
人物而意氣閑雅又有若遺世而獨立者翛然稱
其行足範乎頹俗皆確論哉表之以俟傳逸民者

桂堂處士鄒公墓表

古者分封必數鉅姓而故家遺俗聖賢以之徵帝
王之盛衰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慕夫世之易姓
而宗愈昌産殖百餘年而貲愈饒身歿三傳而裔
仍能舉其懿是亦豈可少哉無錫故家推鄒氏鄒
族盛甚而今之世以盛最者曰賢賢之言曰吾所
以有今日者皆吾上世之遺也吾家乘代有名文

以紀載之故歷四百年事了了如昨日而宗法族
望賴以不墜家範盍則庶乎有所視焉獨吾高祖
桂堂處士之墓未有表之者蓋闕典也其責在我
乃奉李翔庶所爲狀見予曰是蓋有待吾子予
曰君之家亦有待若者是則可表也已按狀處士
姓鄒氏諱璋字伯惟裔出唐都官郎中霖霖由錢
唐徙晉陵生廣濟軍錄事戩是爲常州人戩生吏
部侍郎浩及元豐進士洞洞生樸樸徙華莊爲無

錫入樸五傳至仁榮是爲處士曾祖仁榮生德華
德載生師道處士考也師道遭元繹騷家破及
國朝平定乃曰此億萬年太平基也吾得所矣遂
嘗居龍涇爲子孫長久計基構之勤處士實任焉
故至于今居龍涇者宗處士處士旣復上世園田
乃益痒畊稼日儲月倚拓基闢産與歲俱益鬱然
成一鉅室人忘其爲亂後家先是龍勝國縱弛之
餘澤艸武斷之風猶有存者故有司恒苦賦不時

足或峻督之細民益困處士曰今日之得享此者
誰之力哉而敢後事歲先期共入之有司曰是足
辦此遂以其鄉賦委長焉處士遂與部民綏爲之
期而必以信且以大義撫諭之民免隸卒征科之
擾咸感奮曰豈可復累長故歲額以充上官涖者
爭褒獎之郡守熊公觀建治廨門邑令唐公泰安
起麗譙廢皆檄處士涖事領費極力爲之不少吝
中歲遭詿誤戍遐方有困頓百狀而能以理自遣

曰吾生亂離獲見天日幸矣兵戈固吾分也聞者
高其見旣代歸則不欲復與世事置別業游憩其
間特愛植桂因題曰桂堂人因稱之曰桂堂處士
云處士天性孝友事師道及妣錢皆曲盡誠敬而
于兄珪怡怡如也居家素儉約至于今莫之有改
者爲人強毅不詭隨而宅心大寧過厚矜務賙貧
周貧恤孤多義事是以其所遺者遠也生元至正
庚子四月二十八日卒于　皇明宣德壬子二月

八日爲壽七十又三配殷氏出鄉右族端慎明肅
理內務無少闕失自處士謫戍益以禮自防而擅
家蠱比處士歸不知其自遠至也生至正甲辰六
月一十八日卒永樂乙酉八月十二日爲壽四十
有二子三長洪昭次洪遠洪道女二錢惟安鄧文
遠其壻也孫曾以下係家乘者各有述而賢其曾
孫也墓在泰伯鄉思親隴而合葬云是爲表

省軒處士鮑公墓表

公諱程字汝章姓鮑氏裔出宋通奉大夫太古太
古生安德安德生貽周貽周生愼履愼履宋紹興進士
以忠義聞此其望也愼履生克明克明生笵笵生
廉廉生伯靜伯靜生尚質世居建康鍾山徙家錫
之懷仁自尚質始尚質生繼難繼難生通義通義
生仲祁仲祁生思舜徙于揚名距故居二舍許家
始大是爲錫望思舜生文英是爲公祖文英生敏
常是爲公考奕世爲萬石長不仕而聲聞四方德

之積也妣顧氏泰伯鄉之望族公天性倜儻美丰
儀嚴毅自持充然其氣雄壯無阿媚態不妄言笑
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也確守禮度足跡罕至城
府事父母其職弗少懈喪哀祭敬無愆儀率子弟
晨謁祠堂老且不廢與諸昆季同居曲盡友愛食
指日繁不得已而分或以其長且任蠱多手拓宜
倍得公曰分豈吾之心哉顧何忍爲此鄉黨以義
讓歸之歲出貸廉于取息賙飢賑荒以爲常收佃

人租倣周徹法不泥定額姻族弗周於嫁娶者相
成之造梁濬河百凡義舉不勧而爲唯恐後其于
財利泊如也惟于權門要路必愼取與恒以不得
親就爲幸或有交布衣而晚顯陟者必俟其曲盡
故情而後德否則竟踈之曰吾以是矯吾鄉濁富
之習俗也治恒居不事雕琢所衣衣不至甚弊不
苟弃斥去紈綺以爲非分搆水南廳栽花秋竹爲
延師之所百玩一不挂眼不嗜酒惟騷人墨客至

款洽不倦遇鄉黨子弟敦樸可嘉者禮貌之浮浪
不根者弗與接加切責焉雅愛談古今尤喜老杜
詩長鄉稅事細民德之邑大夫賢之舉列鄉飲晚
年猶總家政治新第以遺諸子不尚侈靡夜漏下
十刻纔入私室曰令後世效吾儉勤會勸貸　詔
出粟授承事郎七品散官非其好也弘治戊午八
月既卒正寢距生正統丙辰二月二日爲壽六十
又三配許開原鄉望族先卒繼過有賢行子男五

長瓛次寶次璀次仁次瑛瑛殤女五棐樸陸英張
珪朱夔王夔其壻也夔產生孫男十芝蘭蕙莊荃
葉芹芸蒓蘅女四二受聘皆名家葬以弘治癸亥
二月念二日地曰烏涇先是吾友廣文邵誥狀其
行介吾館人彭擇賢來徵表墓語世文學為公申
表兄弟言不妄公長碩却慮有取于曾子三省名
其軒曰省軒以為號人曰稱唯我　國家赦灾備
邊無吝名器以假借人非得已也乃有冒之以恣

肆自衒徼寵郡邑躐儕縉紳者則為病瘍矣若公其
可以勵俗哉題其墓曰省軒處士道其實無媿于
表

行狀一首

明故思善沈翁行狀

蘇之屬邑曰嘉定以富庶稱去邑治百里許而隸
馬者曰清浦清浦以沈氏顯沈之先為盱眙人諱
都遠者仕宋為揚州守後改蘇元兵起不能歸寓
蘇城烏鵲橋因故人過清浦是足世吾家矣定宅
馬生子二仲諱元震元震生覲光讓厚產于從兄
以居墓廬故沈以義稱覲光生垚垚生璨璨克振
家業嘗為萬石長受知于巡撫周文襄公沈遂鉅
娶張氏生子二長諱塤次諱箎字和仲別號思善
人以其所為大率向善也因稱曰思善甫云甫力
家家益起嘗鞠二妹之寡者而為婚嫁諸甥且給
之旌女歸徐禎早寡甫教之守節而鞠其二姑松

桂各有立迎養其舅氏之獨者于家而終則為之
葬其仗義率類此宣德間有里豪攜飛語鬨　朝
命錦衣千戶捕逮甫暨厥考戚與豪右疾當路陰
遁所司中甫父子以重法甫知之密畫詞情于飯
具得達犴外家人獲擊登聞鼓移憲臺以白之海
上有曰寶山者盜出沒為民患甫以計致之歸于
官居民快之繼以虎暴食人之可計者六十有五
甫白縣以聞于　朝詔善捕者僇之民患遂息有

部使者括犁蕩入國計委于甫呉淞江東西徙不
常而咞者苦常稅　朝聞之命官履畝損益之亦
委甫或告甫曰此自古利源弊藪也甫恐得其實
白于官一不利已其精悍開谿爲人所推又多類
此毎疫癘則施藥施棺海溢則出粟賑溺者不責
償弘治甲戌甫奉巡撫鄒公勸文之令出粟七百
斛賑例得冠帶力辭弗受成化辛丑仲子輸粟大
同得七品散官劄以致甫蓋榮之也甫拜劄而終

弗服丁未　詔民年八十者冠帶之翁年及始就
章服其輕利成人又多類此者蓋至是益望云甫
生于永樂乙酉正月十一日卒于弘治癸丑十二
月四日享年八十又九配黃氏先二十六年卒側
室黃氏楊氏趙氏黃楊俱先卒子男三長軏嗣理
鄉賦人以爲肖甫娶夏氏仲卽輔娶瞿氏嘗夫婦
侍甫痾疾禱而愈葬母淫雨禱而霽邑士夫以雙
孝旌之聞于　朝獲與旌門之典人以爲輔之居

[illegible]侍多疾乃盡誠孝故獲穀弘治[illegible]
巡撫何公令輸粟千二百斛獲　旌門曰義故人
曰孝義門則沈之望于今者又能獨以貲也季輿
娶孫氏女三長卽守節者次適許鈺亦寡次適呉
椿先卒孫十曰棟娶高氏曰梁娶龔氏曰棠娶黃
氏曰棣娶黃氏曰楨爲唐氏贅壻繼娶秦氏曰槐
娶郁氏曰楞娶陸氏曰槩娶楊氏曰楷聘周氏曰
格聘夏氏曾孫十八曰焊曰炤曰燿曰灼曰炫曰

烟曰勳曰煦曰煸曰煉曰煒曰熺曰炌曰烋曰烈
曰烌曰熇曰熙煦燿邑庠生灼炫煸亦業舉子女
十六長適張瓚次適庾軒次適邑庠生陳鑫次適
徐倬次受呉誠聘次受潘乾聘餘未行玄孫女四
俱幼甫卒軏輔卜以後二年乙卯三月十三日舉
厝于戴溪南與黃合輔任愼終大事遵其子棠請
予狀其事拜求當世大人先生銘諸幽以慰其終
天之思予之從棠聘予甚至義不忍却且撥據聞

戚族望久矣故敢摭其平生行暨于獻以執事伏
惟垂銘而賜之憫則存殁不勝感戴之至謹狀

祭文 三首

祭唐御史中丞張公巡

嗚呼仗節死義之士多出于疎遠卑賤之間其初落落難合若迂闊而無所於用其終則挽當時震後世折賊鋒壯國勢禍止一身而于人則無徃而不爲[illegible]豈天亦顧頓其于彼姑養其鋒鍛而以

全節完畀之邪豈國家亦預窺見其養成于此故挫折激勵之以鼓發其憤勇直前之氣以昭一代養士之功邪豈其人亦預知天下大勢必至于辭榮避進不屑尚試而大奮于所難邪是皆情與理之所必無也夫天地之正氣鍾于人必有不但已者苟使天祐國家羅若人而置之要地言必聽諫必從自不至于有難之可死而若人亦因得以享成功膺榮名固其所至願也而其所以卒罹此極者良有萬萬不幸而不敢以言稱者于其間矣然于其間與其奮口舌之力與虎狼抗而汶汶死于其暗機羅織蹴于其心無所媿又孰若攖城摧陣烈烈轟轟使自我而明其爲賊厲我氣據我亢以俟我師之不爲徒死也嗚呼此公之死所以特來禍之萌而禍亦未敢死以獲莫于公也禍弱多病而僑是土公實尸之然公豈肯徒活我于世而我亦豈肯徒活以聽公命哉尚圖所以見公于地下

而又有不忍以言稱者于其間矣嗚呼

祭李太學徵伯文

卯角孱與金玉其相金未火煉玉尚璞藏石本他山漸攻愈光遂取弱柳一煆斯劒豈惟文章實好衷腸依依六載維弟與兄臨别涕泗勸我無行時我心動曷顧友情孰謂此冠遽終此生我憂且病宜尓廢置走書喧我有不平語奇我時文流商激徵覩于翰墨龍躍鳳跂巫咸巫賢純佑所致一變

至道既篤且畏三試不利復疑而俟奈何方縣縣鄉録之望而戚戚訃音之至耶烟樓之破子不負而翁十五年前之期宅相之徵我更痛類博翁研州無嗣之擬以子之才當何所不致而曾不得一試以子之文當垂耀永世而曾不及壯以而翁之智足以網羅海内之英俊片善必録寸長不遺而獨于子乎弃以而翁之仁足以覆育天下之元元有冤必直無難不濟而獨不私庇其繼祿之祀豈

因忍痛割愛以暴白其靑天白日之心事耶不知彼靑天白日者亦可以居然照臨覗而翁吾子而無媿否也若然則劉隨州之天論當亦有自第恨吾報吾君者無託酬而翁者無地耳於戲已矣宿艸尚哭挂劍無期泉及世隔門外天涯緘詞千里知乎不知於戲痛哉

祭楊遂庵考妣 與左都御史彭礼同奠

維公節以完城而安人能以植産其以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畢無媿矣是以令子懋著勛譽剔歷中外宜乎崇褒疊寵以酬盛德而奇遭峻擢室例未暇不足以滿令子及所知者之望玆者顯陟風紀遥鎮邊場計績數期 誥贈將臨豈公之志之節必欲以捍禦顯而安人之教之期當不屑小就耶啻是而後階進於極碑勒載穹照耀林麓又非今日之墓矣禮厚與令子榜同于吉察聯于今福則又令子所成而獲受育于安人久矣瞻拜之餘敬

伸薄奠伏惟歆享

後學曹遵何以寧甫
陸槙修永叔仝校

錢太史崔灘稾卷之五

華亭錢福與謙著

策二通

廷對策

皇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一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承父母君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教之有方舉天下之民無

一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英君誼辟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稱其績具載經史可考而論之歟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能同者此固世道之漸降然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歟前賢論儒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賛化育爲極至於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歟朕膺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宵旰孳孳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之序自何而始歟子諸生飽經飫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弘治庚戌

臣對臣聞人君盡代天之責以成配天之治

者皆一心之用也蓋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天不能自養乎民而責我以養天不能自教乎民而責我以教所以與我者與人同而所以責我者獨備故凡所以教養乎天下者必反而求之乎心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與我之心而徒務乎責我之責則爲之而不得其本施之而不得其序養民雖

勤而終非仁心實惠之寓教民雖悉而終非
躬行心得之推欲天下民物之各得其所亦
難矣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則天之所以責
我者不能盡是天地自天地民物自民物而
我身自我身尚得爲天地之宗子乎哉天如
此其高地如此其厚而吾之治如此其小尚
得爲配天之治乎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易曰后以

戝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皆
言人君受天與之全任天責之重必當盡是
責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爲之者豈出于
一心之外哉卽是而觀則唐虞堯舜夏禹商
湯周武之底于郅治漢唐宋之僅爲小康與
今日之欲比隆前古者蓋必有說矣洪惟
皇帝陛下鍾天地之粹氣稟天地之全德以撫有
普天率土之人民

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
所不用其極誠可謂大有爲之聖君可謂善
繼述之宗子矣然乃不自滿足首進臣等于
廷詢之以父母宗子之責且謂儒者之道以
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爲極至而求
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至重深圖君責之惟難直
欲無一念之愧乎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

制度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
被其澤而后已顧下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
乾坤之間得與胞與之列厠名爲儒久侚
教育竊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參贊之功家相之
事雖不敢與聞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爲心
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諉于不知矣敢不援經
摭史爲
陛下陳之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云者此

漢儒班固之言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張載之言也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爲之子對民物而言則君又爲天地之宗子獨不覩諸家乎一家之中凡繼其祖者均得稱爲宗凡繼其禰者均得稱爲子惟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婚必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

富貴必孫之而莫敢加豈故以是而尊宗子哉誠以父母所遺之體賴宗子以養父母所遺之業賴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卽父母之所在自不得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衆凡稟氣于天者均得父稱乎天凡賦形于地者均得母稱乎地惟大君則繼承天地統理民物而獨得爲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位謂其所享之祿曰天祿謂其所都之邑曰天邑亦豈故以是而尊大君哉誠以天地所與之形賴大君以養天地所與之性賴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卽天地之所在自不得不以天地尊之也向使爲家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家而家之人有不得其所則一家得以尤之而宗子何以逃其責于父母哉爲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得其所則天下得以望之而天子何

以辭其責于天地哉試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敬授人時播蒔百穀六府孔修輯寧邦家大賚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愼徽五典文命四敷克綏厥猷重民五教也其爲治效也則賛其如天或美其風動或稱其天迪或以爲格于皇天或以爲配天其澤也其于代天之功皆能大有所爲而宗子之責無不盡也以漢唐宋之君天下者

言之其養民則有籍田代田之詔有口分世業之法民籍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石渠白虎之講說弘文廣文之招延博學宏詞之有試看詳學制之有議其爲治效則或雜伯或雜夷或偏安不振不盡民力者不能免向隅之泣與民休息者不能免徭役之勞寛厚待民者不能免閭里之怨嘆尊師重傅而徒事乎章句訓詁之文大召名儒而無以變風

雲月露之態崇尚禮學而無以革詞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所爲而宗子之責則不能以皆盡也夫其爲宗子之責本同爲治之制度政令亦畧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懸絶者豈世道之降端使然哉臣嘗求其故矣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寛克仁曰執競維烈此其心純乎天天地民物皆其度內所以立制度行政令而教

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爲用也或恭儉是尚而學宗黃老或儒術是尚而性多褊察欲行仁義者大倫或已虧仁厚有餘者剛斷或不足則其心爲私欲所雜而不知民胞物與之義雖有制度之立政令之行不過虛文美觀以爲教養之具惡能盡其心之用哉若夫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云者此亦子思之言而亦張載之意也盖人之一身與天地

並立而爲三分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而理氣之貫通者未嘗有間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我能位天地育萬物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參之儒者之道必極于此而后可以爲人亦必極于此而后可以爲君可以爲宗子也唐虞三代能盡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宗子之責

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矯僞
爲亦豈可以旦夕致哉必自戒懼而約之以
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有
以致我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也自愼
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
適不然則有以致吾心之和而萬物之所由
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養性爲匪懈卽戒懼
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卽愼獨之事也

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
今日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者也臣艸茅疏賤未嘗
入侍
帷幄親奉
旒扆以仰窺所謂戒懼愼獨之功然讀憫災儆變
之諭知
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觀守成由舊之政知
陛下有畏
祖宗之心至于人材之進退奏疏之可否又有以
知
陛下有畏公議之心畏之一言戒懼愼獨之明驗
也而臣猶諄諄言之不置者誠以矜持于天
下耳目所共及者易爲力存省于一己耳目
所不及者難爲功伏顒
陛下于萬幾方暇之際一念未萌之時雖不及明
堂聽政也而正衣冠尊瞻視儼乎如百官之

臨雖不必宣室致齋也而定思慮絶嗜欲凜
乎如上帝之對使本源澄澈如明鏡止水照
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
而無不容及夫卒然之頃一念之萌又必察
其果出于天理之公而天下民物所同欲乎
則毅然行之唯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
而天下民物所共惡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
不至愛憎之動則察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

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惧之發則察其所喜而樂爲與所惧而不敢爲者何事毋曰九重之邃一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乎在焉毋曰五位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鑒于是乎存焉斯可謂之戒惧慎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爲無慊矣由是推之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行此心也推是心以

養民自有以著保惠賙恤之實推是心以教民自有以爲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法之廢興則曰吾爲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輕變也一錢之出納則曰吾爲天惜財非吾所得而妄費也一官之命則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者吾不得而專也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不得而私也凡吾

祖宗之所貽謀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所垂法者期之于必可行斯可謂之善教善養而天之所以責吾者爲無負矣如是而稱爲天地之宗子真所謂踐形惟肖者矣真所謂聖其合德者矣代天之功烏有不盡配天之治烏有不成儒者之道烏有不極其至哉然臣又聞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太甲曰始終惟一時乃日新言終之不可不謹

也凡臣之所以爲

陛下謀始者皆

陛下之所當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意乎夫難操而易舍者心也難成而易弛者治也

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保守于盈成之間而儆戒于晏安之後持循于奮迅之餘而馴致乎久大之盛則

所以代乎天者有自彊不息之功所以配乎
天者有純亦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爲
大君所賴以爲　宗子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
不愧矣臣請以是爲終篇獻臣不勝懇切忠
愛之至臣謹對

雲問人物策 李西涯命題

崧岳降神而周邦良翰肇生嵋山鍾秀而宋室巨
儒聿産蓋有一時之風氣必有一時之人物有一
時之人物必有一時之事功小則爲天下國家用
大則用天下國家也峥嶸磊落光明正大豊功茂

績大振一時美譽宏聲流芳百世垂名竹帛歷歷
可考孰謂英雄豪傑生無所自出無所爲也哉執
事以後先豪傑之名實下詢且以今之豪傑厚望
諸生甚盛意也敢不述所聞以復明問之萬一乎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里之内豈無賢才故莘
野老農而成商代之阿衡渭川漁父而建周家之

凱鄙矧乎吾松爲南畿之首郡實天下之名邦九
峰盤據鍾扶輿之清淑三泖環圍通江漢之淵源
是以鍾英毓秀豪傑挺生後先相望綿綿不絕誠
足以歩武先哲而遺範後人者然舉其尤者而論
之有篤志好學守潁川而致鳳皇甘露之瑞者陸
閎垂譽於當時有申明賞罰守廬江而成賊黨悉
降之功者陸康振聲於昔日登相位而終謚昭侯
者陸遜其人也史稱其意思深長才堪負重先擒

費宏次討關羽不有以見其摧鋒陷敵之功乎別
駕忠州追贈尚書陸贄其人也史稱其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既非竇參又非延齡不有以考其
忠貞直節之事乎因羡蒐而識其母之心者陸績
之智也使者則深嘉之懷橘以供其母之嗜者陸
績之孝也衣術則大奇之衛涇歷仕三朝而賜謚
文節然狀元及第而文章許獨步之才憂國忘家
而忠義奮匪躬之節究其履歷亦一時之翹楚也

朱誤尚書三部而卒謚忠靖然開閤延訪絕塹上
專己之私分使刺舉盡吝諫忠觳之實考其懿行
蓋當時之砥柱也羅璧之子乾覆陰載蔭四州也
其弟勉之應武舉者非朱祐鰍王德章邑人立碑
頌盛德也而鄉人稱爲佛子者非費寮歟凡此皆
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文章學問炳然朗然事業功
用巍然煥然掀揭宇宙照耀史籍誠足嘉尚者然
正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狥人徒爲失己故衒玉

求售孔子所不爲枉尺直尋孟子所不屑陸遜失
身於孫權而大節已虧雖有蓋世之功而君子之
所不取也嗚呼遜乃人傑中之表表者而其行如
此他尚可說哉求其正色立朝不希世以取寵舍
命不渝不阿附以爲榮精金美玉而一疵不留青
天白日而寸雲莫掩則陸贄一人而已他豈可以
並稱哉洪惟我　朝列聖繼作一德相傳超軼千
古山川增秀海岳效靈吾松地接　皇畿化霑獨
厚故九峰之秀勃勃而並興三泖之風源源而不
絕官居與爵功名無媿於前修名冠甲科文運益
昌於前代愚等生於斯地幸際明時荷　朝廷作
養之恩竊天地泰和之氣雖未敢以豪傑自居千
古之下固欲尚友一郡之傑豈不能知略陳梗槩
姑以復夫所詢得失是非未敢以爲確論惟執事
折衷之幸甚

論六首

南北人才　西涯命題

人能以才名天下者顧自處何如而不可以地限
也蓋天之生才固未始有不同者自人性汙染積
習而不於其本然者求之於是其才始限於地而
莫之能一然特碌碌者耳非才之至也而才之至
者則凡具諸其身措諸其事以濟天下之用者一
出於流俗之表而在彼在此固無有不同者然則
人固自處耳而山川疆域亦安得而界限之哉程

予之言豈其本心有感於習俗之移人故爲不得巳之言以激天下之士歟且人生兩間而謂之才者得無自哉盖由其所具高出於天下之人爲能濟天下之用以成天下之治焉耳是故謂之才也然天下之才殆若有不同者何也慨昔先王疆理天下分州畫野山川所限風氣所殊言語不合嗜欲不同而人才或産於南或産於北則其才獨安得而不異乎况南方風氣柔弱北方風氣剛勁則

人才或狃於風氣或移於習俗亦安得强而同之噫不然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故聖人封山奠川以界限之此特方所而已至於人之所謂才者則賦之於天稟之於性而見之於行事性不二而才亦不二尚何南北之異哉其爲疆域之所拘與氣習之所移而異焉者人自爲之耳要非才之罪也是故有志於天下之才者亦顧自處何如而豈可限之南北而曰南北不同人才亦異隨墮其範

圍之中而不能大乎盖嘗觀之於古矣在唐虞時則有若臯夔稷契而其才足以奮熙乎帝載在三代時則有若伊傅周召而其才足以恢宏乎王業在漢唐宋時則有若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與夫韓范富歐者而其文足以演義武足以戡亂嗚呼是果南方之才歟北方之才歟而乃能取重於當時流芳於千古而凡論人才者必以之爲首稱是果何爲而然哉盖其所以自處者或以種德或以召

和或樂堯舜之道或成文武之德或畫一而遵約束或寛厚而識大體或應變以成天下之務或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或勵盡力事君之節或負先憂後樂之志是固不拘於地域不移於習俗而能稱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用如此而况人才之處世固非若百物散見於天下而各囿於一方者也則亦何嘗南北之限而謂其不係於自處邪誠使天下之人而其身心性情之檢束綱常倫理之修明

與夫詩書禮樂之磨礲者無不各有以極其至如長傑氣槩多出北方固然矣吾惟求力量足以任天下之重者則南亦可以北矣南方之士率多文學固然矣吾惟求文學足以該天下之理者則北亦可以南矣北方之士篤實可取而南方之士疏通可用固然矣吾惟求忠信以爲主而隨宜以應事又何南北之能拘也夫然則天下之才必會于一而疆域之異風氣之殊盖不惟不能限而亦不

容爲之限矣吾見九卿之列如皋陶稷契之人才者可得也輔相之任如伊傅周召之人才者可得也至如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與夫宋之韓范富歐者皆奮起於時矣而何難之有哉然則人才之在天下亦顧其自處何如耳而地真不足以限之也而爲之限者則是自溺于世生與世人同歸死與艸木同腐而亦何足以稱人才于天下哉嗚呼此人之所以貴自勉也抑程子斯言誠有感于習俗之移八而云然也何以知之盖東夷之人如舜西夷之人如文王而其地之相去不啻千里孟軻氏以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如曰舜文之生雖相遠而其行處者則東西不能限之云爾東西不能限舜文南北獨能限天下之人才乎若孔子爲東西南北之人才又孰從而限之乎程子之言非不及此也而顧爲是言其眞有所慨也夫其眞有所慨也夫

醫家

治其末而不究其源非明王之任賢之道也何則聖賢之心一天地之心也居廟廊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思其君憂君澤民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者而忍坐視元元之塗炭而不爲之瘳疾首耶古之人由此其選者戰國一人而已奈何當時徒以知術相尚而用賢圖治之方往往視爲末務雖以齊宣天資樸實而不免爲風聲氣習之移故其所以待

孟氏者有不出于誠則雖有愛民之心憂國之志康濟兆民之長策終不得大試于天下矣嗚呼醫師雖來疾其可得而瘳乎吾嘗即古昔而觀之昔者舜病于歷山尹病于莘野說病于傅岩太公病于渭川堯文商湯知其病之有在也于是乎明揚側陋而升于廟堂之上歌南風而民愠解攸牧官而時雨降作霖雨而枯槁澤奮鷹揚匈穢濁除卒使太平民物相忘于無事之天熙熙乎若痒疴之

去體而陶唐商周之盛至今不忘此非古先哲王善于用藥之明驗乎吾孟子之在戰國續舜尹傅說太公之墜緒傳舜尹傅說太公之良術而四方慼慼無所容足既以瞑眩之藥進文公而文公不嘗復以三年之艾告諸侯而諸侯不嗜幸而宣王足用爲善遂欲割一雞以試牛刀而王病在好貨則以公劉藥之王病在好色則以古公藥之王病在好勇則以文武藥之欲安其體則曰明堂欲壽

其業則曰故國欲制其外則曰巨室欲養其內則曰君子遠庖廚隨事箴規莫非因其病而用其藥也而何良藥苦口而不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不利于行而一暴十寒卒生釆薪之憂豈非吾道之不幸哉盖其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萬物爲一體一夫不得其所爲巳疾而悲哀痛切之情有非藥餌之所能治者齊王慮不及此而頑以醫來嗚呼舛矣殊不知離明而曠聰孟子之耳目無恙也

手舞而足蹈孟子之手足無恙也飢食而渴飲孟子之口腹無恙也居仁而由義孟子之心志無恙也醫來何爲哉雖使前越人後扁鵲左右和緩而神農黃帝上窮下際以環視而調護之且不足以巳其病況一醫乎然則何爲而可盖孟子之疾一舜尹傅說太公之疾也與其醫之以醫試若醫之以不醫之醫與其藥之以藥試若藥之以不藥之藥虛心以待之屈巳以求之尊賢樂道斂容以禮

貌之若魏文之擁篲若武王之下車若昭王之築
室若漢高之觧衣若文帝之前席若楚元之設醴
若穆王之臨軒若昭烈之枉顧若文皇之剪髮若
藝祖之雪夜訪普推心置腹中而客星犯帝坐有
所不疑正言碎朕衣有所不惜傳檄斬弄臣有所
不憾奏事死佳鵲有所不嫌犯顏折檻有所不
顧歷血汙車輪有所不諱汲汲然開公孫之閣倒
中郎之屣下陳蕃之榻而吐周公之哺則孟子之

疾十去八九若夫殺龍逢風之薄也吾不爲履癸
因正士濕之攻也吾不爲商辛撞藥松寒之侵也
吾不爲明帝荆杜伯珋之入也吾不爲周宣逐欒
毅虐之乘也吾不爲燕惠殺鳴犢六氣之相賊也
吾不爲趙簡子任之專信之篤直使其風之不能
薄濕之不能攻寒之不能侵邪之不能入虐之不
能乘六氣之不能賊而從容相道于先后都俞而
吁咈則聲音如故矣分庭而抗禮則容止復古矣

言聽而計從則志意舒轉矣上恬而下熙則和氣
流行矣志同而道合則不豫之色無有矣經綸而
參贊則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間矣由是天下咸
寧中國無虞群臣聽命社稷安堵滿堂宴笑而無
向隅之泣疾其有不瘳乎此固非醫者之所能而
亦非醫者之所知也齊宣徒欲試以無妄之藥不
亦繆乎又況當是之時如病大瘇一脛之大幾于
腰一指之大幾乎股矣今不治必爲痼疾而非孟

氏之道有不可藥者詩不云曰如彼流泉無淪胥
以敗齊宣不爲孟子惜獨不爲四境生民惜乎獨
不爲七國生民惜乎獨不爲天下生民惜乎相彼
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可哀也已彼以病告我以醫來虗文美觀
徒粉飾于一時而眞情實意已消耗於寒疾之托
矣醫來何爲哉醫之來適足以重孟子之疾而已
孟子之疾不瘳則天下之亂不息王之心寧若是

之忍乎且聞之醫有四望而知之謂神聞而知之謂聖問而知之謂功竊而知之謂巧齊之醫衆神乎聖乎功乎巧乎噫德悲來而孔子疾江南下而曹彬愈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術拘也使齊醫作此四者尚不可得而測其端倪而況擾之以天下之庸醫不及爲孟子累耶既而天下之民疾首蹙額以相告未必不自齊宣致之也雖然亦有其故矣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後世之庸

君亦嘗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故君臣上下不啻氷炭之不相投方圓枘鑿之不相合有如是者故衡門棲遲考槃寤寐回視鹿鳴天保之歌鳧鷖既醉之雅雍雍乎家人父子之氣象爲何如耶然齊醫之來也孟氏之不遇也一天也于人乎何與

周孔垂名教

嘗觀生人之類所以相安于宇内而循循焉不敢踰大閑者何也曰此聖人之功也聖人既已往矣而何以使民之君是也曰公輸不世出而巧不廢者規矩誠具也蒙羿不世出而射不廢者彀率誠具也聖人之於人蓋亦有所防之之具耳防之之具何如哉曰名教是也愚讀書歷觀隆古以迄於今蓋未嘗一日而不賴乎此也范魯公曰周孔垂名教其知本之論歟夫謂之名者因其類而稱謂之若君與臣父與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類是也其原出於上天所降之衷其實具於蒸民所秉之彝

而其用散見於天蓋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而何獨以爲周公孔子之所垂耶吾嘗因是而求之鴻荒之初民所宜有而不能自達者有矣有聖人出然後因其欲而爲之制利其用而厚其生而民始得以自遂蓋生人之資無不有待於聖人若而何獨於名教而疑之也昔者民之初生其不遠於禽獸者幾希矣吁吁而群孑孑而游父不知有慈子不知有孝君與臣不知所以臨而夫

婦長幼朋友亦皆紊亂而無統名典教隱然於太朴渾淪之中而天下潰然無知所歸向聖人憂之亂也由是親其父子屬其君臣列其兄弟而別其夫婦合其朋友上自朝廷下及閭巷而內入於閨門莫不爲之制度爲之品節使爲父者盡其慈爲子者盡其孝君行其所謂仁臣竭其所謂義夫婦焉以有別長幼焉以有序朋友焉以有信布之天下斯民灼然知非此不能自立而民始有所持循

而不大至於亂蓋自羲農至於周孔而法始大備天下後世之言名教者必祖焉而非以私於聖人也且周公以元聖而居冢宰正邦國典禮樂以君道而臨天下周公一身所行者皆教也孔子則有德無位循墜典振遺文以師道而覺天下凡孔子之一身所行者皆教也觀夫八行之首不孝東山之討不忠而父子君臣之道明歌伐木作棠棣管絃二南而夫婦朋友長幼之倫著周公所以垂於

教者何詳也憂君臣之失序則修春秋以寓王法憂父子之不親則教之使得以相隱詩首關雎禮謹大昏憂夫婦之無別也三益之訓賊恩之誡憂兄弟朋友之無倫也孔子之所以垂於教者何詳也夫其所以師所以主張此名教也播爲訓詞著之簡策所以維持此名教也故其理隱於禮樂刑政之間其文獻於六經而其澤布於萬世語其分則如冠履堂陛截然不可亂語其用則如菽粟水

火一日不可無語其勢則如龍泉太阿之鋒厲不可犯天下由之者治棄之者亂由之者安棄之者危朝廷以是而尊嚴封疆以之而鞏固仁人義士持之而無怨亂臣賊子畏此而不爲今夫八尺之夫狠如狼虎然而其父杖之則必受其兄被人毆則被髮往救曹操之艱難猶終身不敢移漢祚若是者何哉此周公孔子之教也故周孔者生民之軌範百世之宗師一日違其訓一日之亂也一時

違其訓一時之亂也天子違之亾天下諸侯違之亾其國大夫違之亾其身而晉之末是已彼其祖述老莊輕蔑周孔散髮裸裎終日沈醉自爲高致放達而笑古人不知而爲彼拘拘也而不知所賴以自立者已亾矣寇起中原衣冠掃地降劉曜社稷爲虜君子觀之寕不三復聖訓而重戒歟

心卽夷齊叩馬之心

聖賢之心同於正天下之大經也而不以迹間焉

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經也惟不可一日而無經則於事變之來或處其難而正之於微或處其急而正之於顯其事雖若不相爲謀而其心未始不相合也人徒見其事勢之難易行藏之顯微遂以爲聖賢之心不可以槩爲者而不知欲正大經於天下後世則不以迹而間其心也故仲尼於泰伯以至德稱之而朱子謂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庶幾泰伯之心無愧而夷齊之心亦有光矣請原其說聖賢之道出於天下之大經不得已而後濟之以大權出於經者合之天理而正卽之人心而安濟以權者則雖順乎天而應乎人卑或可拂賤或可抗權不得以廢其正也若夫泰伯之於夷齊其同一守經者耶自今觀之太王有翦商之志魯頌之所不誣也武王有伐商之舉太誓之所不諱也然皆可權而不可經可變而不可常君子未嘗不悲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不幸而有是焉泰伯夷齊

之心終不忍幸其所不幸也彼用乎權吾守乎經彼通乎變吾體其常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經常之道不可一日泯沒也然泰伯之迹微而夷齊之行顯故周邦郤盛孤竹辭榮人皆知其心同於讓也荆蠻采藥首陽茹薇人皆知其心同於清也孰知其爲商守正之心果若是其同乎在夷齊叩馬之諫凜凜其有生氣而泰伯之逖泯然若無與於斯事者其心誠何心哉盖泰伯之於太王處家人父

子之際而其事不容於彰明夷齊之於武王有不共戴天之義而其事不容於隱忍況夫祖甲之亂未稔而紂之暴虐已滋太王之志旣萌而武王之戎衣隨著則其所處之難易緩急又不可以一律齊者故一則安於遯以晦其迹可也一則安於諫以犯其死可也遯者非避禍諫者非沽名同此心則同此經同此經則同此正雖太王之尊不能以之而復辟武王之威不能以之而釁鼓矣誠以一

時之亂可輯而萬世之亂誠不可長一時之治可興而萬世之治尤不可廢一時之無君可憂而萬世之無君尤不可不慮也則聖賢之心之所以同者夫豈有求而然哉使太王之左右有夷齊焉則泰伯可以無遯矣武王之懿親有泰伯焉則夷齊可以無諫矣使商室之有君而太王武王無所用權焉則遯者諫者舉泯其迹於無何有之鄉矣惟其不能以如是也而後聖賢各隨其所處而處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舉莫能非之而皆有以是之憤商而不激於亂從周而不貳其頑果孰挽而化之也實始而厥勳未集象成而其善未盡又孰轉而移之也益可見其天理之在人心者至愚所不能泯至聖所不能加而泰伯夷齊之心若植於先而發於後者愈得以暴白千載之下矣雖然此固泰伯夷齊之心也文王之心亦泰伯夷齊之心也羑里之囚不聊其明有二之歸不失

其順宜王而不王者也宜王而不王則其無所遯而迹自化無所言而心自安又有純於太伯夷齊者矣噫文王也泰伯也夷齊也同正乎大經而大經我正而其所不能者天也於吾心焉何尤

子儀單騎降虜

論曰應敵非難而料敵爲難料敵非難而制敵爲難夫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兵家之常法歷萬世而莫之能改者也卒然之頃兩軍相遇彼勢方張

我力未敵於此將何以應之戰則不克守則不固捲甲而遯彼將傾國而來躡踵而至非唯三軍之死生而社稷之安危反覆掌耳身任其責者能無料乎烏合之衆嫌隙既生外援之黨羽翼新剪悔心內萌而惰於自弛及是時乘機投隙示之以忠信之誠曉之以順逆之理破其先迷而開其後悔離其奸黨而入我宏綱正中陰陽消息之巧會明順逆離合之大勢是之所謂能料敵而德義足以

制之為將之上策兵家之常經歷萬世而卒莫之能改者也郭子儀單騎見虜正有得於是法而論者皆異而奇之亦獨何哉或美其忠信足以服人或譏其輕身試敵而不知社稷之所繫二者皆異乎吾所聞也於乎作文固難而論文為尤難將兵固難而論兵為尤難精於作文而能論文者吾聞之矣目不見兵書心不知時勢身不經戰陣襲老生之常談而訛英雄之妙筭精乳臭之黃口而訾

練達之遠謀郭令公不嘻笑於地下幾希使若人而參謀帷幄從事弓矢獻忠信服人之頌令公將斥之曰宋襄仁義之師也不足以知我納輕身試敵之諫令公將罵之曰陳后主吾自有計之見也豎儒敢敗乃公事英雄練達之見豈可以管窺蠡測哉原其始終考其事勢度其德義審其機會察其用心而後可以立言云耳相如碎首完璧論者皆議其輕生而不知其自能料秦之不敢殺以激

六國智士之忿也漢高分羹拒項論者皆譏其忘親而不知其自能料項之不敢烹以速其烏江之刎也唐室雖衰猶為天下共主令公雖遭中讒而麾下偏裨徧列諸鎮若田承嗣李靈曜之輩忍於叛君而不忍於負公觀其自河中入朝對代宗懷恩之言非矜誇挾持之談也其實有自信矣初起鎮河東而僕固父子將士聞之則離散是一試矣涇陽之圍遣李光瓚得其部公固在此乎之謀是

刑試矣此其所以自料也京師戒嚴諸將請戰而公不之許而夜出陣吐蕃請盟分兵戍覘於是役嚴設守備此其所以自固也夫如是而後徃料之懷恩旣死二賊爭長分營而居吾有以知其離心離德悔逆效順之機方萌而待素服我者觧之此其所以料敵也料之旣審備之旣固而以順臨逆以明破昏以忠信壓矯詐以一德抗離心挺身趨之彼方轅門莫禦分胄失色智不及施勇不敢肆

而徒以酋長注矢執弓立於陣前料其無能爲也若從胄擊將爲關雲長斬顔良於百萬之中非其勢也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獨無人心哉執手相讓不忘其前功而深破其後備數懷恩罵吐蕃巳足以折其心腹之病矣且曰殺我將士當致死於汝戦非虐赫也彼雖至愚亦烏得不去逆從順忿叛感忠舍小附大悔過報恩此公之料所以卒致其心而竟成其功者也夫豈僥倖於倉卒哉故曰英雄之妙筭練達之遠謀不可以輕議也噫令公之功在唐室不待贅言而於此亦其常事而人方羨之抑孰知兵猶醫也哉常變不泥主於生人而巳耳知斯旨者變亦常也何異之有顧我夙昔之望應變之才邃遠之見何如耳孔子不云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子儀之有備臨事而懼單騎見而虜服好謀而成也此聖人之所與而吾尚何議哉請以是爲行師之法

聖學以正心爲要

論曰聖人之學有要焉求之至近而有以該乎遠操之至約而有以該乎博不出乎方寸之微而有以放諸四海垂諸萬世仰稽乎千載之上而不可易者是豈可以多言爲哉爲學而以多言則敝精神靡歲月支離汗漫馳其志於多岐而望洋臨其見於擿植而索途喪其氣於浮華織縟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賊其德自蠱其道而其弊又將率天

下於洸潏而决裂是尚得爲聖人之學乎而况得
爲聖學之要乎論聖學而以正心爲要可謂一言
以蔽之矣爲斯言者其知道乎何則有天下之大
道理必有天下之大根本有天下之大根本必有
天下之大學術學也者所以窮乎理以益乎身而
致之用者也是道之在天下雖聖人天地有所不
能盡而欲以一人盡之自夫專門皓首亦以爲難
而况於萬幾叢委四海仰望者耶此實有要焉蓋

天下之治本於國國之治本於家家之治本於身
而治諸身者亦惟本諸一心心之爲物測之不過
方寸斂之不盈一掬而四海之廣事物之博千古
之旣往萬世之將來莫不於此乎具焉是則所謂
天下之大根本而大道理所歸宿之地也是道之
出於天而具於人本一而無二故三代之上治出
於一而學亦出於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而天下萬民亦莫不一於正以近而御遠以

約而該博是誠可謂至要而不難矣自夫刑名功
利之學興而有以惑其心自夫神仙釋佛之學興
而有以惑其心自夫黃老清淨之學興而有以蒙
其心又有畧知數者之叛於聖人也而暂心經史
躬親筆硯以爲學者矣然不過抽等對白與估筆
之徒競一字之能雖房中之樂匏子之歌日御經
筵以至夜分者亦何益於心何補於治哉若是不
惟不學學而不得其要者也學其學而非聖人之

所謂學也是皆爲學之多言有以亂之也故凡有
志於聖人之學者必先正心以立其體而其要斯
得矣然心果何如而正耶存養於尸居淵默之時
省察於暗室漏之地體驗於火然泉達之時本之
易學以求此心之時本之書學以求此心之中本
之詩學以求此心之無邪考之史學以驗此心邪
正之迹博之謀議以求此心應變之用觀之天地
萬物以盡此廣大之量則爲學之功雖博何者不

爲正心而設哉夫然後刑誅征伐必以其道而心之忿懥者得其正敬天事神必以其道而心之恐懼者得其正憫窮恤孤必以其道而心之憂患者得其正游觀田獵必以其道而心之好樂者得其正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智足以有別禮樂法度心之施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心之推也是爲學之用極乎遠者而亦孰非正心之所致哉夫爲學之用極乎遠而

近不出於一心爲學之用極其博而約不外於一心放諸四海而皆準其心同也垂諸萬世而無斁其心同也仰稽乎千古之上堯之執中舜之精一禹之祗台德先湯之建中文之緝熙武之建極無不契合者其心同也是猶網之有綱裘之有領冊之有枕一舉百順而天下之大根本在是矣誰謂聖學不在於是吾不信也雖然是豈心之本無者而學乎外以附益其內哉蓋人之所得天者其體本如是其全其用本如其大其固有之理本如是其正但爲氣稟拘焉物欲蔽焉而聖人則獨盡此理而爲吾之先覺焉吾惟學乎彼亦復吾之固有而已然自漢而下非惟人主不知之而號爲儒者亦罔克知之雖董子韓子間亦及之而其間又不知格物致知之大義使君子不聞大道之要小人不蒙至治之澤良可慨也武夷胡氏有取於程子之論而蔽之以正心之一言朱子之告君又拳拳

於大學之道不可以老生常談而少輟也若夫正心之要又豈在於多言哉亦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愚敢以是爲今日　聖天子進學之一助云

議一首

旌表趙氏女婦議

趙氏女受華亭張昱聘有吉日而昱卒女喪之三年告諸父往從昱之父母事之終身不改志郡太

守以爲節闈諸　朝旌之吾友顧子士廉以爲稱
婦則無所麗於其夫稱女則旣遠於家無所干當
且爲詩哀之若旌之者之過然太守感焉乃獻議
曰禮由情立政由俗更先王之治弗能外也儀禮
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男女各主于其家之
長而爲男女者不與聞焉非若冠笄告廟拜賓躬
引而詔之也迨親迎之夕壻之主人醮之曰往迎
爾相女之主人醮之曰往之爾家于是男始知所

配女始知所歸是以志不蕩而從有專也唯有所
謂女子許嫁笄而字者然字繫于笄猶男子之冠
而字不繫于許嫁也朱子引以釋易十年乃字爲
許嫁則傷于巧矣當以程子字育之義爲正然所
謂字亦不過別其男女以序兄弟之行初未嘗節
所許嫁而寓之稱也又先嫁三月教之公宫君諭
之矣其所謂教汎語之以婦德婦功婦容而已未
嘗指言事舅其夫某也故未親迎不敢稱婚姻示

未可必父母尚得改而議之也今之世則不然納
采醴賓男之家壻已侍筵女之家外言已入保姆
或戲之曰某家婦某郎妻矣甚或爲君之父母者
亦謂之曰汝舅若何汝姑若何郎若何夫女子方
抱專靜混濛之德而有以鑿其竅啟其情萌觸其
性天[illegible]能忘乎於是乎知所主適一而不二
固執確守不隨歲月長少情景之變而失其初心
此其稟賦之剛毅烈女貞婦忠臣義士皆從此出

雖事有難易關有大小繫乎所遭而其志一也乃
聖人之所深取者而孰得而少訾乎是故今乃有
未婚而壻死女聞其父改議則自盡夫死生亦大
矣所聞者執一而心有所主自不知生之爲樂也
君子不暇責其室取而外慕昧於從父之禮而寧
過與焉曰烈女豈不傷末俗之移而歸咎其父母
不慎於內外無防微杜漸之慮而重悼女子之遭
不幸乎善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足以爲千古斷獄者之成案若
以爲未識其夫之面而槩之理以爲不當死則魯
女嫠君得爲非乎國當易姓有處士奮于畎畝舉
義兵誓殉故主與夫太學生舉義旗報國以死者
皆以爲未沾其祿未識其君而不得爲義乎以此
例之其當旌也固宜然未有能舉而旌之者獨趙
氏賴婿之父母得不死而受旌焉故人或異之抑
孰知太守遠見獨斷樹此義舉以愧夫伉儷半

生衾枕几席富貴共享而朝哭其夫莫撿其箧神
窺他人之室者故知有關於風教甚大非淺見薄
識可輕訾也凡吉凶之爲禮雖有私於其子入其
門必先告諸其父示尊無二上也唯婚禮則自醮
其子之後合巹醴從皆不與於其父厥明始見舅
姑三月始見廟以成婦示有所主也故未有主而
婦何謂乎婦未廟見而死不得附於其姑歸葬於
女氏之家蓋未成婦而以女處之也而況於未親迎者

得爲婦乎然旵之父母姑憐其情不能深究於禮
固不可以非禮之禮臨其子若據禮雖昏三月而
未廟見子不得而婦之則昏雖重所主而以尊臨
之亦莫敢以情奪旵不得而婦趙氏其父母則婦
畜之矣以其父母之命而臨旵雖曰非禮之禮旵
亦宜姑受焉既曰當旌旌必於門門當隨其所止
趙女既遠其家而守張之節不於張氏之門而誰
歸乎旌於張而謂之張女可乎史稱韓亾張良少

未仕宦後説項梁立韓後姑授韓司徒韓司徒項
所授也君子弗與也其卒則漢留侯也陶潛宋彭
澤令也朱子特表之曰韓司徒張良卒晋處士陶
潜卒君子以爲不泥其迹而原其心微顯闡幽以
扶植人道之大閑充斯義也則趙氏不得已而原
其志以繫之張姑稱曰張節婦則亦未可深疵也
獨恨夫世之拘曲文持小節以忽其大端卒之頹
綱墜紀宏禮大樂俾人莫敢滷及焉者罪當何如

也是以敢犯不韙而為之言也伏惟禮官采擇焉

謹議

說一首

壽何大夫四十說

涇川何大夫邦治治吾郡者四越月為其生四十初度辰是為弘治己未冬十月二十日也其持酒殺徃壽之或難之曰古者年五十曰耆故五十為下壽之稱自五十始何大夫四十而予壽之不已早乎某曰惟何大夫宜壽記曰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故大夫者五十之限也是以問大夫之年者長曰予能執御矣少曰未能也不問其年而問其子者以年不必問也上大夫之入聘擯者曰寡君之老茲以守視族而守之亞其諸莫得而加焉者非上大夫乎豈有可以老稱于國而不可以受國人之壽者乎且踰等者尚不敢問其年而況君事之者乎禮三十而娶孔子十九而娶曰孤當事也

國君十五而生子曰尊者重其後也故知尊當事者不可以齒論曰然則凡為大夫者皆可以壽而奚必以四十為限而奚惟何大夫之為宜也曰不可必能舉其官德稱其年而後可耳能舉其官猶五十也德稱其年而惟四十為難孔子自敘其進德自四十不惑之後功雖密若無所容其心焉論人之有聞亦必斷自四十而孟子當大任而不動心亦惟曰四十故釋之者曰道明德立之時也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惧是隨所任而無不可者而何有於大夫哉其差少何大夫一歲而同舉進士於朝居常聽其議論若繰絲炙轂縣河決堤援古證今必歸之於當而忝其親所履歷而後已時已能知言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矣及一命為大夫出守徐州當南北之要衝剽囂悍之頑劇且丁頽獘殘缺之餘徃來之毀譽出於愛憎所居之兵民互為強弱撫按之交承或人各為心其勢若呂

梁之水衝撞決齧奔騰湧沸日夕無寧時萬斛之舟順流而下聞其聲已不敢近而況欲靡之以歲月乎大夫操舵慎率砥柱屹立坦若安流見之者始而駭中而畏終而心服心譽之不置雖百折撓之而竟不得動是非所謂善養氣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惧者能之乎曰然則大夫之宜壽也久矣而奚必今日之爲限也曰是非爾所知也前日之任境之順也今日之任境之逆也境之順也才有力

者銳志功名或可強而能之況大夫之祖專城襄漢綍著聲績而厥父若兄各據一州鼎足而立簪纓相映淸白相勵褒旌相望習典故承家學君固有之不足爲難者夫以年勞如此才望如此有識者莫不望其立登要津而大宛厥施雖大夫亦以此自負矣然乃僅進一階而半奪其權稍遷大地而不得盡展其所長則非有高見卓守者鮮不爲所搖動故曰境之逆者爲難傳不云乎投之煩劇

以觀其才投之閒散以觀其量故大夫者當自今日始大夫之言曰吾嘗當局應事恒惧心與事往而憧糾棼莫知定止也退而靜思惕省始有所獲此吾之所以喚省其心而不動也吾今乃得旁觀焉慮事後當成敗試吾之見中與否此正吾進德修業之地也吾何以官資爲哉又曰吾不欲以無禮加諸人而亦不能受人之無禮吾長宜春劉侯以禮遇我吾安焉吾不能設城府立町畦而亦不

能以是防人吾長以誠待我吾安焉吾不樂爲侈靡無益之事而或牽於流俗不能刻削吾嘗以勤儉眎我吾安焉且吾長發軔是邦熟民之風執法南臺習國之典諳練揚歷仕途者二十餘祀其見聞辯博卓卓有據是吾師也吾獲從容訏謨於一堂之上而奔走効法於晨夕之間此正吾進德修業之地也又何以官資爲哉甫下車値屬邑凋弊特甚劉侯一見則握手謂曰此非大夫不可敢以

相累無小覩是邑大夫慨然領篆政牘填塞迎刃而解凡利害所關聲勢所倚盤錯紛結不可解紓者力任而口辯之莫不得其情而退不三月囹圄幾虛上下交譽曰願大夫久此以終厥惠大夫曰是重吾過也吾仰受吾之成筭而已吾何能遂臣辭而理其所職核兵籍得當遣者則爲之惻然終日曰吾豈賊人以要功哉圖金人於屛曰學謹言也圖周公待旦曰法憂勤也此其志豈在小哉易

不云乎含章自黙無成有終此地道也臣道也書不云乎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大臣事君之道也其覩沾沾之智矜功衒能而以小小進退毁譽動其心者遠矣夫知所以事長則知所以事君知所以處逆則知所以處順焉知今日之抑不爲他日之揚乎其資階自奉議而上拯之於榮祿光祿皆所固有也亦有所動其心否乎有是志量必有是福分必有是官階計歲序進壽不待祝而可期矣故曰壽惟何大夫爲宜而必自今日始或者不能難遂其説以獻君福則歲幾及矣而福無所立不職大夫何以教我幸無爲獨立也哉時信其説而徵之者爲按察過曹許三公云

引 四首

聽雀亭叙别詩引

弘治癸丑四月既望太史東萊毛惟之先生得

賜歸省其二親過别予於聽雀亭遂循故事爲設筵以祖招而至者喬考功希大沈貢士弘濟于時義馭淪虞太白導宿尊俎陳臺辭亭露坐盖有待月之意焉而東按蔽虧清輝遲疑欲前而卻若有所俟於是命燭繼輝下簾蔽風輝射簾隙自亭達臺若飾金礫珀遥連緯苊雖雜蒔未鬱而敞陰扶疎與人影錯小雀睍睆引領未喚鼓翼漫舞若和而荅乃遽起入簾拈毫發思得聯句一首先生和

之客繼和之復若干首而景物離懷大約盡之矣嗚呼良辰嘉會有偶然之數哉事不盡出於天而人不知其然乃委之於天而不知天亦不自知其然而然矣文章勛業垂休命世在我者惜陰悼時不敢自後而究其所成有幸不幸存焉則亦何以異此彼以有盡之年而區區徇不朽之名者殆不知偶然之數哉且出處去就離合反覆相尋而吾生以終亦人所不免或嬰情感悵以爲大故然不

知偶然者也若先生撫景放歌開口酌別蓋得之矣

隔簾燈彩爛於星 沈溥 坐對離筵愧獨醒 喬宇
小雀歷階如迓客 錢福 故人連席自忘形 喬
榻懸有待真堪下 錢 詩到無聲似不經 沈
只恐平分風月去 喬 紫微宴落史官廳 錢

竹爐新詠引

無錫盛舜臣氏奇而好古慕其鄉閭人倪雲林所爲画輒倣之攻其秋亭圖一幅遂以自標則其他可知也用是予游錫獨與之契最深見其所製竹茶爐而愛之因諗之曰是必有如端友齋爲學士大夫所奇賞者舜臣[illegible]呈是編皆極一時有聲於詩家者所作也大要奇古爲詩家共癖鑪爲火牀昔之煮茶者嘗以竹稱而不得其遺規若舜臣者亦慕其鄉閭人王中舍所製倣之而攻其技者也中舍以詩画名一時而舜臣繼之興則夫諸詩家

之作豈爲無從也哉嵇鍛阮屐易依取義而彼適之而世傳之存乎人焉耳矣矧錫以泉顯緑茶得品第近古佳士惟茶是珍而竹之所重於世宜無古今賢否之間者也夫人珍是物與味必重其所籍而飾之者則夫舜臣之製是以暨諸詩家之作又豈爲無從也哉予奇而好古與諸詩家共癖而又不能詩也嘗其爐所煮讀諸作不能無槩於衷乃爲之引若詩之所自起倡於吾院長翰庵吳吏

侍公而和於其伯父永堅都憲公者次第可考無俟余言而舜臣所以見重於大方家者良亦不爲無從也

南坡詩引 四世孫金朴章藏稾

吾淞之形勝西北倚山東南枕海山之外則爲洑其地類卑海之涯則多嶼其地類高故東南查山之側有前岡後岡之稱其居後岡以世德稱者爲金氏其尤賢而好文則文節君也吾友王西園過

而愛之爲題其堂曰南坡書屋號之曰南坡而爲之圖文節之子師古將乞諸其所知各能詩者歌詠之適予過而宿焉乃出以示且曰願一言以引之師古爲吾友張東山倩又受學于予門生馮朝用予嘗得見其所爲進士業往往出人意表已心期之今復識文節君其何能辭余惟坡乃山之下麓近水之地也西園之意豈亦以其所居爲淞之南後岡之附水者乎又聞古有金鑾殿之下爲鑾坡後人襲稱爲翰林故事蓋其地近于是也文節君姓名適符殿名坡之說當亦有取此乎予供職史館每退朝裴回鑾坡以上頗得其趣今老矣回首玉堂如在天上覩南坡之說不能無感焉師古敦厚穎敏此地予嘗讓子之榮必推及其父文節君亦不虛此名此號也南爲離火文明之象萬物茂盛之地也坡其山水之間乎昔人有言溪翁長在溪山翁不出山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文節以

文學教子而又茂於殖財享此溪山之樂以爲百年期其何負於南坡哉此則諸詩家所爲詠也書以爲引 弘治甲子春三月十日作

一山詩卷引

顧君汝亨數世來松人皆識之至汝亨尤受知於縉紳大夫士一日持詩數篇來謂予曰吾近以一山自號知吾者咸賞鑒乃得詩將盈卷願君爲吾序其事予休致逾十年大爲隱樂地汝亨來適予

召工累石作山思夫松之地其勝曰九峰而松之
或有品題者曾不得舉足徧登涉或居近山者又
不知山之趣爲多誠何故哉以是古之人悉隱於
山其樵有所其俗有樹其憩息也有林其枕有石
其洗心也有泉聲舜得之爲清巢由得之爲廉謝
安得之爲曠達近代養高卽樂者舍此無可聞汝
亨其知所趣向者哉九峰外松無山故松爲澤國
不以山名則汝亨之趣何固有自也予以汝亨志

又適同卽當治洒爲汝亨賞第以予久誓不入城
府姑爲汝亨發其志後之縉紳士更有爲汝亨題
品者無以予言爲狂 弘治甲子夏四月作

題詞 四首

題畫梅卷

吾郡大夫何公邦治政成之暇偶過鄙西超果寺
見僧舍屏画墨梅而愛之問所画者則寺僧玉庭
也越宿玉庭攜此盛進謁公受之攜過眎余評焉
余聞梅之見於經者取其實不以其花至漢李陸
凱始偶及之而南北諸子陰鏗何遜蘇子卿輩始
咏其香而杜子美咏其先春王介甫咏其晚節至
歐陽文忠公有取於林和靖疎影橫斜暗香浮動
之句而蘇王以下爭以韻格相高其花始居於百
卉之上矣故范石湖譜梅甚稱古梅之勝而画評
亦然噫賞之味花之香而其時其操画不可見也
其可見者韻格耳玉庭所画鉄骨崢嶸虬枝盤錯

花蕊朶朶各具生意若嗅之而馨然其縱橫疎密
又若水涯竹枝之掩映有不勝其閒曠疎逸之趣
者韻格當何如哉自韻格而推其晚節先春而諦
其香諦其香以與其實則亦奚遠哉公萬物無所
愛而於此獨愛之予亦有以識之韻格矣

題聽雪王先生詩卷

三代以還文之致備于宋而亦獘于宋至元復渾
合其始爲我 明啟之歟其顯稱衆錄如虞揭輩

無俟余贅次若列職寄官往往能詩若文細讀之當有不下古大家者胡可少哉無錫多世家涛其閒毋能寶先世手墨以重家乘者益獲見元季之多文而世遺弗録者亦衆矣聽雪王先生其一也先生六世孫宥與予爲文字交延過其第出所裝潢先生手稾讀之詞莊理析非苟作者噫昔人有藏書石室俟百世之下必有知子雲者又有一句之工而世爭傳誦者其所遇何如也先生仕元止

臨江同知所著述未列於史範而其子敬德孫仲禮俱以顯宦傳世以及于今宥復以文振而予克見而揚之惟未足爲知子雲者而先生陰藏其能以佑其子孫傳寶之抑亦與夫人之所存與遇歟重有感于世變文人之殊而題其卷首

題敬德先生詩卷

國初之彥舉勝代之遺也敬德王先生洪武間爲刑部員外郎子仲禮僉事四川憲臺皆卓卓有聲

續後百二十餘年鄉晩進華亭錢其過其五代孫宥慶壽獲讀其手稾噫富哉負盛世之傑也其稾俱至正年閒事中有尋雲子傳可考見其艱苦心蹟而其與李居敬讀先人詩之語又知其不忘其先手澤也如此宥因出其六世祖聽雪公稾則先生父也先生不忘先人之手澤而其子孫世守家法至于五六傳尚不忍違先生亦自食其報也夫宥且以文踵武則吾　蓺祖之遺種而今日之食

報耳勝代育才而遺諸我　明不克自食其報良可慨哉噫古之爲國者往往如是耳承人家國之後者亦可鑒哉

題墨莊先生畫

墨莊先生詩畫蓋一時爲其簪纓孝義所掩故弗以名厥子進士昇偶屬余題畫弗及成及序其詩以傳茲復獲見其畫于寓第且爲絶筆不寫又爲孫謀不尤愈于他畫哉誌其上庶乎兩無慊矣簪

緩孝義以慊先生于九原者冐昇尚圖之

跋三首

跋夏忠靖公遺事

右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長沙夏公遺事一通其郡人寧鄉袁侍御公大倫得諸其孫通政公廷章而刻公集後者也某獲讀而歎曰公其社稷臣哉我 太宗嘗謂以房玄齡處公而某觀公諫 太宗親征北虜處有以兼魏徵沮高麗之直楊文貞公謂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而某觀公勸 宣宗親討漢庶人之叛有以兼寇準伐檀淵之毅解大紳公稱其有德有量而不及其口應手判之敏才黃忠宣公贊其雍容揖遜而不及其弘濟艱難之卓見若是者有一足以命世而公兼之豈非社稷臣哉何司寇公謂天實生之不誣矣其有難若在 太宗朝輔導 皇太孫居守北京而北奏南啟之皆得

其心迎召 皇太子 皇太孫于南京而緩速對復之曲當其義在 仁宗初親臨繫所而數奏切中在 宣宗初南京入繼而禮儀皆具 三朝始終於是乎正矣豈非社稷臣哉若今所行於朝廷者尚仍公條進批荅之舊曰某部知道榜於郡縣者尚遵公禁約撥差掌印官之儀在當時不以為奇而今則始悟其見之遠也其為多歷不如重賞禁差徵辦官尤若預知今日者然至於嘗赦諫官之議遷都不拜西域法王諍李時勉之死辯鄗敢之譖斷罪必依於律者皆足以立一代之治體其贊 仁宗省刑薄賦與夫戶部出納之條約[illegible]郎位詔赦之蠲除至今莫之能改皆百姓由之而不知者噫公豈非社稷臣哉某少讀郡志訪父老知公與周文襄公為惠於吾土者甚大已思欲一發闡之今 天子命二公合祠于蘇某嘗記周公之祠于松者而獨於公為欠事又嘗讀宋石介慶曆

聖德詩序謂天下所望爲宰相諫官者無不舉用以爲盛茲集序之者爲大學士茶陵李西涯公内相如西涯臺諫如大倫亦天下之望乎二公於其鄉先正國名臣不忘其遠如此而今有復得如忠靖公者出其肯掩之耶長沙社稷之臣又於二公乎望矣乃敢附名於其末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朔拜書

書同門友科舉題名卷後

右同門友科舉題名記我遂庵先生命門下士喬

勲部希大所述也比先生嘗以命某某未能就又越二科而希大成之某始獲而讀之噫盛哉自有科舉以來凡國家之所需以爲用者胥此焉出故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是業也然殊經異方轅幅于一人之門口授受掖棐拔于各科之選其科之進有先後而及門之時不皆同然一面傾腑終始罔渝及分曹列署中外殊勢崇卑殊階冷要殊地而稱爲先生門則皆洪焉以忘而道誼是勵若是者竊敢直謂未之見也某自丁酉冬受先生齋丙午始獲預名是記庚戌乃借爲科舉者先故於先生門爲獨久於科舉之責爲尤重茲且七載然道不加於時行不拔於人其獲咎於先生負於同門者尤不可逭乃敢倚蓬林仰山斗私慶所遭圖諸他日其預名於是及後之績而登者當有以啟古風而勵行誼不則眾亦得以聲先生之命而攻之曰非吾徒也若所謂寓勸戒以考其成者則希

大備之畧不著云

慕椿詩跋

王君既遷秀水學諭當別去視予此冊蓋積二三十年久能詩家言也非勤昌克致是中間大半出吾吳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大抵吳俗多能詩又好致詩惟其能是以好致而亦樂爲之道焉王君其一也使世之能者好致者樂爲道者皆若是冊詠慕相孝出於心而不浮其情詩亦何厭其爲

多哉詩中多用八千歲之說悼君之父之壽予以
爲托以壽八千歲者尚在茲哉君亦可慰所慕矣

雜文

上梁文

伏以福以與謙素僞父師之訓慶餘積善每懷宗
祖之貽春服既成夏屋方起天人巧會地日偶逢
列元氣而遇四時生值北辰之降登泰山而小天
下誕先東岳之期況一萬八千歲天王之再生正

是三萬六千日吉祥之共集堂名錫嘏國與家休
茲蓋伏遇　高皇帝五百年昌運之鍾幸掇
聖天子第一科進士之首執編史館窺千古之祕
書較秘禮闈閱四方之賢士賜歸林下志出人間
采芝术以延齡弄詩酒而娛日太之未厭斯文也
吾亦何爲不豫哉吞雲夢於胸中置毀譽於度外
信于今而傳于後耿耿乎其不磨用則行而舍則
藏綽綽乎其有裕不由乎已更由何誰軒題莊巳
之額莫爲之先孰爲之後中穿繼志之堂寶賜燕
前一飯敢忘君寵侯敕樓後九泉如見親心吟爾
彝倫不知富貴但存方寸留與子孫再訪蓬萊貝
闕定應失去曾游天竺靈鷲元是飛來聊述燕詞
用伸祈祝　東元精耿耿貫當中斂福錫民皇極
主作民父母壽如嵩　西難道更無山與齊官府
清寧邀檄靜四方禾黍熟高低　南君恩祖澤正
潭潭老親日抱曾玄坐春風堂北看宜男　北夜

酒一壺晨盌粥五十年外更無余高臥北窗鼓虛
腹　上矗矗九峰嶢相向閭閻門外聽雞鳴頑頌
太平奈無象　下戲弄詩章騰酒價羨墻無處寄
心思獨見唐堯抵天大　中頭于大賢天肎從肎
堂肎構塗丹雘三槐銘刻托蘇公　伏願上梁之
後門祚與國祚而俱休文運與治運而並盛無凶
不卻有福必臻歌斯笑斯子姓之書香不歇是也
非也朝廷之公論常明弘治十七年甲子春作

寄李西涯先生

某比來邺莊收穫不敢接見朝士與聞黜陟事雖有故舊音耗皆貯篋越月始檢故於今器徵伯哀訃十月初旬始聞號慟幾絶乃悟天道已不可信人情世態宜乎不足深計也惟執事能以理自遣內養有素當持人定勝天之說爲　國爲道爲宗祠自愛戚戚兒女子情若某輩中人之私憂者自

當置之某哭已更檢一束廻袁侍御大綸薦童及科中所叅駁者益用驚怛不知何謂譽則過情毀實儆病某嘗執先儒論曾子三省之說以有則改之可以待毀無則加勉聊以酬譽到此恰用得着是以不亂惟執事不以爲意便中更示教戒以增益其所不能幸甚舍弟祚許謁賜教尤感尤感外奉挽章奠詞悲極不能次序伏冀電覽而擲之不具

與友人

伏自奉常同　朝獲奉清誨繼聞榮擢額拜佩裁凜凜奈雲泥迴隔不敢致賀茲當維揚要會大關感德不勝忻羨惜乎屯蹇離索未能揚帆渡江一拜下風而賞瓊花之勝也奈何奈何因家人有事于貴治謹此布悰心月萬萬

與郡侯

日來山莊課魚得時物敢效獺祭報本之教先獻

後嘗禮也考本艸鰻能澤膚殺蟲蟹能疏滯清膈且于仁人君子惠下驅姦決壅理獘之德有類焉擇而獻之聊置幸甚

贊八首

司馬溫公贊 李西涯命題

連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旋乾轉坤重覩慶曆公之云亾陰凝冰堅馴致靖康嗚呼悲哉誠踞于巳命屬于天天若祚宋邑

爲其然

汀州守李素庵像贊

瑩亭玉樹皎若氷壺龍鳳之標豚魚是孚二州遺愛兩府參謨策勛謝政真傑丈夫本其厥初稱名臣之賢胤微諸遺範瑞 聖世之德符噫其斯爲吾鄉之望我 國之英先輩風流後生楷模也歟

照大千尚人像贊

呵呵色相本空歆爲此容頭顱證六根之斷耳竅

收萬籟之聰誰見釋伽覩此袈裟豎起拂子爾我一家胡爲虖扃形於四大放猿於河沙咄爾能合掌一念我且化身千億六祖衣鉢無恙要識本來面目看飛錫兮無錫

味泉濮先生像贊

飫命之服 國家大典歆賜之祿海内名泉誦塤篪之詩鼓南風之絃噫其殆山中宰相平地神仙者耶宜其襟懷洒洒步履翩翩也

北野施先生像贊

皤髯濺雪玉臉烘霞衣冠散步自是一家家本大儒假醫以行儒以飾醫非[illegible]名晩熟其情心契神鶩而覩此不知者謂画史得其似知音謂予言得其真而有俟予不[illegible]而知者默乎造化陰助 皇仁殆徵之于天而發諸其後人也耶

鄒君像贊

章服榮華存 國恩不存其志聲聞西逹出衆口

不出其心不知者謂其義輕于金知之者謂其樂善貧音而不知別義利于毫髮鑒是非之精深也宣尼戒得武侯静修吾又知歆名歆情歆古歆今也耶

芝岩葛元兆像贊

屹立無爲微笑以嬉薇隣邑以河淵飽一腔之春熈閟含景以哺我隣歸杏而無眦胡不作相乃託于醫博施雖聖焉得入入而濟之吾竭吾力餘非

我知外賛君化內遺家兒合四海以無天斯吾祖之是師誰儒誰醫而亂我思請檢藥奩而哦乎詩是或不恃其容而永遺也哉

題之鄒君賛

豐而腴仁膏義斅迺德之符偉而立金聲玉質乃德之溢憩林酌泉履地戴天尚有裕乎後人期無愧乎前賢是宜其服楚楚而行翩翩也若夫顛乾倒坤坎離爲門展也大成其殆攀月窟而躡天根

者耶此則画史之所不能見予之所不可言公且祕之而不欲聞矣

菜賛

不須費三萬錢但願民無此色歌豐年不須種三十品但願民有此味足高枕噫翠霞而襟玉頰而鬚似瘠而肥似淡而甘盖青州從事非爾則不能添水壺先生非爾則不能兼者歟

銘六首

上劉郡侯

孰蔽我目孰塞我胸拓而開之廓然太公八荒我闥而况千里往來奔走皆我赤子爾行無邪新法如矢爾趨無倚我道如砥嗚呼休哉明德新民緝熙敬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俳優侏儒孰其作偏畫驅歸農四野震聳不有絃歌曷宣八風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萬世之宗登祀夫子青青子衿邪言無止嗚呼休哉百年而與此其時也我　矢其陞

屏銘

屏之外賈人言利屏之內士人言義別內與外唯屏是蔽分義與利唯屏是係入吾屏者道吾善無吾譽出吾屏者揚吾過無吾詈吾出吾屏觀天地之秀於山水吾入吾屏抽聖賢之蘊於經史門之有屏如此而已矣

又

屏之外坦乎亨衢我及而覩匪義曷趨　屏之內肅

乎無譁我靜而存再思無邪屏之未設直而無際
霧臺洞啟孰交孰蔽屏之既設有儼在前明命顧
瞻必順必虔屏乎屏乎朝斯夕斯爾得是資我學
是師豈徒以爲儀

扇銘

卷舒在已用舍隨時進非趨炎可行行之退非畏
寒可止止之噫其有類有道之君子也歟

燈銘

夜燈夜燈我愛爾明爾弗我憎長繩不繫西日征
賴爾破我宵冥冥寒夜無孫雪暑夜無車螢嗟彼
二子叨虛名惟我與爾真良朋君不見西家少年
卧青綾終夜鼾鼾今白丁

案銘

書案書案我爲爾伴爾弗我訖晨雞初鳴夫欲曰
與爾相依直至旰饔粥不及餐家書不及看青春
忽消綠鬢換我不釋爾爾不怨君不見東隣讀書

破萬卷文章已爲天下冠

後學曹遵何
陸慎修
曹元亮仝校
沈　思編次

雀離稾卷六終

翰林院修撰與謙錢君墓誌銘

弘治甲子八月二日吾友華亭錢與謙卒於家其子元具鄉人沈惟忻所著行狀走書告予曰先君病革時不肖元問後事曰平生知已無踰喬白巖白巖銘我我無憾矣敢泣血以請予方慟與謙之没不忍援筆者數年比君弟鄉貢進士祚至金陵謁予曰先兄已葬華陽橋之原猶未有銘願執事終惠之予聞而愕然乃誌曰君諱福與謙字也高祖諱實曾祖諱復以中庸學稱於鄉祖諱昌隱弗仕考諱中雲南蘭州同知君始生穎異不凡蘭州公夢神語曰汝兒即蘇州吳寬也善撫之甫七歲能屬文既而吳文定公連得大魁蘭州公喜曰吾兒其有徵乎成化戊戌蘭州公挈君至京師聞邃菴楊先生善教遣受業焉先生曰此子數年後當有文名在郡庠與今翰林院學士顧士廉並價丙

午舉應天鄉薦隨蘭州公試禮闈俱落第蘭州公隨就選君抵家別二親復上京師曰兒名不成弗敢歸乃從學于西涯李公先生先生每器賞君所作曰此吾館閣中人兩試太學皆置首列弘治庚戌為　孝廟龍飛第一科君試禮闈第一　廷試又第一于是君之名赫然滿天下淞江自唐宋來未有狀元狀元實自君始蘭州公在滇南喜曰吾願畢矣因以公務至京遂乞歸老君既入翰林又

從西涯李公先生益肆力於文章闊衍浩瀚闊視一世而才高气奇揮毫對客往往數千言可立就詞鋒所向莫之与攖然性坦夷不觧立崖岸每飲輒至醉頹然自放若不可繩以法度用是頗不合於時而衆望猶有所未滿者大抵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故愛君者雖多而忌君者亦不可謂少也癸丑同考禮闈所取多知名士三載考最封蘭州公如官階儒林郎母陸氏為安人君恒念二親亦

克迎養乃具疏以疾歸道得蘭州公訃奔喪躃踊哀毀幾不能生日夕廬墓側間往來省母丁巳考京朝官列以疾致仕君畧無芥蒂鄉人諗君者君謝曰吾始圖薄禄為親也今疾弗免亦以親故也盡力於親而不得竭職於　君事固不能兩全尓乃拓舊居治田圃用供甘旨費暇則教授生徒四方士來乞文者踵相接又喜延賓友雖劇談終日不少懈人或勸以怡心神節精力君不謂然竟以

是勞瘁成疾捐館之日起步於庭復瞑目移時而卒年纔四十有四而已嗚呼惜哉予與與謙同游二先生之門為道義交者幾三十年与謙知予獨深而予与謙愧莫能有所助恒記与謙言作文須昌其氣先使一篇機軸定於胸中然後下筆當沛然莫禦矣又言詞必根據理道雖恒言近事亦不可略此皆得之師傳加之體識正同類所弗如者也平生文字多不起艸坐上時為人持去故稾不

盡存存者雜文總若干篇詩賦騷詞若干首經義若干道使天假之以年則所成者殆不止是然即是以傳其卓然為大家文亦何疑哉君天性孝友自蘭州公沒奉母安人罔不備至愛弟祚終身無異詞尤樂施与宗族故舊有貧乏者動給以衣食不忍逆詐有非禮相加者未嘗与較居常行事不局細小中無嬴餘弗恤也其天資豪邁類如此家近寉灘因以自號學者稱為寉灘先生云配顧氏

封安人子二長即元國子生次愷孫男一名萬選孫女一銘曰惟古名家出弗偶德慚化涵鍾所受短修通塞殊竟究偉哉与謙吳淞秀筆挽千鈞若揮帚江湖決奔龍蛇走森羅萬象無不有邃洞理窟矧師授上窺馬班下韓栁代言宜置　帝左右名高忌深騰衆口擠為江鄉樂田畝世途競進君則否寧人負我我無負胡哲而賢殄厥壽天實為之又誰咎華陽新阡風土厚刻銘納幽昭弗朽

鶴灘集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福撰福字與謙松江華亭人宏治庚戌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家近鶴灘因以自號福少而穎悟詩文以敏捷見長故委巷鄙俚之詞率以歸之今觀是集實少俳諧之作知小說多附會也末爲鶴灘紀事一卷蓋後人綴緝遺聞又多溢美亦不盡可憑

勉齋先生遺稿三卷

〔明〕鄭滿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勉齋遺稿三卷》提要

序

年來憂患餘生竊修先世宗譜以脩遺忘更欲彙錄列世詩文爲家集以卷帙繁多未遑也友人鄭禹梅覽吾譜謂與余竊有仝心因跋譜歸美於予嗟乎余之得爲此蓋亦有說予自分放廢於世無求且余家自始祖至先君閱年四百傳世十二列世系者僅二十人不煩考索而屈指可盡獨此外別立欵目以爲世守之規以脩世德之徵者合世系而爲十九故遲之二年而後定也方走西郊稱謝於禹梅而禹梅出

其手錄勉齋公集授余曰吾家代有詩文將次第書之而徐以及譜也茲集先成子盍弁以一言乎予向讀記南凢遺事而嘆禹梅之於先世勤矣至此更肅然曰此余欲繼譜爲之而未遑及者也禹梅先我爲之益有感于余心矣鄭爲慈甲族文章科第炳彪志乘鶴浦之側聚族而居者數百家予嘗徃來姚江舟中竚足眺之氣象鬱鬱知必有英才出於其中而恨未之識也前四年獲交禹梅驚其不凡知其必有所自今年正月余兄弟自姚江歸便道訪禹梅獲拜其

尊公乎予先生衣冠整肅氣宇沉毅知爲有道君子于是嘆禹梅所愛之厚也今又獲讀公之集於戲禹梅家學之淵源固如此哉公生弘治時由鄉進士職教於臨淸巳而陞知道州丁内艱服闋復任濮州三年而致仕其教士也兼文行其治民也先慈惠其詩文和平雅飭多自得之致而無矯激凌厲之態以公之人與公之文宜及身知名無俟表章於後人也乃曾未二百年而名聲不著如余之愚不交禹梅幾不知有公之人與其文也予又以嘆公之有後也禹梅精時藝授徒之暇肆力于古文詞復能以其餘及於先世俾塵煤敗篋蠹鼠穿穴之餘煥然復章於世此其才力有過人者嗟乎脫令禹梅專攻制舉佔畢窮年以慱取青紫亦不失爲世俗之佳子弟然于公文亦又何益即令禹梅知重公文徒爾抱匱守殘珍秘不露視覆瓿糊籠匣者懸殊矣然于公文亦又何益以是知禹梅發揚先世之心固未有艾而余亦將徐俟其次第之成以觀其備也巳舒文靖公遺稿其家藏幾五百年去歲予再四求之其遠孫某抄以相授

予謂若舒氏者知寶原本而又不逆余之求其亦賢矣矧禹梅之不俟于求而公爲世好者乎朱葵山有集需其孫濂始見知於宋景濂而爲之序予不敏言何足以重公第因讀公之集感禹梅之勤有動於家集之思故爲之致其區區之意如此他日彙鈔既成將乞言於名公大人禹梅其許我乎公諱滿字守謙勉齋其號也盖禹梅之八世祖云康熙戊申七月二十有五日鄞後學萬斯大謹序

勉齋先生遺稿目錄

勉齋先生遺稿卷一

明慈谿鄭　滿守謙父著　仍孫溱敬輯

三官廟記

庠生楊彥誠率道士某者以告曰州治南距運河三里河之南堤有廟曰三官弘治某春道士之師曰鹿道寧者度地始事纔以周垣植以宜木構殿凡三間設三官之像于中後爲神廚一前爲鐘鼓樓二左右爲翼室數楹道士居焉藻櫨楹栱金碧輝映接厥始則義宰王廷璧捐地數畝揮白金數斤爲好施者倡

廟門未闢廷璧又以獨力伐石斵木以收厥成功自是州之水旱疾疫及舟經河下者有禱輒應廷璧之功不可泯滿曰噫予聞三官之說矣曰耳官目官心官未聞別有所謂三官也考漢熹平間漢中有張魯者號有道術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于蜀之鶴鳴山令有疾者自首其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其一薶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蓋昉於此夫五行乃天地之用水特五行之一並列爲三疑有與義先正宋景濂謂文安公嘗爲三官祠記而議不及此至其自爲又闢其端而不竟其說得非其理有不可輕語人者乎彥誠曰先生日講明正道顧使是有不得聞耶願終以教我滿曰坐吾語汝夫天地者氣也氣之始形惟水而已自其精英上浮爲天其泥滓下凝爲地而水固無不在也萬物之生何者不本於水故易曰天一生水洪範一曰水而水固可與天地並然高厚難紛濱淵難測安得而類斯人之貌像歟又安得而爲斯人之服色歟無是貌像無是服色而亦無用是廟也彥誠曰然

則人欲致敬者奚所依而從事焉滿曰爲壇而不屋古之道也然惟天子得祭之而他不與蓋凡合形育象者旣均受天地水之功而其欲效區區于天地水者亦均是心也然天地爲萬物主天子爲天地山川主禮制有限惟天子擅焉譬之祖禰雖孽姓兄弟得以宗之而主祭則宗子也廟僭不且僭乎彥誠曰世俗相沿爲是廟何也滿曰予固謂欲效區區者此民庶之心也子生于父母有疾病必且呼而告焉爲父母者其忍沮之是固民庶之心也民之性愚必視禰

是廟貌瞻爾是像設然後棘然凜然而誠敬萃焉其賢而能敬者不類也是則廟像之設爲愚庶也是廟既立有禱必靈亦精誠感通之理君子是以不啻其妄而抑嘉廷璧之有德於愚庶乎彥誠曰此則廷璧之所爲也彥誠以告廷璧廷璧拜稽曰是誠吾心彥誠廷璧臨清人

重修漏澤園記

予一日講服居退省堂有父老十餘輩進揖而言曰臨清兩京要衝居民稠密四方商旅輻輳之地其有傷刑辟決忿恨遘癘疫凡死于非命而無主者較他處爲獨多予輩且老往見屍骸暴露道側或付諸水火蕩然漂化或聚而委之渠壑身膏狗彘之腹骼出齒腐蠅蚋爭集城南雖舊有漏澤園鞠爲荒壤曾無有軫念而瘞其所者自吾兵備陳公來始命飭治遺址固以垣墉樹以榆柳檄諭有司凡如前所陳者悉收瘞其中刱屋數楹名僧守之且立坊以表其地六七年來佳木陰翳蔚然成林溝無捐瘠夜無野哭之鬼皆公之賜也予輩重感公哀傷吾類伐石待刻誠願得吾師記以昭不朽予惟先王之于民也生有養死有藏既定爲畫一之制不幸而有不得其養者則惠鮮之政行焉有不得其藏者則掩埋之令行焉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宋崇寧間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以待無主之瘞置漏澤園著之令甲我聖祖于洪武初年慮窮民多以水火葬傷風敗化下禮

部議有義塚之設是皆先王及我祖宗之良法美意比來日就廢弛澤壅不流間有一二奉行者又不過崇虛觀而無實德陳公鎭茲上繕城練兵明罰勅法凡爲民保衛防範計者已無餘策其於鰥寡顛連無告者又時賚給予以厚其養是能慮其生者矣既又垂盼於遺骸枯朽之鄉施澤于幽冥不報之地俾死而藏藏而無所者有歸焉是可謂奉承德意而不怠仁哉公之用心也予因思天下之政皆出于先王遺意有不容廢者我祖宗垂統建極洞視今古凡創一

制立一法周思曲慮皆有至義存于其間誠使夫後之爲臣者體之以悉行之以公持之以久時淸明而緝熙之則庶務畢舉國家之精神命脉垂萬萬世矣噫安得天下每事皆若此事之振舉耶又安得皆如陳公者置之藩臬間耶公爲此念于衛河東西及城之北創置義塚者三有程篁墩莊定山二先生爲之記漏澤則因舊而復耳茲因父老請并拾此爲記云

時弘治庚申夏四月

臨淸州大廳記

臨淸爲治領朝命吏茲土者無慮十餘使其公廨第宅店州以完者不下百餘所自非精勤明敏幹濟有餘裕者其何以曲全而周應之州守張侯始至首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東葺西補已壞者重修無者創建而當時循例相侯又相與輔翼成之故一時大小官廨皆截然整飭先是掌徒役者每候伺於河之滸無憩息地相侯乃謀之張侯請於當道而作是廳焉時弘治戊戌秋也相侯曰臨淸當江浙閩廣諸道之

要衝自京而達諸路自諸路而達之京重臣大官往來無時使者相望於道故途役送迎視他治爲極繁風晨雨夕酬應無虛日且河距州治又四五里有索夫者倉卒弗能達使無廳治以會集而分遣之點閱而時省之更番而休息之則事雜無序而或無以應其求車阻於途舟塞於河其爲不便多端矣張侯曰君言是也乃闢故廢址得河南涯之地後枕長流前襟闤闠不煩民財不旬日而告成中爲廳旁爲廡室前爲門凡若干楹廚竈什物皆具且以爲徒役朝夕

莫夜之所遇雨潦霜雪勞頓困憊率有所依附往來
者見夫役則應答如響雖清晨莫夜無一稽延則是
廳之建所以尊使命隆客禮便徒役爲永久之規也
侯之用心遠矣哉夫一廳非大故也君子於此可以
觀政焉蓋必大綱既張聲教條令奔馳四達民易使
而財用足然後可及於其細不然庶務叢脞已委山
積欲暇顧此得乎君子之經世安民必有本末先後
之序矣張侯名翰河陰人相侯名輔則朝邑人也

送山東參政鄒公致政南歸序

古之大臣既以身任其勞而不敢負其上及功成之
日則奉身求退不俟終日而脫然無所顧戀若名公
之請二疏之去可謂明哲保身處盛滿而知止者也
山東參政鄒公一旦以年老辭位諸僚從之者以公
爲此去無乃亦有見焉夫士大夫平居嘗談未嘗不
以歸休爲高致然貪昧時榮苦不知止爲僚則望遷
滯爲滯則望登部進于不得已而後退退猶眷眷不
捨至怨悔形于言而卒不能如其平居之所言何哉

迷而不知故也公以明經第進士由某部主事進員
外郎遷某府知府其俗鄰夷而蔑禮義公至布以恩
信與民立條約懸賞罰以勸誘之日漸月染俗乃丕
變民愛而懷之公於此時已有歸志顧以朝廷倚賴
民心懷仰方深未能乞身耳及陞今官尤老練知大
體教民去浮華以崇儉約屏異端以教正道課種藝
廣儲畜厚本抑末救災恤患其規模大槩皆昔爲郡
時所常施行者非年而教行公至是乃曰荷蒙國恩
雖死莫報顧筋力愈衰于時無補遂乞老于朝及得

請乃忻然喜動于色如釋重負自以爲得償夙願公于此時其心如水如雪於勢利榮寵略無係累其視老而不知退退而猶㣪㣪者賢不肖何如哉吾謂雖古之大臣其進退無係當不異此矣予與公爲同年友知公之清德有素今又爲同省官相契益厚吾恐公之去混于人之去也故爲述其志而推明之且使在位貪冒者知所警又欲後之人以公爲法也於是乎書

賀張州守榮膺奬勸序

勤勞臣子分內事也故司民牧者竭才能殫思慮雖鞠躬盡瘁亦以爲吾當如是何敢自伐其勞且能哉然上之人以是而視下憒然不知別白而優奬之則惰者無以懲勤者無以勸何以感激人心而使之趨奮事功哉臨清州守張君抱明敏卓犖之才蒞領鄉薦前尹新樂以治行超異爲當道所旌拔暨守是州尤奮勵有爲大小事雖紛至沓來君決斷如流迎刃而解殊無焦勞急遽之狀人情誠僞微曖瞭然如見秋毫一令之發吏民皆淬厲奮發爭趨赴之不暇故事無不集而功可立成涖小民煦煦如家人父子馭豪猾則霆擊風摧不少假貸以衣食必先農桑則均役使時勸課而野無荒蕪之田以教化必先學校則勤考校厚廩餼而士占魁名之選警飭嚴備盜賊屏息而商旅慶于途奇巧不興造作有常而工藝安于肆五六年來令行禁止吏畏而民懷之巡撫王公乃特降禮勞臨清衛揮使李君某等屬予文以爲賀予惟是州當天下會要之衝民雜而事冗非有大器局

大才力者將莅然無所措手加之縉紳士宦遊往來者日絡繹于其間使微有可訾則遠近騰沸而上或不見信張君守是州而有是嘉績其過人遠矣果見表著固其宜也歎美其事而爲之賀者亦宜也雖然實在已知不知在人君子固不以是爲輕重然實積而聞彰若今臨清士夫頌之閭閻亦子歌謠之僚友與遊者又相與樂誇之自是而名徹帝廷則其所以獲乎上者將不由褒賞而已其爲可賀者猶未涯也予嘗作頌以俟

送司訓張君九載考績序

予自癸丑歲授臨清州學學正既至時同寅古滕張君廸吉分教已三載矣張君姿禀清介魁然厚重處僚友間和易而誠慤不立町畦相守幾六載終始如一日今既考績去爲同寅與諸生者慨惜其別相率徵言爲贈嗟乎今之百司庶府要其成功最難者莫如校官蓋教人之法在於涵育薰陶磨揉遷革俟其自化於善非若有司但肅其政嚴其令整齊其外使人有所畏而已不然安定子弟散在四方皆循循

雅飭人亦胡爲以是而稱胡公之善教耶張君家素業儒其祖知泰安州事嘗謂繼張氏家聲者必君也乃命補州庠弟子員果籍籍馳駿聲以經學授其姪明既而其姪領鄉薦而君累試不偶遂充貢於春官適有詔選貢士中文學行藝可爲師表者補校官君曰窮經以待用也吾學傳于姪今姪幸成名他日能以其學濟時用則吾志亦少伸矣況陶冶人材以爲國家用者校官職也豈必身居顯要而後得行其志耶遂應詔試闕下中高等得授今職至則汲汲以教

人爲務規範端肅諸生翕然嚮從九載內學之見舉者七人而出張氏之門者四人其如王崧爲壬子省元鄭端爲癸丑進士雖臨淸科目素不乏人而前此未有若是之盛者也人皆曰張先生之教信不誣也又聞其姪尹濰邑卓有治行歲巳未當述職於天子而君適九載考績吾知銓曹磨勘之餘書君曰教有成材書其姪曰治有嘉績登之簡冊後先輝映是君之學不獨行于臨淸之士子而且行於濰邑之民不徒其姪用之而效而其門生他日用之者亦豈有弗效者乎予以是喜君之志其有償也雖然君年未衰而君之志亦不可以既償而少怠考最而陞遷授他職以其教之既效者而教之則他郡諸生又將不忍其去如今日之諸生者矣張君其尚勉之

送吳挺之南還序

臨淸號天下重鎭路當南北之衝輪蹄舟楫川湧雲集益凡有事聲利者無不游於斯焉雖然游亦不一也有事聲利者有求盡大觀以助吾氣者事聲利而游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儀泰是也求盡大觀以助吾氣而游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司馬子長李太白是也儀泰之游君子陋之故不足齒及昔子長之遊足跡半天下南歷江漢上會稽探禹穴北涉汶泗講學齊魯故其文奔放而浩漫停蓄而淵深李白乘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地終年不移故其逸才橫發或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或如龍飛鳳翥飄飄然有凌雲之想之二子者得於目而意爲之會會於意而氣爲之助助其氣而詞爲之發吐奇攄異泄胸中之實有故能文妙天下使當時慕其輝光後世仰其末照是深得益於游者也延陵吳挺之來游臨淸未幾言旋其友嚴某輩求余言送之余與挺之未面晤而其來游之意爲何爲乎吾不得而知也余聞挺之父曰東磵先生以文鳴于吳挺之素領庭訓也必矣豈

東磵先生之意以爲臨淸乃齊魯之故都爲今時之盛地遊必有助耶故使之來遊以求助耶吾亦不得而知也子其歸矣請以吾言而質諸東磵先生

佟君璋字序

予讀詩有曰左右奉璋曰載弄之璋曰如圭如璋葢璋之爲物精潔而溫潤天下之至純也古之先王以禮四方以肆宗廟以祼賓客以頫以聘皆用是物得無取其純潔可以表吾心之純一者乎佟氏子璋謙虛晦默言溫而氣和純哉崑山一片玉也自其童時父兄已命之名矣茲來淸源其姻丈大夫馮公命爲之字以勉之予謹字之曰伯純予惟天之生人最秀且靈其始本純也以人僞汨之斯雜矣譬之始也玉其質而終易之砂礫也佟君天姿純雅已爲可重又因而磨光刮垢善自砥礪以純其德去人僞之瑕纇復天理之純全由是而其言純正其貌溫純其德純粹其行純潔不失爲純全之士則爲無負純雅之資而名斯稱矣君也勉旃毋玉其質而砂礫之也

賀李某五十得子序

嘗謂郭汾陽有子七人因盛德之後鄧伯道爲昆弟之愛而嗣卒不延吾始歸之數旣而一日因讀書暇偶思及伯道事以爲伯道不忍於其弟而亦忍于其子夫當流離之際勢果不能兩全則存弟子而棄其子可也其子能隨行則亦自能求食或可延殘喘於他日何至縛其兒而不顧乎故吾以爲伯道之事亦係於其忍而不由於數然也然則人惟不修德耳苟有溫良忠恕好善之士則天必福之使厚其生而綿

其嗣天豈果無知哉吾嘗執是以爲衡度而亦嘗以諭諸生一日講暇有生從容乘間摳衣而前執前言而問曰臨清居南北要衝商賈之所走集聲色珍玩之所萃聚流俗之壞薄忠信而黷貨者居多吾黨李氏諱某者慕我文物之教好賢樂善與物無競慈愛而誠信寡利欲之謀年踰五十獨居塾塾無應門五尺之童先生昔日之議無乃有不驗者歟予應之曰天網疏而不漏人定勝天弟徐觀之言未及非前生以爲告者果生一子至是生儕鄉人問某輩以其事

白且忻然曰善果獲報先生之不我誣也如此敢請一言以爲賀予亦爲其人喜也遂捉筆應之曰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李氏旣得子克開足慶也跨竈足賀也小學可入而大學可由也肯構肯堂而克家之事足幼學壯行而光前之事足春祠秋嘗而繼後之事足汾陽之七子可基而伯道之憂足釋矣凡若是者皆李氏一念之善所致爲李者繼是而後亦惟益修厥德益裕爾後益昌大其門閭云

再賀臨清張州守榮膺奬勸序

治道多端矣審其要則惟勸懲二者而已勸懲者所以鼓舞奔走天下之人心新天下之耳目振國家之精神者也然懲勸有道曰公而已勸出于私恩得於謟諛非公也懲發于私忿生于讒間非公也傳曰公則說公則善者興惡者阻天下其可理乎是故爲天子者公勸懲則内外大小之臣皆稱職矣爲守令者公勸懲則民之良善者安豪猾者斂矣爲監司者公勸懲則一方之守令及百庶僚皆砥礪濯磨矣舍是

以爲治雖堯舜吾未見其能也若臨清州守張公其可勸而來勸者歟公自少英敏銳于學薦秀于鄉朝廷始以新樂尹勸之旣而政聲著聞未六載復陞今職以勸之下車以來蚤作夜思囹無停獄訟無停牒其勤可勸也州當要衝而公奔走往來應答無寧日其勞可勸也是非情僞如燭照數計而剖決不留其明且斷可勸也苞苴請謁無門而吏卒莫敢竊弄漁獵于下其廉且威可勸也廟學有壞輒加修葺庖廩資給每爲經心其有功于學校可勸也自其涖是州

而凡百廢弛皆煥然修舉其可勸者多也故當道往來亟見稱許前此巡撫王公及今鎭守李公皆禮勞而奬勸之其勸之者豈徒爲一張公耶舉張公以勸東藩之爲守若令者也東藩之爲守若令者風聞之則將奮勵而起以張公勸矣由東藩以至鄰封越境者聞之則亦將奮勵而起以東藩勸矣勸一人而千萬人悅治道豈越是耶雖然吾聞之君子者無所勸而自爲善無所懲而自不爲惡張公君子人也勝沉不外見闇然知自修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勸而亦不

急乎人之勸者也不急人勸則亦不受人賀者然自同僚及吾輩皆目擊其盛而心慕其美亦因以知勸者也其容已于賀乎是爲序

賀州守馮公奬勞序

士君子懷抱利器而欲有爲於時則患不得其位得其位固足以行吾之志其或上之人挾其私昏其鑑而弗知之焉則亦無以自見於時故復以人不知爲患然公道在人久而乃彰君子固求爲可知而已人不知弗爲患也涿州馮公秀夫學博才富識優量弘一舉而連躡科第始令諸城綽有嘉績然公爲政大率以吾實心施吾實惠悃愊無華未嘗爲赫赫之聲不爲當道見知者六年然雀鳴子和闇然日揚已而

當道諸公交章旌異之幾七年而始被名薦之不三四年遽蒙顯擢者雖已爲遲然未爲不獲知於人也今例縣尹被名者擢補臺諫其次補外天官卿乃匽公知臨清州事以公才公德而不使其列職於朝人以爲知公者淺然臨清咽喉重地密邇帝城民雜四聚求其可以居此者而難其人以公當選其深知公者也且是州內宦鎮守於茲泉司職兵備於茲部使四五員領朝命者各有事於茲士大夫內出而外入者日旁午於茲而惟公爲是責人與其見物殊其好

苟其施爲舉動無以厭當其心則夫議而咻之罪而斥之者交至矣故見知於人則速而欲人爲悅之則難公既至其莅政也廉慎以律已公明以持法平易仁恕以御人不怙威刑不動聲色而其善政嘉惠自有以及於人譬猶春風和氣行於地中俗莫見其朕兆而物爲之敷榮也不朞年遠近知而譽之者如出一口乃今巡撫熊公巡按王公特加奬勞蓋收衆論之公而最知之者也雖然豈徒知之而已哉將舉而薦之於朝使朝廷知其有是人也朝廷知之將用之

以叅大政使天下知其有是人也吾於是知公識久而自定實行久而自章馮公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然則君子固未嘗以人不知爲患也余知公最深者自其初下車已先衆人而知之矣今奬勞事至喜其善之章於人也適同僚諸公屬余爲文以賀故不辭而爲之序

壽王公進之八十詩序

王公遜字進之其出處之詳予嘗聞之於其子矣景泰七年公以明經舉於鄉天順改元會試春官中乙榜擢授司訓任歷河南之鄭州及武陟及山東之商河所至士皆懾服凡拔於科目者數人九載考最陞山東萊蕪縣尹甫五載時公年猶强壯乃力求引退遂歸休焉予與公竊同氣味嘗私慕其爲人而以不得一見爲悵然觀其子佐貳臨清州事温厚坦易飲人以和無纖毫崎嶇險側意民以不擾而親士大夫

以忠信而附同僚以無猜忌而和誠無忝賢科而知得於涵濡家訓者素也故見其子猶見其父矣公今年壽八十與其宜人偕老一堂佐以拘於職守不獲奉觴膝下乃求縉紳士詩歌歸以爲壽而以序屬於予予惟命之修短實懸於天故壽雖人之所同欲而非人之所可必得者也雖然修之短之亦由我致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五福一曰壽必繼以攸好德傳曰仁者壽葢謂是也是故重厚寬裕者必壽恬退廉靜者必壽世未有浮薄競進之徒而台背黃耇者

王公起自儒職而登有司當仕進方開之日急流勇退於勢利紛華澹然已謝絕矣及觀其子之性度器識則又知公爲寬裕重厚人也以寬裕重厚之人而有恬退廉靜之節殆易書所謂積善好德傳所謂仁者歟然則今日壽臻耋耄夫婦齊眉以樂子孫之盛亦福善自然之理也雖然予又聞仁者必有後而壽又爲享福之本以公之氣節滋培封植源遠益長豈獨自厚其身庇其子而已其孫枝之秀將必有賴焉者今其子貳守若仕進未艾而其孫某又聰敏俊拔

問學將有成他日推恩褒封之典可立待而目擊而公之福壽詎有涯哉詩曰如山如阜如川之方至予請頌之以爲壽筵祝

宗譜序

譜之作尚矣國有史郡縣有志家有譜一也自邃古以來上自帝王下及氓庶凡著姓顯氏雖歷千萬年其世次族屬可得而考者以載籍之傳也况譜之作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知宗系之所自支派之所別愛敬親長之念敦睦婣卹之風自不可已者皆譜之助也吾族之來遠矣卽今族屬五百餘爨人皆淳厚以耕讀爲業不知其他永樂初年變於鬱攸因失故譜葢自明宇行以下悉能知之而忘其始祖之行諱

與其所由來故譜不敢妄作也善淳二世兄弟子姓既多且家勢饒足人亦奇偉特達洪廷伯祖始以儒業顯其後奕葉相繼子弟斌斌雅飭遠近莫不稱慕先從伯父廉十提舉府君屢嘗病歎失譜然未暇作也寧陽尹廷用兄寧德尹仁卿兄豐城尹廷器兄長沙郡守姪本弘屢欲修譜皆以源流未明輒不敢舉世傳始祖出自鄭侍郎之裔分居灌江欲往求其源予深思之武襄不祖梁公後世以爲有見載籍所記凡諸姓氏皆自古侯王之裔其後子孫式微或傳或

絕忘其祖之所自者多矣故修德累行代有其人則其宗系愈遠而愈顯偷子孫不修厥德則湮微衰颯至有以譜鬻諸人者然則吾族之顯不顯傳不傳奚必遠引某祖爲哉思祖先之開創世世修德行道以永吾族之傳可也譜成願吾宗人思之曰木本水源同出一派毋胡越其心篤恩愛崇禮讓相任卹以厚吾之族族豈有不昌者有明正德丙寅歲明二府君來孫奉直大夫知湖廣道州事滿拜撰

掌大名府事山東右叅政李侯德政碑

古之爲政者其恵澤及人皆自其得於心者推之至誠懇惻一念流通故雖無赫赫皎皎之譽而民自愛之至有已去而不能忘者苟其中無所本徒恃權勢法制以爲刦人之具則一時令行禁止若可矜夸然欲其懷來親附出於中心則必不可得孔子曰爲政以德張子又爲之説曰爲政不以德則民不附且勞此吾儒論治家法也茀以是言施於今日縱不以爲不識時幾焉知不目以爲罷軟而黜之耶其有自信

而終始行之者其亦難矣吾友李侯自讀書時便以利民濟物爲念既而擢高第立諫垣其有獻納卽其一念之所積者以弘治某歲出守大名朞月而頌聲作數年而一致父老十餘輩自大名來踵門而告予曰吾郡李侯恵吾民公亦知之者請言吾侯之爲政比因河朔饑饉盜賊竊發侯下車來勞來流移勸課農桑立約束謹廵邏而盜自銷沮比年郡無儲蓄荒歲告飢侯乃曲爲區處糧積鉅萬而民賴不流郡城臨河水多決溢侯修隄防凡六七十里而河不爲患

小灘艾家口及濬縣橋梁傾圮侯各經畫以濟之而民不病涉他如懲別奸頑不少假貸養䘏鰥寡時加矜恤尤能急所先務時造學宮甃垣墉造禮器督課程厚廩餼數年來吏民鄉於教化輿於行誼和氣所召至於穀麥有二岐之秀野蠶有成繭之祥馬生二駒鳩哺鷹梁蝗不入境此皆鑿鑿不可誣者幸而朝廷以治水功擢山東右叅政仍掌吾郡事今又不幸而促吾侯往叅大藩今將終去矣將刻石以永吾民之思且知公亦嘉其善辭必不靳致跡其實以請予

惟百年之譽不可以非道干且民愚而神率難轉移前乎侯者有矣後乎侯者未必不尤賢於侯也而獨德於侯者何哉民猶可也蟲鳥異類蠢無情識尤不可以術而動也縱使侯有是政而不根諸德則亦矯飾外貌不過幹濟能吏而已奚足以及茲予聞侯在大名其老老長長恤孤之政皆躬身率之忠誠慈愛之念積久於中而感孚於外故驩欣交通物且動之矣庸疑於民乎民不忍忘則碑之樹良可書而可頌也世有居其位而詬民不已如者民非不知也無德

以爲政耳政不自德猶尚不感況爲酷政虐政者邪
李侯名贊字廷玉登戊戌進士世家臨汾予嘉其自
信而樂其有徵也故爲之書

明故朝列大夫知德州事王公墓誌銘

弘治十有二年四月廿日致仕德州知州王公卒年
六十九以翼月某日葬附臨清某里厥考之塋次前
期其壻劉師賢手公行狀乞銘于予曰知州公將以
某月日葬宜有銘其嗣子維翰方在苫次不得跣以
請予曰公行宜銘矧子以義請予奚容辭按狀公諱
縉字朝用號集義軒其先世居順德之邢臺曾大父
利貞經歷鳳翔生大父遜遜生勉是爲公考正統間
爲臨清知縣城池公廨多所建立公自幼卽知抑長

稍長好學年十三隨知縣公于官日親庠生醇謹有
學者肆力講求脫去凡近十八歲厥考卽世遂葬于
臨清因居焉服闋歸順德補郡庠弟子員時山東歲
飢詔下郡縣生有願輸粟者聽入國子監讀書公赴
應例踰數年授廬江知縣能周思民隱任甫二年積
穀數萬斛值明年歲歉發倉廩賑貸民不知飢其無
力耕種者爲給牛具或貧以穀種民藉是得盡力于
農歲乃大熟時荒頓之餘男女嫁娶尚多愆期公檄
示鄉閭革僭侈從簡質有弗聽者治以法因而婚媾

者百餘家在縣數年凡為民生養安全計者類若此故民樂歸附戶口增倍都憲滕公課其能為直隸守令最上疏旌異又欲薦為揚州守章已具而公丁內艱去服除復選孟津縣悉以治廬江者治焉聲聞益著為當道禮勞者數四凡六年陞德州知州州當水陸要衝羽檄交馳政務膠轕公從容應酬百為悉理宦遊往來者咸德之州民畏威服義無弗率者遇訶府有疑獄冗務咸推心諉任焉事集且辦時有蝗為災田野洶洶公引咎自責曰為政不職罪宜丁我躬

民何為也乃沐浴更衣禱祀于壇明日烏集徧野相率食既乃獲有秋至今民猶為頌九載秩將滿州民恐公他擢相與保于都臺鳴于吏曹乞留于朝廷遂陞公四品俸仍掌德州事公初志益篤不少更轍時巡按山東陳公暨都憲王公交檄褒其賢重加優奬又四年公以年老致仕還寓臨清又八年乃卒距生日實宣德壬子六月十二日也公配胡氏高唐故族講之女也子男一曰維翰國子生女四長適義官胡鼎次適王府教授薛澄次適劉師賢又次適胡尚仁

俱臨清州庠弟子員孫二長蕃聘段氏次蘭尚在襁褓公性敏達體貌奇偉愛賢好客凡所接士大夫雖素無識者亦厚禮之事母孺人孝迎養于官左右順適其意處鄉邦怡愉遜順雖對妻子童稚亦未或倣然自大也仕宦三十餘年歸之日囊無厚積至其沒也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王氏之先世多令賢公嗣其芳領州作縣勞來不倦公遺其康愛人盡己謙冲以處公德之光休矣嘉迹勒之珉石公後其昌

故嘉議大夫浙江右參政王公墓表

弘治巳酉十二月三十日浙江右參政王公以疾卒于家後七年葬於城西南祖塋之次是歲配宜人沈氏卒將合葬其子民皞懼後之人無聞知謁余泣且拜曰先人嘗獲私于先生今卒而不得先生文猶不葬也願賜一言以發其幽潛予辭弗獲按狀公諱勤字而勉其先浙之會稽世家始祖仕知某府自淮西廬州遷居於越五代孫克謙以宋室懿親賜爵開國伯高祖敬祖曾祖士貞俱有潛德祖文彬第進士初

仕濟陽縣令坐事謫戍被召再仕至武邑學教諭卒於官因家焉父德遵以經明行修舉仕司訓陞教諭封兵部員外郎母呂氏封宜人公生而聰慧甫六歲嘗居舟中縱覩曰川流不息矣夫又嘗經燒地見萌蘖即誦古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旣而讀書强記頴悟過人年十六游鄉校問學湧進日肆力于文其辭醇正光明又善吟咏士林宗之正統丁未領鄉薦明年戊申登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又明年巳巳授南京夏官某司主事志尚廉介俸祿之餘一

介不取景泰丙子陞駕部員外郎天順庚辰陞揚州府知府清飭益勵食麁衣惡終無厭斁語及營產業輒斥拒之同年或故舊當道者絕不私謁郡有蕭姓巨富輸粟授揮使侵漁害民莫敢誰何公具奏論以法由是豪猾斂跡其爲政務在擊强植弱類率若此公篤于孝迎侍二親于揚會上推恩褒贈命下之日扶父出迎步履以從揚民聚觀稱歎後以事貶寧國其律巳治人不少變更廵撫廵按交章旌異成化庚寅丁父艱至家橐槖蕭然歷官二十餘載而無宅于

郡無田于野鄉人訝之壬辰暫厝父柩於邑城之東里癸巳起復之部會宣州綺貢弗精時公巳去任竟以例降懷慶同知中途復丁母艱丁未合葬父母于邑城之南三里許丙申服闋丁酉復任蘇州朞年陞徽州太守徽地僻民頑出而逐末者衆出引受金動以千計謂之堂食錢公悉罷之惟收鈔貫入公帑吏民皆曰此當受者也然況其倅乎人莫敢以私謁城市夜火公起而衣冠叩首祝天頃刻雷雨大作火遂以滅辛丑陞浙江右參政治尚寬簡惟日孜孜以宣

上德恤民隱爲事甲辰以老致政于家吟咏嬉遊笑傲山水間竟日不倦平居未嘗疾言遽色行于鄉不爲崖岸而人自敬服享年七十而卒所著詩文甚富集而未刊目曰蛩響配宜人沈氏諱遜其先處州沈五村鉅族自先朝已籍武邑之趙橋曾祖忠仁祖德眞俱業醫與農不樂仕進父以信補邑庠弟子員以鄉貢歷任環桐城汾西翼城四邑令所至有政聲宜人自幼警悟動止有則端重寡言笑父母甚鍾愛之訓以孝經女教諸書輙成誦識其大義習女紅不待

教誨而自極精緻及笄時父已卒維母在堂暨兄諱雯字濟民者與之相攸知公才器不凡遂歸焉既歸事舅姑克隆孝敬公在配君子無違德公殁訓子女甚得母道卒之日享年六十七子男一人卽民卿也女六人允潔允秀允靜允莊允端皆適宦族孫男一人女四人惟公以剛介廉直之資出而歷官中外終始一節宜人克相君子以正厥家以成令名而皆以壽考終斯皆卓然可書以示後世矧其賢嗣能道述先志不泯于後是宜撫其實表諸墓道以爲將來者勸焉

祭三二伯父伯母文

在昔曾祖有子五人枝分派演子孫繩繩念我先君與我伯父裔出一源實同曾祖曾祖及今已垂五世子孫雖多同居一處朝夕歡會出入相隨門戶徙後伯父支持歲時伏臘杯酒爲壽笑語喧呼兄先弟後數十年來家門禍災諸伯叔父相繼而摧獨有伯父老而猶健姪孫登科喜盈於面時維伯母病臥于牀自我北上天各一方後官臨清每有書至謂我伯母病久乃逝繼聞伯父亦以疾終百歲光陰迅如飄風

嗚呼老成輩行皆已凋謝小子後生于何倚賴事有紛糾誰爲主張時有危急誰與商量嗚呼異日歸來無復相見回首故鄉此情戀戀因兄南返薄具一觴緘辭千里表我寸腸嗚呼哀哉尚享

祭同寅劉先生母文

人情有所大欲天顧拂之徒使人悒怏於其中嗟今似之赴任以去年之仲冬夫人在堂年已垂白既而促使迎養適雪阻之弗通期以今春而來會僉謂得一拜其儀容脅日月之幾何乃訃音之忽聞嗚呼相厥夫子榮授花封而二子方向仕進吾知夫人其無遺恫弟不滿者親之望子期一見其顯榮而子之深願亦欲以祿養其終今此望兩辜矣玆蓼莪之誦徒苦而風木之恨無窮予輩忝今似為僚友而諸生皆與坐乎春風慇懃一奠爰告其衷神無遠而有間庶來格而來宗尚享

祭義塚文

生而可哀曰鰥寡之無訴死而可哀曰客亡于道路為民司牧此宜垂顧夫生養死藏人孰不欲不幸而身死異鄉則父母弗及臨妻子弗及哭力不能載柩而歸乃附殯于荒寺之寂寞至經年而暴露或斧棺而棄骸骨日曝風飄雨漬水宿蟻萃于頭蠅穴其肉嗚呼乃致精靈薄鬱魂魄弗寧或悲號于月夜或哀嘯于風晨傷天地之和氣召水旱之薦臻倘一念之及玆宜如何其痛心臨清治南有廟自先道路死者往往寄焉積棺成丘滿目淒然適憲副之節鉞鎮是州之明年當惠鮮之政暇立義塚于平圩會軒車之過廟覩屍柩之相聯乃彷徨而回顧憮中心之怛然命遷葬于義塚督浮屠以守看俾無依之寒鬼咸瞑目于九泉嗚呼澤及枯骨今有西伯魂其來栖其究安宅尚享

明慈谿鄭　滿守謙父著
孫梁敬輯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論

德極天下之實則驗於外者盛矣何也誠則久僞則息誠則著僞則泯此常物之大情也苟其德之在我者襲取強爲而徒欲竊是名焉吾見作而易輟成而易僨雖或可以誇耀一時亦將日銷月削而終於泯沒矣聖人也者純乎天理而無少私僞以雜之常久不息光輝日著有欲之而不能藏遏之而不可禦者

其德澤之流至於浸灌一世而功業之顯至於丕冒海隅一至誠爲之也故鄭氏曰至誠之德著於四方夫豈無謂而言之歟予因是而廣其說夫天下之事物未有不本于誠也有不誠則不能久無不誠則其久也安得而自泯滅耶是故木實有本也則自拱把之小而至於參天蔽日否則朝榮夕枯矣水實有源也則自涓涓之細而至於懷山襄陵否則朝盈夕涸矣而况於人之德也乎蓋嘗觀乎霸者矣五霸者流夫豈全無是德而可以爭雄取威哉顧其德雖有一二可商然未免雜之以私意參之以詐力或有慕而然或有激而然或迫之而不能不然皆其中之不誠也惟其中有不誠故以服人而人不信以感人而人易忘赫赫之譽雖足以聳動鄰敵未幾而迹已敗矣煦煦之恩雖足以驩虞百姓旋踵而怨已生矣是故其氣促迫其事蹐眛其規模狹隘其功淺薄而終歸於湮沒焉彼五霸莫盛於桓文桓文主盟中夏雄長諸侯功若著矣然桓公甍天下不復知有齊文公沒天下不復知有晉能幾何時而向之事業若波流灰

燼蕩滅而無餘亦以無誠爲之本耳噫觀五霸而後知聖人之誠焉有聖人之誠而後可言事功之著焉夫聖人之生清明純粹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德之實與天地而無間以言其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言其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禮爲實禮無貌恭而心違也知爲實知無以察而爲明也靜如是動如是深宮如是大廷如是幽獨靜暇之中如是政務紛錯之際亦如是其爲德也固與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

無一毫之不滿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惟誠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微中炳外而功業之著有至盛極大而不可言者焉是以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自其有仁義之德則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而仁義之功著矣自其有禮智之德則禮以齊萬民智以察萬民而禮智之功著矣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深恩厚澤浸灌百世之人心而不可磨豐功茂烈掀揭宇宙之間而不可掩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此何

修而然哉曰誠而已矣古之人若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禹之祇台德先湯之聖敬日躋文之純亦不已武之建其有極皆有得乎至誠也故其功業之著有曰黎民於變時雍焉有曰四方風動焉有曰聲教四訖焉有曰兆民允殖焉有曰光於四方焉有曰永清四海焉此著於四方之明效大驗也借有不誠而其表裏隱顯未免有二致則所謂的然日亡暗焉而已耳塞焉而已耳著於一家且不可况著於一國乎著於一國且不可况著於四方乎彼五伯之徒

正坐此病焉耳焉可與語誠哉雖然豈獨五伯也後世若漢若唐若宋其治效雖若可觀然用計用數與聖賢所作天地懸隔故先儒有曰漢治雜霸唐治雜夷宋亦未純乎王也則其事業又安有正大光明如二帝三王者哉以至誠而御天下者端有望於聖天子矣

養士莫大乎太學論

人君欲人造天下之士則於首善之地不可不加之意焉夫首善之地教化之所由出也賢才之所由成也人君欲舍此而求造士之效則道德不一風俗不同而士氣乖士氣一乖其害吾治有不可勝言者是故人君欲大造天下之士將取之以爲他日用焉則于先務不可不急也急先務者則必于首善之所傍其地擇其人正其法羣天下之俊髦而涵育薰陶焉及其成也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而賢才衆多天下化

成之效可以必如吾志求其端則惟在於首善之地而已首善之地謂何曰太學是也養士莫大乎太學仲舒以爲武帝告其深識治體者歟今夫人君之有天下其富貴可以獨享其威柄可以獨持至於分其體以圖其治焉則不能不有求於天下之士也是故大而位台鼎秉鈞軸小而領州縣釐衆務凡百司庶府之在天下者必須士以克焉須士而用之則不可不預有以養之養之于其先而後可取之于其後此士之所以不可不養也是故氣節不養則或流於詭

詼或流于慘刻或流于邪僻固陋而士習不正矣學術不養則或雜于縱橫或雜于黃老或雜于刑名術數而士尚不端矣士可以不養乎養之其可以不正乎譬之木焉楩楠杞梓其材非不美也然必培植之灌溉之以待其成也而後可以充梁棟驊騮騄駬其質非不良也然必調習之籠控之以俟其熟也而後可以服駕馭士而不養吾恐無良材無善俗其國空虛而緩急無以取辦矣然養之有道焉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而已太學者天下觀望之所先焉風化

之所由焉英雄豪傑之所萃焉是故拔凡民之俊秀而羣之于鄉學則鄉學者凡民之師表也拔天下鄉學之俊秀而羣之于太學則太學者又天下之師表也太學不立則師與其教士與其習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牆而道德不一道德不一則風俗不同風俗不同則所謂人才者非諂詼刻薄之流則邪僻固陋之輩非縱橫黃老之術則刑名數術之儔而善治不興矣噫春秋戰國吾道分裂而士氣日卑者職由此也是故善治天下者百司庶府之未立不慮也紀綱

法度之未備不慮也太平熙皥之未見不慮也干戈倥偬之餘汗馬間關之後而必首建夫太學焉太學一建則藪焉修焉有其處息焉遊焉有其所若是足矣曰此養士之地也庖廩以給其饔飧寬貴以復其身調若是足矣曰此養士之身也詩書禮樂以養其性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養其倫理格物致知以養其知誠意正心以養其德齊家治國平天下以養其事業若是足矣然又必擇其人以養之天下有道義德行孝弟博聞之士延聘敦遣萃于京師使

士之俊乂者朝夕與之遊而從事焉師必以大學之法而爲教無異教也弟子亦必以大學之法而爲學無異學也漸摩成就日毀月移擇其中有德成行高者俾爲太學之師以養天下之士是固太學之所養也又擇其有純良敦厚者俾爲鄉學之師以分養天下之士是亦太學之所養也必若是而後養士之道備矣養士于大學則道德一而風俗同所講者皆正道所守者皆正法所行者皆正行熏烝醞釀之久激勵刮磨之餘吾見濟濟乎彬彬乎端人正士良材碩

德雲集霧滃于其間蓄之富而收之多若鄧林之木天廐之馬以之構明堂可也而爲楨爲榱亦可也以之駕乘輿可也而以戰以攻亦可也布列百僚充滿庶位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由是而朝廷正由是而百官正由是而四方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由是而畢致矣其何以得此哉亦曰養士于太學而致然耳是則爲治有要教化有本得其要與本則惟所欲爲而無不如意不然則亦徒敝精神而已此仲舒之言所以爲深識治體也雖然仲舒

豈無爲而言哉蓋自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文景之世雖稱富庶于稽古禮文之事則謙讓未遑是時漢興已百年而太學之立猶未聞也故仲舒因直言之詔而首舉以對焉厥後武帝興太學修制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則仲舒之言有以啓之也歷唐及宋皆待繼世而後立惟我神祖得國之初首詔京師建立太學屢勤詔諭戒飭諸生可謂深達治化之本原而高出千古矣百餘年來賢才輩出教化休明仲舒所言之明效大驗愚何幸

身親見之

伯夷太公出處不同論

觀聖賢出處之迹雖若不同究聖賢出處之道則未始有異何也蓋事不同而理同理同則易地皆能爲之矣夫臣之於君天冠地履義不容易此萬世之綱常也民之於君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此隨時之理勢也伯夷於商則君臣之義重太公於商則君臣之義輕然則一臣周而一不臣周其義較然矣區區出處之跡奚宜拘耶在昔伯夷太公皆商之賢人也想其義概凜凜豪邁不羈以獨醒之目而視皆醉之世睥

睨乾坤何等時也以獨清之操而處皆濁之時笑傲軒冕何等物也一避紂而居北海之濱一避紂而居東海之濱掩目淵潛韜耳山棲若將終身焉者此其始之同也及其後也太公則釋渭濱之竿乘後車之載既而亮武王陳牧野鷹揚功著而勤名太常其視商君不啻若敵讎矣伯夷則潦倒海濱之隱殷勤叩馬之諫既而歌采薇絕周粟餓死首陽而列名逸士其終始爲商者有不能解於心者此其終之不同也有大義者在而經生學士不可以不講明者也愚亦

嘗究之矣禹稷救民而顏子修己蓋以同室鄉鄰鬬不同也曾子遠害而子思死難蓋以臣與賓師位不同也乎則封象周公則誅管蔡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其可以差殊觀也哉假是而觀伯夷太公之事則理有不難辨者矣何則伯夷統嗣孤竹受商之爵土爲商之諸侯於商則臣矣太公投竿渭水身不維商之服口不食商之祿於商則民也臣於其君有死無二而不可不守萬世之經民於其君無道而誅之不害其爲救時之義使伯夷而爲太公之佐周則君

臣之倫廢視其君如寇讎視其國如傳舍如五代馮道之爲豈非萬世之罪人乎使太公而如伯夷之拒周則君國之道亡避人而絕物遯世而離群如晨門荷蕢之爲得非鳥獸同群者乎是故伯夷之死不忍商祀之滅亡太公之出不忍生民之塗炭伯夷爲萬世之綱常謀太公爲一時之民命謀其出其處理各有當而易地則皆能爲之奚可以其出處之異而伯仲其間哉或者又曰微子歸周而子陵辭漢則於伯夷太公之事又若有不同者微子何以爲仁人子陵

何以稱先生哉蓋微子作賓于周未嘗爲之臣也光武欲以官爵屈光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也賢者伸縮變化與時卷舒執一而觀則爲子莫之中矣

諸葛孔明可謂大丈夫論

興外物而無以動其心則其所成就者偉矣夫天下
之事功未有不出於吾心也誠使生於覆載間而爲
一世之偉人人豈不欲哉顧以一念之間不能忘乎
外物則權勢富貴舉足以搖吾之志是以頹墮萎薾
卒淪於汙下而不知惟夫君子之志壁立萬仞舉天
下物欲不足以動之是非義利判然於中知所以爲
國謀爲天下謀而不知爲吾身計故其智慮日益精
明威望日益隆重而所成就者至於光昭宇宙輝映

古今要自其寡慾養心中來也知乎此則諸葛武侯
之爲丈夫可得而論矣請申文定公之言夫均是人
也而有謂之大丈夫者誠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
下之大議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其直節
勁氣足以立天下之大閑德業聞望可以冠天下而
名後世然後可以稱是名名之所在人孰不慕之自
非其病心喪志皆願其身爲大丈夫而不願爲小人
也然爵祿權寵足以奪人聲色貨利足以淫人良田
廣厦子女玉帛凡勢利之在外者皆足以溺人之情

性惟其於此有不能擺脫焉則營營役役日夜之所
圖謀者但知爲身而不思天下之安危但知爲家而
不念生民之休戚故志趨日卑功業日廢墮坑落塹
而不知其爲么麽鄙小不足齒之志也奚大丈夫之
足云哉故有人於此出而建不世之功負不世之望
光明雄偉有非尋常人物可擬者必其於勢利紛華
澹然無所好者然後能爲之是故志不在溫飽者然
後能正色立朝先天下之憂者然後能爲太平事業
親扶日轂逆虜授首必無地樓臺之士麻拜中庭縉

紳相賀者必田園貧窶相也誠以吾之志不苟於利
誘則義利之大分吾能辨之禍福之大機吾能識之
國家之大任吾能負荷之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吾能
執守之人見其志慮之大威望之大德業之大而爲
大丈夫者要非其慕富貴者然後能爲之也菜根可
咬則百事可爲豈虛語哉三代而下有得於此者吾
於漢之武侯見之矣當奸雄割據之秋正天下雲擾
之際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
從之其出處之大節固已大過人矣侯以漢賊不兩

立杖鉞而聲討賊之義于天下而三綱九疇賴之以不墜其建立之大計又非大過人者不能也其治國也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也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此大丈夫之事業與日月同其光與秋霜同其烈與古今同其悠久人皆曰此大丈夫也而不知其爲大丈夫者誠以武侯本原之地淸明沖澹而物欲不足以汩之耳方其初也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

之而起哉孟子所謂祿之以天下繫馬千駟弗顧者也及其膺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亦何所願而不遂然終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果如平昔之所言仰是而觀之雖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事業之所以宏偉者亦以其淸心寡欲不溺於富貴而然耳惟不溺於富貴也故忠誠一念惟在社稷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不以成敗利鈍易其志但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則其爲大丈夫者顧豈無本而至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文定以侯爲大丈夫其有見於此乎然苟於責備者則曰義利之大分侯其知之至於細微之際則恐侯亦未能察也取劉璋一事豈盡善者乎嗟乎聖賢之學固求正於其大而亦致謹於其細觀侯讀書之時不務爲精熟而獨觀其大旨則所學固不能無駁者在然三代而後光岳氣缺士無全節久矣如侯之無心富貴君子方喜其磊磊落落能獨立於塵俗之表固未暇以是少之也責人斯無難學者其無以春秋之法責備武侯

云

風俗策

玩道德齊禮之言則知聖人以正風俗爲本觀聽訟無訟之說則知聖人以正風俗爲貴何則風俗旣美則天下之事可理倉卒之變可禦而治道行矣不知出此而惟末是圖則雖敝精神竭智力而其患有不勝言者此先賢有云護風俗如護元氣也至於得其道而端其本以爲省方設教之術則舍吾夫子德禮之言將何以哉知乎此則執事發策之意或可得其槩矣夫俗吏之徒事之在目前者則知以爲圖而千百年之計則慮有所不及禍患之顯著者則知以爲禦而其爲無形之害則智有所不周風俗之壞無形之害也風俗之當慮于百年之計也俗人慮不及遠而笑以爲迂濶又奚怪其然耶獨不觀之一家之內弟攘其兄子背其父奴僕其主則乖爭忿戾雖有千金之産吾見其喪無日矣况流離貧賤而能相守乎天下猶一家也誠使上無教化而下無風俗則利欲之爭不息詐僞之風日熾刑罰雖峻訟不可得而淸矣欺隱者衆而民數不可詳逋負者多而田賦不可

覈賦斂雖巧財不可得而足矣胥戕胥虐不知路不拾遺之教盜賊何自而斂相離相叛不知尊君親上之義軍伍何自而强又况水旱交作而邊防有警則素無信義以孚其心一旦委而去之如土崩而瓦解如鳥散而魚驚所謂沉竈産蛙死而弗去者必不可得矣凡此皆風俗不美之故也誠使風俗旣美則民知供上而財賦足民知遜讓而爭鬪簡廉耻之風興而盜賊息義理之勇振而軍士强以和召和不惟無水旱之變干戈之禍也即使有之民心維繫固結而

不忍背國家亦賴以爲安矣夫金穀今藩司之所職也刑獄盜賊今臬司之所職也兵馬今閫帥之所職也天下之事無有重於此者而不如風俗爲尤重焉第其效遲而大其害隱而深以故人不知之耳然欲振風俗又顧其權位之如何誠得其位而操其權則令之使必爲禁之使不爲賞之使勸罰之使懲惟吾操縱而已驗其俗之厚薄爲吾教之重輕其俗淫則教之以耻其俗侈則教之以儉其俗嗇則教之以禮其俗好爭也則教之以讓其俗尚鬼也則教之以先

王之典所謂省方觀民亦不過如是而已山東瀕海一隅生未嘗徧歷而如其詳也然風聲氣習大抵相似姑即可見者而言之市沽羣飲終日嬉醉車馬服飾僭越華侈其奢可知也樂戶倡優環市徧野招引寇盜之來陷溺子弟之性其淫可知也供佛飯僧相爲崇高而不務衣衾棺槨之資焚香拜廟相爲誇引而不顧四時祭祀之禮塵市有濫惡相欺之物閭里有漁獵害民之人所以傷風化壞人心起爭訟致流移者悉由於此今欲爲救之之道亦惟黜其所尚而

示之以禮教耳羣飲有禁服飾器玩違式者有禁設祠祭崇淫祀者有禁娼妓不得以客吾之地漁獵不得以擾吾之民濫惡不得以鬻吾之市而一以禮教先焉冠婚喪祭文公著爲家禮最爲簡易至當而可行者宜使家習此書而勸罰加焉而復以誠道民之信以讓道民之敬以親親道民之愛以敬長道民之弟如是而積之以久則民知趨向庶幾風俗可淸而庶事可理矣雖然究其本則又在上之人有以倡率之語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大學曰一家仁讓則一

國仁讓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端本澄源之論也苟或令民如是而所好又如是責人如是而自責不如是不復任其所尚而且復以所尚先之則亦淪胥而陷於浮薄耳草野之士不識治要姑摭其所聞如是然芻蕘之見聖人擇焉倘垂取錄庶幾觀民風者爲一動心

禦戎策

談禦戎之策必本末具擧而後其說爲無弊司禦戎之寄必緩急有備而後其道爲始得夫修其本則有以銷禍於未形而平居可以無亟治其末則有以遏亂於已至而倉卒可以無患何謂本德業綱紀是已何謂末兵食攻守是已苟爲務末而遺其本則吾中國腹心之患固未可以勝言至於末不之究則彼外夷手足之患抑亦無以爲備矣愚生從事章句迂闊大計何足以知之然明問之及有不容默者古之聖

王周思遠慮其於禦戎之道固兼本末而擧之舜之時在內則命官去凶以爲强固之術在外則奮揚武衛以爲備禦之方故卒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故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宣王承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先儒朱子之言蓋有見乎此其意正謂邊境固在所禦而其備則在朝廷非謂邊境不足慮也兵食固在所急而其具則在紀綱非謂兵食不必務也威强固在所恃而其本則在德業

非謂威强不必用也竊嘗觀之外夷猖獗擾我邊庭事勢搶攘危機告急及此時而欲以德業紀綱制之固亦晚矣然徒事乎邊境而於此則漫不加省焉吾恐諫諍之途日壅佞倖之勢日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其害將至於兵愁民怨盜賊繁滋所謂枝葉未害而本實先撥秦隋之禍可以鑒矣本顧可緩哉然則今日之務本固在於修德行政用賢去奸立紀綱厲風俗汲汲而不可一日已者也若夫兵食之資戰守之計則必先知其弊而後

可言其利夫三軍之衆所倚以爲輕重者將帥而已其次則士卒器械軍儲馬政有皆不可緩者焉然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今日總邊討者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惟務刻剝以爲交通求進之資素無韜略以爲決敵制勝之具此其爲將帥者如此也般步諸司皆市井浮浪之輩諸路禁旅盡田中罷弱之夫占留者多而素無教閱私役者濫而縱意誅求此其爲士卒者如此也以至器械之不精軍儲之不給馬政之敝陋皆未可以

悉舉然則欲定北虜以靖疆埸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可也將帥之選必也精神以感召之氣類以招徠之如高祖之齋壇一拜以收無雙之信如光武之岸幘一迎以屈善兵之援必求忠勇沉毅貫經行陣之人而授之則將帥無不賢矣練習民兵以益其備側奪占留以歸其伍而又恤之以恩威之以法制之以整肅感之以信義如曹公瑋之在陝西如种世衡之在青澗則士卒無不强矣講明中國之技如鼂錯之言則可以精軍器開廣屯田之利如充國之謀則可以益軍儲申則監牧之制如毛仲之能則可以增馬匹夫士馬强兵食足而又統之以智勇之將隨機應變出沒如神吾知以守則堅以攻則破而膽寒之謠出稱藩之禮見矣愚也履歷未深識見未的固不敢僭言經略之要然閫碁破敵長嘯郤胡亦書生事也惟執事幸勿以爲狂

元明策

稽諸往古則成敗之由固爲可推鑒諸近代則得失之迹尤爲可見夫自天地以來而有史者之作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瞭然如指諸掌然鑒諸遠則其事猶蔡脉而無以爲戒鑒諸近則往轍覆亡之餘人心懲創之後陳踪故迹昭然猶在其所以警人心而垂鑒戒尤不能不惕然者此陸賈之喻秦賈山之借秦所以有感於高文也愚也載觀史籍感歎興亡亦有憤於中而欲吐者明問下及烏能以默默耶夫生人之道有君臣父子焉有夫婦長幼朋友焉此五者扶植宇宙之棟幹奠安民生之柱石由此則興悖此則亡由此則治悖此則亂由此則爲中國悖此則爲夷狄古今得失之故雖亦多端而其大要則不越此愚請執是以論元之失我朝之所以得天下可乎且中國者帝王自有之中國非夷狄之中國也元以胡人之種入主中國已爲古今之大變况自有國以來三綱不正九疇不敘弟收兄嫂以爲常子烝父妾而不怪當是時也譬猶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而環宇宙之間

青腥膻淫穢之氣加以順帝悅天魔之舞行運氣之術荒淫敗度國正不經凡刑罰號令之在天下者一切寬縱廢弛大壞而不可收於是强藩拒命盜賊蝟聚太祖高皇帝以兵定北而順帝遁矣元之所以失天下者其不在此乎太祖以中國帝王之裔紹中國帝王之統已出尋常萬萬矣况其舉事之初特以憫夷狄之亂華拯生民之塗炭掐徠豪俊芟刈羣兇徐達常遇春輩以武功進伯溫景濂輩以文學進推布誠信敦尚朴儉陳氏之鏤金牀則命破之司天之水

晶宮漏則命碎之重亂常之誅與太學之教使君臣父子之道燦然大明於天下仁義禮樂之化翻然昭晰於人心重整一世之乾坤再新千古之日月直欲追堯舜而四三王我朝之所以得天下者其不在此乎夫元之所以失天下者如此我朝之所以得天下者如此然則繼自今爲繼體者當何如守成耶亦曰鑒其得則欣然而景慕焉恐今未如其得也鑒其失則悚然而警省焉恐我亦蹈其失也遠法近觀毋敢自逸則我神祖之洪基大業可以垂萬萬世而不墜

矣倘執事與進之則如賈之新書山之至言亦欲於丹陛下陳焉

邊餉策

任天下之責者必有先天下之憂成天下之治者必有豫天下之備蓋憂于前斯可恃安於其後備於始斯可保治於其終苟其不憂不備與時俯仰而漫不加之意焉則倉卒事變之來悔無及矣此邊餉之乏所以不能不厪宵旰之憂與執事之慮也雖然廟堂自有長策顧愚草野何足以語此然千慮一得智者亦或有取焉夫兵之不可一日缺者芻與粟也其儲於邊方者歲固有常數其自近郡而輸者亦必有常

所蓄必有數年之積如古人所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而後可也今也邊報方鬨而有司仰有乏食之請司國計者奏發帑藏以濟之朝廷又遣大臣以督之遹者又欲鬻爵以紓其急夫帑藏之積有限也邊警之變無窮也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變殆古人所謂割股以充腹也帑藏可以常出乎至於鬻一人之爵則必除一人之賦夫粟之輸者有盡而賦之耗者日甚殆古人所謂抱薪以止燎也鬻爵可以常行乎夫邊餉之缺其弊之所積必有自

來欲詰其故則事之已往者已不可追矣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然則已往者既不可追矣將來者獨不可以更化乎又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必至於死亡夫三年之艾已不可得矣然蓄之不可自今始乎蓋嘗思之足食之道必先去其害食而後可以言足食之方今日糜費之弊亦執事所親見也錙銖於吾民之賦而泥沙於冗端之奉漏巵於科斂之來而尾閭於權倖之賜兵不簡而冗食者多官不汰而倖

倖者衆今日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爲今之計柰何亦曰朝廷躬儉素以爲天下先簡疲卒汰冗官賞賚有節費用有經如此則財可節矣而又勅在廷之臣歷考古今之迹條其可行之宜如充國之屯田可行也如耿壽昌之常平可行也如劉晏之榷鹽利可行也得其人以主其事則必有成效可稽可以省輸輓之勞可以紓百姓之急可以禦戎狄之變士飽而嬉馬騰於槽如執事所言必可得矣管見如斯惟執事勿以爲狂

臨清地方便宜事上山東徐巡撫

東昌府臨清州儒學爲地方事奉本州帖文云云帖仰本學當該官吏照依案劄牒帖內事理各將地方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君民不係現行事例該載者俱要明白開具揭帖限本年四月中差人徑自賫送欽差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以憑採擇施行等因奉此切照畢職竊祿儒官滋無補報之益究心世故徒懷迂拙之謀茲蓋伏遇節鉞撫臨芻蕘詢及高卑廣納對非無遺慨觀當日之民輒陳

一得之見自知無益於政體致以塞責於文移恐懼冒言逡巡待罪謹將地方事宜四條開列於後須至呈者

一輕徭役以甦民困照得民供徭役在南方則十年一差蓋因丁多力衆民得輪流而間歇在北方則頻年不息蓋因差多戶少民須合併以膺當是故力合則差輕力分則役重今山東州縣於均徭數擬之外將空閑富實之戶收聽差銀兩者比之見役殆且大半是分其力也夫累歲差征已與南方之民十年始

一差者異矣所猶可藉者正在合力支持衆輕易舉耳而今復分其力是以役頻且重民不堪命貧者困已狠顧脅息間有富者兩遇館夫等役一轉盻之間而房屋地產已屬他人矣乞請今後編派差役每州縣通計戶則所出銀兩以十分爲率將八分均派各項車重等役量留二分聽差以備逃亡事故之變庶幾衆力併而差役輕民有息肩之望矣一清夫役以杜姦濫照得沿河設立夫厰蓋止護送進貢進鮮等船除有關文者方許應付今沿河一帶勢要往來並

憑于本索要人夫或凌虐而恐嚇或轉輾而請干船本下水而仍求上水之數夫已足用而猶覬添擬之多往往銳意索取隨手賣放中間雖係縉紳士夫亦公然爲之靦不知恥有司畏勢奉承奔走恐後少不順吉則或明加叱辱或暗被中傷是故力疲於迎送而財盡於需求斯民倒懸惟遺殘喘波流風靡積漸成俗朝廷雖屢下條約諭以極刑峻罰而不能禁夫自古聖王愛重民力民力不節怨讟並興以故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變況索取夫錢即係不守名節奸

貪無耻較之恐嚇取財盜倉庫者事異而義同若不深爲懲戒竊恐爲害日滋乞請奏題今後士夫但係手本覓取人夫者許令管夫官將撥過夫數密切遞送巡撫巡按處月加查究悉此考注賢否候朝覲考察之年明列其罪貶降不宥其勢要家人子弟求索者責歸其主罪與惟鈞庶幾士夫知所顧忌亦且約束其家人子弟不敢復蹈前風沿河夫役得以更休代息而無凋瘵之患矣一興禮俗以革淫靡照得臨清地方爲南北之襟喉姦宄之走集市沽羣飲終日

嬉醉車馬服飾鬬靡爭妍而僭侈之風盛婦女娼優環市徧野招引寇盜之來陷溺子弟之性而淫毒之殘滋供佛飯僧相爲崇尚而不務衣衾棺槨之資迎神拜廟相爲引誘而不顧四時祭祀之禮市廛有濫惡相欺之物閭巷有漁獵害民之人所以起爭訟致流亡壞人心傷風化者職皆由此嘗讀易有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其俗淫則教之以禮其俗侈則教之以儉又聞禮者禁於未然之先刑者懲於已然之後是故淫靡不革禮俗不興而欲

致訟獄之簡不可得也究觀前弊惟禮可以爲防至於奉行而禁詰之者又在權重職專始可以有成耳乞請申行兵備提學二司明立條約痛加掃除督令儒學生員之家將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講明服行首爲倡率又于每鄉每里各選聰慧曉事稍通儒書一人令其詣學抄寫呈式觀視詢問退而各諭其鄉之民務在略去繁文敦崇愛敬要於簡便而可行違者有罰遵者有賞自然禮義之俗作儉約之風行民可使富盜可使息而訟可使簡矣一汰冗官以靜地

方照得臨清爲咽喉重地故既有守備以扼其衝又有兵備以飭其武又有鎮守以總其權又各處糧餉於此儲峙以俟轉輸故既有內官以督其事又有主事以監其收又磚廠閘座兩設其司故工部屬員分掌其事竊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官三百六十未聞有不治之事後世設官愈多而事愈亂民愈擾者何哉蓋自古官多兼攝後世官多剩員官少則民易供而獲其安官冗則弊日滋而遭其擾雖曰古今事有煩簡民有淳漓而設官因之

要之十羊而九牧民未有獲其安者也臨淸里不盈百戶不滿萬而廒司大府叢峙一方重臣要官爲食其地民何以堪哉且其間體統不正事多掣肘弊源旣大奸穴亦多何以言之人命盜賊各司當與知之矣至於闘敺等事旣呈鎭守又歷守備而兵備不得以專其司是以彼此管撻身無完膚左右誅罰剝膏入髓是體統之不正也倉庾糧斛各職當與收之矣至於出入操縱則旣由西房又涉東監而主事不得以革其私是以官攢貪縱庇爲一家斗腳搜羅立名

萬狀是奸弊之多端也至於差使給役各相占據供張廩餼日費萬錢乙有不勝言者然則設官之多本以治事反以害事本以安民反以虐民民何不幸而爲臨淸之民哉竊謂臨淸旣有軍衛而以操練軍馬保障城池專責兵備之一司又有廵撫大臣以總鎭於上則地方亦可無事矣鎭守守備似不必設也不然睢陽亦要害地也而何獨賴一張廵哉糧儲旣有官攢而以會計出入懲革奸濫專責主事之一官況以縉紳士人而鈐轄其間則倉場亦可無弊矣東房

西房似不必置也不然趙高亦心腹臣也而何亦敗乃秦事哉至於管磚管閘務不爲冗一官總攝最爲便宜如愚言可采乞爲奏聞會集衆議倘蒙裁省前職則庶幾責任以專事體以正弊源以塞民易奉承而地方獲安靖矣

清源課士策題

問孔孟旣沒之後寥寥千載絕學不繼至於有宋而周程張氏相與唱和吾道復顯其淵源所自如出一轍然考其議論問答之際則往往有可疑者通書以和言中以擬議言誠似非中庸之意圖於太極而加以無極於四象而配以五行似非大易之旨則周子於洙泗之論有未合以公字論仁旣非德愛曰仁之言以動處論復又非利正誠復之謂則程子於濂溪之說亦相牴牾窮理則盡性知命矣橫渠何以曰盡

性至命盡心則知性知天矣橫渠何以曰以心知天則張與程又若劍佩相笑者夫理學不明則異說得乘間以亂眞而告子或至於受誣矣諸生讀書稽古宜皆有志孔孟者探流遡源之餘豈無析其異而會其同者乎請爲我辨之

問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已然天下之務至叢也而欲總之則其聰明必有所遺而威福必有所寄無乃爲弄權之漸歟以天下之責而委大臣則自古鞠躬盡瘁者少而專擅威寵者多無乃爲生患之原歟以天下之論而付臺諫則懷私挾讎之流徒爲大臣搏擊之具無乃爲斂怨之端歟廟堂不可委臺諫不可託則其權或在宮闈或在戚畹或在貂璫或在權臣而分散四出矣然先儒有言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閹宦則亡似矣據前所言則其疑又有不能釋然者請明以示我而專以古今權柄之所在與其治亂興亡之迹毋讓毋略

問國家所恃以安者莫大於兵力之强財用之富兵强財富則戰勝攻取天下雖有桀驁陸梁者可得而

制矣然高祖起於豐沛光武起於南陽神堯起於一旅其初兵力無可恃也財用無可資也而卒以取天下秦隋之富强古今莫敵者也然一夫作難而七廟墮盜賊一起而國步殄是其盛衰强弱之分果係於兵與財歟抑別有其說歟以爲不係於此也則孔子有曰足食足兵以爲必係於此也則孟子有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者次之是不能不啓孫吳之談迂儒俗士之論也請明以教我

問先賢謂讀史者設以身當其時而身遇是事當求

其所以處之之則然竊觀事機之來有不可以尋常正理應之者反而條諸聖賢之言則彼此牴牾不能釋然姑摭一二言之賈誼論封建謂宜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漢高於項氏未滅割數千里之地以與韓彭故卒肇誅夷之禍然垓下之役與信越期而不至使終靳惜則大事終不可就其後封三庶孽半天下故卒致七國之變然韓彭諸人封域既大親王子弟不爲强藩以處之則恐彼此無以相制也若此而以常理繩之吾未見其合孟子謂舜竊負而逃終身訢然

樂而忘天下項羽制太公於軍中漢高乃有分我杯羹之語然與其出太公而棄天下則恐父子俱就戮矣如終身欣然何程子謂不宜背鴻溝之約高祖既與羽約中分天下而退後乃又追之然與其全大義而失是舉則恐賊終脫亡矣如顧盟約何若此而以正理較之吾亦未見其可諸生俯仰遺編探賾索隱必有能辨之者

問風俗儒者之常談而刀筆吏常笑以爲迂濶也然常思之天下之事其重且大者金穀刑獄盜賊兵馬而已吾能使財賦足刑獄清盜賊戢士馬强則能事畢矣風俗於事何損益歟一旦水旱交作而財用匱邊防有警而軍伍闕以至獄訟積滯盜賊竊發而曰吾有事於風俗是猶奸寇已在門牆而吾與子弟方且飾衣冠習禮讓曰吾將以是化之也能免於俗吏之非笑歟諸士子平居則曰吾得志吾將以勵風俗也借得其位而操其權則所謂省方觀民設教者將何以爲施設歟山東古齊魯地也其風俗所當革者抑有可言歟伊欲俗尚敦而教化行其道孰爲切而

其本果安在歟請悉所懷以對

問自有書契以來禮樂法度至於周而大備及秦興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民生不復得遇至治後之人君出而欲追復三代者蓋必有天下之志又必有天下之才而後可載觀史籍在漢有武帝在唐有太宗在宋有神宗收召英賢更制立法長駕遠馭追跡往古宜若有其志而又有其才者然而卒不得與先王並稱者其故何歟將在其臣而不可獨責之君歟我朝稽古定制聖祖神宗前作後述民復覩先王之治

猶歟盛哉然其間或猶有剏而未備或猶有敝而不修者可得言歟諸生明經學古蓋將敷陳禮樂以爲世用也宜勿多讓

問人臣報國薦賢爲大然則薦舉者誠以報國爲念如古之人不以親爲嫌不以讎爲嫌不敢謝恩私門不待有求後舉誠可矣苟或所舉之人有外潔而中貪者有始正而終邪者則將連坐其舉主耶將獨罪其人耶如獨罪其人也則恐人爲謬妄恬不知懼如連坐其舉主也則人之難知堯舜且病之彼亦安知

其終而加以罪耶今日薦舉之路非不開也然顯職大僚率甲科耳而薦舉之人終不聞朝廷有所擢則亦修舉故事而已果何如而後爲不虛舉耶唐宋有舉官自代之制今亦可行也誠如是則凡見舉者將何如以爲銓授耶願聞其要將錄之以爲朝廷獻

問國家刱制立法其始非不善也然政弊於久俗弊於怠所貴於爲政者支陋補偏通變於未窮耳姑以今日州郡之兵言之國初立衛所以障郡縣軍伍充實兵農相安及乎承平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易姓名

或變亂版籍輾相蒙隱不可究查藏匿竄亡幾且大半雖歲遣御史分部勾清其空缺之伍不減在昔然則必建何策必設何議而後可以復其舊乎夫戎者國之大務失今不爲之處倉卒有變悔無及矣不得已而有一策團結民兵前代已有明效然保甲之弊至於方耕而輟方耘而罷羈縻鞭笞之苦民有不堪必欲得其方而釐其弊又將何施而可曹公瑋之在陝西种世衡之在青澗富弼之在京東蘇軾之在定州其建議立法皆有可取也亦可斟酌而用之歟請悉於篇毋隱

興崇教化榜

曉諭本鄉村內子弟不拘貧富送入社學讀書習禮富室重受束修貧者不許逼送仍仰里老將學生姓名一一呈報以憑考校其各寺廟原有田土即行撥與教讀收租供贍修理社學其無有者每年淸明端午重陽年除四節各里老勸諭本鄉各家隨意備送節儀務使教讀之家不至缺乏爲教讀者務要體悉上意用心訓誨固守廉恥爲一鄉之表率如有行止不端生事擾害者或被人告發或查訪得出卽行問發黜退如此庶幾教化通行人人知學比之信奉異端功倍萬矣所有榜文須至出給者

勉齋先生遺稿卷三

明慈谿鄭　滿守謙父著　仍孫梁敬輯

題李揮使憩園

使君就靜境芳園結茅屋地僻人跡稀樹密鳥來宿怪異數盆花瀟灑千竿竹幽草生遶砌吏植閒與菊徑曲通遠香飇小涵淨綠橫几琴一張插架書萬軸公餘造其中俯仰吟且讀有時邀月飮斗酬起擊筑有時枕石眠睡味淸而熟雖亦在城市恍然如幽谷故人時或來試將新酒漉展筵羅列閒園蔬雜野蔌

談兵極雄辨夷情如在目雅歌且投壺聲烈讓君獨

次馮龍數劉先主關雲長張翼德事二首

三義乘時奮乾坤正氣橫忍看曹賊縱誓掃漢氛淸
高誼當時重芳蹤後代鳴吁嗟稱管鮑翻覆雨雲情

炎精方失色奸僞任縱橫三義要同死中原誓欲淸
舊巢憐覆沒鷙鳥苦飛鳴瞻拜荒祠下英雄獨愴情

和沈石田書萱草詩

北堂春正好懷佩莫能忘雨露沾來足千春采不妨

名園八景爲李揮使作

東城隙地有名園綠樹陰陰絕市喧與野不嫌憐五畝味眞贏得似孤郁花開憑酒來邀月客至呼童爲掃門幾度相攜經涉處應憐展齒破苔痕 五畝園

矮矮茅齋只數椽來青把秀別成天短牆過竹陰含雨小檻依花暖和烟諸葛南陽追自昔子雲西蜀憶當年祇今塞北無烽燧好向閒中理舊編 數椽屋

芳園正在角樓西海月穿樓桂影低隨意不須勞上屋求觀何必事升梯春宵花下陪歌飲秋夜詩中入品題更有一般堪樂處廣寒相照兩清淒 角樓月

舊圃何年得此泉一泓清凍出天然移書多被韓公澤拜祝還思耿將虔就石坐來忘暑氣和烟緊罷釋頻煎幾迴撥槽招連飲風細花香月正圓 古井泉

鳥弄花陰晝寂時北窗睡起坐觀池金鱗游泳萍拖綠錦尾翻翔浪皺稀靜映碧天沉琥珀動浮明月碎琉璃乘風仔細憑欄久清味無窮只自知 金鯉池

連日名園花草芳玉欄干畔蝶游揚海棠霧暖春情足芍藥叢深夜夢香逐絮翩然來舞席隨風忽爾過鄰牆靜觀物我俱忘跡何處蘧蘧是帝鄉 玉闌蝶

蘭亭往事幾經年此景依稀在目前翠竹陰森花茂處惠風和暢日遲天白雲爲幕人環坐綠水流觴酒遞傳晉代衣冠今已矣令人感慨一悽然 曲水觴

秋深老圃衆芳休惟有黃花獨耐秋一派隨風香甚遠數枝傍竹事多幽好將美酒酬佳節莫待殘年惜白頭陶令芳踪今去遠願爲知己肯還否 黃花徑

送孔千兵

漕寄惟艱屬老成江山千里最關情才侔鄧賈班行服詩逼蘇黃座客驚[illegible]渚衝風朝發棹蓬窗聽雨夜談兵賢勞未許多辭讓還儗雲臺紀姓名

和馮州守賀狄揮使推掌軍政韻

昔總神機屬媛卿旌旗麾指六蕃迎稔聞白壁連城價新握清源一路兵辭裏賦詩橫短槊生來有志請長纓麒麟位次端相待雲翮扶搖九萬程

和韓同寅詠雪

雲暗長空雪亂飛茅齋無事只觀書目迷吳嶺家音少舟阻關河人跡疎壓樹暮鴉形最爾窺門寒雀語啁如西鄰幸有同襟友便欲攜錢一會醵

次馮州守遊崇興寺韻

艤舟避暑入崇興水樹風林晩欲氷似有仙踪來憇息更無俗子肆憑陵升堂靜見三千界坐榻空傳不盡燈一自使君題咏後令人千載仰風稜

送周克敬司諫調遷廣東參議

日近天顔出等曹淸塗得意振華鑣恩光初被螭頭詔霖雨行翻馬上瓢名伯南遷終入相望之外補竟歸朝多情煩付瀟湘雁莫問玄都舊種桃

元日郊行次丁松韻

小車乘興適東野紫陌和風拂面來山靄絪緼林際合柴門寂寞水邊開鳥經淑氣聲猶澀蘋轉晴光綠未回誰念新春有佳節應無展齒到蒼苔

前韻奉馮州守

君行皂蓋行春日一脈陽和就地來草木根荄生意動閭閻窮困笑顔開鷗眠沙渚天機靜鶴唳棠陰午夢回最是幽崖寥寂處也霑時雨長蒼苔

次三原王象乾韻奉都憲王公儼

扶輿間氣出群材移鎭東藩顧曜來望重岳山看似摧量弘滄海小於杯龜蒙秋霽浮雲斂靑野春融花日開自是廟堂調鼎手斯民懽慶賴無災

送范邦憲寓滇南

萬里雲山入望深夕陽古道馬駸駸玉焚未許眞如石土貴何疑價似金野渡帆收漁火出江村月落雁聲沉此身去住原非我調絶誰人識古心

其二

匹馬經行花木深韶光欲暮已駸駸朝陽有待孤鳴鳳烈火無如百鍊金自是聖恩多浩蕩秪今公道豈幽沉莫辭一弔湘江跡爲寫書生愛國心

李園郎事

每恨塵囂入市廛特於幽靜創佳園扶疎遶屋千竿竹淸泠緣堦一脈泉賞月醉來携鶴舞看花歸倦枕書眠使君雖是方尋樂只恐徵移降日邊

輓楊文卿先生

一代儒宗表搢紳兩楹俄夢斷東垠霜飛柏府風猶在秋老松唯迹未陳何處文星捐黼座當年神劍化延津半生淸白憑誰寄文在遺編墨尚新

送陳憲副考滿

功著清源六載餘崇俾汗簡不能書覆盆有日民冤洗深谷驚雷鬼魅除久已聖心多眷注無如父老苦欲獻相期借寇情尤切佇聽回音遠逐車

輓張太守父

世際文明六十秋芳名早歲冠中州五車書作傳家計一寸心爲裕後籌星殞南箕人已去鶴歸華表月空浮春風百里臨潼治民到于今受賜不

輓鄭司直父

義方訓子績斯文秋榜春闈兩捷聞注水龍生方毓瑞遼東鶴去已乘雲孤燈夜兩行淚芳草斜陽數尺墳他日褒封推盛德名垂千載有餘芬

送同年盛仁甫掌建寧教

霜蹄一蹶莫心灰眼底龐輸且自裁兩浙成誇公輔器一官暫繫狀元才論交義厚茜聯軸話別情濃酒滿杯此日都門分手後春闈專待六年來

遯湖終慕爲趙郎中

終慕休風不可追先生獨與古人期室廬丘塚青山老淚洒晨昏古柏哀天賜賢郎居粉署帝頒恩詔出丹墀一門忠孝誰能似清譽多應竹帛垂

輓趙上舍母

夢入瑤池不復醒閨門從此失儀刑和丸訓子心偏苦截髮延賓德可銘夜靜半窗山月白春深新塚野蒿青聲聲悲咽號天泣恐是猿聞亦淚零

楮山寺落成同梘枝山年兄訪洞無上人

夾雙江又夾雙峯五百年來少舊蹤曉徑雨收溪過鹿春巖雲起樹橫龍畏人禪子初飛錫蓋世詞豪共

策筇肯許淵明來入社清宵凝聽滿山松

永樂寺同王伯安許半韭夜話二首

曲曲江流小小山禪房掩映茂林間早潮晚汐舟來去坐得清時不省還

黃葉滿山秋後雨青燈一夜樹聲中連牀話到忘言處參廓長天雁陣風

早秋即事二首次王伯安年兄韻

香銷晝永閱遺經日轉松陰影半庭雨後碧天渾似洗南窗遙見數峯青

晝靜閒觀山水經白雲晴日照空庭半生寂寞憑誰語惟有好山來送青

春暮宴王君廷璧秀林亭和程張二先生韻十二首

艤舟三日厭塵煩步屧王家百畝園無限風光生眼底欲裁詩句不成言

底事頻來不厭煩詩家清興在名園鳥聲閒弄雲閑度妙處何容更有言

雞犬深深曲徑通意行何必問西東林亭楊柳交加處木槿初開一樹紅

河流環帶舳艫通賀爾園亭枕水東我適來遊春已暮草芮叢裏跡殘紅

雨後平沙不受塵偶來忘却宦遊身過江三月昏昏醉忽見新篁似故人

翠蘿碧薜隔紅塵誰是逍遙物外身手植槐陰寬十里箇中茅屋有高人

穀苗深秀菜根肥露氣涼生白苧衣珍重主人留客晩隔牆燈火映船扉

雨後紅稀嫩綠肥無端香氣襲人衣兀然坐對臨青靄几杖琴書半掩扉

南來嘗見此亭幽竹樹團團翠欲流亭外行塵千萬斛一塵曾到竹中否

主人結屋竹林幽雅致清源第一流欲約明朝又來訪柴扉深鎖肯開否

氤氳尊酒賽烏程酌向南窗春晝晴滿地落花閒不掃白雲遲日照空明

二彥能寬一日程繞亭隨意踏冬晴主人更有春千盞老眼如何不再明

春行

滿川春色樹高下一路晴光亭短長半睡半醒鞍子上風來時覺有花香

題扇圖呈對山二首

高下人家遠近山江亭落日數歸帆何如脫却樊籠裏長嘯蒼葭雲水間

雲樹參差山外山五湖烟水渺征帆坐中舒卷無多事收拾乾坤一望間

題二仙傳道榻圖二首

二仙相語欲忘情雲水翱翔幾萬程底事謬傳留此迹要知人世有蓬瀛

溪雲山月最移情坐度年華不幾程天下蒼生多屬望好施霖雨沛環瀛

夏夜次韓韻

新月如鈎上水東小齋邀會一尊同相逢自覺鄉情好欲別其如話未終

送張太守三載考滿詞 調寄滿庭芳

徹底清官出人豪傑從教據展何難牛刀小試絃誦滿人寰好箇天曹有眼擢首選再轉清源與百廢綱張目舉淳化頓時還　聲威馳遠近寃伸無告膽碎好頑看衢童壤老謳誦騰歡此去九重獻最龍顏喜價重瑯玕紫薇垣三台位行見可躋攀

再送張太守詞

刺史賢能學問飽經綸喜遭聖明功高新樂改授專城三載玉潤氷清禮樂絃歌盛四境內布滿棠陰訟詞平晝閒無事烏下公庭　單魯當年善政未許擅佳聲歌頌喧騰譽開當道名書御屏勳業不負平生西風催入覲持與績敷奏大庭擬趨陛玉堦金鼎專望調停

送相節判致仕詞 調寄滿江紅

歸去來兮歎人生苦不滿百髩垂白好還尋我故廬舊宅浴以朝霞紅賽錦排雲晩岫青如碧更翠竹與籬下黃花依怪石　休休亭早已策琴一張鶴一隻看侯門稚子歡笑拍拍自今榮辱兩無繫且作烟霞逍散客算到處最喜是親闈無恙如昔

送張先生九載考滿詞 調寄踏莎行

撤却青氈收回絳帳九年考績朝天上文星一點吐清輝蓬萊五色雲霞燦　綵帳華筵金樽佳釀新詞一闋低低唱此行端的沐恩光喬遷美職來春望

送王貳守六年考滿詞 調寄歸朝歡

贊理黃堂多異蹟聲價不減連城璧和風甘雨徧郊原幾多祥瑞呈岐麥捲簾庭月白朱絃彈罷花陰寂看階前鶴鳴鸞舞真箇好消息　飄飄皂蓋飛如翼報道封君行已的輪蹄輾破雪痕深棹舷扣動歌聲

激朋儕情更適紅亭設寫與珠液最堪誇彤庭覲罷
天上雙龍勅

勉齋公詩集跋

先大夫勉齋公發跡於弘正間於書無所不窺於文無所不習卒業制舉藝既渟深渾樸無忝先正之風他若論說序記諸體莫不上追古人循循然卓有矩矱而宦遊齊楚多所咏歌雖不尚以詩道自鳴碩其選聲雅馴遺意清越能遠出乎塵氛復洗除夫雕刻則固正始遺音也昔之人奉祖宗手澤至於片言隻字珍之如球璧而况美製華篇可聽其湮没焉乎漆生百二十年後弗獲攬祖全編幸於斷簡中得所爲詩四十餘首錄而傳之亦以見先人著作之一班而後裔不可替厥家聲也歲在壬辰孟夏穀旦曾孫中順大夫按察司副使漆敬跋於書帶草堂

勉齋府君家傳

府君諱滿字守謙祖子弼與同邑陳敬宗以學行相劘切永樂間舉賢良不應父孔明亦力學不仕府君負奇質承家學於書無所不窺慨然以斯道爲已任爲詩文喜談經濟闢浮屠老子之說淳古淡泊得宋元作者遺意其舉弘治壬子鄉試也布政司使劉大夏首拔入闈文行與餘姚孫燧王守仁等齊名歷仕臨淸學正道州知州濮州知州所至士民畏愛年四十六即乞致仕府君爲政好行其所學在臨淸朔望課士經史之外兼及六曹時務在道州首復濂溪書院序刻其遺文在濮州條示文公家禮以爲四民式立鄉學延師儒籍各寺廟田租供贍之所著有詩經講義三禮合參勉齋詩稿謙齋文稿共若干卷先輩嘗稱其文似篁墩詩類白沙然要之宗主西涯不漸信陽北地之瀾故先民矩矱猶未墜地也六代孫啓

謹識

贈鄭君守謙之任道州序　姚鏌

凡師儒之考績於銓曹者例必有試試之以義其去留又試之以定其品級之高下其區別也甚精而任用之也不苟區別之也精則不賢者不得以倖進任用之也不苟則懷奇而負異者有自奮之階國家之所以網羅人才不已至乎吾鄉鄭君守謙故衣冠胄也蚤以鹿鳴之秀主教事於山東之臨淸既滿秩績用書最銓曹如故事凡再試之試則皆君首選乃聞之上命君知湖之道州示異擢也夫師徒以俎豆雍容爲職未若州太守簿書案牘之煩勞一旦去此業彼難易較然矣雖然君讀書明道誦語古今成敗事歷歷若指諸掌爲文章有器局視其狀貌偉如也君非所謂賢豪者哉夫賢豪者之於事功居之庠序而教化興與之州郡則四境之人享其治若黃鐘在懸扣之斯應若珠玉在室取之斯攜若錦繡綺縠出于匠氏之手惟所織而無不就寧有間於彼此也吾聞道州界在一隅民生凋瘵已極得君爲守其必有簡其徭役蠲其賦稅平其獄訟絕其請托求謁以從事

於清約之化稱賢父母也決矣一州豈足以病君乎
吾爲君有所卜於方來也君嘗校文南畿所取士共
二十有奇今之登進士而授職中外已十之八其藻
鑑之精焯焯不可掩談者又莫不以是多君也君行
矣故凡交游之衆與君門下士皆奉豆觴爲别而俾
予敘其槩焉

明故奉直大夫知山東濮州致仕鄭君墓誌銘

李堂

吾郡鶴浦鄭懋猷有族知濮州致仕守謙君其尤表
表者卒於客歲乙亥三月四日卜今年十一月廿五
日葬李家嶴側其孤淙捧狀詣予泣血請銘嗚呼以
君之賢行書其施斬其壽尚忍銘其墓哉按狀君諱
滿守謙其字別號勉齋其先系自嵊縣始祖諱鑣宋
南渡時徙寓鶴浦遂家焉曾祖諱仲權祖諱子溺考
諱孔明俱隱弗仕孔明府君生二子長鑿君其次也

幼負奇質獨承庭訓之傳長益抱富以克爲文章每
攻輒出人右以詩經中弘治壬子鄉薦上春官不售
就乙榜授山東臨清州學正迎母孺人余氏養于官
其教人匪達引殆累贊修捐俸入以助諸生昏喪不
及者務以聖王之學啓廸後人故弟子及門登第倍
於往時僉聘同考應天府鄉試以嚴持精鑒著聞薦
士二十六人登進士一十四人與兵備陳憲副瑞卿
師召論道爲文閔交人兩賢之秩滿陟知湖廣道州
人以陽城爲擬入境仰謁濂溪書院覩其傲陋一撤

而新之刻序遺文以端政本惠四方痛革兵隸胥徒詰捕需索之擾閭里晏然大興農利招徠流移民歸安集者如市癸亥遭內艱傭匍匐就道民悲號遮挽不忍釋至於賻賵絲毫不受雖王府閒遺亦堅謝却之居喪讀禮杜門恭戚丙寅服闋復任濮州值流賊猖獗奔命甚疲乃繕垣募守躬冒矢石以禦之民賴全活又以濮雖鄒魯近邦而風俗未淳乃輯文公家禮條示四民以爲冠婚喪祭者式波及旁郡咸取則焉屢承旌獎受知當路而雅志林壑年四十六卽上章得請致仕竟以疾卒於家距所生成化乙酉壽五十一嗚呼君以偉器汪度正學古心上窺道雅下薄詞章蘊充而後試試於師官於牧而弗竟其遠且大者勇退於强年方將了著述表師淑而鄉子弟又頓失其所從天何意哉君配趙氏一子淙娶鄞鏡川楊女二長慕貞適王次慕潔適姚俱同邑人予曩與君同處聞美甚詳悽悼罔不能已者乃忘其荒落而爲之銘銘曰

鄭維公族惠國者僑派繁鶴浦胄匪遙遙科聯宦蹟君躡聯鑣清源司校士革衙蠹鳶更州治譽達令聆濂祠赫赫濮蕩自㳽令戌非月兩邦謳謠監司軾境剡薦旌招瑞麟斐角威鳳展翅勇退莫挽巖壑久要胡然遘疾泣灑冠袍封壑李舁吉協山椒璧沉彩滅韶角解弨遺孤清秀蘭苗其苗晚髦後覺于何仰喬孰呈德義曷稽薰陶誌哀於石庸俟續騷

同郡張　琦書丹

勉齋遺稿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瀚撰瀚字守謙慈谿人宏治壬子舉人官至山東濮州知州是集爲其仍孫梁敬所編凡文二卷詩一卷大旨不詭於正而頗乏修詞之功

三江遺稿二卷

〔明〕毛澄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文簡集二卷》提要

三江遺稿舊序

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既卒嗣子中舍希原子婿王憲副與收拾其遺文久之始克成帙適憲副之官道便携以過予山居属為校正而序之以傳中舍書來亦惓惓以是為請始予獲厠名先生榜末遂同官翰林及佐銓復相先後契分至為深密雖老且病兼拙于文詞然于義不容不勉遂詳閱一再過為正其誤訂其疑而稍比其倫類即先生別號而題之曰三江文集乃從而序之曰六經文字之祖也天有是理而羣聖人代之言著而為典章演而為謨訓所以立萬世之人極而經緯乎天地者也孔門授受相繼有作皆以發明乎此精粗本末無所不盡

舊序　一

故孔子嘗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明乎斯義斯可以言文矣自孟子沒而知言之學不講斯文日以晦蝕能言之士各以其所見為文以馳騁于當世醇疵得失莫之辨也爰及有宋程朱數君子出乃能有以別其繆而折其衷聖人之道於是乎復明于天下其說亦既詳矣有志于斯文者學固欲其博要當以聖賢之訓為主優游涵泳久而浹洽乎其中則其英華之發必將有以感人心而扶世教不徒然也是雖不期于傳世世亦急得而泯之哉先生之文雍容典則事理曲盡而意味常若有餘詩雅尚清新然必歸于所止蓋嘗窃窺先生之學術大抵博而不雜故其文粹然一出于正如此良金美玉見者皆知其為

寶寧侍予稱說耶然區區推重之意有不能自已者愧學力之弗逮思作者之難得也用書此于卷首庶以見其淵源之有自焉若夫性情之懿官守之貞建白之懇則個有春秋之筆在予老且病其亦可以忘言矣時

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秋九月甲子賜進士及第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前經筵官國史副總裁泰和羅欽順序

毛文簡公遺稿序

雲杜李維楨譔

世廟初載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謝病歸卒於興濟道中既十許年而公之子思州守集公所爲詩文請序於羅文莊公而名之曰三江集三江者公别號也公久宦無長物以遺其子不能授剞劂而無何思州致其政歸子姓繁衍家益落集亡失太甚公之從曾孫侍御公蒐拾九合之積有歲年會按兩河事且竣出以視左丞孫文秉氏及楨貅别句𢭏版之省中而更名之曰遺稿蓋公詩已無一存其文存者僅僅耳非公之全也楨早歲官史局與脩世廟實録見公佐冢宰時忤閣璫使左右刺公陰事不得一日入朝有璫前揖公曰他吏部門晝闔而夜啓獨公夜闔而晝啓耳寧濠欲令撫按臣以朝服見又脅守臣上其孝行公時爲宗伯尼之已而世廟繼統日行三百里迎至郢以功當任子世世爲全吾力辭而大禮之議起公五疏執不可會廷推公太宰復力辭尋以病乞骸骨疏凡四上得請公去而諸議禮者附上意驟貲至台輔其慷慨激烈者坐廷杖下詔獄遠竄四裔大臣往往見法被三木自此始矣如公引大體耻曲學阿世而外不盡言以招人過正直忠厚無矜節而曒名是寧可多得也明興鴻昌龐茂之運無如敬皇帝朝率循大卞在宥天下一切新進喜事悉格不用薦紳大夫重去國國多白首魁壘之臣人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文章醇厚爾雅稱盛時風公丁其時所

漸染為多乃其文詞抑何與人相肖也其持論根極理道通政術而匹夫匹婦可喻曉其氣舒徐不廹充然而若未竟其意澹然若無深思而醞藉有餘味其于人不為虛美而蟬緩有情按其編而知其為敬皇帝時人也殆所謂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者欤今去公垂八十年作者如林大都刻劃以見法馳騖以見學卓詭以見才藻艷以見情至封事彈奏之文果于掊擊若聚訟罵坐識者竊病其為東晉六朝之浮薄而更憂其有後漢南宋之流弊矣彼其之子而讀公文當掩口而咲是金華殿中語耳以若所長公豈其欲之而不能欤所不為也槙故識其端以寓夫先進君子之思焉

毛文簡公遺稿序

臨沮周夢暘啓明甫譔

予讀崑山毛文簡公遺稿而嘆文章之關世運豈細故欤中古不得已而有文故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周末文勝騷騷鶩于辭夫子曰辭達而已矣盖傷之也明興滌勝國之陋權輿大雅醞釀及于成弘間鴻龐沕穆欝為文章毋論應制陳言無敢鈎棘即贈送讌撰與所為銘表誌記之語皆一稟于正冲然和平公稿中所載策序諸文可概見已意行乎所當行即累百千言不為多意所當止短章寥寥亦足明志大都味腴寡芳變醽羹濟無一字空設夫安有矯揉于其間求與時諧欤假令挾公之才恣其辭以狥時豈不能整嚴而法如左氏宜不能闊肆而辨如戰國策宜不能出神入鬼軋芴林離如莊生列禦寇模而擬之鑿而刻畫之是優孟之效孫叔敖濟乎意者也公有羞而不為耳以故當其時逆瑾擅權陵轢中外文武諸大臣望風披靡而公獨挺然不為屈瑾無所發憝因以文指摘公謂公弘治中脩大明會典壞祖宗旧制離以新例恚毀之而貶公官不得守左庶子無何論旣定長沙執政重公文以公有先進之遺薦陟通顯甲戌會試天下士公司文柄乃舉霍韜輩四百人多一時名士國家賴其力已晉大宗伯會肅皇帝入繼大統議論紛紛莫所適從而公獨堅持古禮不為變即其言不盡用乎然侃侃之論自可鼎立天地以行吾意不求其辭之合也嗟嗟以此

其際公所論著當不可勝紀而今稿已不能載矣失今不傳後將何述是刻何可已也夫公官青宮太傅位不爲不尊歷三朝仕凡二十有餘年時不爲不久宗族子若孫蘭砌玉立或仕或不仕而多賢哲後不爲不昌然遺稿所傳僅僅止此固知公之意不在文而公之宗族子若孫所爲守公家法者亦不以其文也然即此可以觀世矣𩔰近世分文析字煩言碎辭惟鞶帨之爲工而不復脩意甚則媚權附勢稱德頌功比其沒也骨未寒而修其集　以行于世雖多亦奚以爲予故讀公遺稿而有世運之感焉誠慨之耳輒忘固陋而爲之序以附公不朽云時

萬曆庚寅歲夏五之吉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武宗爲太子以澄進講明斷稱之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徹以賜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刊理稿會典亦成賜諸纂修者秩以澄爲侍讀服闋還朝侍讀學士再遷學士掌院事歷禮部侍郎十二年春拜爲書其上六年八月朝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迴宮既又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幸宣府抵大同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出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缺條攝行萬壽正旦未至朝賀之儀屢從簡略臘朔有牲祠而不行遂二年矣律將所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龍遐馭旋期無日萬一冰雪阻途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聖躬勞頓本宜盧還望情處憂心如碎伏祈趣駕還京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報十四年二月駕旋還京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遣往兩畿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愕復偕廷臣上書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耶以皇儲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香火以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

亦不報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稱威武駐蹕留都者斷炎澄等請回鑾反為逗遛
州用江彬言將即賜宸濠死澄擬漢庶人故事請還京告廟獻俘行
戮不從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闡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
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武宗崩澄偕大學士梁儲
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霖等迎世宗於安陸既至將謁見有議
用天子禮者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
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群臣上議曰
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
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
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

傳 二

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
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
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
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
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
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
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
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牋於妃俱自稱姪皇
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
易若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

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
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為皇叔
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
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
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
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
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為
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
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
得而埒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

傳 三

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
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
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
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
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銳意欲推崇所生而
進士張璁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心動特澄等疏久不
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
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
中是武宗以陛下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
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寔

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
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
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
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
由崇文门入東安门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门入大明東门帝
又不可澄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门入時尊崇
禮猶未定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堅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
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
王為帝妃為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
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
悖乎義則有憾力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
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号曰興獻帝妃曰興
国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為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
議意猶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等
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府寺等合諫帝皆不允明
年嘉靖改元正月寧清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為言令朝臣
亦多陳者事獲上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
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
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
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

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
月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
太子太傅廕錦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
忤旨而恩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為物之賜時至其卒
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明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三江毛公墓誌
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國史副總裁致仕弋陽汪俊撰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侍經筵官奉勅提督團
營軍務致仕關中彭澤書丹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侍經筵官太原
喬宇篆蓋
公諱澄字憲清姓毛氏世居蘇之太倉州曾祖伯振妣張氏祖
弼父昇俱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王氏妣范氏俱贈夫人
公生而穎異七歲善屬對間為詩歌皆成章嘗與諸兄謁姻戚

長老或贈以金錢歸而稟之曰吾不欲違其意耳陳武選愷聞
而奇之許妻以甥年十六充太倉衛學生成化丙午中應天鄉
試尋丁父憂服闋卒業胄監學大成弘治癸丑舉進士第一人
授翰林脩撰丙辰同考會試公抱秀不露同事者未之知及見
公勤考閱精去取梓經義以傳乃服三載考績進階儒林郎贈
考如公官封母太安人妻徐氏安人庚申八月請告送太安人
還鄉時大父壽百歲中朝縉紳為賦咏以彰世德有司為建人
瑞坊癸亥纂脩會典成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脩撰預脩通鑑
纂要甲子充東宮講讀官進講稱旨武宗入言于孝廟孝廟喜
方中秋設宴遂徹以賜乙丑充經筵講官武宗登極進左春坊

左庶子兼翰林侍讀九月賜金廂束帶及上兩宮徽號遂加贈
考如官加封母太宜人妻宜人正德丁卯聞太宜人疾請歸省
不許訃至匍匐歸哀動里閈既葬遁居北郊未嘗入城府巨室
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產初求救于公弗許既而避逅為直
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却之曰吾安能以賄為[illegible]弗已送
瑾奪諸翰林會典陞秩公落庶子止餘兼職是秋服闋官侍讀
庚午陞侍講學士主順天鄉試署國子監事明年陞學士充日
講官奉命教庶吉士甲戌主考禮部會試尋陞吏部右侍郎乙
亥轉左侍郎丁丑考績進階通議大夫誥贈祖考皆如公官祖
妣及妣妻皆淑人庶子希原為國子生六月陞禮部尚書逆濠

嘗奏欲令撫按諸臣朝服進見又居母喪偽為孝行脅鎮巡請
旌表公援例據經卮之事皆得罷濠與其党怨之公如弗知也
己卯春賜蟒衣玉帶明年考尚書績贈祖考皆如公官祖妣以
下皆夫人逆濠既獲武宗駐蹕通州群盜[illegible]人人自危公義
不少沮隱然為朝廷重明年三月武宗[illegible]后遣往迎
今上入繼大統公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illegible]者公難
之曰後何加焉上聞而是之賜綵段十表裏白[illegible]兩下及僕
從皆有賚駕行前後扈從倫竭勤誠上每加慰勞既即位復賜
白金綵段若干尋奉旨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公會文武諸大臣
議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奉祀共王謂今皇上既以興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無他兄弟請
立益王第二子崇仁王襲封興王以後獻王尊獻王長為一國
太祖萬世不毀又據大儒程頤議謂興獻王於孝宗為弟子皇
上為本生父亦猶宗濮安懿王之于仁宗英宗皇上既入嗣大
宗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
妃皇上俱自稱姪皇上名隆崇正統尊崇本生無所不用其至
可以為萬世法奏上令再議公請興獻王宜令崇仁王暫以本
爵奉祀兼理府事詔仍詳議公曰臣等前所引程頤濮議乃孔
子所謂事之以禮此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乎孟子所謂非
禮之禮孝子豈忍以加其親忠臣豈忍導其君哉推尊之非莫

墓誌銘　三

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頤之議頤議及明帝詔文
前後錄上凡五議執愈堅內閣亦奏如公言繼奉皇太后懿旨
稱號遂定主祀事纔有奏于安陸立祠祭署設丞二員以戚里
子孫為之者公復據前議執奏吏部尚書缺廷推首屬公公固
辭閣者嘉其退讓山陵事畢再疏乞休溫詔慰留明年春纂脩
武宗實錄充副總裁錄迎立功加太子太傅廕子一人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四辭不允公竟不敢受主選大婚有故官族
人女與選中人主之公具奏獲止公清癯素不任勞及迎駕議
禮又兼史事重以冢婦若孫之喪病遂日侵疏乞骸骨不允遣
醫及中使存問相繼明年三上疏請內閣擬俞旨以進上覽之

愀然曰老成方切委任何遽至此醫問如前比四疏知不可起
乃許加太子太傅賜勅給驛遣屬官護送還鄉命有司時存問
月給米歲給隸有加瀕行又遣中使致賚鈔[illegible]里貴公感激
涕下上表謝有餘忠焉行至興濟卒于舟中上聞之震悼輟視
朝一日遣官諭祭者九命工部營葬事贈少保謚文簡仍以迎
扈功廕子一人為中書舍人配夫人徐氏有賢德足媲公子男
一人即希原娶李氏繼聘進士吳應祥之女女一適南京禮部
主事王垂芳孫男三人與幾娶監察御史唐信伯之女與立聘
知縣李起元之女與恭尚幼孫女一許嫁金允若曾孫女一公
卒以嘉靖癸未四月九日距生天順庚辰享年六十有四希原

墓誌銘　四

將以又明年正月一日葬公于鹽鐵塘之原公理性深至超然
獨詣而淳質不伐儕輩鮮知之者及當事任毅然而有不可奪
之槩大禮奏議一卷公之用于此可槩見惜未究也性喜吟微
醉後輒索紙筆往往有高致然隨手散失存者無幾皆可傳俊
辱公援同官最久自謂知公公蓋未許也俊扐負愧然俊嘗戲
公曰吾後死當銘公公領之公既病曰子嘗許我銘其毋食言
嗚呼俊竟銘公耶其烏可辭銘曰　維聖有作皆原于天我惟
我庸浩浩淵淵公守所學佐天子禮本諸人心曰天之理國之
有是不在君子公逝幾何異說羣起起滅萬狀一日之間公議
在冊百世不刊屬后持衡議出文定公徒巍科有光先正曰余

弗敏敢惰予承正統有嚴惟天子明揭欽亟宮用昔厥職

附勑命一道

皇帝勑諭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毛澄卿以端重之資該博之學自我孝考朝射策為天下第一遂入翰林陟春坊事我皇兄武宗于青宮左右執經朝夕啟沃尋遷學士進貳銓部遂正位宗伯典故諳習持守不渝前年奉聖母懿旨迎朕于藩邸備竭誠悃逮朕嗣統以來凡有議論稽經考古一惟主于大義裨益良多朕心嘉悅委任方隆而乃屢貢封章懇以疾辭朕重惜老成之去而憫苦職務之煩特俞所請以遂雅志仍加太子太傅給驛還鄉遣本部屬官一員護送令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四人且時加存問以示寵異卿歸其調攝起居時親藥物朝夕康復慕即起用庶稱朕優賢懷舊之義卿其念哉故諭

嘉靖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制誥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崇德報功制不殊于今古贈友賜謚義實篤于始終苟非其人亦不輕畀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毛澄問學閎深才華偉異妥蜚英于甲第早儲俊于詞林累陟宮坊載陞翰長文場校藝甄收多得夫名流史局編摩褒貶不乖于公論佐銓卿而百僚咸服晋宗伯而三礼克修謀議老成操持清慎方將柄用乃以病歸頓雅尚之未酬忽訃音之遽至追惟往勤宜錫殊恩茲特贈少保謚文簡嗚呼穹秩榮名蓋一時之盛典英聲茂實庶百世以長存冥爾明靈歆茲異渥

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

附諭祭文二道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七月庚申朔越十三日辛巳皇帝遣礼部署員外郎事主事鄭佐諭祭于致仕太子太傅礼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毛澄曰卿以誠篤之資純正之學名高甲第望重詞林累陟宮僚載遷翰長資歷既久勞効寔多晋貳銓曹正位宗伯遠煩扈從方切倚毗偶以微疴辭章屢上重違雅志暫許投閒寵傳特加用示眷渥宜膺壽祉竟報長終為輟視朝併賜贈謚賁延後裔賁飾塋封感舊懷賢朕心何極卿靈如在尚克歆承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八月戊戌朔越十八日乙卯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胡纘宗諭祭于致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毛澄曰惟卿士林宿望臺省重臣歷事有年恭勤匪懈英聲茂著簡在朕心方聽歸休遽聞哀訃老成凋謝朝野興嗟日月易流倏踰首七載頒諭祭用篤始終九原有知服之無斁

先文簡公立朝三十年正直忠厚無有二心末以議礼忤旨然世廟仁聖畢竟諒其無他榮生卹死恩數優異為子若孫

者所當垂垂卿恩承失勿諼者也故累朝恩命不具録而録
予告加級勅諭及贈級賜謚諭祭制文以見君臣始終全美

臣
在頓首謹識

三江遺稿卷之上

太仓毛澄著

廷对策

皇帝制曰朕惟三代而下論守成之君必以漢文帝為首史稱其時海内殷富兴於礼義断獄数百幾致刑措朕嘗慕之不知文帝何脩而能得此考之当時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殷富之效蓋出於此然貢助徹之法雖三代亦所嘗行而况於漢乎使除田租則当時宗庙之祭祀百官之俸給四夷之征伐皆不可已者将何以給用度乎仰惟皇祖肇造區夏國不民服百二十餘年以来生齒益繁疆域益廣非前代所及今郡縣上版籍于户部其数具存可謂庶矣休養生息之餘宜其富而可教也然閭閻巷田野之間不免凍餒無聊之嘆且頃因水旱河決之患尤多流移失業之人安在其為富也是以勸諭雖切而循理者尚少教省雖頻而犯法者愈甚又安在其為可教也夫衣食不足則礼義不興而民輕犯乎刑辟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将何以處之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有富之之術既富必有教之之方特患不能举行之耳朕承祖宗鴻業圖维治道每有志于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已爾諸生抱道而来将見于用其於庶富教三者先後本末凡古人之成效今日之急務悉心以陳朕将親覧焉

臣毛澄謹對臣聞有天下者思有以安天下必思所以安天下
蓋天下之民固人君之所當安而民之所以安非人君以一身
為天下先不可也故必在我者無所愧乎民乃可以富民于既
庶之餘又必在我者有足法於民乃可以教民于既富之後庶
且富焉則立之者固而民無不獲其所富且教焉則道之者至
而民固或于於正此古之帝王所以躋一世于阜成作百王之
模範而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其亦可謂庶幾乎此焉者矣欽
惟皇帝陛下握盈成之運當景盛之年聰睿有臨得之天縱日
月所照悉歸版圖所謂能致之[illegible]
臣等一介草茅未諳治体迂疏之論豈足以仰裨德業之隆而
明命下臨天章煥爛詢及乎庶富教之事真誠懇惻曾無一毫
自大自滿之心臣伏而讀之有以見陛下克謹如唐堯好生如
虞舜足以荷天眷之休足以承祖業之重足以為億兆之君師
而無歉也三復欽嘆之餘敢不竭其愚衷而對揚萬一乎臣惟
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曰富曰教而已庶而不
富則無以厚民生富而不教則無以正民德斯誠治道之不可
闕者君人者於此有失得而治效之隆替隨之故自昔守成之
君夏有啟商有高宗周有成康降是而下則僅有漢文帝誠如
聖策之所云者然較諸古之帝王則其德之醇疵治之大小不
能無所[illegible]聖心嘗慕之者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

若決江河而況善之在文帝其可取者尤非止于一端也觀其
帝高祖新造之基啟西京近古之治家無不給人無不足而殷
富之效豫吏安其久民樂其業而醇厚之風作兵革庶乎不試
刑辟幾乎常用所以然者蓋不惟其時為守令于郡縣者尚寬
平而崇德化亦以其繪于身而設施諸天下凡治本之所存治
具之所出咸堅得之故其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
以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聞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為衣則
弋綈也履則革舄也集囊為帷也偏蒲為席也所幸夫人衣不
曳地也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為飾也欲厚風俗則
止嗇夫之拜除誹謗之法欲恤民隱則今年議賑貸明年減田
租詔孝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耕籍田以先務本之民時有獻
千里馬者輒下詔卻而不受陳武建征伐之議則曰念不到此
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度民之請則曰未遑也即此數而
推之則其時宗廟非無祭祀之禮也百度非無傳治之需也四
夷非無征伐之費也上有節儉之君下無侈靡之習儲蓄于公
私者取之不窮應辦夫緩急者度其可徙田租雖除用度自給
無可疑者不然何貢助徹之法雖三代亦所嘗行而漢乃有蠲
賦之年哉我太祖高皇帝倫自古帝王之德膺上天曆數之歸
汛掃胡元輯寧中夏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列聖相承
仁恩四洽百二十餘年生齒之繁疆域之廣益加于前漢唐方

亨之際晋宋未遷之先莫有盛于今日者仰惟陛下蔭祚之初
廣離亂之明奮乾綱之斷威福作于惟辟政事脩以及時刑獄
不煩而法吏無私名器不濫而士風以正罷無名之征斂停不
急之造作革奢僭之陋習放淫哇之邪聲利無不興弊無不去
蓋於聖祖之良法遵用之也無遺而於聖祖之美意奉承之也
無間是以萬方之大兆民之衆衣食足而懽然於仰事俯育之
天禮義興而勃然于改過遷善之地四序調于上萬物和于下
俊賢盈職戎虜嚮風皆無自而然哉良由陛下之所以富教斯
民者不徒崇富教之具而又端一身以為富教之本故也然天
下之大人君不能以獨治必有分其任者邇年以來為陛下分

富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催科弗急加意于民情之休
戚者其人鮮矣為陛下分教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化
導不倦究心乎民俗之淳漓者其人亦鮮矣夫為陛下富民者
既非其人則雖無水旱河決之患而民之流離失業者猶或有
之況復罹此患耶然則何怪乎閭巷之間不能無凍餒田野之
內未免于無聊哉夫為陛下教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凍餒無
聊之困而民之作姦犯科者猶或有之況復值歲困耶然則何
怪乎勸諭切而循理者少教省煩而犯法者甚哉蓋飢寒切身
則行甘禽獸利欲汨志則命同螻蟻凡民之情大抵然也衣食
不足則禮義之不興也固宜禮義不興則其刑辟之輕犯也亦

宜矣為今之計慮之不可不早而處之不可不善慮之早則無
以病于方來處之善則有以補乎既往若又求其弊端所以軫
淵衷之念於將來者安知不有甚于今日者耶然所以貽天下
之患者人也而所以布天下之利者亦人也故不患民之不富
而患在官者無富民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闢土勸耕之
張堪也皆植桑訓織之范純仁也則於足衣食也何有衣食足
而禮義不興者未之有也不患民之無教而患在官者無教民
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閉閤思過之韓延壽也皆化民以
德之仇香也則于興禮義也何有禮義興而刑辟輕犯者亦未
之有也雖然民之不富固有司之責也而有司之不能富其民

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與民之無教固有司之責也
而有司之不能教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與蓋
有司之將用其才與否秉銓衡者得擇之而有司之既用其才
與否司考課者得勸懲之斯二者朝廷託之重而有所恃者也
必二者得人而後可以望有司之賢必有司皆賢而後可以求
天下之治茲固勢之必然者而陛下以一人主天下民物于上
則凡責之大臣責之有司者又孰非陛下之所宜自責耶何者
表之端者其影直源之潔者其流清陛下念民之未盡富而所
以自奉者誠能節則儉用以示朴于天下則內外遠近無不体
聖心之崇素而一化于儉害財者皆不為而民可富矣況所謂

大臣有司者能節用必能愛人孰忍孤陛下富民之託哉陛下念民之未盡教而所以自治者誠能克己慎動以立的于天下則賢愚貴賤無不仰聖德之圖從而同歸于正踰分者皆不作而民可教矣況所謂大臣有司者能成己必能成物孰忍孤陛下教民之託哉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詩所以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之詠漢董子之告君亦曰探其本必自貴者始蓋確乎不可易也漢文守成之善今日區處之宜見於聖策之所先及者臣既述其事論其理以此窃窺聖策至終篇見陛下遠想古之帝王富天下有術而教天下有方思舉行之以継其治功之盛且于庶富教之三事責臣等悉心以陳其詳臣之所欲言者上之所陳已罄悃愊敢復伸其說于清問之下陛下幸無厭焉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思所以富之而制田里薄賦斂則其富之之術也既富必思所以教之而設學校明禮義則其教之之方也富之之術教之之方布在方策而後世之所以治不古若豈獨富之者無術而教之者無方之過哉顧為治不能無法而用法不可無人苟非有文武之君文武之臣決不能舉文武之政臣故備言今日之患凡于陛下承富教之託者宜任其咎而又不量淺深妄勸陛下以其責臣下者反之以自責也至若庶矣而富富矣而教此孔子所以告冉有者見于論語其說甚明而孟軻勸齊梁之君行王者之政亦不過欲其乘地辟民聚之勢而養以農桑繼以庠序不無異于孔氏之說然得道者多助而政刑之效終不若德禮之深德教之行必始于巨室之慕亦孔孟之遺論也故以先後言之則庶先乎富富先乎教而居身尤其所先以本末言之則教本于富富本于庶而居身為本之大身也者萬事之根柢萬化之權與古之聖賢出處異時窮達異地未嘗不慎重于斯而治之汲汲也故庶人微矣為庶人者且不可以不脩身而況履帝位之尊一家近矣正一家者且不可以不脩身而況治天下之大苟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則君子病之陛下以至德崇養德之基以至仁立脩道之勤靜存誠早夜居敬其于正身以為天下倡者蓋不可以有加矣而臣所以致忠陛下者於此猶諄諄焉此固臣子望君己之心也臣不敢曉說請舉已然之跡徵之粵稽諸古教民稼穡則稷為之敬敷五教則契為之夏之籲俊尊帝商之數求哲人文王用五人而有夏脩和武王臣十人而萬姓悅服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恃乎己而必資乎人蓋如此然堯則俊德之克明舜則重華之協帝禹德旨酒而拜昌言湯蹈聖敬以懋厥德闡丕顯之謨者柔恭保民著丕承之烈者聰明作后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責乎人而必本諸身又如此我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久享天位所以立法貽謀為億萬載無疆之休者不異古帝王所以富教天下之道

而用焉迨至陛下嗣守丕圖于茲六載憂民脫切降詔丁寧欲
之所期必欲追隆古帝王之盛而不滿乎漢文帝之為大哉皇
言偉哉聖志臣知陛下必能踐斯言于無負酬此志于不遑而
有以弘萬大之業也然不致力于本之所當先而徒盡心于末
之所可後亦何由滿陛下之願哉故今日之務固多不可已者
而在陛下所安則自脩身之外皆可緩謀而徐圖之必也精擇
善利勇決取舍超然遠覽深惟堅計信道擇之為恭思儆戒之
可樂哉〻以堯業業以舜兢兢以禹侍旦以湯亦臨亦保以文
不泄不忘以武屏既好而親任史遠邪佞而遍端直畏天之命
恭下之情審時之宜定國之是凡聖祖之所以作于前而傳于
後者請求其意之宏深推繹其利之廣博志焉思繼事焉思述
率由舊章之詩不忘乎心監于成憲之書常在乎目操持[illegible]握
不一時而少縱不一事而少差以陛下蒞祚之初而愈益勤勵
愈益儉約愈益謹恭則一念慮無非正心一云為無非善道將
見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公卿勵其職于朝守令勵其職于郡縣
四海之內如風行草偃莫不順從凡陛下之所憂于天下者不
治而自治矣古人有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臣既以
古人之成效可以為法于後世者畧陳于前又言堯舜之知而
不徧物急先務也臣又以今日之急務在乎陛下之一身者數
陳于後惓惓愚衷不外乎此惟在陛下俯聽而用之耳蓋人主
聞求言之詔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
之誠昔之愛君者其言若此臣常誦之以自警今幸遇其秋于
用言之朝而不獻其誠于聽言之主是負所志于平日也故雖
言無可采不敢不盡然睿覽之下倘以其得千慮之一而不忍
棄焉則豈特愚臣之慶幸哉臣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送王涓美序

王涓美將行翰林應奉士傅冠卿輩三十人咸賦詩以贈之予
涓美外甥也能無言乎王蓋吾蘇舊族涓美生而有穎少失怙
賴厥祖工部公暨從祖副使公教年甫十八領鄉薦試禮闈
置下第人皆曰以涓美豈終見遺意者時未利耳然予之望涓
美也厚望之厚者愛之深也韓文公答李翊書曰根之茂者其
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而蘇文忠公作
稼說以送張琥亦曰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後流于既
溢之餘而發于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二公之意
皆言士不可以不養而所養者非他蓋謂立德立功立言天壤
間不朽物也養之無素而欲動無弗利其可得乎涓美固特達
之材聞臨岐之言將必有惕於中者志一而氣從精義以致用
處長哉于韓蘇之所云者無愧焉是惟古人為己之學亦美必
以高科美友奉覲于閭里為哉予自顧淺陋不幸叩一第不能

自勉乃欲勉清美寧不知愧然清美自今益求養之〻方而用
力焉又何至若予哉予是以不能忘言于清美也

送長史胡先生之趙國序

吾蘇去京師四千里其人仕京師者識不識平居相見無不懽
然談笑若忘其身之為客者蓋自然之情而天下之所同也然
仕各有職同仕京師而或勞焉或佚焉由其職有繁簡也蘇太
倉之為州在東海上州之士科目仕京師者不至若今長史胡
先生真夫先生是嘗為國子五經博士而予則待罪翰林文字外
無餘事皆所謂簡而佚者予自癸丑筮仕至己未而先生由重
慶教授陞國子兩人者会合無時而爾汝相忘身處仕途而樂
以北下蘇州八守他友者多不及松江間無相告曰吾等昔同
里閈今同仕京師而所職又皆文字謂非明天子之賜耶愧未
有以報之耳今年秋趙府古長史員缺天子求士之有文行
者以充其任蓋久而得先生命既下蘇人咸曰先生德行不可
以無贈則使予執筆予昔與先生處今当遠離亦何能為情哉
雖然人情以離合為喜愠居友以敬忘為得失並行而不悖也
博士請先生師也若長史則所以輔導王者其任之重豈一博士
可倫哉正序明本書三四上修身之戒富貴有箴皆古人之可
法者此先生所優為而王國之所賴也予是以畢言之良辰美
景嘯詠遨遊以談燕為事至使士人謂之方外司馬然豈邦人
所望于先進者哉先生作而言曰是固老夫今日所願聞也遂
書以為贈

送太守楊君之常州序

刑部郎中進賢楊君恭甫之還常州守也其同友吳君大猷華
徵予文送之君弱冠登第今其年僅三十餘一旦承天子命出
守天邦或者因以為朝廷之用君也驟然予竊聞之搢紳間矣
方常州守缺宰臣公曰是得東南名郡自非負才具足以有為
者弗克勝其可輕授哉既而以君名上命既下常之士大夫相
與賀于朝咸曰得人而司寇閔公若有不豫然者有問之曰是
吾屬之良材何不少留以需大用而徒以一郡委之耶然則彼
目君年少以為用之驟者謂之不知君可也雖然君之才天子
知之大臣知之常之士大夫知之而常之民猶未之知也今夫
家之有郡守非為民而設耶民生之厚薄民性之淳澆一繫其
守之良否而國家考績之典大抵間其名必察其實賭其跡必
要其終吾職在理民而民不我知復何績之可考哉且大臣所
以器重君者何蓋君之為刑部屬也法不弛而民不冤斯其所
以取之乃今特薦之天子而授之千里生民之寄是即成周所
謂八命作牧黃子所謂承流而宣化者其責任之重豈但刑辟
之一端哉君往蒞之賦役其均田野其闢学校其脩風俗其盛
必使常之民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賣刀劍如龔遂歌鼓腹

以學既無補有矜之謀作聰明賢智之煩成苟如是斯無負于
天子擢無負于大臣之薦而君也可來一為也於是時雖強之
使交口道君之賢其可得乎為之而民不失望焉于是時雖不
強之使交口道君之賢而君之名將無往而不著其容捨乎夫
雍在上者之知則以致身于高位雍民之知則足以匹休于古
人蓋軻氏曰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
賢焉然後用之是故古之人治郡而得民心焉往往見知于天
天子入而為三公宰相若此者可謂聲放相當而慎終如始者
也君有守有為蓋得之君尊人大光祿春雨公家學為多一郡
之事晝亦姑以觀其施用之漸而非其極也君尚益圖所以成
其名慎其終哉

贈臨安守黃君鵬舉序

官之重者君子必先知其所繫之重則居其位也不敢忽而政
績克底于成苟一有輕視其官之心則欲求其職之稱也難矣
郡之有守昉于秦加崇于漢觀當時之詔一則曰太守吏民之
本二則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故或自三公出為郡守或
自郡守入為九卿其官之重可知而得人之盛亦罕及矣我朝
稽古為治郡守之設上承藩司下統列邑上有責成下有視則
於守焉存蓋必以身率人惟教化是務俾民有所觀感而興起
刑罰省徭役平賢才興風俗美其任之重乎是乎塞焉臨安為
南詔甲郡比缺守冢宰楊公擇郎署之良者以往得黃君鵬舉
鵬舉蜀巫山舊族巫自有進士科以來數年垂鵬舉肇登第信
豪傑士也歷官而來戶曹秋授主事留鳳陽倉儲善積宿弊及
北遷員外郎郎中奉璽書贊理河道糧運所至有聲君才貌
簡重而才識練達事皆立辦前大司徒中都顧公西安劉公咸
器重之每劇司缺正郎輒擢署其政今冢宰公先茲大司徒事
知之尤深乃茲簡擢僉以為宜予亦占知君之治郡必克有清
然觀今之臺諫部署出補郡者往往自以為屈如此則輕視其
官而或怠于其政故郡多渙散而民不蒙澤其有勤勞簿書者
鮮知以教化為務則又昧乎其本君茲往也庸城千里為民師
帥天子之所付託者既重而生靈之所仰賴者亦重其乃職以
立政端乃身以作則將見政成化行與漢之循吏並垂永譽而
臨安得人不孤冢宰公之所屬意顧不偉歟同年秋官正郎熊
君尚友與鵬舉有鄉曲之雅徵言以贈其行予素重鵬舉遂不
辭而書之

送太守何君考績還任序

或問治郡難乎予曰明則民畏矣公則民悅矣夫難然則治郡
易乎予曰苟無以使民畏且悅而徒籍太守之尊勢以利害間
以病善良若是而望一郡之安其可得乎難易因乎其人凡天
下之事皆然豈惟治郡哉弘治癸亥廣東何君子敬以才御史

出守徽郡宽简静重無所更作徽人所谓猶夫人也久之刑政清教化立其人至京师往往有颂君之明者试求其一二咸曰我太守無不明也其发奸擿伏人或能之若府治嗣久闔之门吉祥至止人所知不利正友之说荒民居薮版籍之令失患哀息人又知壅水前溪之识陋此岂异人事感陰陽者之所能及哉亦往往有颂君之公者试求其一二咸曰我太守無不公也其平徭薄歛人或能之若商旅授符悉付之縣秋毫無所取出豪黠讼必寘之法權贵不能奪此岂狗货利務姑息者之所能及哉予聞而喜以告同志相與诵華崖楼中得人之语以自慶今年秋君以其三载所樹绩献于朝獲書上考超遷蓋有日遂詔還任以俟長史王君慎简辈属予赠以言且曰予辈同登第以来合而分分而合其跡靡常乃若断金之有心如蘭之有言善則勸过則规者今猶昔也遠猶通也可以分而分合而合哉予應之曰诸君子之言是也顾君之為守也邦人颂美吏部書其最斯豈無以取之而予又譊譊焉强聒于其側曰明無疑也公于己者公于人也不既凟乎惟厥声有聞任当益進二德之用千里為狭其所未既將使一方頼之天下頼之則在君自養何如耳

赠南京廣东道试監察御史许公之任序

天下之理出于天者皆善也有不善者非天也人也故古之從事正心之学者必為善以去恶其推之以治人也必彰善而瘅恶正心本也治人末也人之待我以治也有近有遠有小有大而吾以一身臨之其势不可以一日而能也是故有轻重之倫有先後之序至要其所以治之之道寧有二乎哉盖所谓好善而恶恶顺則迷通則達者遠猶近也大猶小也故曰正心者治人之本也今士之舉進士者率使試縣令有異政則擢監察御史一年乃授而所谓遠者大者基焉自吾身而觀令治人者也御史亦治人者也人有恒言為令尚恩為御史尚威斯蓋各就所重言而孰知令之不可以無威與御史之不可以無恩者其道同乎是道也惟當為正心之学者得之得其道則凡德我者必善人其仇我者必不善人也此今之良御史之有風裁者也所谓能好人能恶人者也使不善人德之而善人仇之則是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豈君子之所贵哉晃山許公伯基以治邑声当守遂膺南臺之選或諷公易令之寛以為御史之嚴而公之聴之似不以為然也盖聞公之令海豐也未嘗不嚴亦未嘗不寛顾其嚴也惟不善人畏之而其寛也惟善人悦之畏其嚴者其人少悦其寛者其人多是故人直以一端目之海豐一邑也公兼恩威以治之既效矣御史之職提振纪綱端肅内外讨姦猾治大獄由漢而来雄峻莫比而澄歷觀前史千數百年间其人未易悉數最著者若王素之于獨擊鶻張昇之稱得人

薛宣執法于殿中江淹獨步於近世其表貌風望能使人瞻仰咨嗟以為不可及果專尚威武亦唯其好惡之公不吐剛不茹柔忠亮清直舉措時当無諸己者非諸人求諸人者有諸己不愧聖賢之所存是以君是且盛也公為令克寛克嚴可愛可畏於是乎足以觀知其好惡之不偏而於善惡之分其有擇矣憲府之升益厚厥責獨思激濁為清思揚為明大体守直道不患不古人若也遂書以為贈

贈毛大尹之任新昌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民其善惡之勸罰風化之導揚獄訟之理税賦之平凡所以正德而厚生者皆令之職業也厚之正之矣平且理矣導揚而勸罰之矣斯能舉令之職業君則為曠廢然則居令之位也誠難而上之擇令也其可苟哉自有郡縣以來明君良相之朝縣令多得人在漢若董宣治洛陽卓茂治密魯恭治中牟在唐若延英訪民疾苦宣政問治人策擢其高第在宋若河清軍民歌詠王允規十奇已末民比葉公柏于甘棠載諸信史傳諸後世其人至今有耿光而当時舉措之宜致治之美亦從可識焉叔季之世循良罕聞甚者其人齷齪不能然往為縣令誅求刻剝迭萬狀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而亂從此滋矣我國家為民選士惟公惟慎縣令大縣非舉人進士不得補行之既久績效益彰而中尤傑然可觀者必進士也声名上達仕路彌通往往進陟臺省公卿以佐一人而福海內鮮不由治邑始此其故何也今兩京十三省之人才所謂舉人者率三歲千人其選之必於數萬人之中所謂進士者率三歲百人其選之必於數千人之中蓋其精如此何怪其所立之過人遠也正德壬申冬進士崑山毛君畏之拜浙之新昌令將行过予別且請曰震甫叨一第遽出而長此數十里之人民大惧弗稱先生豈有以教我乎蓋予昔與君同邑而君處邑学予處邑东太倉学君早有名其取進士稍後予而其中之所養則固淵淵深矣新昌之試所謂学而後入政者非以政学者也漢董宣之徒或持擊豪强或視人如子或專以德惠為治不尚刑罰唐之兴息民庶而詢治要采之盛詠十奇而思嬰柏凡此皆君之所向慕而願学焉者亦君之所克継而優為者也隨車之雨有鄰之春新昌之人日望焉君其亟往哉勸善罰惡導揚風化理獄訟平税賦以厚民生正民德使人日為令之進士傑然者而不使昔人專美于前非君其誰哉君事業名位方日昌以大此然泉達不足以喻之矣予何容喙哉因君之請姑識吾私庶用徵諸来者

贈大尹須君考最還齊东序

凡今之從仕者鮮不以治邑為難也蓋天下之吏其大者若郡守方伯在外又其大者若三公九卿在朝其志易行其績易成而不見其難者何也居之久而獲乎上下者深也今之縣令古

之男也士之仕大率從此始位未高而責我者甚重也事欲行
而沮我者甚多也蒞吾上者趨吾下者其人非素相閑也安能
遽信而遽服哉是故雖賢者猶難之以予觀治邑之難其始則
然久之固易矣惟始之慎而終不克如若此者無惑乎其難也
孔子初相魯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子產之從政也與人誦之
在三年之後然則為政者亦求之己而已矣又奚患人之不知
也吾友須君應坤宰滕來三年志克廉事克濟其上友閑之嘆
曰是可謂能助我者矣其獲乎上如此小民之言曰吾邑自須
侯來政平訟理吾民之欲為善者始有所恃而不恐其得民又
如此今年春令以報政上京師吏部最其考而薦之天子不日
將登用焉而猶俾始還任以俟乎與君同舉鄉貢其志向又同
是行也其可以面相諛無相規如宴游一朝之好哉予所欲言
于君者無他亦曰慎厥終如君之始焉耳蓋為令之難君既嘗
之已往所謂易者實始自今願其易也亦必不可以為難則亦
有今之所宜慮者其必曰向也何為而獲乎上也其所以獲乎
上者君心所安而不可渝也何為而得民也其所以得民者亦
君心所安而不可渝也不可渝則不可不恆其德而一其志誠
如是惟見今之易焉知今之難哉今之亨衢要津往往由治邑
而後至君勉乎哉不難于為令而難于其易者未之有也凡君
之才且賢何有于我而予也叨國家之祿日厚祿之厚德之薄
也君誠愛我者願聞一言以自勵也

送錦衣千戶彭濟永還鄉展墓詩序

正德乙亥冬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幸庵彭公以疾乞致
仕疏入上降詔勉留有費學素著之褒公拜命感激疾已出視
事如故先是有詔廷臣二品以上未滿三載誥命得先授于是
公加封光祿大夫柱國由厥考而上三世皆贈如公官妣皆一
品夫人公既未克歸明年春復疏請令其弟錦衣千戶濟永暫
解任歸阜蘭代之展墓遂行燎黃禮近幸錦衣官例不得圖其
私上重公請特俞禮部言許之夫推恩極一品而授之三載之
先攝事以同胞而予之常例之外是皆優渥之寵士非所希睹
者猗歟盛哉濟永行有日諸同朝卿大夫相率賦詩以贈公謂
澄宜序諸首簡乃為之言曰人君猶天也人臣猶萬物也大臣
蓋物之異于衆者譬則山之有嵩華水之有江河也夫嵩華江
河其儲精蘊奇出雲作雨產才賢興寶藏有功于宇內也大故
其為世所尊崇也至大臣竭忠于國家而受報于君上也何以
異此公自少力學慕古矢心忠孝延登進士科歷官中外垂三
十年于茲御繁劇理盤錯冒山與危直前為之無所顧慮是故
所至建偉績斐英敢過年數被璽書褒諭諸將帥芟夷群盜卻
遠強狄奉宣德意寧一四民于時河南北川陝甘肅之境西亳
朝貢之國梭雁豺虎之亂殘傷凋敝枯槁憔悴之極其重公之

未德以之芘已真若仰嵩華而润江河也然則上之报公與公之受上之报以彼其厚也皆可謂無負矣而公則曰吾叨国恩已已甚其將何以报四牡之詩曰豈不懐归王事靡盬君子曰懐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昔東漢吴子颜每当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其篤公義如此子颜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伐蜀归詔令過家上塚其為光武倚愛如此今觀公之所自立也與其所蒙于国之殊也質之四牡之詩方之子颜之事夫何遠之有清永讀書喜吟詠風精武事嘗從公擊寇有功初以公廕授錦衣百户又自以其功進今秩為人慷慨好義憂人之憂有古俠士風是行也上以承君命内以慰公孝思豈徒誇衣錦之榮哉蓋凡公之所欲為于家而弗獲者皆清永今日之所得為也微清永莫致公之誠微公莫彰清永之賢兄愛而友弟敬而順亦猶上之厚公公之忠于上吾知彭氏之美將不可勝書矣此諸公贈人以言之意而亦公所願于其弟者予安可不為清永告哉

贈太倉衛指揮使彭公襲職南归序

贈人以言古之道也人情大抵惡直而好諛故頌則喜規則怒長諾諾之風消評之氣其勢將俾古道或幾乎息然而亦有不徒默者其言豈非發于中心之至愛而弗容已哉故太倉衛指揮使矩菴時侯德昭有子軒字公榮矩菴既逝公榮謁選兵部拜命已卜日戒行士大夫嘗與矩菴善者咸曰時侯吾故人也侯之子猶吾子也顧公榮生甫十八一旦貴登三品固可喜無亦可懼是不可不告之以善言俾知所戒中書舍人陸君子引以予方職文字則授簡焉予惟今日將臣之子孫必思無負國家之爵賞慶乎其可其祖先有勤勞而能識之不忘則志向堅而多福可求其父母有訓戒而能守之不背則愛敬立而可行可成勤勞者所以啓之訓戒者所以承之斯二者公榮蓋兼而有之者也予又何書哉時之先永平灤州人有韓英者洪武初從戎積功至燕山左護衛副千户没戰陣無嗣其弟忠遂拜羽林指揮同知又積功至指揮使改鎮海是為公榮之高大父至忠孫刚又调太倉公榮之大父也以百戰之身易全家之禄創土者勞而守之者逸惟康唯慎可以寡過公榮尚念之哉公榮有嫡母曰淑人陸氏故叅政式斎先生之子今鄉進士安甫之兄也慇而知書動守内則初矩菴年少掌衛事鄉人皆曰時氏有令妻其將若古之人因論射而賜金至三鎰者乎已而果然今公榮既襲年亦少鄉人又皆曰時氏有賢母其將若古之人治家嚴而子為宰相以褐衣存乎望之也厚則副之也難自有志者視之特易易耳父兮生我而養不逮含罔極之悲焉母兮鞠我而教可承有莫大之幸焉公榮尚念之哉夫君親大倫也忠孝大節也事君必忠事親必孝所以紹先烈而酬世賞者在

我之仁以是而止故此而克盡家可保身可安否則所謂安其
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吾不知其可也公榮嘗就學衣冠言
動循循雅飭蓋可與言者予是以與告之雖然予言則直予德
不足使人聽公榮歸而質諸馬氏不以予之言為無稽而聽之
必矣

贈長陵衛百户馬大經序

太祖高皇帝因元之亂遂起義定天下而我太宗文皇帝又以
兵靖内難安宗社皆萬世功也惟時弼成大業罔非人豪凡在
我行一心一力而我祖宗之報之也隨其大小貴之爵位世及
之恩將與國家相為悠久猗歟盛哉馬侗大經者故長陵衛百
户王之子先世安慶懷寧人其高大父受孫在太祖時從軍以
功陞小旗而在太宗時陞總旗至其曾大父志皓授百户亦受
孫功也大經既襲其指揮僉事蕭君英使告于尚宝卿李君廷
儀曰侗為人孝友好文事篤交道蓋馬氏之良者稱其善俾益
奮勵用期不負朝廷忝先世英蓋有意而弗能言也子盍為我
圖之予是尚宝君以其意來告予未識大經然家為將臣之子
孫賢如大經是固可與言者矣而不與之言可乎雖然使予與
大經言亦豈能舍其先世之所為以為勸哉凡為人臣者不可
以不忠而況為將臣者乎凡為人子孫者不可以不孝而況為
將臣之子孫者乎將臣如之何而為忠赴敵則捐其生居安則
謹其職所建之時不同而其心一也將臣之子孫如之何而為
孝其赴敵亦捐其生其居安亦謹其職蓋父祖之賢子孫能則
而象之是乃孝之大者也彼計私以避害苟禄而曠官者既非
所以事君亦豈所以從前人哉然則顧為馬氏之才子孫者宜
知所務矣夫百户今六品官也以今視之若甚易自昔致之則
甚難自始即戎進而為小旗其披堅執銳不知經幾戰陣而後
得自小旗進而為總旗又不知經幾戰陣而後得百户既進于
總旗矣視即戎之始相去遼遠顧可以易而得哉是故其人非
有赴敵捐生之志者不能而馬氏自陞百户百年之間海内晏
然父子祖孫克保厥位則其居安而能謹其職者亦不可誣也
繼今以往其恒家之忠敬之道守而弗失則何負朝廷忝先世
之有凡此皆大經耳目之所及有不待告而知者予欲舍是而
言他顧大經所宜務豈復有先于此者乎且大經之以孝聞也
意其仍能修弟子之職人是以稱之而今則非復為弟子之時
矣予故勸之以其大者此亦蕭君致愛其友屬之情也

贈鎮海衛指揮使武世誠之任序

昔唐房梁公謂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則難
魏鄭公謂自古帝王得之艱難失之安逸守成則難其言皆是
也顧兹二者之難豈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哉即一家論之
其始也未嘗貴也未嘗富也其後也有高爵厚禄而揆厥所由

又未嘗不以其道其為力豈易乎哉富貴身致之身享之至其子孫復享之而亦必以其道其為力亦豈易乎哉故不知創守之難則家尚不可保而況天下乎吾太倉舊設二戍衛近時復割三邑增建州治為兵民計城內外雜文武士庶不下數萬家而所謂貴者富者或累世相承或一人而止是可槩以為命之不同哉亦由乎知其難與不知其難耳武世職者鎮海衛指揮使致仕故矢庵惟德之孫今芝庭公功表之子世職之見世元代職者十又五年而終于是世職以父命來襲人皆榮之武之先蓋徐州蕭縣人洪武中有諱貴者自燕山右衛騎兵歷授瀋陽衛指揮使調今職是為世職之高祖傳子及孫至于曾玄四世百年富貴光顯為時所多作于前者有汗馬之勞徒于後者無書跡之習蓋當文皇帝靖內難征胡虜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前前蒙矢石不避湯火出百死得一生夫然後列友三品身長萬興國咸休澤及苗裔其難如此不有殊勳曷膺介福予生也晚弗獲睹狀貌接談論比見其子孫繩繩方享未艾輒為之感嘆若矢庵之憂勤夙夜芝庭之仁愛士卒詩書能好賢俊與游其心誠不敢以昔人所遺者為安而以為慎不欲以時俗所務者為高而以為戒也世職嘗游鄉校醞藉慈祥有祖父風矧夫恭儉之修禮法之慎又家庭平日之誨而厥躬所自蹈者引前人之緒俾大以昌俾隆以長豈必求諸遠且難哉是固世家守成之道也而臣許國之忠振居之諫不又由是而可全乎言甫既世職悚然起拜曰然也幸乃今獲聞先生教而知所自勵且將覲辰以字也

賀錦衣千戶劉公陞秩序

弘治乙丑春二月錦衣百戶安成劉公徑達以功陞正千戶其鄉姻董左長史王公慎相輩將往賀徵文于予予聞公昔未仕嘗治經為儒生頗屢試不售意其以是故間見日廣知慮日增是以其蒞官也持廉秉公卓有志向披堅執銳多立戰功秩之進非偶然而思之涇非倖致也惟夫所以進斯秩而蒙上恩者既曰無忝則其受長史諸人之賀也奚愧哉嘉嘆未已客有贈公仲子今日之為將而因以惜其困于前日之為儒者為之慨然長久予曰不然屈伸者相感而利生焉者也文武者事殊而道一焉者也公學春秋者時於左氏之言評之蓋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將之韜畧也所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將之紀律也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將之神速也寧書伐楚楚晨壓晉軍而陣范匄曰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是將之持重也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是將之帥先也似此數條非儒者不能知此而不知其何以為將哉然則公之利于戰陣固自其困于場屋者得之而前之屈正所以為後之伸也

地也遨遊二帝者嘗受者詩咫尺九沙者踄獵經傳公蓋聞其風而竒起為者不然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晏嬰何取于穰苴而薦之哉然嶠南之平蓋冀以為賀而伏波自慚其責厚其言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其征五溪時年六十有二矣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而定遠西域三十年然後還今日長史公諸人之賀公公之心所以汲汲于善言之間者安知其不伏波若而思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又安知其不定遠若哉其間見必益廣知慮必益增而荷國之责当益棠凡所学于儒者于軍旅乎悉用之而其道大光人將不十賀而已也于其之拜特將本目公其自視以為何如

送过德声还太倉序

予同学友行人馬君善徵偕其门下生太倉衛百户过鍾德声來言于予曰子嘗器过生今生以代職还盍贈一言予曰諾盖君與予家食時旦暮數相往还時德声方授黄君側年最少而性敏予誠愛之謂其將來必有可觀者及予遊太学友翰林歷八寒暑乃復與德声曾馬君即則偉然一大夫追記其少時狀貌僅得彷彿予大駭以為是真將家子又聞其嘗冠儒冠游歌衛庠者數歲文辞騎射他武職子弟多不及而聽其言論是是而非非慨然思自拔于古名將如趙充国羊祜李靖郭子儀為重儆曾術諸人悉能道其時之先後與其事之本末大畧非心乎文武忠孝而能然哉君旅寓落寞惟取杜甫詩吟咏竟日不輟去家既遠時得雲而懷親友亦時一拈紙筆賦之以寓情長歌短吟斐然成章其於什華盛麗之事一無所好予於是自喜昔之所許不誣且其年力方富強烏知來者不又過于今哉夫富貴福澤人不皆有唯嘗值艱險者乃知其難而懷敬慎其有得之偶然者必以為易而忘保守此兩者禍福之分而賢不肖之所以殊也过氏本和州人德聲之高大父洪武中以勞授府軍右衛百户未幾改太倉衛一傳而進千兵得之勤冠再傳而進指揮得之武舉至德聲父天瑞居側襲旧職才勇兼其為時所称百餘年间厥家日大以昌予惧其後人履盛滿而不戒將有驕佚自放之習德聲無是也乃能以弓馬餘力請求文事以自别于人而又能守身唯謹不妄造作其見頗不遠哉方今海内晏然捌争全革之声不聞于四方正明天子思患豫防之日古人奮自卑位而成大名于天下者有矣德声尚益勵志圖遠大使予他日復自喜今日之言不誣則所以荅国家责延于世之仁而全父祖澤流後裔之美不患其不能矣遂書以贈

送盛斯徵序

予友盛斯徵為工部都水主事一年謫友滇南士類咸惜之斯徵既自咎其所為忤于時而又自以為無愧于心對客怡然談人情言其能無介然于懷也而斯徵自處如是豈不偉哉斯徵

間以其情告予曰吾不幸登甲科早聞見識寡知慮識遠直道而行不復顧慮是以有今日之謫向使吾脂韋淟涊以媚于世將無適而不可然此豈吾之心哉故夫營營聲利中不立異以為高則合污而不壯二者皆非所以論我也謂吾學不至才不充而量不廣處天下之難事以易而無深長悠遠之思譬如馳峻坂之車鼓風濤之檣君處之平地安流而不知戒故及斯言也誠愛我深而責我備也吾謹識之予曰然則子今而後毋乃少变其初思與時俯仰乎斯徵曰不然古之君子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而見善如不及吾身方在蹇中只覩于目聞于耳皆足以感吾心而興起行己立身吾將以賢士大夫為矜式其暇則以誦詩讀書又將尚友古之人論其世為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而言寡尤行寡悔必自多聞多見得之吾友則賢吾學獨不可進哉予于是喟然嘆曰有是哉斯徵之賢也其知處憂患之道矣故江南而有離騷之作屈則傷于怨謫長沙而有弔湘之賦誼則病于悲其於中庸之道皆未至焉程伊川之貶涪州也不責公孫不疑邢恕講道自如無異乎日此其學道之至知德之深而超然得喪之外者乎斯徵無屈之怨無誼之悲觀其志豈以伊川為難学也志士固窮斯徵有焉斯徵與予皆吳人又同年進士予故獲與之交于其別不能無言然凡予所欲言無出斯徵之言者遂述以贈且書以自警而相與勉其敘云

贈太倉徐世醫授醫学典科序

人有恒言皆曰医與將同道也豈直執方用藥有同于兵家奇正之謂哉亦以有家世云爾夫將有世將王用出征非世將不與盖以世將精于用兵也惟医亦然醫非世家所傳雖門專業擅恐其受之無術得之無自一或輕以試之是猶弟子之師師也然何不至于凶耶禮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藥所以此也吾固家非世医不輕交其人士君子非世醫不敢嘗其藥豈非有見於斯與吾州徐士曰庭字以寧者為人良實為搢紳所重少嘗讀儒書及其長也以儒克紹乃翁医業乃翁橘軒為陶巨源之孫婿巨源乃許原孚之門人而許又王安道所傳者也皆一鄉之名医橘軒盡陶許王之術而大鳴于前大范其人也以寧盡尊人之術而能鳴于後非小范其人與大范小范世將之家也而橘軒以寧謂非世医之家乎是故吾鄉搢紳不特重以寧之為人而又重其精于醫術不忝世醫之名也往時太倉立州考精于醫者充醫学生而以寧得首補今年下例以精于医者授典科而州人僉曰以寧可遂由州薦于天曹復中天官選今膺命以歸全忝姻婭弗容無言以為贈余惟以寧既以世医見重于鄉里之搢紳見榮乎国家之銓晃茲其往也豈肯自足而已乎他日有声如大范老子不如小范老子者吾必謂以寧其人

也是為序

都門別意序以下四首原本並脱去幾字今仍之

古人論友道曰其義重其聚樂者義莫重于道德相益而聚莫
樂于意氣相孚也下此則趍勢利而忘義行小慧以群居斯不足
重亦不足樂也故周子有云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由師
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夫聚與散對樂
與悲對其聚既樂其散必悲亦人之至情也若山人魏良玉者
得玄默脩養之道不求聞達于時今年春始棄遠遊都下士君
子樂其道者咸以相見之晚為恨凡有所啓則以請心寡欲為
方喩心虛則善入欲寡則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動

此行缺三字

直而聖可樂矣豈但可以養身益壽已哉孟子曰養心莫善于
寡欲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欲吾儒之論亦不外乎是也所謂
道德相益意氣相孚兼有之矣其義之重其聚之樂繄可想見
今而將去諸君子重別之情豈容已乎故命工繪圖以寫其意
相與賦詩以道其情哉還者以相送于都門外託京庠友時汝
言請予為文以序諸首予重違汝言意而嘉良玉之為人惟以
友道義重聚樂者為言冀良玉與諸君子均有感于斯云

順天府鄉試録後序

皇明一天下以來聖聖相承稽若天道與賢為治洪休偉績輝
映無極雖未求才路廣要之得人無科目比隆蓋其養之豫選

此行缺下缺末

之精用之至創法同一心先後守一道而不變者則使之然歸
歟盛哉乃正德五年秋八月天下士各自貢于其鄉以升於故
事是從成周考德行道藝與賢能之意于是學士臣珪侍講學
士臣澄並受詔主考京府試臣澄明不至早惟夙夜與共事之
臣慎擇其文理之純者而取之其限于制額而不能盡取者非
使需後試舍是蓋莫可致力者嗚呼所貴乎士者獨文藝乎哉
今茲所取百三十五人將來垂贊吾君為忠為良必自今日始
所以戒飭而期于克終臣烏可以默人之言曰儒者之學明体
而達用若孔門之士德行道藝萃于厥躬惟上所任使是故役萬
物變動而不窮儒者何以能然也學之至也惟哉

此行缺七字

此行缺三字

重望□□之其能無負 之盛有古進士進士
之風而待之重 者也諸生以帝畿之秀一日繫其名于
賢能之書而登于天府天下之士莫先焉道之難知也名之難
成也而益懋于學充其美質以成大器斯亦庶乎其可哉且古
之人學而仕仕而學蓋終始是事而無窮已臣已仕者其敢廢
學第愧其庸碌碌之徒以斯言為未仕者勗也

胡文安公輓詩序

賢賢天下之同情也夫賢者言動師古人進退由禮義志行拔
乎等夷名實加于上下其生也人莫不幸其沒也人莫不思幸
之色喜思之而嘆非有所迫而自不能已於此見人心從德之

（此行缺六字）
（此行缺五字）
（此行缺七字）
（此行缺七字）
（此行上下缺六字）
（此行缺八字）
（此行缺三字）

好智術不可搖勢力不可奪君子所以必為善而不惑也故南
京兵部尚書吾師泉山公起成化丙戌進士積官八座歷事三
朝餘四十年正德初去位家居遠跡一旧而没福壽康寧好德
考終之福一身兼之矣乃若忠孝大節口　　而不
忘故其所也蜚声藝苑蒼陟宫　　京闈禮院俱有労
讀其中也樂育成均　　师既而銓衡作貳物論
咸归其終也　　留都出于黜陟断于機務百寮仰
使　　方其在位讜言正論屢献
于朝迫其　　于已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其莫之謂乎故上自廟堂下至韋布咸公之德同然一词溢窃

（此行缺五字）
（此行缺五字）
（此行上下缺八字）

嘗以為公之多譽得之者誠也非偽也人〻而媚之人〻而求
之是豈公之所能哉論者謂公坦然和易之中有確乎不可易
之介焉蓋公之和人之所常見也臨利害遇事變夫然後其介
乃可得而見焉證故曰公之多譽得之者誠也非偽也公没後
搢紳思慕相率為歌詩以輓之累數百篇而未已世之為是者
亦多矣言或过情不免為有識者所訕賢如公而以是施之則
天下之公言也傳之將来殆必有感發而興起者雖制作之体
視古不侔在今日亦　　太学生某奉其兄恭政居
亦屬證為　　弗克受公教年且老道藝無成顧瞻门
得于見聞者若此

（此行上下缺四字）
（此行上下缺八字）
（此行内缺七字）
（此行内缺七字）
（此行内缺九字）
（此行上下缺四字）
（此行上下缺七字）

字庭璧存耕其所自号也翁没後
詩輓之厥孤鎬自詩者至宏數萃
送葬有佛讴後世輓詩其源蓋　　其人没而其
行有可稱詩以哀之　　富輸粟賑飢獲授七品
散发居鄉　　養與人言輒流涕發時享祀
其弟相好没身不衰鎬举明经
其子滙役頼敏不暴飭躬務学人皆　　人
有一節可嘉君子猶樂道之矧翁之善若是多也可使泯没乎
此作詩者之意也翁生平履歷載他文既詳然觀翁子所厚者
若此則凡其没而可哀者人孰大于此哉

石城雪樵詩卷序　原缺

序

太倉毛澄著

壽少傅西涯先生六十序

先皇帝臨萬方求天下之望置諸左右既得其人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復以遺今日若今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西涯先生其一人也是歲季夏九日先生六十初度凡在門下士相率登堂獻壽或圖蓬壺或頌壽域或祝椿年或歌麟趾然其為天下賀一也非獨以寓其私也昔者昌黎韓愈以六經之文倡于唐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廬陵歐陽脩以礼樂仁義之言倡于宋士無賢不肖皆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先生生二公之後海内之士爭趨下風快覩眉宇其推尊之殆無異二公之在當時是豈徒以其文章之妙哉先生易易其外休休其内譬如深江巨浸不可澄諸而其大者人固不難識也夫居今而好古不厭猶二公也立朝而薦士不遺猶二公也善政思舉弊政思去其弥縫匡救之忠堅壯老一夷險猶二公也顧昌黎未始相天下廬陵之参不得外政事重也今三公論道之席承天子腹心之寄如先生在今日此韓歐所無是故天下之望之也厚乃若先生之心則孰得而盡知哉故以先皇帝之德盛無為今上之重明克從庶政由舊百司効職先生置而不言讀而常有書所謂嘉謀嘉猷入告于内爾乃順之于外者其是之謂乎人之所窃窺者端居而憂獨深肉食而貌加瘠其設心以為匹夫匹婦無不被乎皇皇然顧推而納之溝中是誰之過與此大臣宰相之心而宗社之靈長生民之康濟咸有賴焉天祚聖明佑生賢輔匡直生之抑亦相之又相之俾屹然為世耆老賜福無窮如諸生所冀于將來者又奚啻一尔之又我從乎園詩既成澄因推其意以序於此蓋亦為天下道也

封監察御史顧君七十壽序

吾蘊由郡城以東至海濱連百數十里皆平壤中間水道交錯不可殫述其地所貴者山顧獨崑山之境[illegible]峰秀出望之如畫登其巔可見百里外故其地人物清雅工[illegible]文詞擢巍科躋膴仕累累不絶而自近歲觀之則莫盛于顧氏一門顧氏之盛始自故脩撰公惟誠其用志勤主家嚴子孫之才者彬彬焉先後相望若今春坊諭德九和前監察御史孔昭鄉貢進士孔安兼圭太學生際斯有志用世者乃若名章温壽有以自老于山林而無所慕乎榮貴吾後於今自如封君有取焉君脩撰公之仲子諭德之兄御史之父其孝悌長厚温恭之德脩于家而推于鄉士君子稱不容口初脩撰公與其配吴安人並享富壽康寧之福吴中僅一二見人皆曰是以封君為之子養之備也及御史成進士諭德狀元及第而御史之伯子年十七領鄉薦人皆

曰是以封君為之兄為之父祖教之素也君當婚嫁畢日僭邑
士大夫擇勝觴詠世情家事澹不經心有向子平之高致今年
年登七十起居便利容顏豐澤類五十許人蓋君悅度優裕善
于攝生且所見才子孫有克家清美之休而無康季英公所謂
言行不歷交非其類之患若之何弗樂哉然則君方果之壽譽
則如岡如陵其殆未可量也仲秋二十有二日值君初度諭德
在京師將遣其僮致金幣于家以為君壽而其情猶有歉然者
則告予曰吾兄居常閱史傳及唐宋詩辭察于古興衰邪正得
失之鑒嘗著五七言詩醇雅有理致今茲謀所以悅其志者得
翰林諸同友歌詩若干首將併獻焉先生其為我序之予以為
君之有諭德亦猶荀氏之叔慈馬氏之白眉也乃不自執筆而
屬之予將其意以予亦崑產必知君也哉夫所以啟家之盛得
壽之原是又皆存乎其人而山川之靈秀有不盡鍾焉者於戲
氏足徵也予是以樂道之不置云

壽天方張先生六十國詩序

吾友崑山天方艸汝勉先生在鄉校蔚有才名當成化弘治間
登解南畿廷會兩試並居高等初試為祁州守祁近北方民有
剛氣先生治之寬猛適宜政教兼舉越三載厥績告成甫還任
俄以內艱去服闋當復謁選銓曹家人請束裝笑曰吾從是隱
矣吾非欲避案牘之勞顧吾性直且疎若是而使之與時順從
俯仰以幸免于过咎茲實不能且吾向所以求仕為吾親也今
吾又復誰為哉遂引疾乞休致特恩加四品服色士林艷羡以
為異數是時年僅四十餘閒居以來自課子弟之餘良辰美景
時從一二故舊登高臨深放情詩酒間以相娛樂人間世事
摒手不若或者謂其有晉徵士隋末皐子之風焉今年壽踰六
袠冬十有一月七日適當初度從弟汝翰友大理自以幼被先
生之教以成也馳情四千里引領南望不勝惓惓則使献一圖
以致其祝頌之私有朝士大夫詩數篇汝翰以求予敘夫陶潛
不慕榮利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王績著書北山東皐釀酒自供
傳五柳記醉鄉韓昌黎以為是皆有托而逃焉者先生之達見
舜時非晉隋而蹈淵明無功之迹其心術之微誠有未易以窺
測者雖然我知之矣先生之才若不可羈以州縣意者用小而
小之以盡其大乎昔王渙比仇香于鸞鳳曰枳棘非所棲龐統
守耒陽魯肅言於先主曰士元非百里才處之治中別駕始當
展其驥足先生無乃今之鸞驥乎方今聖明求賢是急簡用老
成不遺巖穴先生詎非其人哉柬之垂老而拜相卓茂以德而
封侯先生切謂人終莫予知也汝翰之仕而有聲也先生之教
也厥子允清亦既以進士貢于鄉矣又先生之教也豈惟是哉
先生從父有筱庵切齋二先生者文章之美行業之成至于今
鄉邦有定論焉筱庵仕至提學浙江副使切齋終參政家庭之

学闻见多義理精矣又肯以長住為高哉吾故曰先生之跡陶似也亦王似也而非先生行志也是固也先生見之以見汝輸其亦将含之曰学與政世守不失吾何為不樂〻則当為舉觴浮白期在必醉陳太丘之言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真謂時氏近之先生别號天方汝勉其字云

軿翁鄭丈七十壽序

福善者天之道也安老者古之訓也今夫居穹壤間其身既壽者而康寧其子復讀書自樹懿然為国之良是父是子蓋難乎其相值也世有壽父而家遭悖德子年既高四体猶勤雖身羞好爵家積萬金居常戚〻憂敗覆之無日慮禍患之將至人惟見其老之辱彼烏知壽之可樂哉若此者其必有以取之而或以為出於偶然者吾不信也矣觀天之予善人乎既與之壽又使生才子孫以服其勞而致其樂福之降于是為多若今京師軿翁鄭丈豈其人耶鄭本吾薛著姓洪武中翁高祖某占籍京师因家焉翁言訥行方不伍于俗故自號軿翁壯岁客湖海倦游而归居積累常然其性獨喜隱於卑卧泉石其情性慕恥負之所廬而人莫之識也晚年見其子景輝既成立則喜而咲曰吾今可息肩矣乃即都城东偏故地築室數楹匝以脩竹庭中畜白隺一幅仰怡然若不知身之將老也今年壽登七十仲冬十有二日当翁初度景輝將率諸子稱觴膝下先期圖所以為献者乃过予告曰吾父静者也其得壽固宜瑛也每自愧未能以一第使之光荣而亦不敢不自勵先生幸以一言叅之昔唐子西為古研銘謂研之壽以世計由其以静為用也翁之静誠養生之要務今七十矣而起居食飲如少壮者有由然哉过此而八十而九十而上壽期頤皆其所宜得景輝之所以願其親者信可必也夫静則安不動則無所勞使翁家無能子性雖喜静其勢蓋有不容不動者烏乎能静且安知其旦暮不惕然以憂而惕然以惧其心常憧憧而不寧耶景輝既孝謹守古之訓子知翁之心康日不寧夫何憂何惧而景輝又嘗領鄉薦有声士林益篤问学務造高遠奮甲第鳴天下翁時身見而大悦矣顯而愈光其福又在他日所謂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不又於今日可卜〻乎夫序翁之壽而并及其子者子之賢父之教也翁之善不止于教子天之报之豈直福其身於其子也必加之意而子之貴獨非親之荣乎予是以敬為翁祝之此亦景輝之志也

封户部主事直庵史公七十壽序

人生而久曰壽夫人皆欲之載于莊子之書者曰人上壽百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且曰天與地無窮〻有為之具而託于無窮之间不能説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夫常情所貴則壽而已矣君子唯德之為貴其人壽矣而德不脩閑之生

也其德懋矣而兼乎壽福之歸也孰尚焉之一端置賢賢于弗論不幾乎率天下之人而病仁義耶故洪範五福其四曰攸好德而不勝無述之原讓仲尼深責之甚哉德之貴也予友戶部員外郎溧陽史君文鑑以其尊人封戶部主事直庵公今年七十及母沈安人偕老無恙自慶因書計之行將以便道過家稱觴膝下謂予宜有言公溧陽舊族為人是是而非非鄉人敬之尤好義遇姻族邑里之窮乏者皆有恩惠嘗曰吾家以義相裁者累世何事封殖常以幼孤不克讀先人舊書為恨命諸子治從力田各事事無各已而皆見敗立晚年悉謝家事日與二三耆舊徜徉山水間談笑壺觴謳吟松菊有古人知止知足之風公之不其休哉人徒見公布衣而封六品越下壽而望八齡其身康寧厥後昌大謂其福為世所希有而加歆羨予以其為尤不易者則存乎德福非德不稱為世者老無德而稱今之愧公者不既多乎文鑑往哉請以是為公壽雖然公之賢聞于一鄉而已予觀文鑑慎而才有聲民部他日位高功溥取重國家則公名聞天下一鄉不足言矣孝子之心既欲永其親之壽又欲顯其親之名壽在天名在人公之恃乎天者已獲于今其恃乎人者可必于後予知文鑑决不肯以今日所至為足而遽已也遂書以為序

西溪王先生壽序

吾友王寅伯之尊人西溪先生廷慎信庵沙溪之上賦詩鼓琴以自樂年八十餘矣事其兄甚恭州守冬陽李公敬致為鄉飲賓今年春寅伯應貢上春官當入太學慨然曰吾乃今得以薄祿養吾親矣遂援例乞訓導秩得浙之麗水學將行手一軸過予曰吾父老矣寅不肖不能致世之才子弟擢高科登顯仕以為父榮而所就僅此然吾父實鍾愛寅寅有三子吾父之愛之也此愛寅寅益是圖蓋將及其初度之辰率吾三子者獻焉處吾父見之而喜予盍為我叙之又曰適者吾父書云古春祖墓產芝一莖不知何祥吾德不足以動天地詎宜睹此類與若著其脩者毋書而於毋玩以慢寅謹受教竊念吾父為人忠厚慈祥天是以永其壽而康其身斯祥也殆有非偶然者予以為何自致之予告之曰天道福善人之恒言也然知而信者鮮矣君子之家既足以驗天道不誣而一時失得奚足論哉吾嘗怪世之為不善者其窮而康恥不立固習俗然也身既達矣家亦肥矣至此可為善矣而為不善顧有甚焉何則有所恃無忌憚故也君是而尊者弗戒卑者弗諫同惡相濟以為當然人目其家若虎狼斯豈天所助哉故不旋踵而敗今子之家所不足者擢高科登顯仕孟軻氏所謂有命焉非人所能為也居沙溪之上者殆數千家蓋嘗話之謂王氏有放辟邪侈之行者未之聞也謂王氏父子賊恩害義而不足于慈孝者未之聞也謂王氏兄

弟閲于墻子孫有逆理亂常者亦之閑也慈孝友恭之道不虧而放辟邪侈之行不作此先生所以居窮而見重于時也此寅伯所以重其親而榮之也此和氣所以臻而休祥所以集也天之福善不既彰乎易不云乎言事有祥王氏之子孫他日有擢高科登顯仕以光大其門户者安知其不已兆于今乎寅伯起拜曰子之言實所不敢必而實吾父所樂聞也其書于圖之上方遂書之西溪爲寅伯之父寅伯乃通貴之字也

慶医师盛翁六十壽序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此莊周言也而学記則曰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然則人生五十固可慶矣況六十而上乎凡慶壽者必有祝頌之辭夫壽定於天非以祝而增也然而且之於君子至於父畀幼之於尊長無不以是祝之愛之至也天壤間有萬福焉大者曰貴曰富貴則尊榮富則温飽而又加之壽則尊榮者温飽者有常彼先零如蒲柳不待秋者豈人所欲哉故貴矣富矣而復祝之壽謂必如是而後為福之備也吴士盛德彰翠其從子瑞来游京师其人長厚又知医婚仰愛之一日告予曰吾盛氏宋文肅公後也入国朝登進士第者三人特擢御医者二人為郡縣医官者五人而名皆著于時其在亦下率邑勉自脩不忝世德者吾從兄师者翁其一也翁祗有志举子既失怙遂專攻医家書竟精其業積而能散宗族鄉黨往往賴之吾從子瑞就学医者三年亦訓育之如所生人以為難翁今年壽登六十九月二十二日實維初度之辰瞱等弗獲稱觴供弟子職南望不能為情翁雅聞先生名覩先生之文必大悦幸為執筆且先生辱與吾從子庄期為同年是以敢請予聴其言為之喟然嘆曰医仁術也而或者以不仁行之君子所不道也如翁可謂善用其術矣德彰之長厚蓋有所从法于家而無待于外也且盛氏之先所願以顯被国恩而垂裕于後昆者亦惟其行被之立有足稱者是以時不能名爾豈直術之工哉翁今既富矣使仁則榮信如孟軻氏之所云不患其不貴也使仁者壽信如孔子之所云則莊周所謂中壽上壽学記所謂老耄期頤亦何患其不至哉如吾儒之論也聞古之時有真人者把握陰陽呼吸精気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徹天地無有終時有至人者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聴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蓋載于素問者如此不讀素問不可以為医猶不通六經之道不可以為儒也然則翁之志安可測哉夫尚慕古之至人真人而願学焉其視世之富貴百年蓋忽然無異驥之馳過隙也而豈其所樂聞哉德彰頗謂覩予文必大悦非予文之悦也孔孟之道萬世無弊彼真人至人能衛其生以及人之生而不足以正天下之德與孔孟異矣翁蓋医而儒者也

予故诵儒者之言以告翁名暄字用陽师者其别號云

汪母太淑人唐氏八袠壽序

有二車馬客蹕余门登堂而拜之而言且出所谓蟠桃圖者視余盡其上下曰咸有待蓋一時中朝諸老將诗之而序篇則必屬故其礼余也有加焉二客者太常卿汪君用之錦衣千户陈君廷言也太常有母曰太淑人唐氏是岁壽躋八袠仲冬之月日南至前一日是维太淑人设帨之辰太常將及其時偕其兄工部員外郎某之率諸婦子稱觴膝下錦衣緣親戚之好從圖徵文助喜北堂余於此有不能言者強言之以太淑人之為也诗之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臣祝君之辭也子之於母亦猶臣之於君願其壽而祝之辭是故斯礼也天下尚之今夫母氏之劬勞一也終身而慕跬步而不敢忘若是者惟孝子能之孝子深知慈母之心所以爱之者有無所不至故其於劬勞而圖報也其心亦無所不至慈母之爱其子不可一言而盡也生三年而後免於其懷及壮齒而願為之有室懼其才之劣也擇所以居之至於屢遷為之冀其名之成也幸身見之雖有離憂而樂家途貧乏之資則截髮而待客多卒反之獄乃含笑而食盖所以生之者藹乎春陽之和而成之者毅然嚴父之训非中有至爱而然乎微孝子其孰能知之太淑人家本东吴生此京国归故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贈礼部尚書寅軒公為继室含貞履顺秀出中闱事姑褚淑人袛敬無違六親称孝相寅軒公克佐克勤同其心而輔其義生工部太常暨湖廣按察副使崇之三丈夫子少皆命之学又優而仕志行相师後先争奮義方之教雖由公授而太淑人助勤尤勝封还蚶蛤之功亦安可少哉夫事親者以守身為本以尊親為至口体之養輕而顯揚之孝大幼而懷陸績之橘老而戲萊子之綵窮而供茅容之饌達而導清卿之輿皆可以樂其親而非其至也卯祀移封以榮壽考而天子識憂国之情多錫乎诰福壽見褒而勲業底乎章之盛是其忠于国者即其孝于家者也由太常伯仲之賢求太淑人之樂之至豈不在于献壽之辰意其中之無憾也素而所樂乎其子者豈徒謹温凊極滋味已哉是日也革冠簪子一堂爛珠玉其盈壁光生閭里歡動士林太淑人將無樂于此乎曰樂之所以致之者有道也澄之猶子卿也寅軒公實萬之自釋褐登朝游公父子间今三十年矣間太淑人之德足以受福如今日盛而猶未已也故書此以復二君尚以為然請以冠諸圖之上

壽李母太安人尤氏八十诗序

欲壽者人之同情也人之生必本于父母故孝子無不欲其親之壽者人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皆可以言壽然不能皆耆也故六十而康寧人則美之矣七十而康寧人則尤美之矣况所谓八十九十以至百年者耶夫世之

跻此壽者誠難矣苟其心或未免不足之憂亦何羨乎其壽哉所貴者既壽而又無憾於其心也予同年李君敬數拜官秋曹其母太安人尤氏居玉山君之兄文某善養而安焉今年壽躋八十季冬十有八日寔維設悅之辰君自以不獲奉觴膝下惟然于中先年岁團所以樂其志于所知者于是請同年間之重君之念其母也作為歌詩自其鄉以及他郡次第而成君得之喜遂裒集為一帙寓归為壽莛王献卷成君手錄太安人平生懿行之詳示予使序焉盖太安人於是孀居三十餘年矣以君之賢則太安人所以成立其子者信非他之為母者若而餘善固可推也其獲福也宜哉夫所謂子賢能致其親之樂者謂其

有以養之有以榮之也今太安人樂其子之養于家則必無不足之憂成其子之名于時則当受褒封之典養與榮實兼有之視彼徒壽而不能無憾于心者夫豈同哉此足以見敬數晁季之賢矣然予復有以告敬數者世谓忠孝不两全夫就其事論之則然耳理不如是也且委質為臣而汲汲於其私者既不足以為忠亦豈所以為孝哉古之人處則求其志出則行其道雖位卑祿薄亦不敢苟圖忠於其君也卒之其親之名亦由是而顯則孝豈出乎忠之外哉今夫子有壽母者亦多矣養其母不若敬數則見敬數之為賢也若君自處則豈以是為足而不益勉其所未至以供厥職居為人謹慎內務政修而外若不敢有

所当其要序於予似以予言為可以光榮其母而惟恐弗獲予故以是告之夫使敬數所以自立果若予言則足以增太安人之光榮於無窮而其實非予言之能也

賀僧錄司右講經实庵諒師八十序

僧錄司右講經实庵信中諒师予方外交也师徐州人李姓年十一弃俗入都城西壽安禅寺师事復淵廣公授曹洞宗既得度遂躡跡出遊吳越間歷抵諸方蹤一紀復归壽安未幾寧晋伯劉公請主弘慈成化庚寅以薦授僧錄司右覺義擢右講經闸山隆教賜勅護持说法妙應学徒雲集弘法幸否迯于兴隆晏坐一軒若將終身春秋今八十動厥貴臣争施金穀且圖祝

嵩于是駙馬都尉蔡公来徵文师之道雖不予同而其履行誠实不事緣飾則予所喜見师軒前植竹數幹離立翠叶数茂春而雨夏而風秋而月冬而雪無弗宜者予一日過焉因指而問曰师之於道其猶是竹耶最自壽安得师勤求印可究竟大事穿透虚空既而幡幢所建緇素如归因間入見皆大懽喜是亦竹之春夏也乃今手提正印坐鎮名山斂影退藏了心為務其將日用泯然真机獨露常與常寂無作無為是亦竹之秋冬也师撫掌大笑答曰我且忘我矣而况于竹乎况于竹之四時乎当知世间無物非幻無色非何惟無量法遍滿大千三千界中自無吹捆盡未來際於其中间無能壞者是名清淨域是名神

遁藏是名無漏果一切世相起滅無常如空中花如水中漚濆仆翔舞爭聚互散倏見忽滅出彼沒此是烏得與無上妙道第一義比方哉內翰猶以掛之齒牙何也言已復大笑予亦大笑乃別及茲叟年歲不退轉七十更加一日諸公某向尊宿輒忘其勢之重相率往賀因將取凡物之壽者為師禱焉亦若予取喻軒前之竹於雨風雪月冬春夏秋無弗宜也人亦有言靜者壽動者夭第自夫圓明妙性觀焉則彼皆無間物有成壞有無相師其肯以自況哉故舍其說姑書予往日所問答以為序

雨露同榮壽宴序

南京刑部尚書吾蘊鐵柝劉公致政八載矣今歲壽登八袠與厥配李夫人並鄉人自南來者道公年邁而貌不衰精采充溢筋力強健少壯有不逮者余聞之嘖嘖嘆異天壤間有此全福大老既宮諭徐君子容謁余文為公壽余謂今之善頌公者孰逾君而以讓余哉子容巽謝請不置余唯壽之重昉于書壽之祝著於詩洪範陳天之福人大約有五其先于壽壽則諸福可以畢集否則僭用無地餘何足多哉詩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詩人于君子之壽祝之至再至三而不已者豈過情哉要其德之可樂耳公進士釋褐出知縣事入為御史擢太僕少卿陞都御史轉大理卿遷兵部侍郎南京刑部尚書致仕鍾鳴鼎食樂善好賢優游桑榆委化俟命可謂享盡人間福者非壽何以將之洪範儀有徵矣公自七命年為法吏精敏強果豪猾屏伏所在豪猾斂跡而一念惻隱藹然可掬韓武陵時長吏某者以粟若干石郡守遜欲擬盜守自盜公執不從竟薄其獄盜司是之御史按閩時因有被誣坐謀殺父具獄公視其案疑之曰家非無主而事發由人且詞尾帖子云云是必有隱案在丞處得匿名帖郡廨梁間寺時傳致成獄者公因密訊得某乙所為論如法而因得釋其按廣也安輦不兇將寘刑進者幾千人公曰彼無罪而絕其生不可況全者無幾耶悉縱遣之家人感恩皆以公姓之公之為政明而不苛直而不激而經世之務康國之謀又有出於刑章訟牒之外者此其德之可樂也累朝眷注八座崇階不啻天壽因其所矣夫公以南山之德享洪範之福李夫人復偕髮並壽八月同生壽宴高堂雨露汪濊嵒然鄉邦之冠天下僅見自非德音之茂媲美並賢何以得此百歲期頤端有望哉余因樂為天下道以附詩人美德祝壽之旨

双壽圖序

浙江右參政致仕守齋周先生今年壽六十其配陳宜人壽五十有九皆康強無有害於是二老人居海濱上其子工部主事炯方以公事赴浙江得過家捧觴乃繪双壽圖以獻以澄鄉人來請序澄見今人為父母具慶而製圖者亦多矣蓋以祝其壽非

祝其名也雖然使吾身徒久生而實無補于世亦烏足貴哉故必名與壽兼得人與圖並美而後觀者悅聞者慕圖之名亦藉以傳不朽而人之賢益彰故曰仁者壽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漢之凌閣雲臺唐之凌煙雲圖畫功臣以示昭崇人間之事莫盛焉而其上焉者尤莫盛于商傅岩之求功名道德志各有在而人品之高下繫之圖九老圖范蠡圖老子出關或以閱其真而自慶或以諷避位而祈年自有丹青以來未易悉數要之秉節文章以忠廉退亦往往可稱述圖已朽而人若存天下之塗事多而良工少其精入神者若可以傳矣然終必壞焉圖繪書使良工為之不能也天地以自然之數示人成變化行鬼神歷萬古而常新是故聖人以之畫卦敘疇而冒天下之道建斯人之極昔者吾夫子好易讀之韋編三絕其言曰假吾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至其序書也箕子之疇實存焉秦漢而來學孔子之道者莫善於宋周邵程朱數君子故太極有圖經世有書周易有傳至晦翁而著述彌盛易範之旨如日斯明而學者讀之尚茫然也先生蓋今之學孔子者不求功名而求道德不治詞章而治心性在公忘私好學忘老皭然特立而不懼確然自信而不疑上以望三代下以望宋儒此蓋先生之志而天地之圖書聖人之易範凡士之欲通天地人者必玩而不舍也澄故常傳說羲文禹箕孔子之事而推之以周邵程朱蓋將質所疑而冀少聞知先生尚有以教我哉先生有二子三孫澄惟識工部宜人相夫宜家而工部事親克孝先生道行于妻子又可徵也名壽兼得人圖並美天下後世不又慕双壽而談周氏哉是歲為正德丙寅七月十二日是為設弧之旦十一月十二日則設帨之旦云

來鹿令劉君遺愛記

弘治庚申劉君以進士出宰來鹿有聲甲子調雄縣尋召入時兩京欽監察御史方求其人于縣令之才者人皆為君喜已而復出知集州衆惑焉有知君者曰是必有陰沮之者蓋聞君治邑盡心務去害興利如不及人猶病其太嚴惟其好惡公中復誠一久而人莫不信豈惟人哉鬼神亦從而相之來鹿南境實臨滹沱河辛酉夏河暴溢水入城民皆驚惶君望見泣下為文祭告少焉水勢覺漸退凡者異之壬戌春不雨禱之雨夏復大水民饑亟以告上官發不待報多所全活冬無雪癸亥夏又不雨皆隨禱而應如社君嘗言令以牧民民不獲安蓋俗吏援之而然令民在官者赴縣名以其期若群長月二至以朔望甲首十人以五人為班月一更番諸政令率簡易類如手足人戶九則高下以均賦役一如前盛戶時亦定焉不妄增價以悅豪右民有訟即令持牒往召所訟者皆偕來枉直立為之辨非犯徒以上不繫獄不申上凡此數條行之果待之堅懷利者莫售其

訟民具稱便最喜教導生徒五日令一至縣廳為講解意不倦職師儒者或恥不若甲子秋賈氏兄弟並領鄉薦旧功于君城南北地數遭水民不常厥居築堤既堅居乃定澤沱患浮特為作舟以渡又使民以隙地植桑棗比去日皆成林雄與東鹿皆保定屬邑當君之調也其舊民思復見顏色而從者踵相接固子生李英予友也乙丑夏謁選上京師一日持縣人進教諭諫所述君政績視余曰吾東鹿令今已去其遺愛在民者則不可以不記子其執筆君延何李生除秦州判官去縣學生戴文信輩繼以為請予辭以未暇久之寧州命下東鹿人聞之咸太息相顧曰向屬君以一邑今復使為一州大小不相遠吾儕小人徒念之弗置而獨不能效溫公刻石紀惠俾名與劉晏者其何藉以自慰哉於是于宜范璿陳完朱永吳盛諸人相率請予記益急嗟夫君之政播在人口則固堅于石而信于文矣方今克辟在上黜陟大公內外之臣苟位未稱德行將舉而進之不使久淹考古治郡者嘗賜車馬拜三公君里有志將來亦必似之願其庳不能不致自今日胡遽以為屬哉然此非君之意感君之德者則云而君所以寧東鹿者可即是而徵其良矣故為記之以與君名英字宗哲山東東萊人

重建玉延亭記

翰庵先生之宅邸有小園在廳事東偏故有亭曰玉延成化辛丑孟夏將作之署萩一名玉延蓋園中物也亭是以名澄昔居海上時則聞茲亭名思一登焉覽園之勝而賦之顧無因而至弘治癸丑筮仕京師獲登先生門一日從請益先生命登亭啜茗時方春夏交風日清美木陰覆地花尕襲人禽鳥鳴聲上下望移時心融融以樂若不知身之在塵境也追明日亭忽仆蓋防終十年其尤異者遂是日園翁莫或造其下以相值事君先知園則有巷曰海月起居是違玉延蓋所以縱目醒心之地菴之輔焉者仆而後興有弗獲已之勢遂即其故址營之私制四極乃增冀四極俾壯固可久既成謂澄盍記之會以為君子之志在天下家居而有臺榭之美兒游之樂則舍之去及其久也未嘗不以天下為念豈非自然之情哉且仕各有職職苟不隸於政事雖仕猶處焉此所謂吏隱者也先生家在吳自游仕職文字且久一佐天官卿未幾復入文淵去山水之鄉而即市朝之間領清華之署而謝案牘之勞葺園作亭以游以息豈惟情之不能忘亦其吏隱之餘力足以辦之而然也昔司馬文正公創獨樂園于西京蓋當未入政府之年才無所施其樂故不得與眾同也豈以獨樂為心者哉先生德行文學傾海內苟使贊大政股肱天子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端居而深念之危胡以安戚胡以休晝夜孜孜殆不暇食與沐其暇謀晏安之地為獨樂之人哉天下咸望其陶冶萬姓展為翱匠之手乃為二三

賓客新數尺之亭于目前豈足以丸其大哉然則澄之穫償所願於茲亭也一人之私慶其小者也顧玉延之在今亦甚獨樂之在昔不可以無紀先生謬見屬遂不辭已未冬十二月記

重脩堈城堰記

太宗文皇帝肇建北都東南貢賦示皆涉海而至其後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詔修復元故渠堰罷海運於是漕途始安而汶泗沂洸諸水之利具興矣堰之設凡以為渠蓄水且使民不病涉頃築用土壤率易壞成化中工部都水主事張盛倡議修堈城易土以石是備霖潦衝決之患厥績孔良歲久漸就頹敝有司雖有意脩治憚工力重大事竟已堰跨汶河上地當泰安寧陽之交為東藩要道守堰之民攜草柝四五於上以通往來值水驟至柝輒壞壞則重攜勞費滋甚正德丙子吾友朱寅時元以工部主事往淙泉源之政圖救其弊患財力無所取晝夜以思蓋久而後得之慨然曰天下之事沮於貳而成于果茲堰夫今不脩吾恐遂盡廢前人之功是誠可惜乃集諸在役之民而告之曰吾將脩堰令堅完可久供爾躬寬爾財其各以戶等出貲力如例皆懽然應曰唯復告之曰凡若等先是濬泉之役吾嘗籍記其不用命者若干人其自今敬以從役補過勿復怠皆叩頭曰敢不盡力於是卜日旅告飭材召工命某官某者董某分理其細而身總其綱經始於正德丁丑春二月某日訖於是歲冬十月某日堰故有水門七置版啟閉本以遏汶水入洸注濟寧至是洸已塞濟寧所恃者泗水而南旺之瀦惟汶是賴故今不復置版增水門為九益廣之門兩端故四直致水勢激而壞堰今皆砌為雁翅水由是安行無阻徑達漕渠南旺濟寧皆利焉堰長十有二丈高丈有一尺面廣丈有七尺底二丈有五尺水門之上橫巨石或三或四以便行者悉如舊而所以計其永久務為壯固蓋有加于前者兗郡守羅侯子仁以書抵大理右少卿吳公子非請予記其成昔者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欲仍舊貫孔子善之其贊易至兌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夫長府之改作傷財厲民故因其舊而脩之可也時元之復斯堰也正惟念將來興作之難仍舊貫以從事且其財力之用不一煩於官而民樂從是又說道使民之事非所謂作無益害有益而爽眾怨者也使孔閔見之寧不有取于時元哉蓋嘗嘆人之才力心志每不同而事功之高下隨之是堰也由永樂以來百二十年間凡再壞再脩皆存乎其人耳後之繼而至者尚慮之早為之豫毋俾大壞以遺後之艱哉時元有志識蒞事精敏登正德辛未進士第由江西吉水知縣擢今官其在吉水咸惠所加吏民胥仰縣舊未有城謀築之上官方怪其輕舉未幾攄成事與今脩堈城通類故附書之

水鏡臺記

吏部左廂之東故有屋數楹為冢宰公退食之所每夏月居之輙苦煩熱敝隘故也正德乙亥冬文選司火災重建焉既訖有餘材冢宰長洲陸公收採衆屬議改作之選地于部之東南隅規畫深高廣下斲礪中而要諸永久爰命文選郎中劉志道員外郎蘇民董其事工且半其用坐竭公以己貲相于成中為堂三楹南向徙置故屋左右偏為兩廂像以明垣而門於西便出入也始事丙子七月九日訖八旬而畢是役也志道坐司務繁第總其大而略終始其勞者民也於是少宰南陽王公偕登入賀覽路引中庭廊以叉之餘古槐獨存登堂而望則他曹之茂樹森列憁中切雲之飛鳥翱翔天際所以通燠間而醒心目者皆不期而集地之勝信因人而成耶方坐啜茗公顧澄等曰吾欲揭法語一二楣間時以自考二公何以示我王公曰滄儒聞之知人則哲能安人史稱司馬徽請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目為水鏡請以水鏡名堂公曰善屬澄記之粵稽古唐虞之際安既泰和野無遺賢而當時君臣猶以知人為難豈非警戒無虞之心所不敢忽乎三代而下數千百年間人才治效隆替相因後先若一誠以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為之非其人也遺債厥事是故安人者不可以不慎為國圖得人而思盡知人之哲斯宰邪治者所宜用心也居是堂也苟專務獨樂而不以天下為憂豈吾君付託之意哉夫以天下為憂則必于天下之人求可以安吾民者舉焉其足以僨事者去焉推其所自庇者以大庇天下而所謂知人者其本也水鏡之云自公視之其猶古賛御之箴師工之誦于以防情慢而助憂勤者乎今夫水之不汙也澄之益清鏡之無垢也刮之益瑩心也者吾身之水鏡也智慮增于多學而設施繫于所養斥華偽者素貞公方之望抑文雅者世以寡陋為訾矧夫自公退食之地正君子以禮制心之時仲尼之徒所謂仕優而學必慎其獨誠其意者也是德之所由以日新也而其明有不足哉公之明亦寡不足之患而必有待於磨礱之警哉正以澄不汙之水刮無垢之鏡使之益清益瑩而急大臣以人事君之先務者也故因王公之說推其意以以思盛際泰和之世歎人中水鏡之難斯文也蓋有不盡言者矣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阜蘭彭公像贊

乃玉乃金乃麟乃鳳。宅於中者有以為之本。而利害莫之交奪。裕于外者有克濟之本。而文武惟其所用。位高臺省其去也身如一葉之輕。道位明良其來也望協傾朝之重。噫斯人也不知於古豪傑之士何如。由今日觀之。蓋真不忝乎賢校之游科目之收孔子之誦者也。

菜贊

菜之為味吾生不能廢一食者故為之傳神又作贊夫茲此徒

多取而吾虛不傲，士知此味多食而吾慾不萌，藏至真于淡薄，安貧賤於久長，後旺於爾南圃，未雅朝盤一箸，盎類生乎先生，飽矣其樂洋洋。

大司寇見素林公像贊

氣之和，春風晴旭；節之勁，寒松瘦竹。言論激九重，折東雲漢殿之欞；取與嚴一介，留時苗壽春之犢。小范來而西賊慴，蜀相往而南人服。殆左宜而右有，胡暫出而遽復。每趦趄乎畏途，惟嘯傲乎中谷。遭重華之協和，爛慶雲以相逐。在上者明明，在下者穆穆。昔也公所謂井深不食，為我心惻；而今也將不可謂之王明並受其福哉。

進學箴

予年垂老而無聞，靜言思之，昔人日記曰狂簡，其為害甚矣，矧予質弱多病，嗜酒弗戒，其亦墮此宜哉。所原善飲，絕之累年，予恥不原若也，作進學箴以自勵。爾質至柔，而飲弗戒；爾性至愚，而佚是愛。匪佚之愛，疢疾斯多。胡不節飲，順爾天和。爾不自強，人誰棄爾。勿待來年，於今日始。爾目若盲，爾髮半白，朝為聞道，夕死其家。

聽潮說

凡有声天壤內，人之力所不得為而其鳴出天机者，君子聽之，樂與宮角比，豈誠耽于声耶？声在物，其声之者人不得而知之，苟知之，必將取之以自廣其志而成其德。及其至也，物之與我，天之與人，可以貫而一之，斯理之固然者。崑山許伯基先生諜字聞曠，不事紛華，嘗築室姜江之北岸，讀書其中。江東與海通潮，至有声，聆耳順心，謂若有契，因以自号。夫潮者陰陽之消息，甚顯而易知者也。自有天地以來，潮之極漲，月必於朔望，歲必於春秋之中，此大較也。其声則以擣獸厚地，奔騰乎兩崖之間，其一時氣勢使然者，如風雨，如雷霆，如車馬之騖，鼓鼙之震。詩人有懼客於來之詠，而佛氏以方之梵音，皆是声也。安之溺于声利以移其視聽者，是声在耳，既漠然不一動其心，從之為開闢也。者而過之，先生於潮而樂聽焉，意者以其與時消息而不與世之汲汲者同，是之取爾。蓋始之聽之也，將取以為法而勉焉；中之聽之也，益有味而悅之；而終之聽之也，勉強者安，而悅懌者深。吾一身之出處語默，不可違也。焉知潮之不為我，我之不為潮也耶？然而今日之聽之者，寔為之蹤也，是故先生必取之以其為志之助也。或曰古今之言海潮者，必越之錢塘也，吳之廣陵也，未聞以在姜江者為大也，曷為不聽於彼而徒規規焉必聽於此也。予應之曰：子之所欲聽者，潮之声；今之所聽者，非潮之声也，聽其所以為声者也。未明乎此，則奚以知潮之在錢塘、廣陵者不為大，而在姜江者果不為小耶？

王大章宗堯字說

鄉貢進士王淮翰奉其尊人易軒翁命將筮日戒賓冠其長子大章其友中書舍人顧明善為請字焉予字之曰宗堯為之說

大章堯樂也宗堯之所以字也惟古帝王為治之具甚詳其所以防民情而養正性者莫善於樂故有虞胄子之教成周三物之教必用之為其於直寬剛簡六德六行之成皆有助焉耳自秦而下古樂不作而所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其名雖存而其器之為鐘鼓羽籥干戚 之為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孰得而識哉大章章之也載於樂記者則然而大章之為大章其聲音舞蹈亦孰從而考哉然則居今之世而欲存古之道亦探其本而已矣今夫名父兄朝夕以呼我者今夫字朋友朝夕以呼我者堯之樂吾不得而聞之矣吾名大章吾字宗堯而我朝夕聞之能無感于中乎虞舜聖人也坐則見堯于墻食則睹堯于羹其仰慕之至若此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堯之德蕩蕩弗思弗求則是弗顧吾名若字於父祖責之成人意悖矣而可乎書之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茲非仞學所敢望然自堯之既往叙四代之書者先焉作中庸者道焉道性善者稱焉蓋譬則規矩焉方員之至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不法聖人烏能盡人道哉是故其仁以天不可名也而仁固吾性中物也孔子所謂能近取譬仁之方者吾可以不知所務乎其知以神不可測也而知又吾性中物也董子所謂勉強學問者吾可以不盡心乎其勤也日行其道孜孜也其謙也舍己從人稽于眾也其儉也錦繡文綺弗衣也滋味重累弗食也德為聖人而以此吾之志其可滿貴為天子而以此吾之欲其可縱縱于數千載之下而仰止數千載之前處於庸眾人之中而超乎庸眾人之上服其服誦其言行其行以孟軻氏所以勸曹交者而居之以無倦行之以不欺誠如是人將目之曰宗堯王氏之賢子孫也不亦休哉蓋聞之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志至焉氣次焉夫苟不自勉雖日使有道者以樂德樂語樂舞教之若弗聞也弗見也況肯致思於名字之呼乎宗堯敏而嗜學自其為童子已然茲既冠矣予安可不責之以遠者大者俾奮而前也哉

王氏二孫字說

臨清王翁廷璧甫有二孫長曰淮字淮揚少曰汶字惟兗王本名族傳至翁而家業益盛子鎬舉鄉貢有名而二孫者又皆嶷嶷不與凡子齒天所以昌王氏之後者其未艾哉歲辛亥余自吳北遊道臨清嘗客翁所于時淮九歲汶四歲至是鄉貢君以翁意來請余為字說又書屬余年友源潔暨時景宜沈宗戡二君才來致意余是以弗讓按淮汶皆水名淮之源出豫州之境禹嘗自桐柏導之其流至揚徐之間汶大汶出徐州魯郡之原山西南入濟而揚兗之云非指九州之二郡淮海惟揚濟河惟兗載諸禹貢者也淮字揚汶字兗蓋用其語余則以為是獨

有合于孔孟之意昔夫子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孟子曰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
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以是而观天下之水安有
不趋于海者哉其不能者水之無本者也淮出豫其入海也在
揚州之境汶出徐其入濟也在兖州之境汶濟既合至青州而
後入海余故以淮字揚汶字兖為合孔孟之意淮乎孟亦思所
以字淮揚者其意何居而反之于身汶乎必求無愧 淮兖之
稱而後可也道之在宇壤也無内外無始終大于六合而長于
萬古君不可以擬議而幾及然而進之有階入之有門聖賢論
之成法具在人苟自暴自棄弗思弗求淫声乱色以為娛碎礦
鮑鮮以為樂富貴得喪以為憂生而泛為無補沒而泯為無聞
其視諂諛之承易遠而易邇者殊異也而可于人之足以
進道也亦猶淮汶之水其出有源而終必達諸海智礼義仁吾
之性分詩書礼樂吾之文章伊傅周召吾之事業其必本之忠
信求之問学養之莊敬察之践履為子必孝為臣必忠言必後
世可傳行必天下為法挺然自拔于流俗而要其終身之所就
決不與草木俱腐其斯謂淮揚之淮淮兖之汶而非但發源于
徐豫者之涓涓也不亦偉哉不亦偉哉雖然余猶未忘言于淮
汶也凡人之学多由于父兄师友而成今淮汶既内得家庭之
訓而资諸外者復不失可親之人其于聞大道而荅父祖之深
期也何有困併書之

明故直隸徽州府黟縣儒学訓導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瞿公神道碑

正德庚辰冬黟縣儒学訓導瞿公以其家孫吏部左侍郎允升
前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满三載考績贈通議大夫南京吏
部右侍郎配王氏贈淑人賜誥命時公與淑人埜已久故大学
士尹文和公侍讀曹公寔銘其墓至是公伯子桌齋先生謀立
碑神道以今制乃錄二墓文寓書都下屬澄為之銘澄诚不文
顧昔忝與允升联名甲科非一日之好也兹安可辞哉按公諱
鐸字秉訓世家泰和其先有諱叔大别号大丸自邑东城徙居
今上横之西岡里世修仁厚曾祖元亨祖号直庭富而好礼鄉
稱長者父存道邑庠生母曾氏公生眉目疎秀性敦敏存謙公
早世曾矢節育孤公即知感舊恒語諸弟曰先人臨終時惟慮
吾兄弟幼弗知学將黍于先業也吾時雖幼尚能記憶今敢忽
諸蓋自是立志益篤從经师習举子業日有造詣里中子弟多
争以為师而学益立遂大有成景泰庚午以書经中江西鄉選
明年会试得乙榜授黟縣学訓導黟山邑士鮮務学公至則立
教條公勸懇日坐講堂與諸生辨析疑義稽其情勤于是士習
為之少變痛父不禄一其孝于母盡月俸以備供奉不求羡餘
其诲諸子每随事諭之一衣一食必使知所自之難嘗曰吾不

為政所生以患貽之能力學何患乎貧況學之益有大于此哉及卒于官家具肅然邑人無賢愚咸咨嗟悼傷曰宰後有斯人以教吾邑乎淑人姓王氏泰和杭溪宦族祖宗祥父彥中俱有隱德母毛氏初公之少也父母為求婦之可與者得淑人焉入門不及事舅獨於在堂奉養唯謹從公于縣者六載多所裨益歸泰和獨居教子以公不亡桌齋姪鄉科教諭青田由青田遷安慶教授淑人皆就其子養久之思歸其鄉歲丁酉桌齋考福建鄉試畢道豫章承淑人之志迎以歸是時諸孫以次婚嫁成而桌齋又以教授秩滿陞南京國子學正淑人樂之若不知其子之去側也居一年而卒公生永樂丁酉卒于景泰丙子八月二十日享年四十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塟于本里后山之原淑人生永樂戊戌卒于成化壬寅三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五塟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附公墓左子男三長用俊即桌齋先生以國子助教致仕初封翰林編修文林郎今加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次用佐又次用愷先卒女三長適蕭津次殤次適郭善仁孫男六欽順即允升欽佩欽德浙江按察司副使欽信欽忠通政使司通政使欽任女三曾孫男十二女六惟羅氏允升三兄弟得家學以顯為四方所欣慕者三十年于茲矣允升在翰林澄嘗獲拜桌齋于官邸考其德業既知允升學行之自乃今復益知桌齋之所自來天理人事之相符居仁且義之交盡感通之神以響斯答蓋必要于久而後定安徒據目前得喪至厚誣彼蒼以為不足徵而急于善者非惑與獨不見羅氏之昌大乎著之銘以詔來者銘曰后山之陽君子攸藏木之拱矣潛德彌光君子有教有文有行君子有助以果以益進士於縣役衣思敏留厥躬而豐所遺有子有孫有赫其門茂葉長流有根有源思及九泉自天有命其來不窮上仁下敬天有顯道愚者悟焉我銘羅公以勸賢之

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户部郎中錢君墓表

弘治癸丑予同進者三百人雖未盡識也既久益知其中蓋有賢才學敦行誼可畏可親不可以常儔目之者予每自反以慚若户部郎中錢君是予所謂其人也君當正德己巳以其母太宜人老願乞終養三疏乃許歸九年疽發左股卒予心哀之屬其子仁輔使以塋期來告遂其授君所以為人之大俾刻于墓石表焉君諱榮字世恩姓錢氏系出吳越武肅王鏐其遷無錫在宋祥符間事具家乘君曾祖公達自湖頭遷妻慶鄉之磚橋皆無錫地也祖惟義父孟溥以君貴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母王氏初封太安人進太宜人君生穎敏群居寡默凝重員外公尤愛之而教之嚴期以遠到使拜于震澤守溪王公門考德問業學成舉弘治壬子應天鄉貢及登進士儒員外公不及見矣之曰苟可以不忝吾先人其敢不勉做聞弟格也念太宜人

資居宗又厥祖標又欽沈或勸之則曰吾敢輒從忘祖宗之德于攻毛氏詩比長他經子史靡不記覽為詩文力慕古作有伯川集若干卷藏于家伯川蓋居所自號云生天順丁丑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正德戊寅三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一配鄒氏宗忠公裔孫林泉處士題之女累封宜人德與居合先卒子男一邸仁輔太學生孫男二[illegible]謝其壻也察太學生其二許適范某華某餘幼曾孫女一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塟居于錢氏世墓之西山曰軍帳塢曰長寧昔居在京師與予相見無一言非義偶一夕責予書精好可愛瘛而喜以告嗚呼書一藝也重而昭猶為予喜況進于書者哉此尤

在堂丞承歸省踰年授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陞工部屯田員外郎轉都水郎中改戶部福建司前後蒞官十五年廉勤多譽中間三奉勅使外其一為禮部主客事其二皆工部都水事而都水之勞猶著初所勅自潞河至德州而止別出新制後仍舊至清源事當興革悉白諸朝行之略不為撓要退識者謂居有宗理才見之水政百不一二試歸當復起宦業有待不惠其竟止於斯也君之歸作愛日樓以奉太宜人壽八十復取詔中語額其堂曰殊恩晚福一時士大夫相歆羨為詩歌富有篇帙而君朝夕太宜人側百甘之備愛敬之誠真足以樂太宜人之心其與世之虛文自眩者亦異矣遇族黨禮意所至言此患難有足以見君與善好義之誠而今已矣惜予不文徒追襄君之賢而莫之助也雖然君亦豈待予而名於稱哉

明故南京光祿寺卿致仕進階通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弘治癸亥南京光祿寺卿進賢楊公以年至七十上疏乞致仕上許之特詔給驛歸鄉里一時士大夫多惜公弗究其用以去既又從而高其志崇其歸相與咨嗟歆羨若不可及至是公以疾卒訃聞賜祭塟例有日厥孤前提學四川按察司副使蕃甫寓書于澄曰先君自始入官積苗中外垂四十年蠅蚋無玷比閒居不育狐恨處野晚薪水之供僅及二載而大故至仰惟執事昔辱與故同年相好敢以鄉姻舍事守萬君季棠狀乞銘予與用圖其不朽書累百餘言情極哀詎不可辭按公諱峻字惟高別號玉峰楊之先自閩而隋末散處江上公七世祖孟顯仕元令南豐因家進賢曾祖榮壽祖仲文某以公貴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妣陳氏封孺人公於兄弟行三幼穎拔日誦書數百千言從南補邑庠生御史韓公雍按部小試甚奇之祀名某韓公俾易今名景泰癸酉以書經領鄉薦卒業北雍執經門下者多出為顯宦其未達者亦率以經學名成化丙戌舉進士授丹徒令寬嚴並用惟其所當既踰年百廢具興以邑江船豐驛路民水陸使之壬辰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清理湖湘軍政摘發奸隱雖數十年莫能遁戊戌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甫

薦任捕賊為梗巡撫時委軍前紀功裨贊為多有藏文宗鏹具
之賜巡嶺南有千戶濫殺冒功事露逃匿有司繫其僕于獄具
二十餘年矣部筆文集吞積留言死亡公鞫其妻無職疑之
密遣人蹤跡所在得之廣城竟伏辜人稱快為癸卯丁內艱服
闋改福建按察司抗汀盜起鎮巡以公有風力薦為兵備撫捕
有方民恃無恐丁未擢浙江按察司副使辛亥進按察司使脩
舉憲度先其大者不屑屑校細微時王公某在吏部屬意公癸
丑入覲擢浙江左布政使浙為大藩公夙夜盡心規畫剔蠹室
滯軍民利病以身任之丙辰丁外艱服闋仍補浙江浙之人士
聞公復來則大喜於是部使交劾旌獎而銓曹亦有巡撫鄖陽

山東之薦竟弗果辛酉進南京光祿寺卿凡供具賦額悉減于
舊寺歲進酒十萬瓶軍民轉運稽程屬吏往往以沉敗罹罪公
聞于上命巡倉者監之乃無宿累遂著為令上章言廣墅恩
以恤宗族數事及謁謝归躬督諸孫治經暇日不釋手篇詠時
出壯氣不衰乙丑以登極恩進階通議大夫正德丁卯冬恭甫
以常州守勤事忤逆瑾逮繫詔獄公亟走家丁以守法俟命為
戒壬申公割其田產均畀族姻之貧者其卒為甲戌六月二十
七日距生宣德癸丑月日春秋八十有一公為人方嚴有遠識
而才優于太平居儼然終日與人情至不悅以舞色脩伸士以
是重之然愠于中者多其不及柄用卒坐此性孝友親侍廬墓

至產生日不為飲宴處兄弟怡怡終無間言篤于故舊盛衰如一
樂成後学雖疏且微必有誨退休以來每感時事有不如意者
輒噫吁不已若身在其位云配饒氏贈淑人繼吳氏初封淑人
恭甫為刑部主事滿三載以公階加封夫人子男二曰一和邑
学生先卒曰二和即恭甫学行克肖女二長適臨陽訓術葉仕
次適冠帶知印文伯富孫男二曰浩邑学生曰瀚女四長適吏
部考功郎中萬鏜次許適熊光祿某之孫稱餘在室曾孫男一
重光女二亦在室以卒之明年乙亥月日葬公於市東長壽塢
之原遵治命也為之銘曰　南州之秀孕於山川如彼雲霧其
出滃然有偉楊公賢科早發筮仕親民觸邪禁闥勤援衛兵軍

政清明外臺登用閩廣秋生野無幸遺民則留仰易地浙東以
戴以長簡于節目秩我紀綱再為方伯留愛甘棠正色寡言足
恭所恥高才見疑方進而止徒閘我知為國膺賢孔曰有命益
亦稱天優老故都俾卿光祿归哉归哉詎迷止足修途惓翼帷
幄念之賜緩俗傳以勸百司公归何為一經有教惟孝惟忠徙
德是導得止而懿廷有邮恩矧伊繼志有子及孫壽域之藏公
丏自擇後千百年過者其式

明故四川布政司右參議進階中順大夫虞公墓誌銘

公諱臣字元凱姓虞氏其先宋丞相雍国公允文有破虜功立
廟賜田於吳子孫因自蜀徙吳至公十世矣曾祖茂贈通政司

左參議祖祥兵部右侍郎父震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兵部郎中母周氏繼母陳氏贈封皆宜人公童子時善屬文補邑諸生先達葉文莊公一見即加器賞許妻以女始業禮記後以書經領成化辛卯鄉薦戊戌登進士第授兵部車駕主事奉命安置來降夷人于廣西所過有司不擾遷員外郎又遷職方郎中弘治戊申告歸養病起除武庫郎中以父憂去官服闋復除職方又調車駕丁巳遷四川布政司右參議公在部著幾二十年遇事守法執正不受私謁雖上官貴近意有所忤弗顧也以是寡合于世然人益重之在蜀二年即上章乞致仕一時蒞蜀諸公自撫按而下高其志節皆出郊以送撫按又贈長夫六名以示優待公固辭不受於是益稱善歸囊蕭然凡途中故舊有以土物餽者一切拒之比至家當道命有司建歸榮坊于其邑里士大夫後為詩歌吳中傳播以為美談公仕無留資家事落落然無纖毫慍意日惟讀書賦詩以自娛歸田二十年足不至公門丞貳而下有不識其面者鄉飲禮請僅一再赴不復往憲使行部至嘗慕公名欲一訪者輒辭謝之治與鄉士夫結會後亦謝不預惟時從親戚故舊稍知厚者為雞黍會以致歡適笑談每至夜分酒半醺叩几高歌若不復知有人間事者正德改元以恩進階中順大夫庚辰十月十八日卒距其生正統壬戌正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遺命戒其子以後事皆法古禮而斥異端卒之先夕猶論孟子仲尼亟稱于水章詞旨甚悉蓋其素以義理養心能不亂于死生之際固如此娶葉氏文莊公女有內行封宜人先公十一年卒子男二人長某早卒次某女二人長適臨安府通判某次未行而夭孫男四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金潼所祖塋穆兆君為人器度豐雅言溫而氣充孝友敦朴澹于世味平生手不釋卷喜評論古今人詩文娓娓不絕其教後生務欲黜深奇而尚渾厚以古之作者為法所著有丙辰奏草西巷竹西亭稿若干卷述古錄漫錄四文效體詩各一編藏于家葬之先期其孤某等具狀以銘請公之清介絕俗出于天性予嘗企慕以為當于古人中求之者也嗚呼是可書以俟無矣銘曰

仕非不久而用未究歸亦非後受祉其厚清不求知直不狗物非時俗之寡諧執古人之能匹百世之下曰此鄉先生之墓予尚追想其高風于萬一

明故駙馬都尉柏岡林公墓誌銘

正德戊寅九月二十二日駙馬都尉林公卒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米百石布百疋寶鏹若干命工部治塋遣官祭者十有三諸親王皆祭如例蓋優典云公弟錦衣千戶寵大宜等十二月某日葬公于某之原前葬柔公子鹿等奉周太僕子庚狀請予銘予與公生相知不可辭爲敘而銘之公林姓諱岳字邦鎮別號柏岡其先浙江寧海人洪武初從實京師隸水軍左衛曾

祖普貴祖棻父芳應天府學生以公貴授兵馬副指揮贈承事郎母汪氏封太孺人公生而秀穎方數歲輒知向學稍長通尚書大義習為舉子業文明暢可讀鄉先生以遠器目之年十七選尚憲廟德清大長公主授駙馬都尉賜誥命及玉帶蟒衣蓋自昔被選廷謁入覲兩宮賜賚已優厚皆異數也弘治壬戌天子有事于南郊命公分守長安右門迨今上命乘肩輿出入時節若帝后忌辰致遣祀山陵正德丁丑孟春享太廟禮益嚴公寅承祗攝行將事祗慎公立朝最久國家任使當益重眷顧方隆夫何不能待其渴年纔三十有八而已惜哉公為人溫雅不欲以富貴驕人與士大夫處敬恭不怠暇日閉戶焚香讀書不輕出事親孝承事公歿哀毀骨立蓋臥病久而後能起太孺人少有不豫晝夜躬視湯藥及已病篤值太孺人亦有疾慎其聞而傷也戒勿以告家人不得已告之比臨視哀感憒亂絕而復蘇戒其子鹿曰吾母若母若等當務孝養勵志讀書勉自成立毋徒恃寵祿為與錦衣相好甚凡宴集游衍必偕視李父茂猶父供奉殷勤每先其意念從兄應天府學生山遠在南都使迎至京邸相見甚懽留數月不忍別至待諸族黨率從厚云公二子長即鹿次鷹女亦二長許適顧寰總督漕運鎮遠侯之子次尚幼子女皆德清主出也觀公之外而知德之克合于內矣銘曰

相古高岡言樹之柏瞻以朝陽沃以天澤寔嘉寔茂望之鬱然厥材孔良有待而全如何中宵風雨驟至木壞岡存過者興喟匪木之惜哉懷若人戚畹之榮公儀其倫富貴非崇滿盈為虞孝友謙恭美矣多譽未見其止孰詰彼蒼恩之渥矣終始輝光勵于沒齒揚于身後已乎柏岡是謂不朽

俞紀善先生墓誌銘

先生俞姓諱弼字良臣別號節庵世籍崑山居太倉城南後分隸屬州曾祖盛祖亮父寧俱有隱德母陸氏先生少聰敏長游太倉衛庠銳意舉子業成化丁酉中應天府鄉試戊戌試禮部不偶辛丑再試中乙榜為親就祿除保定府安州學正日夙興督諸生學貧者稍資之勗其進九載考績謫湖廣咸寧縣訓導教益加嚴甫二載舉鄉貢者三人以外艱去服闋謁選銓曹方選擇老成人侍申王講讀先生被薦以翰林待詔充厥任王穎悟不凡先生退而撮經傳要義別錄以獻特見嘉納比開府政長史司紀善時母陸氏年彌高亟圖歸者既得請而訃至終喪遂不復出致仕家居者久之正德己卯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距生正統壬戌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七十有八配陳氏先卒子二長曰復娶邁氏次曰泰娶曹氏其側室呼氏養子曰益復之子曰應禎娶陳氏卒繼徐氏泰之子曰應辰尚幼女孫二長適典膳朱恩復所出也次贅輔狀陸靜逸先生之孫壽德泰所出也益之子曰應宗先生為人性剛有直氣常面折人過所至寡

令為侍從時以郊尊勞賜勑命大祀礼成与慶成宴位次在臺諫上自以安秩未顯封不及親恥令文與耆民盛則為援例輸適獲膺冠帶之榮蓋自其祿書治生凡諸外内佃大事經營計慮日夕忘疲用克一一如志晚年預營壽藏于州西境成塋之原且自著行狀一通擺後善曰吾死必毛尚書銘我至是復泰抵余書請如治命嗚呼澄昔未冠嘗受業於先生門茲何敢辭謹誌而銘之葬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銘曰 易貴自強書稱無逸吾人匪勤徑也何述有儒節庵奮自明經惟日孜孜罔荒以安仕字名收俯仰心足誰諛誰欺抗顏忠告其藏在斯勒我銘詩言斯有物如面吾師

立庵李翁墓誌銘

翁諱璡字廷玉姓李氏別號立庵其先蘇之嘉定人洪武初曾祖普明冒馬氏軍籍隸太倉衛自是遂為太倉人祖某父貞母郝氏翁四歲喪父已知悲痛偏拜送喪客坐上衆皆感泣父無所遺稍長能自立于衣食以養其母敬愛曲盡母用浮屠氏教常蔬食翁即止食肉不御或勸之則曰吾母不食肉我独可厚自奉耶善治生產中歲家用饒益而性安質素為家長躬率以勤僮僕莫敢懈惰然畜之妻有恩足使忘其勞也翁有識慮見人卑卑揖讓論事利害可不可咸有據聞者悚然鄉鄰有爭質翁多聽其言而止初翁與故太常陸靜逸先生居相鄰其後遷從後為鄰如初每相見靜逸懷翁舊事首稱其孝家食時數與翁仲子昺之游捻知翁造家之難擇師教子期以遠大昺之有聲場屋衆方異其取高第以為翁權而翁不能待矣以弘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迴其生宣德戊申十一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七明年乙丑二月二十八日葬太倉城北賈岡門之原於娶謝氏繼王氏戴氏子男二長昇次昺即昺之皆謝出女三長適時璣次適方正亦皆謝出次出側室孫氏許適梅某孫女五葉蓁錢惠毛希原李鵬陸奇親其婿也希原實吾子翁之塋昺之以書來問銘澄方悲翁之不可作尚冀思銘雖然亦冀思終不銘我銘曰 無父何恃恃我身吳身語若若母飫甘旨稱孝誰我鄰有良史既裕于家亦畀之嗣必恭敬止孰病其修嗣我者才其世未已我懷伊人詩以載美

處士龐公墓誌銘

翁諱玉字朝獻姓龐氏其先為山西大同人翁曾祖福忠昭徒北平已而籍戎太倉遂家焉祖景仁父仲礼娶顧氏生四子伯瑾仲理舉天順己卯鄉貢仕終朝列大夫宗人府經歷叔璧翁其季也為人詳雅厚重弱冠偕朝列公入衛庠為生員未幾失怙奪於家事而弃去業尚歲往來江淮間久之家益裕事親孝親沒盡思兄弟相好無違言與朝列公性行適合每談論輒忘倦翁嘗語人曰我幸不為君子之弃擧吾仲兄有力焉伯兄客

沔陽不返一幼女留翁所翁撫育如己出迨長擇壻嫁之于鄉里荒四方之人無少長皆遇以誠信未嘗矯偽嘗有待翁以橫逆者衆客凡為忿于色翁笑而受之人多其識量正德庚午有詔賜民八十以行義聞者冠帶或年數未及輒拜賜翁恥為之所親賂書勸焉翁固辭曰玉既不德且年未躋七去八十尚遠而服是服吾將誰欺其在家或寓遊外終日意思閒靜溫言和氣未嘗作叱咤聲凡處事務從寬大人不見其屑屑校銖兩為重輕有來告急者隨所厚薄應之僮僕有過直訓飭而已不輕楚撻蓋其天性然也翁儀凡修整美鬚髯步履安順年六十有九以哭長孫致疾自知必不起戒家人預卜葬地竟卒于正德辛未五月二十日臨卒口已不能言猶執其子手又釋若欲告戒然者蓋中不亂云配俞氏子男一泉義官女二長適子弟淵先卒次適潘坦孫男二長雲亦先卒次霖聘俞氏州庠生士英之仲女女二長聘毛希徵子弟律之仲子次聘王恩鎮海衛百戶振之子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太倉城南應闕門之原祖塋之西少北泉以從兄州學弟子員暄所為狀乞予銘惟翁與吾毛氏交姻之好再世矣予固宜銘曰 外溫以恭其中有容惟德之崇斯以言終一鄉之思長者之風

怡清陸翁墓碣銘

翁陸姓諱廣字用寬別号怡清其先有仕宋為衛州府判者因家衛州歷勝國至五世祖德華徙吳崑山惠安鄉之隆里後割崑山置太倉州陸氏今為太倉人曾祖大亨祖興祖父景暘號耕樂母朱氏翁自少謹飭鄉醫沈穀庵公見而愛之請于耕樂翁納為婿翁挾厚貲商游燕齊間多識四方縉紳士出言作事務遵理道鄉邦頗重與二山弟同居相好穀庵卒非異居常追慕先世歲時設祭必豐潔嘗誨其子曰吾惡夫厚自養而薄于奉先者晚年悉以家事授二子每賓客過從相與飲酒為懽竟日見白首營財利不知止者輒笑之居于是以嘉其能戒得云正德改元朝廷降恩詔翁以高年與有冠帶之榮越二年乃卒戊辰六月六日也距其生宣德辛亥三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配沈氏生二男三女而卒其繼亦沈氏長男曰奇次曰贇婿曰滑數蘇邊戴晃孫男一人曰壽山女四人嫁者一聘者二婿曰周世英沈軏葛藩其一尚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州城北陳涇之原沈孺人祔奇等奉其姻江西玉山訓導涓君狀請銘墓上之碣惟陸氏在吾鄉世有隱德為之後者能自樹立如翁無忝矣故為之銘其詞曰 為布衣還有道勤于壯佚于老以言終安宅非不有文德可考

封宜人王母方氏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王君蓋葬其母方宜人卜葬有日謂予其知己也要以墓銘見屬予許諾乃按崔尚寶恭興狀叙而銘之宜人姓

方氏河南新安人號在室其父泰以邢臺縣學教諭考績吏部
缺參政家參政之父封戶部郎中公時失怙獨與母吳氏居教
諭公察而賢之遂以宜人妻焉宜人事姑孝謹郎中公代父戍
役值家中落公役之暇兼事貿易宜人辛苦儉約克相于中家
寢起子女生于其中有知輒訓戒不專鞠育長而誨引益至故
參政兄弟並底成立諸女亦習知古人孝義事父比嫁不失婦
道由所以養之者豫也參政舉進士授官戶部歷主事至郎中
省遣儲邊左既得代餞中貴祖居囹扉久之謫外四川僉事未二
千餘石宜人勸郎中公鬻產供費曰兒與產孰重兒幸存產破
吳楷郎中公從之于是參政坐除名遇朝廷更政起廢還舊職
尋擢陝西右參議命下而郎中公卒宜人居喪守禮年七十惆
悅欲往賀以時俗礼力謝弗納參政服闋復除湖廣陞今官以
才賢被薦者數宜人聞之喜謂家人曰作官有聲不愈于多
財婦無聞者乎宜人之貴由參政初封安人後進今封國恩之
加方未已而宜人不能待矣宜人聰慧知書性嚴重動止有常
不苟語笑雖卑幼非冠裳不見身親女事白首忘勞不事佛不
喜音樂巫尼莫敢造門至閨親戚鄰里有饑乏周卹如不及嘗
出見貨陶器人仆而器敝悲號子道界之直而遣之里有寡婦
垂死念子幼悉以金珠首飾託宜人人莫知者他日其子壯號
出授之其子感泣曰吾母固不亡也生正統壬戌四月二日卒
次適順天府學生女四長適任成次范窩皆籍錦衣衛次侯昊
彭城衛正千戶次盧佑義皆孫男二長侃習舉子業次嬰夭孫
女亦四長適通州衛指揮劉克溫餘在室其二許適潘餘慶楊
守謙餘慶爲少卿南屏先生之孫守謙爲副都御史志學之子
以卒之明年月日葬都城南東皋村之原合其夫兆銘曰　家
人之道利于女貞惟女順正厥家乃成誰與若茲宜人似之溫
溫宜人室家攸宜姑曰賢婦夫曰良配子以母賢母以子貴是
夫是婦是子是母惟石有銘垂之不朽

盛朝美妻閭丘孺人墓誌銘

吳縣盛朝美將葬其妻閭丘孺人其子應璧承命走京師以縣
人葉舜舉狀乞予銘予賢孺人而許之且執筆矣俄值國哀故
輟越月其姻劉尚寶希信言應璧歸有日願得銘乃爲叙而銘
之按盛與閭丘二氏同縣盛宗文肅公後閭丘宗黃州守孝侯
後也黃州掛冠歸後人因名其所居里曰閭丘坊有字叔莊者
于孺人爲高大父孺人父諱某字賓用早世母徐氏守節無玷
賓用無男子卒時孺人已笄其大父廷端爲擇配婿得朝美家
故殷厚然孺人未嘗挾此以傲其夫而慢其舅姑謂爲女婦相
家之道必由勤儉否則家必壞蠶繰紡績剪製縫紉寒暑不懈
身無靡麗口無肥甘人情所難而獨安焉至于久而弗少變易
居常訓戒其家人言甚切而皆其所身踐家人聽從故爲孺人

之子女暨其婦並和順孝敬無斯惰風孺人生正統戊辰二月十五日弘治甲子六月十四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七子男二長應奎先十年而夭次即應璧娶李氏女二長適俞乾次出側室某氏未行孫女二其葬以明年乙丑月日墓在縣五都魏琳山下予聞朝美讀書向義鄉稱長者孺人其有助乎銘曰 維女有訓曰恭以畏中饋是私而不言外懿懿孺人閨門之良身履安富志無怠荒節儉勤勞終身一日慎亦威儀宜其家室嗟彼富驕逸游懈惰莫助其夫祗益其過淳風既變有識斯憂庶幾夙夜取法閭丘

陳太宜人王氏墓誌銘

太宜人王氏常之無錫人故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同邑陳公德潤之配今戶部郎中嘉言之母也父昱母薛氏太宜人少聰慧及笄父母為擇壻得奉直公遂歸陳氏孝敬勤儉甚得婦道其舅姑喜而相謂曰興吾家者必此婦也奉直公慷慨好義周䘏族党不計家有無蓋太宜人之賢足以相之弘治癸丑嘉言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時奉直公沒十有六年矣獨太宜人與諸子家居嘉言三使迎養以道遠不果行乃援例分俸數因奉使歸省輒戒曰其益勉職業毋貽爾父辱嘉言自為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守发惟謹朝廷為推恩所生者再太宜人初封太安人後進今封嘉言感激益思奮勵以報則其父母能教子有足徵者至是聞太宜人訃將奔喪以予同年嘉厚則持其所自為狀來請銘予安可辭哉太宜人生正統戊午正月二十六日卒正德丙寅八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五長崇先卒次策即嘉言次富次貴次表卒孫男十女五曾孫男二女二卜以丁卯年正月三日葬邑之揚名鄉滌塘新阡銘曰 家之盛衰于婦乎定利在女貞言聞往聖陳娶于王於唯右姓昭歷多艱終則有慶賢乎宜人儉勤戒勝況也平生克孝克敬務悅舅姑相夫以正仲子在官數嚴教令封恩洊加榮此帝命光顯令終惟德之應

俞母陸孺人墓誌銘

弘治庚申秋今申府紀善俞先生請于王得歸視其母陸孺人于家凡五閱月而別顧余之不置語澄曰吾母家居雖安吾兒養弟其年益高吾宜早乞歸既且其儀訃至先生痛甚圖所以不朽者乃自為狀授澄俾為葬銘澄嘗從先生游孺人之賢益稔知之銘何敢辭矜先生萬人故太安翁既婚即喪厥考獨其母文氏在堂以家蠱未裕貿易遠方歲久始一歸以為常孺人為婦克勤侍姑惟謹姑安之若其子在側嘗嬰疾晝夜躬自扶持進湯藥遲則禱于神竟獲瘳後數年以他疾不起孺人悲哀成疾久而後愈蓋既殯而翁歸自徐州無憾焉於是所藏既厚夫婦共議新其居第且求吉地以安其父母舅姑之喪情事始

仲而先生復自衛學生領成化丁酉鄉薦以親老就學職進翰
林待詔改今官由是俞氏在太倉門戶遂光顯人無弗識者然
太安翁所以能造其家而先生之名其內實相之又以翁生育
未蕃屢為置妾仍遇之甚善陳氏死哀其慧而無子厚衣棺葬
之女淑儇未出也為擇名家子配焉其待閭里親戚咸有恩有
弗之報置而不言成化中從太安翁就養安州翁先歸以書報
曰吾病亟命治裝道崑山塘值大風覆其舟少焉風止舟翻仰
眾視孺人無恙怪問之曰方覆時若有人掖之使坐得不溺噫
乎豈所謂天道助順者不誣耶孺人諱妙真姓陸氏父曰忠母
曰沈氏陸與俞其先皆崑山人後分隸太倉州故今為太倉人

子男女各一男曰弼即先生女即淑儇適姜汝脩福建右參政
恒顺從弟孫男二長曰復次曰泰州學正女亦二長曰善明適
鎮海衛百戶趙漢先卒次曰善智適陸光實山東東昌府通判
汝説子曾孫男女數如子男曰應塤女曰桂蘭俱幼生永樂戊
戌三月五日卒弘治癸亥四月二日春秋八十有六以卒之年
某月某日葬太倉城西盛涇之原合其夫兆銘曰　胡瀕危而
獲免彼蒼其哉知也有祿以為養亦子職之宜也死後良人暨
望九其時也謂多福之匪由乎人盍觀其孝且慈也

吴母錢安人墓誌銘

吴江陰陽訓術吴君汝文以少子浩為鴻臚寺丞封如其官錢
氏受安人之封者則汝文之配浩之母也安人近以疾卒訃聞
京師浩服喪將歸持其壻吳黃門膺之所為狀請予銘其墓按
狀安人諱貞字以貞父宗朝母王氏宗朝所生惟二女為擇壻
于邑中得汝文妻以長女以家委之及長女死遺二幼子淞仰
特無所宗朝又以家非汝文不可支也乃復以次女妻焉是為
安人自少柔慧端靜不妄言笑日閑女紅習聞孝經大義比長
事父母左右周至務得其歡心凡汝文事之于外安人應之於
內罔不給而父母益懽及父老以死母踰年亦死汝文為之買
地營葬備送終之禮亦安人有以為之也已而謂汝文曰君能
終吾父母之養吾不能一日養吾舅姑奈何汝文因與偕歸時

汝文父封兵部員外郎一齋先生及母李宜人皆老矣安人一
以事父母者事之人謂其相汝文者遂足以相者汝文之業淞
亦未起以安人而日昌中以所有施諸隣黨不少靳而德之者
益廣家声亦內是益振教二女慈而有法業以有成長即淞太
學生為伯父武庫郎中後先卒娶丁氏次涇以易學領順天鄉
薦娶陳氏都憲玉汝先生女繼娶王氏都憲思德先生女也次
即芳娶庠生莫汝松之女繼娶則通判毛元成之女也孫男二
邦樂邦實尚幼女七俱在室安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
日年五十有五正德辛巳某月某日其葬期也墓在某某之原
安人瀕卒呼涵訓以力學毋自足于一舉以浩在鴻臚不得見

則呼其婦囑之使戒湛盡忠于所事毋為苟祿凡此則其所以成其子者遠矣諸所自為固宜不朽銘曰　夫之賢婦實成之子之才亦母之為起家之儀著于平時裕後之訓施諸瀕危女而丈夫非安人其誰

湯文儀繼室章孺人墓誌銘

孺人章氏之卒于京師也訃聞吳中而鴻臚湯君文儀號哭働之戚矣乃抵書于其子士偉俾攜徐韓森子容所作孺人行狀請銘于予遂按狀而敘之曰孺人為京師章廷傑之女母范氏文儀始為鴻臚序班而前室何氏早世求其繼而弗得聞孺人賢欲聘之時文定吳公原已周公與少宗伯之諸汪公相友善廷傑則少宗伯内兄也文儀托三公以請遂諧婚焉孺人柔順貞靜不妄笑語與文儀居京師克相敬禮文儀有所為必從中留之而後為故居官多善譽而理生無失業孺人之賢由是益彰及文儀解官相與歸吳中而文儀父逸晚翁母徐氏皆春秋高矣文儀能極力奉養而孺人之事之也則進衣于未寒備膳于方饑拔之以僮僕候之以几座而迎之以意料恒恐弗及與文儀咸獲能孝之名焉文儀家素饒裕孺人時語之曰人愛私藏者多見小而忘大惟昆季一心重義而輕利斯為保家永久之道耳文儀從之家以益睦人以孺人有丈夫之見云所生一子曰傲早夭一女嫁太学生汪師尧即少宗伯之孫今太常卿汪用之之長子也先卒文儀側室胡氏生女一適御龍高氏生子一即士偉娶沈諭德良德之女孫女一尚幼文儀既家居士偉少年供事内閣孺人実攜之而来蓋京師其父母之邦而汪氏女又居京師孺人懷之不置故益不以跋涉為難豈意汪氏女死逸晚翁訃亦至而孺人益悲竟以成疾雖士偉克鴻臚序班孝養盡力而終不足以舒其懷遂至于疾劇而卒卒之日為正德庚辰十二月二日其生天順甲申六月二十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七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吳縣某鄉莫遠晚翁之地銘曰　於維孺人克父克母生于京師死復其所柩归吳中式從夫子賢以銘傳死而不死

封孺人楊氏墓誌銘

孺人姓楊氏諱某常之武進人父垻登弘治己未科進士母陳氏生孺人二十二年嫁大理寺副徐君文燦封孺人大理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学士贈太師謚文安公之孫封中書舍人雲谷翁之子大理礼良元配也翁為擇婦而與者聞孺人善事父母乃禮遣媒灼致詞求婚應曰諾孺人入門即移所以事父母者于舅姑而盡其禮有加焉正德戊辰大理以忤權奸被逐家居者五載復起將挈孺人偕行孺人曰吾侍舅姑頗久吾不忍一旦去左右即去必求可以娛吾舅姑者乃行耳為留其子増于家一日聞舅姑坐舟中舟出桥下將半

祈忽陷舟没於水二老人者幸而得免泣謂大理曰君不归者
不可以為子及亡归例不許行不果孺人請獨往安道警亦不
果用是居常怏怏後聞增死曰貽吾舅姑之戚也奈何益不樂
至廢寢食歲己卯大理当奉命使廣喜相謂曰明年公年六十
得便道还家上壽此行良不虚矣及期大理猶以王事在外孺
人設酒殽應賓客雖釜鬲几席之屬亦親自拂滌備極誠敬無
幾疾作不欲令舅姑知之邀挪言動如平時後舅姑詢知其病
也為之禱祀嬰爲孺人曰死生壽夭命也況歲歉財匱行之何
為及大理归與其親樹碑壽域孺人復手自診具以犒匠氏越
二日遂以不起实庚辰之閏八月三日也孺人秉性既嘉而又
能通書史大義蓋不獨相夫事其舅姑可以下至妾媵亦能以
恩体其心以恕掩其過以篤悅其悍妒至病革諸言遺忿亦有
足稱於予賢哉生子男二人增先卒坤聘靳文僖公之女〻之
人長字鎮遠侯顾公子某次則鴻臚寺主簿夏元敬子某也大
理以嘉靖壬午奉葬之銘曰子孺人自初奮孝敬惠他狀懇〻
命葬某山之原持己所自為
不已以求余銘勉為之銘曰　孺人自初兮孝敬惠他及子有
行兮克曉相門相夫以孝兮逮下以仁象常命書兮羅數方新
命之不淑兮乃隕厥身斛魄归此兮魂游清旻勒石墓间兮以
贊休声

徐節婦陳氏墓誌銘

澄之少吾先子愛之甚長而議婚既築其女又築其女之父母
昆弟與其父母之父母昆弟一弗可輒已方吾妻徐在室早喪
其父鄉人皆稱其母陳氏曰節婦徐故名家節婦之男橘軒翁
初教子陶〻至業医翁傳其学為一時所稱而節婦弟兵部郎
中愷既举鄉貢有声先子是以命澄委禽焉去之十年而先子
遂捐館又十餘年橘軒兵部相继逝今年春澄在京师餞又得
節婦补橘軒之仲子庚將葬節婦先期以墓銘見屬嗚呼節婦
所以守義而竟不變者豈要身後名哉然其志不可泯也其忍
以不文辭乃哭而為之執筆徐與陳同家太倉節婦父傑以子
貴累贈武選郎中母龔氏累贈宜人節婦年二十而嫁夫曰依
陶出也亦知医生子女二人而卒子曰欽五歲矣女即五妻甫
二歲或諷以改適節婦泣曰吾聞婦人夫死不嫁奈何以一身
從二姓辱吾舅姑父母耶諷者慚無復敢言欽既長又再娶皆
未有子亦卒節婦自喪其夫君子居止常依父母時節归舅姑
舅姑待之如賓其後兵部與澄举進士仕于朝節婦嘗遂五妻
上京师處于兵部家即者七年兵部既没归葬已猶立其家是
時澄亦以告归弘治壬戌北上拜節婦而别〻一年而疾作瘥
亟語其叔曰吾徐氏婦也其以吾归竟卒于夫家甲子正月十
二日也年六十有五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州城北陈泾之原合
其夫非節婦之葬也兵部之妻许笑相板歛居于於是嘉其能

厚乎夫之兄逝于存没有終始云銘曰夫死子死其生孔悲以圭以璧其行不虧家有孝子国有純臣百世而下今聞俱新

大父府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詔有司擧民八十以上有行義為鄉里所敬服者給冠帶榮身而我大父府君以其人與焉後十四年為弘治辛酉大父年滿百有言於巡撫都御史彭公〻以為瑞為立坊以表之尚高年廣上恩也是歲十有一月大父微見背蓋自屬纊以前絶粒者凡十餘月然無他疾苦諸孫泣請訓詞惟戒以勿争言不再嗚呼痛哉吾毛氏世為蘇之太倉人太倉旧隷崑邑在近歲始割為州吾曾大父伯振府君娶于張生三子其仲即大父当太宗宣宗時曾大父游北京大父在側故嘗獲覩二聖顏及聞其賞刑之大晚年數以語諸孫正統中三子異爨大父所以詒生者視兄與弟皆不以競以貧故至鬻其居而僦屋于人惟吾父修撰府君長而克家故能使志不勞而身佚飲酒以娛憂何求如是者幾四十年而吾父没継以吾兄弟之養大父安之若吾父尚存優游桑楡復踰一紀人謂其享人间之福爲多大父生而質美未嘗问学而寡欲慎身壮老一致其宅志也以曠其處無竞以柔平生無偽言詭行鄉人愛之居労能以所受先人田讓兄丁未詔八十至九十賜肉帛有差或勸以偽増歲年冀多得大父正色曰朝廷錫復老者恩吾等既無以報顧為欺罔耶嘗書題獨居有鄰婦奔而叱之其婦愧而去事後三十年吾祖母王氏以语澄而外人莫之知也生子惟吾父一人女三人皆先大父終夫家孫男五人曾孫男七人女六人王祖母出同里名族有顺德卒成化癸卯葬乙巳墓在城北趙涇之原于時吾父嘗為大父立壽藏墓左至是吾伯兄洪以卒之後一月庚申奉柩安厝而澄適以告家居與殯葬事因念澄以諸生叨甲科備員侍從斯豈徒以詞章得哉吾父不及見幸大父見之今皆已矣悲哉食其德而不言使來无無聞澄心懼焉謹敘哀而志之大父諱弼字惟忠吾父諱昇蓋不敢斥諱云

伯兄北林翁墓誌

嗚呼伯兄胡遽至于斯耶吾同産兄弟五人伯兄北林翁于兄弟中性識明達事無難易可否利害判于數言諸少咸頼之而今已矣痛哉伯兄諱洪字彦博晚自稱北林翁毛氏舊無譜居太倉者不知其所知者自五世祖仲明始仲明公蓋元人暨子孫在国朝皆以良善稱于鄉大父吾父俱以澄貴贈資政大夫礼部尚書大父為人寡欲慎身忠信無偽年百歲而終吾父聰敏和易遭家不造克自樹立伯兄年甫長去里塾佐之南游凡事课達以老成人〻莫敢欺吾父中歲疲遠出乃命伯兄仲兄代之行往返北南恒數千里道人以有子為吾父喜而澄惟是勉学業家事一不经心故得刷名薦書以有棘秋弘治癸

丑登仕籍是時吾父已謝去獨幸大父外大父母及吾母范
夫人在堂澄便迎吾母來諸子欲留之伯兄曰母雖去家其志
樂也乃躬送之京舊率諸弟分養三老人能使皆安樂終天年
歲庚申吾母思家澄顧跡反因是懷且愧羞趣澄北上而身
止於家不復出　予爭迎養每至伯兄所留數月乃他適其設
施惟四子視食飲為而澄顧以路人用是懷且愧羞將十五年
于今矣獨伯兄居適市屋自謂不足以恢其業買田北郭葬室
居既久益北從辛勤三十年田廬器物僮僕有加于舊而志不
自滿衣服飲食率從質素承吾父之志立祠堂飾坟墓割祭田
延師教子冀不失宗子職蓋尤所盡心焉者而交姻有急力者
可為圖有顧慮被其德者實多伯兄天資穎異若陰陽星命醫
卜之屬偶一習之輒知其要而使專力經史為儒所就又可量
耶惜其終老布衣僅試之于家而不及為世用也生天順戊寅
二月十七日卒于正德己卯六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二配
堅厄氏繼陸氏再繼亦陸氏子男二長希茂次希夷國子生俱
前陸氏出女三長適李學側室時氏出次亦前陸氏出將生而
喪其母表妹徐氏撫為己子適王嵩次側室陸氏出許姚吳孫
男二與中與時女三長許邵氏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初七日
葬于太倉城北鹽鐵塘東原祖塋之次厄氏之卒也瘞骨于鹽
鐵塘西原祖塋陸氏葬東原祖塋至是與伯兄合希茂輩先期
以書來告嗚呼澄自畢吾母喪再上京師十年之間皮秩屢遷
于國何補謂宜亟見黜還歸故鄉庶几得與吾兄弟聚首田園
以相娛樂而孰意伯兄之不我待乎痛哉誌墓之文誠有不能
執筆者然其忍辭執筆乎泣而誌之使刻于石以貽來世

亡妻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正德乙亥四月十八日吾妻徐宜人卒于京師是歲十月兒子
希原奉其喪歸以明年四月初十日葬于太倉城北鹽鐵塘之
東原前期希原以書來問銘乃誌而銘之俾勒諸幽宜人姓徐
氏其先台之黃岩人七世祖世祥仕元為平江儒學教授因徙
太倉世祥生昆山州儒學教諭元起元起生訥訥生壽壽鄉人字
稱之曰大同先生壽生世安世皆以學行藝術有聞其詳載家乘
祖諱完號橘軒精于醫數起奇疾父諱依聽敏受父學母陳氏
夫死不嫁人稱為節婦兵部武選郎中愷之兄也宜人生甫三
歲而失怙隨節婦居外家節婦自矢無二志既終喪或猶遣媒
氏往議婚宜人才數歲輒悲泣不食外祖父母察知其意為謝
絕媒氏乃復食以故于是其內外族咸嗟異之比長節婦從武
選謀以妻予之方游鄉校家故徐宜人安之事吾祖父母暨吾
父母祗順無違禮初吾父奉政公為予配加慎至是喜謂吾母
太宜人范曰毛氏其興乎吾同產兄弟五人吾母性嚴明宜人
在諸婦中志識似母母最愛之平居正色寡言身任勞事不少

懈弘治癸丑予擢第官翰林迎養吾母都下時吾祖母王暨吾
父皆已沒四兄弟分處東西宅祖父閒翁耄年康健陸宋兩孫
婦事之宜人獨得侍吾母側婦姑相悅如母子歲辛酉祖父壽
登期頤吾母归省予得侍行如例宜人實從祖父终天年未幾
吾母方逝而予官祿彌厚懈且懲宜人所以相予者益倫其愛
勤之志一如韋布時予事多所勸沮予嘗飲友人第為所強大
醉歸後每赴他会必援以諫曰君惟斷諸己而已孰得而強哉予
愧其言教其子女若孫皆以正嘗患瘵难吾死屢殺呼其子曰
作好人吾死不憾已而復安送女嫁廬人或笑之宜人聞而嘆
曰吾財尚有餘豈於一女靳哉且此視吾嫁時固已厚矣使其
父今日猶為書生有足乎其賢明類此予方賴之不意竟止于
斯也子男一即希原太倉州学生娶李氏女一適鄉貢進士王
亞若孫男二長與幾聘唐氏行人司行人符之女次與立孫女
一尚幼生天順癸未九月二十一日卒時年五十有三當予修
撰滿一考封安人為左春坊左庶子以兩宫徽号恩加封宜人
其及見予擢三品僅餘一歲云銘曰　辰之良兮葬之鄉子從
茲古岡兮水洋洋兮玉阜蒼兮殆其千百霜兮尚虛左右兮吾
來此藏兮

毛介婦庞氏墓誌銘

吾弟淵娶其妻庞氏先期以庞從兄暄狀寓書抵予乞銘嗚呼
自庞之殁吾母傷之甚居常悒悒予日夕要之無以已也弗銘
吾母自京师归伯嫂復得躬奉甘旨者几四年盖终其身孝敬
不衰其卒為弘治甲子五月十五日遡其生成化乙酉三月十
三日享年四十子男二長曰耕聘鄉貢進士陸伸女次曰森女二
長出側室某許嫁李某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州城北毛氏祖塋
之次伯兄私娶庞氏卒無子伯嫂其娣也方議婚先考修撰公
命卜甲曰凶夫姑将不克偕老乙曰吉克相其夫宜子竟從乙
言迨今皆驗嗟乎人之夭壽禍福不有命也夫銘曰　貴如片
玉燦如蘭舅姑曰孝夫曰賢造家有子耕有田吁嗟不享俄及
泉有前知者命在天葬之穆次古礼然載德有銘其永傳

太孺人俞氏行狀

太孺人諱如瓊姓俞氏蘇之常熟人也以子貴封太孺人曾大
父某大父某父景明母陳氏陳為吳之著姓家望私在常
熟縣東北七十里又其南二十里鄉曰双鳳邑之顧氏居吾景
明贅于陳太孺人之生也婉順凝重外大父原錫甚愛之於其
長擇配名族以归于顧今中書舍人守元其子也守元之曾大
父有终大父希增與原錫景明皆讀書好礼有声鄉邦太孺人
入门執事舅姑朝夕親治饌進舅姑食之甘乃喜否則怫怫終
日居二年其夫文安儀遘疾以没時太孺人娠守元甫四月文
安嘗囑太孺人曰我死矣生男善為我謀以慰吾父母之心太

孺人飲泣許諾。生守元質弱多疾，醫謂胎時其母過哀所致。一日疾劇幾不救，太孺人方寸亂，欲自經以殉，因仰天大慟曰：我所以苟活以兒故不即死，兒死吾尚忍生耶？聞者皆為流涕。已而病瘥。未久復病，病則太孺人忘寢食或至累日。其後竟以憂勞成疾。太孺人陳氏母來視，因挈之歸，留二年，曲為慰解，而疾以故也。太孺人乃泣言其情曰：吾既為人婦，當侍養舅姑于家，夫臨沒之言謂何？而吾母子顧久于斯哉！陳不敢強。自是其疾日減。守元長大，朴而溫，太孺人喜而愛之彌篤。大父命入里塾，早夜誦習不懈。勤勞諸同族子女衣食並豐腆。守元以大父訟家屢自奉為薄，太孺人以紡績助之曰：吾兒既無父，幸出百死以生，吾誠不忍

復令其清苦。守元每得一衣一食，念其母致之孔艱，未嘗不墮淚。及為縣學生，屢試于鄉不偶，太孺人訓之曰：爾能取一第為爾祖榮，庶慰爾父于地下。余爾祖衰甚，恐不及見汝後日成立也。言訖母子相對泣。無何，希增夫婦皆下世，太孺人哀毀甚，衣衾俱出手製。守元有從父，大父沒，析產屢屢惟從父意，蓋太孺人命也。守元以嫡孫承重，服闋，遇例入南雍。家之庶務太孺人悉自條理，舉家安之。嘗被橫逆，務為含容，曰：吾豈以小忿為吾兒累哉。以是克完其家。守元得專志舉子業，日益有進。壬子秋遂領鄉薦，癸丑登進士第，既授秩，即迎養太孺人。發下逾年，守元一子五歲夭死，太孺人日夜悲傷，又五閱月而守元之少女

病，憂益甚，因夜起視，遂感寒疾，凡十二日而卒。臨卒尚屢呼其亡孫之名不置。弘治己未二月六日也。蓋自昨封太孺人至是終一月。其生為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二。有兩女孫，其長約以朱淵為贅婿，次即病者，許嫁趙弘元。太孺人二十三而嫠，居守志餘四十年，撫育遺孤，殫厥心力，大義靡虧，為世貞婦。矧其孝于舅姑，獨至豈非扶綱教道者之所予哉。守元扶櫬歸葬其鄉有期，且將告哀于當世文章鉅公，為將來不朽計。澄家與守元同里閈，舉進士為同年友，即在京師東西相去不數步，其聞太孺人之賢為詳，遂從守元請，擬其大者為狀，庶幾於孝子之事有助焉。

祭盛封君文思禹父

猗居之士，以玉在璞，斂厥英華，晦于岩谷，匪畫莫數，惟積善蓄。彼蒼者天，界以多福，子才登庸，食天子祿，爰錫恩封，是酬教育。崑岡之麓，妻承之澳，笑樂壺觴，謳吟松菊，謂於將耄，期頤可卜。大限俄臻，逝川不復。某等進忝平生，重感鄉曲，名姓相御，盧井相屬，何以寫哀，奠此醽醁。

祭外姑徐孺人陳氏文

婿毛澄南向再拜，遣兒子曰炅以牲醴時羞之奠，致祭于外姑徐孺人陳氏之靈曰：庶矣吾邦，高門望族，徐自前宋，其來已舊。嗟橘軒叟，名以醫傳，妻陶之如，生子亦賢。里有陳翁仲英，其家

文簡公遺稿跋

余曾大父行五人而文簡公居三曾大父為季曾大父雖布衣讀書能詩時從文簡公游京師余大父為諸生從莊渠先生講學星渠究心時務不屑屑于佔嗶之工文簡公尤鍾愛之又嘗若子余未及見大父而見文簡公之子思州公思州公為余談及大父未嘗不流涕也嘉靖甲子楚侗耿先生校士吳中余首蒙識拔次即余弟埜文簡公曾孫也並得以儒士科舉余兩人友愛之篤不殊先世再更十年余僥倖一第而埜尚困于諸生一日出其亡父所遺文簡公著作一帙蓋輯而復佚文已不全而詩竟亡矣余跽而讀之真布帛菽粟之文絶無紛靡綺繪之飾而論事必根于理稱人無過其實意帝餘子詞語不傷其氣什襲藏之篋中時出披閱景仰先德每出必攜之攜之貴陽再攜之青齊茲又攜之中州偶出以示於藩李君李君亟賞之曰此先進之徽音不可少也公藩長孫君為忠烈公後人忠烈公亦以弘治癸丑登文簡公榜進士孫君遂請刻之以傳夫表揚先世之懿美俾不至與草木同腐者為人子若孫顧幸也余又安能獨異哉謹識歲月于卷末時

萬曆庚寅上元日不肖從曾孫在頓首謹跋

按公大禮儀損為呂涇野宗伯楚珩所藏見呂氏涇野詩

草中宗伯之孫係率鳴所藏時在孔陵中未又

毛文簡集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毛澄撰澄號三江太倉人宏治癸丑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尚書嘉靖初議大禮不合致仕歸道卒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皆所作碑文前有李維楨序稱澄沒十餘年其子希原裒所作詩文爲三江集未及剞劂而散佚後其從曾孫君明蒐拾鳩合屬維楨校刊更名曰遺稿詩已無一存文存者僅二卷耳云云此本題曰毛文簡集與序不合豈又經重刊歟

何燕泉詩集四卷

〔明〕何孟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蔣文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何燕泉詩四卷》提要

何燕泉先生詩集序

燕泉何先生文集[illegible]數卷徐余得之友人周益山氏所因携之韶陽欲為鋟梓弗逮比余郡祖臺山蔣公以廉能開常駐委署郴篆不浃旬而政通人和發墜畫舉暇乃取先生文集讀之喟而嘆曰茲一方文獻也何令湮沒若是遂輯集中所載古選近體詩四卷捐俸屬先生子婿國子生喻子晟刻之費簡於余俾為之序顧余謭劣且病非知言者又何能論先生詩哉惟念余自束髮即嚮慕先生如明星在天不可及乃今歷三十年往矣始得先生集又附臺山公新刻竟余未逮

之志豈非幸哉嘗竊窺先生文集錯綜六藝揮霍百家抉異覓奇發出幻化信詞林之哲匠藝苑之宗工也惟楚有才先生當之矣然徐讀先生詩則尤微而婉精而暢麗藻揚青氣宗漢魏盛唐超然上乘豪山公獨取刻之其意深遠矣聞之詩人窮而後工乃先生祖君父皆

起家進士又弱冠登高第任參贊中未嘗有一日窮愁之嘆而其所造詣精工若是豈人力哉蓋先生風賦異禀一目輒數行俱下日誦數萬言耶終身不能遺失此其得於天厚矣且我明詩教之盛自弘治間學士大夫始翕然丕變而一時作者如西涯空同大復諸公爭鳴

奮唱力追大雅而先生適當其時與之師友互相攻錯耶句字皆經斧鑿引繩墨必協古風人之義而後止則其叙詩所發泉然名家是與二三君子齊驅並軼不有自哉惜先生未及退訂遽捐館舍以去而後嗣寖以微絕又不能爲先生表其遺言傳世豈不悲哉要之先生

剔歷中外所至表惠政人不能忘且位致通顯赫然負天下之望而家居十餘年日惟讀書燕泉山中以詩酒自娛足跡不窺城府風節凜凜爲里人師法至今有遺思焉則先生所以浩然而獨存者寧獨繫於詩文之傳不傳耶雖然先生所以傳世者誠不在是然使海內人

士景仰先生不可見見是刻而讀之亦足以少慰碩慕庸非臺山公力哉臺山名姓籍里與陵中其先世與先生為同榜進士筮仕吾衛清操善政大為衛人所誦覩其刻集之意而其中之所存者槩可觀識矣後之繼公來者倘聞是而興焉或㕓幾刻先生全集成一家言以傳其以是為權輿也哉

隆慶丁卯孟春朔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前南京駕部郎中鄉後學龍鳳山病樵仁山劉穩頓首序

何燕泉詩集目錄

卷之二
七言律詩

答歐陽上舍滄衡　[illegible]
施兵備席上觀雜戲次錢郎中韻
又次前人北樓韻　解恂次韻
固原行臺奉次總制楊都憲邃庵先生韻
閱武堂奉次邃庵韻
洮州行臺用王副憲應韶韻　靈鈞臺
甘州察院元日題壁
奉次巡撫曹都憲見寄韻　高臺察院
嘉峪關　蘭州知州姜閎同年病中以詩
來呈有乞歸意用韻勉之

魚鮮川　山中述懷四首　途中述懷四首
題孟望之扇次何仲默韻
送朱御史歸壽其親 二
朱御史嘉會母董孺人挽詞　送夾
送朱御史知廣信 又一首
張禮部繼孟陸翰林深約遊余水莊席上限韻
次劉都憲祀河有感詩　張翁城西與內
洲縣目次韻　春日書懷二首　送王在錫歸[illegible]

陸詩御母龍孺人壽七十
和古狂馬公作墓廬圖對之悵然題其後
白鬚歎張子醇正郎韻
送李尚書歸彰德　挽沈道政
送西涯宗人李浩歸茶陵　省園丁
寄兒仲方　對食有感　送黃進士
雙桂堂詩　馬上　和易教官秋懷
留别曾二丈　次依縣陳太守韻
寄語大司馬秦公先生消息有感二首

聖天子勉留東山先生乞歸有感一首
晚泊河西務錢郎中席上用汪編修韻
挽張光世　送李時儒歸茶陵
挽外舅歐公二首　挽鄭都司
哭孟旦弟二首　挽白司務
和劉都憲祀河有感詩

卷之二

題壽室詩為張儀曹作　和曾太守韻
雪中故人見訪一首

燕泉詩集目錄　六

燕泉詩集目錄　七

卷之三

五言律詩

七言絕句

何燕泉詩集目錄終

何燕泉詩集卷之一

郴陽燕泉何孟春著
同郡後學周 齋
全湘後學蔣文化輯

古風 凡六十三首

樓穿樓

僊人好樓居此語誠非妄鵲鑿者方瞳何年此
樓上湖山螺當横湖水鏡光盪曉遍赤瓏霞春
連石門浪子發刹金笕千里郴無障西泛與東
遊風泳欲誰讓行當三十六不用還藜杖舌馬
更來辛寂遠豈堪望忘言生終日身世謝塵鞅

陳亮之席上分韻壽蕭海釣得元字

夫子我師行平生心所尊朝端舊風采蹇諤傳
諫垣燕黄萬里論不受鮫鰐吞抗節返初服芳
聲襲蘭蓀從容龜曳尾勇決鼎脫蹯遜讓非我
讓争隈尚雖喧大伸枕富貴將戲壺乾坤詩壇
將李杜赤幟見者奔字書一妙雖涉叔屋漏痕
冠帶走四海泰山斗墨蹟一片戰後學許沂崑

崙源手此一寸膠前湫九曲源我生後夫子匏
繫三家村所媿瓣香敬未登曾氏門山南海北
處慨想園春國篇章被草木臭味或可敦千里
此明月無由問寒暄夫子今何似亮之曾我言
嬰顛孺子色五內扶桑暾斯文有壽脉鼎若靈
光存靈根豈須灌自可窮化元春缸玉餅香欲
泛五石樽鷗筋和盤首古調方新翻何時拜床
下慰我夢寐魂

次陳宗之別其弟廣平守亮之仰蕪堂韻

我吟長公詩花發憶兩京誰入長公夢南山秋
菊榮（坡有云曾夢子由出南山秋菊之作）詩來悅觀面咫尺千里
程道逕何處堂聽雨中宵情戴揮清穎淡重作
齊安迎功名各不免離別歲屢更燈下數鬢髮
一樽歎及明淹留杉竹陰豈爲戀此城文采映
中朝鳳麟非易名天倫有阿同（子由小字同叔）吾弟佳
友生何知百世後手足仍相成請看來生蕪結
因陳弟兄

送王伯安南都省刑部上分得二十韻

秋雨彌天來扶風動地發秋官用權暑氣掃
七月四壯後何之時當未定罰賞織下青冥釼
戟惟帝曰罪毋脫泰然法勿加逆刑三千覆五覆
問務使事情核寬裏一寸丹戴拜書之笏年來
民俗濟肯啟其告訐年來吏事冗肯聽其唐突
持此直如絃何人執請謁持此平如衡何人蹄
乾沒莫將五德鳳擬以獨擊鶻筆端有造化遂
辭內莞滑山川我經歷歲月去飄忽簿書盈几
席肯作塵勞出夜分燈火孤清興諒難汩檢點

紀行篇淨踪適吳越歸朝擬何時欲及泉芳
歇民物哀矜餘轉覺心如截好爲萬言書伏奏
蒼龍闕

逸廷實席上分韻得有字送王滋之節推

古人不可作天下吾誰友常嗟一瓣香見拒千
金帚年來百一收敢恥居王後區區文字間固
已心期久吾徒道誼交肯使町畦有平生木大
家不假藩籬剖東溟足被湔表裏謝壁垢作腰
高落作暨泳甫不以京國於臉梓名相左右

今古入毗黄居然浔臧否由乘凜嫉惡世昧若
為誘舉世嬲嚬嚬謂嗤嗤唱噝感時獨撫膺論
事洛擊肘有氣吐虹霓無光詎斗斗丈夫自樹
立一世夫豈苟不有擇及民吾其業爾均當延
酌賢才孰再繁劇受坐惟主畫諾此職非君取
小邵江之南名邦借監科發軔此功名已尋於
墨綬行當著愷悌莫負民父母小民愚而神道
上傳碑口趣君自有期毋為悲難偶河山滯形
迹老我甕鶏守拈手滄洲雲晴光耋腿牗褦黄

今何所接廉晃無答各留五七言連篇爛縵玖
人間數嶔晤趙慝黑秦缶幸嘗未別時且醉陽
關酒臨發重徘細春容媚官栁郎簡有新題可
以慰知厚百年萍水情難忘是辛酉

望江驛

淅米九江水炊飯彭蠡澤飯熟不及餐已達望
江驛此與風水便迅於飛六翮舟人意不極更
排前途廉前當到安慶此日猶未夕加此日後
日弱水何能隔長風萬里張令人愛為客留書

小孤山刻作紀行石

夜飲調生客

明月歸不去清風吁浔來吾儕三三子避近城
南隈良夜此奈何幽懷共排細春殘更堪惜指
點盆花開一咲青燈前頭君乾此杯

感雨

天時喜常暘民命墮焦釜田如龜在灼之下何
時雨吾聞春秋書四月已愁魯況茲五月來野
外皆赤土老弱轄拮槔力盡還噢咻吾郡太守

始下車實吾一郡民之主民憂其責憂在民出
郭對之紛勞撫方今旱勢劇焚如我欲救焚誰
伐鯆孔焱相與跪請天裂日炙背不移武一誠
所在劃若鼕河伯山靈來旁午魃鬼磔為投涸
死商羊起作隨車舞辦香無事謁叢祠星徽下
召非與箕足誰風伯更雨師雷公電父今詔誰
豐隆奮擊雲中鼓列玦頻揮天外旗陰官趍命
律令走天龍八部相追隨明朝闔境告沾足生
意戢戢綠哃吸登滅一斥謝天地倪髮丕爾耿

低塘枯鮒久矣尖濡沫搞塊何爲合萃滋四山
在眼青可掬草木悅榮柯欣枝平疇麥苗碧摇
浪别鴻花叢錦作帷嵐丸十里滴勞潤江水平
篙添綠漪今年醉飽可樂歲民曰太守非吾私
一雨三日勝珠玉公當有亭吾記之永垂不用
許冤苦雲漢豈須傷予遺孰寡汙邪入林望衆
祝已遂浮于醉脉跡壺酒細事耳安得黃堂生
置祠君不見三吳去年民乏食兩浙菜色多流
離高原下稻枇不許此煖亿病天不知吾得彼

郡吾術可有志于民知魯語從横兩腳走南國
衣食源源波及斯鳴呼守令之賢不易得腐儒
有懷空嘆息天下蒼生繫胸臆

琴軒爲某題

今人不古樂適聽豈須琴君抱嶧陽桐獨撫太
古音古音知者誰千載少前席竟無期逢春
秋已唱吳歈競朝夕俗物夢防耳也情來發腸
子期已矣不復作山空戕戕水洋洋

丙寅年元日

人生無百年年去不可追一年一元日况此元
年期東風釀草木紅綠有前姿今我幸陽春安
能與酒辭下坐入新御杯前賜理則宜一酌定
天降四海漸瘡痍元氣復太和春臺共熙熙我
諒非私飲高歌勿復疑

過洞庭湖

往年過洞庭天水連四極眼中君山外是魚
龍國高秋八九月千里哉畔息雖有波濤鼓長
風不容抑今來過洞庭洲港界封域新春水未

生涯涘近可識舟人復苦之三宿在湖側遠遊
沙草路動借牽挽力懷吾行其間前後幾南北
叢已忘風波今當候天色行速嘗所譏遲行不
須憐前程尚遠而此地獨斜經平流與高浪於
討孰爲得保此千金軀幸免妨不測吾舟已出
湖買酒寧論直再拜謝湖君平安荷君德明發
理篙楫行行何倘及區區遲與速兩不置胸臆

開河門　二首

江湖波浪險無非風相逆渡河得便風尺水無

泛泝浮家非久居兩櫓本行具坡陀楊柳灣知
閑幾朝暮有閘室留版有斗不成身情知拗宕
徹何不改他驚違人傷窮途君子慎末路中流
自在時吾豈終無遇夢踏步虛聲行歌遠遊賦
會看天漢間縹緲橫槎度

春雨不可期河源欲中斷一舟閣淺沙力困百
夫腕吾行素遲頓屈指程何算客囊日坐食所
慮之薪粲側聞鄰舟言重作倚楫嘆東南阻供
饋何以紓　宵旰在舟既憂涸在野合憂旱綠

秧猶未稀赤地誰當灌居人何所資魚市滿隄
岸河汭獨無憂波臣落塗炭向北近
帝居思皎想盈漫　閶闔倘可聞君當挽銀漢

責亡奴

爾賤為人奴吾於爾何負家貧食指單恃爾同
駢枏長日無力作使令才左右胡為一旦間決
策背吾走爾室有高志衣食即父母曾閒懶惰
者亦得衣食否我無膏粱剩糲飯自充口我無
紈綺餘麤布不露肘奴求免饑寒理不論好醜
去我何所為他人爾何有亡奴前致辭公言誠
不受奴心竊有懷不識所歸答奴以農爲主且
當力田畝奴以漁爲主自當持網罟置身耒耜
行亦自知秤斗轉易得數錢自無虛并白所抵
日營營不容停腳手不如官人奴安坐得肉酒
因思事主公豈意一舉取饑寒僅能拚往事俱
落後主公性多防日夕在監斜辛勤自立名奴
輩知誰某嗟奴言若此所望亦良厚爾當初來
時是聽何人誘奴賊各有司惟臧獲爲偶在田

漁市并事事不容苟昔日王大夫買僮楊寡婦
聽教千百端受笞十八九民間轉顧傭未免遭
擊掊何如仕宦家屋下好遮首一身得安閑已
脫諸躑躅非分豈可希欲居豐殖藪豪強力不
兼況爾效塵垢而敢生責望常懷亡叛西不聞
李氏僕忠信自能久不聞黃家役廉謹常相守
官聲沐蘭芳恩忒漸之脩家人務溫飽此事誰
於爾奴今有二心我救可憐扣狗不亦家貧人
心不如狗

李獻吉過余新居席上限韻作

旅食又京華不知春已暮上杯非一枝棲我當
何樹借宅長安街圖書且安寄出門見　宮牆
尺五執〻天路輪蹄聯往來風雨今幾度郎曹
十年中人物半新故君胡不少留濁酒中平素
知己自昔稀于今可常聚君才日老成欲作廟
廊具何以語故人弖勉當世務井中無沉轄戶
外有停屨情深各惆悵爲我賦長句

邯鄲呂翁祠

紅塵髯邯鄲其下行者誰剖符分節鉞競逐亡
羊岐我今已三過載謁儽翁祠翁往不復作誰
當擬昏晦榮華五十年不辨黍一炊功名入挑
炭變幻豈足持區區處世夢正與盧生期敢分
鄭鹿真重訂周蝶疑逆旅紛過客何時非夢時
洗眼祠前水勿爲醒眼迷

渭南戍娘　世傳秦始皇焚書處

至理淺文字微言歸簡編管鑰一天地主張千
聖手如何贏炎虐六籍隨飛煙人心豈無書泰
非自絶天河海不發流日星交長懸芳草渭白
娘寒灰何只〻憐

河州長寧驛題壁

昨者由孟縣輕舟渡黃河津吏遠相候中流揚
棹歌朝來次河州河上氷嶬峨客子恃爲橋河冰
臨英先冰猶之凍先孚而可行之人謂之冰橋已先狐跡過我命賦奔
走四方當奈何時節感行路旅行方逶迤河源
在西極計程應更多歸當是何日濁水揚洪波

王僉憲席上嘗番蒲萄

番果味多甘中州類難比番瓜與番茄入口皆
蜜汁蒲萄隨漢節厥類今誰似道種豈不蕃肉
荐仍多午何如紫水晶皮肉兩無滓璜璜晶知
名針頭特珍美漢使西去歸無功漢皇枉葉請
葡萄吾欲吾親甘旨供惡能食此情忡忡

陽關

出關復入關壯老隔歲身不辭邊徼路往復迎
煙塵欲折出關柳枯枝飢經府何當轉老留慈
線離頭入

題許御史完四友亭卷

春風易寫樹凌虛紛濃綠春樹易為枝枝紅
紫簇鞭遊驪歸酒夜賞耗報蜀樂世競㛹華誰
共妍幽獨歲寒夜不易三友情方睦維時孰四
之亦有役凋族勁枝上挈雲直幹森立玉生香
透冰雪老氣壓巖谷江南四君子雅志寔追逐
伯仲吾友于森物威天靈螢同春袓花過眼無
州崇神明與栽培造化此停蓄許氏世有人公
侯始應復鼎實調商羹罷鉤溪輔蕭聲協鳳
鳴黛色經鸞宿顧保歲寒心晚節振頹俗

古隱君祠

汝州有許由廟唐楊楨所為碣文者今
同祀巢父樊仲父而廟額不改其舊余
按部過焉斥言賢者之名非宜乃為易
之且留詩於壁

天運昔當午唐堯際其盛詩書載功德萬古歸
神聖㪅不顧此生皆能托飛泳而況明揚餘華
軒在珍時山也是何人　攜汗堅君政一瞬九州

長更作幽憂病傾耳向清冷棲身盤泳復有
道求罔不韜耿當處巢尻者誰子於物本無競
學脩絕其友終世常容詞異哉樊仲父孤潔已
成性忽見洗耳人驅牛遠相屏嗟茲誰所傳欲
究不可竟要之出好事戰國議多横嗣帝為重
舉誰當笑權行歸士每自畸吾今不無正先生
惡聲稱胡亦立名姓願使後世誇無端在誅祈
緊入故有志出處誠難并香火汝城陰高風自
堪敬

巢父井

乾坤幻滄桑歲月翻陵谷城郭諒已非茲泉尚
誰屬堯民耕鑿餘地脈實停蓄鬼神謹護呵造
物寄幽獨悠悠入間世弗智亦弗瀆一泓浸新
甃百丈依喬木我來九月秋汲水吹寒綠訪古
懷高風臨幹莫親掬昔聞洗耳翁猶自羞黃犢
區區末路人罪垢何由贖有足不敢濯有髮不
敢沐冠纓乃外物實慚神明瀆何時歸去來南
岡舊茅屋嶽麓衡幾重瀟湘清紙出鑿非有餘

地邇眾將嶙峨巢林尚可希鷦鷯一枝又

嵩高山

維嶽山獨中維中高獨名夏興秋獻降周盛中
甫生祠宜傳漢呼郡史表宋禎時劉事求于我黍公
祀四方均帝紘天門激虛君石室御元精仙真
此能省雖跡何呼嶸我來松檜寒野眺風塵清
朱霞九光連端日五色明浮丘許接秋王子方
吹笙敢以句宣職荒為遊詠情

又得光字送瑒承庥秀才

中朝屈指推家世奕葉久矣閣西揚我生事寫
遂爭教所識其裔仍文章瓊林玉樹要可愛龍
蜀鳳溯真異常傾蓋情深膠漆投接臻氣合芝
蘭芳有情分題校我藝伸紙落筆風雲忙我氣
為汛手莫揩察君之才疇敢當博學宏詞今有
科來以至　天開少年自是青雲具赤手
眞當聘乎南遊蔡茂暫江鄉劍氣依約拂斗
光之人不是塵埃者待時大用難為蘊播桃種
賢期居肯七此名德來此方

岳陽樓劉太守宴餞

此樓介延洞庭主樓上賓客詠應多今古賢名
於詩版我與佳句如樓何寸丹曾刻范公記先
憂後樂矣不磨何意登樓得重讀古碑凍指三
摩挲岳陽太守希文志才力豈啻今人過江湖
在日歸廊廟事業要須平不煩吾　君吾民可
堯舜責在我輩難蹉跎感公置酒此相餞意重
不容忘切磋天下今未見可樂尊前肯付閒吟
哦洞庭風景底須道惆悵東流空逝波

武呂阻雪次沈提學和蘇集韻 二首

恒河世界埋銀沙紬被官府忘朝衙客子東行
獨何意道眼不眩空中花剡溪風景此為勝居
人豈無安道家寥余亦是子猷輩一舸正須鳴
軋鴉白映中流石妨棹香來兩岸梅蘇苞娉婷
曾教素娥舞腳手巳厭蟠蜍杷清虛誰枯坡老
韻冷淡白炭陶生茶休齋詩壇在何許後進未
敢高門楣案頭宋對和蘇集讀罷惟應三歎嗟
此興可能與蒼處雪消看展晴天霞

憶昔使節巡龍沙貔貅擁雪排單衛單衛往往
天山路雪片認是湖天花幾晚計程常萬里每
奴未滅何為家瀉肥習勁備冬處白項往往逢
燕鵲胡地看草草俱白春來敢問青紅花獨憐
戰士久暴露虎褐蝨蟣不可爬敵寒豈無阿刺
古胡地酒名却聽不嫌謁桑茶出黑峪我馬騎來四蹄
荒我手皴裂無停撾少年枉作頭顱計老境行
生鄉內差中間御國幾樂歲暮雪未竟隨朝霞
驛吏候客來星沙官船坐我如行衛故入已隔

千山雪雪裏留得先春花相逢驛使豈無語千
里江南均我家王程有路踏海處客枕無夢占
庭鴉夜來雪重遮簷席誰謂六出非狂施我無
衣被及寒士羞見船丁僵手爬呼兒代掃亦何
敢要煮易于停殺茶一洗平生冰雪齒清朝辛
苦人設撾饑寒天下今豈少流涕太息還深嗟
敢通私語天公歷早變雨雪為暾霞

宋人

來石高樓題詩僊其人何在名宝懸千秋今能
見明月秋光照水浮跡遠飾稅舟中如昔年來
杯自可相延緣誰云捉月墮入江而後騎鯨
上天此事悠悠眞浪傳問諸水濱應不然至今
荒塚穫寒煙獨卻明月長江邊

洛陽道

洛陽道上多古塚纍纍等是開紅隴路人相傳
西晉前此家已歷千百年人生非長死何有杯
土還教子孫守今人幾時河水清古家有日耶
山平

潼關次陳廷言郎中韻

雙門闕闢青雲表鳥道縈紆著歇草浙流萬古
相春撩赤手巨靈僵未倒時清戍卒休設華行
客不慮關闔遲試觀金斗險如此函谷區區何
足奇

華州分司

十年兩度行長安華山秀色近可滾華州道上
無停轍道客看山豈無興心面月在被山靈看雲
霞消息斷我又跳頭今古感扶雨天西祗有遠

華峯千尺花頭在何許海浪天呆怖韓愈誰哉
一笑昔人愚華陰以西多坦途

銅狄原

灞陵橋東仙客過銅狄原頭荒草多秋風秋雨
秋何處傷手不得重摩抄人間歲月豈須計悵
望急景隨奔波荒原自是昔年土傷客指點今
如何神傷長年會有死物理變幻吾誰可爲呼
銅狄不可見荊棘又掩宮門駝

龍首山

龍山透迤六十里南接樊川北渭水漢家宮闕
初營時土石盡是然山移山中餘土今無幾草
木不生雲氣卑漢宮廢殿復何在遺址荒基村
農耒我來取道山之傍匹馬寒郊看夕陽嗚呼
龍首之山山在亡世間無處無滄桑

宮人斜

芳魂黯黷春不死歲歲東風幻桃李紅顏白榆
若爲情雨如雲嬌正難理守宮惡臂無銷期天
子恩深合到誰邪君去作劍中鬼飛燕傷手未

可知

河西行一

山南備番北備胡河西古來多畏途朝候煙塵
夜覘火墩臺所在如四﨑對豕長蛇有餘智塹
山埋谷舉良圖黃沙磧裏埋戰骨草木常隨軍
血秋我行暂至渾邪地險阻已歷坤三隅繫虜
窟頓貫生組出關肯顧終童繻悲歌落日白羊
鋪雄旗道野迎先驅　王朝命使豈不重太平
無乃勞師徒傳言諸軍毋復爾隘已祇應防不

虞馬在惜力待追捕忍令迎送日使疲從官再
拜此公德宗事可憂責在吾近者羌胡出衝突
行人性命懸須臾將士十九卧川谷瘡痍未可
振臂呼監司巡邊覈失事刀筆簿對誰當辜嗚
呼此事倘有之吾不能貰汝不誅此行與汝同
性命獨敢身試豺狼區湘江之水清可漁嶽麓
有田寬且腴平生頗記垂堂語先人遺體盍慎
諸西來商旅小有與道上紛紛方惜愉其城某
[illegible]一返乘駑星火入邊竹牢需前史尸覆後當問

往失不遠今誰俱屯戍訓發在汝輩匹匝數墩
雖獨誣有虫奮臂期當車有鳥避繳知銜蘆今
誰辟兵當佩符行路難兮堪重吁

莊浪道中

烏鼠同穴事非異烏當青雛鼠不忌雛鼠有穴
鳥居之各有雌雄各爲類昔人解書殊未然維
者相疑理尤蔽我行莊浪得其事爲貢何年更
詮次

黄林醉歸圖爲胡進士題 進士兄今大同知府也同年傑
之

東風騎蔫長安城醉墨淋漓鴈塔名眼底宮花
雙纈明白馬與誰連轡行五陵豪俊避先路觀
者如市鬧四傾君家兄弟何崢嶸雙鳳河東方
並鳴　王青次第下槃請柳袍槐簡進士槃鄉
就對策已無敵侯喜能詩復有聲看君幾步到
蓬瀛去去青雲九萬程

送崔內翰子鍾

行馬門前集旌戟天凝旺日祈歸路殿雲裁

出五色衣萊拜重爲二親劇夜來鐘鼓開衛陌
南斗流光下璨摩翰院文章名籍籍齊詞觀擊
第幾拍二三年二首百年百百首方看成二曲會
將幾冊留人間如岡如陵如南山

商山圖 四皓考甦史暨皇甫高士傳並無奕棊故事而世之丹青及商山者多爲戲以象之而作者又詩以賀之不知昔人之詩何祈相迫蒙謾君以此畫索題敢違貫壽君博洽吾所不及下我復手甚可

山漠漠兮谷逶迤有人逃秦歸採芝人失其鹿
人得之龍爭虎鬪兩不知漢庭衣冠名爲誰眞

耶僞耶世所疑舉世盡圖圍奕棊奕棊之事殊
無稽嬴顛項蹶正此時智謀勇力當時施贏輸
頃刻分雄雌過眼一局何欣悲來着相看偶倪
眉而呈得公瞽不發圖意流傳或在斯予聞諸
吾亡昇師

畫竹夜窗風雨爲王景易題

晽枝冷葉何蕭蕭風雨攪夢來中宵道士一枕
臥寢寒孤人海外誰相招披衣啟戶須初消紫
極宵過秋聲遶吾耳已雪其山歘歷金風玉豈

足驕萬舞並騰躑天都身世渺疑落九霄此君
與我生同時天許在世扶綱常吁嗟此君兮吾
欲挾之隨變變風雨連床復笑語風兮雨兮天
欲驕恐渠為龍獨飛去

憶昔行為張國持大參作

憶昔壬子秋試期是我與君同薦時鹿鳴宴上
人似雨衆目特識君褒奇春闈媿我濫登第列
郡讓君先秉麾㫁陽帝鄉不易治竭去南陽多
設施屏除苛虐息盜賊蹦免逋負歸流移兩郡

至今傳德政紛紛口碑皆去思晉陽名藩要且
劇旬宣激揚當寄誰君才磊落世所推玉節朱
旛勞載馳文章法理稱高選臬司未久躋藩司
茲惟行省古岳牧郡縣官視為綱維云胡㤀焉
徑而去一瓠力與功名辭生年未老休堂宜回
首中條山為畢世考知君有賢子鳳毛已作虞
廷儀君心所樂自不疑渠亦其丘遊且嬉清溪
碧嶂與險巇竹杖藍輿隨所之二十三年成壬
非八十四人莫可一追（八卜兵人稱試同舉僧者）余則老矣今

何為宦途孤受風塵歎宋軒春醪不共持掛
獨詠停雲詩（同試者魏東岡張東暘吳東村春解枋僅存）

送劉克柔南京尚寶迎侍其父交柱先生

劉君武都最有聲正郎一擢為正卿南都尚寶
貴且清江南重適佳麗情君言吾情不但爾吾
歲瞻雲勞岵屺（君奉使有秉節瞻雲卷）今年作宦家幸適
綵衣已辨登堂喜堂前桂樹幾百秋堂上僊人
鬢白頭揭來金陵非遠遊（劉江人）板車咫尺煩青
牛青牛到不違官吏正是劉君稱壽地官途此

愛誰能企我宜載歌歌錫類

登封道中

二室相望自古今地靈捧出當天心三十六峯
高復深中耶甫耶何處尋我來獨得登山訣兩
足不困亦不跌入道天邊有鳳笙誰知地下無
龍穴

壽陳侍御乃翁涇州知州

引綬得專城春風動千里煦咻溫暖餘日見瘡
痍起公解壽岩生豈資方寸之公還自有長生

入寰瑶席偕老詩嵗嵗鴨髪儔長生酒觴金莖液
江南何處乘驄客嘆入高堂是何夕孝子貴樂
志離憂能不惜覺悲髓首飛雲隔何處功名感
行役

積萁草

積萁草河西道中生色巳瘁未刈節先槁苦寒
之天斥鹵地此獨蕭蕭冰雪皓吁嗟乎玉關人
歸能不老

崆峒山

北地多形勝南都是佳麗西遊得崆峒仙境在
人世南北行來東復西無人不數崆峒奇我今
陡遍秦胡域塵土滿頭低壓眉回希載經玄鶴
洞神明頓發煙霞姿羽衣道士解入夢芳草王
孫何所之憶昔軒皇曾駐驆遺丹至今光射日
翠微深處芝菌肥松刺藤衣互蒙密靈跡悶要
荒禮秩垂望秩橋陵遥對廣成宮千古為誰傳
道術陰壑陽崖風日春清泉白石濟相親會心
魚鳥此非遥得意山川今始真山中黄冠百餘
歲自言身是吾鄉人（七金鎮年百二十歲矣永樂間於襄陽出家）偶
逢一笑問歸路山下正停遊客輪

寧夏二渠謠

城東漢延渠西有唐來渠渠成溉我田各得萬
頃餘秦家漢伯幾十里支派所至開黄淤高黍
下稻隨所須旱乾水溢兩不虞異哉境外土不
減江南腴嗚呼夏城二渠利誠博邊廩到今曾
未紓年年脩渠時五衛役萬夫沙椿與欄草急
若星火輸誰能人人食其力筋骨半作豪家奴

不見渠成後公私同索租嗚呼寧夏二渠之利
有如此此利之害何地無此害江南何地無

寧延道中

浪跡無根蒂浮生託羽翼王程不可留鉛槧記
時刻顛顛風塵中壯顏成老色公家日擾擾吾
且焉止息西風西來我西去已復行行遍西極
東風東來我亦東河冰已開奪無賊前朝先零
地近代元昊國一統乾坤作
帝力隱隱衢要衝將佐亡焉精强遠入識我[illegible]

何堪使臣職日月粘天地柰能河山縮地脈不
得此行驚誰關絕域關山有歌敬敕勒

臨淮縣登莊生濠作

平生夢想逍遙遊身迎箕何鵬鷹為風雲直與
寸心發毫上不知嬰齊衣漆園徵吏子莊子異
代襟期定誰似此問兩悵無患旋莫謂高墳呼
不起蝴蝶舊中濠上城川器水西曉氣清南西
觸髏頃寄聲與君一惡去欲行鳴呼南華之論
今已矣萬類未堪齊一指逍遙其遊若為姑大

孤明當渡淮水 是日渡淮而北

隔歲春

臘盡曆未終幾行新歲節歲功不我與四序當
誰設玉皇酌元氣斗柄仍東揭六龍載周天馭
御無歸攢入情逢歲重欣悅我獨何為更悽切
春風不搖胸次塵春日寧消鬢邊雪

雜言

長鋏大劍幾人封侯寸管尺牘終日書因富貴
不如行樂文章試論窮愁百年擾擾將何求晨
鼓暮鍾同一樓醉鄉有田可種秫幼壞無地堪
藏秋南西更誰誇觸髏此生浮浮死休人間不
如意事十八九何物男兒空白頭

送朱御史按廣中雜言一首

風吹秋兮天宇清霜拂晨兮河漢明八月之朔
君南征　殿上有鷹方獨舉道上有驄方獨行
搖蒼翅兮出貫城君何為兮天涯之海濱獨得
暴公之盛名執三尺以為法定六條而作程柏
府寄風采之重蘭臺推章奏之精君之謂何鄉

有許棻服升堂及家慶蜀車負弩增鄉榮謂吾
鄉甚幾人快先睹而是乎豈不曰觸邪之獸匪
豺狼之可拜指佞之草肯蕭艾而同生君才既
軒轟君佐而崢嶸尚好惡之間日審乎萬物之
情天宇清河漢明何日使君朝　王京

後春之好曲

羯鼓聲中得春早梨園一曲春光好春光好椰
眉杏頰方勝炎東風紀日長安道野花向淅纓
繡襟含夜出宮花為稿馬思城春不借田首束

風光如掃天公判斷李三郎今日翻成被花惱

故窯歎

山有木木而材斧之斤之水之災甚不材窯而炭之川為灰山有石石而美鑿之斲之石之毀其弗美窯而堊之山為圮吁嗟爾木石兮曷為爾吁嗟毋山兮曷為乎此吁嗟窯兮一里燒兮十里焦兮何酷如是

途中感白鬚

道下行盍歸乎起尺相看皆畏途老將至已矣夫四十行當成白鬚半生回首過隙駒今日極知非故吾通也先人有敝廬由也何年追聖移盍歸乎已矣夫男兒素懷空鬱紆

題沅州宋氏子岡追遠卷

荒塚子岡頭要人薦沅芷誰知土中人尚有賢孫子賢孫季發七世孫幽光一旦生黃壚吁嗟乎岡頭百千孤鬼飢近來寒食誰家飣岡頭鬼不餧土中人始悟吁嗟乎當時立首不歸非不行歐陽亦是廬陵人宋氏亦廬陵人

養正學堂

行身以德必驗於為心要須有養豈專乃思居裡在鄉安處必移邪蕭盜與食須避之仁義孝弟惟日孜孜美大聖神孰云難期人可堯舜文王我師仲尼之徒彼何人哉

燕泉詩集卷之一

郴陽燕泉何孟春著
同郡後學周　書
全州後學蔣文化辯

七言律詩　凡一百八十八首

何醫官竹逸卷　次西涯老先生韻二首

逸士何年又此翁舊家曾住祖徠中枝頭處處從人和果酒時時與客同千畝未須移醉日一溪長自古清風誰能老作荒裴計薄相從來不恨窮

緣坡自笑一髯翁但遣何由更此中太瘦未緣詩思苦生疎寧復世情同誰家負郭依山徑幾處吹花學柳風料得此君吾舊識不將塵内送吾窮

送高世資任臨安卷

秋風江上渺雲濤楚客將歸賦有騷千里夢飛徑事幕百年情托故人袍邊來常擬呼盧勝當局誰論下着高看取夜光天驥句休將郡吏等功曹

馬知府綸綍頒恩卷

青紙當年寵已頻又承鸞錦錫絲綸九重寵眷河東守一命還沾此下親宸績未容淹歲考恩光常自與時新金章紫綬眞何忝莫負平生許國身

入日邊報至有貴家子乞報効者

羽書馳報又遼城有客當年效請纓入世閣波吾欲老功名攬鏡爾何情三邊叢謂無征戍五鼎難期足死生幕府上功前日事髑髏猶作不平鳴

送詹訓導

芹水春風本夙緣又携黃卷上青氊儒官剩有綱

常責師道能興教養權舊日棟梁曾自許他時衣鉢是誰傳諸公袞袞尋常事惟待乘提訪木天

祁州魏太守廷相迎母丁任適得誥封之命其弟舉人廷楫乞假太學亦得拜家慶焉索予詩為母壽

板輿已逐祁州養太學人還得假來三釜可謀綠捧檄二郎何幸共循陔封書奕燁雲中下舞袖斑斕席上裁曲譜長生定千首春風日日侑深盃

王太守仰大參同甲會文昭公韻、一

生同里閈自堪憐何況同生更老年天運已周初

甲子池行拜見兩神僊從來鮑叔能知我不羨洪

厓可拍肩繪像定留靈瑞院風流好繼洛中傳

飲陳長官園亭

芳園城西得賞遊一樽相屬散衙時風狂耐可吹

花落春去誰知興老期金谷罰無詩可贖玉山頹

覺酒難支眼前光景能多少消盡公家萬種癡

送楊遜庵南京太常　九三一百

科盖龍門見太常一臺千尺築文昌中朝禮重肃

雙選公道天開日月光匙徑更誰窺翰墨垂魚於

我負鉛黃入問寶藏真何似採遲探珠久自量

碧落春源下綵斬琳宮芝闕鳳凰城斗山一代文

章伯尊俎何年禮樂卿鍾阜未銷胸磈磊練江重

放眼空明舞雩多少門牆樂此意春風我已傾

黃士中雙壽卷

誰擬浮生續有涯鬱儀長景自仙家東風鬢有回

春草壽酒顏能欲晚霞千歲秦簫猶彩鳳幾人沂

水共丹砂黃杏苗裔還堪該孝德應從諫史誇

挽陳武選企元

十載郎曹未是深一時霧華已銷沉功名可待黃

粱熟歲月空增白髮侵壁記幾人登畢錄簿書何

事載官箴想君未老平生行總有丹青不易臨

壽李壽官九十

廿廛銷盡一蒲團繞鼻香煙習內觀隱市自堪稱

處士得銜誰復愛閒官松筠歲晚非無友龍虎弦

交自有丹前路三山邀雲海看君鳩杖更蹣跚

華處士挽詞

寄生歸死只逡巡誰為留樊待洗彬風雨半荒行

處踪鶯花全別向時春越中來可無狂客吳下何

由更散人恨殺丹爐未成轉刀圭不羽九原身

王尚書挽詞

箕尾何年入傳騎履聲無復到台司碑沉漢水魚

龍識劍掛徐山草木知風燭不供長夜秉盤飧

為變川移兩朝宿德真先輩剩有丹青表舊儀

和答姜夔遜　九四一百

十年江海乏低徊辭鄭天南限一垂諭俗有方處
可化吳晴在念河難開函牛久作意難嘆孤鳳誰
徵百烏猜尋地春回山更好微之想賦近蓬萊

右和初到處遠

翠微千疊盡邊關問俗猶能到此山外府官尊那
恨遠南荒身在未容閒威行不剗持循處春露四
歌縹緲間想得米輪甚風來況垂於手使君還

右和遊北山

纏憶秋深課刈蒿丁年多少甲裏袍銅符遠拜霆

魚竃刀筆兼收評馬勞入教不孤唐建士建牙誰
起魏功曹南荒此日須經畧行有紫旌下一寵褒

右和練民兵

記得蘇門督戰時弭戈鐵鉞手親麾風雲氣可三
軍助文武才應兩鎮知南頃載紓　天子慮中行
不忝文人師勸農行及宣威談蠻地從今重沾滐

右和敵敗蠻賊

卜築何翁山　凡四首

[illegible]山在郴州水豐鄉之伯沖春近始得之訪

請主人山名偶與姓符

何翁山好世爭傳着我茅齋得幾椽叢主敢從今
日定山名如結再生緣天教避俗非真隱人解離
羣是散儒勝蹟可容成不朽戴生能折劵頻錢

白雲飛盡午風清龕馬虛過眼倍明擬構兩椽龜
赤卜纔開一徑鷄先行此山乞我真天力何物看
人不世情兔上正餘仙石在藥爐留待事長生下
破屋欹斜瓦不勝散材誰與更鈎繩一區願守先
人舊三徑聊開此地曾流水到門從客飲讀此留
路與攜登圖書向我誇長日茶爐餘煙不上陞

六用龜藏真以我半生鳩拙來謀身蟻封事忍緣
天雨燕賀情多媿主人庚晏可誰同靜閑都參學
幾在此鄰區區生理何須問世業從來不厭貧

言別

世路崎嶇又此行客懷撐塞向誰傾梅花索笑無
難色竹葉徵酬有許情老去功名餘命在從前役
倆幾天成故山猿鶴非饒舌剗為山人話不平

丙寅元日

元日東風便可怡盡船方付木蘭橈携家侍母還
千里許！國留身已兩朝天地此恩容育報山林
初志未全酬故入相憶今何處聊對清樽發楚謠

風舟雨頗夜不成寐曉行春岸積雪滿山

吾能水宿作春遊何處人間不繫舟風攪江神無
穩夢雪欺山鬼亦深愁巾箱底事𥿄書課藥囊應
須與病謀行李若教除此戰會從騷客賦丹丘

阻風

世路紛然敢厭多年光客思兩蹉跎此生自媿虛

成癖何物相留不是魔明月載來船共坐春風吹
到酒須歌江湖未擬入長往南浦新添水綠波

鄧都司回靖州

家有勳名世業麼兩能開府請南陲奇才信與孫
吳合　明詔方深頗牧思軍旅事嚴先選將地方
憂在欲分誰臥雲窩好從君去鄧舊隱處名臥雲猿鶴終
疑虎豹姿

寄劉知府

隨世功名本自知出塵心事欲誰聯長風萬里乘

元叔獨鶴千年話令威勝算未償逆子頸拂衣真
羨故人歸遙知別後多行樂春水新添舊釣磯

公御史餘舟中韻答之

曾向龍門識舊遊邇來重接李膺舟聽殘風雨難
成別行盡江湖未遣愁天生地信知根本在高才能
為國家謀皂囊草罷歸朝去應憶寒燈共此丘

又答　二首

浮生一半好奇遊浪跡無端寄客舟風水可知身
外事鶯花難替鬢邊愁詩成漫爾無佳句酒至

然失故謀賴得同行公御史還從斗共話當丘
湖海長年入宦遊節旄重此望儒流知公多少陽
春力尉我東南草木愁閒談可收山水志且言多
補廟堂謀男兒俊傑緣時務況是胸中富九丘

答歐陽主事萬鍾

畫船簫鼓泊淮陽燈火中流詩省郎五兩暖懷天
咫尺一春客老路中央澆愁敢厭頻持盞習懶世
堪起在床風水夢魂原不定共看明月是瀟湘陽陝同鄉人也

閘河阻

春盡官渠水尚慳蓬窻推枕聽潺湲南風幾日當移棹小雨浮沙始作灣兩閘邀如千里隔濤波空羨白鷗閑浮生滞跡今多少非夢分明遍九寰

施兵備席上觀雅樂次錢郎中韻

華堂樂動碧幢油當醒何人恐熙昕文被武功令入頌政關風教古同休軍容舊識朱干舞法器新開丙舍收千載聞韶在齊叟未應時御盡從周

又次前人北樓韻

京輔南來第一樓河山登眺此襟喉帳前貔虎威常在塞上旌旗勳已收烽火百年無警夜桑麻千里有金秋雅歌誰解陪尊俎退食清時許暫休

解嘲次韻

十年東省早為郎官璽年年條未荒生理故居仍四壁宦遊何日不空囊祇須廿旨供親費無事贏餘為老防身賸牛衣吾豈矣字中兼婦本糟糠

同原行槖奉次總制楊都憲遂庵先生韻

當代文章有鉅公一時經濟藉英雄臺端書作函邊長筆下能收百戰功唐室北門須遠護漢家西域喜新通璽書指日徵賢輔多少人材鼓鑄中

閱武堂奉次遂庵韻

舊勳誰與勒燕然常遜將軍奏凱旋鞘上未消鷹隼怒鞘閑猶帶犬羊羶封侯志在忘生地報主心堅未老年千里旌旗照沙漠戰場應入畫圖傳

洮州行臺用王副憲應韶韻

道傍旌節拜諸戎何日歸期馬首東人隔歲年無舊雨地連番漢少華風陽關曉出魂堪斷魏闕

宵馳夢已通往事誰誇乘繻者老懷無意論邊功

靈鈞臺 在岑州

四望煙塵萬里開壯懷何事怯登臺思歸有客憐胡草寄遠無人問隴梅夢裏綠衣違夕到客邊霜鬢幾時迴公家日負癡兒債未擬餘歡放酒杯

甘州察院元日題壁

東省郎臣忝近臣兩年征袂帶邊塵雞聲不悲天門曙馬力惟誇塞草春詩為故人聊寄遠夢占遊子正思親誰當問我西來路應是窮荒跡未陳

奉次巡撫少司寇見惠韻

羌南胡北識威名，公館民康起頌聲，烽火已銷鈴閣靜，邊城不動柝臺清，秦關遠作中原鎮，漢土重開絕域程，行見丹青王圖畫，凉州何用數三州

高臺察院

一方形勝控風埃，絕徼孤城亦壯哉，金川看從西域去，玉關重為遠人開（時續封哈密）旌旗影外盤鵰落，鼓角聲中哨馬回，命使可應憐戍客，輶軒兩度宿高臺

嘉峪關

胡塵接塞莽何極，漢月出關空自流，四山側立草不死，一路中分冰雪深，老懷别久重作惡，病骨春寒仍不禁，誰與邊兵定輪戍，勞歌無限苦辛吟

蘭州知州姜閣同年也病中以詩來呈有乞歸意用韻勉之

兩來竹馬擁羣兒，州牧重頌此量移，誰擬蘭縣賢保障，極知冰玉謝麟舊春卿，雨霽停輿看午曆風清，對酒娛遊宦，正須形勝應素心，論約欲何之

庶餘小

鬼劃神劖出世豪，陽崩陰闔有無間，風雷夜走磨崖石，虎豹晨嘷屋後山，黃葉滿身人未掃，蒼苔一徑客曾還，題詩底用名招隱，萬事先生總不關

山中述懷四首（壬申正月廿日在陸肩堂書）

我生多難那堪許，二十年來死今旋，剪草萊聊葬室，載培松柏漸成林，春山漏灑愁邊淚，夜雨兼傷夢裏心，他日得全歸此地，斑斕須殮舊衣襟

衣綵回看淚滿襟，百年哀怨此何任，雲山浪有犀

仙會（何公山上會仙亭今遺址尚存）風木今無傍，鳥尋生鞠極知難報德，顯揚空作未終心，祭田十畝躬者未敢負朝脯與夕陰

華發踪跡此幽棲，廿載于今萬事迷，春雨滴磨芳草爛，暮山當戶濕雲低，私恐來不化莊生夢，舜羅真成稚子啼，宵向世人古祿命，欲將求葬了盤蓬

夢裏飛雲入望頻，長安四首隔迷津，平生行節曾知己，半世功名已後人，幾及口有懷常恨晚，問年無計可留春，山纔水僻況，吟處哀調帷應動鬼神

途中述懷四首 丁山丁歲北上道路荆林水而味汁陸而水詩以紀之

塵土風塵二十年陸妨由千馬水悢船郎昔不用論
先輩科第曾看起後貿江分雨敝衣寒見肘坐無安
榻幾回寢塞鴻江雁如相識在處相逢亦悵然
中原形勝昔曾遊匹馬重來事可憂旋起風塵何
日定已傷瘡痛幾時瘳荒城入夜烽相照野水連
春血共流廿載職方剛見此廟堂誰爲攬羣謀
海山窮處托星槎桃上潺湲幾軋鴉半世此生長
是客百年何地可爲家久知看鏡平吾領誰共開

尊賞物華紅樹白蘋春萬里未禁離思遶天涯
行府新愁十日霖不堪蜷局更欹岑南風此日登
舟意北斗中宵戀闕心底事近郊多鬪殺無端樂
歲有呻吟江山試數重遊地回首分明感慨深

題孟望之扇次何仲默韻

煙雨糢糊一葉舟水花開處見芳洲江湖滿地皆
南國漁釣何人獨上流醉後客心愁對酒病餘吟
骨健逢秋今宵正作瀟湘夢塞鴈驚飛莫過樓

送朱御史歸壽其親

五馬歸來祗一經教成鵷鷺正寧馨金泥載寵[illegible]
宮露綵服承權使星扶老未須藤作杖引年曾
是藥偏靈欲知家世眞喬木多少槐陰滿書庭

朱御史嘉會母董孺人挽詞

百年何恃未亡爲只風濤與死期董夫貴州司獄卒官董勝
喪舟歸次撫子思甚風作璟人舉吉頭目以疾少頓抵保真竟迓喪匱於家焉餘慶豈無
由善積素誠元自感天知賢孫甲第今方盛世族
衣冠昔未虧地下有靈應共語幾多辛苦是殘悲

送友

驛舍非無半日閒客懷何事一尊慳鍾聲聒夜煙
中寺野色晴開雨後山西照入林催晚別東風折
柳趁春還情知馬首今宵夢猶在長安指顧間

送朱御史知廣信朱舊予職方員外也

御史郎官兩著聲憶曾青幕共談兵牛刀夢入三
刀選驄馬行兼五馬榮庳院紀綱推獨坐漢庭符
竹借專城古椿亭上題名石正德年中第幾名

張禮部繼孟陸翰林深約游赤水莊席上限
韻

迎祭西郊十里陰客懷何處惜芳林無端世上閒
奔走消渴尊前幾唱吟觴草雨多螢未出落花風
定蝶還尋同遊述作今陶謝樂事真堪副賞心

次劉都憲祀河有感詩

瓠子誰歌萬福來宣房宮有漢萊臺中流泡沫飛
成雨斷岸波濤吼作雷漕餉幾時兩國至客槎今
日片帆開極知神貺非徼致水府從前孰愛才王勃
敘事

滙翁城西之約與白洲聯句時予在坐敬次

其韻　凡四首

杖屨曾陪勝日遊尋山直到水西頭幽棲此地成
眞隱勇退何人更急流彥博共看今未老司空自
許幾宜休論文對酒多賓從綠野從來亦　帝州
城西數里即雲林誰信沙堤路可尋訪謝未拋無
齒屐和陶猶是有絃琴驍驢春水平田滿楊柳寒
煙幾樹禁尺五天邊風日霽不須回首詠輕陰
帝城春畫錦衣遊元老歸來始白頭晚歲憂民仍
國計當年薦士總名流人知道在爭先睹身為功

成渴罕休儒李杓傑徒古盛名全重陰滿中州
老來無夢不山林見說柳文訪夢尋千里幾時重
命駕一丘何處有鳴琴揮毫對客人皆羨無　閣
隱鄉意忘求禁後夜月明還此地漫將歡思紀晴陰

春日言懷二首

身是誰藩一守臣此來重住　帝城春經心國計
空愁我滿眼民瘼可告人無酒更於無事飲在官
何似在家貧長安舊雨惟蘇鄭莫厭過門訪問頻
旅食數逢三月節京塵再踏九年春頭顱已覺衣

今我事業何由到古人憂切敢忘民與國道存空
復病兼貧門墻幸有瞻依地懷抱猶堪前往返頻

送王君錫秀才

肝膽輪囷對酒卮別來須憶定盟時渾金璞玉君
何忝烈日秋霜我自知健欲判天終有翼貧看辛
地豈無鮮龍驤萬斛澄江上唯待飛鳴借一吹

陸侍御母龐孺人壽七十

撰修行歌陟屺詩色家有丹桂知燕雲在眼情
偏繫萊彩驚心愛來期當堂百年循壽域春明泳

日渴歸時平反預祈慈顏喜已有人誇儁不疑

杜右拒難予行墓壺園判之悵然敬題其後

故園廬墓總依然山水奇清秀風緣雲外種松纓
數畝天涯歸骨定何年幽亭笑詩無來客一枕曾
期此夢儒 予河山新竹夢儒亭故云 話祀春餘齋墾地惟將手
足託歸全

白髮次張子醇正郎韻

誰將穗往更量心逝旅浮生老易侵病起數莖拋
木得愁來千丈不如深我回佳節迮吹帽聊復請

尊爲浣襟鏡裏容顏定難鑄欲吾君有已成今

送李尚書歸彰德

負名一代絕無儔 恩寵三朝豈易求
天上履聲歸獨穩人間蔗味老方甜山林又繫蒼
生望霖雨翻勤下土占故里韓公堂在香麟袍玉
帶穩歡騎

挽沈通政

儀門甲第定誰超戚里恩私不自驕奏對每先青
瑣闥傳宣長近紫宸朝仙遊何處真遊似物化從

身肯化遼好語鳳凰池上客幽魂不待楚人招 之說 于抑書乞挽詩

送西淮宗人李浩歸茶陵

秋風吹送楚江船回首天涯又一年命服乍栽梅
雨後歸期遙訂驛霜前身從相府親論派人羨名
家總說賢何處篆書光奪目龍溪堂匕扁新懸

寄園丁

草中蘭菊須連故蔬裏薑菘好數畦采愛摘梅填
隙地樹宜杉桂遶長蹊竹當放筍栽教闢茶已生

芽採要齊督樣小亭如可築不妨深處剪蒿藜

寄兒仲方

手書封罷重題名從倚藤床忽二更淚月啼烏梁
苑迥湘天落雁楚江清千金不抵平安字兩地偏
憐骨肉情好向老人先問我小車何處正相迎

對食有感

官位浸高祿漸增誤 恩逾分敢當承年支不解
供三釜日費猶應盡五升志在未行身有病愁多
消遣酒無能魚羹只說尋常物 用王安石語 何事莊鑑

劉季篪

送黄進士

秋風匹馬出臨岐持節還家詔許歸梓里驚看萱草客華堂喜見綵衣兒一生事業初開軔我處江山半入詩交游宵懷京國夢東陵門下最相知

憂桂堂詩

桂花庭院月紛紛不似淮南賦隱君滿地落陰紅亂點兩京秋色夜平分傳家種好栽應遍拂面香來酒易醺移得一枝來上苑賸留閒地與青雲

馬上

男兒墮地志桑蓬肯向天涯惜腳蹤 王命有程嘗考牧使車隨處得觀風萬家砧杵秋聲亂千里關山旅夢通擬慰門閭慈母望平安無便托鱗鴻

和易教官秋懷

棒檄無力辦雲山安得偷生未老閒今雨少人憐病骨好詩須客破愁顏一官冷熱真何物千古飛沉只等閒惆悵菊花秋約便柴門留在不成關

留別曾二丈

莫道人生似百年人生休負百年前文章我有刪存賦世事誰能解脫稱弓內白雲鳴犢甕中春水躍魚天鳥時唱山花時詩酒惟存是散人

次歙縣陳太守韻

門有懸車二十年今吾識我兩能賢江湖莫老同愛泣風月堯夫搞樂天書政已成稱吏傳新詩世付野人編日長照及無他事讀盡南華第幾篇

客話大司馬東山先生消息有感二首

致身王道在經綸事業無非正大施三代遠才生近世幾人名播在當時頭顱歲遂青春改肝膽天回白日知會際 聖明非偶爾頗公堅恭太平基清時制作藉振弘舉手能先國勢增當事直言多請教去 朝廷節鉞崚嶒向來執御誇萬爽天下承風慕李膺一自不才叨屬吏至今揭彩借朝昇

逢中見士大夫識不識者言輒首曰東山先生臥病乞歸屢矣言詎輒惆然也至雒陽士夫以解報示曰 聖天子勉留公懇至至於先帝簡點之柄公豈可復辭乎有感一首

鄭虞部復祠道青千載明良可重尋世必居虞舜
帝志君能堯舜老臣心敢忘知遇同天地肯使行
藏異古今聖簡正賢當日在春容吾道又山林

晚泊河西務錢郎中席上用汪編脩韻

幾年江海勢相違此夕青燈一笑同曾記丑科連
甲榜每從墻燕望雲鴻水曹此捷今司近閶闔天
開咫尺通俯仰有懷肆塞久為君起步月明中

挽張光世

汗青誰若少年謀三十名成遇此休愁衰病顏能

待老殯來詩骨早逢秋高才枉惜庭前墨淚世借
消晏子裘惆悵江湖舊遊處逝波無地可藏舟

送李習儒歸茶陵

江上秋風楚客歸片帆遙逝雁南飛幾年書卷隨
行篋何處緇塵染素衣仙李柯條從古盛賢門子
弟似君稀　九重新下求才詔未許山林老布韋

挽外舅歐公

兩霏風淅淅吾鄉乘屋丘山此泗泣羅過我眠當
閉口猿堪一叫已無腸飛筒　自待殘年換竹簡誰
留讀世香知已向求成骨肉　猶憐門下老何郎

挽鄧都司

崖石臨江擬重磨功名老去更操戈才堪若濟人
皆說勢不俱生賊轉多戰骨有靈惟馬革故山無
主是雲窩都舊居號雲窩　村氓慟哭行師地誰領僻風
卷白波

哭孟旦第二首次易體乾韻

春草池塘枉自誇對床無夢寬天涯鶺鴒詩讀罷原
何在鵩賦看餘日已斜終制可能留爾室助哀當

復問誰家前因未了來生世願結人間兩鬢華
歸然頭角向崖誇寶復當年不可涯已讀作拋芸
葉亂未攀何在桂枝斜江風山月應無主梁燕庭
鳥合有家血觴往來念群匹是誰堪誦妙蓮華王安
石壽

挽白司務

官方一命任三年兩部賓僚總說賢行潦誰堪華
屋負秋風遙逝總車旋兒看造化真成劇堅入膏
肓竟不痊恨殺倚門頭白在故山何計隔重泉

和劉都憲祀河有感詩

慈嶺源從積石來憑誰九曲望高臺蕭條色送霜前鴈澎湃聲隨雨後雷天設地平通禹貢祚緣人使鑿隋開神功不宰今何意靈府曾知濟世才

何燕泉詩集卷之二

何燕泉詩集卷之二

同郡後學周　南

金湘後學蔣文化　輯

齊壽堂詩爲張儀書作

京諸天家雨露深何人齊壽住山林丹爐亦辨登仙具書卷先儕教子心花甲曆頭春正好霜毛鏡裏老難侵高堂此日萊衣在舞遍桑榆滿地陰

和曾太守嘉州韻

石棧凌虛地脈通不知神斧幾磨礱耳聞巴唱人誰和心厭𦙶竽世自工巫峽夜喧消雪水錦城春撲落花風百年漢史丹青在誰謂文翁傳可同

雪中友人見約　二首

雪滿公庭人未開一尊誰爲洗塵顏比來常負尋梅地西望空疑種玉山獸斗火銷殘處冷吟毫墨凍醺來頻多才如謝深留客執之瓊瑤豈是慳

殘冬詩領紙時閑對雪裁詩特強顛尊擲坐中傾[illegible]海[illegible]家新後[illegible]西山郭[illegible]曲[illegible]向癖[illegible]欣紫題

分黙與頃公宵主盟吾不根明朝詠散更寒憾云

挽程同年時昭父方伯

南國天高秋瀉寥西風日夜撼山椒情傷不為雍門感魂斷空煩宋玉招前輩秖今亡大雅百年何處想孤標儒遊已有遼陽鶴不肯歸飛𡍼路遥

宰樹思光為前人題

尋思寂水當年事父子情多難重陳幸有王槐成世業堂無丁鶴返前身思章已編佺山石膏雨空為古不春神道不留身妝跡待君高處表麒麟

送周秀才南歸

碧雲飛盡楚天低桑梓依依灃水西夏杪輕装先厲去客邊孤枕聽猿啼工程有限歸偏疾世路多岐夢亦迷惆悵尋前幾知舊河橋草色此分携

俺潘人傑册

板輿來就安仁養思報心誰寸草懸路斷仙遊無鳥信地當神授有牛眠終天不没劬勞德愛日難忘喜懼年老眼青雲見賢子封恩留及報生前

邊廷賓席上送雅御史

尊前真慰渴心塵眼底南臺第一人丹筆幾年推柱史皂囊今日到楓宸威名不負詩鵰鶚文采當誰識鳳麟惆悵明朝泥試雨難留驄馬去時春

何太守往福州席上限韻

幾日清風自海東一時聲教起閩中廟堂夏與江湖共儒者才須吏事通熊軾向人催曉發鷁舟何處注春融唐家虎榜誰曾似他日猶應作上公

送林利瞻南都省覲

青年持節出人羣鵷鷺班行此暫分我媿倦遊仍

作客訝能榮養復如君風濤不隔詩郵便雲樹應憐世路紛回首春明兩京別一尊何地更微醺

贈李獻吉

詩囊新有別知稿剪紙臨書復悵然春及芳遊須幾日夜留清酌有同年落梅笛在聲初斷回鴈箏高信少傳南北相望渺雲樹兵忘燈火此離筵

郊齋夜坐　壬戌正月十日凡四首

御水流澌柳弄青玉闌橋上謗曾經更衣幾侯趨朝鼓樸被今隨直院鈴石子嵌空沙徧戒　郊祀所凡齋川

曲收詞 衆人雖共嚴原醒□豈退忍星河接想思元

門夜未扃

歲事交新踏轉陳紛紛吾已厭歸輪省垣相望無

多地詩句爲歡有幾人夜悄風還驚鶴夢春寒雪

頻妒花神清齋未必非公事獨坐焚香掃六塵

折脚鐺中供茗飲漏花鑪裏試香材朋書眼月常

三過世事踢輪正九回俯仰有情空感慨乾坤何

物不塵埃青春已覺吾生老肯把功名問芋厥一

詩當有感向先成坐裏爐灰撥二要南徵正勤招

討使西州重藥受降誠終纓頻自憐初志既假還

誰念此生捻我紅花貞限喜療殘所在未全乎

六德觀賞芍藥限韻

煙霞深處路西東翡翠簾輕不受風愛酒且尋今

日白看花還憶去年紅離根古石雲封盡葉底遊

塵露洗空剛道神儒有官府果然花相出山中

送潘時雨之任南京禮部 潘甲戌春榜第五名禮記魁出

杏花初發見題名楊柳重春此送行禮樂三千餘

獨對文章第五復誰爭 旧北牧 舊遊南國江山麗

新命東宮地位請刑後有懷吟日暮蒼茫雲樹隹

含情

壽涯翁太師 元韻

威鳳祥麟世所傾文章勳業孰能評王朝寅亮歸

元老一代宗工繼兩京仙李丁姓睢應並壽德門通

鄭實同生 鄭玄生丁卯 耆英日有衣冠會不用堂梯畫

錦縈

黃閣歸來白髮新壽村分得帝誠春何人獨寄斯

文脈仁者應占不老身旅比一星元姓李 長庚一名壽星

楚南多樹最宜椿襲家祿野衍賓從沐向尊前闕

甲辰

壽涯翁代顏都憲一首

欲將堯曆問商賢今復誰生丙子年 堯生丙子今值丙子

年故借用 蚤向黑頭曾入相老於平地合稱儒芝蘭庭

砌嵐雲近桃李門牆雨露妍不識壽村稱壽者幾

人先賦大椿篇

少師朱夫人生日

一曲長生奏八琅紫泚而明泖何鄉霞杯諸泛春

常在鳳曆千分日正長嘉慶采季名雅鑑鎔落壽
安花牡雅耿席紛芳白惭名在彰宣次韻喜今誰
入後堂

送李生川甫知汚陽

要路爭誇孤鳳凰羽毛何處是初翔中州人物從
來盛少日聲名有許長我愛唐賢勞撫字誰從漢
吏說循良平生義忝斯文契肯惜臨岐話此觴

乙亥元日次李獻吉見懷之作兼東邊庭實

病餘無力賦登樓信美誰教滯此州舊日李邊欣

冊合一時陶謝入同遊風花已約先春賞筆札難
忘隔歲酬咫尺繁臺未能去欲於何處更乘流繁臺在汴城外李屢約遊不果而來詩有典致春山能約性氷開仙禪興乘隆之句故以此答之

出巡鄭城得太僕少卿之報述懷一首二

隨分功名不問天鄭城消息是誰傳身如社燕無
安壘官似黃楊厄閏年參政三品少卿四品乙亥歲有閏四月故云延
壽極知須減祿得閒何必更求儲家山一別餘三
載孟賦歸耕禮墓田

太僕命至而述一首

風塵擾擾愧微名收路茫茫任亂生製錦也知絲
可累種菱翻誤稻無成楚諺稻川種菱雨事無成寸心如始惟
終慎兩之宜南又比矜首藉春深萬楊柳共誰監
牧聽啼鶯

離汴之日三月三日百姓送者傾城老幼擁輿道
不得行僕不自知其何以致此也愧歎之
餘漫紀一首

髫白紛紛擁路雁愧余無語慰吾民綠楊繫馬煙
中景芳草停車雨後春杯酒酧時情極重汴民問以酒酧

道傍謝馬足云斗香焚處意還真民以大斗貯夫擇香鼓把焚道傍辭父相送蓋
舊俗有然者余何以當之糧差不用重相問老淚留傾汴水濱

次于家店作

心切循良仰昔賢欲希鸞鳳謝鷹鸇中州分守曾
三道大梁河南河北左轄參知曾四年壬申秋陞任乙亥春改官那有
設施貽惠愛無惭攀卧爲留連多情父老期重見
祇益人言重我愆

涿州日午風作不果行次日復阻于雨小僕
請先入京卜居悵然遣之命酒寫懷

年來忙殺苦中催老去功名墮渺茫曾擬避可
傾爾帶因傥舍轉思鄉人懶已坐平生拙客況誰
緣此際心中外世途想過眼不妨閒詠引壺觴

京師旅館

世路從前極苦辛若爲南北往來頻有觴不解心
中結無纔可回腸內輪身病祇應憐命薄歲豐雲
復問家貧一官尸素終何補又作長安索米人

送仇知縣赴興寧

衡山南向正崔嵬湘水中分勢派洄冬日此時應

共愛春風何處最先來烹鮮要識調羹意補[illegible]衮
終須製錦才行聽口碑傳父老頌聲遙自楚雲臺

送李君之判寧海

參壩迎秋喜可知君行猶是勸農期東州舊屬曾
遊地別駕新承再命時溢上樓臺應識蜃山中刀
劍總成犁何人岸幘同高詠定勝當年紀德碑

任丘會劉廷獻舊寅長

揚柳依依汴水邊離杯曾記放入傳東都舊里三
司並太岡新衙九寺臨數馬尚須容我劣懸車眞

合羨名賢年來幾作相尋夢相對燈前尚黯然

潞河驛登舟

半拘雄大驛樓倚旁樹輕陰懸午船林屋穿花
下雨蓬窻人坐水中天蘇兒書簿還多事老子杠
湖本風流寒涂一對堪醉古愧無佳句於吟箋

題靜海分司壁

却馬登舟興頗新風波何以畏風塵頭顱老去從
今日脾內消來尚此身蓬底作語眠白晝水邊剛
及對餘春雙旌又入江城路不是看花載酒人

席上次杭同年大參韻

才華一代舊稱雄甲榜聯名宰甫公老任風塵還
去住向來勞燕每西東同年此約難長會別酒相
看合再中四海交游幾知己又從天外問飛鴻

胡丞李聯封並壽卷

楚南靈椿三千歲萊子斑衣七十年靈椿有人還
並壽斑衣無愧不稱賢龍將紫誥貽天寵鶴指
丹爐訴地僊家慶喜逢長至日長生新曲向誰傳

湛翁席上會別衍聖公限韻

秋來鳴玉正隨公又見冲車馬首來闕里廟瞻千
載舊奎文閣為九朝隆杯緣別近頻傾綠燭耐吟
多再剪紅聖道如天恩罔極衣冠何處不同風

馮光祿子佩會同年于涯翁宅酒間限韻奉
呈涯翁

答生當來謝公何門下衣冠亦已多閒處有園非
獨樂老來無地避酣歌閒詩客迷趨庭退問字人
爭載酒過落木蕭蕭秋今昔秋風又起洞庭波

中秋月奉次涯翁韻

秋色平分又一年婆娑蟾桂向誰圓太湖波淨渾
與地衡嶽峯高別有天（一作水晶宮遠涼於水天柱峯高別有天）吟罷
城烏飛遶樹醉來園鶴舞當筵人間離合知多少
此樂今宵得最偏

重和中秋韻

不用綱人賦昔年昆明空想夜珠圓仙遊直到清
虛府塵夢能通小有天露下好將蘭布席風前還
變桂為筵秋來樂事從今始比似春來樂已論

中秋後二日答盧御史聯句原韻走筆　二首

隔巷詩僊字字新登壇不速有三人（謂劉尚書盧御史）
巨鄉約已來時定公理情非飲後醇老去篇書憐
我拙閒中燈火向誰親交期莫更論深淺醉語連
宵而自真

中秋賞罷忽秋過屈指重陽日未多涼雨小叢沾
竹醉晚風高樹起松哦鍛罷合有麻姑送白紵寧
無子夜歌不用揚州重訪舊詩壇今夕有真何（詩來有長安漫有梅花異樹恨似郎也姓何之句含竹什默在盧宅以紙見視故末句復之）

盧侍御攜酒見過用前韻聯句因復次韻　一首

自愛西軒月色新秋來文會總高人睎顏有客談
揚子責況終誰識伯醇古藥病餘勞共揀簿書閒
後擬重親巖廊莫話山林夢此境人間恐未真

今雨遇誰載酒過長安車馬頓能多人情共惜三
秋別（予當出）仙夢新傳戴字哦鸚鵡又逢才子賦（予家
鸚鵡盧聯句云野鳥能言亦可觀）珍瓏曾罵使君歌水曹元是吾
家事休問參軍近署何（水曹吳馬曹良甫聯句耳此可與知者道難為人前）
不得閑（夢也）

送蒲涯翁歸省以二律

三從曾陪九日遊數枝還爲一尊留買從遠市聊
供節識向名園合插秋衙老有人憐客瘦作寒無
蝶替蜂愁多情不用防吹帽短髮猶禁袖滿頭

送菊後置酒又作

九日人傳久遠期一尊微對菊開時東坡欲賦南
陽壽楚客還陳下里詞 近侍翁飲席間次聯句韻有歌逢菊坐難爲下之句
江漢有清空鴈影園林何處更花枝年來實少登
高會今得登高醉可辭

周御史伯明擢南大理便道過家迎母

南北相望雨 京國往來常信一仙槎還宦地近
能將母拜慶情多喜過家宮錦書裁衆子服庭暉
春駐北堂花平反有道歸慈教不獨于門世已誇

綠野堂圖寄壽楊閑老 楊十二月八日生

復之剛爻泰當來歲臘曾占壽域開中甫世非生
偶爾明良誰復和康哉東都舊事成新繪南斗流
輝燭上台待隱園中真隱處不妨從客醉深杯無

書蕭氏世墓卷後

當年誰與著新銘世隱相傳自舊宮 蕭氏世隱有[illegible]

者浙水丹砂仙子宅江天雲霧少微星幽光定作
重泉擁高義應知朽骨馨拙國文章憲臺筆百年
何負草堂靈

送陸鴻臚之南都

秋曉都門擁去旌宦遊何處地能清神儒第宅窺
三象父子官曹占兩京楚菊正浮陶令酒吳蓴重
入士龍羹看山日動詩人興馬上長歎歲看成

東濱

幽居不受一塵侵坐釣今誰復姓任浮漢未酬飛

閣志濟川空作繫舟心門前鷗鷺時同狎室裏蛟
龍夜獨吟長愧微消輸不盡 聖恩難報海波深

題顧都憲山水小景

江空為誰同酒船日午始自尋村煙絶岸一橋座
不到連岡萬樹春無邊石田翠兒堪老我丹鼎煉
客曾飛仙此景何年地能縮衡山湘水啼鶯前

送彭都憲弟錦衣千戶沖奉 詔歸秦中焚

黃祖墓

明發軒車訴戚脂春來 灞渭看陽斷風雲動色焚

丕地棄樸余聊衣錦時異數遙頒三代錫新恩丕
到九泉知鵷班無限鴒原意歸伴鳴珂未許遲

送人之任淮南經歷

聖化何年被遠氓春風此日動邊城極知佩劒皆
成犢誰謂操弓不反兵賓幕勝遊年總少將門名
種氣尤英南州非久淹才地下玉從今合薦荊

送請州楊先任廣藩司理

盛名曾向昔年諳今雨誰能往事談旅食問驢剛
到尾鄉心隨鴈正飛南春回薇省花仍紫陰滿棠
庭衙總卉應憶昔人遊賞處不妨閒志續鸞驂

李尚書致仕

中樞幾歲到文昌雙舄親承出上方元氣仰司侯
古重清風歸化齒牙香移家好近玉宮谷投紱重
開綠野堂未老正懸人望在漢廷何日傲背談

余黃門乃尊受封

懶隨名牒到成均先邦　恩壽向　紫宸酒熟鄉
家長作社槐栽庭院剩近春極知經學堪遺子不
信儒冠解誤身林壑優游君亦老天涯多少宦遊

人

挽趙孟希同年趙甚年中道令爲按察副使

決盡招魂些始成同年兼是楚鄉情山陽鄰笛誰
堪賦王氏庭槐合有銘舊蹟未焚存諫草穹碑欲
樹紀官評交遊不啻通家在多少人傳世上名

王少參省親山東

腰玉橫金向十圍瀟灑何處更光輝宮恩滿載黃
封酒使節遙分紫禁闈午夜德星占太史明朝家
慶拜萊衣周原總是驅馳地誰賦黃華四牡騑

同甲會和文潞公詩韻 有序

昔宋文潞公留守西都日與太中大夫輩爲同
甲之會會得四人一四人皆生丙午而講于元豐
壬戌皆年七十八矣吾鄉廖工部郎中紀汪户
部主事汝東邢州科左給事中寰今年冬假集
余私第三君及今亦生皆甲午而三君均楚望也
因述講所謂同甲會者夫前輩之著德厚福往
隆而業盛僕老而疏閒今日事不同也而余與
三君講于潞公一二百四年之前何也此人之

所疑於余也三君者當正强之乍抱到遠之器
而日相與勉於將來之名位事業又有三十有
四年者待爲尚何前輩不可至耶春也實忝同
甲因與時潞公之所不棄也然則於何疑兹會
也三君謂余生是年得日稍先屬余序因及潞
公事兼和其詩用首兹會於是三君序而和者
以次書之今年爲正德丁丑會在長至節後一
日爲十二月丑寅朔
昔誰同甲四人賢兹會先張卅四年全楚里高閭

内族盛唐才半飲中儒金閨先後曾通籍珠樹參
差敢並肩預想洛陽追往事詩成還藉潞公傳

再疊前韻答謝會中三君子

社中兹會賴三賢眼底熙煩復問年故國星辰連
翼軫清時官府似神仙休論謗譽同磨蝎且喜驪
馳並兩肩契誼義深真世好願公分付子孫傳
流輩同誇可數賢我生還占閏逢年隱於金馬牛
爲吏丹在伊川不借仙雲雨氣消翻覆手乾坤稽
歪往來有相期道德初心在合遲芳譽百世傳
不擬新詩賦四賢祗緣同甲並添年社開廬阜位
容我舟接龍門更比儒朕笑未妨頻講肱往來誰
謂絕隨肩長安車馬今能盛留作鄉邦故事傳

同甲會再疊前韻得三首

同甲誰堪繼昔賢作生人復會今年尊誇比海門
多容詩妙東坡句有仙憐我不敎傷並异頻公何
當比堅肩夜來燈下儀僊影惟恐丹青失弟傳
誰謂吾鄉不主賢舊盟新約定年年肩莚久識陳
驚坐斗酒何如李謫僊經筒有時成餕腹王棲猶

自聳寒肩須知交誼堅於石未讓西都紙上傳
論唐元是里中賢脫下過從記此年藜杖紫芋仍
故我山林志在可誰仙起窺蒼雪愁雙鬢坐避寒
風怯兩肩明日交酬各相問新詩寧獨四家傳

戊寅春予家再起同甲會席上疊前韻

四人一百八十歲今歲人差老去年日月故應成
過鳥風雲誰更挾飛僊微才頓續難爲尾重任明
肩各在有鄉思宦情談不盡一詩纔遞一杯傳

廖雅脩陞延平知府疊前韻爲贈二首

劇仰勞人信轉賢同庚離思忽今年　御爐香惹
天邊袖宮府春遊海上儀門俗不驚紅把看迎親
遲遞板輿肩詩雲暮隔長安一路合有行碑萬口傳

文

公車推薦膺賢科甲知名二十四年萬里呼騎春
逐鶴三山何處訪真仙部先氏蘋春傳牌詩滿吴
裴早上肩須信循良還漢史遠將遺愛後人傳

唐御史雙節卷

向來彤史重綸摩姑壽連書事可多瑣海一心同
作石經天兩淚續成河礎恩自川歸雙節婦怨遲
誰擬素娥餘慶難忘是先德載看孫子膺龍科

送孫文煥赴南都　孫安陸人九峯尚書之從子

當代名家幾象賢幸留相識入京年郢中詞曲堪
誰和江左風流自昔傳雲路未應留健翮春郊元
不廢良田諸孫太淑言非託會看天堦鷺序聯

送周驛丞之巴城

朝非除書出建章夜看斗氣拂千將江東路遠無
舉岩天上號回一水長貧錦向人隨法住世情知

故不炎涼金陵咫尺衣判會誰倚高臺賦鳳凰

送張同知之任全州

京國交游近十霜江鄉來過徧三湘青袍已謝緇
塵染利器還教盤節嘗今日閭閻須撫字他時父
老誦循良新詩寫贈非長別獨為懷人意許長

養痾園余家居時所築在何公山下山故有
會仙亭遺址尚存近得家報余弟為余作亭
園中余於此有終焉之志焉因以夢仙名之
寄題一律

棲隱相隨只此山道人不與世相關心惟二滿三
年足身在千巖萬壑間流水桃花春共遠白雲茅
屋晝長閒舊時猿鶴今誰伴留向丹爐守大還

何燕泉詩集卷之二

郴陽燕泉何[illegible]著
同鄉後學周　南
全湘後學蔣文化輯

次何仲默中舍九日見懷韻

題鴂無聲詛晚芳園林隨處醉壺陽花應較我人還度（舊詞人黃花瘦）代酒不知誰客吏狂（漢書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唐制許追三令節（唐書貞元初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百寮爲樂韓退之詩琴亭所謂三令節是也）漢是能聚我同鄉（所似是鄉事）極知笑口開難再（晴用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塵世難逢開口笑句）身世聊今溽暫忘（白樂天詩身世兩忘）

仲默詩毋容秋堂菊自芳寒城獨酌過重陽登臺轉覺愁來懶吹帽誰傳老去狂海內弟兄非異姓燕南賓客本同鄉十年羈馬搖君地風雨看花意不忘

太卿子佩許送菊花酒候已過期予佩日下考績賀客當不至堂有所待遂不爲耶區區訪賀客之事若無決不以席間一醉非前謝也詩以述之

秋香入集簾初成誰共煎前味落吳先蘇自應傳內法步兵非是慮虛名一歲正滿三年最十月偏深九日情須記悭悭許人處如泉先送百壺清（詩云辟中許物醒後全設執事所許非醉中也百壺引經爲證不敢貪多惟執事自裁之）

同年夏參伯賀　聖節入京拜舜之餘有詩一律示余蓋其母太夫人初度而是日也春謹次其韻併以爲祝

閶闔丞朝畫牧臣金緋去作綵衣入漢皇禮備登封日仙母謠傳晏會辰太室三呼傳萬歲蟠桃一熟閱千春區區俯仰情何限朝拜　君王夕壽親

四時墓

不識安劉我日歸南山四墓死相依人間世已疑真隱地下誰能訪是非白髮衣冠差近古紫芝音調未爲希桃源鄰里多孫子比似先生更見幾

壽周錦衣母淑人八十

誰如錦　誥拜　恩餘正是華堂賀壽初子貴已行鳴鼓角身安貞賜倚門閭絳桃應熟池邊實青

烏曾來海上書莫怪惠泉頻醉酒長筵開處遶溪

興

宜陽八景和大司徒鄧先生韻得四首

黃岑

五嶺平分第幾峯中州淑氣為誰鍾地從今古區

南北天與陰晴盡淺濃湖井春深垂蝃蝀御湖秋

淨浴芙蓉敢言 帝座通呼吸閶闔分明對九重

白水

清分元是楚人歌濯我塵纓室厭多織女有機成

素練媧皇無石障銀河深宜置艇容垂釣曲解派

觴合泛波抱甕倘酬歸老願殘年不愧百廛禾

蒙洞

禹穴曾探未是奇天別一竅此何為春雲溼處龍

眠處杜雨晴開燕到時勝境漫勞山鬼護遺踪須

問土人知年來香火非廬阜詞客休攢不飲眉

艮巖

占卅年來亦作鬫老龍知向此中蟠風雷入夜千

門振塘堰先秋五月寒行止新山曾卜艮陰晴后

土若為乾兒童慣習我遊山世路悠悠不信難

出郴江口奉次東溪鄧先生舟中題壁韻首

野鳥頻啼戀別魂提壺沽酒棹誰言楚人自是青

為客郴水何曾解抱村飛棹始辭瀧勢險打蓬偏

聽雨聲繁微涓有地輸滄海萬折難忘 聖主恩

又

郴江何事去吾郴流下瀟湘水正深嫩柳着春金

百鍊閒鷗浴曉玉千尋韓公有省思歸樂越客能

無返顧吟老矣思波徒一報詩成休負鬢霜侵

題林下承恩卷次心耕許先生韻先生太守

衡州之父也

肩徑從來耐晚霜兩公寧復恨晨光一經予擅名

家學自累身為應宿郎先生為桃源令致仕紫誥又看金作

軸斑衣還稱錦為裳 宮壺滿載黃封酒多少恩

波出 帝鄉

武陵書院次楊太卿韻書院太卿昆季所築

者在龍坑

訂墅依山[illegible]世以[illegible]情[illegible][illegible]得誰誇曾將姓字傳

知己合有文章動作家非坐我間餘排葉傍溪無

兒不桃花憑君坐我龍坊上一笑春風岸幘無

辰陽道中値雨用陳憲使馬底驛韻

曲徑緣雲定幾又平原積水盡成溪夜來蕭灑三更急明發溪流一倍加泥滑不堪啼野鳥雷鳴無復採山茶陰晴客況諳曾熟遠使何愁鬢轉華

興隆道中

地迥山高山更稠千重萬疊無盡頭平溪清浪入鎮遠界以偏橋通貴州往年曾過蛇倒退險處眞堪畏見愁 蛇倒退見愁皆山之險名 惆悵西東此回首切雲程路何悠悠

觀故書有感示兒子仲方二首

平生辛苦爲讎書此病年來老未除眼月也知行役瞻神餘宜數用無餘傳家有待應須爾讀父無能合問渠說取東堂此分付晴窗暇時爲掃蟫魚

螢熙纔收靈又生殘芸我許更餘馨荀楊持論無眞見史漢傳辭莫重評唐韻漫傳詩合作農經空感象爲名詩儒誰續微言絶行天定我明

送張舍人和王宣溪韻

風流文采故堂堂少小聲名到老蒼白雪不辭經下里臥龍曾與卧南陽文遊媿我今三世付託眞誰有二郎閒闊夢中飛鳥路春來鼓翮會高翔

太華寺次人韻

萬里來滇覓此遊此中天氣暑如秋風荷覆水香應徧巖樹排空碧更稠伊闕近有非石窟曾城遙聆有羅浮海翁已學禪歸定那得工夫玩白鷗

五言律詩 凡三十八首

孝宗皇帝挽辭 凡四首

穆穆承天命洋洋啓聖謨百王推令主三代想齊驅化與春風洽恩涵介胄腴白雲歸紫極遺德流寰區

征苗千載舜 是年平黃丙寇 萊士榜初收 是年試在 運極熙悟日功成制作秋 與大明會典成 詔當人世厭仍至帝鄉遊四海悲天厄聲應徹冕旒

豈夢縈思治聲宵不夫還凡天憂墜後離日縱明

新燕三三月晴開六六山羊腸縈石磴皂蓋扶
天闕吳楚飛雲外幽燕斷霧間松花滿壇路何
處鶴飛還

昔年懷太史今日陟巖巒地僻僧多寺林深鶴
有巢煙雲千頃浩紫翠萬重包莫問山人價前
山久獻朝

端午次人韻

吾生幾端午今日過神識意懶符為珮心驚艾
列屏饋鄰餘角黍沾寵有宮衣競渡懷鄉土還

應咏式微

送人教授代人作

羇懷不可道迢遞念青徽鴻鴈霜中沒蒹葭看
後摻一尊當暮別千里帶秋歸何處青衿子文
場看指揮

送許縣丞

郢州入去久家世幾雲仍郯上能言祖崔遙不
負丞春容開野綠秋氣到江澄花發重遊地漲
痕落口騰

西平伯雨

客裏風偏冷愁邊雨未晴田史春試劭驛吏曉
催程行李若將去欣煙何處傳邈遞涓滑平
雨竹雞鳴

宮怨

向晚倦薰香蛾眉只淡粧閒情緣病劇衣事為
春忙夢被鳥啼斷愁來月過墻風流何處看覓
盡白霓裳

無題二首

情源來往便何處水邊村短拋春多夢餘衾曉
沐溫千金非易買一笑可長存從此花陰籍閒
人不語孫

翠袖勝織錦金釵代裹糧心迷行雨路目短過
鴛牆誰信園中擲今為陌上桑多情無可奈長
侍夢他鄉

渡河驛送客得金字

深冬寒初破東風綠滿深片帆從此去尊酒共
誰斟使趣傳先路恩書出禁林便家蘇李子元

不羨多金

安肅和馮子佩韻時正月廿有日

春明門外路回首隔處瀟遠客心迷醉黃花蝶
也愁佳晨常自負好句為誰留眼底金臺近登
高尚有丘

西寧作

旅店全依堡官衙無借山路經金頂峽身入玉
門關桃有閒情淚庭爲看鶴顏胡沙剛壓過使
節兩年還

甘州正月二十七日大風

春風特地顛茅屋不留椽黑水吹成地黃沙捲
上天莊鵬堪一舉宋鷁敢孤騫何日南薰轉冷
冷入舜絃甘州有黑水河

鍾舜臣席上和李獻吉韻

百年有恨底今雨我心知惜別人千里論交酒
一危羈殘知幾近宵永得歸邊韻致江南使梅
花寄我思

鄭家驛次毛侍御韻

三過桃川渡桃花水正潮留入夢共話報客有
蔬吟路著月離畢田伏歲寺心仙源知許問津
日會重臨

送莫寺尹

萬里誇燕市三書慰楚材壯心歌未闋別意酒
方深雁陣穿橫塞晴牽斗轉金愛卿重見日應
笑二毛侵

一月下和前韻作五言

今秋非去年皓月氣四圍影入千江水光同萬
里天花間頻徙坐亭外更張筵此興中宵劇惟
愁斗柄偏

七言絶句凡一百零八十首

洗兒二首

爾祖陰功種積餘百年慈訓愛充閒眼前舊物
惟書史切莫他時作蠹魚

功名老大歎居諸忠孝平生已愧余敢謂添丁
能助爾答田三畝要人鋤

洗兒四首

渠兒十歲始知書隨因垂涕又諸渠人小兒生皆歲在丁
爲撿舊時閒著作意中分付更躊躇
老矣無心弄掌珠秖應留種爲詩書前人好學
兒須學我已人間百不如

洗兒一首

聰明休要更强吾休要生還似我愚墮地功名
已天定只教傍養白頭烏
前人不擬待高卑文武齊榮四代餘偉世何如
保家穩頼將忠孝誓終初

聰明休要更强吾休要生還似我愚老子頂門
無具眼秀才三耳不如無米南宫嘗自跋其詩蓋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幽探蘇天上有九頭鳥地上有三耳秀才賞其聰

丙寅元日

楚俗由來酒放椒胸中磊砢共春澆吾詩不用
誇元日只道元年此一朝

人日齋居 二首

不謂郎曹得有便官身暫歇即神仙案前還撿
何文字一卷黄庭了幾編

比來宣代未休兵南去徐淮久廢耕私撿古書
還自喜新正七日并都晴

送陳秀才歸攸江府上限韻十首今存四

燈火棲遲二十年蠹魚零落孤生涯都堂求了
重來事兩鬢秋風敢問天
莫將心事羨絆雲消得山爐一炷薰丈屋尺麻
元不惡年來夏課有新文
皂蓋殘花曉出城一尊珍重送君行南州豪傑
知誰健惟有陳家我弟兄

楚江船穩隔年還舊稿依然手自刪天要窮愁
持詩案一囊容易許人間

春遊圖

携酒招朋不負春北邙丘隴幾番新青山只好
詩人看莫遣青山屬死人

畫竹

秋月多才影有眞墨卿何用更傳神此君合在
清寒地稱我手乞玉立身

工部分司觀閘花 九四首

先春遐將滿旂神紅紫紛紛入陣新誰擬江小
開錦繡工皇今日（正東巡）
東風撿盡工林枝多少鉛華角盛裝三令五申
兒戲耳未容孫武斬吳姬
內家娘子號能筆何處風塵許策勛從理舊莊
愁墮馬胭脂山在與誰分
芳心喜競睛蔵兵玉兜含嗔每發頻不用爪牙
誇戰勳當時一顧已傾城

灃鄉河伯墓

青龍背上一帆開楚客身從水府來當日不驕
關外馬詎知河伯此山隈

太液池（池有連錢符）

連錢符買酒同澆萬古愁
秦漢遺宮總故丘繁華斷送水邊秋憑誰拾取

昆明池（池今廢為民田）

大地能消劫灰昆明池上重徘徊龍舟鳳櫂
非無地變作桑田萬頃開

[illegible]代城

[illegible]魏番鬼越中原張伯瀟條何處利變陸馬兒
洪一鄉簡服（臺上乙黃命）

人日

何處春風管送迎越禽胡馬各含情底言亦有
思歸句品恐人嘲薛道衡

快活山（井州城西山）

塵鞅幾過快活山馬蹄重踏世途艱山靈未是
辭遊客誰肯茅庵老一間

井陵山洞（二首）

甘凌洞裏古頭陀銅狄能消手重摩今日月氏
非舊土不知遺像此誰何
秦女猶能去華山以君身在水雲間如何漢將
成功後假合紛紛卻世顏

入金城關

春來塞上不逢人躡踏惟驚虜騎塵行到蘭州
更回首畏途千里隔河[illegible]

揚柳枝詞

羌笛春來怨不禁河隄楊柳尚蕭森柔條去策

屬人馬肯繫行人别後心

卜築與邊庵再會為次特隱園雜二十絶

圖山數畝是幽深花竹年來養作林欲擬為誰
仍有待未能忘是濟時心

鑿池疊土漫成臺臺上春風花正開詩酒可無
留客處柴門自斷俗人來

春寒不道是花時春色惟堪酒盞知花信有風
今日始為誰留意最南枝

間愛聽鶯樹底來臨當欲去首重回曉來一雨

春狼藉多少花香紫瓶瓶

携酒深春席屢移向來[illegible]跡頗幽奇草茵踏坐
詩成處未許江雲野鶴知

雲淨煙消十里山蒼疑翠滴雨初乾莓苔徑滑
行人少合得先生坐上看

沂水緣山路數叉難尋不獸武陵花我來欲些
仙家語只恐人間失歲華

徑狹何堪草木侵翳風礙日坐繁陰必蘐不食
園東筍留待秋來竹滿林

竹不嫌多詩更多新詩刻罷重摩挲竹枝元是
江南曲分付兒童檢容歌

洋川谷裏萬篔簹少日移栽寶靈堂竹石欲求
相倚處金華山上借仙羊

隔歲松秧箇箇青新稍已有蜿龍形從今合放
三千尺肯屈盆中作小屛

小小池塘遍着欄遊魚水面耐人看此中自有
濠梁樂未擬閒情入釣竿

眼前時物競芳菲看盡朝陽又夕暉六六行窩

春似海不知誰我得先歸

身外浮榮不願餘腰間猶有未焚魚紉蘭製芰
知何日蕭散江湖得自如

記得林居水木清馬蹄常作有山行而今亦日
黃塵裏回首江南極有情

秋風吹老故鄉蓴猿鶴情多更憶人早晚功成
歸有日山靈會悉此心眞

細雨江城蒲正芳雄蜂雌蝶爲誰狂百年懷令
堪知己肯混春風一例忙

當時風月想林泉一切忘身水頻趣然傳語園丁
好收拾拂衣端的是何年
制使有名知草木無號非江湖洞庭波浄
君山秀為問而今有意無
景當奇處向誰搜詩到成時思轉幽斷棄此心
鉛槧外滿朝有用在嘉猶

蕭關題壁

馬蹄新自賀蘭歸平野睛看雪打圍千里不留
狐兔跡肯教胡地一塵飛

扇寄兒仲方

賦就蘭臺出楚宮手中曾握一謀雄吾兒擬作
他時用須是文章有父風

贈僧

林下相逢不用疑半生行脚我偏詩有毛蓋勝
自何用無髮遮頭貌亦奇

無題

馬蹄花影隔溪來月夜是誰春來回知有佳人
更森怨君排窗下半開開

西涯園亭次韻凡四首

天上歸來歲月長獨憂民事是農桑屋畫開地
能多少欲把并州當楚鄉
尺寸無心較短長不妨何日返耕桑身曾受業
先生部合共先生老一鄉
諸葛聲名萬古長成都尚自有田桑我公獨少
田桑地晝錦從容老帝鄉
把酒論文日正長坐來塵世幾滄桑　帝城官
地纔三畝天許先生作醉鄉

贈星士沈暉二首

流年推步理須憑十二宮星語我曾我有文章
非上考君知我命是誰憎
星辰掌上應天儀福禍年年定不移嗟我微生
欲何問問君誰繫國安危

韓信

走狗無功兔已置河山帶礪總成誇王孫不自
留三族塚地教誰守萬家

書友人歸去來考卷

君常歸矣尚須儕伍亦修飾不用待亟上羽毛
何似者卻能知去定知來島有名淮歸若子規從此設名鵝鷂見淮
南子鵝歸知來故云

定州石帶

正德年間列八座羽仰得腰玉　恩賜
既多大都保定石耳定州山中所產白
石有絕類玉者感而賦之

鳴玉鏘鏘寵近臣一時勝賜本非真若為燕石
重巾製未許同人說宋人

夢醒

青山入夢有餘歡別墅逢春正好看此夢此歡
戚去服官猶難教做陳情

督糧事竣出京之日通州朱秀才衣照朱
士永鶚延飲于新路口致范進士永鑾
壽具知先一日戶部諸公與范有事通
州者俱出治具候餞于此至晚始去因
進士聰且有詩送別感其意口占四絕
寄范仍為代謝之甲戌歲七月七子

一門剎盞動人羣何處秋停墟上雲不似今來
從公等見公公定悔前聞

寄質誰能說路塵夜光投暗不言珍先生意許
行人識識我差賢妝婦人

百年長媿是虛名知己惟應曹兩生今日朱君
致君語却緣君語媿吾情

兩馬銜來一日程一尊相送見平生區區逆旅
多陳迹幾處偏勤去國情

風穴山山在汝州上有風穴風將發其穴必先有聲故名

誰信飛廉肯穴居夜聞清籟滿郊墟秕糠一世
吾何敢憑仗先聲為掃除

海南海北日蓬蓬號陷還應此地通在處民謠
誰省錄頑君吹入帝紋巾

紅塵勃鬱路陂陀宦海經行歲月多常媿觀風
毋一補試投巖穴定如何

深淺一穴自緘縢風伯今誰汝託曾敢旱元非
盡関汝人間老臉正憑陵

思家

此身於世總蓬廬豈獨湖南舊所居鴈字入秋
空望眼天涯誰寄一行書

九月九三首

天涯何處是吾家夢逐秋歸路不賒有酒明朝
還一醉莫因為客負黃家
曉寒何事夢先知官舍蕭條睡起遲重九節來
無日滿城風雨索書詩
雨聲滴瀝向空階明滅殘燈旅夢回瘦骨不堪
秋枕薄西風先送曉寒來

有所思

門外今非南國士眼中誰是東鄰子相尋有夢
不辭勞楚水燕雲常萬里

春恨八四首

簾蕉亂燕解瘦人花落閒庭恨有因二八只今
成老大可堪又送一年春
腰細不勝紅茜裳雙眉月樣作宮妝倚欄畧動
綿然笑何處多情容斷腸
早秋年來半來溫青春斷送我黃昏同心慣作
天涯客不惜寒燈伴旅魂
郎書本意慰相思書到翻成惜別離兩向寒窗
情似割忍能重看斷腸詞

閏三月

九十春光還閏月綠楊芳草落花時如何行李
無佳思不向東風更賦詩

喜山僧供花

膠復山僧摘好花野盤隨手襯蒸霞請居未是
東坡叟一笑相看處士家

便面為李宗易題

幾日春遊未得歸蹇驢馱我漫東西奚奴莫惜
詩囊重山水從今盡入題

端午見秋千戲

半簪雲髻緊穿鞋斜倚東風去復回飛燕體輕
聊復爾不應憐倩侍兒推

織女怨

一夜心情不盡論百年相見是新婚相逢何似
相離久水入天涯恨未吞

赤壁

詩人曾此嘆淺淺何怪英雄着戰場[illegible]
非義戰東風私意便[illegible]周郎

扇畫 二首

向晚江樓獨上時倚闌無語正尋詩多情好鳥
來何處又占東風第一枝
楊柳霜多難看葉冰蘋風急欲飛花魚舟來往
無拘繫滿眼江湖但是家

長沙阻風

淺淺沙灣曲曲陂舟行三日莫嫌遲天公照管
修吾輩會有乘風破浪時

春閨詞

花態春深如困何柔余不記換新羅強揩睡眼
覷郎面又是幾番風雨過

閒書

周周嘶羽鳳嘶蘆不為千金變此軀甬豹南山
猶霧隱百年奔走是誰愚

山庄二亭

更好高看花發處（云翰雨詩後匠來發史處幼史收幼山又）更幽亭
坐烏鳴時（宋王籍詩鳥鳴山更幽一鳥不鳴山更幽）又連宵更靜
亭前月（秋詩月户山更靜）送客山扨又水酒（出在言羅[illegible]）

郊行遇雨圖

問水尋山始興回興詩可養序雲催何害雨止
風還定還我青春白日來

便回

内家元自曉霓裳倒膝誰能泝渺茫玉宇瓊樓
但是幻詩人休作上天梯

又和便回

蜀山天險古叢叢千里嶒峗勢入空中有子雲
亭子在離離草樹起秋風

觀輿地圖

古今王業起中原南北誰憑天塹險銅柱玉關
何足限皇明一統自乾[illegible]

觀蘭塑 三首

未飾金莊擬象古與真身合是比切塵無端又送
歸華屋黃土誰知富貴人（風俗通女媧摶黃土作人力不暇乃引絙）

泥中柴以為人故以偶貴者黄土人也貧賤者引絙人也

土木形骸七尺身東園西岸若為神當時偶語
無人會歲旱空勞乞兩人

五十生人何異哉姸媸誰與問黔雷區區桃梗
君休笑大有人祈禱雨來

觀鑄象 二首

天地爐中造化機殘形惟肖古來稀孔門模範
無遺巧猶恨顔淵具體微

地水火風皆假合全身丈六此何為年來范蠡
無金鑄誰復人間鑄子期

觀刻像 二首

皇天有意極哉瞎匠石憑誰物色來千載聖門
誇速肖宰予何似仲由詩

槁木死灰吾喪我姓名聊復記莊生鶏皮鶴髮
非兒輩誰更峩求傀儡棚

自題小像

不煩熟彩鏡仍窺嶙峋頭顱我已知他日丹青
垂貌取門楣應是白鬚翁

畫牛 凡三首

牧豎騎背穩如舟跨谷騰岡復度流老我犁鋤
手曾執許知此盡是真牛

春到西疇日尚寒公家地力幾時殫一生辛苦
依農業不肯作豪家畜牡丹

抖擻荷蓑夢始酣老牧何事鬪林桐與中竹石
雖無主留取相依幾眼青

煙蓑兩笠出山限白水牧犁濟春疇草解忘
耕作苦盡從牛背唱歌回

恥將刀劍誤園田歸買耕牛不論錢昔日我聞
龔比德而今郡吏更誰賢

雪壓春郊積雨餘蓑衣襤褸未能除牛饑臥齕
田邊草誰復來斛角上書

扣角曾傳甯戚歌南山白石正嗟峩耕而有
南陽客梁甫吟成奈爾何

日耕百畝肯言功禾黍今看歲又豐但得主人
有廩實不妨與我飼秋風

贈金相士 二首

飲飯錢年來可涸貴一門有此合誰能自知身欠
封侯骨猶勝封侯漢二疏夫
黃榜名徒弱羽翅青山計不老年迷頭顱四十
成今哉何必須君相伏犀

胡毛小畫

昔陳詩俗費精神識字應無快活人飛鳥何須
巧言語金籠不得自由身

右鸚鵡

春來口血有新盟歸去無如是力耕不識令誰
勸農使衆人科陌謝循行

右杜鵑

叢桂堂前好料枝擇樹營巢最相宜家人慈孝
由天性八九皆為反哺兒

右烏

喳喳聲裏衆皆聞喜事誰能與衆分此日吾皇
在關外一時歸凱賀三軍

右鵲

出門西笑是能事九千前頭前里程休道老人
行不得路當行處也須行

右鷓鴣

牛背偷騎出遠村蒲觴飲罷學人言（一作識界何須起妄根天真喪盡學人言）山中舊侶應相笑有舌如何不自捫

右鴝鵒

誰將鼓吹借行春老去詩腸不恨貧一曲試從
花外聽丕知幽谷有佳人

右鶯

社雨和泥貼畫梁泥乾猶帶百花香今年朵比
常年闊合向誰家產鳳凰

右燕

世上人多妬婦情憑誰一齎代鶬羹莒苴不向
當時免顆蒜猶堪萬里行（曹子建狀頭如顆蒜）

右黃雀

雙璧誰將罷雨雛羽毛渾是雪花鋪儂家命服
裁宮錦十五年前作大夫

右白鷴

瀟湘西上是吾家衡嶽峯高去路賒兩字平安

試評致莫從小道落平沙

右鷗

小羽親依帶霧光名聲冒備五文章年來卜貫

恩無也應向周家獻越裳

右雉

求索林間日繫四家長三尺怒如雷漢家有蠱

君知否司隸當年破於來

右啄木

明日陰晴未易明晴呼雨逐竹歷聲平生不暫

輕離別却是鴛鴦最有情

右鳩

一種胎生不作伽却名烏鬼趁漁船江頭斜月

醒風起多少成羣晒翅眠

右鸕鷀

漫天畫與信天緣較量身心果孰賢性命從來

須物養閒忙休更識孳前

秋水為神玉骨清此雖死不妨徐卿兼衣肯受

涴塵泥常在淺流作灘纓

右偶鶺鴒

迎比織道中自感 二首

蕪原赤日羅耕氏敗登勤巨少住人全日日羅靈

朝復暮亦應重歎宦遊身

原草情知不更春田苗枯盡委風塵朝來何處

河邊柳猶幸裏額比故人

靜海舟中 二首

碧波如鏡淨移船光影無端落枕邊雲臥天行

在今日漢人何處羨登僊

雲山咫尺盡東溟煙樹微茫耕遠汀款枕船窗

不成寐為誰重倚臥遊亭 臥遊余在職方時亭名

自薊門逐平谷張御史來會話及盤山之

勝因便遊焉留題中盤寺壁二絕

石磴攀攀草樹深中盤殿閣午雲陰時人莫作

羊腸看勝景從來不易尋

旋轉行行入遠山丹崖翠壁幾回環人云此是

登天路不信登天路更難

黃河有感

燕蕸亭下日喧衙楊柳灣頭繫泝洄待渡定無
千歲客誰曾見爾一清來

髮鬚歎

無髮之頭驕寒貂無鬚之口厭丑牢嗟哉髮鬚
不足豪悠衝奮張空爾胥

上元夜

帝城春動報江香車馬頻過夜未央誰擬看燈
兼看月人間天上兩[illegible]

元夕涯翁席上賞燈看花

四座香風不斷吹一年明月始圓時撩花不逐
燈花落猶在窗前第幾枝

題詠菜卷一首

口腹吾能不厭貧秋來惟憶鼓鄉蓴屈尼肉食
誰謹國富念民間菜色人
菜根滋味本來長春韭秋菘已過嘗有可亭中
如念我還從一飯話家常

梨花

韓詩阿郭成千樹蘇句東欄僅一株吟罷和頭

兩惆悵亦清春雪在頭顱

蘭二首

貞操知非衆卉羣秋風在處有奇芬誰知幽谷
無人到鼻孔先曾十里聞
憶得江頭採佩時為染珍重賦猗猗化工移植
今何處長有香風繞筆吹

題故友邦器鏡像

弦絶知音復為誰人琴一代有餘思圖[illegible]鏡裏
看君條疑是黃金鑄子期

戲題友人尋樂處手卷

今年也說尋樂處明年也說尋樂處問君樂處
若為尋真樂不來年少去

二子

劉伶嗜酒先成癲陸羽耽茶續著經二子究時
優劣定到頭誰醉是誰醒

鶴巢簡西軒二首

索居無一事可喜怪爾查查日我回聞道鄰家
酒新熟定應雙桂過牆來

坐對秋山有所思一盃送得故人持龍云飲 非前定蘿畔分明有鶴知

九日飲綁杯

寸斛誰能辦一斛翰林吏部不同遊九山書來之 覓如許餘蟻黄花兩相誇

菊節後曾侍御公館之會有畫四季者奉

題二首

莫道秋容獨占黄筆端元自有奇芳西臺鐵面 應如許何處寒飛萬里霜

眼底無花更着黄一枝天要殿羣芳何人為倒 金壺汁盡出清秋骨角霜

蕭何一首

野戰役煩尺寸爭淮陰功貴人爲韶成諺云成也蕭何 君不識誰真狗他日誰教走狗烹

田宅何從藕買時上林今欲更何誰關中獨守 非無利說與君王不用疑

張子房

沙中偶語欲成誅天下紛紛事可虞復道偶逢 當日見誰言心願是留侯

韓信

雲夢功成戰後車將兵將將未須誇王孫不自 留三族那忍教誰守萬家

曹參

七十餘瘡餘百戰身瘡痍誰復念吾民平陽不是 高陽侶只要人知漢德醇

陳平

絳灌元非長者賓平生誰報魏無知惟應奇計 成陰禍多兀行金間楚時

丁丑歲有感

厄塞今年四十四自憐無復報劉時獨餘微忠 愚誠在猶爭皇天后土知

飛聲

瓦盆盛酒自清歡銀玉堪誰世眼詩身後無人 不貴土不年端合醉陶家用郎泉故事

步蟾園

是耶夕選咨已歧留取高枝待誰折不有人間

今聖世不妨歸作太平民

桃源洞

黄犢何曾解避秦無端又作漢廷臣桃源都不
知名姓却是當時避世人

見榆柳有感

柳絲垂處細堪紉解貫榆錢幾萬緡世事儘教
錢得買榆錢不解買殘春

遊後園

公務從來沒了期一尊偷賞後園時好衣不是

香還折花落何曾更折枝

六言一首

夢中作

十二峯頭如許朝朝暮暮何處蘭臺自有雄風
吹散陽臺雲雨

何燕泉詩集卷之三

何燕泉詩集卷之四

郴陽燕泉何孟春著
門人後學周　南
全州後學蔣文化輯

五言絶句凡[illegible]五首

雜畫四首

春波綠如剪美人照春眼一夜愁正深春風爲
吹淺

莫道春風好春風易白頭君看花裏鳥尚有世
間愁

旭日弄晴輝高枝雪正飛東風莫吹墮沈却錦
毛衣

盡好翻疑夢花穠欲泥人洛陽花已甚那得許
多春

美人看花

春色皆芳菲看花曾出幃不禁狂蛺蝶眼底作
雙飛

扇畫

清泉漱瀨石花竹遶書廬吳山投閒書千艇秋
來如

雜述

世情蝴蝶夢吾道鶺鴒聲今古無人會區區此
老生

雜述

為婦乃男子子夫為婦人名與實多爽縣間非
必真
治病要真藥吾嘗三折肱讒為獨參湯乃是蘆

菔根
文如樊宗師詩似李長吉豈不亦名家猶非大
規格

秋雨敗牆廬侍御携酒從缺處過飲頗學
士宅詩用牆頭過濁醪韻要余同作顧盧
鄭余同年也

夜雨常侵曉秋枝耐着芳客居誰料理流潦正
循牆
有客秋能賦何人雨中遊不堪今甲子田父歎
不頭

雨聲撥上裘烏語簷前和誰知好奇客載酒牆
間過
罐春吟正長罷客飲非惡隔屋香可呼雙瓶不
辭渦
醉墨秋雨足新詩秋興豪缺牆猶未補能不費
鄭醪

五言排律　卅三首

體國堂春為遂庵題　遂庵泉秉物有體國之誠故以名堂

一勞期永逸臨事不辭難體國應如此謀身肯
自安清朝推妙選列館仰崖巉利別平生器𢎥
回餘倒瀾風雲初志合日月此心丹宸翰分
明在堂名取次刊軍中新有疏道上總知桓戎
馬從孫威胡塵敢再讙

涂州察院題壁

去家今萬里門徑已不蹤殘岸消為客窮叢敢

計程節掠晨度嶮刁斗夜連營野嘯長風急弋
宿落木驚燧煙分遠炊戍鼓鄰寒更布帳圍沙
宿龍與攏雪竹課𥹋緣馬栽來地少牛耕塵有
億邊藥腥饋謗主誠畫連春邊在牧多為士著之民丹心齊邨
國白面重談兵羽檄傳諸道誰當更北征時河套有
鑿〻

大司馬馬公生辰

氣安靈降嶽申甫定重生合代天工亮應逢帝
運亨回瀾須砥柱稱物必鈞衡經濟惟家傑儀

刑在哥成四朝捍 聖政羣士贊官評道協風
雲會功依日月明廟謨何慷慨風采極崢嶸有
服欣初稱麟袍美晚榮詩人歌顯顯史氏表巍
能鼎呈平無陂卷心老更傾經筵深啟沃章奏
積忠誠醫國三年艾防邊萬里城職隆宮保望
權總夏官卿朔漢傳威令高班絕杭行朱顏饕
有暈華髮雪初盈金石盟將遍丹青貌已成龍
尊凡我換苑甲此回更終始名無玷康道福匪
經微才叨部署蚤歲非旃旌短句非云頌聊申

屬吏請

七言排律 凡四首

閱武堂聯句得二十韻

邊城大閱萬貔貅 楊 動地西風鼓角秋念出帳
前威已振 春 聲先漠北敵塵愁旌旗曉拂寒雲
重 楊 劍戟晴揮宿霧收八陣妙傳圖教變 春 五
兵利用技全優 楊 穿射奪由基妙 楊 輕運撒藏
漢傑籌投石十多超距勇 春 絕塵材為過都留

枚銜鎮日軍容靜 楊 牙禡因時祀禮脩校獵正
當農隙後 春 推鋒直與戰時侔將軍怒激雷霆
鬭 指 砲 銃 揚 拐子魂消窟穴搜 指 馬 坐上指揮勞塵尾
春 陣前叱咤落旋頭壇分什伍開纏繫 楊 御雄
參差接道周瀚海天山歸咫尺 春 金城湯塹我
綢繆由來啟木緣圻父 楊 肯向功封憐徹侯遠
戍已無烽火警 春 窮荒終絕犬羊讎儒太堂
開邊計 楊 老將勛堪出塞酬文事可容忘武備
春 然家未合廢民謀乘勞山積指寄蓋 楊 家設

煙銷欸欸聲蒂府收叨賓從列 弟 郎曾威撫廟
堂憂守翰舊孫多經濟 桓 而微新編詩講述籍
日 舞階看羽舞 春 凱旋隨處起歌謠

雪夜聯句予家 凡三首

殘甲橫天勢未降 鍾 文俊 若盟清夜倒春缸 春
金山陰誘興緣懷舊 遠貢 郢上新聲彩換腔 何
缶春毛縮急嚮門外馬 李夢陽 眼生應吠里中
尨 鄭淡 美僮奴燈火分何處馮 蘭 光照浩庭玉
樹雙 祝濟

竹爐圍坐共傳危 陽 雅會宗盟更屬誰 吳 醉憶
丑年春宴處 蘭 雪當子夜雪晴時 濟 詩興門户
偏爲論 俊 道從經論堂 蘭 緣 金 前輩風流今來
遠 貢 不才深自愧襟期 春

雪深寒爐草堂幽 金 歎語中宵對擁裘 貢 文酒
與君真漫會江湖於我是同憂 春 此生踏雪鴻
應似 陽 何處隨陽鶴有謀 春 斗又參橫情不極
令漏聲依約下宮樓 蘭

同郡後學樂人翰 彙
同郡後學樂人寬 選
子婿周學 生翰 咸校刊

何燕泉詩集卷之四 終

何燕泉詩集跋

余家湘源遠郴不千里方髫即知有少宰燕泉何公至覧家藏存札餘冬序錄議禮諸說如公者匪特為一鄉文學之所關籍也已歲乙丑筮仕佐衡郡来署郴事始獲登公世讀堂訃公捐館舍二十一載矣俛仰四顧慨然興思他日鄉士大夫歐君明山劉君寒泉過會余清白堂談公遺事謂公二子亦相繼厭世所遺詩文稿若干巻尚未校刻以傳余聽之不能忘于懐無何春元喻仰山曾白村携公婿上舍喻子晟來請願少輸貲梓行時余暫守篆開代者將至因謀之州君益山析其古風歌行五七言詩凡四巻先授之梓以相期官玆土者畢是舉也哉

明成化弘治間海内熙洽嶽降名賢一時何李二君子即曹劉阮謝屈宋賈馬不能過也公卓異之才弘深之學與之遊上下其議論往往志相合而氣不相下姑蘇顧東橋譔國寶新編自崆峒大復以下在公且畧公并之哉意者公之著作未盡傳東橋雖知有公亦有待耶玆集出継東橋而尚友者可以續公矣余不佞遂書此以俟

嘉靖丙寅冬十二月旣望金湘後學蔣文化拜手書于理刑清署

何燕泉詩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何文簡疏議已著錄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傳其詩派而才力不及其富贍故往往失之平衍是編乃嘉靖間嘗郴州事蔣文化選錄刊行亦非其全集也

東泉文集八卷

〔明〕姚鏌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清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姚東泉文集八卷》提要

東泉文集叙

東泉先生姚公弘治正德中文章爲一時所推而不以文士自命乙亥冬岳侍公於閩藩講問之餘頗及文字公曰文非專不工然學者所當爲事尚多奚必專於其文哉語既又顧岳曰子他日當別有所就亦不必滯心於此岳愯然不敢卒請退而私記于

心者三十餘年矣中間踪跡浮沉無由再侍公教而尺書臨示敎勉每加庚子秋參政浙江公墓木已拱嗣子學士惟東繼喪家遭回祿索遺稿於仲氏汲散逸無完編蓋爲盡然惜焉乃屬公壻吾同年湖廣憲副王君時化収拾彙次越六年丙午寄至蒼梧又閱督府故牘得其總制時奏疏

文移數篇合爲巨帙請吾部郎桂山馮君世立讐校得可傳者一百五十餘篇分爲八卷公雖不以是自命其閎傑正大之氣練達綜覈之才鬱然溢於筆墨間如洪鍾大呂噌吰震亮徐而觀之其紆疾開闔抑揚俯仰又莫不中乎節奏所謂實大而聲宏者歟非苟言也古之君子自丙魏姚

宋至韓富諸公非無文章也功烈懋盛故不以文章稱然其奏篇之流傳至今者春容深切亦非一時能言士所及公蚤負經濟大畧視古人何如中歲頗偃蹇晚乃遭際由中出握邊符釐奏膚功工堯之捷昆咨闕後僅一再見而媢嫉朋比震聾聽聞賴

天子明聖察孤忠於群誣之中始終保全最後起臨三邊駸駸大用而鑿枘鉏鋙竟不能盡合而歸功烈既不能如古人之盛其文章可傳者又止此此有志之士所以爲公感歎發憤而不能自已也雖然中世卿大夫於其去就之際能完粹無議者鮮矣不合而去不足爲病所病或合不以道至

無以潔其去爲可愧爾則公之用盡與不盡亦安能爲公損益邪岳少以文字受知於公而公所以知之又有出文字之外者老大無似未能有以副公拳拳期予之意往叨廣西提學及今督撫皆繼公舊蹟於公條章約束又未能一一有以推行俯仰深恩大懼墜失惟有論次學術事業及

所遺文字以時傳布庶後之尚論公者有以髣髴其閎傑正大練達綜覈之實不肖於感慕之餘時取以自厲則亦不爲無補焉爾嗚呼是亦可慨也夫集後附桂林南寧生祠二記記中已有者茲不復出云

嘉靖丁未春三月吉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

勅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門人張岳叙

東泉文集總目

祭文
傳
贊
說
跋
卷之八
學政
事宜
附錄

東泉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記

卷之三

卷之四

序

送從兄爾之丞肥城序

吾從兄爾之既拜
命爲肥城丞。邑之士大夫。相與致都門之餞。飲未幾。有執觴而告曰。爾之平生磊落。有丈夫節。其强幹可與立也。聰明練達。有關家國事。雖然。且劇處有餘力也。重然諾。與物不欺。其於民必眞有以相愛也。如吾爾之挺一邑之寄。而事有專訂。不亦臨吾爾之矣乎。又曰。雖爾之不當以

一職限者。特馬政之弊已極。
朝廷牧畜有常法。征收有常息。與之地而設官以總之。意亦至矣。然敗耗相聞。驚而駘者恒乎。又安望其能如古之雲錦千里。而爛然成群也。則爾之於其職。固亦有不易言者哉。既又顧謂予曰。君昆季恩意且篤。能爲是默默乎。予乃進而言曰。鎮宗人。請舉先世以告吾族。自宋元來稱神童家舊矣。其區區科目未暇悉數。有若潭州刺史公者。徙虎渡河之德政也。國子學錄公者。館閣名世之文章也。廣東大參公者。端溪之清節建昌郡博辛卯亞魁公者。瓊琚玉珮之奇才也。今吾弟兄子姓。雖幸宦業相屬。列職中外。然揆之前。脩遠矣。門戶之念。其得不懼。而思奮乎。夫有感乎其家。必有立乎其國。固移孝爲忠之道也。盍相與勗之哉。於是諸公復歡然笑曰。可以告矣。遂書之。用和驪歌之章。抗手而別。

送學敎陳先生之任慈谿序

我
國家造士之法。遠視成周。始養之鄉。名曰社學。次養之郡與邑。名曰府縣學。又其後群天下之英才而養之國都。名曰大學。其道父子君

臣。其文六經子史。其行禮義廉恥之節。其器尊爵俎豆金石絲竹之具。其動息降登揖讓拜俛跪興進退趨蹌之容。執其事而臨之者曰行術道藝之人。所與周旋乎此者。皆士之秀。公卿大夫之儲也。夫敎之立。有如是者。其於人才。宜無所不造就也。然鄉之敎。雖興。而官師之規未具。國之制雖具。而勢隆道尊之地。師生之義。不必於盡通。獨所謂郡與邑者。則法制旣已加於其鄉。而情意切密。又不若群居而泛授者之大略也。得其人付之。所係豈淺淺耶。顧今之司是職

者方有誘於今官卑秩而不求以自力則非矣
常孰陳君東吳衣冠冑也抱負才藝三上於春
官弗利衆謂君宜少俟以圖後舉未晩也君曰
士各有志遂抗疏自陳願一官爲祿仕地者
上可其奏乃命君領吾邑教事夫世之人汲汲富貴
之圖少壯立朝老而忘倦自昧於鍾鳴漏盡之
戒者何限君獨爲此其將有感於百物之備不
足易吾儋石之奉宵晷之輳不足償吾師弟子
之樂而錢穀兵甲之煩勞不若吾之托身庠序
而獨得其委蛇者之爲適乎君可謂有道矣雖

然君之官爲師師之責人才實賴之蓋亦有不
易言者君其勉哉夫吾邑多聰俊奇特之士譬
之馬然則皆驥産也其隨地而走日千里者大
率出於其性雖無庸乎鞭策可也然方混處槽
櫪之間勢不能以無待通之使鳴躍之使奮拔
其尤使毋留於群預爲之値使不失千金之重
此伯樂所以坐收其良而相得於箠楚之外者
也君亦有意於此否乎考功楊君名父笑曰吾
素知君吾邑之馬當有俟君而日至於燕都者
矣予何以過慮爲哉因相與餞之崇文門之郊
援筆以贈

送李生廷臣歸河南序

國朝懸科彀士純用經術諸不在六經之限者悉
從禁絶以故百餘年來士無異說談經講道洋
洋滿天下以一家而專一經者爲戴氏之禮記
以一邑而專一經者爲燕韓趙之詩自元臣太
僚暨有司庶府大率拔自科第而我
朝治化追古昔者實賴之明經之盛於是爲極然
經豈易言哉有經之講說有經之制作有經之
功用積之以歲月之勞合之以師友之辯旁通

於百家子史之異同從而裁之以吾心之尺寸
貫穿上下二有眞見夫然後可謂講說之精談
理趣不爲拘儒之瑣屑騁才華不爲恍說之倡
狂命詞屬意常使濯然以新徐而檢之則義理
之準繩固在夫然後可謂制作之妙及其蘊之
心脩之身而措之天下國家文皆光明俊偉磊
磊落落前諸葛而後孔明始仲淹而終文正功
業必期於蓋世卓爲天下第一流人物夫然後
可謂功用之全其或鑽刺剽括以自號爲通儒
幸而取青拾紫以遨曰此明經之大驗則甚非

國家崇尚之意抑豈爲士者所以自效哉上蔡李
君廷臣素志於明經者也時習聞先大
夫今尹公之教固已魁然一鄉之秀
矣然昔之有司概未如得儁者始以貢士游成
均友天下士麗澤之益爲多君復不自足往歲
之十月偕其友鄉進士雷君煥章輩用以就講
於予予觀其頓挫雖久意氣彌壯固已卜其不
凡及與之議論又時能舉其傳者以爲說發其
精者以爲文則君之未遇者信不足以病君也
第恐其好研窮而或幾於固故爲之以平適

慕科第而或隳於成故復堅之以遠大於其東
書而南也又告以經之大者使知經之爲學以
時文名而實爲聖賢之要以舉業名而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悉不出此能用是以堯舜其君庶
其所謂明經之學亦今日相講意也若夫着驊
騮之一鞭摶鵾鵬於九萬則君將轉眄可得要
無以贅爲者君友雷君煥章因進曰先生之言
至矣遂請書用爲廷臣千里之贈

送羅薦卿之任婺源大尹序

昔宋王公祐切矢弗録乃手植三槐於庭而取必
於其子曰其後果秉鈞軸君執契券以責償
無毫髮爽者夫天道遠不可測而公獨能與之
爲信何哉其理有足恃焉耳吾鄉羅公邦彥宋
仲舒先生後也以文章望一時鎮重不浮有貴
人體人皆愛而敬之然官僅郎署不及大用以
殁公子薦卿後公三十餘年乃復舉進士父子
卑秩遂爲吾慈一邑首倡而薦卿以是秋九月即
事婺源公所未及爲薦卿行當踵爲之如吾薦卿
者謂公三槐之徵豈不可也夫黄河之水發源崑
崙九曲而後達故其流瀰漫中國千里萬里而不

能休南山之木根盤百折爲固故其鬱然而獨茂
者卒以成合抱之林而勢必參天乃已然則吾薦
卿之於今日獨可量也哉抑薦卿以進士補外雖
格例則然然釋褐六月而後授之官亦制也蜀
朝廷有内臺之選凡先時進士治邑有聲者皆以
次被徵擢使近爲耳目名都大邑往往闕人爲
理以故
聖天子下從言官之請破常格不用一切以君輩嘗
之固將求化理於庸衆人之外豈曰姑試之而
已耶夫

朝廷以不次用而君能仰副
德意飭廉隅以自潔運精神風采以自異收功磊落
而流聲實之美以播之
天朝則他日所以登用君者亦安能獨限于常也哉
夫繼先之謂孝不負其君之謂忠忠孝立身之
大節人臣自致勲業之地也薦紳之才之識其
必有知於此矣故因君之行而特申其說以告

贈王君良臣之任東平同知序

世常言奇特之士可與立事功而忠信謹厚僅
足爲約束之守以故危言激論喜自表著者則

往往爲之動心駭目其有繩趨尺步若愚若訥
言不能出諸口者則人之情亦輒與非笑之弗
恤也然一旦臨事故則在彼者或不免於僨轅
而覆轍而在此者乃能與知爲謀與勇爲敵運
精神於聲色之外而成事功於不可測之地優
與劣較然則論人者信將奚從乎石首王君良
臣以是夏由冑監拜
命爲東平同知東平統邑惟五而同知秩與長埒一
旦而得之蓋異數也既戒行有期余同年來君
本厚雅與君爲莫逆乃屬言以贈予雖未接君

竊因吾本厚之言而聞君者稔矣予安能已於
言哉君固湖南之秀者積學能文洞古今上下
然扣之無辯也人情物態可以燭照而數計然
視之若弗能也君無以自詭於人而世或易君
有矣亦安知君之耀鋩騁足者畜而未振雖不
立[illegible]貌之小而顧將獨奮於功名之會也耶
君之行吾固有以卜之矣雖然破觚爲圜斲錭
爲樸乃吏治之宜有司者必以異爲能則衒奇
而效薄欲如古之所爲烝烝焉烏可得也況東
平爲齊魯故地禮義之化存焉民風之淳美獨

甲天下吾惟順而撫之則牧民御衆之道斯得
雖由是以收名定譽晉膺顯擢可也君亦安可
盡用其能哉吾又爲君有所戒矣本厚曰唯唯
乃併書之用以紀別

送通判倪君汝和之任吉安序

錢穀者國之大儲也百司取給而隸籍尺伍者
皆由是以待哺故其爲法獨詳先事有戒後令
有罰應期而辦者有勞能蓄以其素者加之官
事有專司而刑不嚴懼其於職也不已重乎況
今

天子四征不庭所在屯百萬之衆飛芻輓粟上廛廟謨轉江東之漕發祈山之運紛乎其未能已也

然則

朝廷之所以望於有司與吾有司之所仰副君上者又如之何哉雖然財者民之心可使不足在國不可使不足在民苟徇目前之急一切併而取之則亟斂之下民用空虛豈所以先國本而培植愛養之也以故昔陽城爲道州刺史獨惟撫字爲勞至凡催科之政則自取於拙而不爲嫌城之爲於國法未便也然當時高其議後世傳誦之不衰豈無自而然哉誠所謂有道者矣徽進士倪君孔和侍御公秉中子也以是年夏

拜

命爲吉安通判九邑錢穀悉係之夫江西大藩吉安大郡通判古別駕之職而錢穀又重寄也君讀書明道固將推其所有以事親而致之民今既服有官守矣獨無一試其平生者乎夫君所司國之計也亦民之命也必使經不至於廢事而急不至於病民則殆庶幾矣君知己王君仲明進曰是固素明於幽絲保障之義者其於政必

有濟也自此而往君尚有闡况區區一職乎予用是欣然謂曰觀人必於其類君之不欺吾得之矣

送楊君天齡南還序

世之稱馬者必曰伯樂之廐稱材者必曰奚斯之寢其馬與材豈必盡同也牝牡驪黄皆眞之良梗楠杞梓皆材之美然則所謂故家大族稱子弟賢且秀者寧獨異是哉夫以一姓而望於鄉望於邑且望於郡其文章事業必有萃焉然亦不必盡同也以故晉王氏用其族以望於天下由今觀之則導之功勳祥覽之孝友羲獻之筆法皆王之秀其光前而照後一也亦孰能置彼此於其間乎吾鄞之楊與吾慈之楊俱出大隱先生後自大隱以醇儒爲鄉邦得用是兩地衣冠之盛相望而起憲節之揚教鐸之著名循吏而號文章家者悉具也顧猶未有用其術以顯者乃今得吾楊君天齡獨留意山水之筆從其師呂錦衣廷振來游京師久之遂得丹青妙法錦衣亟稱之又念君之尊翁夙有師弟子契欲言於

上俾之同升君方以老母爲念謝弗敢當促裝戒行
以圖歸養錦衣力誘之不得夫錦衣爲
天子寵臣一引手君可立致美秩而君惟同其來不
同其進錦衣隆投師之義天齡高自退之節可
謂兩難也矣嗚呼如吾天齡者不待爲楊氏義
獻猶將爲鄭虔戴嵩之流稱作手也豈不可也
又何必專以富貴顯赫爲乎雖然立名者之於
朝皓首不能忘輕千里而來赴者其情也況有
問之投孰不抵掌依乘龍蓋采綠以爲傍門
捷徑之利君術足以進勢足以遂而獨有是吾

於是重君之歸矣古云一節之上可愧三公其
在君也夫其在君也夫

贈鄒君一純之任慈谿縣序

是年春
朝廷既明黜陟之典令以缺告者凡二百有奇
上念致理之要特
命吏部妙柬才俊以充於是吾慈得大夫鄒君一純
蓋拔之又其尤也衆曰是不可不爲一邑賀因
屬予以辭予惟治民大法聖賢具載之書而
國家所以風勵有司又著在令甲若是者予皆可

不贅然入邑問政吾之道也請舉吾明告之可
乎夫吾慈在兩浙舊稱文獻士勤於學而縉紳
之家崔盧相望其爲君子者易與也民尚本質
不事淫巧恒惴惴焉犯公府爲憂其爲小人者
易治也地濵於海無通都大衢賓客輻輳之交
厥貢惟稻麥厥利惟海錯無銅鐵金錫犀象玳
瑁奇恠之玩其政易足也以故唐丞相房公次
律用吾邑政最超至大拜嗣房而興由是以階
榮顯者至
國朝猶班班也吾慈之爲邑庸非諸名公并業閒

津之地也耶屬者十餘年來令在吾邑或不能
如前人之用心用是或閒歲一易三歲再易頻
年屢易往往不及代以去而旁之人亦指吾慈
爲口實若幾於不可爲者嗚呼是不厚誣也哉
夫膠錯之難辦才者因之以示能黑白之易淆
廉者因之以示潔使信難也壯夫猶靳以自見
況所謂易易者乎夫地理不足以重人亦不能
以輕人而人之賢而能者固有出其聲名聞望
之隆以貢飾一方而與之爲鎮多矣不干其人
而惟地之較可乎哉吾觀鄒大夫之學之[illegible]

之鄉忠信廉介之德稱之朋輩語及政事皆言
出而意解且井井有素畫因其人以推其槩雖
舉重任繁可也獨吾慈乎然則大夫之往也其
必有以利吾一邑之人爲之刷入言於天下躋
丹梯而步霄漢吾將求大夫於昔之諸公也矣

送王生道歸雲南序

歲丙辰予授職爲禮部主事禮部禮樂之司政
清而暇以故縉紳士夫間有遣其子弟從予游
者予自念菲薄輒用拒之而卒亦未能也往歲
之八月戶部正郎夏公某亦用其婿王生道來

從予游既卒業束書告歸諸同事若張生瀾輩
咸用繪圖賦重君以別致情好也詩成乞言爲
序予惟天下之事非用力於始之爲難必有所
謂極致之地譬諸道路然趨而向之似也旋以
舉足而廢半途而畫千里百里而息肩焉者皆
苟道也試言君之履歷可乎君固滇產也方君
生於滇也平日見其山川焉金馬碧雞之雄昆
明羅錦之秀物產焉鹽鐵氈瑱石綠紫木之奇
且恠固溢乎其有餘矣既而出貴道荊踰襄陽
躡唐鄧涉龍門孟津之險歷韓魏則山川亦

且移步而異狀其間連崇岡以設塹匯百川以
爲池者何啻十倍疇昔四方百物之珍煥珠耀
璧錯錦列繡所以炫采而奪目者亦安得以盡
識之及晉遊乎京師而天下之大觀益奇以勝
且於此乎盡之人視滇不瞠乎其後乎君自是
可無遐思而世然爲司馬子長之遊者必以上
國爲快焉此也夫人學亦何以異於是故凡君之
所已能可言而所愕者皆滇也其擬議而未明
探求而未獲躡[illegible]而阻抑而憂乎勢之弗前力之
未舉者皆出乎滇之外而君將[illegible]乎滇之已足

乎抑亦長駕遠馭以寓目於京師也夫盡滇之
有固足稱秀於鄉而鄉之功名亦將屬之矣君
能覽而有四方之勝則學業功名之盛獨無可
與天下相角逐者哉君歸矣吾懼滇之未足以
相羈也故序以需其來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序

萬載令顧君順中將行邑之士大夫相與餞之
復要予以言曰順中與君交最久是宜贈藻以
臨民寔惟其始則文宜贈君但可爲是默默乎
予曰諾遂僭一言爲順中告者夫爲政之道猶

爲學然悶之而已矣當順中幼時習爲經義論
策既長攻諸古文詞其體不一而足也順中不
予鄙恒出以示故其平生述作予皆得寓目焉
奇者屹特簡者寂寥汪洋者肆發而無涯奥焉
者從容諷之而有餘味予未嘗不用是自歎而
有訝於君之日新也順中之所爲學不已工乎
故順中亦率用其長以魁一鄉而登名進士獲
重譽於縉紳間其功效顯白有不可揜若如此
夫環萬家而爲邑其人殊也人之不同而各以
其私爲好惡其情又殊也令焉者爲之司平欲

尺寸而銖兩之其道又豈一焉而足乎故必有
煦濡之爲仁乎合之爲信示之潔白之撫爲廉
察其隱伏解其糾結而爲明爲斷順中亦能悉
力於此否乎信能如向之日新也則順中之收
名一邑而自致雲霄者獨不在茲矣夫順中蓄
其志已久行將發之身矣況學與政本無二致
哉夫昔之人有以蠙珠爲業者人曰此爲南商
而非北賈也既而客於燕都之市則楚之璧允
之弓肅愼氏之矢森然列於其肆一日而酎其
萬鎰者三其人始喟然曰吾今而後知深藏者

之不易於測也然則順中之寶固當無南北而
有之
聖天子之厚其直以待之者又方汲汲也順中尚盡
出其有毋徒爲蠙珠之利也哉

送鄧君汝霖之任嵩邑序

環地數十里而爲邑有群吏以分吾治有諸執
事以供吾役丞以下奉職而聽命焉其祿足以
仁三族其號令足以奔走一邑之人民其嚬笑
又足以喜懼之其所酖爲大者得請而小者得
決令之任不重矣哉雖然民之命懸乎令民之

視令亦猶子之視其父母也求則扣欲則言民
與子無不然者顧父母之於子力盡而愛亦窮
其所欲者不必使之皆遂也惟夫令之於民體
之固以其情操縱而伸縮之者又有權與位焉
以故饑可使食寒可使衣勞可使息困可使舒
顛連者可使之有告凡祈求而願望呻呼而踴
躍皆得庇覆成全之也士大夫之志易行而澤
易究又安有如令哉昔先正草廬吳文正公謂
天下大法可試於一邑以地雖易而勢則同禹
臯稷契之志寔因是得以槩見也然則令之賢

與不一邑生靈休戚之係豈小乎哉鄉進士鄧
君汝霖以是年夏謁選天曹拜官爲嵩邑令君
學淳而行懿識深而慮長氣象老成刊落時態
其往而邑之也宜必宣豈弟之風著循良之績
以待
國家他日之超拔所以處此者有餘地矣區區百
里何有哉第嵩之爲邑地僻民淳有司者或忽
其易而樂之以優游則廢厥其節而欲擾之以
紛更則病樂其可以專決也而不復俯順乎民
情旁稽乎土俗則亦有泥而不通用是又不能

不爲君告者雖然嵩固二程夫子之闕里也二
程之所以語民牧者不亦至乎君登堂再拜之
餘其必有慨然於中者矣

贈楊君仲實之官石埭邑庠序

寧海楊君仲實旣拜
命分石埭邑教事造予拜別而相屬以言予因謂曰
師儒之責君知之乎策勵之以文章規勸之以
道義此其要之大者今學校之士談經而講道
慕科甲而事進取者所在林立偏陬下邑什百
成群信哉人才之盛也然文不根於理而或徃
誕以爲工學不本諸心而或二剽竊以爲能其於
所謂文章吾未知其盡合聖賢軌度否也況夫
耳目漸染一倡百和矯詐之習勝而忠厚之俗
微輭美之風熾而正直之氣衰奔走請謁之計
行而恬淡寡默之道廢今之士習又不能不因
之以日卑矣然則任師模之職而有人才之寄
者其能恝然於此否耶夫居其位而無其術則
噘知所謂美惡之端而不知所謂變通之機則
迂端本澄源之功皆於學校乎在仲實其勉乎
哉雖然仲實與予爲十年之好其經術之富多

所自造其議論時有激發固不能爲此沾沾者
而又習聞鄉先正學士先生文章節義之詳每
言及公亭輒爲咨嗟意不自勝直欲爲千古夷
齊之甲君此念又有可推者矣夫方公我
朝第一流人物讀公之文章則可以祛淺陋之末
習誦公之行義則可以激巽懦之頹風公雖台
座蓋天下師也六經子史之外君信能擧之以
示風勵則典刑具存而師道可立諸君子之景
行先哲亦必有曠世相感者矣學校人才之助
豈少乎哉其舍此不圖而他有計焉以爲躍躍

之喜戚戚之憂則古之人與方公皆愧之予不
敢以語仲實要亦非仲實之所以自勵者

送鄭守謙之任道州序

凡師儒之於銓曹者例必有試試之以定其去
留又試之以定其品級之高下其區別之也精
而任用之也不苟區別之也精則非才者不得
以倖進任用之也不苟則懷才而負異者有自奮
之階
國家之所以網羅人材不已至乎吾鄉鄭君守謙
曩以鹿鳴之秀士教事於山東之

臨清既滿秩績用甚最銓曹如故事凡再試之
試則君皆首選乃聞之
上命君知湖藩之道州示異擢也夫師儒以俎豆雍
容爲職未若州太守簿書案牘之煩勞一旦去
此業彼難易較然矣守謙能無動心者乎雖然
守謙博學多聞貫穿經史語古今成敗事歷歷
若指諸掌爲文章有骨氣觀其狀貌偉如也君
非所謂賢豪也哉夫賢豪者之於事功若洪鐘
在虡扣之斯應若珠玉在室取之斯携若錦繡
綺縠出匠氏之手惟所織而無不就夫寧限於

彼此也然則吾守謙於此居之庠序而教化興
與之州郡則四境之人享其治其所必至也果
能爲之難易乎吾聞道州界在一隅民生凋瘵
已極得君爲守其必有以蠲其徭役簡其賦稅
平其獄訟絶其請托求謁之私以從事於清約
之化稱賢使君於湖南也決矣一州豈足以病
君乎吾爲君有所卜於方來也君嘗較文南畿
所取士共二十有奇今之登進士而列職中外
者已十八其藻鑑之精焯焯有可談者又莫不
以是多君也君行矣故凡君交游之衆與君門

下士皆豆觴爲别而俾予叙其槩焉

清都繹會詩序

是年春天下諸司從當述職之期自京兆暨藩
臬之長與貳與苑僕二寺之卿佐童公世奇而
下凡二十有六人皆率其屬以趨於
闕下如期而集奕如也于時
上方總六師討治江右逆藩之變駐蹕南都以故朝
謁之禮稍變於舊初至雖方岳不陛見詣左順
門行再拜禮不押内班日晨候於外庭弁轂再
拜禮止一稽顙爲敬朝正畢猶未即事銓曹再

䟽以
也後有十五日始得　請乃議黜陟繼放部循日候
朝如初亦以俟
上命也然禮雖殺而心益虔無敢怠者廣東左方伯
湯公謂故事宜有會會且有詩衆皆曰諾遂舉
燕於錦衣陳君廷言之第往復唱酬屬鎮以序
惟會晤之難久矣古者幸而有會必特志之重
契合也然夷考其實亦不過旦夕之好與道途
邂逅之遘或昵昵於燕狎之私雖無志可也孰
與吾儕今日之會多出於平生故舊之歡否則

聲迹相慕有夙契焉散處天下幸相聚首已再
閱月其爲日獨久得以從容
帝都仰瞻宮闕之壯麗與玉帛衣冠之會獲聞黜陟
幽明之說禮觀於周詔聞於舜有必求之下國
而盡得平生之所慕哉其尤有足幸者
國家既已例舉常典乃復超立異格欲求賢能之
尤者於吾儕中而禮奨之擢之不次以警動群
工此於
國家爲四見於
皇上爲再見者也況翠華已戒回鑾有期渥澤之光
行覲咫尺
上之英武執奸與逆將誅鋤之以正
國法而新　朝政於
國家爲三見於
皇上亦又再見者也屬者慶雲繞日五色相映都人
聳觀謂爲太平之符遠方群僚亦及覩之眞希
瑞矣此於
國朝爲再見於
皇上則一見者也夫朝會常也不必有値即有値焉
不必如今日之衆且盛然則與斯會者足可以

不自慶哉夫感事者奮銳也乘時者立業也吾
儕以忠義相勉久矣其必有益樹聲迹以追古
名臣之烈而自致於
明天子者乎君名氏官爵則已別具帙中故畧
送李子善之任曲阜縣學序
古之有志於四方者嘗以一鄉一邑自隘於是
乎壯遊天下窮宇宙之變化極山川之形勝弔
古今治亂興亡之跡不至於牢籠萬類恢廓懷抱
不已也故吳季子歷聘上國而司馬子長旁求
遠引踪跡半海內彼其預聞詩樂之盛而發爲

文章獨用遠馮者其助亦豈少哉雖然此皆有
意求之也若夫宦途所向南北相適江山異觀
坐入几案而詩書道德之府又得以一旦揖讓
進退於其間若有天假其會者此其遭逢之易
豈古人之能及而可廢苟幸者何如哉吾鄉李
君子善早以國學之俊拜官訓於鎮江鎮江當
南北要會其足以供往況者則大江之吞吐金
陵之葱蔚與夫枕流亦挹若擁若對者有金焦
二山之秀也居九載而績既成天曹申增秩之
典是年六月復用君以知曲阜教事曲阜乃聖

賢毓秀之鄉講道授業具存往迹登堂聞絲竹
之音即席觀俎豆之器秉禮之邦未有爲之先
者君前後所循何如是之奇也耶然則借君之
遊覽發君之文章而惇君以文獻之盛其固皆
有賴矣雖然君非獨恃此爲助蓋又有所謂瞻
望而感惕者君從祖太守公嘗作郡東昌今其
遺愛所及尚傳口碑東昌與曲阜皆齊魯地封
疆界只尺君於是所宜慨想前烈期以自見使
他日有舉君以屬之先人舉先人以推之於君
而曰此李氏之盛其功業紀綱皆可得而紀也

則君之名位自此日大矣其得而限量哉君
不可不加之意也嗟夫君固聰明而秀發忠信
而老成師道之立既效於昔則曲阜特君轉車
之所又何難者遂書以贈之

送雷大參之任浙省序

國家疆理天下盡取海內而藩省之而復取吾浙
以爲之冠蓋以吾浙橫地千里統郡十有一山
川風物之美衣冠禮樂之盛其雄且秀也往往
足以稱重於天下焉耳則世之宦遊者指此以
爲地望之最也固宜大參雷先生元芳

始由戶曹補外即得吾浙未幾憲副於
粵今復自粵還浙前後三更任轍而領吾浙者
再若是者固吾浙人之有遭也而天曹之所以
優隆先生者不因是而可知哉且先生之去粵
也粵之人愛先生特甚擁馬絕鐙爭爲攀留既
不可得則人相與詠歌之縉紳有誦里巷有謠
而田夫野老無不瞻望嘆息以致情於先生者
夫仕以代去地易而勢離其於人心之向否要
不可以名位驅也而人之於先生乃獨於此眷
眷焉者何哉蓋其廉潔之在人有不涅之操忠

信之及物有不欺之德而剛毅公平之施諸民也有不屈不撓之政以故先生之留也人德之而其去也人思之信哉太史公之所謂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者矣雖然當先生初憲吾浙時之人所以愛先生已不減於粤繼雖轉官來粤而其翹首跂足以望先生之復至者於情蓋懸懸也今日之去粤之人固以爲望而浙之人不有歡呼踴躍塡道爭趨以俯伏迎謁於車塵馬足之前者乎故觀先生之去留而其愛蓋可知矣然則叅藩有命雖稱尊官要在先生不過

爲功名託宿之地而一歲九遷以處先生於不次者

國家亦未能限以定格也一浙豈足爲先生賀乎吾知其去浙而復將有爲於天下也必矣鎭浙人仰先生爲舊近官於粤幸備僚末故益得以有窺於先生而於其行也志企戀之私以贈

送方伯洪公之任四川序

蜀號天府之國而其人多變其亂也常有以先天下其治也亦常後於天下以故有國者於所謂牧守之任尤加之意焉以蜀爲天下治亂之候也宋淳化間蜀人狃於亂太宗命張公詠往撫之蜀遂無事至和間蜀人復喧言欲爲亂仁宗命張公方平往撫之蜀亦卒以無事詠定蜀於已亂之日而方平平蜀於將亂未亂之秋其設施不同然夷考其事要皆不以盜賊視盜賊而以吾民視盜賊故其收功易易也比者蜀亦倡亂嘯聚滿山谷

朝廷命將出師若將一鼓平之而綏懷招徠之策終未可廢是年夏四月會川藩鈌右轄之任遂以屬我憲長洪公公寬洪有雅量凝重有手采

老成練達而習於體要布恩信必將如詠務簡靜必將如方平而蜀人之亂將息是足爲一方賀矣雖然公家故歙之望族唐時有若觀察公諱某者以議罷方鎭兵謫官宋時有若禮部尚書公諱某者以諫止伐遼兵落職致仕皆卓爲名臣至公尊甫郎陽太守公循良之政猶傳誦人口公於此固有不能不自力焉者公初以進[illegible]莆陽[illegible]莫及河三大邑未幾入南臺[illegible]不[illegible]年山[illegible]折再憲於湖南於[illegible]而公

曾不自以爲得也其尤足難者公爲御史時會
孝廟優奬言官諸上書言事者或頗涉細碎公獨持
大體嘗言戚畹不法事
孝廟留其章不下而心識其忠最後言一二大臣和
柔逆合恐不足以當任使
上爲罷遣大臣天下聞而誦之數年來士風漸易乘
會投便以貨相黷至冒清議而爲之者未少也
公素履如常而氷蘗之擬愈皭然有以自見卒
亦三遷其官而無及於禍其不爲世變所撓有
如此是豈尋常所易及哉然則如公者是爲蜀

人賀而未可爲蜀人私也矧我
明天子方懲蜂蠆之毒思與天下更化掃煩苛而歸
之仁恕收召英俊如恐不及顧公之賢而能使
之久淹於外乎公自是當羽儀於
天朝矣昔公在浙予嘗謁公行臺近予再領督學西
廣之　命遂獲參侍於公然公將赴蜀而予亦
有閩中之行予未得以卒公教也其於情豈不
悵甚故因同僚之請特舉公大節以贈且以識
其區區慕戀之私

廣西鄉試録序

皇上臨御之五年天下例當大比廣西藩臣舉令典
以請于巡按監察御史陳某既先期禮聘儒紳
以司考較取科場條貫而次第舉之視舊加
飭焉于時會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
史林某甫及下車一新百度首以興學育才爲
務而總鎮兩廣太監潘某總兵焦某鎮守廣西
太監蔡某副總兵張某皆雅重斯文優加奬勸
刑科給事中林某巡按監察御史江某郁某侁
某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陸某各以事至每進諸
生於堂下諄諄焉交相勉勵而御史某寔監臨

焉至期乃合提學僉事姚某所取列郡之士而
三試之考試則教諭某同考試則訓導某某提
調則左布政使某參議某監試則副使某僉事
某下及百執事皆慎選以充惟嚴惟慎惟勤惟
公冀必得真才以貢於
上罔敢有自逸者閱十有五日而録成某當序諸首
簡惟科舉法雖沿於前代然出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裁定
淵謀睿畫寔有非往昔之所能及者以故罷詩賦
不用純以經術造士尊正學也爲文詞有成式

俱盡一頒示者抑浮詭也義解取正於宋儒然必兼用古註疏者欲求其會也初試之經復試之詔誥表若判若論及策者貴通才也以文取人尤嚴素履之考非其人悉不以與者重行誼也必糊名必易書必遠親與舊者別嫌疑公去取也其法之周且備如是也以故百餘年來道德同而風俗一而人才之盛亦相望於前後其在諸州者班班可考也廣右自昔僻居嶺表去

京師特遠雖其設科則同冠綏亦代有興者而文風所漸猶未能媲美內地豈天之降才獨殊乎

然今即其所謂文者觀之有典有則一本諸理其於經書之學率有粹焉者矣上下古今旁入泛出其於子史之學率有通焉者矣英英而能言亹亹而不可竟其於雄偉奇特之氣率有見焉者矣是蓋

聖化造就之深故在諸士子亦爭自洗濯月異而歲不同要未可以偏方下邑之士病之也然則其嚮也固將以為通其未發也固將為他日之經綸焜燿乎夫禾稼之蓄於田勢不能以皆秋也及夫芃芃而秀翼翼而實穰穰焉而告登則以

之備王食充廟薦將無施而不可者木之長於深山大谷為工師者初亦未甚寓目也及夫栽植也既久培養也既深飽渥於風霜之餘則駢枝連抱茂鬱而為林所謂棟樑榱桷有可以一夕具者矣廣右之人才得無亦類是乎況天地之氣化每循環而未已山川之秘靈未有久而不泄者也孰謂窮邊絕徼而果不足以與鄒魯之化乎用是有卜於諸士子矣雖然諸士子之售於鄉易也其進此而復有售焉亦易也然昔人謂科舉外尚有學豈不以性命道德之精微

誠不可語言形似求乎堯舜君民之事業誠不可一日之力而致乎士君子用其區區之身欲以望於天下望於後世榮一鄉誇一時者皆未可以自滿乎然則諸士子於此宜有勉焉以終身矣其於諸士子有相知之誼復冀夫有以相成也故敢申其說告焉

崇古文訣序

昔鄉先生迂齋樓公昉嘗取諸史漢以來所謂古文辭者拾擇為書名曰崇古文訣若干卷而評品標抹視東萊關鍵等集加詳焉信亦類書

之奇也以故世爭誦之顧其板舊刻閩中歲久磨滅已不可辨予至桂之四年乃爲嗣刻於桂林學宮書成諸生同揖而請曰願一言爲序夫文莫先於六經語孟六經語孟之於文豈必有意而爲之蓋言出道從而片言隻詞爲世大訓邈乎不可及矣然先秦西漢之作其簡而深雄而不肆絶去斧鑿有渾厚碩大之風故獨號爲近古東京以降則其體漸俳其氣亦日益衰弱而不振而文之弊極矣唐貞元元和間韓昌黎諸君子始出而相與力挽之而文始古又再變

而弊益甚宋嘉祐治平間歐廬陵諸君子又出而相與挽之而文亦始再古方其弊也更千餘年或數百年而後有以復其復也卒亦各備一代之體格宋之文不必盡同於唐唐之文不必盡同於秦與漢雖秦與漢亦豈敢遽爲三代之望哉夫其不同而均稱爲古何也蓋洞庭之奏窈眇希聲而清廟之瑟乃一唱而三嘆土階之儉曾不踰尺而明堂之建至爲九堂十二室之規山罍與犧象而並陳於廟薦弘璧琬琰非兌戈和弓垂竹矢類也而中國皆世寶焉則所謂古亦豈必期於盡同哉故觀公此書其既可得而識而世之稱故物者亦略具是矣或不察此乃曰文章必屈曲不可句讀如岣嶁之刻之爲者而後爲古非也抑斯録也其詞誠已古要不能皆純於道至夫正言竑議時有以語治亂興衰之故得失可否之原炳焉與詩書相出入者則亦忠臣智士所宜熟讀反覆而不能遽已也豈曰操觚者之利而已乎雖然世變之降也往往徇耳目以爲好文失而弊禮失而僞樂失而乖風俗失而卑下有志于世者皆知憂之矣

然在此者既嘗衰而幸其或復而在彼者乃河濫隄決而莫知所底止嗚呼其亦有出而相與力挽之以共登於古以爲憂世者之一快否乎

賀封大理寺評事巽齋王先生七十序

是歲秋七月予以廣西之
命歸自京師邑中父老無不相過道故舊情好然者而艾者輩相接予用是知吾邑之俗之仁而所謂壽者獨衆也又八月十八日今封大理寺評事巽齋先生值稀年之慶壽筵載殽賀客畢集錦衣烏紗觀者有耀予用是知先生之壽又未

可槩論也雖然公子江西僉事君希文寔與予爲丱角交平生心事誠亦有契焉當希文官南都而予官北部時希文嘗抵予以書曰老父劬勞最所關心第祿薄不能他有所養吾惟早夜淬礪勤職業以圖不負敎育之恩則庶幾哉人子義耳予聞之悚然而希文果能以壯年奇節起赫赫聲與角爲一邑之光暨予歸慈先生每訪於敝廬後相謂曰自吾子之官雖時致俸金之餽予不甚樂也惟其也爲吾道其能其也爲吾道其廉大臣或有剡薦之馳則吾爲之欣然

喜油然樂以適而不知所謂養之有餘不足也夫世所謂父子榮者大率以滋味爲先而先生與希文相娛適於千里之外乃獨有是以故爲先生者恒有鬩於子而得以順乎其養爲希文者恒有鬩於親而得以安於其官是不謂之孝乎况先生之長子世誠以儒自業科名有期而爲仲爲季皆能自致色養然則先生之壽繼此固未艾也獨今日之賀云乎予不佞謹用書之以致私慕於先生父子而因以爲引觴者助焉

新刊四書或問序

四書之有作舊矣其名爲四書則古未有也蓋大學中庸二書雜之戴記中而孟子一書世有議焉固無甚異之者獨論語在漢儒已知所尊信然時擧以爲對不過孝經焉耳至宋子程子者出始爲之表章論定謂天下典籍率未有先於此者而四書並行於世厥後子朱子者出又爲之章句集註焉自是四書之義燦然以著而學者益有所據以爲用力之地矣特朱子之於訓釋也惟在於聖賢立言之本旨故其說多精切簡要不敢加以一剩語焉其欲言而未竟者

則又別爲或問以附其後蓋凡性命之淵微事理之轇轕諸儒言論之異同與夫觸類而長以極天下古今之變者莫不備載而無遺於章句集註究亦表裏之說非有異致也顧學者於所傳庸學或問以其板刻素具數知誦之而語孟或問則未能板而行者故非惟不解其義亦或不知其書之爲書矣嗚呼是豈子朱子所以立言垂訓之意哉桂藩有孟子或問刻本蓋近時方伯舒公本直所錄提學憲副周公時可所嘗序焉者亦庶幾矣尚恨其不能無遺且傳之未

廣也屬者廵按廣右侍御孝感楊公廷宣又出所謂論語或問以屬左方伯鄒公宗周右方伯徐公時中曰四書或問子朱子手筆也向因力求之卒未能合今既能合矣盍使之爲完書可乎二方伯曰唯唯遂併刻以傳而侍御公復以序見屬(鎮)惟四書吾道正脉也子朱子之訓釋而辨論者皆所以羽翼夫道也讀四書不可不讀章句集註讀章句集註而不讀或問又何以收貫通浹洽之功哉然則或問也者信宇宙不可缺之書而湮鬱散亂乃二百年于玆至今日

始復洋洋流布其眞書林之快也哉後之讀四書者誠能參合考驗一於子朱子之言求焉則其大義自當了了彼有好援引以相糾結務穿鑿以相破碎紛紛爲淆亂以自詭於聖賢之旨者可以盡黜非用其爲學者助何如也侍御公有功是書顧不爲甚大歟雖然侍御公以風裁之峻彈壓一方令行弊絶既以訓之軍民之口乃復用其餘力以加意斯文此豈獨遂遂於簿書法律間者可例論乎(鎮)故原子朱子作書之意而併舉其槩以序

桂江別意詩後序

國家設部臺以總治於內名曰大臣大臣者贊天子可否以理天下事者也設藩臬以分治於外名曰重臣重臣者舉一面而寄之安危者也其勢之相承也故凡部臺之職例取諸藩臬之長爲之進以其漸也凡爲藩臬長必精一時之選而後授之職拔以其尤也其由是而爲部臺也惟所缺則用之不復限以歲月者知其素也然則藩臬皆重臣而爲之長爲者非所謂尤重者哉比者東廣之藩司虛左轄以有按

上命吾憲長仁和沈公往蒞之夫公自筮仕以來其鈋於進者久矣諸當道莫不皆能公以聞於上前後不知凡幾疏也而卒未大用自近日始故往年春拜公爲廣之西臬是年冬即拜公爲廣之東藩此公道之伸諸寮案所指以爲公賀者也公行因各爲詩以別大東廣內總十郡外控諸夷海陸之珍甲他省故皆賢有官於其地者往往以廉爲名其入雖民夷不盡繩以法制故於臨民之政亦惟所謂簡節而疏目者爲得其體要然予竊聞之昔之東廣入稱其富今之東

廣或病其貧昔之盜多出於夷而今之盜民且安爲之其故不可不考也公平生以廉介自立飲貪泉而愈勵固無嫌乎其富也特甚富也而日就於貧謂宜思有以肥之可矣夫其爲言而獸面以夷畜之未過也顧廬舍而居衣冠而處姓名籍於官府而言語文字通於中國其於齊民未有異也乃得以貧戈執戟操弓矢爲吾民患徃徃連村落以撼州郡其根株有未易盡斷者若是亦

朝廷憂也公方以體　國爲心其尚得不畢謀於

於此以爲所謂寛假乎公嘗憲於東廣廣舊道也繼而憲於江右憲於桂所至皆持風裁有赫赫聲眞翹然一時之望也夫驊騮騄駬之足王良造父之御過都歷險固無適而不可者況所謂輕車熟路之便也哉然則東廣之利與弊也公必能次第舉之而公之才鉅而識弘則有非東廣所能盡矣

朝元録詩序

是年春爲

聖天子龍飛初元天下諸司函表入賀無敢後先者而宣谿王先生適參藩於桂亦以例行桂去　京師特遠山川涉歷爲多先生既皆賦詩以紀之及

陛見仰觀玄默恭承燕勞與凡退而即故舊之歡懷今昔之感於所問道而贈答者一切於詩焉發之竣事之日共得詩若干首名曰朝元録夫先生之豪於詩舊矣其大篇短章固穰穰滿篋要不必鍛詞鍊句爲工而興寄高遠邈然於流俗之外者皆所謂治世之音人得而誦之也獨是云乎況先生自童時資禀穎絶從其尊甫大司寇恭毅公業於京師讀書過目成誦每落筆輒有驚人句已負重譽於公卿間年僅十五舉進

士入官翰林收名發譽之早近代所未有也然先生自是益得盡觀中秘書而文章亦日益煥發揮翰濡紙頃刻可待約者數百語豐者萬餘言莫不俊邁雄深意隨筆到出之而愈新也故遂用其長以擅一代之制作而稱海内大家至其志存經濟則上自

朝廷下及邊鄙皆有以知其領要而得其設施投之無不宜者鉛槧之士未易以語此也然則先

生之所謂長者又豈獨詩焉而已乎
孝廟知先生於經幄意每嚮之駸駸柄用而先生言
論跡奇其耿特並拔之標又於時有所不便者
以故愛忌權讒而先生遂不能安於
朝矣然孜孜之誠世未嘗不察其仁意炎之疑世
未嘗不憐其介若是者亦何足為先生病乎顧
以瓊琚玉珮之詞不得盡其長以為帝獻之黼
黻徒使窮巖絶壑與夫一草一木被之以為華
經國濟時之具宜授大任重可也方輾轉於滇
南嶺表之遠而獨用其區區者以從事於一方

則於此有不能不為先生惜者矣雖然昔戴若
屏以詩窮西山真公愛之嘗以不能邀入殿廬
使一見天子為愧先生之詩真與石屏爭衡而
石屏於一技之外皆不敢以望先生也今之君
子其必有動西山之念以還先生
殿廬之直者乎

送豐君原學會試序

[illegible]之具而或謂造化專之夫
[illegible]英雄之選擬紹台輔之階
亦謂非造化為之不可然嘗

觀之巖穴之下學校之中負奇才逸氣飫經史
自家之學挺然能自立者往往用其意氣之軒
騰進而取功名之奇大者魁天下次者不失冠
一鄉其始也人有期待心其後也士論亦翕然
以附似皆取必於學力之到豈造化者固有不
可盡專也與四明豐原學宋清敏公之裔今方
伯公之孫湖江司訓體勤先生仲子也孩提知
講禮髫齔能屬文日就父兄以為師友而家學
之懿固已遡其源委往歲復謬有慕於余不遠
數千里執經以請益者又凡一年予每得其為

文運新奇於簡易發機軸於清醇筆勢翩翩已
絶流輩況重之以目誦手披不間寒暑而氣象
老成了無世俗紛華之態予固謂區區科場當
一鼓而捷非月牖雪案中所能久稽者未幾今
侍御馬公良玉憲副吳公原明相與試士郡庠
皆置原學優等特與擊節共為獎成原學遂以
妙年領薦行將戰藝春闈登對
大廷與天下士奪魁選若是者果造化為之乎抑
亦於其抱負者而取必也然則原學之捷其信
有足賀者哉雖然科目僅以發身爭而上之其

顯榮之陂不知凡幾倍於今事業之當爲不知
凡幾倍於今名節之不可不砥礪者又不知凡
幾倍於今今之捷原學既能乎於人人矣獨不
能使後之如今乎夫窮則南陽臥龍達則漢丞
相之器局少則布衣公輔長則宋參知政事之
規摸古之人初年之預立後日之足徵其大有
如此若祖清敏公精忠粹節取信今古卓爲元
祐名臣蓋亦二公等輩人物斯擧也苟可像然
自盡乎君泛觀宇宙之豪傑而近考之家庭則
君之宜努力者未已也君其勉哉庠友秦君伯
文輩皆於原學有德業之勸非徒以富貴相期
徵文以贈予故序而暢之

褒榮忠節錄序

梅雪徐公公正世爲浙之壽昌望族坐祖又謫
戍於貴遂係籍貴之戎衛然實奇士也正統間
貴邊事告急爲分閫者羅致幕下問以軍旅進
退公曰是有設伏不可遽征督帥忽其言弗用
卒犯之而公亦卒死之可謂有臨難仗節之義
故君子稱之曰忠公既死而公之配陳氏即指
心自誓屏置膏沐曰惟撫視其孤拮据抱哺誨

言諱而仲子方伯公時中卒賴是以有立其
制行之皎然者終其身不易也可謂有貞一自
守之操故君子稱之曰節然公歿三十年而方
伯已貴孺人歿二十年而方伯公益用其才猷
聞望更陟華要以故
朝廷貤恩者再而梅雪公之所以爲忠與孺人之
所以爲節者
制辭亦再褒及之嗚呼榮矣方伯公念是爲
君恩親恩之攸繫也不可不爲不朽計乃合諸士大
夫哀挽之作名曰褒榮忠節錄而敬鋟諸梓屬

予序之惟歐陽公作五代史求之上下數十年
間而死事之臣僅得十有五人及觀其於婦人
之賢者則寥寥一無所值而李氏斷臂事始於
他傳附著焉則所謂忠與節之難有如此者孰
與梅雪公之夫婦爲忠爲節獨出伉儷而萃美
於一門者乎抑當時之死事與守身者姓名不
達於朝廷聲實無徵於天下易代以後始得傳
古君子爲之網羅掇拾其人與事幸而亦暴白
於世又孰與公夫婦有方伯公以爲之子身死
未幾事即顯著至有以徹

覓旅之聽而壓　華衮之贈
恩光下流賁及幽隱一時名公鉅筆又相與詠歌頌
述以寄無窮之哀者乎然則公夫婦所遭雖若
不幸焉者而其有得於上下亦多矣於是亦足
爲忠臣節婦之慰也夫雖然
國家以禮義廉耻養育群下垂百四十年而蹈仁
伏義之士固已往往於縉紳焉見之顧乃窮遐
絶徼乃復有如公夫婦之爲者則敎化風俗之
懿信所謂遠過前代追三五而上之者矣故旣
用是爲公夫婦賀而併以爲世之觀風者告焉

賀嫂氏馮太安人七十序
吾姚自宋以來世以文顯入
國朝最號奇穎者爲吾兄節之兄髫亂時已落筆
有驚人句吾伯父廣東大參公每擁置膝下指
之曰此兒非凡士宜必求賢女以配乃選於名
門得太安人武昌二守馮公其女也旣幼有淑
德及歸吾姚即以婦道自持雍睦之風溢于閫
內于時吾兄方蚤夜淬礪經史冀以收名天下
太安人每勤紡績以左右之歲辛卯吾兄始就
試於浙闈主司得其文即異之曰此麟膠鳳毛

也競欲置首選會有謂儒生不可先學校者竟
抑爲第七人輿論嘩然稱屈然名亦自是傳四
方矣壬辰上春官不利時吳文定以文章宿望
魁天下適贈之詩有瀛洲三萬里虛席待飛仙
之句固亦深器之也一時英俊未有不折節相
下者以故吾兄雖未即登第而盛有甲科之期
若是者固吾兄資禀之異學力之優而太安人
雞鳴警戒亦安可誣哉居無何吾兄即棄世太
安人方年二十有七縈縈子居二子長濟次即
滑皆甫齓未有識惟吾伯母楊太恭人在堂上

有垂白之姑下無旁侍之妾其於形影甚孤也
太安人復誓心栢舟拮据勤家上不失養於太
恭人下撫其子務期於有立滑旣長果舉戊辰
進士仕於南都之刑曹居二年會
朝廷崇號
兩宮恩詔下太安人始被
貤封之典又二年有司以貞節聞
朝廷復下旌閭之　詔今太安人年且七十益康
強無恙爲邑壽母是月某日值太安人衣裼之
辰滑將輿致京邸以爲稱觴歡太安人亦可謂

榮且壽矣宗之人咸致賀焉因以序屬予
時有守一郡者與其寮官戲綵以養親爲娛史
家至書其事以詫後世彼固一郡耳南都備四
方甘旨之味同曹諸縉紳以老母養於官者豈
直吾滑也然則太安人之至京邸將不有大可
樂者乎滑之壽其母將不有與之先後稱觴者
乎其眞可賀矣雖然太安人先時以滑請嘗一
至京邸每以吾伯父淸白勵滑滑居官幾六載
亦力自砥飭求不愧其家聲太安人有孫曰宋
曰槃曰棨曰秀曰秉者亦皆知績學自奮欲世

其祖父之科名然則爲太安人之榮與壽者豈
未可涯也又豈今日而已乎宗長幼咸曰諾固
占之矣廼書以爲序

春秋早論序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公論公論世道之大防所
以扶三綱而立五常者以故世之人幸而逃於
朝廷之賞罰猶畏乎鄉國之議其後幸而逃於鄉
國之毀譽猶畏乎天下後世之終得其情而爲
惡之心自是阻矣此其口誅筆罰之功當不在
華袞斧鉞之下有志於世者其可以少之哉春
秋公論一大明之由自是而後無復公論矣然
尚幸憂時憫俗者之未絕於世故掉魯連三寸
舌而知帝秦之非爲許劭月旦評而知老瞞之
奸咏陶淵明之古史而辨夷齊之高節誦杜少
陵之時事而具天寶之始終茲其功雖未敢上
下聖經謂之無補於世則非也予鄉古愚林先
生博學洽聞世號經笥史庫而性資耿介雅不
喜浮沉故其歷儒官則公於勸懲司文衡則公
於考校奏疏
朝廷則公於激揚退而居鄉黨則公於著述直行

危言多所勸戒蓋慨然有世道之憂者若其和
坦菴馮公春秋早論之作則尤爲簡且要亦公
論一羽翼也扶世教正人心不將又於先生有
賴耶竊嘗熟誦而評之上下古今之殊英俊彙
興事業爛熳人物如此其多也賢不肖之辨雜
而互形莫知所底止議論如此其衆也必欲人
人覈其實事事核其眞抑揚而予奪之以爲立
言者之的權度如此其難也況夫限之以音韻
之間儕羽合宮義形褒貶體裁如此其不易也
先生僅以五十日之光陰而能成此數百年功

罪之斷案浩歌短句卒爲直筆吁其亦奇矣哉雖然先生之立心也恕故其持論也平延其好雄之誅固凛乎不少假借而片善可録一行可取者則必汲汲以進之吾於是又知先生爲政之梗槩矣若曰譏四皓之出以誇腐中之奇詡子陵之隱以肱同中之異斯則詞人刻削之爲耳而豈先生之用心哉故序諸首併以發之

贈法師祈雨有感序

屬者闔城内外旱魃爲虐彌月不雨禾穚而枯疫癘大興總鎭内相崔公大巡侍御胡公憂之

相與偕潘臬及諸文武僚佐禱於城隍弗雨繼命吏請水靈湫亦弗雨乃發悔言省躬布過理冤滯釋繫囚數十人形苛刻道夫卒之役於官者既盡誠以格天矣會有言魏法師者嘗遊武當龍虎之勝術善雨則復禮致之至則就山川壇爲層臺三身坐其上而自爆於烈日中且呪且祝呼召雷雨用童子二百人連袂而歌取白雞五十甕鱉魚二寘之壇左右凡市井喧囂之徒戒門者毋輙入其法雖不可盡解大率專以修其誠素以致其潔取類以通其感也初法行

一日至明日之午則遣人告曰雨且至衆趨赴之[illegible]灑微沾衣已而倏霽倏陰夜二鼓濃[illegible]四[illegible]霰有聲雨遂淋漓不已逮旦始霽又[illegible]合大雨如注凡一晝夜自未巳四[illegible]弛勞苗在野者芃芃然以秀以實歡動里閭郡縣吏將具綵帳迎師通衢未五鼓師已散童子釋所取雞不殺投鱉於江徒步而歸矣有言其功輙曰此群公之力也吾匹夫安敢以言此餽之米無所私贈以金帛卻不敢受用是崔胡二公益相與賢之遂屬一言以贈夫

世之喜自衒其術不必甚奇急於一售鮮有不掀髯以逞撫掌掉臂自雄者幸而有適然之會則復揚眉宇負德色以矜於人不知其非眞有者皆是也師居福城已二年未嘗以其能告人用之而驗乃復讓功弗居甚欲滅其跡而無所見噫此豈術師之所能哉昔宋太宗時陳希夷以方外士召宋琪輩問以修養之術而希夷以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爲對君子捨其術而重其言師於是將無亦有類此者乎是可貴也已乃序而贈之

福建鄉試錄序

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三年即　詔天下開科取士著

其事爲令良法美意傳之

列聖以迄於

皇上皆世守而遵行之是歲癸酉復維其期福建藩

司舉行如矧先是白于巡按監察御史李某定

幣帛於四方聘得等以司考校而御史李某寔

柄其事而監臨焉乃特悉意綜理謂作興宜隆

固有縟其儀文者矣謂防範宜密固有嚴其科

條者矣謂百執事必皆其人固有選擇而充者

矣于時寇起鄰壤提督三省軍務右副都御史

命某巡撫汀漳諸郡右副都御史[illegible]承

天命[illegible]於饒武功既集文事適舉鎮[illegible]建太監

羅某奉

命而來提督市舶尚某督理糧餉南京[illegible]部主事胡

某皆有事茲土亦莫不崇奬斯文以[illegible]氣既

[illegible]入鎖院士之就試者凡若干人[illegible]提學副

使姚某所取以應選者也御史某復謂去取之

法宜公宜慎乃偕得等焚香誓戒而始事事凡

三試之考試爲得與教諭某同考試爲學正某

教諭某某訓導某某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右叅

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僉事某贊襄防範於外

則右布政使某左叅政某某左叅議某副使某

僉事某某而署都指揮僉事某某亦相與協力

焉事竣拔其尤得士九十人并集其文之純者

爲錄以

獻得當序諸首簡惟閩士之於文盛矣嘗即而推之

文章者治化之徵也故元和之世特號多才用

其文與周漢軋嘉祐治平之期其宗工鉅筆亦

並時而起名之相埒至有見於翁仲伯季間者

國家以人文化成天下自六十年于茲道又效臻

固宜出而秉大制作以鳴太平者若是其班班

而偏陬下邑之士皆知占一經自奮以求齒

上國其勢然矣閩文獻大藩也有不日趨於盛哉

且文章變化要亦山川者爲之昔司馬子長蹤

跡半天下其後始大肆於篇章柳子厚得西山

之勝至自謂與萬化冥合閩東南際大海渺漫

數千里不可涯涘延建上下奔流激湍使人錯

愕不能自已至若武夷之環勝壺公之峭碧既

蜿蜒委伏若拱若揖而石鼓峨嵋諸峯亦從嶙峋高聳上揷霄漢士生其間必將有鍾焉顧駭聞異觀坐致几席又豈無得之以爲胸中浩博瓌遠之奇而於筆下焉發之者哉况夫江左貴淸綺之詞河朔重剛正之體文之成乎其習者皆是也閩故多名賢大儒今其講道之地遺踪相望學者登其堂入其室覽遺編而考其故焉則升降揖遜之容若將見之而性命道德之旨猶恍然有以自悟閩之學以義理勝者豈一朝之故哉然則今日之選固宜隨取隨獲有足饜

主司之求者矣雖然科目本以取士而不能不假士爲重一代之科目得數人以顯必其所謂賢者也一榜之人物得一人以顯必其所謂尤賢者也唐科目凡幾擧其稱爲龍虎榜者爲最盛而歐陽詹預焉宋科目凡幾擧其以狀元甲科起而稱名宰相者亦最盛而梁文靖公克家預焉此所謂得數人以顯者也歐與梁皆閩産也紹興十八年榜此文公朱夫子所嘗登名焉者榜中之衆不必皆文公也世有慕於文公今其録獨傳而二百三十者其姓名皆藉是以

自見此所謂得一人以顯者也文公亦閩産也夫閩諸先正之係於科目其重於天下如此况一鄕乎其重於後世又如此况一時乎諸士子固皆聞之俟也其亦有篤前脩之術品爲自奮以爲是科之光者乎夫自諸先正求之其切深者文也最隆焉者慈孝也請深者器局也盡心謀國者忠也洋洋乎布滿者著述也泝伊洛以接洙泗者道與德也爲彼爲此其可師法而其所以爲重者固不外是是在諸士子勉之而已矣

贈大尹薛侯赴任九江序

邑有令其職下大夫之秩也然其於民最親於膏澤最易下推其極禹皐稷契之志可得而行也以故名臣碩輔率多發軔於此即如吾慈本濱海而治然自昔稱爲浙中望邑其以宦業顯於前在唐如宰相房公琯在宋如侍讀張公頴在

國朝如都憲賈公興方伯陳公孜在近日如侍御胡公瓔王公德滋皆由此徵入内臺赫著聲望縷縷焉有可數也中或自犯淸議力不勝任遂以債事至指以爲吾慈病嗚呼豈其然哉嘉靖

十四年冬吾慈令以缺去
上拜以常州薛侯芳山來涖焉侯至則惟淡泊自守
不以家累自隨問民疾苦而首罷無名之稅停
不急之征民不知歛里閭晏然尤嚴飭吏胥禁
絕豪右有犯者輒置之法不少貸以故部內肅
清奸軌歛跡庭無留獄爭訟日省時用其餘力
以作興士類而品題之下率多奇士未數月聲
稱四達部使者言侯異政于
朝有愷悌慈祥牧愛足以育乎群庶淸修簡靜立
心可以企乎古人之德皆實錄也然侯性度高

遠雅不欲塵鞅自勞初得吾邑卽
上奏欲求儒官以自適
上不之可近又言之上亦未之可乃連章不已
上不能奪竟從其請有江西九江儒學之調夫簿書
之冗省訟牒之喧囂誠不若俎豆之秀甄文章
禮樂之閑暇也侯高才博學擧禮部第二人其
所獨得嘗著顏子以自見置之禁苑乃固其宜
而槩以有司則掄材者之過也雖然九江爲濂
溪過化之地傍有白鹿洞先賢敎遺跡具在
也侯之往必將首謁濂溪窮蘇前哲求所謂風

月之光霽以自快其胸襟其樂可知也其於九
江必將立標幟以正其規嚴軌範以端其敎推
明性源以觧其惑祛俗學之固陋以新其見聞
當道或置之白鹿洞講席又必將推是以廣一
方之文敎諸生聞之當勃然有所興起其於風
化人才又可知也昔魏文靖由儒官起爲大冢
宰吳文恪由儒官起爲大中丞二公風烈世所
慨想賢者不擇地而施功業豈問官之要與散
乎以侯之才識固無施不可者予獨念侯之去
吾慈吾慈之民不能忍於侯耕者停耒織者罷

機市者停槧父老出山谷黃童走卒奔走於車
轍之先後相與徘徊嘆息欲侯之留而不得或
時與驚曰薛侯復來矣則又空閭巷而往候於
西亭自予之長以至今日未見有得民心如侯
者昔何武以去見思書之循吏傳侯之遺愛豈
在何武下予故特序之以識吾民之去思亦使
他日之傳循吏有所據而爲侯特書也

東泉文集卷之一

靖寇安邊錄序

御史古臺官也然職專螭頭之任不常遣於
下間有遣焉者或因事一舉非定制也至我
高皇帝始著爲令自兩畿以至十三省必歲遣一員
以分巡之事無大小皆得制可否諸司承令惟
謹有聞於朝
天子下其章亦輒報可無弗信納者夫其得以爲復
得以言也以故一方之利害禍福亦往往繫之

其爲職豈不雄且要哉然中州之地民皆於法
色笑怒詈皆足以奔走士衆而呼吸事功固易
易耳若邊陲弛則玩而急則且以召變權力同
而事勢異有未能以槩論也貴陽去京師特遠
雜民夷而居爲古鬼方國素號難治歲甲戌
上命侍御南海鄺公來按其地公下車即獎廉能蹈
柔儉疏雪冤滯制羿蠻以通道路問民疾苦而
蘇息之既已風行四遠俄程番有土酋石璽者
忽起爲逆攻劫府治殺擄官吏民人擾弗寧鎮
守史公撫治陳公總戎李公咸欲議討以未及
請
命爲疑公言曰賊方張必俟報而發斯晚矣宜走驛
馳以告于
勅急發兵以掩其未備此計之得也用公策遂進
果不旬日獲石璽因之俘獲幾千餘人賊黨悉
平捷聞
上深嘉嘆賞有白金綺幣之
賜未幾都勻有土酋猛朔者以世襲故復相構亂
官軍討之久不決且入其伏衆懼計未有出公
復言於鎮撫諸公曰朔非真欲爲叛者特爭官

耳此可說而下也即單車赴之召朔反覆曉諭
示利害甚悉朔唯唯投刃而降麾其黨使各退
請約受盟而去亦遂無事史陳二公因共言公
之功於朝
上亦用嘉公遂再賚金幣之　賜屬者公得代還
御史公復與撫治內江蕭公各爲詩以贈和且盈
大篇公因題曰靖寇安邊錄命鎮序之惟昔暴
勝之持斧以誅殺爲功王賀繡衣逐捕以縱捨
爲德夫戮有罪而縱無罪所以公勸懲也必爲
勝之一切猛烈之政固不能保斯民之無危顛

欲如賀之惠及姦軌徒以覬子孫之私而不知
有國家之大法亦豈人臣之義哉公之職賀與
勝之職也而或詔或撫用惟其時卒能使強者
讋服弱者思賴邊陲晏然迄於無警所以播揚
聖天子之威德甚大是不謂之賢乎公爲人廉明果
斷疑重寡言笑而意度豁如初以進士知江右
龍泉金谿二邑皆有異政入居內臺彈劾不少
避出按南畿者再復大著風采至是而聲績益
彰以茂公眞不負其職矣雖然公名位且日顯
異時操大柄以伸縮天下事其亦將有持此而
往者乎

休休菴集序

予憲長筍峰劉先生一日出其伯父提學公所
謂休休菴集者示予曰此吾劉氏家藏舊物也
吾將有以鋟諸梓子其爲我序之予惟文詞固
立言者之所恃以不朽然其文工其人賢傳也
其文不必盡工其人賢亦傳也其人苟未賢其
文雖工弗傳雖傳焉必不能使夫人人皆愛也
若提學公者其將有傳焉公諱倫正字理叙別
號休休菴世爲安成望族自其童時習聞尊甫
格齋先生之訓已號穎銳既長入遊邑庠遂抗
一時豪傑巡撫都憲蘇郡韓公雍過其邑每深
器之旋舉景泰甲戌榜進士拜南京刑科給事
中以極言時事嘗被逮公無懼容俄而
朝廷察其忠釋不問詔還其官公論事益謇諤如
初未幾擢僉浙臬領括之銀冶課有溢額公奏
免其什之三繼又改憲雲貴總學事邊郡子弟
率狃於舊習公隨之乃盡滌以中州之化士風
亦日新惟有挾勢力以撓公者公不可于時年
未五十遂投劾歸自是杜門謝賓客日惟書史

自娛其出處峻潔有如此者況公平生於詩與
文皆涉筆而成詩清而婉華而不縟長歌浩瀚
短詠沉寂而興寄高遠皆近世詩人所未到文
則證據古今牢籠物態其爲類不同而未嘗不
歸宿於仁義深醇渾厚成一家言公所謂賢者
也工於文者也是不足傳矣乎憲長繼公起由
一邑入爲御史以歷今官著有勁節坎軻顚躓
皆所備嘗而卒不少貶以徇時爲文章亦有氣
骨無軟媚語爲烈丈夫視公蓋有光也其家
子鄉進士抱負奇氣雖不幸不及一試以殁然

即其所論著將以追踪古人意見超絕文彩煥爛已足自表於世視吾邑長又有光也夫文章天地之秀氣而節義又其正焉者自夫一人之身兼而有之已爲不易況一家之衆二三世之內再見屢見乃有至是者其可謂難也矣昔伍擧以直諫名楚其後世晉焉於所謂忠義愈切崔氏駰爲漢文宗子孫相繼以習其業亦遂有世禪雕龍之號大都源之深者濬而導之派遠而流益長光之蓄者嘘其熖而吐之其輝耀必將聯屬而未能已然則讀斯集而劉之文獻有

可得而世考者矣

新脩漳州府誌序

閩最南爲漳漳本郡於漳浦之梁山前據漳水故名曰漳其後再徙而郡於龍谿而其治遂定仍以漳名焉序其故也然其初固州耳繼爲郡繼復爲州爲路蓋我
朝始再別爲郡郡領邑惟六其地多崇岡絕壑負溟渤而控嶺嶠其民務耕稼其俗喜健鬪而居
[illegible]相高其士君子敦書史而勵
[illegible]州於唐垂拱之二年歷

四百餘年未有能誌之者以故漳文獻闕而無徵非但蘷娥見遺而星宿之摭亦鮮矣宋淳熙間始一脩之至嘉定淳祐間又再脩之而漳文獻始著自是而後復廢不舉者又二百餘年屬者陳郡守洪謨涖政於此始以稽古善俗爲事亟圖修之會龍谿尹史立誠甫至復相與協力焉遂走幣於前禮請方伯翠渠周公來任其事凡八閱月而書成守以序請惟國有史郡與邑有誌皆以記事也誌載其詳而史擧其略其體有不同及其會也史所未備或退而有求於誌

誌所不及或進而有得於史蓋亦相成之書耳胡可以偏廢哉然編纂之法必皆脩之以其時也而後日月歲時之繫始終本末之紀有以盡當時之見聞異夫所謂追求而泛摭者又必爲之以其人也其文章足以垂遠其事跡亦托而有傳其去取不苟其是非可公天下而信後世否則將有疵而議之者矣史與誌果易言哉今觀翠渠公之爲是書也取諸一郡之事會萃損益倣周官分爲六紀而各以其類歸焉漳文獻始於是乎大備夫書成於曠缺之餘誠未免於

網羅然錄而存者與其所可據以叙述一本於
正固不以奇僻爲紛時出其奇[illegible]以爲論著
者初亦不襲常人之耳目也若[illegible]一郡
而設因事達類則天下之勢可[illegible]之變可
識
朝廷之典章文物可得而考也獨非[illegible]一郡乎
哉其眞有足貴者矣雖然漳山川[illegible]勝紀者
何限惟北谿爲著人物班班今古惟安卿陳公
爲著宦游於是率多世之名流亦惟紫陽朱子
治郡之跡爲著地之重者人爲之也人之重者

德與學爲之也亦功爲之也顧夫發山川之秀
而使之有聞於天下憂吾道之踽踽起昔人而
與之爲朋徒因大賢君子之化以變其所未盡
之俗其責不將有在乎然則讀是書固當有翻
然而興者矣

贈都憲王公巡撫南畿序

南畿爲我
高皇帝肇基之所襟帶江山守險據會名都鉅邑左
控右引與今
京師並峙於天下寔重地也然以沃壤所在財賦
半天下轉移出納之際曾不能以毫髮而利害
之相懸至有十百與千萬者其理之爲難也况
其所爲俗尚焉者自昔已稱爲豪侈或至於踰
分武斷鄉曲今其餘風亦未盡戢也
若是者非得廉明公正素有幹局者以臨莅之
其孰與有濟哉屬者南畿以撫臣缺告
上命吾閩藩左方伯東莞王公文哲往踐焉同寅右
方伯希白陳公憲長劉公時讓輩重公之行因
相與賦詩爲别屬言以序惟公始舉進士即以
文辭名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大爲少師西涯

公所奬譽尋拜
命給事兵科歷禮工二科爲都給事中奏疏日數上
得争臣體
先皇帝嘗擢公不次賞公之敢言也今
天子改元乃詔公叅于山右繼又改公叅于滇南歷
右轄遷復轉公左轄以總政於閩不數月遂領
今
命公前後歷三大藩皆有惠政視民利害而張弛之
其於事不假聲色而集亦不以愛憎毀譽而動
其心其取予雖毫髮不自恕以故所[illegible]稱[illegible]

然而部使者亦交章薦公　然則所謂
廉明公正與素有幹局焉者公固其人矣其往
而即事南畿也復何有哉予未能以裨公也雖
然公之前撫於南畿者亦班班可考也其顯而
著者上下百數十年間指亦未易多屈初則司
徒周公忱最後則太宰王公恕而已周公於一
切財賦特善於經制其法有無得以相通豐凶
得以相給民便之者歛之復有以與之也官便
之者其出也必視其所入之羸縮也推求講畫
之詳常有得之法外而卒未始廢吾法也故其

爲澤也普而周王公則嚴毅莊重俨然有大體
其精神風采足以彈壓一方能使權豪不敢犯
貪暴不敢縱姦宄屏伏而不敢竊發隱然古之
所謂殿邦者而田野小民每自得於湖山千里
之外其爲功也遠而大公之於是爲彼爲此固
無不可其亦有悠然於中者乎予於公爲同年
且辱知厚亦願公功業之日新庶吾榜之士得
借公自託也故敢僭一言以贈

總制三邊詩序

貴陽本夷羅地也我
國家列爲藩省特設撫臣以彈壓之遂稱西南重
鎮然故事專制一省他未有兼也近歲
朝廷有事鎮筸乃
命貴陽撫臣得兼制湖蜀二省之兵而事權始異兵
罷復已屬者
上命都憲内江蕭公來撫其地用侍御鄺君請復以
湖之常沅一帶并蜀之酉陽上下悉付公得便
宜處之而事權爲愈重矣諸搢紳有辱愛於公
者皆以詩賀終成同寅張君鳳翥命鏌序之惟
天下之事皆成於同而敗於異而况於兵乎故

獨用其威者勝獨行其智者亦勝勢不足以相
屈則抗而持知不足以相能則背而戾矣唐蔡
淮之役諸將分師進討歷四年而猶未克其後
用裴度臨兵督戰遂成雪夜擒蔡之功宋康定
間元昊搆難於西仁宗以韓范皆天下名流並
用爲帥然韓主進討而范主招徠議論未一而
倉卒舉兵亦竟以取好水川之敗皆前鑑也我
國家神謨獨運於凡邊陲之任設官獨不與内地
等以故起代北轉渭隴而西踰朔方以抵涼州
延袤萬里皆以虜爲防此邊也而其勢相屬也

爲之總制以臨之起桂嶺歷蒼梧沿左右二江
以極於南海東西數十郡皆以蠻爲防此邊也
而其勢亦相屬也爲之總督以臨之其進退得
以專決故用兵亦輒以取勝貴本東於湖蜀二
邊其所謂苗者每錯雜而居少有變者輒連州
邑以動其勢亦相屬也勢之相屬而以三省分
制之則力散而難合謀衆而寡成吾未見其能
濟也然則今日舉三邊以屬之公者是豈徒然
也哉公廉明而斷嚴毅豁達有文武才初以進
士再試邑於霍丘於絳部使者交章表公異政

入補刑曹郎出更藩臬官轍半天下自浙而閩
右而汴而齊魯所至皆有聲績人得而頌之歲
庚午寇起輦下
上用廷薦擢公都臺出撫畿甸諸郡控楚荊以扼北
虜公設施有略人賴以安未幾公以疾引歸
上念公不寘會鄖陽以撫臣缺告遂遣使齎
詔即公家起而用之公受命感激即疾馳視事至則
獎勤能戒驕惰釐革宿弊布宣威德政未及朞
邊民爲之改觀旗幟鮮明人樂於戰儲峙豐衍
士飽而歌凡學舍城郭以及道塗罔不繕治士

酋有不入稅者至是悉奉約束輸賦於官
二酋皆順受牛犢耕田畝自加盜賊屏息行
旅不持兵貪官汙吏往往解印綬以去公事功
烜赫有若是其眞所謂長城也哉雖然昔[illegible]
公出守大雄虜使以不入中書爲疑而公獨以
北門鎖鑰自詭君子曰自[illegible]公言之則可爲當
時計必入公中書可也然則世之求吾都憲公
者固將得公於中書而三邊之往豈遽足以盡
公才能哉

贈憲使孫公之任貴州序

銓選之法由廷臣而外補擢爲藩臬佐者例也
由大叅而轉憲使者亦近格也若夫一擢而即
爲大叅擢未滿歲而即與之憲使之秩則所謂
望也要非易得者矣是年秋貴州[illegible]司以[illegible]
使缺告
上命吾閩藩右叅政姚江孫公德成往踐之公之去
刑曹而爲叅藩甚邇也其復領今
命信所謂破常調而旌異能者也公卜日戒行大方
伯鄒公時鳴與公爲同年因偕一二寮寀繪圖
賦詩爲別謂予爲同年且同鄉也盍贈以言予

惟監司之設名曰外臺外臺云者視內臺爲之
也官不必同而權有相等故皆繫其署曰察其
於風紀之任不已重乎惟其重也故內外臺之長
必擇諸諳練刑章素有風裁者爲之非其人則
不以與其於選授之意不已精乎有　吾孫公
初以易　魁浙省繼舉進士拜官爲刑部
主事刑部獄有專司然恒選其賢而能者一二
人以理諸司之章奏重
上請也每三年例當慮囚分遣其屬行天下亦必選
其賢而能者一人以即事理察刑也公筮仕初

即爲大司寇所器重特舉公以理章奏既爲郎
朝廷復　詔公慮囚江西皆者有聲績德誦縉紳
聞及公督餉於閩首下令爲制其出納使彼此
得以相考自是豪猾禁不敢肆而夙弊爲之一
清
王師既定武平功久未決當道擬公覈之公悉求其
實以
上諸凡以勢及有賄成者皆刻其名不錄公之於法
令其習其所謂操持其介也然則銓曹之有器
於公也固宜雖然刑曹主於斷獄不必兼糾劾

之司貴餉專於錢穀不必理刑名之政公之往
爲監司則於事無問巨細皆得察之矣夫事皆
得察則豺狼之當道豈無可按而問者乎隼之
在墉狐之晝見與燕雀之馴羅豈無所當擊而
去之者乎公出其素力爲之無阻於憚無牽於
伊無廢於其初肅清一道以樹風聲於四遠以
迓續
聖天子之休命則今之稱直指察者必在吾孫公也
矣若曰貴遐省不足爲名譽則豈予所敢言哉

福建鄉試錄序

聖天子御極之十有一年是爲丙子天下復當賓興
之期福建藩司舉行如制巡按監察御史胡某
寔柄其事而臨焉初藩司以禮聘考試官則
既曰諸宜重幣以徃繼又曰閩大藩也每屋漱
臨待士之制未稱乃徼所司斥公帑之餘新之
凡一切條貫罔有不悉心綜理者于時鎮守福
建太監崔某提督市舶太監尚某皆雅重儒術
協規相成而總理閩浙鹺政左副都御史陳某
巡撫汀漳諸郡右僉都御史文某清戎監察御
史王某南京督稅戶部員外郎徐某各以事涖

閩惟是作興士類爲務士益爭自淬礪以躍以
奮既八月會等亦應聘而集御史某遂偕入場
屋以會與訓導某爲考試官學正某某教諭某
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左布政使伍某右布
政使姚某監試則按察使王某僉事胡某贊襄
防範於外則左參政陳某右參政艾某左參議
彭某右參議鄭某副使陳某唐某僉事蔡某查
某胡某趙某署都指揮僉事楊某李某而下及
內外百執事皆選有司之良無濫預者如期乃
合提學副使劉某所取列郡士而三試之惟慎

制額拔其尤者得九十人并擇其文二十一篇爲録
惟公且加詳焉遵
以
獻以傳會惟閩有場屋舊矣初建於會城之南旋病
其陋已再徙今復病其未廣也乃加闢焉門庭
宏邃棟宇壯傑而丹雘炳炳交輝新規既振舊
構復華觀者罔不動容屬目以爲場屋之觀其
備於是乎然則天下之事恥凡近而鄉高明厭
卑小而慕遠大蓋亦莫不有然者矣即以閩士
言之秦漢以來固未齒於上國唐時歐陽詹以

文辭名林蘊以忠義著而閩士寖以有聞然求
徵於事功而無考於道德亦猶夫故耶未也歷
唐至北宋有楊文公之詞藻有曾公亮之簡靜
有蔡君謨之惠政有陳述古諸先生之講授而
閩之人物所謂文學也事功道德也皆彬彬日
趨於美矣而猶未也厥後李忠定者起遂以相
業儒一世魏然負古大臣之望龜山身遊程門
載道而南一時倡和率稱大儒洎至考亭朱子
遂集諸儒之大成用其功與夫子並居名闕里
俗號鄒魯而武夷雲谷諸峰攢翠聳碧峨峨然

與龜蒙鳧繹相高遊覽於建溪清源之勝者亦
真若浴沂水而挹春風也事功德學之盛皆所
謂宏以邃傑以壯者而雄跨百代矣世寧有不
瞻而仰之者哉閩人之觀不至是始備哉入我
國朝如張翠屏楊文敏林莊敏彭惠安諸名公相
繼而起是則所謂華舊構者也流聲實於天下
者也其於閩不重有光哉諸士子登名斯録皆
閩之俊而亦
國家所養育以待用者其將何以爲謀哉夫自吾
之筮仕而至於爲大夫爲卿佐爲宰輔位之不

同而皆有事業之期焉必求以日新難也自吾
之家之一鄉以至於一國天下與後世之不
同而皆有名稱之繫焉必求以自立又難也諸
士子其得不益慎於所習益勤於所事以爲邦
邑重且以副上司望哉昔孔融論東南之美謂
會稽竹箭不足以當之而歸諸季札虞翻二子
融言人林爲山川應可也謂其盡於二子非矣
然則八閩之靈之秀諸士子固當有繼起而秉
之者豈先正之所能專哉余纇濱上韓太尉書
謂見歐陽子固已爲慨猶以未見太尉爲恨此

纇濱之書於天下之大觀也諸士子疇昔所慕
必嘗至高山之仰毋亦有合歐陽而慕稚圭者
乎曾於諸士子既以文字相知矣然欲進諸士
子於道誠不能賁諛言爲悅也故特用其所以
忠告者而爲諸焉

贈江右憲副許君汝登之任序

近歲寇起京口轉掠而東所過州邑望風奔潰
鮮有能禦之者于時固始許君汝登以進士尹
於樂陵寇且至民譁然弗寧君則令其衆曰吾
在汝無恐脫有難吾與汝共之民戴君之義始

有固志繼復籍其少而壯者爲兵訓練以法威
習於戰皆超距思奮未幾寇果大至君爲開門
延寇寇不敢逼對壘凡數日君乘其懈力戰斬
之斬首數十級賊遂解圍去卒完其城自是君
名聲籍甚會
朝廷方優立賞格以勵士氣君遂自一邑超授山
東按察僉事俾治兵於武定州異數也君既領
武定益展籌略遣將士犄角王師復屢敗賊都
走之賊遂率其餘黨趨徐楊已而賊盡平乃去
君自武定而移鎮遼陽武定之民爲立碑頌焉

及君抵遼陽風采愈益大振時與權貴爲敵部
使者交章於
朝薦無虛日今冢宰水村陸公嘗督兵討賊素知
君遂擢君憲副江右獨出歲月之外亦異數也
夫君年方三十五第進士僅踰十年凡三轉而
爲今官所立卓卓如此是豈易得哉雖然士當
壯年秉方銳之氣以立一時之雋功信奇矣然
凌勵之際而有堅忍之操盈滿之初而持退讓
之節則君子尤以爲難昔漢鄧禹與宋寇平仲
其功名皆起於壯年然禹爲人淳厚善處成敗

當其初名震關西禹安之不聞其有矜容及後馮愔叛去而帝遣馮異爲代禹亦安之無毫髮怨尤意史冊所書寂若無事禹器量有如此故卒以長者自立而爲東京元功若平仲之决策澶淵計安社稷才大而功鉅夫亦孰能過之然上驕其主下狎其衆恒有自負之意而不勝其好進之心始也發奸賊以取直名終也挾天書以求再相則盡用其鋭而亦因是以取議於世毋乃識度有未優乎今許君汝登之往也其才猷聞望聲先江右者久矣江右雖號煩劇是何

有於汝登哉然予所致賀於汝登者君爲人固精敏在深沉有雅致間嘗與汝登款曲問以戰功君默不荅再問之益遜避不敢當客有羨君者曰如君之鋭旦夕且卿相君復曰騂騮一日而九坂何如緩轡皇衢之爲適也予聞然起而揖曰君之速達也乃有是哉是所以爲汝登自是眞當九坂矣君姻家同僚少叅陳君有請予爲序其說而贈之

賀少師石翁生孫詩序

今海内稱仕族之冠必曰西蜀楊氏蓋自留耕先生總學政於湖湘既著有令聞再傳爲少師石翁遂以

天子舊學入掌機務正色立朝屢靖國難用其身以佩天下安危者已十餘年于玆仲氏少司馬公相望而起並流聲實駸駸柄用又再傳翁之子修撰君以文章魁天下於少年倚然有公輔之期中書君趾美鳳池及諸子姓群從亦復聯翩於科第簪紱之盛今且三世矣是不可謂難哉予竊聞之石翁所生凡四子每孕時輒夢其園圃之瓜瓞綿綿焉翁嘗私卜之曰是何祥也其

將謂予乎已而果然中書君之配王氏令德藩長史王君女也以往歲之某月嘗有孕于懷翁夢如初翁復謂中書君曰是何祥也其將謂孫乎信也當以綿綿名之已而亦果然翁喜甚因名其孫曰綿特爲詩以識其事且以遺之長史君縉紳聞而相和詩遂成帙予惟德脈之興必本於賢哲之生而賢哲之生率有徵於夢寐月墮于杯鶴降于軒皆是也而其生也皆爲名宰輔而卒大其門閭是固有不偶然者然皆瑞止一人未及於世也唯瓜之爲物其始也恒少不

過盈數尺之畦及根連蔓引然可以百畝千畝
而莫之絶蓋有愈遠而愈大者也周人以瓜瓞
喻其室家之漸而周獨爲千年之國翁之裔及
此固其矣乃屢有徵焉翁雖止以名其孫然推
其類也是豈獨一人之瑞與一世之應哉其必
有光奕葉而垂無疆者矣蜀固多文獻家昔時
如閬州陳氏之父子昆弟並耀于時亦信史傳
以爲榮者也文章之盛與翁之門相等功業則
不逮翁遠矣而堯咨之賈勇於由基之藝雖其
慈訓諄諄要於忠孝以輔其主者有歟也今修

撰君以盛年功名之會乃獨請告于家曰唯書
史爲業將以遠游於高明之域足跡不一至城
府其所養視陳之子弟何如哉若是者亦可以
卜楊之世矣雖然世族之美多產於有道之世
於國運有占焉有西漢之盛而後有萬石君一
門之忠厚有東漢之盛而後有楊伯起四世明
公之鉅族有北宋之治平而後有四韓三呂與
范氏父子之名相出焉蓋微故國則不能有世
臣微世臣亦不能壯有國其勢則然也然則我
國家百餘年道化之洽且久固宜有如楊氏者起

而應文明之瑞也耶唯楊之子孫嗣是而與知
皆守其忠義則天下之人將益有慕於聲名固
匪特簪紱之華而楊氏之世濟其美也亦將益
有光於
國匪特門庭之慶與山川之勝而已也其賀於翁
者是不亦遠且大哉

古愚日録餘藁序

詩自三百篇之後古風不歸而妖詞艷曲相沿
於世者幾二千年矣以故肖風月之眞則謂之
奪造化極煙雲之狀則謂之絶古今甚而爭奇

巧於一花一木之間一韻有偏亦必拍手按歌
指而稱之曰此破鬼膽媲皇墳者也以此而爲
詩家盛事吾不知於關雎麟趾之意果有所相
發明乎否也噫詩之弊也一至此哉間惟陶淵
明彭澤數詩杜子美夔州等作爲有得於風人
之旨然而蜩螗沸鳳鳴絶無唯其倡寡和也吾
邑古愚林先生高才與學素以詩鳴於時日積
月累動盈緗帙至若日録餘藁則優游晩年之
所得也間嘗誦之歡笑有吟追陪有吟倡和有
吟弔古而傷今有吟長篇短章古書獨存挽陶

杜而上之眞足爲世勸戒若所謂妖豔之餘先生一掃而空之矣顧厲詞以平易爲工敘事以簡直爲妙無詩家近日之風味故巧於斧斤者輒病其疎拘於彙括者或議其放而纖於錦綺者又不能無大朴之譏孰知夫至味固有存乎山殽野蔌之外彼其能紋漫滅雕琢未具者正所以爲商彝周鼎也歟雖然世有詩人則陶淵明之壯杜子美之雅終當好之矣顧愚何足以評之

贈南京禮部尚書立齋沈公之任序

予讀唐史觀馬周上便宜二十事受知唐文皇周非素宦於朝者遂用此以成君臣之契議者謂擬跡岩滑韓休相玄宗遇事輒諫爲宋璟所嘆服休素號恬易及其居政府以峭直取名如此乃知容貌若愚深藏不售其鋒穎待時而露此眞豪傑也彼徒孑孑以爲能悻悻以自好如房次律之雅有時望言論慷慨偶一用之卒以取陳濤斜之敗魏元忠初若耿介及其晚節不競至爲嬰兒婦女涕泣之態者則亦何所貴哉工部亞卿立齋沈公天性坦夷質直不設邊幅

非有矜厲詭激之行駭世耳目語言常訥訥若不能出諸口非有高談雄辨馳騁上下以屈座人自壯年舉進士爲中書直
内閣後爲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凡數轉皆優游翰墨非有簿書刑名與甲兵之勞勩人固未有以窺公也及一旦被知簡拜
命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公臨之綽有餘力者素宦於其地然爬梳以別其奸蠹節縮以省其浮冗振作以肅其玩怠因俗好惡而張弛之以利其民人中州咸宜之稱公爲能豈有待於州郡

與藩臬之歷試哉方其時歸德衛有石姓者以其豪一鄉復挾巨璫爲助聲勢煊赫有司知之而莫敢詰也公爲舉其過惡并巨璫劾於
朝
武廟未之察
詔加詰責詞旨甚峻公力辨無懼色今
天子更化奸黨始盡伏法公聲稱亦自是亹亹矣繼公之轉官柴廠也承積弊之後至不可究詰復爲洗滌而新之雖怨且謗有所不恤先是嘗舉公帑以贖貨京師數十年相安以爲常公曰取

民膏而以媚權貴法乎吾無所事此自是山廠
絕京師之交錢貨有惟正之籍若是者豈公磊
落大節也又豈可以平日聲色求哉公於從歲
之八月既以三品滿九年考
上特詔加公俸仍
勑吏部記其名於八座之不二月南京禮部以尚
書缺告
上即命公踐焉蓋公之收士論而簡
帝心固已有日又所謂稔其望而後用之者也是不
可重賀哉雖然公今所掌爲邦禮世之議禮者

未能有以相一也爲王肅之持服雖三年亦謂
可過遠杜預之短喪不謙古人亦已然類此者
必皆有以正之可也公之往也其獨肯爲默默
乎夫金陵我
國家之漢京也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在焉名儒故
老所以講論乎六藝者遺言可考而公同寅少
宗伯爲西蜀劉公文好古君子也公與朝夕當
必有共相推究用其說以告于
明天子凡制禮之行必求其中者而用之矣公瀕行
朝之公卿若太宰白岩喬公司空西峰趙公輩

皆相率以餞於是各舉酒以觴之申詞以祝之
謂予有交承之誼復屬言以序之

贈郡侯尾屋高先生述職朝京序

明年春爲天下述職之期吾郡侯澥亭高公公
次以例如京師戒行且有日吾邑大尹何君某
輩嘗甫於公久矣因相率徵言以贈予方老卧
林壑豈能復贅於言然熟吾高公之賢是不能
遽默惟郡守古諸侯職自漢已致隆焉我
國家特加之意凡守以缺告例取諸郎官御史爲
之重其任也名都大郡則必求夫望與地稱者

而後授之官精其選也其述職京師則復課殿
最以昭勸懲黜其不肖而登進其賢而能者賢
而能矣而又迥出乎儕輩則盡用漢人之法或
徵黄霸於京兆或遷望之於少府往往待以不
次拔其尤其時出異恩則又爲之具綬組歌麥
齎命公卿主席而宴之禮部則出在笥之積舉
幣帛兼以牢醴就官而勞之示寵光焉崇獎之
又如此其至也夫如是則郡國安得不治得人
之效安得不如漢世之所謂班班乎吾明繼濱
海爲治然控引甌越旁接日本諸夷而衣冠文

物之盛自唐宋已著於東南浙一要地也以故領吾地者皆時之名流非其人則有所不與其由吾郡而流聲績蹟膴仕以位廟堂者遠未暇論近且聯翩於時吾嘗私切自慰以幸吾民之獨有此遭也是豈他郡之所能肩哉若吾高公起自西蜀文章行誼素重乎其鄉初以進士出宰于吳再陟爲郎官吏南北二曹皆籍有聲譽而能乎其官公之初拜吾郡也轓車未至郡人耳其名固已宜之及公既視事賢能益彰徹比及二年治理日進廉潔不私門無通謁嚴明仁恕法不貸於權右而恩復浹於小民毎聽斷必身自裁決吏抱成案蹜踖堂下無敢吐一詞者尤敬禮君子未嘗有私昵之交儼然詞色望而知其爲正人端士也部使者交章表公異政公非今之循吏哉視昔之守吾郡者豈不愈益有光哉今茲述職而往豈無所謂殊命之拜與寵光之錫乎吾士民雖甚戀戀若不能以一朝釋公或猶幸公之復來得速瞻襜帷爲快然當世道計者不能後天下而先一郡公不可私矣雖然猶有冀焉公是行寬而

天子重瞳屢因覲事已畢吾

天子必將咨諏訪問以求悉民間之利病公輾轉天下者予不得而知也即在吾明豈無蚶蛤之貢如昔之困擾吾民者乎今征需百出民力已告竭又豈無大於蚶蛤之貢者乎民不能言代之言者司土之責也公爲疏其一二以報于

天子

天子幸有採焉則所以終惠吾民者其或在是也夫

贈南津胡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巡視江浙兼制福建沿海地方序

天下之勢若循環然物之卑也氣之盈也道又其常也事弛而習於玩或操之而太急情之阻鬱而不及伸也是皆足以召變方其未變也能默運其機預爲之所處以無勞閒暇坐收不言之功上也變之方形也通其塞也補其偏抑其大過亟圖消之以復於無變此窒蟻穴而截江河橫流之勢亦所謂善也微斯二者豈能有濟哉屬者淫雨爲災吾浙一水甚或破崖裂谷漂泊民居歲弗秋列郡皆以饑告其變異可謂大矣況前此明州有黍寓之變永嘉有戍卒之變俱迭

起於二數年間用是
朝廷憂之特遣大臣巡視兩浙聽便宜從事乍[illegible]
建沿海一帶之防焉示撫綏且用以彈壓也初
得山東巡撫王公伯常旋謝事乃即以吾浙左
方伯南津胡公某爲代進秩都臺俾臨莅焉
命既下大參黃君葦咸喜而言曰是足爲地方賀矣
謂予於公爲相知徵言以贈予惟公奉
天子璽書以節制二省之[illegible]宜伸縮操縱皆得專决
即驛奏
天子亦輒報可呼吸事功可指日與唯吾所以

無不如志此重寄也公由江西總憲轉浙右[illegible]
未抵任後轉左轄又不一月遂領今
命又殊擢也公於此豈無慰浙人之思者乎夫兩浙
本易治之區雖地廣而民繁君子尚禮小人畏
刑弄潢池之兵者卒不多見也東南[illegible]
甌閩而遠引日本諸夷然海波不揚亦[illegible]
年於此邊隙烽燧之警卒亦不多見也以故他
省皆有撫臣之設浙獨缺而不置惟遇警則不
能不煩大臣之遣然必取才望之最著者當之
卒爲地方之保障固不輕遣也往在正統景泰

間括蒼兵起時始以少司馬孫公原貞鎮守公
廣設方畧戮其渠魁撫脅從而宥之且議建支
縣以散其衆括之民迄今猶按堵如故治至弘
治間嘉禾兵起時復以少司寇彭公韶巡視公
公嚴立賞罰之科擒捕逆黨惡按法而誅之[illegible]
釐正鹺法盡洗宿弊邊海居民得以免於流徙
都公賜也二公風烈如此今南津公所握固二
公之權也視民利害而興革之節察先以寬
加理冤滯以通幽隱公勸懲黜陟以飭吏治加
豪右以安田里之小民固疆圉以禦寇[illegible]脩

軍政以作士卒之銳公於德與威必有兼舉而
並行者夫惠澤旁流起疲困而蘇息之雨澤枯
稿之潤也風聲號令之所驅破奸黨之膽而消
阻之者秋霜烈日之爲嚴也公之爲孫彭二公
亦在是矣如此而變有不消者乎公襟度開廓
器局嚴整清操凜冽復靜重而有謀經濟才畧
公素具也方筮仕南曹已見推流輩繼以僉憲
治兵汀漳會南靖寇作矢及城郭公建議卒一
鼓平之繼又以憲副巡海東廣廣利於通番寺
啟釁公力加禁阻海道爲清及參藩也有

總憲江右紀綱復大振所在卓卓如此皆已試
之効也公於此信何有哉公且不日奉
召入佐
天子以併懍天下矣豈吾閩浙能久稽乎雖然公經
略於南公子復以六察出按中州激揚甚有聲
固亦將大受者也風望之美相映南北
國家得人之盛乃有如公橋梓並時而宣力者乎
是尤可賀也矣爰并書以贈

石岡蔣氏家譜序

知惠州府蔣君源潔入

覲既畢事便道過浙謂予爲相知謁予東泉書舍予
時適有事於譜君因請曰譜法若何予曰國有
史家有譜其義均也而皆傳信之爲難史未暇
論姑以世之所譜言之往往不得其真故有舊
自草萊輒遠託神明之胄用以自欺者或以新
貴自嫌攀附名族及妄拜他人之墓者又或本
出王公之後遭時值變如五胡之亂譜散逸而
難於復合者是皆不可以言譜譜也者譜其可
據也君曰然吾州故零陵郡郡姓多蔣蔣亦號
仕族吾求其本源而未得是固不敢以強合也
吾石岡之蔣先時亦祖三國蔣琬吾先君作譜
以其世數遼邈乃削而不書惟斷自先瑞府君始
瑞雖號爲鉅公是不敢以強附也先君譜未就
遂厭世自府君下迄今凡九世皆録自淦生死
必書婚娶必書大宗小宗之分合必書有行誼
爲名公所誌必書凡
制勅爲國恩所頒及者必書今幸已成編淦自謂一
家之信史也予得而觀焉譜所載蔣氏上下三
百年之顛末具是矣其詞核而真其流派的而
明其世代詳而不紊雖其人昔未有顯者然忠厚

相承蓄久未發世德遠矣富而好施有如仕寳
君者貞節相砥礪有如唐氏陶氏兩孺人者禮
教修矣自宣德年以來已有舉於鄉者自是繩
繩不絕爲魁選爲州佐爲文學爲邑大夫者不
一而足簪纓繼矣近日汝潔復登中科以郎官
連守二大郡著有聲績蔚然公卿之望其文獻
益彰彰矣而曾無一語附會於其間斯譜也其
信有足貴者乎雖然汝潔復有言曰今不譜則
往者日遠而本益忘來者日繁而情益不屬確
矣哉其爲論也夫歐陽公名儒也歐陽天下之

望宗無他族也公自爲歐譜將以取信後來且爲世法也顧自惝生通而下踰三百年僅得五世也琮生萬而下僅一百十五年乃爲十六世豈非遠者多略而近者得詳耶確者易述而渺茫者難明譜不世緝雖賢者亦不免於疵議如此嗚呼即是以爲訓汝潔之後其必有留心於譜者乎

旂山文集序

旂山者閩之最奇絕處也旂山翁者前方伯黃公澤敷仲終老於此取以自號也其詩與文皆

曰旂山集者從公號而名之也公沒六十餘年其孫宗器舉嘉靖乙未進士爲南京戶部主事恒以闡揚先德爲念近日督稅於浙浙又公昔嘗遺愛之地也君歷覽遺蹟益慨然有慕於中乃取公遺文鋟梓以廣其傳爲公不朽圖也謂予有閩中之舊遣使徵予言序之予自童時已聞公名舊矣公初舉永樂壬辰進士即以才器超絕授汴梁大參繼復參於湖廣繼又擢浙江左轄未幾以憂去復奪情於浙前後在浙凡十餘年公在汴時民有事遠役者公奏減其半幾數千人在湖廣時值歲饑公多方區處賑以全活者數千萬命及居浙以興賢去姦恤財愛民爲務瑣瑣者不暇論除民逋負及無徵糧百有三十六萬餘石免課銀八萬七千兩民有陷於無辜者公皆爲直之幸而得不死者甚衆其在浙獨久故其事業尤著然公本剛方峭直率多自信以是得罪于權貴竟爲所中而歸然其聲光之耿耿則固久而不磨也公天姓酷好書史雖簿牘之勞倥偬不暇而卷帙不能一日去手其於詩文當適意時輒佔筆伸紙揮灑淋漓盈

涌几案或以應人之求或記一時之感慨大篇短章間見層發歸田已後尤一意著述時與文人韻士頡頏不自知爲達官貴人也公之於學可謂勤且專矣今跡其爲文充乎其氣藹乎其詞沛乎其有餘思贈送之作不作夸諂其間如記閩中鹽原與贈薛尚書等作可以考見時事之得失侃侃直筆也其爲詩亦清而暢微婉而成章冲淡瀟散無艷冶之態亦未嘗叫號爲狂而自得風人之體要如孔明等作備極感慨之詞景泰間拜官一絕尤所謂詩中之史讀之可

以掩卷長嘆也夫公以經濟自致而詩文乃獨有此昔人謂善於紀制者無見於文章工於述作者無聞於事業文章政事之難兼尚矣若公者豈其然哉然則使公而遇歐陽公當必劇談於政事使公而對蔡君謨當必極論於文章置之兩公間皆可以無愧色公信所謂人豪也矣公平生詩文甚多戶部君猶謂散逸之餘得此爲恨予曰豐城之劍埋於地下已久一旦得其寸金尺鐵其光焰亦將騰燿於上下已足爲人間至寶顧又何以多求爲哉戶部君曰先生之

言是矣遂用子言以冠諸篇端

重修奉化縣志序

奉化縣舊有誌未備也曠而不修又若干歲矣至是邑侯錢君瑨力加蒐輯質之父老詢之學校傳諏於田野事以類聚既班班有緒乃屬筆於鄞士倪君復編纂而修之又屬教諭翁君桂貢士謝瀜相與訂正采輯閱數月誌成余惟郡邑有誌古也其書皆流布四方而垂之久遠雖誌也而史法寓焉任亦重矣故世之爲是書者必博物強記盡一郡一邑見聞之眞而後可以與此必操詞簡要持論謹嚴會衆說而折其中而後可以與此必胸中具是非之鑑抑揚予奪一取裁於古之良史美不虛褒惡必痛絕而後可以與此否則爲蕪穢爲脫略爲徧詞爲曲筆未有不見誚於名公巨目者倪君輩好古博學君子侃侃自信者也是豈難於此哉夫奉化界於明台之間地大物繁乾爲東南望邑昔以州名縣可見矣其於記載誠亦不可苟焉者今即斯誌觀之記山川則形勝表矣記地里則封域辨矣記風俗則隆汙著矣記戶口則登耗具矣

記學校公署則興墜見矣自是而物產而壇壝而橋梁而祠廟而宮觀自是而藝術而儒釋而碑記而吟咏之屬凡有繫於一邑者必采擇而悉誌之示有徵也而尤謹於人物之登載摭星宿必先於羲和拾明珠不使離於魚目其間以道學名世有若舒公文靖以自得之學爲陸門高弟忠義之士歷代有其人入

國朝有若戴公德彝死難於

文廟渡江時大節尤皎皎與侯公墣公並著名於宇宙間立言之士有若戴公表元在前元時著述滿四

友號爲文章大家。山川孕靈，鍾此英傑，既皆人
書特書，用爲一邑之光，夫誰曰不然者。此外若
名卿賢士大夫，凡以功績顯著者，必書。以風節
表見者，必書。以廉潔著聞者，必書。有一州一邑
之惠政者，必書。力行古道，養高巖穴者，必書。皆
以記賢也，表能也，尚操行，敦風化也。其沉潛義
理，酣飫經史者，必書。詞藻卓絕，追踪古作之域
者，必書。又皆以重儒術與文學也。下至匹夫匹
婦，以孝行節義稱者，必書。波頹風靡之餘，亦又
幸其有此。特並錄以爲世防也。大抵所載人物

率視輿論以爲進退。其人苟賢矣，雖流離困頓，
必表章之，不敢使之汩沒而無聞，示公也。其人
苟不肖矣，雖富貴赫奕，必顯斥之，不敢使之附
名於賢者之籍，亦以示公也。至若以子弟之故
輒竄入其父兄，以朋友交契之私，標陟于其所
厚，皆世之所易犯者，而是誌皆無之。其事確，其
詞核，簡而不遺，詳而有體。一展卷間，而數百年
之文獻具於是矣。信今傳後，當無疑者。斯其所
謂誌乎。斯錢侯之所以有功於一邑乎。侯東吳
世家，其爲政一本於清約，而民自化，部使者[illegible]

旌之。政事之暇，乃能及此，亦可謂知所先務者

歲考錄序

科試之文。我
高皇帝著有定式，非經書不以命題，非傳註不以解
經。爲文章必典則而敷暢其詞理，俱優者則錄
以示間。多造道之言，藹然治世之文。百數十年
來，風俗同而學術正，未之有改也。逮自正德以
來，一二好奇之士，出於其間，始挾其才智，倡爲
新說，逞獨見而自謂直傳，卑前人而私相賢重，
儼然孫叔敖之談笑，而不知身之爲優孟也。以

此蓋鼓後學，後學亦靡然嚮之。作爲文章，往往
棄傳註爲長物，其詞支離背理，恍惚汗漫而無
所於歸。至有讀之終篇而不知其爲何題者。其
爲經中之奴、文中之恩弊也。甚矣。我文宗憲副
陳公以純雅博大之學，清介磊落之操，恭
上命視學于浙，迺有憂焉。甫下車，[illegible]
異說，立標幟以麾之，復推崇正學以爲之的，所
以講明性道者，一以程朱爲宗。學者既以改觀
易聽矣。群試之後，乃復取其制作之優異者，萃
其文，名曰歲考錄，鋟之梓以廣其傳，用以權正

士習予得而讀焉公鑒別甚精評品甚當畧義而其發揮明白本傳註而成章論取其參據經史雄渾峻拔而有斷策取其上下古今區處世務皆鑿鑿有見非苟焉者力破新格以還舊觀其於詭道之評駕虛鑿空之說繆妄不切之論一黜而不與盜名是錄者皆吾浙之英錄其一所以示其餘自是文體當一變矣有識者誦之其有不快然於心乎夫頹波日注必有屹砥柱於中流者其勢始折而東方淫哇之呌沸非得黃鍾大呂之奏以破瓦缶之鳴正音誠亦未有易復也以此而觀則先生之扶持世教警勵後學者何如哉昔宋嘉祐間學者以茁軋相尚歐陽子知貢舉廻黜鉤棘之句而變爲渾厚之體自是文章復歸于正後世未嘗不嘉其功嗚呼文之弊也已半天下非特吾浙爲然也安得世之司文柄者皆如公之用心以共收歐陽子之功乎

記

慈谿縣修造記

吾慈舊治於浮鱉山浮鱉山者諸山水之所附

也以故昔之人負而邑之以下蔽閭閻而旁四郊其規模建置自唐以來未之有改也特官署之在今或朽或廢或傾或側與漫漶而浸以弗葺或僅營其緒因循自息苟之久而弗具也亦或闕而未葺如所謂吏者殆無寧宇至使之朝入而暮閭巷而相襲以爲常則非典矣正德二年夏邑侯宛平倪公璋來令茲邑既視民利害而興革之乃復以興廢舉墜爲任於是度廢舉之宜舉公帑之贏以請於巡按監察御史楊公爲之徵工僦匠具材石與瓦甓而始事事閱一月堂成修其故也又三月廳事成廳已葺增飾而爲之者也揭廳之坐隅曰公廉者示警也又五月吏舍成舍成於治之西南役宇連楹創自今始所以嚴禁防也又三月亭成爲有邑之觀故已圮而復新之者也亭名麗澤今更曰通和者取其有係於民也餘凡若牧愛堂君庫與倉與土地祠與繫囚之獄莫不以次就役而至是復煥然以具經始於往年之夏落成於是年之冬侯於是可謂勤矣予惟邑有治皆所以餙慈以文獻望于東南而自昔宦遊於是者亦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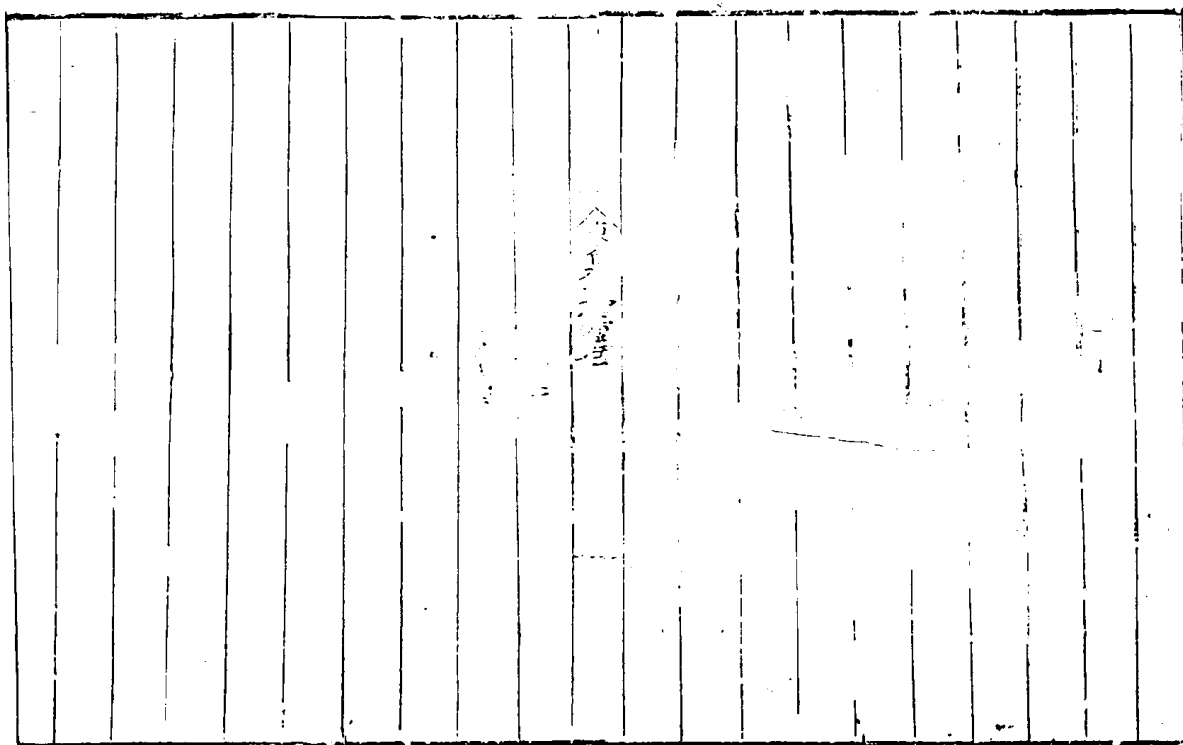
廟堂入輔之器雖有國者亦常重之則其所謂邑治焉者宜不與他邑等況可以弗葺爲乎侯之致力於是也固宜雖然興作重事世之人多苟且之政雖所當爲而不爲每自諉於魯人長府之戒若有靳於小費然者而其後也卒至於大費以勞衆不然則爲之而非其會往往斧斤之聲未息已不免於上雨傍風之告其又不然則竭民膏血而塗雘之以爲土木之華甚或假是以肆其漁獵丹碧潰目而生民亦隨以涸若是者其不葺非也其葺之亦非也侯之從政未

幾即以是爲務汲汲於公可知矣然侯以平易近民而行路之人皆誦其仁其未勞也民已信之暨役之興又能損官以益民量宜而舉事徐而圖之以求夫堅且久也故雖日有經營而下之人一不知斂版築相聞固亦未嘗勞民以役而卒以集事功於治邑之外此侯之爲廉與所謂才與識之遠大也較之世俗何如哉侯爲政大率有古循吏風牛刀之試特自吾一邑始而是役其始之能有成者固不可無述以告後人同時若邑簿廬陵周君必復亦協謀贊襄與功

皆可玩而適也乎內復問曰樂其一至此乎先生曰未也夫入牡丹之室者有富貴之心涉桃李之蹊者易爲柔顏其所感然也吾之必於草亭者豈徒然哉夫草一物也而其爲德五雜潔而不雜者隱居之操也芬芳而獨茂者君子之德也有遠志而可託平生者敦信尚義之行也出寸心以吞春暉者岵屺孝子之思也疾風不回歷四時而常青者板蕩忠臣之烈也悉類而取爲益多矣吾安得不與之爲游息而托此以終身乎故世之人知樂其樂而不知吾草亭之樂

知吾草亭之樂而不知吾之所謂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子於是始領先生爲亭之意乃不復問因誦杜子美之詩曰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其爲亭則同何其意感而詞悲也然則斯亭之樂先生宜專之矣遂援筆亭中書以爲記

重修梧州府門驛記

自嶺而西俗尚儉朴於其所謂居者樸桷不雕短楹不斲披茅爲門環堵成室故雖官衙公署亦往往僅具名額無敢弗治即治焉無崇大鉅麗之觀也梧郡舊有府門驛蓋亦因其俗而爲

之者自總督韓公棨開府於此始斥地以新其
制既足起陋一方矣顧歲久門欄於燎諸存者
亦皆朽腐撓折今總督潘公至梧之四年復與
總鎮帝公總戎毛公謀嗣葺之乃命左參議詹
君某僉事翁君某以董其事仍命知府黃某同
知黃某通判李某推官曾某以相其役於是垣
牖堦闥之制梁棟瓦甓之具丹堊塗墍之飾皆
以次告完柰者正卑者聳隘者闢淺且陋者渠
渠焉以廣大漫漶而弗飾者煥焉以相輝眞有
以度前規而侈後觀矣工既訖僉事翁君因屬

鍈以記惟驛傳之設所以通使軺之往來故其
制常周天下况梧當東南水陸之會而重以三
府之臨涖乎廩餼燕勞是誠不可得而缺者特
我總督潘公方用其文謀武畧統理東西廣其
大者則清奸剔蠹以約群吏於法垂膏濡潤以
撫摩其人民其又大焉者則宣布
國家威德以控數萬里之羈屬其又大焉者則誅
叛討逆捷書歲奏以紓
九重南顧之憂惟是瑣瑣若不足以煩公而公復修
廢舉墜日無停役凡城堡學校下及倉廩之屬

皆一切綜理老公之身總衆務有如此者況公
於公帑之儲素嚴節制拳拳焉足國裕民爲務
固未始有毫髮假借也至於諸役之興則沛然
擧以畀之而無靳色此其規爲智慮　何如哉
蓋古者大臣之於職業先於其所謂大未嘗不
盡心於其小而財貨之在天下有所入者亦必
有所出要亦不可以一律拘也以故諸葛孔明
之治蜀日以輔劉伐曹爲計然其遺力之所及
則橋梁道路井竈圊圂亦無一而不繕治焉者
范文正入參政府一時所興革大率欲節浮去

冗以爲當時之利及
朝廷罷諸州公用錢則毅然爭之謂不可惜小費
而妨大體夫二公相業之盛其赫赫於世者固
不專在是而器局之公平設施之詳密蓋因之
有可徵者矣然則公之於是役也猶非古昔大
臣之爲心者乎驛左偏有亭翼翼穹碑屹立者
前總督吳公紀韓公之功德也今之構亭樹碑
於右者所以記公又以明公之與韓爲匹也公
昔自筮仕迨今日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平生大
節淸介峻拔其聲實固已流天下而縉紳士爭嚮

某也若是者不朽鎭言而後知然亦豈鎭之所
能盡究也故敬述公之槩以示人其詳則以俟
後之特書與大書者謹記

伯川記

常之南邑曰無錫無錫之南爲太伯鄕鄕之北有
水綿亘數十里首接運河而尾分爲鵞湖者爲伯川
川以伯名借德爲重也予嘗過焉數里一曲若往
而復極目所之若奔而趨或隘而若縮或廣而若
舒或湛爲澄霽而滙爲停蓄或沉爲淵淪而縱爲
漣漪或驚風怒雨激之而成聲或飛花墜柳與之

以爲色其或玉虹參差亂影斜飛爲長橋之臥波
氷輪倒浸流光若浮爲明月之在天赤地回春平
原起綠爲桔槔之借潤又或煙蓑雨笠朝罾而暮
網爲漁人之往來蘭舟桂楫雜歌吹而喧闐爲騷
人逸士之遊詠泛藻而依蒲羣居而狎處爲鷗鳥
之忘機大率吳中一佳致也然時之人知不必遊
遊不必好好不必篤獨吾同年錢君世恩家於其
上輒取以自號予内扣之丈夫當效鯨吸玆川雖
悠然較之他渺漫僅涌一滴子於此蠡斟焉豈固
有旨也耶世恩啞然笑曰子豈知予哉子豈知予

哉于嘗泛大江浮長淮按圖經以窮五湖四海之勝非不曠觀駭矚也然擧目之際興亡具焉嘗使人有英雄千古之乎不能不爲之慨然遐思鬱乎有不平者孰與吾伯川之水不經戰爭避跡一方淸入戶庭界我咫尺時一玩焉名利俱釋淡兮無求者之爲愈乎然則玆水也求之百川中蓋亦獨立爲潔者以故景雖略具而功名之士往往遺之然不見慕於達官貴人而獨得附籍古聖賢則玆川亦未爲不遭也又況夫引而觸之可以澡心可以浴德可以洗耳可以

濯舊見而祛垢習可以洒筆下之波瀾求源頭活水之磅礴吾方隨取而得至樂無極斯特也吾又安知一滴之爲小萬頃之爲大乎予因懸之曰予所謂處己讓利居官讓名取物太廉而能以類求者也他日淸風揚世其在予也耶於是乎記以俟

養利州興造記

自太平而北爲養利州州土守也宣德初以僣逆誅

朝廷虛其官弗用設流官同知判官吏目以理州事者已五十餘年成化間知府韓或言其非便於是再爲更定去同知與判官弗用設流官吏目知州一與吏目一以理之者又二十餘年然其俗本夷而流官至此者亦復夷之故官與民恒相詬而不能以相適況敢有所改於其俗乎今守羅侯爵既得

命來視州事始以惠愛撫民民用帖柔三年益浹悅乃告其衆曰吾

命吏若州固王土而儀觀一不備豈我

國家所以設州分治意也吾與若更新之可乎則

皆曰然於是官出其羨民輸其材乃即其土之高爽者爲廳廳之後爲堂廳左右爲庫爲室廳之前爲樓爲門臨涖有所燕休有次儲蓄有藏而晝夜出入有禁凜乎公府之規矣繼又即其便近者爲申明亭以飭里閭爲社學以教子弟爲公館以屬四方之賓客取其幽曠靜潔者爲城隍廟爲山川社稷二壇尸而祝之以嚴祠宇州無城爲之垣其四周而復冗垣爲門所以備保障也城之外有水三皆悍急不可渡爲之杠梁其上而或構亭爲望所以利濟涉也夫荒墟

節惋　□□時□太部　參知
政事知興化軍陳公文龍　攝興化軍
陳公瓚皆出丞相正獻公後瓚爲叔文龍爲
姪元人之難文龍首以不屈死瓚繼之文龍死
謚忠肅贈太師廟號昭忠瓚死謚忠武贈兵部
侍郎事載信史傳誦人口不衰而祀事迄今未
及闕典也屬者公鄉人今大理寺右評事徐
君元稔始具二公死事以請
上覽奏嘉嘆即詔興化府守冢惠同知李大紀莆田
尹周任以正德五年秋八月度地於城隍之左

偏建祠肖像祀之其祭品儀式一關余公規例
巡按監察御史王君汪禮
國意而爲之者也是年冬予觀風至莆得瞻拜祠
下令郡守張琦莆田尹歐陽嵩率其嗣孫之秀
者因以記請予惟自昔忠臣義士因以死爲烈
然其死也小者係一君一邑之存亡而大足以
繫天下要皆有不然者初忠肅公文龍以度宗
咸淳四年登第坐直言忤賈似道擯於家元兵
壓臨安謝太后起公參知政事公建議守江及
欲決戰以死自棄不用卒議降公尋乞歸養旋

王[illegible]以政州召公瀘州軍叛命公
爲閩[illegible]撫[illegible]興化右手軍亂又以公
爲知軍平之元兵復趨閩乃益熾建寧閩之門
戶也則已破南劍州閩之咽喉也則又破福興
泉於興化不啻齒也則又皆破公獨發民兵數
百開閩興化激以忠義守其城不下元人日遣
使諭降公皆斬以徇無免者會公部將林華陳
淵通判曹澄孫等賣降公與母夫人始被執元
將阿剌罕欲降公且脅之公指其腹以節義文
章爲示拒甚力元人不能屈乃械公送杭卒不

食死母夫人留福州亦不食以死其從叔忠武
公瓚與忠肅素懷忠義方忠肅開閩時公即率
家財五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軍繼聞忠肅
執遂舉兵誅林華等復其城端宗因命公以通
判攝興化軍公既枕戈厲卒涕泗感激以衛其
鄉郡復分遣家兵五百犄角張世傑以復邵武
義聲振一時上下倚公爲賀已而城卒破公猶
率其家兵巷戰力屈被執元將唆都復欲降公
公叱罵不絕口唆都怒遂車裂公屠其民血流
有聲公死而興化不可守矣夫宋自臨安失守

天下之勢已盡折而入於北庶幾爲後圖者行
賴閩與廣也閩介於浙與廣之間閩苟全則進
足恢復浙左右呼吸兩淮控引江淛上下以興
夏少康之業退猶足屏蔽東廣以少延漢人西
蜀之祀故守閩所以守天下也閩諸郡雖降興
化能固守則形連勢屬猶足爲之聲聞而綴之
幸或起而應焉則亦顏魯公守平原以動河北
列郡之幾將復有同盟而共事者故守興化所
以守閩也忠肅死忠武復死則興化破而閩盡
矣彼區區東廣復何恃而能久哉故二公之死

非獨以其郡與邑而繫於國勢如是也昔宋仁
宗當策士時皆以忠孝狀元爲祝自是而策士
屢矣至忠肅公始以孤忠大節矯然自奮卒與
文信國齊名收有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公眞足
表厲天下[illegible]宣和閒金狄犯中原詔草澤舉
兵[illegible]未有能應[illegible]忠武於此乃獨布衣倡義
抗魯仲連不帝秦之節楠屍徇國死有餘憤公
亦眞所謂國士哉世道之賴豈少也其祀之也
則宜雖然二公死節備矣元人既盡侵有我中
夏詔訪其子孫錄用之皆自晦閉也不一奉詔

因宋肯西向而坐也。其視留夢炎輩身爲宋臣，以虜廷富貴自饜，忘其君，亦遂忘中國。嗚呼，彼不愧二公，獨無愧其子孫乎。然則公子孫亦信所謂世其家聲者矣。予用是既錄公大節以告世，乃併其後人牽連書之。

泉山書院記

大司馬泉山林公致政之二年，歲在庚午，適予友楊君名父董學于閩，謂公碩德重望，海內元老，不可不崇異之也。乃即公居之左偏曰河西社學者，特扁曰泉山書院，奉公居焉，致景慕以示風勵也。屋凡數十楹，前爲講堂，後爲

御書樓，左右爲書齋，爲庖湢，用其隙地爲園圃。事方舉，楊君即以轉官，而鏌寔爲之代。四學生王經、沈繼董復言於鏌，謂泉山書院之設信美矣，然無給於官，未徵於記，願先生終之。鏌曰然，遂檄知府余祐、知縣李顒經理其事，復得侵地若干丈，併載其詳於公牒，付公子孫，俾世守之。而鏌亦隨有貴陽之除，獨於記猶未暇也。未幾，鏌以右轄再至閩，諸生復請曰：記泉山書院者，先生舊諾也，願急償之。鏌曰：然，予何敢以不文辭也。

惟公初以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第一人，以[illegible]爲編修，兼經筵講官，陞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仍理國學事，繼遷吏部左侍郎，後轉南京吏部大冢宰，俄又轉南京兵部大司馬。公素負經濟才，事三朝，所歷皆清階要地。在翰林時，預修宋元續綱目，及

憲廟實錄，筆削之功居多。同考禮闈者四，主北畿試者一，所拔多知名士。在國學垂十年，嚴而有恩，諸生相慶得[illegible]以及更南北京三部，秉公持正，風節益峻。每[illegible]以條悉利害以上，皆天下大計也。[illegible]

薦乃復公舊銜　聽致仕旋用侍御汪君請
詔加公祿米丁夫且明示有司以
朝廷優老尚賢之意異恩也又四年公仲子雲南
叅政君廷棵以公年老請于
朝願得侍養
上欣然從之謂公名節在天下復
詔有司歲時存問仍明示以
朝廷優待舊臣之意此
國家數十年所未有者尤曠典也其致禮於公何
如哉故嘗謂公之大用於朝也值

孝宗皇帝在御為我
朝極盛之時有慶曆韓范之遇其在家也家政輯
睦有萬石君淳厚之風處鄉里也風動郡國有
陽城晋鄙之化及老而致政也衣冠整肅鬚眉
皓白邦人聳觀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
子弟從之則孝[illegible]其人矣乎故公之
進退世道風俗[illegible]區以一名一節自
致者哉公於是[illegible]矣古者重其德則
愛其人愛其人則思尊之親之故有室以居者

館以授者寓以待者盛德如公焉
天子且拳拳焉而況於[illegible]貞可無所致敬哉即以
閩故事言宋時有[illegible]者時號為賢適真公
德秀知福州為創[illegible]於郡學居之楊名德
未能擬公真公尚禮之如此使真公預及見公
則所以表章之者又當何如哉然則書院之設
信有不能緩於公矣抑斯舉也弘治間巡按侍
御巳為公興議及此名公蓋踵為之秉彝好德
人所同也地舊為廢尼寺後改曰社學扁稱泉
山云者公世家瀌江之濱有山名甘泉泉出石

磯清洌異常公因自號焉稱之者從公號也公
在國學時錢寔為諸生嘗受公知愛今幸來閩
復領公教益為多故特記公大略以見書院建
置本末出於公論之不容已如此若公勲業德
學之詳他日國史自有書之者固非鍈之所敢
知也

虛窓記

郡節推陳公逵嘗即其室之左偏為燕居之所
繚以曲檻横以疎欞其前後左右皆窓也窓之
制敞而明傍通而四達君處其下晝簾閒如其

內與外又皆虛也君因命之曰虛窩子惟虛之爲
義大矣不自滿之謂虛無所入之謂虛忘己與物
之謂虛故虛則通而實則礙虛則固而實則撓蓋
則公而背而實則未免於有蔽君之朝夕於是也
其將有所感矣夫其空洞而無蔽也則有以坐入
湖山千里之勝極亭臺苑囿遠近之觀與凡名都
鉅邑之壯麗吾欲一寄足而有未能也而吾之
伥伥於仁義之途者亦猶是矣其無歉然於懷
者乎夫其靜深而不雜也則有以序琬琰奇巧
之御郤西風之行塵與凡俗士逋客之妄纏吾

皆欲謝而遣之而不欲其污我也而吾之兢兢
焉以爲是心非僻之防者亦猶是矣又無凝然
以定者乎夫其淸寧而平夷也則一室之內有
以自廣遠雲入戶吾不知其何心也明月在懷
吾不知其何際也以至禽鳥上下而鳴然而夏
蜩秋蛩之嘈唧入耳而不同音者吾亦不知其
何情也浩浩焉與游浮浮焉與俱吾之平吾心
以觀世故者亦猶是矣斯不亦曠然以適乎雖
然嘗求之矣仲尼之聞過則喜蓋庶幾於憮然
者及聞夫子衣敝縕袍之美而不能不自負於

終身誦之之由又何其隘也程伯子平生以士
敬爲學所謂凝定者宜何如然好獵之心制之
十餘年而不能忘卒然遇之宛爾復發則猶有
間之可乘乎司馬文正公之無我眞以天下國
家爲度者也顧於役法之定亦不免主其一偏
之說喜蔡京之同己而惡蘇軾之異議請其盡
無滞繫不可也虛豈易言乎哉然則君之於是
其必有處之又虛以極於至虛之域者矣君閩
之簪纓家以壯年舉進士出佐吾郡聰明而好
古廉愼而能於官五邑之人頌之而君察自以
爲異其亦所謂習於虛者也故爲記之俾置吾

言於壁

浦城縣重修學舍記

初予領
上命視學于閩周行郡國因學政以考吏治未有不
得其槩者凡學之興皆賢也亦必其所謂才也
否則怠且玩也瘠民以自肥者也反乎此者亦
鮮矣浦城之有學建于
國初然制多因舊未備也其年夏會吾邑孫君德
夫以名進士宰茲邑首涖學則圜視而嘆曰學

之湫隘也乃至是乎不一新焉予則何以與二
三子從事以仰稱
國家崇儒右文之意於是斵石斷林徵匠僦工舉
公帑之羨以爲役費時往程督之凡殿堂以及
廊廡而齋舍而門墻瓦甓之參差皆序之傾歹
梁棟之撓折雕飾粉繪之漫漶不鮮者莫不以
次經營既已煥然改觀迺復爲綽楔二左曰興
賢右曰育才冒於道與德者賢也興以致其用
也負藝能以自見者才也育以俟其成也學宮
之左有祠曰鄉賢皆夫俎豆於此無愧者必祀

之致景仰也學宮之右有祠曰名宦一邑某榮
之愛在焉必祀之繫民之思也搆堂於後曰會
饌懼學問之荒也有堂所以專其業也立亭於
隙地曰觀德懼禮容之廢也有序所以序其賢
也經始於某年之某月某日落成某年之某月
某日工既訖其師生某䕫因相率以記請予惟
學校風化人才之所係三代不可尚已降及後
世若范文正興學于吳[illegible]時[illegible]按[illegible]東南
文翁興學于蜀蜀自是號文[illegible]武明
章相繼興學于東都[illegible]仁[illegible]後[illegible]獨

爲後世冠隨其力之大小而皆効焉載之史冊
可考也然君之於學校固宜其有是哉浦城
地廣而民富士多秀雅而教未著則所以振勵
而鼓動之者亦固有俟乎上之人也矧其邑爲宋
真文忠公毓秀之鄉公之德學事業卓然爲宋
名賢發聵[illegible]也[illegible]感於千百年之下者固在也君
復爲之倡焉二三子豈無慕西山之遺風而興
起者乎又何難於區區之科第乎是邑風化人
才之盛他日殆有徵於君矣君爲政慈而能斷
儉而有禮廉而不苛治行爲八閩最而斯舉也

有山東之命道過浦城師生請之不已且意不
可虛而君之賢不可以無書也乃爲敘而記之

延綏都察院題名記

延綏在秦時爲上郡歷代以來皆爲邊塞地而
黃河以南則時亦有沒於虜者我
高帝再造區夏驅逐胡元盡復秦漢之故故河南地
皆我中國有時議者不能因河爲塞乃就近地
設榆林庄等十八寨屯兵戍之遺虜以穴正統
初虜遂渡河
朝廷始遣都指揮同知一員監察御史一員議控

制馬。於是展築榆林城。立石爲界。增立屯堡。暨墩臺。以偵虜。其備亦漸以飭矣。旋又去御史不設。以陜西副使代之。正統三年。又去副使不設。以鎭守陜西右副都御史陳公某往來提督之。繼者爲右僉都御史王公某。大臣之行邊者自二公爲始矣。已而更革不常。正統十二年。復擢馬公某爲右僉都御史。繼擢爲右副都御史。以參贊軍務。公先此亦以御史治邊者。公爲都御史。始事制延慶二府軍民事矣。馬公前後凡七年。以老疾去。或復議御史爲代。俄罷不遣。乃

以右僉都御史陸公某莅焉。俄又以大理寺左少卿曹公某更爲之。皆駐綏德以控邊陲。亦未有定設也。天順初。虜入據河套。勢益張。乃就榆林建都察院。命徐公某爲右副都御史。身臨邊制之。改參贊爲巡撫。去綏德而駐節榆城。於內地則詔一歷焉。自是專以都御史爲之矣。兼以武臣有都督之設。鎭守有內臣之設。榆林亦始以鎭名矣。歷成化。未有改者。至余公某。復陋前規。乃建議于

朝。大爲措畫。再拓榆林城。添置公署。相度形勢。東

震慴豈無談韓范二公之姓字誦骨寒膽破之
謠而亦欲屈元昊之膝者乎夫見麟鳳而知其
爲祥見龍虎而知其爲威人未有不屬目焉者
凡毛常趾則人固亦易之矣名之所繫有如是
故官雖尊惟其能職雖同惟其人人有賢否而
名之輕重繫焉可不愼哉是碑所記共二十有
七人其聲績卓然名世者未少也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觀者當自得其爲人取以爲勸戒
焉予未敢以強議也顧予之不敏而亦濫竽此
官是不重可愧哉楡城舊有都察院已敗陋不

可居予視事之二月始爲稍改作以新其觀於
是質之父老考之冊籍因誌其沿革自陳公某
而下其姓名則以勒之碑陰使後此者可續而
書也亦俾世有徵焉

清心堂記

國家以煙爨之用設山廠于易州之西北傍列藩
府而下爲行部以工部侍郎一人主之部有堂
其制高明弘敞朝夕涖焉所以總柴政而操嬴
縮以濟
國用者也先時官此者顏其堂曰清心然未有記

其詳也予得而言之夫心之爲物湛然內瑩止
水不波者固其本體也初何嘗有所謂好慕哉
惟夫物有感感則惑矣物之珍巧瑰奇者感焉
則愈惑矣惑則易動故美惡妍媸之形於外日
至而無窮而愛憎取舍之念亦雜然交戰于中
有不能以自決是何以求此心之靜一哉昔者
子夏聖門高弟也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見夫
子之道則亦又悅以子夏而尚未能脫然於此
況其他乎故君子居斯堂也必以道制欲不以
欲忘道澄渟久而性眞固則亦子夏之所謂戰

勝矣戰勝然後道德之味長而中有以自肥其
所悅者皆嚌嚌於夫子者也故世有可慕者而
不屑焉所謂利欲之埃𡎺皆不郄而自退不屛
而自除不灑掃而燦以潔雖欲濁之其詎得而
撓之蓋榮之以結駟連騎而卓焉弗喧也悅之
以絲竹幻眇之音而鈞天無夢也誘之以綉衣
桂裳靡曼之飾而不能爲陽狀之惑也投之以
黃金之璀璨而何有於擲地而徘徊也眩之以
珠璣犀象瑇瑁錯落之珍而不以飲水而易吾
之介也耳目之好吾皆捐之浩浩然以游於萬

物之外是安能置氷炭於吾膓哉而況於是堂之區區者哉夫如是心欲不淸不可得矣卽斯堂也雖時以財貨爲事然進無訟牒之勞退有書史之樂吾之道逕乎仁義亦未始一日而廢所謂淸者固自若也況兼之以山川之夷曠林木之蔭鬱雲物朝夕之變化與仙禽野鶴之上下翔舞而長鳴又往往與吾心相會皆足以釋滯累而空之故登斯堂亦未有不蕭然自適者然則以淸心名堂夫豈過哉雖然此心虛明之境吾言之而未能至方負昔人之癯者也知德君子其必有獨超於此者乎

凝翠軒記

行部之西爲軒軒之前旁列松栢數株枝葉駢附交錯而成陰其色鬱然可愛客有過者因名曰凝翠軒予惟山原林麓之以多淸雅幽絕之觀此隱居者之所專仕宦欲游之而有未能也是軒固官署而松栢之翠乃獨有此其容如織其廣如帷其覆如蓋雨一過之其淨如洗夜既午明月娟娟映之其色瑩鮮明欲墮玄陰耽耽餘淸入室山林之勝仕宦者値焉有不深以爲

難哉然予每抱翫之其在四時則亦有不同者方夫春和景明靑綠滿目玆軒之翠與凡木等耳固莫之或異也其韓相國之剛方峭直方混迹於衆而未有識其鋒稜者乎夏之時炎火如爐草木皆翕翕以附於熱不因之而變者鮮矣是翠也乃獨能却煩囂祛溽暑憩息於是者亦眞若游蓬圃以屬於冰壺也其管幼安之潔身浮海遠跡卿相特立風塵之表者乎旣秋而冬則萬物漸零落至氷雪凜冽則彼委地矣是翠也益孤秀而聳拔蒼然太古之色欲抑不可挺

然歲寒之操雖摧折之不能變其孟軻氏之以道自重抗禮王公使人望之而非意消沮則張睢陽之徒爲國禦難間關百戰雖瀕死而不懼不懾者乎昔柳子厚記永州新堂其物盡類一州之政寓焉然則是軒也亦猶往其間俯仰今古得於世變多矣亦所謂視其細因知其大者也豈徒據淸幽之境與區區山林者爭一日之快而已哉客曰可以記矣乃刻之石

新修涇陽驛記

國家置驛于天下以通賓客候館相望或四十里

或五十里不能七十里道均而役易遠地近而
力不勞人未有不便者若置驛稍遠則輒苦之
慶都之北為翟城南為金臺二驛相距凡什也
地在畿輔乘傳而至者紛沓填委視外地為劇
而二驛獨最遠以故當其役者日罷於道余嘗
過而怪之二驛之間為涇陽郵亭永樂初嘗置
驛焉自正統已巳之變而驛始廢民病其遠垂
八十年亦前人之闕政也嘉靖改元巡撫都憲
周公某更議驛政以新中驛僻在河間欲裁之
以置涇陽問之父老考之圖誌咸謂斯驛之設

為宜既已得請于
朝矣適周公轉官留都群議猶梗都憲劉公繼至
統理都郡以剔蠹補敗爲己任再申周公前議
上復報可凡一時所損益者皆著之甲令吏無宿姦
法有常守涇陽之役於是始興尚未就緒也會
大司馬容溪金公董師西征息於其亭而慨之
以是役之不可已也諭守土者使終其功劉公
亦大舉公帑之羨下所司營之斥土之隙聚材
之良庭廡靚深堂室弘敞庖湢廐庫咸適準度
凡若干楹不五月而告成還百年之舊節兩路

之勞行旅有歸而遠近便之費不傷財工不妨
農茲役所以為善也保定太守屠君僑請余文
以記夫涇陽一驛也成自今日金公以本兵元
老方事經略乃眷眷措意於此謀大者不遺於
細也周公綜理爲詳而首規以基之圖終者不
眩於始也劉公制節甚嚴而獨於是無吝計遠
者不恤於小也大臣用心之不苟有如此大廢
則修隊則舉政之經也諉而不爲則怠謀而不
諧則撓涇陽之役不謀而同濟於事而利於民
此固一方之幸而三公之規猷建置有關於政

體甚大所爲成功而爲賢者皆不可以無述屠
君以侍御出補大郡政令方新而於是役復繕
治有程亦其善政之一也余故得而併記之

紹興府古小學記

國制社必有學古小學遺法也有司類爲末務率
曠而弗舉間舉焉句讀爲業則亦猶夫故耳屬
者
明天子一新政令特申飭府州縣各立社學以端蒙
養之教繼有
[illegible]氏浮屠之居有設而濫者悉毀之歸于官惟有司

之所處甚盛典也紹興郡守洪君某得廢寺於
城南因欲即其地以改建社學謀于貳守孔君
某通守洪君某節推李君某議以克合乃白
于大巡端君某報曰可乃漸次繕理前作大門
扁曰古小學本其初也內設祠宇肖和靖尹先
生像示表勸也祠之左扁曰禮門右曰義路祠
後爲廳扁曰養正廣可容數百人左右爲廂房
各數十楹以處俊秀之有業次者廳後爲堂扁
曰游藝琴瑟簡編具焉予惟童蒙之學士君子
最初用力之地聖之道路然引之而南則越引

之而北則燕越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示人以
重如此故孟子命世大賢之資有行於三遷之
教而後定矧世之後生小子乎昔三代盛時法
制大備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擇民俊秀而肄
習焉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以嚴其節教之禮樂
教之射御書數以養其中和以正其容體而開
發其聰明與凡事親從兄尊君敬長之節必以
丱舉而反覆告詔之以沃其義理之良[illegible]
蒙養甚至也及既長乃復進之大學以博其所未
至增益其所不能使之日從事於道德顯[illegible]之

以歲月之久而須其成以故教化洽而人材興
焉少稱有造長曰有德家有完行國號多士而
在位者皆羔羊之大夫其起而爲天下之任者
皆大聖大賢爲純德君子本末該而終始具故
其事業亦皆光明俊偉可以揭宇宙而照映方
冊夫孰得而企焉後世此學不講士大夫無修
身之素少而徑情長方自悟長或未悛老始自
艾回視故步有不勝愧恧者亦或樹立在天下
文采表見於一時然考之家庭鄉黨之間則尚
多貶議如寇萊公力扶社稷功非不茂也而少

年或病於失檢曾子固星斗文章其述作炳炳
可誦顧昏以行義則未能無歉焉者亦何以收
圭璋之譽哉此君子養素之爲貴而小學之教
誠不得而缺也明矣紹興爲古會稽郡以文獻
甲東南登高科躋宰輔者相望今昔近日童
丱之俊動以千計可謂盛矣然各教以塾師有
司漠然不之省也洪甫下車即以留意於此慮
其渙無統紀也擇人以總之慮其群爲遊狎也
取古小學之法立條格以示之又慮其狃於淺
陋也朔望則會講五禮以聳環堵之觀時候臨

蒞而誘奬之翼翼濟濟揖讓有容渢渢乎絃誦之聲其於文化也美矣至是復建此學以爲統會之地則作之愈勤習之愈專群子弟有不勃然興起者乎自此而益有修焉豈無三代之人材出於其間乎雖然蒙養固不可無教然必捨其常立異論以惑童子其弊也將率而好怪此歐陽子之有懼於石公操也其尚愼之哉洪君字玉方閩莆田人少有志操昔予督學南閩時得其文復察其人甚器之未幾果擧進士歷郎署爲今官其爲政公平廉潔介直不阿聲績可

最列郡是役也衆官爲費惟恐勞及於民是亦惠政之一端即此他可類推矣乃爲記之

鞏昌崇義書院記

侍御君王子書氏當嘉靖乙未巡按西土未逾年成鞏昌崇義書院余適至關中聞其事嘆曰美哉曠世之典也可以訓矣先是鞏昌僻在隴右鳥鼠盤紆渭河經繞地宏敞而雄壯風氣平而人多秀乃人才間出數十年來士益不振全郡往往之科第侍御君病之每登高慱望曰是非山川之故而惟人之責閱其士曰惜也未有

作之者履其學宮曰或猶臨於此乎謂宜有白鹿嵩陽岳麓之規可也乃縱觀郊遂果獲地于東圍面以南山淸流引之惝然可宮卜兆維吉乃協謀守巡參議劉某僉事紀某命郡守袁某督其役郡西舊有橋壞諸山水不可復取其餘材數千章資贖金役隙民越兩月而事集前門一二楹翼以兩防中爲崇義堂五楹後爲講堂五楹廂房畢具亦各五楹最後甃以淫橋橋後爲尊經閣又兩室各三楹左右各爲號房三連凡六連連凡八楹侍御君乃遴選臨鞏甘肅凡

河西之才而秀者群集凡中禮聘名儒師長之謂伏羲生其地題曰崇義書院子惟曰教化之于人深矣古者教至備化行而俗美賢才濟濟乎其衆矣在外郡者猶其在王國也夫臨鞏古雍州疆域非不可以比勝于豐鎬然而人才之寥落如此何也教化弛而有司因循之過也且其地孰與于蜀昔蜀偏安不文及後文翁爲之教相如爲之師遂爲名地況此乃伏羲孕靈毓秀之所人顧視之若偏陬下邑然豈天之降才爾殊乎夫世之言五經者必首於易言易必首

於伏羲伏羲卷乃萬世文章之祖道統淵源之
所自出也諸生生其地尊其人重其道默而得
之將不有勃然而興起如陳圖南邵康節之獨
究先天之學者乎不然則潛心於群聖人之經
出而取科第爲明時用樹勳績於當時流英聲
於宇內將不有爲山川吐秀改前日之陋而躋
之於豐鎬之盛者乎是則侍御君作興之意將
以收他日聚徒養士之效者也侍御君按河西
風采凛然方日以澄清所部爲事而用其暇以
留意人材如此其有功於風化者甚大顧安其
故不即乎新有所鼓舞於上而不能相感以淬
勵奮發於下則將如之何諸生起而謝曰此則
二三子之咎也請以是爲規

櫟塘劉氏祠堂記

廟有制古也然周漢已來其節太嚴爲士庶者
無以自展其情唐制亦惟大臣得爲之王珪既
以通貴而猶祭其祖於寢用是爲有司所劾宋
時亦惟將相大臣得賜家廟自太師文彦博而
下凡七八家然亦獨爲貴顯請而所賜或非其
人則亦非制之善也夫禮緣人情可以義起以
故祀高祖溫公倡爲之祀先祖伊川倡爲之至
文公爲祠堂之制則爲人子者俱得盡霜露之
情而禮制通于上下矣江西櫟塘之劉鉅族也
世稱清江三劉[illegible]亦其一也劉氏有祠肇於
宋燬于兵

國初復脩之旋復圮壞嘉靖己丑其子孫載建於
本宅之左規模深廣視昔有加鄞庠博士名曰
亶者其裔孫也文而有行一日來慈乃以記請
予按劉世系厥祖肇自長沙定王發唐憲宗時
有曰異者尚安平公主避亂始居廬陵故鄉名

安平歷六世曰旦者從本縣儒林鄉又七世有
曰霍者與清江太傅式爲叔姪行霍再徙於櫟
塘之劉始者霍六世孫有曰邦賢者生五子皆
爲名宦遭時變故獨其次子秀仲之後不失乎
故業秀仲四傳而得樂慶慶生諱貴倫者有克
拓先業之功　一子長諱弘找別號致遠
次諱厚載　各生五子是爲後五房次
爲前五房是十房者相與協規同力共構今祠
爲同堂異室之制設五龕以代室而妥神中位
霍爲始祖左中右中則祔霍以下之餘也祔[illegible]

則樂慶之主傍右則致遠之主凡其後五房子
孫之主祔之傍右則悠遠之主凡其前五房子
孫之主祔之位置不紊如是按禮別子爲祖凡
公子來自外國者亦如別子之爲始祖故霍爲
櫟塘始遷之祖禮也夫族大姓蕃不可無大宗
以統族人禮曰大宗宗收族者也
今制亦許一族之長擬古大宗霍爲櫟塘始基之祖
能不立大宗以奉其祀乎樂慶宜承大宗而樂
慶二子長子致遠繼之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次
子悠遠自爲小宗之禰而其長子爲繼禰之小

宗至其祭也亦隨所宗而爲之主大宗主始祖
霍之祭其後子孫特出樂慶以配者蓋推其功
配祖之義也至其左右餘主之祔亦推旁親祔
食之義各以序而相從此皆禮以義起者也若
夫樂慶主之左右各祔以致遠悠遠乃前後五
房子孫之主亦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之正也
夫有大宗以明統有小宗以別派而左昭右穆
秩秩有倫又如此其已廢已絕而復有與祭焉
者亦祭統所謂心怵而奉之以禮心之所安亦
義之所起也是祠也可謂曲致其情得禮制之

宜者免邑博士君長子甬以詩經中江西辛卯
經魁姪孫奈亦書經中同榜文科接武駸駸貴
顯之堦然則增光是祠其又在是也夫予故爲
記之復系以詞曰
惟劉爲姓源遠流長肇自長沙轉遷櫟塘派同
清江蕃組頡頏中也式微舊業幾墜有作其間
族望復著建此新祠於穆深邃開先者崇有功
者配群昭群穆祔食子內曰惟春秋享祀不忒
笙鼓在序俎豆在室子孫駿奔濟濟漆漆其容
既肅其節亦備於千百年罔敢有替

常山縣學記

學校爲
國家養育賢才之地規制欲其整肅稍敝焉必葺
環抱欲其明秀不得其地則遷以故文翁守蜀
汲汲然興學育才爲務范文正相宅而得勝地
乃用之以爲姑蘇郡縣二公用心有此夫豈徒
然哉衢常山舊有學前逼高峰無蜿蜒盤曲之
秀後臨通衢人馬奔轃多喧嚚囂有學以來科
第寂寥曠世乃一舉諸生病之嘗私相謂曰是
宜遷未之有告也正德間巡鹺侍御胡公與嘗

泜學陋焉亦曰是宜遷已擇地於邑治之西誅
攺築焉會兵變卒亦未果往年八月舊學之儕
人弗戒火焚其廡災及學宮盡爲煨燼郡守安
福趙君某聞而警惕不自寧即日单車赴縣徧
所以新之環視故基病其隘塞乃亦曰是宜遷
周旋顧聆得一區焉諸生曰是即胡公所嘗擬
者趙君喜甚遂定計以遷學事白于今廷守侍
御端公某且曰兹重事也民不可槩斂必得富
而尚義者相與成之又曰錢穀金帛謗之媒也
宜委郡同知以總其役若縣與學宜使各得周知

其數庶事集而謗不興侍御公是之乃騰檄以
促其成於是趙君首捐俸金爲倡民之好義者
亦各出其羸以相補濟得若干緡遂以是年月
日肇工凡殿堂門廡以次就役塗塈有飾丹雘
有輝閱數月乃訖事諸生得以目擊咸躍躍自
奮曰是文風十倍矣予惟
國家設立學校以六經四書陶鎔士類其說一以
濂洛關閩爲宗教有常法士有定業百數十年
來道德同而風俗[illegible]於今[illegible]永樂
間饒州士人嘗有爲詆斥濂洛關閩之說者時

主盟有人重譴之且焚其書天下稱快弘治間
常州士人亦復有爲此妄者時亦主盟有人以
前日之法治之天下復快焉以此邪說屏熄正
論大明近者乃有自恃聰明并挾虛名恣爲高
論以自號於世者詭曰唱道痛斥考亭并排關
洛以及於濂溪雖才俊之士亦或爲其所惑相
率而歸之其師弟子間自相賢聖偃然以孔顏
自處至誦言於人不以爲媿夫孔子大聖亘古
今而一見豈敢易言即顏子之卓爾彼亦何嘗
毫涉其界乃以區區淺僻之見遽欲高自許與

不幾於舉拳石以躋太山誇蝘蜓而擊神龍乎
其不自量亦甚矣必以經傳非一家之書義理
非一人之所能盡儒者各得以其同自致然不有
至當歸一之論乎其中正而無弊真功而可從
者此古今聖賢相傳正法也是豈得私心以求
勝縱小辯以破大道盡毀儒先之見而欲獨伸
其說於天下且假此以逕趨於洙泗乎夫濂洛
關閩之有論著曰吾宗孔氏世之爲異論者亦
曰吾宗孔氏豈果無辯譬之子孫之於宗祖然
濂洛關閩者孔子之世嫡雖狀貌不能盡肖然

血脉則貫通而無疑捨此而爲異端者雖極力描畫自謂得孔氏之真然皆崇韜拜汾陽之墓之類姓氏雖同而氣味卒不相屬此贋也孔氏門牆有不麾而斥之者哉夫所貴於聖賢者豈直以其言恒於其身心焉求之今其所以告詔於人未嘗不以傳心爲言及考其平生則亦不過富貴胸襟詞賦技術是何有於正心誠身之功況功名之際多舞智數甚或不歸功
朝廷而專美本兵此於常武之詩猶有未識而欲妄希聖賢可乎顧獨以虛名相煽寔繁其徒奚

未春闈之式策問嘗一及之正論幾吐氣奚其黨陰相　護之不力反遷就以屈於其說遂使其說轉熾[illegible]道者慨焉屬者幸逢
天子明聖獨覺其非特下詔以正其罪於是公論再明學者視聽始回皆知吾儒之有正學此非世道一快哉昔宋皇慶時道學有禁劉光祖記涪州學特致慨焉謂其以真爲僞謂爲今之所為聖賢皆僞也而世反以爲非其是非同一繆戾使光祖當此時記此學其　言又不知當何如非衡守素有學術向慕甚正聞子言其必有左祖而起以共翼斯道者若其爲政之施乎志澤之旁洽則衡人有口碑滋人且久矣此不及盡書

東泉文集卷之二

奏疏

廣西稿

建宣成書院疏

奏爲崇名儒以弘治化事臣聞先哲者所以爲後
學梯範之資故褒表於前而自將感發於後俎
豆者所以爲軍旅折衝之具故作興於此而自
將銷伏於彼此有禮者常隆於名賢而治必右
乎文教者也臣竊惟桂林一府雖爲嶺右大郡
然地居遐僻俗尚頑獷自入中國以來未有光

達大儒假迹於其地者而朝夕之所從事惟弓
矢甲胄而已其人才之寥落歷漢唐無所見
豈無自哉亦倡之未有其人焉耳下及於宋廣
漢張栻始持節其地東萊呂祖謙又[illegible]弧於
用是桂人始知文學而衣冠文物獨冠嶺右
之父老尚能道之則其所以沾溉一方者不已
多乎故在理宗景定間嘗因經略使朱禩孫之
請已即其地而創爲書院又因其謚而榜曰宣
成桂人尊而祀之久矣但以世遠而跡湮未免
名存而實廢臣愚叨承
上命督學一方惟是先賢名迹實爲風化攸係展敬
無所私切慨之近嘗得其故址已具呈提督兩
廣兼理巡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潘　巡按廣
西監察御史楊　頻　行令桂林府知府戴愚
動支官銀既葺而新之矣然事必出於
朝廷而後表章之美著禮必秩諸祀典而後崇報
之意隆況此二儒者道德文章之偉言論風旨
之懿寔與建寧朱熹相爲上下海內士皆敬慕
之有不待臣言而後知也顧茲爲屐之餘可無
俎豆之奉臣愚伏望

皇上念二儒名德之重慰一方瞻仰之私乞
勅禮部著爲典則
賜與春秋二祭仍
勅翰林院撰給祭文照依鶴山書院事例使有司世
有遵承歲嚴祀事以昭我
國家崇儒重道之盛美於千萬年則士歡於學庠
幾開八桂之文風民習於禮亦且弭四時之兵
革而於
聖明治化未必無所助焉

奏請薛瑄從祀孔廟疏

奏爲追祀名儒以彰治化事臣惟孔子爲萬世道
德之宗主故歷代以來皆祀之學校自天子以
下於春秋皆以時從事致駿奔對越之誠以脩
崇德報功之典其禮獨爲最隆先後侑食於傍
者非當時速肖之賢則後世名德之眞儒也其
選獨爲最嚴顧其間去取之義亦有不容一槩
論者臣嘗竊以區區之愚揆之孔門速肖之賢
皆親炙杏壇之化世守其道輔翼孔子以有立
於天下固無以議爲也然自秦以來則坑焚之
餘六經皆灰燼矣賴漢晉諸儒各以所聞轉相

傳授殘編脫簡漸次收補而後天下始有完經
孔子之教已廢而復興者斯人之力也故以賈
逵之忽細行馬融之躭女樂王弼之宗老莊杜
預之建短喪猶得俎豆於其間雖或庇之未有
削而去者意或以傳經爲功不暇盡責其備此
一義也然經籍雖幸而僅存諸儒師說不一其
於大義未明所謂俗學異學復又從而汩之其
患又有不可勝言者有宋諸儒濂溪之周惇頤
伊洛之程顥程頤關中之張載考亭之朱熹其
他如廣漢之張栻東萊之呂祖謙輩數君子出

爲究極性命之微躬行道德之實其於衆言之
淆亂一析諸聖以定其說然後經書本旨燦然
復明遂使孔子之道已絕而復續者又斯人之力
也故皆並置於從祀之列雖其時諸儒彙興互
有倡和然非深有得於斯道與大有功於經史
如數君子則多抑而未與意亦拔其尤而尊之
此又一義也顧理學大明之後則語言文字有
可略而眞知實踐之爲難故元儒魯齋許衡其
學本以朱子爲師始行之家繼推之人而終持其
說以道其君語默進退要不與朱子合者鮮矣

然懲宋末文盛之弊而深有憂於繁詞復說之
爲害獨不以著述爲功今其遺書具存寂寥數
帙而已衡於此尤所謂善學朱子者也故元人
亦特取之以置於從祀之列所以風勵後學意
固有在于其道不于其言此又一義也
國家文教大興純以經術造士正欲得眞儒而用
之百數十年來人才之以學術風節與事功名
世者亦衆矣然求夫舍口耳以專力於身心輕
世味以沉潛於道德則已故禮部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河東薛瑄其人未有能先之者也蓋瑄

自少時已厭科舉之學即以聖賢自勵其玩道
也有優游厭飫之功其立身也有矜持檢察之
實其教人也非正學復性不以爲言其事
君也非誠意正心不以爲告獨養剛大之氣雖百折
有不能移兼勵廉靜之節雖三公有不能屈其
發爲文字亦多所謂布帛菽粟之文皆性命倫
理之攸繫觀讀書録及河汾集與一時名臣如
大學士李賢彭時所以推隆其人其風旨已可
槩見瑄真一代之真儒也或方以造詣淺之臣
愚以爲瑄之學潛思默識寔於義理有深契焉

其真切之味高明之游與其手舞足蹈之樂瑄
固有難以告人者是未得遽淺之也或又以著
述少之臣以爲瑄之智識才力非不能務纂述
以爲穰穰之富飾藻繪以誇誐誐之工蓋其意
亦許衡之意方有所懲於彼而不屑爲此於衡
毎亟亟焉斷可識矣瑄大槩以衡自立可以並
驅無愧亦所謂善學朱子者也又安得而遽少
之哉夫孔廟之祀非其人固不得而輕預
國家有臣如瑄而復置之是何以表
世代之文明厭天下之公論慰後學之瞻仰哉瑄
之從祀在昔時如國子監丞呂紳亦屢以爲言
未蒙
俞允弘治間以給事中楊廉之請
朝廷始聽建祠平陽府內臣愚以爲瑄乃天下之
士匪直爲一郡之光瑄自宜從享孔廟以次於
諸賢之末以鄉先生例待之恐亦未爲至當也
如蒙伏望
皇上特勑禮部將臣所言會集廷臣詳議可否請自
上裁萬一臣言不謬有可舉行合將薛瑄別
賜封爵使得預於孔廟從祀之列則祀典所加斯

文增氣既足以示學者之趨向又以彰我
昭代之有人士習可敦儒風漸古而於治化之助
真不淺矣

貴州稿

土官楊友議

議得結黨搆亂固王者之所必征釋怨解讐亦
聖人之所不拒各官勘報事情除楊友燒毀楊
斌州治殺死楊才人頭楊弘頭割已地依俗陪
補及楊友楊斌等所奏殺傷人命各有抵對楊
友所還張銳等重安等司名寨土張銳馮經等

所還楊友崖門等處各寨土畫有定界并執留
重安容山二司印信給付該司各已明白已難
再議云云郡天保川金良宣慰楊斌吏目陳瓊
等捏詞妄奏勘係不實者應合究治外所據要
復楊弘衙門官職印信一節為照已死逆臣揚
友本以有罪之人犯覊管一方却乃擅離配所敢
自稱兵恣為不道人受其毒雖云天速其亡彼
固死有餘戮其子楊弘初若預父之謀後復蹈
父之惡
朝廷以天兵臨之當使立滅亡其安能挾區區苗

人為梗乎但楊友當首禍之日楊弘寔童稚之
年其於姦謀宜未能與及楊友已死楊弘年漸
長成乃能稍知禮法依俗受罰束身謝罪既已
歸地還印亦曾遣兵効勞善皆改父之惡用以
自表於
朝廷冀見哀而已況楊弘寄跡凱離雖為各寨諸
夷所挾亦頗不失撫馭之方且與楊斌張鋭等
官面講和好蓋亦各求自守之計推之人情有
足矜者及照凱離處所人雜諸夷勢聯四省若
得一官統之則各苗固無頑梗之擾而

朝廷寔亦得控制之宜開設衙門置立官吏亦固
其所但楊弘之善猶未足盡蓋楊友之惡而
國家大法亦有難於一切輕徇者合無斟酌事宜
將楊弘革去先年所授伊父楊友宣撫舊銜查
照各處土官長官司等衙門事例量為減降別
立名稱授一職降給印信仍聽凱離處所開設
衙門照舊隸播州宣撫司管轄使之統御前項
苗夷不辦有司之糧差上進
朝廷之箋表并兩省鎮巡等衙門遇有警急隨
宜調遣應期趨令夷衆有頑梗者務嚴約束以

靖地方其母田氏柳氏并家口人等俱給發完
聚使少遂其私則楊弘當感
德萬倍愈圖自新固未敢有一毫之少縱也如楊
弘不上體
國恩仍懷變詐敢肆要求或縱苗為惡及他有違
越聽川貴兩省鎮巡等衙門上請於
朝合兵進討必盡其黨與以大彰殺伐更不復於
寬貸如此則
朝廷於楊友父子既有以示譴責之義亦不失弘
納之仁功罪之間似各有處再照宣慰楊斌長

下張銳馮經等俱合各依今劾不契固守分地
撫輯民夷固不得專爲苛刻致生釁端及再行
混占紛訴以致重煩
天聽合取削罰其白泥烏江印記亦合通行各官勘
報事理查明轉給及另行鑄發施行但欲復衙
門官職印信一節緣事干刑罰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專以地方雖在貴州管轄實係
川省且事干邊夷計在屆期緣奉批仰委官勘
處回報事理未敢專擅擬合通行呈詳爲此除
將各委官呈到原取宣慰司土舍楊弘并各
土目人等供詞結狀附卷外今將前項緣由理
合具呈伏乞
裁處施行

山東稿

招撫流民議

議得重斂最足以困民冗官最足以誤國故設
官而無損於民有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
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存之不可也查得
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
員天順二等年亟添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
五年九月以後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
五月以後奉
欽依存留三員近復添至十五員則前所未有也夫
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
收糧收鈔管閘按察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
於勢既不可缺其勢固已不少至於該倉既設
有監督太監一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監守內外
兼臨足以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
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
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於前此則可省而未省者

夫官多則承稟亦多有非一人之所能專其勢
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事體其宜省一也官
多則供億滋繁有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十
數州縣之力而猶缺於應用其宜省二也居處
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而守巡等官每無
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每相望
於途而驛遞等衙門日不暇於應給其宜省四
也斗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銀八九十兩或
一百餘兩往往蕩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戶
疲索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六七十兩或八九

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猶可慮
者臨清本天下之要區北拱京師南通江淮西
亘韓魏宜使其民日益富庶商賈日益輳集苟
也今時非特居民愁困十迯五六而富商大賈
若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求資遷之所日見
其稀落矣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恣
則保障未固此其所宜省七也且
朝廷之設藩臬州府本以爲民民之利病不能救
之亦當言之職等竊祿茲土目擊斯民之愁困
而流離者一不能救又不能言是負吾

國也是負吾民也又安以設官爲哉况山東迯年
災盜凋瘵所在臨清之民困已甚矣不得已而
旁借數十州縣以助其數十州縣者亦非有餘
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又將復求
於他州縣皆狼狽不支無可爲謀者矣其困果
何所止乎夫民之困也正使撫之猶恐其不及
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爲盜不可得也爲盜不
已欲其不相挻而爲亂亦不可得也是豈不深
可念哉此職等所以日夜憂嘆而不能自已者
也如蒙乞爲轉聞於

朝憫小民之艱難思冗員之可去查照先年裁革
故事將見在監督等官擇其老成謹厚者量留
一二員或三四員聽於本倉管事餘者取回別
用如此庶既不失
朝廷設官之舊亦可少紓斯民之困寔亦地方之
幸今將會議過緣由理合具呈伏乞具奏施行
等因具呈到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徐　議照山東一省災盜
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老稚流移
動至千百近日以來礦賊既竊發於淄青等地

方衮馬之徒復馳騖於濱蒲等處所臣等濫受
地方之責實懷不職之憂雖節經督同布按二
司官員日夜籌畫借公帑以助轉輸而國賦猶
未能盡如期也而
恩詔以事招徠而流民猶未見盡復業也遣官發卒
多方撫捕礦賊雖已暫定響馬強賊雖間有擒
斬而未能必保其後來也臣等以爲地方計者
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則
去冗官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何以言之困
止於一邑一州者可言也弊在於一日一時者

可言也臨清廣積舊設有監督內臣未至甚多
其費未至甚廣臨清之民亦已病矣而當時已
有建議於
朝欲併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過二
倉乃增至十五員之多而羣聚於一州之內前
日一州之困今且遍遺於一省前日數百之費
今已倍增於數千而其他征求需索之弊有不
可以盡述其於可減可省誠有如各官所議者
況聽差銀兩本以已盡一門而取亦秖爲料價
而設今各官建議欲行借臣等雖暫徇其情寔

亦一時補偏之術即非後來可繼之道前項監
督官若不及今裁省將來供給愈重欲取之於
民而民無可取借之於官而官無可借欲更無
已之斂寔恐別生不測之變且撫民之方不必
求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以御民之術不必求
以威之苟有以來之足矣伏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地方之至計大發
乾斷特
勅廷臣會議將見在該倉監督內臣擇其重厚老成
者合無查照先年建置舊例量存留一二員復

仍照正德六年
聖斷僅留三員與本部委官協同管事餘悉取回京
師別用則奸弊既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民亦
可以漸蘇矣

鄉飲酒議

議得厚民風莫先於敦齒德正士俗莫大於辯
儀文此古今之通義也我
國家稽古定制設鄉飲酒禮擇其老而賢者賓請
于學歲有常期爲之主者分筵以示敬登俎以
接歡其於禮隆矣及律儀載於

大明官制內者備開鄉飲主府知府州縣知州知縣
如無正官以佐貳官代位于東南大賓以致仕
爲之位于東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
于西北介以次長位于西南三賓以之次者之
位于賓主介僎之後司正以教職爲之主揚觶
以罰之正名以定位列等而序賢其於儀文亦
已辨矣又考禮記鄉飲篇有曰天地嚴凝之氣
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
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
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
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
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
東北以輔主人也今知府高嶼所議鄉飲賓主
介僎坐位與官制所載同該府舊行鄉飲賓主
介僎坐位與禮記所載同禮記出於先儒官制
定於我
朝夫三王不同禮勢有所異也五帝不同樂義有
所殊也禮記雖有前說我
太祖高皇帝以

上聖之資居
制作之位斟酌古典特為更置是固有深意存焉
此萬世臣子所當遵守豈得據古典為可遵忽
時制而不守為禮本同行之各異是豈王者大
一統之義而亦何以占同文同軌之盛哉有此
舛訛理應禁革今無准行濟南等六府轉行所
屬州縣凡遇鄉飲悉遵
大明官制內律儀圖行之毋牽於古以犯背上之戒
毋狃於俗以失守政之宜如此庶幾大禮以正
而風化還淳矣

預處備賑議
議得山東本股肱重地最為切近
京師而連年荐麥無收災及重於他省顧令人情
殊切憂懼謹以古典之有據與時宜之可行者
列為十事之目少罄一得之愚如蒙採擇可否
或徑付所司責以必行或急請于
朝以俟
成命庶於小民少有裨益而地方亦可安矣
計開
一清獄囚以伸寃抑照得各府州縣衛所

監獄囚犯或因上司拘提或是本衙門
剖斷其間多有泛濫拘繫或被告妄然
無事而原告受累者或正犯在外逸遊
而男隣被禁者或重囚乃得自便而輕
囚不釋者經年累月妨廢生理及聽憑
吏卒人等多方凌虐致有誤死牢獄者
言及於此殊可憐念具蒙撫按衙門怒
歷處所盡心清理及案行各司府等衙
門將見監囚犯次第釋放誠足以召和
致祥矣但人命強盜尤為重獄一夫之

寃足動天地訪得各處強盜等囚其情
真罪當者固宜按法論罪速正典刑以
伸幽憤不必更為矜憐間有形跡偶似
本非真贓或拘於問官之偏見或出於
吏胥之舞文或本於里隣之曲証或成
於讐家之陰中強盜無賍杖之實人命
在彼此之間牽連羅織情可矜疑者合
從各府掌印官及守巡等道各以此為
第一等事用心訪察務在應得其實仍
各密切開具事情本末徑自具報撫按

衙門以俟理
奏如此則訟獄已平而天道亦將自順矣
一減買馬以蘇民困照得山東地方地瘠
山多素非產馬之處自正德六年以來
節被流賊為害將官民種兒騾馬刼奪
太半至今陪買不敷又有歲辦備用馬
疋累民買解亦復追徵未及二三年來
又累蒙差官齎銀收買馬疋數多殆
無虛歲聞之民間實皆苦之如正德
十一年主事東魯齎銀五萬兩買馬

三千三百三十三疋小民所補纔及一
半正德十二年寺丞張鏊齎銀一萬五
千兩買馬一千四疋本司訪有前因蒙呈
撫衙按門准於各府貯庫節年站銭
銀兩動支每馬一疋加添銀十兩共加
添銀一萬兩僅得完解然於公帑之費
亦不少矣今正德十三年又該寺丞謝
瑞張鏊共齎銀九千九百九十兩買馬
六百六十六疋該本司亦復照例議
呈撫按衙門准於各該庫貯先年幇

補買馬扣除餘銀及無碍贓罰銀內動
支每馬一疋加銀六兩共加銀三千九
百九十六兩亦冀少紓民力然所議幇
數不能復如舊者只今公帑漸虛無可
為處故也及查得每年分發下馬價供
止萬兩上下一年一次已覺為難今查
各寺丞案內尚有未發銀兩約數萬計
題蒙　兵部奏
准陸續分領前來各該地方不必拘定限
期但恐取辦於一二年間或止於三

五穴內則其勢爲愈難其事爲實切於力有不可支矣何也山東所屬不過六府濟青登萊皆以災告而青登萊三府被災尤甚其所謂民皆自救不暇者也安能出其　以助官乎重爲買馬

國家所急濟南府已不得已而分派青州府亦不得已而量派登萊二府已不能派旬日以來其濟青二府所派州縣備述民艱紛爲伸訴而求免於派者至再且四而猶未已也拒之則情哀從

之則事廢事勢如此其不得加之念乎及照東兖二府雖云頗收然兖州如單縣城武等縣亦不可派其餘州縣亦已盡力而派固不能復有所加所餘者獨東昌一府耳然然高唐聊城茌平博平清平恩縣六州縣近亦各以災告顧沿河供給之煩挽運之苦疏濬之勞東昌當其八九初亦未見其裕也即使盡力而派其後能幾何哉夫當此災荒廣大之時設若徵解果急非

惟馬匹有限搜且公私已竭其將何以爲應哉憂及於此寔是無策合無將前項未到馬價銀兩上請於

朝或俟豐收發下責以三五年之限以漸收買或改別省豐收地方代買以蘇山東小民十分之困如此庶幾民生稍安而地方亦可以無事矣

一借官粟以救窮困照得山東所屬六府共一百四十州縣濟南府濱州臨邑等二十六州縣兖州府平陰縣東昌府高

唐丘縣等十州縣青州府莒州臨淄等一十四州縣萊州府平度州高密二州縣登州府蓬萊黃縣二縣六府共五十四州縣俱各告災已可憐念但青登萊三府比之濟兖等府事體不同其於災傷亦更重大姑以去歲言之爲因三府告饑屢奉　部劄及撫按明文發銀不下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發粟不下二萬餘石民饑餓而死者猶枕籍於道流離而散者尚未能使之盡還集也乃今

後以旱告夏麥無收秋禾未佈其事尤可慮者三礦徒海寇時切憂防一也倉廩盡發官無遺畜二也舟楫不通米粟難集三也所賴者發司帑以助之查得本司庫藏原積銀錢大畧銀不過拾肆萬餘兩近蒙　戶部行取官銀五萬兩已行解京其餘見存銀兩多係漕河備用夫價及缺官空月柴薪馬夫及各衛所軍器料價并預處馬匹以備急用事例等項銀兩之數固不敢輕易動支及

查贓罰香錢原數雖有一千五百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四文該本司節爲救夫軍裝草料俸月等糧買馬脩城孤老衣糧賑濟饑民公用等項節經呈准撫按衙門已支訖七百一十九萬六千六百文見在止有七百八十三萬二千八十四文又查得本省每年災免存留涇府等府祿米應補未補之數計該銀二萬一千二百九十餘兩沿海靈山等衛軍糧應補未補之數計該銀十萬八千四百餘兩大畧共用銀三十萬餘兩其餘師生俸廩孤老月糧京邊告助各地方軍器馬匹等項應買應置待此以應者未可盡計也然則雖有一二餘溢之數亦安暇於他及哉今欲再行發賑固宜首及於青登萊三府濟東等府濱蒲等州縣亦未得而遽遺也其將何以濟五十五州縣之饑民哉又查得弘治五年本省災傷該巡撫都御史王　奏爲預備賑濟事　准將濟南等六府所

屬州縣該徵本年戶口食鹽不經轉解并存留司府見徵未完之數俱留本處備賑及將臨清鈔關收受該年船料除春夏二季解納外其秋冬二季已未收正餘鈔貫俱准每鈔一貫折米一升裝運缺糧州縣備賑弘治八年亦因地方災傷該　戶部尚書呂　等題爲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准將本省起運京糧減起八千九十八石以俟豐年仍復舊數及又節查景泰天順成化弘治

年間屢因本省災傷俱蒙
朝廷軫念特發內帑銀兩遣官撫賑當時
小民稱便地方獲安即今災傷廣闊非
惟夏麥無收抑恐秋成難望民心憂懼
惟思迯竄是安得不急爲區處哉及又
看得青登萊三府發銀不如發粟之便
其鈔關轉易之粟亦不如臨清該倉收
貯見粟之便合無比照前項各年事例
奏請於
朝將正德十年起至正德十三年止本省

戶口食鹽除轉解京庫上納外其各年
存留各府庫貯并大戶已收未觧之數
及今正德十三年見徵京府二庫鹽鈔
共六百七十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錠
八貫七百文共該折錢三千三百六十
三萬三千七百二十八文七分與臨清
倉見貯粟米准關領三萬五千石行令
沿途官司設法搬運先儘一萬石青州
府五千石萊州府五千石登州府濟東
等府共一萬五千石酌量交卸寄囤與

鹽鈔銅錢租 備以俟發賑兼備緩急
平安人心仍乞量將本年起運京邊糧
草如芝蔴等項特爲減派數分以暫紓
民力候豐稔之年照舊分派如此則小
民獲濟而邦本亦可以固矣
一申事例以廣儲蓄照得蓄積一事最爲
緊急
國家著有明例至於揭此以爲勸懲之典
其於生民大計可知也但有司官員賢
否不齊或徒託名目輙自封殖而好爲

議論之人亦往往因之以併誣賢者遂
使有志之士亦復顧忌至一切斂手而
不敢爲而於預備之計益踈矣合無仍
行各府州縣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及各
州知州州同州判各縣知縣及縣丞主
簿見署掌印信者查照先年事例凡遇
一應問理刑名徒罪以上照例申詳若
不係重大事情並聽量情發落從宜區
處責令納穀納荳發各該府州縣預備
倉備賑每歲終各將區處過穀荳數目

中呈守巡道及本司類查轉送撫按衙
門查考以俟獎掄其有假公濟私該道
官訪察的實仍嚴坐以罪不相輕貸如
此則儲蓄廣而倉廩亦得以實矣
一減舊格以便官民查得先年告俟都布
按三司知印承差吏典及府州縣衛所
大小衙門吏典事例俱是納銀納粟今
皆停止緣前例定擬銀粟過多又兼山
東連年不收以此告俟前缺者都布按
三司兩年以來不上三四人各州縣缺

吏書辦畢累申討只得將隔別州縣略
有二三數名餘剩者盡行改撥其間畏
遠愁貧亦復不能供役往往負罪而逃
以致有一縣止吏一名多或五六名一
州止吏三四名多或七八名者法不能
拘情則可念緣今青萊登三府軍民告
充蓄積已空若不多方以處誠恐變生
不測合無上請于
朝將先年措置銀兩接濟工程事例原少
銀若干量照本省弘治十六年奏

准事例照擬減半行令本省召人上納每
銀一兩納穀四石分撥三府從便收貯以
俟發賑如此庶吏承無缺而公務亦得以
克矣
一准舉首以清奸弊查得山東地方有等奸
詐之徒將自己徵糧地土希圖輕省賦稅
及減免徭役買串里書多方詭計或在逃
亡拋荒數內混徵或掛下則貧民名下頂
替甚或冒作無徵洒派代納者及又有等
各年各項糧草馬匹站銀柴薪京班胖襖

柴夫料價等項大戶將錢收攬在手買
串吏書假以花戶拖欠等項名色爲由
肆意興販任情費用及雖已領批文多
不赴官府投納該管官司或因受囑曲
爲坐視或畏刁潑佯若不知以致小民
有賠辦之苦官司無輸將之用似此奸
弊未易悉舉除見發在官各依律例究
治外但法貴自新人可理悟合無通行
各府州縣出給告示曉諭自文書到日
爲始但有前項飛詭兜攬奸弊俱限一

月以兼各赴本管官司或守巡該道一一
一明白舉首改正田地止於本等辦納
錢糧止於本等還官吏不追究別罪若
有執迷如故限外不行舉首或被人告
發或上司查出各犯依律從重問擬官
吏連坐如此則錢糧易清而告訐亦寧
以少息矣
一公勸借以助不給訪得各府州縣各境
内衛所軍民之家其貧者固常八九而
富者豈無一二況勸分出粟古荒政固

亦有之但行之非人則反開騙局亦甚
爲弊除無災州縣外其見災地方合無
行守巡道選委府佐官員各請所屬州
縣督同掌印官查訪十分富實積穀
尚義之家及寺觀僧道素有美業者各
以禮勸借或稻或粟或黍或荳少則三
十石多或五六十石明開數目估定價
值行令赴該州縣倉上納給與印信下
帖執照待正德十四年頂廟收過本錢
内從該府差官赴領各照數給還衛所

有殷實者該衛掌印官一體照例舉行
俱限於十月終各將勸借過人戶并雜
糧數目造冊送撫按衙門并本司備照
如有聽憑下人顛倒貧富別生事端致
成擾害者其作弊人犯仍從守巡道訪
拿究治承委等官各以不職議罰如此
則勸借有方而民亦樂於聽從矣
一分府佐以協治理查得各州縣民窮財
盡衆心易搖若非廉能守令誠亦不易
支持除各州縣正官有缺處另行詢訪

別州縣操守有爲佐貳員呈請署管外但
處常易而消變難豐稔之年一人獨涖
之而亦有餘荒歉之歲雖衆力濟之
而猶未足此亦其勢然也除東兗二府
外其濟南并青萊登三府被災州縣合
無仍行守巡道將本府同知通判推官
等官量其才力分領地方行令往來巡
屬各不妨本等公務督同該州縣各掌
印官用心撫恤節省一切財用停止不
急工役苟可利衆多方區畫務任下民

得所不致流離事定之日各稽功叙具
呈撫按衙門以行賞罰如此則智謀並
運而生民亦可以稍安矣
一處重差以節民力查得差徭俱有輕重
而一年一替則民力易辦此天下之通
情也本省如臨清倉斗級最號重差往
年每斗級一名該差銀一十二兩應役
之費已稱爲難近則費至百餘兩役及
三四年兖東二府所屬過編此差者往
往至於破産而後已亦可憐念卷查正

德八年間蒙巡撫都御史趙　案驗爲
申明處置斗級受累事已經查照戶部
題奉
欽依事理通行各倉將見年斗級逐名審實
正身存留在倉供役不許包攬一年滿
日赎放其歷年役滿斗級盡數放回聽
當別差仍令將該年錢糧盤與經收官
攢守支過有巡風苫蓋墊斛收籌等項
差使俱聽見役斗級內撥用等因已經
會同巡按御史王　案行三司轉行該

道守巡督同該府州各掌印官將
臨廣二倉斗級一年一更不許指
以守支拘留布政司備行管糧內
外衙門知會查照相與共拯民艱
祗承
德意施行外奈何日久弊生非徒無
益而害又倍之即今斗級見役既
當一年守支又當三年見役既編
五十餘名舊役又留百十餘名不
幸而應此差未有不至於蕩析者

民間愁怨莫大於此況今地方災
傷廣大正宜重加撫恤之時合無
查照前案內事理仍行守巡道將
臨清倉斗級再行區處今後務要
一年一替不許指以守支爲名過
爲拘留其拜見分例等項並加革
削如此則民不告累而地方亦可
以少安矣
一處流移以靖地方照得盜賊生發
起於貪窮勢之所必至者即今省

屬靑萊登三府并濱州蒲臺霑化
利津等處與北直隸地方連年水
旱相仍糧差重大兼以有司撫恤
失宜以致小民無聊難以安業老
幼盈途而乞食於他方大小載道
而求生於他郡至相屬數十里而
猶不絕及其棲止之所或投於祠
廟之內或伏於道路之旁饑餓切
身而羸體瘠骨或僵而仆或倚而

立或斃而委於溝壑夫棄其妻者
有之子捐其父者有之流離轉徙
其苦萬狀言之者寒心見之者失
色民之失所莫此爲甚若不亟有
以處之誠恐嘯聚爲非而奸雄之
人亦或伺變竊發此非地方之利
也合無通行所屬有司如有前項
流移到彼勿爲爾汝之分各分遣
素有智識義官等官務在從宜安

插令佐使之傭工田畝從事技藝
凡可以營食度日者各聽其便不
許逼逐致惹事變如民間富家鉅
族有能施粥等項與舉義事該州
縣即具名申報上司以俟奬勸但
各該兵備守備等衙門仍須多方
譏察着意防閑及擬揚威武預絕
奸萌勿使輕有扇惑致貽地方大
患待候豐收之日從各該有司審

取鄕貫量給粟糧着還故土各守
舊業如此庶使流移得所而地方
亦可以無事矣

延綏稿

褒表韓范祠疏

題爲褒表名臣以勵風化事臣惟自古人臣有功
一方者率皆有廟祀以致去後之思或出於父
老之自爲或出於有司之公舉蓋亦以義而興
名教之不可無者然其間宜亦有特重其事必
假

朝命爲之而後於義爲適也臣謹按延安府志載
有所謂韓范祠者韓爲宋宰相韓琦范爲宋參
知政事范仲淹也當仁宗時元昊搆難於西仁
宗至爲之旰食因愼選西帥以韓范二人禦之
韓琦駐延州奏增土兵以代戍兵久之甲械精
堅諸城有備立鄜延渭三軍視虜所不備互出
持之謀取横山以撓其國夏人始大懼不敢近
塞范仲淹知延州墾營田復廢寨屬羌歸業者
相踵不絶又分州兵爲六將日夕訓練之夏人
至相戒謂其胸中有數萬甲兵不復敢以延州

爲意二人者並奮其忠義智略期覆元昊以故
當時有一韓一范之稱骨寒膽破之謠出而元
昊漸以屈服矣西事迄於寧靖者二人力也初
延人感仲淹之惠已爲立祠於州奉祀有年至
國朝弘治間守土者謂韓范皆有功於延其名德
亦本相埒未易軒輊理難偏祀已於該府東城
外別立韓范祠一體致祭訖臣切思之人臣之
人品功業其賢否大小不可得而皆同故世主
之所以報之者亦嘗因其人而致隆焉有不得
而槩處者此古今之通義也昔唐時魏徵子孫

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用
私財贖出之時白居易草詔卽上奏以爲事關
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唐憲宗特
允其請詔以官錢贖還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
蓋徵之諫諍本爲三代遺直故當時君相待之
如此此所謂因人而致隆者也臣以韓范二人
論之在宋慶曆中已皆號爲天下之選卽槩之
於有宋一代之人亦皆所謂第一流人物也
其功業之在
朝廷名節之在天下後世皆耀人耳目炳炳可傳

固不俟臣之贅卽以其安邊一事言之其規爲
措畫亦卓然有不可企及者其爲民禦災以勞
定國俎豆於此固無不宜臣獨以人品功業如
二人者其祀典宜出於
朝廷庶幾可以激勸於天下此亦所謂因人而致
隆者也較之魏徵故第事雖不同而義頗相類
是豈區區父老與一二有司者所得而專其美
哉如蒙伏望
皇上特勅禮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誣乞行該府將所
建韓范祠再爲規度稍宏其規仍乞

賜與祠額幷定與祭品給與祭文
勑令該府掌印官於春秋以時享獻務在如儀求爲
遵守如此則二人者有非常之功我
國家亦有非常之報祀典以彰而人心知勸矣

乞奬勵忠節疏

題爲奬孤忠以勵臣節事臣惟人君之道莫大於納
諫人臣之道莫難於進諫然諫之難固也而其
尤難者則獨處
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其勢爲尤難何者
跡孤者多危勢重者易折故也臣不暇遠舉姑

以
先朝言事官言之自
武宗皇帝臨御之始已有八黨以蔽於左右其手握
國柄勢傾天下寔逆臣劉瑾爲之魁也瑾自尚
書韓文等伏
闕進諫之後斥逐諸老兇焰益熾一時群臣莫不
慄慄自危甘心避禍之不暇敢有少嬰其鋒者
乎于時給事中劉茝獨昌言之茝之後寂寂無
聞繼後大理寺評事羅僑獨又昌言之茝與僑
可謂獨奮其孤忠者也瑾敗繼之以逆臣錢寧

其狡猾殆甚於瑾而陰操賞罰予奪之柄以擅
搖天下固亦不減於瑾也于時亦鮮有身當其
毒者布政使方良永獨昌言之給事中張原獨
昌言之良永與原可謂獨奮其孤忠也此皆所
謂獨處
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也數臣者亦幸而
未就誅戮劉茝以註誤被黜方良永以乞休放
閒其羅僑張原皆緣是遂坐廢謫者數年今逢
聖明更化褒奬忠直凡
先朝以言事受禍生者復官賜祿死者贈官錫祭如

貲輩張文明輩又皆施之以
殊恩甚 盛典也至於前數臣者其忠烈特爲表表
其褒奬亦宜出常格今方良永以布政使陞都
御史猶可言也至於劉茝羅僑張原皆止復原
官劉茝今再爲長沙府知府羅僑今擢爲台州
府知府張原今再爲給事中其所得者皆常調
也正使各官無前日之忠其官亦應得此夫忠
節獨著於天下而甄拔猶混於衆人臣以爲
國家褒奬之道未盡風勵之術未周也如蒙乞
勑該部再行查議將劉茝張原羅僑俱照依郎中黃

擧等事例推之才必用示風勵是古人所謂大
愛一官以增直言之氣者也仍乞
勑該部再行查訪其間有忠直如前數臣一時
恩典尚缺者通行一體具名奏
請以俟
上裁如此庶公道大昭於一時而人心知勸於後臣
洽化之助當不少矣

糾劾將官䟽

題為糾劾貪暴將官以安邊方事臣惟邊陲之地
以選擇將帥為重而將帥之任以撫綏士卒為

先蓋士卒者驅之應敵將責以死力者也必為
之將帥者著恩愛於平居之時而後為之士卒
者盡死力於有事之日故孫武子之言曰視卒
如嬰兒故可與之深谿此深達兵家之要者也
臣嘗考之史籍昔李牧在邊以市租為士卒費
日擊數牛饗士士願一戰其後卒成大功狄青
為將與士卒同饑寒勞苦故其出亦數有功之
二人者世稱名將皆以得士而成功如此然則
士卒不附豈可以言戰將帥非人亦安敢望士
卒之附哉臣本非才濫受巡撫之寄叨居耳目

之司首到鎮以來臣於將官之賢否亦已熟察
之矣其間有奸惡素著者去之不可不亟者臣請
先為
陛下言之臣謹按分守延綏東路地方右參將署都
指揮僉事李永定始自百戶遂竊今官往時因
人成事蓋亦嘗著緣梁之勞不必真謂驍勇而
今之剝軍害民則實負丘山之罪有不勝其貪
忍者臣節據軍人李方民人賀明客商龐濟學
及百戶項續指揮同知文璽都指揮同知劉坤
等知縣謝汝淑等各將本官不法事情開訴到

臣計其剋剋包攬等項得贓銀不下二萬餘兩
其修造倩賣等項役軍旗不下千餘名私設總
閘等官以羅網客商而行旅為之斷絕假託起
邊事例以驅脅邊塞而百姓為之哀號獲功軍
士賞之猶懼其不前也本官則每遇首級一顆
必勒銀三十兩至有賣家產以償其欲者必若
此何以作戰士之氣赴班官軍恤之猶恐其失
所也本官則每遇班次一身必索銀三百兩至
有鬻衣甲以遂其求者必若此何以解窮軍之
愁其欺誑上下也以進

貢爲名則遣家人李大經盜達馬疋八十餘匹而每多自私其濫受詞訟以人命爲名則逼取民人李谿則等銀物至二千餘兩而猶有未愜其他如出境釣豹軍人因而被執乃輒用軍器以遺虜人迎陣殺賊軍士幸而得功乃從奪首級以私子婿其又甚者淫伊姪李幹之婦致有冤死之人而醜聲爲之外聞姦餘丁小戴兒之妻蕩無禮義之防而穢行爲之大著百戶李英等其腹心也一遇勾攝則敢於打奪而留以爲便豈知

國法之當遵生員薛添祿等其讎家也一面訴告則曲爲禁錮而置人相守安望幽情之可達類此尚多未易悉數此李永定之奸惡人人得而言之亦人人得而怨之者也以若所爲而欲倚之以收李牧狄青之功豈不難哉臣除將軍人李方等百戶項鸞指揮同知文璽都指揮同知劉坤知縣張汝淑等所開事情劄行僉事王進賢張宏會勘候問明之日另奏外但臣復訪得本官先爲小河參將時以冠知軍士過刻之故軍人李興祖等百十戍群開張旗號以赴訴於省城永定俄而得調不經按究其在寧夏爲遊擊時亦敢打守備都指揮吳吉爲本官訐奏提人抗拒不發其科歛銀兩數亦不少永定復俄而得調亦未按究永定以此敢於怙奸浸淫至今其惡遂甚是豈獨一日之漸亦豈獨一方之害哉況今所犯訪之多真若不亟去此官恐其兇焰轉熾爲害日深非但重軍門之困亦將貽邊方之憂況事內緊關人犯多爲本官破調不肯起解其已到人犯又畏本官兇虐望之不肯吐詞未免遷延召釁淚爲未便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上請先將參將李永定革去管事令其同衛聽候參奏定奪另選謀勇相應官員前來充任前職庶使貪官知警軍士獲安而邊方亦有所賴矣

舉劾官屬賢否疏

題爲公舉刺以明淑慝事臣惟政事之興廢係庶官之賢否官得其人則事皆修舉而民受其福官非其人則事皆墮弛而民罹其殃故必有激揚之道而後可以責吏治之修臣濫叨巡撫之責謬膺耳目之司本鎮三路官員臣皆熟察之

參臣不敢不悉其賢否以爲
陛下告臣訪得先任分巡延綏西路督理糧儲兼理
邊備後丁憂陝西按察司僉事周文熙持身廉
介蒞政公勤鋤奸惡而綽有能聲理兵糧而亦
多成績本官雖已去任邊民尚多頌聲接管分
巡本司僉事張宏天性峭直而不阿臨事明敏
而有斷潔白杜請謁之私勤勞盡夙夜之力糧
草空乏既歷艱虞而濟事屢寇充斥亦嘗助
力以成功聲績懋著資望素積延綏中東二路
督理糧儲兼理邊備本司僉事姚文清以英妙

之資抱宏碩之器爲風裁峻拔使宿弊爲之頓清
剖斷若流在積獄亦無不理假以歲月俞當日
新以上三人皆愚臣中之賢能可録者也其他
若延安府管糧同知閻禮才識老成篤修行誼
任滿一考卓有可稱此則有司之良也臣又訪
得先任延綏中東二路督理糧儲兼理邊備本
司僉事今陞苑馬寺少卿王　爲人苟且宅
心貪汙過出納多可宿之奸涉權勢無能決之
獄商賈非所私不領蓋自納賄之誚甚或縱商
婦之出入而不以爲忌旗帳歷州縣皆受蓋惟
知得利爲美甚或容倉庫之贈送而一無所媿
惟支吾以度日邊備爲之楞然風紀大壞清議
難容此愚臣中之貪汙當革者也其他若慶陽
府管糧通判蘇佩性稟柔懦事事浮沉官居數
年茫無可託此則有司之最不肖者也如蒙乞
勑該部再加訪察如臣言不妄合無將周文熙張宏
姚文清等量其年勞以次推擢王　等照例
急爲罷黜如此庶幾賢否知所勸懲而吏治可
興矣

延綏捷音疏

題爲捷音事內閣會同太監張　總兵官武　曾照虜
酋率領部落住牧河套勢甚猖獗自春及秋侵
掠不常或分遣以犯各路或糾合以寇一方茲
者各該將士果能奮勇對敵戮力成功遊擊彭
樅部下斬獲首級四十三顆陣亡一名中傷官
軍三百七十九員名及奪獲達馬夷器參將周
倫部下斬獲首級二十一顆陣亡一名中傷官
軍八十七員名及奪獲達馬夷器總兵官武
官軍斬獲首級一十九顆中傷官軍一百八十
八員名及奪獲達馬夷器被擄男婦驢騾牛羊

各項數目切惟本鎮三數千之兵分禦虜寇臣

五萬之衆凡三戰兵無不克內一舉功似尤奇

此本鎮四十餘年所未有之功也蓋由彼在

一人威加四海文武布列於鈞軸

謨謀已定於

廟堂臣等仰遵

成算幸有此捷何敢言勞但豺虎梟獍之毒終未

可忽今將獲功官軍分別首從開坐奏奉

聖旨李、姚 各寫勑獎勵差來人各陞一級賞紵

絲衣服各一套新鈔各一千貫有功官軍人等兵

部看了來說

捷後謝 恩疏

奏爲謝

恩事查得先該臣等於嘉靖元年九月二十日奏爲

捷音事隨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據千戶李

欽齎到

聖恩捧

勑一道獎勵臣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併

賜臣者伏念臣本菲才謬領重鎮會虜入套拙於

防禦以致胡騎之縱橫深入內地之侵擾臣竊

憂之循無善策幸賴我

皇上之福之威與

廟謨之勝及三軍之勇遂於八月內禦虜於石澇

池等堡地方大挫賊鋒遂

奏前捷臣寔避近有何功能伏蒙

皇上過爲紀錄用勸邊功乃 賜

勑一道以獎勵臣忽

綵綸之下降真

華衮之見褒無以白金出

內帑之儲綵段發在笥之積豈徒沾一笑於希潤

蓋已被三錫而爲榮有此

異恩皆出非望臣竊自念任大而才小前既慮於弗

堪賞厚而能薄今愈難於仰副受

命之餘感與愧并臣敢不思竭力以圖邊捐軀而

報 國嚴號令以飭將士固疆場以靖胡塵冀

盡犬馬之微誠少答

乾坤之大造除將所頒

恩命臣已拜伏稽首欽遵祇領望

闕謝

恩外臣下情無任忻躍感戴之至

延綏回話謝　恩疏

奏爲謝
恩事查得近該臣准兵部咨爲糾劾失機重情以彰
國法以固邊防事該科道有言兵部參臣失職緣
由伏蒙
皇上勑臣從實回話者已該臣具實回話節該欽奉
聖旨姚　既認罪回話及近又已有功了罷欽此欽
遵臣聞
命自天驚喜無措伏念臣本樗櫟下材謬領疆場重
任自胡騎之縱橫深内地之剽掠將官弗戒臣
督責之未嚴邊備不修臣規防之無術以致胡
騎屢次得志而我軍漫無功勞揆之於法臣罪
宜誅繼而偶得一捷皆賴
朝廷威福所致臣有何功敢望自贖邇者該臣具
本待罪伏蒙
皇上擴好生之大德　宏宥過之深仁念臣前捷遂
曲赦臣俾臣得視事如舊臣罪重丘山乃得以
微勞而自觧分甘斧鉞乃得從寛汰而不誅
雷霆既霽之後使螻蟻復保其微生
雨澤大霈之餘使草木復潤其枯槁臣雖萬死豈

能爲
陛下報哉臣敢不益殫心力以冀自新益輸忠蓋以
圖後效下求邊鄙之稍寧上答
國恩於少補除臣稽首頓首已望
闕謝
恩外臣無任感
恩激切之至

延綏乞休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回
天變事嘉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該陝西承差張

好齋捧
勑諭一道到臣内開
上天垂戒災沴疊見今年七月内南京應天及蘇州
、淮揚等府俱有大風暴雨之變
陵寢震驚江水湧溢漂流房屋不下數萬餘間溲溺
男婦無慮數萬餘人死者積屍暴露生者流離轉
徙而江西湖廣廣東廣西等處亦有非常水患
勑臣等同加修省以回
天意者臣等仰承
明諭不勝恐懼除將應行事理逐一欽遵奉行外臣

切惟災異之來必有其自消弭之術固非一端
而其最要者則在於進賢能以退不肖其在於
臣則尤所謂不肖之當去者也蓋臣所司乃風
紀之重任所領乃要害之重地臣以非才當之
撫治無術致使軍民多愁怨之聲攘却無功致
使虜酋滋剽掠之患風裁不著奸豪猶病於未
除幹理無方倉廩每憂於不實臣之負職亦已
多矣及考臣素履前後幾三十年更歷已八九
任因循之日爲多非有建立以少益於時俛默
之事爲多非有奇節以自表於世臣之宜去亦

〈東泉文集卷三〉 四七

已久矣況臣聰明頓減於前時齒髮益衰於往
日顧犬馬之忠雖未敢遽忘而駑鼠之技則已
分有限臣即欲勉强求前祇見其憊已矣臣若
貪戀祿位不急求去豈不重冒賢者之責深貽
邊境之憂哉如蒙伏望
皇上將臣亟
賜罷黜別選賢能以代臣任則疆圉有可安之日
軍民有樂業之期而變異之來端有可消者矣

乞黜倖進將官疏

題爲乞黜倖進以清仕路事臣聞人君之用人必
取諸正而後可以勵風俗人臣之進身必亦以
其正而後可以立事功故進賢退邪此有國者
之第一事也臣伏覩
陛下自光紹大統以來大姦大惡首爲誅鋤其餘黨
孽以次放逐
朝廷爲之一清士習爲之一正矣天下臣民孰不
鼓舞稱快以自幸於遭逢哉然尚有餘姦隱慝
冒居將領得以自脫於法網之外此於
國法所宜亟去者
陛下或未之知也臣請爲

〈東泉文集卷三〉 四八

陛下言之臣訪得原任榆林城把總今陞陽和叅將
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鄭佩性本姦邪家多淫
穢欺
君罔政其罪有五先年失事充軍本官素善奔競用
銀千餘兩以重賂權官張鋭等而遂還故職其
罪一也兼以治家無法縱其子鄭榮以採取鶻
鶉之故用磨石以壓死軍人許安而不知禁其
罪二也
先皇帝初幸陽和即將伊次女投託太監許全等預
爲結納之計緣是遂有將官之推其後

駕幸榆林僞乃陽爲避匿之狀以求掩鄉人之目
已而其女竟
進其官遂陞僞非但求以顯榮其身寔亦將以蓋
覆其子世謂僞不得已者爲僞所詐也僞之無
耻如此其罪三也許安妻李氏持訟其子於官
持之不已僞復計同太監蘇縉等將李氏併以
寡婦進
御輿緘僻家之口以絶後日再訟之端幸蒙
更化李氏始得放回其罪四也得志之後自稱皇
親即奪據都指揮陳鑑住宅久假不歸至今爭

訟未已其罪五也若僞者禮義廉耻俱已掃地
矣榆林人士莫不醜之今用之以表率三軍欲
其屏翰一方多見其難矣其子鄭榮臣另行拏
問外但本官猶得竊祿於
堯舜之朝甚有玷
清明之化
國法未行人情尚鬱如蒙伏望
皇上特勅該部查議乞
請將鄭僞速
賜罷黜仍加以削奪之罰別選賢能將官以代其

任庶特立者知所　邪媚者知所警矣

廣舉將才䟽

題爲廣舉將才以備任用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
前事內開合無本部行移兩京文職四品武職
三品以上堂上官并科道在外巡撫巡按官各
於武職四品以上官員內果有精通韜略曉暢
戎務或沉機雄斷材足倚仗者在京限一月以
裏南京并在外限文書到彼一月以裏各隨所
知指名具奏本部收録在部遇有各項員缺再
行查訪斟酌隨材推用庶

朝廷收得人之公在下免遺才之嘆而臣等亦得
以逭瘝曠之罪矣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廣求將材是朝廷先務看兩京文武衙門堂
上并科道官員及在外撫按官依擬各舉所知以
備任用欽此欽遵伏念臣才本凡庸濫叨巡撫志
存報
國義先舉能諮諏詢訪臣敢不盡心於此除本鎮
參將游擊俱係新任官員另行查訪奏薦外臣
訪得榆林衛署指揮同知王效收名武舉有深
長之慮本衛指揮僉事張鳳領兵禦敵有絶倫

之勇延安衛指揮同知沙金慣經戰陣曾獲奇
功慶陽衛指揮僉事楊和奮自行伍熟諳邊務
本衛指揮同知劉文知謀獨運其指顧可以集
事綏德衛指揮僉事解鏞精神出衆其設施著
於制事以上各官人品不必盡同才略皆有可
取用之以任守備遊擊等官將來事業必有可
觀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妄遇有各項員缺量
為擢用庶使邊徼得人地方幸甚

舉賢自代疏

題為舉賢自代以安邊境事臣惟延綏之地重鎮
也巡撫都御史之職重任也若用得其人非但
係三十四堡之安危而亦以為全陝之保障此
古人所謂鎖鑰之司也竊念臣謬以菲才領之
智淺而術疎功微而過大一二年來悞事非少
以致軍士多愁嘆之聲虜賊滋剽掠之患臣自
知衰劣難於勝任即欲勉強支持必將愈致於
敗屬因
天變臣亟已具疏上
請以俟罷黜外其可以代臣為理者

國家英俊如林臣不能悉數舉臣所知則得四人
焉臣伏見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孫脩陝西布政
使司右參政蔡天祐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鄭
穀陝西按察司副使徐文華之四臣者非特其
文學優贍行義修整其知識皆深沉而有謀其
風采皆凝峻而自拔其聞望皆足以破奸軌而
懾豪猾俱今之所謂文武才也臣以其已試之
效言之孫脩則久官陝西在平涼時已嘗有捍
城之功其於沿邊之山川險要虜情緩急無不
諳悉人有舉而問之者歷歷如指諸掌其措之

於用不難也蔡天祐者素習兵事在山東時已
再有平盜之功其於古人圖陣之法攻戰之宜
無不洞曉復能用其意以自製弓弩其法極於
精巧雖武官中亦有所未喻此二臣者其大略
可得而知也至如參政鄭穀者初為福建參議
時會寇大發根連三省據險為巢牢不可拔穀
用雪夜入蔡之計潛兵以直衝其營壘而閩寇
逐一蕩除時議者寔多其功副使徐文華者初
為御史巡按貴州時會苗人變作驚動一時鎮
撫缺人幾於不守文華亦以便宜發兵授甲自

撥之方略以剪除其徒黨而殞苗亦遂以底定在貴人迄今誦之此二臣者其大略又可得而知也況其年力方在於壯時精神正足以自運若及時而用之功業必卓有可觀其視臣輩何啻倍蓰臣不敢不爲
陛下告也夫自其不能而推之以讓能者古之人臣率藉此以伸報
國之義以收補過之功臣用是於臣之不肖既已自陳而於此四臣者復列其賢以
聞於

陛下臣亦求以上報
國家補臣之缺敗而已如蒙伏望
皇上監臣之愚特
勑吏部於前四臣者再行訪察如果臣言不誣推選一人以充臣任則邊陲之託庶幾得人而安攘之功自此有望矣

特舉邊將疏

題爲乞用邊將以安邊境事臣惟延綏一鎮延袤千里中有總兵副總兵莅之以兼制東西二路其東西二叅將則各專一路者也然東西二路雖皆稱要害之地而新安邊營一帶則尤爲鎖鑰之所何者其地平曠而難守其路四達而易通非得生長邊陲習知虜情者當之則機便或失其可乘進退或無以自决非惟爲本境之憂亦將貽內地之擾欲事之濟難矣臣訪得今新任分守延綏西路地方左叅將都指揮僉事周倫爲人廉潔亦知撫軍但地利既不甚知人情亦未相習況今大虜在套勢聚於西警報常聞時有奔突尤宜多方以備之時其於所係良不爲小以倫當之似非所宜臣又訪得原任綏德

衛指揮舊於響水堡把總今陞左軍都督府僉事曾綱原任綏德衛正千戶舊於清水營把總今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張鳳俱各生長本邊亦素著謀勇其於山川險要溝澗曲折及虜勢緩急人心向背無不備知本鎮官軍咸所推服若用之以控制此地則必有遏寇之功大爲地方之利傍可以犄角寧夏內可以屏蔽固原臣言非敢誣也臣聞之前宋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范仲淹因薦之以知環州其後果能降牛奴訛以振武功岳飛熟知上流利害趙鼎因薦之以

經理襄陽其後亦能破李成以拓疆土此皆因
地用人著有明效史策所載昭然可考況今邊
墻舊多淺薄雖嘗建議修整工力卒難遽集長
城之說亦正在人臣愚伏望
皇上軫念本路爲關西之重地㕘將係一方之安危
特
勑兵部計議上
請於曾綱張鳳二人內
簡命一員前來分守此地俟後立有功勤亦復超加
顯擢其周倫另爲更調相應處所如此則邊將

得人地方有託而人才亦各適其用而無遺矣
易州稿
便運官供應疏
題爲自劾不職乞
賜罷黜俯憐運官以便供應事切照臣本非才謬
蒙委用節該欽奉
勑諭易州龍灣等處山廠每年採辦柴炭供給國用
實爲急務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聽爾從宜處
置欽此欽遵外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兢惕罔敢怠忽於力所能爲不敢不勉

而力不能爲必有俟於奏
請而後可以庶幾焉者則臣亦不敢不爲
陛下告也臣查得本廠起運例責之州判縣丞主簿
等官跡其可憐之狀殊是十分狼狽他州縣之
所無者是未易以一言悉之也何也蓋各處解
到夫頭上納本等銀兩即自掣批回家其赴京
上納皆此等州判縣丞主簿等官獨當之各官
雖繫銜於州縣寔僑寓於一廠往往用其子身
與一二僮僕自爲應辦非有門隷之可驅非有
胥吏之可託非有輿馬之借便每一月則初一

日赴臣比併既不免於箠楚之苦不二三日即
赴京催儧守候批銷十一在廠十九在京又不
免於馳逐之勞每一月亦分派一次多者領銀
數百兩少者不下三百兩前批未絕後批復繼
一身常有數千兩之累傍州縣缺官則亦無行
帶管一官常有三四縣之累運官有限錢糧無
窮欲其遽爾完潔絕無拖欠則亦難矣況在京
錢糧大率假手於攬頭非攬頭則亦坐待而已
卒無可託雖有才力其將何以自展無以
內府各衙門收受既無定期伺候亦非一處其遲

至不能歸如裵垣等縣主簿郭以明等二人其
抑困流離又有如此者是又何所聊生而安於
此乎以故有已承
朝命輒自棄去如高陽主簿張伊者有已赴部輒又
逃避如淄川主簿安守宗者又有連章懇奏願
乞休致如易州判官趙孔清等四十七員名者
臣切思之州縣之佐亦皆臨民之佐也各官用
其平生辛苦而得之亦將竊升斗之祿以爲父
母妻子之養也況
聖明在上雖草木皆知向春禽鳥亦能應候有不忍

於自棄彼亦何獨願爲彼而不爲此乎是其中
必有大不得已者也言及於此是不可爲流涕
痛哭哉臣又竊謂
國家之設廠衛固委之以肘腋爪牙之寄其於事
回不可無詷者但
祖宗立法之意亦自有等差於其間其重而大者必
行之以發人間不可測之姦所以成嚴肅之治
也其輕而緩者則多置之以聽有司之自理所
以收安靜之功也豈必專以挈區區攬頭與一
二運官爲急哉臣查得正德年間如逆藩宸濠

之差人偵事京師此首所宜緝者也當時用事
張銳錢寧輩非惟付之不知反與之爲地焉顧
特於一柴廠則緝訪至三十餘次是不顛倒已
甚乎況其有事於柴廠也雖以清錢糧爲名實
以詐銀兩爲計其有負於
朝廷亦甚矣政之極弊未有大於此者也一二年
來幸蒙
聖明更化百司歸正廠衛官校亦各安靜未嘗差人
輕至柴廠人民得免於驚疑運官得安於應辦
孰不以太平自賀者顧運官雖免於廠衛之擾

然其子身應役與牽於攬頭及制於賛新司與
各監局者固在也適者於六月二十日該東廠
官校訪拏攬頭李倫楊順又續該本廠差校尉
三人不遠二百餘里前到柴廠查取數目及將
運官孫信崔廷輔王言周信陳鏜白金等六員
名以查對爲名輒於中途攔回柴廠後亦輒復
驅迫赴京臣力阻之卒不爲止臣切惟今日
聖明在上群奸懾伏固無所謂宸濠與劉六輩東廠
因得用其餘力以有事攬頭其意亦以清查錢
糧爲名也但柴廠官民久已帖息近亦忽見有

此爲男婦者皆相率而避已不勝其憂惶各官
之被迫而去亦復相顧而泣有不勝其慘怛者
蓋悚惕於前日之餘威又恐其中一二官校踵
襲故智陰倡此謀將復藉此以圖連營之利無
以應之則禍且難測故也是烏得而不懼哉夫
人之畏虎其性也況嘗傷於虎未有不談之而
色變者又況夫所謂虎者且角而翼者哉人情
至此亦可哀矣臣又查據本廠錢糧除遠年不
計外自正德十四年起至十六年止原派運各
衙門柴炭一萬四千五百九萬六千一百一十

三斤本廠已督完過柴炭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六萬二百五十三斤未完柴炭一千三百五十
三萬五千八百六十斤是拖欠之數十中已完
其九亦未爲甚負也及又查臣涖事僅滿三月
共催併過銀六萬一千有奇柴炭實收一千餘
批使少假臣歲月得按時併之則累年宿昔之
負亦自有完報之期即使攬頭不完如見監把
人姬綉之爲者臣亦當制之於法如運官日久
不完如已參主簿李鎧等之爲者亦當參置於
法固不能與此攬頭與不才官員爲姑息也臣

恐區區運官之微一切以官校行之非惟臣之
在廠似爲虛設亦恐運官力弱勢微將復曲爲
迎合私費官銀以求免於禍再興黷貨之風復
蹈正德之轍致傷
清明之化重貽本廠之憂其害亦不爲細除臣已
嚴切戒諭并牌行總部官孟鉞等再三禁約不
得一毫科斂果有故犯臣另行查訪參
奏外但臣又查得運官銀兩其不係攬頭收領尚
在各官名下亦自有因蓋攬頭頗有抵業稍恤
行止則雖多與之亦不至甚害攬頭素無行業

不幸而誤入其手則所交官錢易於浪費必完
一二批後復與之以一二批庶幾轉付有漸可
免後累且運官本皆
命吏也若非望於轉任則亦冀於歸家非大無廉恥
與素不恤行檢者亦安敢自犯不韙以累其身
且以累其家耶是亦未得槩指拖欠輙擬贓私
也夫運官之情其憂苦有如此者臣若不言非
惟
陛下不得而知雖督廠者亦不得而知也使督廠者
知之則校尉之差亦自當免矣故臣區區之愚

以爲攬頭可參而運官有不必以槩拘者況運
官見在州判等官止三十三員義官八十名若
必根連株繫舉一廠而空之則見到錢糧以何
官領運舊欠錢糧以何官催促將來運官愈益
增懼不肯赴任其於供應柴炭必致缺人應辦
是不大可慮哉臣又查得東廠勢雖重然必
奏有
明旨然後得以拘官州縣官雖卑然必奏有
明旨然後甘於赴理今該校尉所拘官六員名本無
明旨輙自脅迫上道又不早爲處分即今已經十有

餘日尚爾羈留在京揆之事體寔亦非法使督
廠者知而爲此不可也使其不知而下人得以
竊威福之權尤不可也夫此五六官者之尚無
以自脫也在京運官聞之四散逃避間有一二
新任者臣與之價輙涕泣而不敢受臣亦躊躕
顧嘆而不能決人情惶惑甚是不寧是不爲重
可矜憐也哉臣職專總理義難坐視故敢昧死
爲
陛下言之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供應重託憐憫運官之苦乞

職亦已多矣若復躭延日久豈不重致荒廢是使官校之差相尋而未已也臣亦何顏面以復臨運官哉亦願
陛下將臣早
賜罷黜以戒不職別選賢能以代臣任則事體一而人心自安弊風息而國用亦濟矣

兩廣稿

乞討岑猛第一䟽

題爲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照得臣本以菲才欽承
上命提督兩廣軍務遵依兼程前來行至江西地方隨准兵部咨爲土官肆惡無狀逆節甚著乞預處以正紀綱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謝　題前事本部看得御史謝　參稱田州府土官指揮同知岑猛十罪及稱本以亡命行賄得官擅專威福滅裂紀綱皆
命不行繕兵自衛搆亂之形已成不軌之迹甚著伊男岑邦彥縱兵殺掠世濟其兇再照柳州府致仕知縣王紳田州府監生車輪達例交通撥置生事乞要咨

勑緝事衙門今後訪拏攬頭止送臣處查對明白如是攬頭有犯罪坐攬頭運官有犯罪坐運官各參送法司以正其罪則人心自懼錢糧易完如該廠必欲以查理爲職亦止得行文本部轉行到臣一二日間自可轉報亦不得槩差校尉遠下山廠白手拘官以驚疑遠近其拘去運官周信等亦須早行放釋以安衆運官之心仍乞
勑工部計議奏
請於　內府各衙門應收柴炭錢糧俱照內官監等衙門事例添設科道官二員及本部主事一員會同出納以便下情亦乞
勑吏部計議奏
請凡各運官三年滿日准照在京京倉管糧經歷事例聽赴本部改除是雖以三年爲斷豈能遽免四五年之滯然錢糧粘帶數少終是易於完潔前項困苦流離之狀或由是可免如此則事體稱便運官少寧矣再照臣才力綿薄年貌已衰威望不著於平時事功難責於一日雖奉總理之　命寔無補報之勤致勞官校有辱心實負

敉總督都御史調度兵馬加調湖兵聲罪致討一節
爲照岑猛搆亂事情先該兩廣鎮巡官連章奏
報節該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搆亂事情已著盛　會同鎮巡等官從
長計議上緊奏來定奪欽此已經通行各官欽遵
勘處自嘉靖二年四月起至今三年止是都御
史盛　奏稱湖廣土兵不俟催調既已啓行前
來勢難中止應合進勦計其具奏之後又經半
年未見捷報今御史謝　又奏前因則是彼中
事情尚未平息岑猛罪惡益肆猖獗若不再行

催處誠恐互相推調延蔓難圖遺害非細合無
本部馬上差人齎文交與新任提督都御史姚
其會同兩廣總鎮總兵官再行審度時宜從長
計議如果有機可乘兵糧齊足岑猛等應該勦
捕即便查照先今事理督同副參守備兵備及
該道守巡等官整搠土漢官兵剋期進勦務將
交通黨惡致仕知縣王紳及監生車輪等一併
擒滅盡絕以靖地方若是事體重大星馳差人
具奏定奪固不許畏懼征調任意遷延亦不許
輕率寡謀致生他患此外別有長策可以萬全

及臨時事勢本部難以遙度者悉聽提督等官
從宜處置等因具題奉
聖旨岑猛等搆亂事情日久未見寧息你部裏便馬
上差人齎文前去責令提督都御史會同總鎮總
兵等官相度機宜應合撫處或進兵征勦俱上緊
奏來定奪不許延玩貽患地方欽此欽遵備咨到
臣行間又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本部節該題
奉
聖旨是岑猛黨惡事情還行與鎮巡等官上緊查勘
明白來說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卷查先爲叛逆造

惡謀占土官枝葉田莊家私人馬攻州奪印虜
掠鄉村等事該總鎮太監鄭潤等已行會本具
題去後今准前因臣自蒞任以來即以岑猛爲
心已節行謄文省諭及差遣指揮施震等前去
撫諭爲岑猛者自宜悔過自新親赴軍門伏罪
猶未可遽議綏誅經今幾及二月並無一字回
報亦無一人前來投見近又訪得施震久寓該
府岑猛絕不相接止令一二頭目以支詞相調
及節據廣西三司掌印右布政使等官傳習等
并該道守巡兵備副使等官王顯高等前來各

稟稱岑　跋扈黨惡等事罪狀已明人人皆知
已經會呈軍門請兵誅討別難再議又據新任
潯梧參將張經稟稱岑猛即今見在於隣近富
州處所壘城結寨意在據險拒敵分巡左江僉
事楊鳳稟稱岑猛見在果州打船練兵要行順
流衝突等因據此臣參照土官岑猛本一土酋
耳乃以梟獍之姦敢肆虎狼之毒其初本孱弱
無知爲思恩知府岑濬所逐致勞
朝廷興師數十萬討岑濬而誅之猛始得以自存
時降猛爲福建千戸亦待之厚矣猛偵而知之

即漸生姦智擁兵自固
朝廷重扶弱之義復以猛爲該府同知然猛自是
已有玩
朝廷之意矣又其後江西賊大發調猛前去平賊
猛雖稍有殺賊功然刦財擄衆賣賊放路其罪
已不爲小
朝廷重録功之議復授猛爲指揮同知獨捨其罪
不究自是益有玩於
朝廷且輕視
中國之兵馬矣猛奸雄日長漸不可制乃遂擅動

干戈甚或連兵而樹黨與攻刦州治率皆奪印
以破城池擄金帛何止百萬傷人命豈但數千
以土官言之初殺歸德州土官知州黄通次虜
佶州土官知州趙楨二子趙保趙陳次又殺泗
城土舍岑接并其支族而戮之其慘及於同類
者固已如此即以流官有事於該州者言之初
藥死參將甘霖次藥死指揮方震近於六月內
通判龍追始一到郡輙亦復藥死之其害及於
流官者如此其他如閹割無禁敢自擬於
朝廷糧餉不供惟自充其帑藏驅逐知府招納叛

亡陰助逆謀意將待變而動陽承遣調每多稱
病不行搆成亂階已餘十歲恣行威福自雄一
方猛之險狡很毒得罪神人有未易以書言也
先該御史汪　劾之續該都御史張　劾之是
時猛逆節已著宜即加戮矣顧
朝廷屢施寛假之恩而猛則愈肆不恭之罪猛之
誅於今已緩是尚可以言撫也耶以此巡按御
史謝　數罪以劾於前隨該總鎮太監鄭　總
督都御史盛　總兵官撫寧侯朱　巡按御史
謝　又復會本以奏於後請兵行討皆詞眞意

切無非欲為
朝廷除暴誅殘以為嶺表久安之計也臣在江西
時
朝廷未覽前奏欽蒙
勑臣會議撫剿事宜及會勘黨惡事情緣臣未到鎮
時鎮巡官於前項事情各已具
奏明白及臣到鎮以來諸所聞見又率若此猛之
不軌益昭昭然矣臣固不敢輕為附和以犯雷
同之戒然亦安敢不極言猛罪惡以取畏避之
譏哉臣竊惟廣南之猺獞非土官不可得而治

土官之狡黠非誅岑猛則亦不復可得而用蓋
近日之土官岑猛之威足以脅之皆視猛以為進
退猛不誅則土官未有懲也故欲撫猛以圖目
前之安是猶養虎以貽他日之患臣不能為此
以悞
國家也但猛所最忌者惟湖廣永順保靖土兵而
已土兵一到彼當瓦解土兵未到或機事先泄
或策調過期猛非束手就擒者一旦竊發必有
儂智高刦破州縣之擾驚動嶺表之憂臣不得
不汲汲為

陛下言之臣又竊計先該鎮巡等官會奏至日
陛下必已　渙發明斷
詔所司督兵赴征凡百錢糧等項皆有成畫臣得仰
仗　廟謨坐制此賊矣但臣獨以後至屢奉
明旨所以責臣者甚至雖鎮巡官先已有
奏臣慮此賊兇焰轉增變起旦夕臣不一言非忠
也故臣復以猛之決不可宥速宜致討以請地
方者為
陛下反覆言之除臣會同總鎮太監鄭　總兵官撫
寧侯朱　調發漢土官兵并僱募民兵打手委

官統領分投把守密備衝突外如蒙乞
勑該部查照鎮巡等官先
奏及臣所陳事理作速密切差官一員前往湖廣
等處着落鎮巡等官起調永順保靖宣慰司土
兵二萬員名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官一
員督押前來以免地方騷擾之患仍如期而至
以示
王師從天而下之威并乞嚴
勑雲貴鎮巡等官各須密切防範於用兵之日遇有
奔逸即併力擒捕以收犄角之功猛進不敢前

退不及遁。猛之成擒必矣。臣又再照爲惡者止猛與其子邦彥一二相助者。亦不過頭目陸綬韋好、知縣王紳、監生車輪、馮爵。并僞黨趙璋等五六人而已。仍乞降給黃榜一道。容切差人付臣等收執。明諭
朝廷用兵之意。止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一應目兵。及先年土官有爲岑猛脅誘誤陷不義。一無所問。凡諸色人等。有生擒岑猛來獻者。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者。亦賞銀二千兩。仍從臣等斟酌奏

請。量於該府分給地土。授以土官職事。以償其勞。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必甚假殺戮。猛亦即可得矣。臣又照得鎮巡等官先奏各項調兵積糧與一應分官管哨等項事宜。其於議處似亦頗悉。伏乞
陛下通准查照施行。如此則元惡可擒。賊黨易解。神人之憤可泄。
朝廷之威可伸。而嶺南諸郡。亦自是可以奠安而無虞矣。

乞討岑猛第二疏

題爲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案查先爲前事。該臣按管行事。查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累年悖逆不道事情。該巡按御史汪　總督都御史張　先後劾　奏。又該巡按御史謝　數罪以劾於前。隨該總鎮太監鄭　總督都御史盛　總兵官撫寧侯朱　巡按御史謝　又復會本以奏於後。及臣叅查歷年案卷。并據廣西三司掌印守巡兵備叅將右布政使等官傅習等各稟稱岑猛跋扈黨惡等事。罪狀已明。決不可宥。速宜致討。以靖地方。已經具

題。續准兵部咨。爲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人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本部題該總督都御史盛　等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爲區處。不可姑息。着都御史姚　會同鎮巡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過請罪。自能投出。奏來定奪。或仍前擁兵稔惡。即便嚴督各該副叅守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分哨進剿。諸色人等有能[illegible]斬首惡的。俱從重陞

賞。仍行貴州雲南各該鎮巡官整兵把截以防奔
潰。廣西巡按御史着隨軍紀功。不得因循養亂。及
輕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其餘應該計處事宜。俱
聽姚　等斟酌施行。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該臣
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　姚　朱
嚴督副參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進
勦。你部裏馬上差人賫文與湖廣鎮巡官。作急選
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官
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行。雲

貴鎮巡官俱要整搠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還
着姚　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誅
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脅
誘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銀
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人
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各備咨前來。俱
經通行欽遵。會議及整備糧餉。督調軍兵。聽候
舉事。去後。今照前因。臣會同總督兩廣等處地
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
蠻將軍撫寧侯朱。議照逆賊田州土官岑猛。

蕞爾蠻酋。謬膺世廕。先因岑濬構亂。州已破亡。
猛於是時。流離困窮。僕遬無所仰仗。
朝廷威力出之於拘囚之中。置之於安全之地。亦
復曲垂
寬宥。仍其土俗而官之。所謂
天地父母之恩也。猛雖粉骨碎身。莫可報稱。豈知犬
豕之欲。志得輒盈。虎狼之性。難馴易縱。自後奸
宄漸生。圖謀日廣。先既擁兵濬州。已有不逞之
意。後乃結交逆濠。將爲助亂之謀。特以逆濠早
敗。幸而猛罪未彰。律以春秋之法。猛於是時。已

可誅矣。猛不自省悟。繼後復與男岑邦彥。世濟
其惡。私要黨與。擅動干戈。攻殺泗城龍州歸德
都結思同以及萬承利州程縣上林等州縣地
方。廣右土官。受害者過半。
朝廷印信。奪去者已七。殺虜土官岑接黃通官舍
岑保岑玉郎趙陳趙保黃文政等至三十餘名。
殺戮泗城龍州東蘭思同萬承武緣等州縣百
姓男婦殆二萬餘衆。侵據泗城歸樂東蘭芝山
合鳳等處地方七八百餘里。剽掠泗城等州金
銀財物二十三萬餘兩。毒害參將指揮通判執

虜判官吏目等官五員黨助劉召黃鏐黃廣隆
反叛興兵攻打思恩上思左州等府州誘執都
司復縱兵殺虜百姓一千餘名猛橫行一方許
所未有其在泗城尤爲慘酷本無
上命調兵至數十餘萬略不少忌攻圍累三四月雖
經差官禁諭猛乃敖然不顧本州人民半爲魚
肉至加岑接以炮烙之刑流血爲之盈野積骸
可以成丘兼復掘焚祖塋怨通九泉係累妻孥
毒流三族遂令本州上下離散邑里蕭條經今
數年尚難生復其孫岑施泊寓村墟有同羇旅

聞之莫不動心言者爲之於邑猛猶不自已陰
嗾叛目黃爭黃掌私立岑施之堂弟岑銳自據
一方計奪官職致使兩家構兵迄今尚未寧一
猛之兇虐如此用是土官衙門脅服於猛每遇
調兵率皆觀望以爲進止其妨政梗化非一日
矣況私設內寺僭擬無涯驅逐流官雄很自恣
以葺好爲總兵輒敢加之以僞官黨惡恩而自
植輒復授之以僞印及查
大明官制原設田州府所屬上隆恩城等州原有土
官掌管後因滅絕岑猛輒將前項地方擅爲更

李璋呈本年三月二十八等日節據守備思恩指揮門祖蔭等官稟報及目王受王烝趙珦等爲田賊利誘據守南海舊城等堡執留守堡千戶李廷茂千長韋文明等等情節經行仰各官督率見在軍兵圍困守城池及摘發鎮安那地目兵前去策應外呈乞施行等因本日又據本官同叅將張經揭帖稟據守都陽堡夫款韋理受報稱三月二十五日田州人馬五營欲要過江攻打都陽地方捉去里長農慶邑人民半逃武緣半走本府聲言要將伊小男岑三來定

羅堡劄營分作一哨打下橋利奪取思恩府印信一哨隨大江下那果至南寧府一哨隨舊城下木墟至利湖打出舊墟一哨隨品峒下順山出馱沙隘一哨歸德往沙村過來限本月二十九日四月初一日齊到舊墟一併打下武緣等因本月初九日又據叅將張經等稟稱田州人馬一哨岑邦彥隨歸德過一哨岑猛隨大江過一哨王受隨那海過限四月初一日要下南寧武緣思恩各處又有田州官族岑關糾合思恩叛目梁締趙珦王受王烝李賢等帶領賊衆四

營已到馱沙江駐劄欲等猛父子兵到齊往武緣攻打城池各職隨即會議摘撥鎮安那地都康等處精兵差委千戶馬驥百戶秦繼二等督押前去膺墟等處賊劄所在相機截殺及嚴謹防守城池外稟乞施行等因本日又據兵備副使王顯高稟稱節據思恩府守備等官指揮門祖蔭等稟報賊情緊急除一面差人爪探一面發兵策應相機遷振外稟乞裁處等因又據都指揮沈希儀稟稱差人爪探得田州岑邦彥陸綬人馬四營到於思恩府感桑堡包圍捉獲管

堡官千長二名見今劄在感桑地面相去那余堡二十里之地陸綬立限四月初一初二日要打那余堡又聞思恩兵與田州糾合行事有田兵四萬出思恩武緣地方三萬出南寧緣那余相離南寧不遠除見行劄橫州都指揮孫震速統所部軍兵打手兼程前來南寧一面併勢及行左右叅將一體防範互相應援及將見存官軍打手并其督發武緣策應盡數掣入關閘屯伏一面挑選好漢定委指揮王鉞管領爲正兵遇警本職親身統督迎其前又委指揮朱琪[illegible]昂

分領二哨爲奇兵俱於陸路左右衝殺擊其後
水路復委千戶杜廣督領順德縣打手攞船攔
其江新會縣慣水打手駕船裝載佛郎機大銃
以過其順流之勢其餘次撥軍款及南寧府衛
舍餘排門夫款各分信地行委府衛掌印官監
統固守城垣門禁俱候臨敵申嚴號令鼓舞士
心奮勇向前相機截遏外稟乞添撥軍兵前來
南寧併勢施行等因各呈稟前來臣等看得叛
賊岑猛父酋異謀果於犯順乃敢執官陷堡遂
爾聚衆搆亂賊勢兇張人心惶懼除隨即會同

挑選軍門聽調官軍打手三千員名委官統領
前去策應并行副使王顧高將見駐賓州軍兵
酌量存留防守本州地方其餘本官統領前赴
武緣南寧等處會同參將李璋張經都指揮沈
希儀各原統人馬併勢截遏相機行事及行副
總兵王倬星夜統督所部官軍兼程前到賓州
提調防禦共相犄角應援外本月十一日隨據
原差催兵旗牌指揮劉瀚等稟稱督調湖廣永
順保靖二宣慰司先鋒士兵四千名見到廣西
省城其餘土兵隨後陸續前到等因臣等亦又

就經差官前去先督一支從柳州取路前到賓
州武緣思恩南寧併勢策應一支從府江前到
梧州由潯州前進截其順流其後到土兵行委
布按二司守巡等官陸續督押俱到賓州駐劄
聽候尅期行事仍照例約會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謝　同行隨軍糾察紀驗功次已該本官陞
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去訖新差巡按御史一時
未能得到臣等爲照
欽差巡按監察御史劉　奉
勅前來湖廣廣西等處查盤錢糧即今見在廣西省

城駐劄俱係巡按官員一面會本具題
請降
勅印專委本官紀驗功次一面行按察司備行本官
查照知會外本月十九日又據整飭左江兵備
兼管分巡僉事吳天挺稟稱據默演寨巡檢司
押到田州府頭目黃淮等齎執該府批文及背
黃袱二件到來會同都指揮沈希儀審得共二
十一人實係岑猛差來假以投降探聽消息職
等會議賊猛固未可測除將七人督押出境其
十四人差百戶宋希仁押赴軍門外理合稟報

等因又據都指揮沈希儀稟稱岑猛假以投降
在於馱亭嶺邊界高掛黃旗上寫悔罪投降四
字並無一人在彼守候顯有詭詐情弊等因又
據兵備副使王顯高呈報岑猛回稱要將原調
各處軍兵掣散差委方面官員坐鎮本府方赴
軍門聽諭等因又於本月二十日據叅將張經
差來齋文舍人張極稟稱岑猛於四月初八日
掣回賊兵是頭目韋好統領會合泗城叛目潘
琪等併力攻打泗城州路程龍川等地方及又
分兵在於工堯地方築立排柵開空坑塹埋插

簽鏃整備銃炮以待官兵拒敵等因本月二十
二日又據守備思恩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
揮門祖蔭等稟稱賊情已張岑猛陰主惡目岑
關領兵前來南海舊城等地方招誘思恩叛目
王受王烝等隨從為亂多札竹梯計攻本府城
[illegible]迎鋒鏑兵力實難支禦況本府人心暗有
稟乞施行等因各稟前來臣等竊策調南
丹川土舍莫揚人馬五千名前去思恩協守力
阻賊鋒外復叅看得逆賊岑猛詭詐百端奸謀
萬狀既假稱悔罪投降方且擁兵自固稱降不
降及據該府來文稱要掣散軍兵差官坐府方
肯聽諭其設心奸逆即此可知況復令韋好與
兵結泗城叛目潘琪等攻打路程及併攻龍川
人張羽翼又令岑關出兵招思恩叛民王烝等
逼脅土民多札竹梯欲計奪該府城池以為藩
籬及又分兵見在工堯地方堅築排柵整備銃
炮以俟拒敵猛之陽設陰施反覆不可測詰如
此直所謂鬼蜮之雄也且其平日不道之狀已
該鎮巡累為騰奏又節奉
明命在所必誅其父子兇惡

天地鬼神皆得而共惡者也雖磔裂於市尚不為過
又何詞之可訴乎其為此者特欲假此以脅制
人心且以緩我兵旅耳若或少墮其謀不即決
以大義恐官兵為其所惑各無決戰之心致有
潰散之虞後雖噬臍悔無及矣臣等用是仰遵
勅旨決兵進討除將解到採聽賊兵黃淮等俱牢固
責令永保土兵頭目帶領前去以作嚮導及將
所封奏詞當即會衆燒毀以絕群疑并搜出前
後夾帶行賄金八百七十兩銀二千七百二十
八兩當官秤封明白發庫收貯以備軍餉臣等

各於本月二十七等日親統師旅自梧州起程前赴南寧等處地方公同調度分哨督令副參守巡兵備等官監統尅期進剿誓竭心力殄除此賊蕩滌妖氛候獲功之日另行奏報

乞討岑猛第三疏

題爲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案查先准兵部咨爲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人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總督都御史盛　等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爲區處不可姑息着都御史姚　會同鎮巡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過請罪自能按出奏來定奪或仍前擁兵稔惡即便嚴督各該副參守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分哨進剿諸色人等有能擒斬首惡俱從重陞賞仍行貴州雲南各該鎮巡官整兵把截以防奔潰廣西巡按御史着隨軍紀功不得因循養亂及輕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其餘應該計處事宜俱聽姚　等斟酌施行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該臣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　姚　朱　嚴督副參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進剿你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作急選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官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行雲貴鎮巡官俱要整搠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還着姚　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脅誘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人

財産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等俱經通行欽遵會議及整備糧餉并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及整搠兩廣漢土達官軍兵人等聽候舉事間續節據參將等官李璋等呈稱叛賊岑猛分兵四出招納叛亡攻打營堡虜殺官民聲言欲攻陷南寧等處城池奪取思恩府印信等因臣等節經督調官軍土兵打手人等前去策應截捕間隨據原差催兵旗牌指揮劉瀚等報稱胡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陸續將到及查原

調兩廣漢土達官軍兵打手人等俱各齊集合
用糧賞亦已齊備合當親臨調度行事照例約
會
欽差巡按監察御史劉　前到軍前紀驗功次臣等
各於本年四月二十七等日起程前赴南寧等
處地方公同調度分哨督令副參守巡兵備等
官監統進剿又經會本具
題去後近該臣等已到南寧地方駐劄間五月十
八日復據泗城州申稱岑猛久彰大惡奉
天誅剿討無逃生百端陰謀計屬鄰封并本州反目

潘琪黃爭黃掌等糾同安隆假官岑世華上林
反族岑揚誓結同心斬刀喫血爲定見今岑世
華岑揚并反目潘琪黃爭黃掌俱被岑猛通唆
嗣聚兵衆聲言務要拒敵官軍誠恐有悞軍情
申乞早爲施行等因又據思恩軍民府知府吳
期英稟稱本職未任之先一月內被反賊劉召
餘黨反目王受梁綈趙珣等與同田州岑關等
變亂虜捉守堡千戶李廷茂張廷輔李春榮三
員千長三名吏一名後止放出千長李廷茂并
吏梁贊尚有千戶張廷輔李春榮并千長三名

拘留不放令本府地方十四里已被岑猛唆反
六里其八里人民亦各內懷異心外相觀望稟
乞施行等因又據僉事申惠呈據守備思恩府
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門祖蔭稟據
羅倖里里長譚亨走報本年五月十一日三更
時分被田州府官族岑關同思恩府反目梁綈
趙珣等三千餘衆前來攻刼本里地名皮大村
殺死男子一人虜去男婦九名口牛馬禾把家
財等件不知其數仍回定羅劄營等因又據指
揮門祖蔭等稟稱五月十八日據守刁伐隘百

長黃羅差戶長韋從等報稱被捉千長王容走
脫行至武緣伶村被本村擒拏送至定羅堡王
悉與岑關并王容遊墟斬首示衆田州與惡目
人馬過地名喬倹武准退回俱要攻都陽古帶
二里等因各呈稟前來又經通行副參守巡兵
備等官查議剿捕外隨審據田州府被拏土目
岑忠執稱岑猛見今與韋好總管周俊領內甲
外甲目兵約有一萬屯住本府岑猛又行指麾
令岑邦彥帶領大頭目陸綬總州頭目林盛慶
明鍾烏總管陳嫩楊召領內甲外甲目兵約有

二萬住劄工堯總州陸報今理領兵屯住歸近
總州羅何領兵屯住芝山副總州頭目王升領
兵屯住合鳳總州盧蘇領兵屯住堅州王富領
兵屯住安定總州岑闌戴得糾合思恩府反目
王受王烝領兵屯住定羅舊城南海等堡各領
人馬多則一萬少則數千共相盟誓以俟官兵
到來迎敵等因據此臣等切照元惡岑猛搆難
一方已經數載罪惡滔天神人共憤義所當誅
法本不赦臣等猶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深慮崑火玉石之焚節經差人撫

諭令其悔罪出降亦謂首罪既得即於餘黨可
宥非不勤且切也夫何岑猛父子曾不自悟敢
於怙終雖詭詞以稱降實擁兵以自衛內用韋
好等以爲腹心外布岑闌等以爲牙爪興師動
衆自速
天討既虜官以爲質復結黨以連兵既招納叛亡以
占據思恩之舊城復殺掠人民以侵犯南寧之
村落兇焰轉熾遠近震驚奸詭難測逆節愈著
聲罪致討勢難再緩況今原調湖廣永順保靖
二宣慰司上兵見該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光琬

都司都指揮孫顯祖恭洪督押前來俱已齊集
應合分哨進剿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
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
軍撫寧侯朱　巡按監察御史劉　議照田州
府地方廣濶人馬最衆城寨險峻岐路數多合
將調到三廣漢達官軍土兵打手共十萬二千
三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大哨一哨鎮守廣西
副總兵王偉公同鎮守太監傅倫副使王顯高
監統官軍土兵打手一萬八千二百九十七員
名由思恩地方一哨左參將張經僉事申惠監

統官軍土兵打手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員名一
哨右參將李璋右參政胡堯元監統官軍土兵
打手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四員名一哨都指揮
沈希儀僉事張邦信監統官軍土兵打手一萬
九千二百六十三員名俱由賓州地方一哨指
揮施震知府葉藟監統官軍土兵打手二萬三
千一百六十三員名由泗城地方各取路剋定
嘉靖五年六月初二日卯時五哨並進一齊抵
巢按圖撲剿及欽遵出給榜文張掛曉諭并委
廣西布政司左參政胡忠左參議汪必東督理

廣西糧餉右叅政黃芳總理犒賞廣東布政司左叅議王俊民督理廣東糧餉仍兼管犒賞廣西按察司僉事吳天挺紀驗功次廣東都指揮僉事鄭綬中軍坐營管事臣等又慮大兵抵巢叛賊窮蹙奔遁備咨雲南鎮巡衙門督屬起集官軍加謹把截以防奔潰及委僉事李[illegible]防守梧州往來平樂府江一帶督理地方臣等在於南寧等處駐劄居中調度巡按監察御史劉同到軍前查督紀驗糾察奸弊及軍前一應事而公同議處候獲功之日另行奏報

東泉文集卷之四

奏疏

兩廣稿

早除元惡岑猛捷音疏

題爲伏
天威以早除元惡事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議照臣等本以菲才誤蒙
朝廷委以嶺外之寄會因賊岑猛父子搆難一方伏蒙
皇上特命臣等率兵討之臣等受
命以來晝夜憂皇輾轉籌畫恐不能剪除此賊或出而爲亂則將爲州縣之擾或進討之不能遽克則亦損軍士之威是皆未免有負
朝廷之付託臣等不能以一夕安也緣照此賊兵馬素強姻黨素多其謀計素狡猾毋自詡提兵長驅則兩廣皆爲我有此無難者叅將張經都指揮孫[illegible]指揮周俶宗皆嘗熟聞其言猛之無忌如此其跋扈不恭要連兵衆爲捉官奪印之舉擅生殺黜置之權以妨

朝廷命令者已十餘年於此飛揚之意時欲自逞
觀其私置總州等項名目占據定羅等隘地方
及廣用金銀煽誘斷藤等峽賊徒共相爲亂即
此數端足槩其餘臣等已嘗備言於
朝其氣勢洶洶人人得而知之亦人人得而憂之
非獨嶺表之人有此耿耿也屬者荐蒙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特
勑兵部督調湖兵各如期而集臣等近於本年五月
二十五日前赴賓州會同巡按監察御史劉
將調集見在官兵打手責令副總兵王偉等分

哨取道各於六月初二日決兵進討數路並發
共謀滅賊猛亦合思恩叛目王光等及遣其頭
目岑關等據險自守分兵相拒各不下四五千
而用其精銳二萬以陣于工堯工莞者猛之崑
崙也官兵奮勇而進所在取截賊衆所據關隘
如定羅播量鷓鴣安定歸仁等巢砦皆爲我軍
所破率有擒斬不旬日間盡失其險六月初六
日官兵進臨工堯猛賊用其子邦彥及僞總州
陸綬輩率衆拒敵官軍搏戰良久自卯至未歷
二時官兵斬陸綬俘獲數多箭中邦彥幾爲官

軍所獲易馬而遁猛自將内甲數千復陣于地
名平馬思欲復逞官軍復麾之勇氣百倍賊不
能支衆遂崩潰皆倒戈以遁猛父子亦號哭東
西奔竄猛急欲竄入交趾爲儂智高入大理之
圖臣等已預防此賊有此先於二月間會行都
指揮沈希儀選差千戶趙相齎執
令旗令牌責歸順岑璋以遏其衝及諭令必得此
賊以獻
闕下岑璋者猛婦翁也璋嘗助惡於猛亦復連姻
于猛臣等諄諄戒之令其圖猛自効璋頗審利

害亦即有意於猛猛之竄也官軍寔又尾之猛
勢益蹙喙息不暇猛不知岑璋之已有密計遂
趨歸順將以假道璋不敢匿乃割私窩於六月
二十二日謀生縛猛以
獻繼而猛以中箭毒死梟猛首果屍同印信於七月
十四日俱各解送軍門所以致此者仰仗
朝廷威福臣等得藉以收功而永保二司之督發
適際事會且爭先赴鬬踴躍喜戰亦眞足震慴
賊兵屢戰而勝所繫尤爲重且大他日當論本
末具

奏以
請厚賞以酬其勞不敢負也但猛雖已得猛之子邦
彥與諸姦目韋好王紳車輪馮爵趙璋羅雄李
闕盧蘇王富李約李理羅何王琳戴得鍾爲廖
明陸豹林盛陳嫩周俊楊召王受梁綵李賢尚
多據險俟敵如標蘭等寨皆以兵自固中亦有
懸崖百尺非旦夕可破者其巢穴東西相望也
若不及今乘此兵威之盛以亟求剪除之功恐
根株不拔枝葉復萌他日如思恩之劉召王[illegible]
者復相起爲亂是又重貽

朝廷之憂非臣等之所安也故不得不嚴督官兵
通爲掃蕩其有私助兵於猛者亦當審而圖之
必俟姦惡已盡得妖氛已盡清方敢以捷
奏若貪功濫殺則非臣等本心臣等亦已屢戒軍
士凡零擒散捕者紀功御史劉　多抑而不錄
所以重人命釋無罪仰體
陛下好生之德也猛自雄嶺表稔惡有年
朝廷擬之久矣雖全功未收臣等未敢遽以捷
奏然元惡之除得之旬月臣等敢不急馳以
奏以少紓

陛下南顧之憂至於諸叅將都指揮副使等官中有
密切獻策效謀以制伏猛賊於前及今進兵有
率先士卒以共殲岑猛於後或亦恐有懷奸退
縮頓兵悞事不能協力成功或分黨相備者臣
等於終事之日捷
上之時當通爲稽查一一具實錄
奏以俟
朝廷之賞罰其無功者臣等固不敢有所私其果
有勞績者臣等亦安敢掩爲已功而不以
上聞乎再照岑猛已被歸順州目兵藥弩射傷身死

該本州斬取首級連屍用油淹浸同搜獲本賊
身帶該州印信一併解送前來臣等會同巡按
監察御史劉　委官相驗是實緣猛賊犯該謀
叛及殺一家非死罪不止三人法該凌遲處死
但本賊已死不得明正典刑除將本賊仍如法
剉屍以示後警及將首級照舊用油淹浸連印
信責令南寧府收貯聽候

乞厚賞以勵土官疏

題爲廣
聖恩以勵有功事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

申據本司冠帶通把舍目向晟田大有彭仕懋
等連名呈爲乞恩照例早授官職以便統兵圖
報以安夷情事照得本司宣慰使彭明輔屢因
奉征各邊得患痼疾不能任事已經
奏令蔭襲官舍彭宗漢承替節冢本省三司委官
守備鎭筸都指揮劉璋辰州府衛通判王經陳
僉指揮彭飛傳銘親臨本司重覆保勘明白具
結轉達復冢撫按衙門起送間近奉兩廣軍門
并本省撫按總鎭等衙門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仰本舍彭宗漢統兵於嘉靖五年三月

十一日啓行前進外但緣本舍正在起送襲職
間又奉調遣不免顧彼失此有悞襲替本司地
方蠻民又遭荒旱無官撫理犬羊性情安變不
常深爲未便查得伊曾祖彭顯英天順六年征
進開山桂嶺伊父彭明輔正德六年征進川陜
河南彼時祖父替授之時俱因各邊地方有警
彼蒙總制洪都御史等官行令就彼軍前冠帶
領兵况今本舍屢經委官保勘明白見又領兵
征進與前事體相同如蒙伏乞通行兩廣軍門
轉達具

奏俯念地方有警早賜照例准令本舍就彼冠帶
領兵以圖補報庶得彼地全功可收本境蠻民
有望不勝萬便申包詳處早賜轉達授職施行
又據該司致仕都指揮使彭世麒患病宣慰使
彭明輔下報效領征冠帶把總舍目彭勝彭慶
等呈爲致仕土官奮忠報効大建奇功乞恩旌
奬以勵人心事內開蒙軍門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坐調本司土兵一萬員名征剿田州叛
逆岑猛已行蔭襲官舍彭宗漢統領前進有致
仕官彭世麒彭明輔父子恩受

朝廷厚恩正當補報就選家丁土兵一千名自備
糧餉軍裝責令勝等隨同赴征報効蒙分中哨
協同官兵進剿自六月初二日開川初六日殺
抵工堯賊首岑猛男岑邦彥大頭目陸綬等出
陣拒敵就日卯時勝等目兵拚死向前與賊對
敵至未當陣本司官舍彭宗漢親自斬獲大頭
目陸綬首級藥弩射中岑邦彥二箭賊勢大敗
趕殺直衝田州府城除正調官舍目兵一萬員
名斬獲功次不開外勝等原係致仕官彭世麒
彭明輔父子報効家丁土兵牙巨等一千名陸

續往陣共斬賊級一百九功明解本哨監統等
官僉事張邦信都指揮沈希儀驗明轉解岑猛
父子走入歸順州粘跡追捕間有彭世麒慮恐
人心懈怠無以督責成功封刀一把至哨諭令
目兵不殺岑猛不戮一切黨惡不許回兵見我
勝等同彭宗漢委身殺獲岑猛等賊大建奇功
且致仕官彭世麒父子先聞舉動興師就選家
丁報效又行封刀督戰剿滅前賊加蒙准呈俯
念興省致仕土官奮忠効勞照例録
奏旌奬進階一級使其父子感戴

天恩遇蒙督府圖補報等因又據湖廣保靖軍民宣慰
使司統兵宣慰使彭九霄呈爲乞恩憫念微勞
便益承襲祖職事據領征冠帶把總舍目彭翊
彭九臯張爲結彭輔等呈切照本司宣慰彭九
霄先年節奉調征湖河川陝貴州爐山等處叛
賊屢建奇功素因眠卧霜雪得沾暈風等證無
時舉發有蔭襲長男彭虎臣應該承襲父職已
經移關本司保勘起送間續奉兩廣軍門差官
齋執
令旗令牌起調本司土兵一萬員名征剿田州叛

賊彼有蔭襲官舍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
糧鞍馬選帶家丁土兵五千名隨父同征以圖
補報行至廣西賓州呈蒙三府軍門暫給冠帶
統[illegible]分前哨殺賊遵於五月二十九日本舍
親督目兵首先攻克定羅等處擒斬首惡解報爲
因衝冒炎熱染患傷寒潮熱等證扶病督兵襲
至田州剳營發兵攻打賊巢追捕元惡岑猛并
各該黨惡賊級解報訖不料彭虎臣前病不痊
於八月初九日辰時病故爲照宣慰嫡次男彭
良臣屢蒙委官保勘彭虎臣於親供宗圖文冊

内開造明白今兄已故應該彭良臣承襲前職
理合具由呈乞轉達照詳伏望一視同仁乞將
比照永順官舍彭宗漢事例與嫡次官舍彭良
臣一例具
奏襲替庶得均沾
國典以勵將來圖報等因各呈到臣案查先准兵
部咨爲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人
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本部題該總督
都御史盛　等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節該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爲區處不可姑息着

都御史姚 會同鎮巡官即便嚴督各該副叅守
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分哨進勦諸色人等
有能擒斬首惡的俱從重陞賞欽此欽遵又准兵
部咨該臣題爲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 姚 朱
嚴督副叅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
進勦你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作急
選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
官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行

雲貴鎮巡官俱要整搠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
還着姚 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
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
脅誘詿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
銀叁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
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
等已經通行欽遵會議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前去責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
兵前來用事隨據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光琬都
司都指揮孫續祖蔡洪督押前到軍前分發各

哨殺賊間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
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 等題前事該
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這調選過永保土兵便寫勅着原差人役齎
付湖廣鎮巡等官嚴督都按二司委官管押前去
兩廣鎮巡衙門聽候調用仍省諭各通把人等務
要嚴加約束不許騷擾地方事寧之日有功人員
一體查議陞賞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欽
遵外隨據永順宣慰司領征冠帶把總頭目彭
九齡彭勝彭鳴向萬田大用等呈爲乞恩照例

授職以圖補報事蒙本省并兩廣軍門明文各
差官員齎執
令旗令牌備行本司宣慰彭明輔調取土兵一萬
員名統領前赴兩廣聽用征剿叛逆岑猛等情
除遵奉轉行蔭襲官舍彭宗漢統兵前來但緣
本舍已經奏
准承替節蒙委官重覆保勘明白具結轉達蒙本省
黃都御史具
奏聽候授任間今奉起調前來若不呈乞將本舍
比照伊父彭明輔先年奉征川陜該洪都御史

題
准事例就彼冠帶切慮衆兵無所瞻仰威令難於整
肅況今本舍見奉調遣與前事體相同如蒙伏
望俯念地方有警早賜一面照例具
題一面准令就此軍前冠帶統兵殺賊少圖補報
等因及據保靖宣慰司領征冠帶把總舍目彭
九臯張寫結等呈為乞恩暫授冠帶以便統兵
以效微勞事內開節奉兩廣軍門并本省明文
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備行本司宣慰彭九霄起調土兵一萬

員名征剿廣西叛賊除遵奉隨令蔭襲官舍彭
虎臣無同領兵進剿少效微勞今蒙軍門行令
官舍彭虎臣統兵前哨殺賊非敢不遵為照本
舍緣未給授冠帶但令兵衆無所瞻仰信令難
以整齊切緣伊祖彭翰先以官舍隨征貴州都
勻奉例賜與冠帶伊父彭九霄以官舍領兵征
進湖河流賊在於湖廣軍門奏文給賜冠帶授
職俱殺賊以收奇功理合比例具呈乞將官舍
彭虎臣就彼暫授冠帶統兵進哨殺賊庶使將
兵得心以圖成功補報萬便具呈施行等因各

前來臣等議得伐罪除凶非兵力無以成功統
兵馭衆非冠帶無以涖衆永順官舍彭宗漢與
保靖官舍彭虎臣一則親統萬兵間關赴敵一
則隨同乃父添兵報效各能遵
朝廷之
明詔守軍門之嚴令申明紀律約束部伍士舍有此
勤勞俱屬可嘉況猛賊之兵力堅強非湖兵莫
能摧蕩見今進剿之際正在用力之初若以土
舍督兵非惟體統未嚴抑且威令不肅誠有如
彭九齡彭九臯等所呈者俱經遵照欽奉

勅諭內便宜事理及查照本鎮軍門常年事體暫給
與官舍彭宗漢彭虎臣各劄付令其軍前冠帶
就彼望
闕謝
恩用心殺賊以圖報稱仍候有功之日奏
請定奪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
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
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劉　議
照田州叛賊岑猛父子與惡黨岑好陸綬等負
固犯順自雄諸酋稔惡搆亂已踰一紀兇熖日

熾覬圖漸廣致廑
南顧之憂授臣等討賊之責伏蒙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
特勑兵部督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官兵各一
萬員名委官如期管押前來臣等就將永順宣
慰司官舍彭宗漢部領目兵一萬員名分發右
中二哨保靖宣慰司宣慰使彭九霄與伊男彭
虎臣所部目兵一萬員名分發左前二哨各協
同官軍剋期進剿彼時岑猛父子擁兵十萬分
布惡目據險拒敵定羅堡猛賊所恃以爲田州

之藩籬也則用族目岑關及思恩叛目韋趙珦
等督兵占據於此彭虎臣之兵破之賊膽爲之
已寒岑關敗走韋趙珦授首而前哨之兵以進
工堯砦猛賊所恃以遏水陸之要衝也則用子
邦彦及總州惡目陸綬等排營接戰於此彭宗
漢之兵擊之陸綬當陣就斬邦彦被箭奔遁而
兵糧之道以通猛賊復陣于平馬我兵蹙之勇
氣百倍猛不能支衆隨崩潰賊勢爲之頓沮猛
之欲竄入交阯也彭九霄督兵又尾之而歸順
官男岑璋臣有密計遂於六月二十二日生縛

猛以
獻猛以中箭毒死梟首果屍同印信於七月十四日
俱各解送軍門已經會本具
題外臣等切照元惡岑猛兵馬驍勁獨雄嶺南誠
勍敵也議者毋毋憂之謂未可以歲月計今一
舉兵之間不一月而猛遂授首是豈人力所遽
致耶仰仗
朝廷威耀有以震慴之故爾但論其功初則永順
之兵首摧其鋒遂決交阯之竄繼則保靖之兵
急躡其尾復有歸順之奔在歸順亦能遵臣等

密諭因其來投而誘以執之猛賊於此遂正刑
戮臣嘗竊譬猛本虓虎又角而且翼者也咆哮
奮躍本未易制今永順破之保靖追之歸順擒
之是三臣者其效力雖異及其成功則一也緣
照節奉
明旨生擒岑猛出獻的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
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
欽此伏詳
明命之下止爲一人而言亦若止爲本省土人而設
今彭宗漢彭九霄岑璋大功相須而成

恩賞似難偏授臣等看得永順官舍彭宗漢保靖宣
慰使彭九霄各以軍兵之盛大收征戰之功非
止猛賊一人而已走賊子岑邦彥而斃之者多
其力也其在永順先既首斬陸綬繼復協捕韋
好皆渠魁也其在保靖先既首斬韋趙珩繼復
屢擒廖明周俊陸豹皆巨寇也計其勞績本所
宜錄況軍門檄召之初
朝廷
勅猶未下各官舍不俟
勅諭之下乃能統領目兵即日就道其可尚一也其

初遣人到臣軍門臣嘗諭其來人猛勢旦夕難
測也設或順流犯順宜得先鋒捍之各官舍即不
俟大衆之集共發精兵四千兼程前驅以為我
軍先鋒其可尚二也當五月盛夏之時驅兵就
千里之道盡心竭力不避艱難其可尚三也往
時兵馬經過地方不無騷擾至有難於言者臣
等仰體
朝廷至意先示嚴戒及該湖廣鎮巡官選委僉事
鄭光琬肅之各官舍乃能曲折有防大異前日
間有違犯即置之法地方因以無擾節該參議

鄒輗僉事張邦信州同張華縣丞沈注等稟
在案其可尚四也況所部人馬遭時瘴疫病者
過半而死者已十之四屍骸狼藉相枕于道觀
者無不流涕兵衆幾欲潰散二官舍乃能周旋
撫恤各得其宜卒之完事而歸其可尚五也內
彭九霄時方在告力疾啓行即令蔭襲彭虎臣
先領人馬來作先鋒所念本舍童子提兵從征
遠役累有成功倏爾遘疾而逝誠為可憫然身
本歿於
王事功實難於遂泯再照永順致仕都指揮使彭

世麒宣慰使彭明輔已為林下之人尚懷地方
之念乃能裝糧資報效之兵封刀成督戰之績
俱有可取其歸順官男岑璋捨翁婿之誼忘孤
兎之情割恩奉法以擒叛賊攄忠效順以報
朝廷其功良不為細雖
朝賞未經舉行在軍門豈得一無獎勞臣等除將
彭宗漢彭九霄岑璋每人先已各量賞銀五百
兩外但罪人財產猛賊棄離之時不忍遺留盡
成煨燼或已預埋山谷難於蹤跡於今已無可
給其諸田莊在永保固為隔省在歸順亦非接

境於勢俱難分撥及照湖廣鎮巡等官題奉
明旨事寧之日有功之人一一體查議陞賞則
朝廷於永保二司官舍固亦有以待之矣伏願
陛下俯念各該官舍官男殄滅劇惡之土酋而消此
大患削平難治之地方而成此大功較之尋常
誠爲不類其先後功次已該巡按監察御史劉
覈實造冊
奏繳外如蒙乞
敕該部查照計議合無將彭宗漢彭九霄岑璋每人
各賞銀二千兩以示

朝廷之異恩彭宗漢彭九霄仍照前有功人員一
體查議陞賞之
旨將彭宗漢准令冠帶襲替伊父彭明輔職事免其
赴京令其到任管事使得如先世故事皆以軍
前之功襲寵拜休以自耀於所部之民即於土
夷亦當有慰其致仕彭世麒彭明輔仍量與旌
奬以表忠勤及將彭九霄量加陞級准令致仕
仍乞憫念已死彭虎臣有功而殁身不享報量
爲優恤贈以官職或移
於彭良臣替襲職事准給冠帶亦免赴京死者有知
亦將瞑目其岑璋仍照前量授地方官職之
旨量行給與相應土地以彰
朝廷之大信候臣等查處停當另行奏
請定奪如此庶功賞昭明人心感奮將來地方用事
益圖後效矣

覆岑猛詐降疏

題爲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九
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於兵科抄出該臣會同太監鄭　總兵官

朱　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於兵科抄出廣西田州府土
官同知功陞指揮同知岑猛奏爲謹言嫁禍有
傷邦本泣血陳情乞
恩辯明以伸寃枉急救民命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兵科參[illegible]猖獗以
夷酋叨茲世土不思上衙
帝德圖展報私敢爾擅動厲兵[illegible]行[illegible]接憐蒙
炮烙劉召陰與腹心金[illegible]之堅狠[illegible]濟
父子之毒攻城掠邑屢撫不悛爲[illegible]官輒行

偺授忘難盡，犹死有餘辜。已經撫按叅題，該部
擬覆，必欲顯行
天討，亟快人心。爲猛者正宜俛首省愆，延頸就縶，尚
以爲晚，顧乃駕揑情詞，遮飾已罪，指誣講諛，聳
動聽聞。庸詎知極惡非騰口所能飾，衆目豈一
人所可掩也。法雖清時，誅當赤族，宜從抄沒，照
前催勦，先將抱本人役拘執施行，通抄送司案
呈到部。又該本部叅照，岑猛本以亡命夷酋，先
年荷蒙
朝廷剿除岑濬，興復故地，濫膺重職，乃敢叛恩棄

德，悖逆天常，擅專征伐，而奪印殺官，謀爲不軌，
而連兵樹黨，吞噬土地，横逆自恣，殺掠人民，慘
酷日甚，罪惡貫盈，神人憤怒。況節該鎮巡等官
叅奏，本部議覆屢奉
明旨，自合束身投出以俟
朝廷處分，却乃虜官爲質，擁兵自衛，令伊駕揑浮
詞，巧爲遮飾，顯是因見大軍壓境，進勦有期，以
故揑詞奏辯，聳動聽聞，沮撓軍機，緩我師旅，陰
蓄異志，即此可知。該科所叅，誠爲有見。及照提
督等官姚　已於本年六月初二日赴期分哨

征進，迄今兩月有餘，正在督兵進勦之際，各官
仰仗
天威，必能相機攻討，期奏膚功。但岑猛父子素負奸
雄，構亂有年，兇焰日熾，聲氣頗大，反覆無常，變
詐叵測，必須謀慮周悉，庶不墮彼奸計。相應催
勦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馬上差人賫文備行提督等官都御史姚
等，公同會議，再行審度機宜，酌量事勢。若岑
猛差人奏訴之後，果能遵照前
旨，悔過請罪，携其男岑邦彦投赴軍門，及將帯奸陸

綬、王紳等一併解官，聽理審驗真正，查照先次
事理，監候星馳差人奏
請定奪。如或仍前執迷，擁兵稔惡，稱罪欲試，勢不容
已，即便嚴督各該副叅守巡等官，統領調集官
兵，各照原分哨道，相機進勦，期在同心協力，慎
重周詳，務使首惡就擒，地方安妥，不許輕聽誑
誘，延緩急忽，以致貽患，責有所歸。先將曾否獲
捷及賊勢緩急緣由，作急奏報。再照岑猛抱岑
頭目盧玖、林勝奏訴前來，多係親信之人，合無
本部咨送都察院拘留監候，待彼處事寧之日

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岑猛差人奏訴之後果能遵照前旨悔過請
罪同伊男岑邦彥投赴軍門及將韋好陸綬王紳
等一併解官聽理着鎮巡官審驗監候星馳奏來
定奪朝廷自能從寬處置盧玫等暫且拘留待事
寧之日來說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會同總鎮兩廣
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
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議照先因田州府
土官岑猛父子并惡目陸綬韋好等悖逆不道

負固犯順構難一方積有歲月該前後撫按及
臣等即將岑猛稔惡罪狀具奏
請兵征討伏蒙
皇上俞允動調湖廣永保二宣慰司土兵及兩廣漢
達官軍土官目兵人等聽候進剿間臣等復仰
體
皇上好生之德鄭差指揮羅明百戶余爵等齎文前
去撫諭岑猛令其悔罪束身出降待以不死夫
何岑猛公然拒傲不從臣等復又選差指揮蔡
珪健步軍人謝介孫等齎文前去再四開諭彼

復執迷如故方且恃兵力以自雄設機械以相
款雖樹旗稱降實則結砦以自固雖詭詞
奏訴實則招兵以啓釁其逆謀之最著者通盟思
恩叛目韋令惡目岑闗等合兵以占據定羅執
千戶張赶輔而戮之騰文告其境內主令惡目
王琳等欲順流以犯南寧并兩廣州縣而踐踏
焉亦復結約諸蠻謀與同日爲亂事勢危急人
情洶懼所宜決兵以收進討之功此不敢稽留
以取後事之悔臣等已將調到三廣漢達土官
軍兵分布哨道剋定日期行委副參三司守巡

兵備等官監統部剿及將進兵緣由具
題隨據歸順州知州岑璋擒斬元惡岑猛首級併
獲原帶該府印信解報前來又經具
題外續節據各哨監統副總兵等官王偉等陸續
將擒斬惡黨韋好陸綬韋輪岑闗羅何戩得廖
明陸豹周俊王無韋趙珦李賢岑理王琳及首
從賊人賊級數目并猛賊第三子岑邦輔四子
岑邦相彥賊正妻黃氏長子婿童并各惡目妻
妾子女解報前來及稱岑邦彥惡黨岑約馮爵
趙璋王紳各已竄死病故等因臣等查得各哨

通共攻破巢峇九十五處擒斬過元惡岑猛并
惡黨首從賊人賊級共四千八百三十八名顆
搜獲田州府印信一顆玉帶一條鳳翅翠螺盔
一頂銷金黃龍帳一床金九百零七兩六錢五
分銀五千七百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并銅鼓抹
金鈒銀環刀馬鞍橋及紅琴紵絲團幔等物共
七十八件淨身男子四名俘獲賊屬男婦一千
七百四十八名口奪獲牛一千二百二十五隻
馬一百三十四四器械四千三百四十五件招
回夷民一萬八百餘戶男婦共約五萬八千餘

丁口安插已定雖有惡目盧蘇等八九人未即
殄滅已行各府州土官各具甘結領認挨拏并
量留漢達官軍士兵一萬員名行委參議汪必
東僉事申惠參將張經統領住彼駐劄防守臣
等於本年十月初十日班師回還梧州總府控
制地方及會本於本月二十八日具
奏捷報去後今准前因為照前項叛賊已遭顯戮
地方已就底寧
陛下南顧之憂即今可以少釋除臣等將該府夷民
加意撫恤以安人心外緣係該部咨行先將會

否獲捷及賊勢緩急緣由作急
奏報事理

捷音疏

題為捷音事據鎮守廣西副總兵等官王偉等呈
為督調軍兵征剿叛逆稔惡土官事職等先奉
軍門會劄行委監統湖廣永順保靖宣慰彭九
霄官舍彭宗漢等官目兵并三廣夢達馬步官
軍打手殺手及左右兩江官目土兵照依分定
哨道剋定日時俱於嘉靖五年六月初二日各
趨所指地方開刀進剿賊亦分兵拒敵我兵鼓

譟前驅五路並進首克定羅賊鋒頓挫大破工
堯首惡就擒晚更等隘打架等關所向克捷軍
威大振本月初十等日先後直擣田州府城搖
賊計窮勢迫遽即棄城而遁官軍躡踪追襲本
賊遂奔歸順已該官男岑璋斬首并獲原帶印
信解報有名惡目陸綏韋好車輪羅何韋趙珣
王烋李賢廣明周俊陸豹戴得岑關岑理等首
從賊徒次第伏誅復又生擒惡目王琳賊子岑
邦輔岑邦相并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項俱經
呈解訖及賊子岑邦彥累被軍兵追擊窘迫幾

痾寬死[illegible]村惡黨馮爵逃遯富州亦被斬首岑約
竄死逕村王紳趙璋亦各死亡衆證有據此皆
仰仗成筭進兵未幾元惡授首迄今四月逆黨
漸除其餘脅從之徒與夫城郭鄉村居民招撫
一萬八百餘戶男婦共約五萬八千餘丁口安
插已定及泗城州叛目潘琪黃爭黃掌林長
官司官男岑揚安隆長官司官男岑世華等節
奉軍門差官戒飭撫諭各遣人具首各稱原日
委無黨助逆賊情由今情願共出兵六千名前
赴軍門聽調殺賊以圖補報各已陸續到官該

州地方似亦妥帖及又訪得思恩叛夷屢起屢
滅即今人民各已厭禍爲照各該官軍目兵人
等先蒙軍門預調駐劄南寧思恩武緣賓州等
處以防禦猛賊比及前進之際適當炎熱之時
執鋭披堅勞苦尤甚湖廣土兵遠來異省日久
懐歸與各軍士雖無破斧缺斨之勞亦有衝嵐
染瘴之疾況今師久費多事幸就緒雖屬絲等
八九人未即殄滅然釜魚窟兎計難久存各該
府州土官各具甘結願認挨拏即今土人亦有
自願效力擒賊以獻者計日可以盡滅況蒙軍

門委官撫鎮督兵亦復有合應合會議呈請班
師除遵照原擬存留各府州縣土官目兵并狀
近官軍共一萬員名相兼防守外其餘官[illegible]
壯人等合盡行掣放聽其休息以節人力緣係
征剿叛逆土官請乞班師事理未呈照詳等因
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爲土官肆惡無狀逆節
甚著乞預處以正紀綱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廣
西監察御史謝　題稱田州府土官岑猛狡黠
如狐狠同狼虎人人共忿條其十罪以奏該兵
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岑猛等搆亂事情日久未見寧息你部裏便馬
上差人齎文前去責令提督都御史會同總鎮總
兵等官相度機宜應合撫處或進兵征剿俱上緊
奏來定奪不許延緩貽患地方欽此欽遵又准兵
部咨爲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
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總鎮太監鄭
總督都御史盛　總兵官撫寧侯朱　題前事
該廣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左布政使等官彭夔
等會同鎮守太監副總兵等官傅倫等議會同
巡按御史謝　各覆查議參照土官岑猛罪狀

進剿係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作急
選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
官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行
雲貴鎮巡官俱要整搠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
還着姚　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
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
脅誘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
銀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
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備咨前來俱
經通行欽遵及會議停當一面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投前去督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
司官目上兵一面整搠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
官目兵人等各具堅甲利兵聽候舉事及行兩
廣都布按三司整備糧餉置造盔甲軍火器械
船隻收買馬匹等項應用臣等訪得猛賊久欲
揚兵以犯兩江又欲叛
本國以遯交阯爲照歸順州交阯之咽喉也選差
千戶趙楃齎執
旗牌密諭歸順土官岑璋宜必取猛以獻於
朝璋即預報奉約又照得南寧宣化武緣賓州等

非文技詐日深强横益肆搆亂之形已彰不軌
之心久着若不大彰
天討地方難保無虞等因該兵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爲區處不可姑息着
都御史姚　會同鎮巡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
過請罪自能投出奏來定奪或仍前擁兵稔惡即
便嚴督各該副參守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
分哨進剿諸色人等有能擒斬首惡的俱從重陞
賞仍行貴州雲南各該鎮巡官整兵把截以防奔
潰廣西巡按御史着隨軍紀功不得因循養亂及

輕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其餘應該計處事宜俱
聽姚　等斟酌施行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爲急
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該臣又歷舉土官岑猛
先後拒逆事情議照本賊姦雄日長漸不可制
目今兇焰轉熾誠恐變起旦夕其罪决不可宥
願得急發湖兵以决進討等因又該本部查議
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　姚　朱
嚴督副參守巡兵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

處兩江之門戶也臣等隨將調到潯州南寧駐
象柳慶等衛所幷湖廣土班官軍與東蘭都康
南丹等州目兵及召募打手弩手殺手越僑武
緣團丁分布南寧思恩武緣賓州各要害去處
行委左右參將張經李璋副使王顯高楊必進
都指揮同知沈希儀分投統領以防其衝突幷
行雲貴鎮巡衙門集兵嚴加把截以遏其奔潰
隨又訪得猛賊兇勢益張陰與思恩叛目王烝
王受李賢韋趙珣梁締通謀合兵以占據思恩
之定羅執殺防守千戶張廷輔又公然揭示以

明告其境內欲率兵順流首犯南寧之城郭且
以踐踏兩廣州縣爲詞臣等顧此事勢緊急議
欲進兵間隨據原差催兵指揮劉瀚等報稱湖
兵將到及查兩廣軍兵亦各齊集合用糧賞等
項亦已整辦應當躬親調度以便行事照例約
會巡按御史隨軍糾察紀驗功次臣等各於本
年四月二十七等日起程前到賓州等處地方
公同親爲調度隨該湖廣鎮巡官坐委按察司
僉事鄭光琬都指揮孫顯祖蔡洪督押永順應
襲官舍彭宗漢保靖宣慰彭九霄各統領原調

目兵前來臣等各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親至
賓州將調到三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
手人等共十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分爲左
右中前後五大哨左哨右參將李璋公同右參
政胡堯元右哨鎮守廣西副總兵王偉公同鎮
守太監傅倫副使王顯高中哨都指揮同知沈
希儀公同僉事張邦信前哨左參將張經公同僉
事申惠後哨指揮同知施震公同知府葉藟各
監統官軍土兵打手取路前進剋定本年六月
初二日卯時各趨所指地方開刀進剿及委廣

西布政司左參政今調湖廣左參政胡忠左參
議汪必東督理廣西糧餉右參政黃芳總理犒
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王俊民督理廣東糧餉
仍兼管犒賞廣西按察司僉事吳天挺紀驗功
次廣東都司都指揮僉事鄭綬中軍坐營管事
及委僉事李傑防守梧州往來平樂府江一帶
督理地方臣等移鎮南寧居中調度巡按監察
御史劉　亦駐賓州紀驗各哨功次糾察奸弊
又經會本具
題外續准兵部咨爲叛逆造惡謀占上官杖苗田

莊家私人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巡撫
貴州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熊　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着兩廣雲貴撫督鎮巡等官出榜曉諭各該
土官衙門及頭目寨分若遇岑猛潛遯地方即便
擒獻照例重賞不許容隱窩藏亦不許借兵助逆
有故違的雖不係議征之數聽統兵官調兵誅剿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等備云出榜通行曉諭
及備行各該土官衙門欽遵去後六月初二日
隨據前哨監統僉事申惠左參將張經票報五

月二十九日統兵進至定羅堡猛賊惡目岑闕
帶領人馬盧思恩反目王无等共擁兵數千屯
聚險要阻截官軍及計謀攻打思恩府城令其
幼子邦輔管理府事人情憂疑我兵直前而進
賊人果出五更隘口裝伏職等嘗督領哨官員
并保靖官舍彭虎臣等官兵奮勇與賊對敵當
場斬獲首惡韋趙珦賊人敗走奔入定羅堡城
負固據守隨就分投包圍申嚴號令鼓舞軍兵
設法攻打當時克破本堡擒斬首從賊徒首級
不一餘賊棄城敗潰定羅遂復為我有等因初

七日又據右哨監統副總兵王偉副使王顯高
稟報初一日統率官軍及永順舍目彭明倫向
永壽等兵直抵地名晚更隘遇賊衆數千逞兇
迎敵職等督率官兵奮勇攻戰追抵宣塊以寧
大峒連日斬獲賊級不一等因初十等日又據
中哨監統僉事張邦信都指揮沈希儀稟報猛
賊預遣賊子岑邦彥惡目陸綬統領人馬十二
營屯劄工堯分據險要阻山帶河列陣以待及
先發驍捍三千餘徒伏於地名鷓鴣泉伺隙衝
突軍兵繼至果出迎鋒當督永順官舍彭宗漢

等兵各奮勇追擊就陣斬獲數多乘勝進圍工
堯賊亦舉衆迎敵交鋒大戰自卯至未聲振山
谷當場斬獲惡目陸綬及賊徒三百餘級射傷
賊子岑邦彥猛賊親帶精兵數千到于地名平
馬屯劄策應思欲復還官軍復蹙之勇氣百倍
賊不能支衆遂潰敗猛賊父子各東西奔竄等
因十一日又據左哨監統右參將李璋右參政
明堯元稟報統督保靖宣慰彭九霄等官兵進
克播量隘各賊分枝迎截各不下數千我兵奮
不顧身捨命敵殺斬關而前沿江進擊以援中

哨之兵形勢聯絡軍威益以大振斬獲首級不
一等因于十五日又據後哨監統知府葉蘄指揮
同知施震亶報督率官兵克破歸仁砦擒斬賊
衆各於初十等日直擣田州府城猛早已棄城
奔走該左哨已先尾之各哨官兵又相與共處
之本賊遂由歸順欲邀交阯隨該歸順州官男
岑璋已奉領軍門密諭於六月二十二日伏兵
截殺獻首級併獲原帶印信解報等因前來臣
等已將攻殺猛賊情由會本具
題外看得各哨監統等官督兵奮勇首擒元惡勤

勞可嘉量備彩段花紅獎勵用責後效爲照賊
子岑邦彥自王堯敗後與有名惡目韋好岑關
戴得車輪羅何等或保據險峻岩峒或竄伏深
密林莽朝東暮西蹤跡靡定尤恐老師費財難
收全功當行騰文切責各哨監統官員督率軍
兵跟蹤剿捕隨據各官呈稱訪得惡目韋好帶
同妻子賊衆走藏地名李定山巢各哨官兵攻
至隘口賊人預立排柵包占水道據險自固放
射藥弩滾木礧石不能前進各兵尋覓偏僻小
逕攀緣而進前後應援累次與賊對敵捨命砍

開排柵二層賊人拚死出敵殺死百戶王敢伍
官兵憤激橫刀而前當斬從賊百餘韋好窘迫
奔遁隨被官兵斬首及捕獲本惡正妻羅氏次
妻得願等一併解報而岑邦彥岑關等尚爾未
獲臣等又於八月初十日起程親臨田州府駐
劄申嚴號令封刃行仰各哨監統官員遵照
等欽奉
勑諭內事理敢有退縮懷奸失機悞事者以軍法從
事仍懸示重賞激勵人心嚴併監統官員深入
山巢窮搜極剿隨據各哨監統官呈稱即今地

名隴戎有賊結巢據險不服招撫率兵進攻各
賊據險阻敵射弩礧石官兵奮不顧身併力攻
打自八月十九日攻至二十六日方將本巢克
破斬獲惡目戴得從賊首級不一等因又據各
哨監統官呈據招民報稱拔波巖峒藏有首惡
依險負固不服撫追拒敵官兵各職親抵巖口
自九月初九日攻至二十五日未下乃設策爲
毒烟烈火熏之巖石崩墜賊始驚懼自願投降
當時搜出猛賊及各惡目鍾烏等男婦四十餘
人并坊村大小男婦五百八十名口隨將所兇

總把張仍羅潘羅六擒解斬首示衆託鍾烏等
男婦送官監繫其餘坊村男婦各從便安插賊
險盡平等因續該左哨監督右叅政胡堯元患
病不能監督臣等又經行委總理犒賞左叅議
王俊民帶管該哨軍務督兵剿賊間續又據各
哨監統官及署田州府事委官知州王熊兆等
各將王琳父子生擒送官岑關羅何岑理陸續
擒斬首級併獲岑猛第三子岑邦輔四子岑邦
相及彥賊正妻黃氏長子嬌童并各惡目妻妾
子女各到官并據原委巡哨江道廣西都司署

都指揮僉事孫澋各亦督兵斬獲賊級通行解
報前來其脅從與夫漫散夷民臣等仰體
皇上如天之仁一面給發旗榜信帖行令各哨招撫
安插復業住種外查得各哨通共攻破巢岩九
十五處除有名賊子岑邦彥為官兵所逼竄死
齋村惡黨岑紵竄死遐村馮爵竄死富州已該
本州斬首趙璋先被岑猛殺死王紳先已病死
外擒斬過元惡岑猛并惡黨韋好陸綬車輪岑
關羅何戴得廖明陸豹周俊王苑韋趙珦李賢
岑理王琳及首從賊人賊級共四千八百三十

八名顆搜獲田州府印信一顆玉帶一條鳳翅
翠螺盔一頂銷金黃龍帳一牀其餘金銀預埋
山谷者卒難追取見盤獲金九百零七兩六錢
五分銀五千七百七十一兩七錢九分銅鼓金
事件環刀小解手抹金銀豸頭刀鋄銀象牙柄
刀夾金相銀環刀銀豸頭刀鋄銀鏢鎗紅琴閒
金鋄銀馬鞍橋鋄銀馬鞍馬鐙紵絲團幔等物
共七十八件淨身男子四名俘獲賊屬男婦一
千七百四十八名口奪獲牛一千二百二十五
隻馬一百二十四匹器械四千三百四十五件

大小首級俱供該巡按監察御史劉　先委僉事
吳天挺閱驗後親自審驗外獲功官軍目兵人
等俱量行給賞陣亡傷故者給與銀兩以為營
葬湯藥之資生擒首從賊人監候另行賊級梟
掛警衆印信給與署田州府事委官上思州知
州王熊兆收掌用使器械賊物發庫收貯賊屬
不堪大婦幼男女與牛馬俱變賣價銀入官公
用幼男幼女揀選堪中者發仰有司收養聽候
類　進隨有生擒惡黨王琳在監病故斬首與
元惡岑猛惡黨韋好陸綬等首級并賊子岑邦

輔今邦祁及各逆妻妾子女俱收管聽候招回
夷民安插住種內有貧不能存及缺少牛具者
量爲給發鹽米牛具以資其生即今墟市漸通
商販漸集各已樂業及行各哨副參等官將調
到三廣漢達土官軍兵人等除摘留防守其餘
盡數放回休息農種臣等於十月初十日復自
田州班師回還梧州總府控制地方外臣會同
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
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廣
西監察御史劉　議照叛賊岑猛父子與惡目

韋好陸綬等初出敗亡本已無州幸家
國恩扶之再立略無懲創之念豈不感荷於心徒
以地廣兵強自矜百戰黨羽甚衆叱咤可集敢
爲梟獍之狡屢肆虎狼之毒執官奪印非但一
州獨罹其殃劫衆虜民蓋已十數餘年于此其
諸器服日用如帳鎖金龍盔描彩鳳盡干非分
之嫌凡所經營謀爲若私用火者僞立總州輒
犯不軌之戒專制一方生殺已不知有
朝廷之刑威自爲諸酋盟長亦豈識有軍門之號
令在

皇上弘唐宗之量毋垂撫諭之勤顧此酋非馮盎比
人竟昏來歸之望時或外爲好語是則內藏禍
心連盟叛目既已據定羅而逼思恩明告有衆
直欲犯南寧以踐兩廣抑且授甲諸夷約與同
日爲亂兇焰日騰逆謀大著豈惟興智高蠭起
之變甚欲爲尉佗虎踞之雄使賊計遂行此無
所備萬一破邕州以自逞則將重貽
國家之憂又或合交阯而興難則亦尤非邊境之
利所賴我軍早集湖兵適至先事而發有鬼神
不測之機五哨俱前轟雷電並擊之勢旌旗所

指重關無結草之防干戈所臨前徒盡倒戈之
衆間雖挺身而鬬輒亦披靡不支
神相我兵雖草木皆能效靈鬼奪其魄於弓矢一
不及用不踰時而元首已擒僅四月而逆徒漸
盡威騰十萬之雄功近五千之數積年危難一
旦消除兼以携二者傾心咸奉軍而聽命流離
者復業盡擬首以來歸在泗城已有復興之勢
於思恩當無再叛之民平一郡而并安二州清
兩江以兼靖五嶺威震百蠻罔不股栗而戰懼
歡騰數省率多撫掌以歡呼嶺南之功於此爲

烈非區區蠻夷與尋常寇盜者倫也是豈無自
而然哉寔皆仰仗我
皇上德全
聖哲 運撫中興布
神武以震八荒垂
明見以照萬里
廟堂之上素有
成筭將士用命各思效勞故於大盜之除有此駿
功之易慶在
一人福延四海臣等仰賛不暇而已安敢言絲粟之

勞哉但照巡按監察御史劉 同在軍前恊謀
進剿親驗賊級公於毀竄嚴於紀錄禁妄殺之
條革濫冒之弊其功實可嘉尚又照鎮守廣西
太監傅倫靖鎮一方恭勤在念督兵剿賊亦效
功勞副總兵王僖副使王顯高右參將李璋右
參政胡堯元都指揮同知沈希儀僉事張邦信
左參將張經僉事申惠指揮同知施震知府葉
藟分哨督兵衝冒炎暑備嘗勞苦馳驅行陣互
有擒斬其功俱不爲小并查得猛賊未發之際
寔切旦夕之憂先該數內右參將李璋建議扶

泗城以牽其勢繼該都指揮同知沈希儀建議
屬歸順以防其逸及先任廣西按察司今去任
副使楊必進首控南寧塞大灘以沮其鋒爲左
計以綏其謀臣等用之皆以取效其功尤所宜
奬臣願
陛下各垂優録以示後勸及又查得左參政胡忠右
參政黃芳左參議汪必東王俊民僉事吳天挺
錢糧慎於出納紀録公於閲驗都指揮僉事鄭
綬督理中軍克勤供事內王俊民接管左哨與
參將李璋計擒岑邦輔以漸絕禍根功難槩論

及又查得泗城久破已甚衰弱指揮施震以臣
等推委坐鎮其地其民初不滿百繼後歷數月
遂以漸而歸聚至一二萬之衆猛賊聞之不無
懼色叛目黃爭黃掌潘琪岑揆岑世華皆以形
跡自阻孤疑萬狀知府葉藟以臣等坐委力撫
其人其初尚未能信既而推誠開諭至再至三
不待干戈之施坐降其三數萬之衆竟以收
皇上不殺之仁此二官者其功亦難槩論也及又查
得前總督都御史張 盛 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汪 謝 先後騰

奏欲
陛下急除此賊是皆有切於地方之憂者湖廣鎮守
太監潘 巡撫右副都御史黃 鎮守總兵官
清平伯吳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鄧 督發湖
兵如期而至統兵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光琬特
於紀律甚嚴都司都指揮僉事孫顯祖蔡洪兼
亦督陣多勞是深有濟於事會者雲南鎮守太
監杜 巡撫右副都御史吳 鎮守總兵官征
南將軍黔國公沐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熊
貴州鎮守太監楊 巡撫右副都御史熊 鎮

守總兵官署都督僉事牛 巡按貴州監察御
史鍾 責委雲南布政司左參議趙淵按察司
副使戴書都司都指揮同知胡章廣西府知府
楊美璜等貴州都指揮狄遠金章都勻府知府
王公大等各飭所部嚴兵把截賊不得越境而
逃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涂 留心地方共固藩
籬督委廣東按察司副使李傳徐冠范嵩分守
雷廉高肇地方左參將董禎廣東備倭都指揮
同知歐儒各亦分兵把截賊不得航海而遯是
皆能協力以相成者其功俱所宜錄及又查得

廣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右參議緱輗按察司僉
宅仁僉事李儀署印湖廣都司備禦廣西署都
指揮同知曹震廣東都布按三司掌印左布政
使梁材按察使周南都指揮使聶濬雖無躬冒
矢石之勞各有贊襄防範之力又查得 南署
都指揮僉事孫震承委巡哨江道亦頗有斬獲
之功廣西都指揮同知楊恕等都指揮同知張
輗防守梧州達官都指揮僉事查鄉防守潯州
達官都指揮僉事卜玉防守德慶廣西署都指
揮僉事朱承祖防守府江湖廣都司備禦廣西

都指揮僉事孟鉞防守省城亦俱有備禦之寄
桂林府全州同知張華灌陽縣知縣周應祿各
有審驗供事之勞均乞詔布
天恩
俯垂優奬臣等又照田州雖稱已平人情豈必
盡妥除暫委廣西上思州知州王熊兆署晉田
州府事及委分守布江道左參議汪必東分守
潯梧等處地方左參將張經并添委僉事申惠
坐鎮田州府及量留漢達官軍土兵一萬員名
在彼住劄防守以捕未盡之惡目以安甫定之
人心待彼事勢略定即亦漸次掣放仍備行守

巡兵備等官行委能幹官員將岑猛與惡目韋
好陸綬等所遺田土踏勘明白沒官公用及查
岑猛韋好陸綬車輪馮爵趙璋王紳等如有未
遭官軍殺戮遺下族人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
之同異於律皆應流二千里安置臣等除盡行
拘取到官照例發遣另具名奏
聞
其有功歸順州官男岑璋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官
舍彭宗漢宣慰彭九霄與防姦善後之議保境
安民之策亦另行奏
請定奪獲功陣亡傷故被傷官軍目兵人等衛所府

州縣職役姓名該巡按監察御史劉　造冊
奏繳外再照元惡岑猛等首級例該解京梟首示
衆及見獲岑猛幼子岑邦輔岑邦相岑邦彥子
婿童并各逆妻妾子女律應給付功臣之家爲
奴與淨身男子合無通解赴京奏
請施行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裁緣係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呂光弼齎捧謹題請
旨

辭免陞官蔭子䟽

奏爲辭免陞官蔭子事嘉靖六年四月初七日准
兵部咨爲捷音事節該欽奉
聖旨是岑猛父子糾合惡目謀爲叛逆搆亂數年大
爲一方之害兩廣提督鎮巡等官督率官軍分哨
進剿甫及數月賊黨授首巢穴蕩平其功甚偉姚
等已賞了姚　還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
少保廕一子與做錦衣衛百戶欽此欽遵臣聞
命戰兢捫心慚愧蓋功微而報隆極知
主德之高厚力小而任大自揣臣分之僭踰況左都
御史乃風憲之長

太子少保實輔導之官而錦衣百戶又有
侍衛爪牙之寄自非茂著勛烈何敢濫膺
寵榮伏念臣出自遂菲業專鉛槧軍旅之事實非所
長顧以猛賊竊據一方流毒西境深根固蔕黨
與甚蕃臣叩利兵姦雄自負若非早處後患難
支是以檢覈舊案亟請
天誅仰荷
皇仁載申遠略示以撫綏之意啓其悔過之心使此
賊聞風警懼幡然改圖面縛就降俯首待
命臣當即爲奏

訖寢兵息民以安養鎭靜爲事不敢徼幸萬一以
希意外之
恩是則臣之本心也夫何犬豕之性怙終弗悛飛諭
徒勤傲很弗顧臣不得已肅將
天威移激遠近趨兵討之而此賊兵力素雄談者色
動臣於是時夙夜兢惕寢不能寐自謂叨膺重
寄死生以之嚴督諸軍踴躍並進幸賴
朝廷威福將士效勞先鋒所至勢如破竹遂梟渠
惡以靖邊徼是皆我
皇上一德格天百神默相所致而

宗社億萬年靈長之慶於是乎占焉否則蕞爾微躬
當此勍寇曾不知置身何所又何功之可言哉
臣聞理當戒乎自盈福莫大乎知足臣位列正
卿榮已極矣歲俸所入養已厚矣先以京官三
品廕子入監
恩已渥矣臣每自慚無由報稱今茲微績不當毫芒
而田州思恩尚有遺孽未即清謐是又臣之餘
責況照臣先行自陳不職謹以日俟罷斥之
命豈敢復貪天功而冒
寵哉伏望

陛下鑒臣愚悃收回
成命廕子加官並
賜停免容臣止以舊銜致仕則臣之受
恩即此已多矣臣當何如其爲感哉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處置兵後地方疏

題爲處置兵後地方事據廣西布政司等衙門監
統右參政等官胡堯元等呈抄奉臣等會牌前
事依奉各職會同副總兵王偉議照田州府叛
賊岑猛擁兵自縱搆難有年惡已貫盈罪在不

赦仰仗
天威明正刑戮當干戈甫定之餘正治化更新之始
欲一徇土俗恐損
朝廷正名討賊之威欲悉從華制又非先王因物
成務之意除各項處置兵後事宜另行會案具
呈照詳施行外所有改復流官係干首務合即
舉呈查得田州府先於弘治十八年正月內該
鎭巡衙門奏奉
欽依建設流官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知事各一
員已有定制其流官知府亦已再設止因反賊

岑猛潜蓄異圖往復盤據興兵拒
命作孽迄今故流官不得其位　王敎格而未洽爲
今之計合無仍照本府弁思恩初年事體特設
叅政掌府事一員同知通判量除一員推官一
員經歷知事照舊各一員分理地方凡設官俱
要得人而知府一員尤在選擇責成若但知思
恩往年任府官者以邊方自陷歸訃是圖但知
盗發賊金科歛民財私收稅課剋削里甲沉酣
飫飽姑息偷安不恤民隱皆足以養禍致亂遂
使干戈相尋於無已此則深可罪也茲欲復設

知府必須京官及外任素有卓識定守者仍乞
請
勑一道以重其權務在用心經理興利除害賑貧恤
孤訓兵練卒禮賢育才動靜出入率由禮法操
縱鼓舞曲得夷情惠常先政恩不缺威如虞詡
之在朝歌張詠之在城都庶可以收人心安反
側樹聲敎而漸夷爲華矣等因開呈到臣案査
先爲前事臣等照得田州黨逆漸次剿平此後
制馭事情必須預爲計處庶使民夷有賴地方
可安已經牌仰各哨監統官將田州府一應興

革事宜從長査議區處停當會案通呈叅詳奏
請定奪去後今據前因除別項興革事宜臣等待各
官再行斟酌停當另擬具
奏外臣會同總鎭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鎭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監察御史劉　議照田州府土官岑猛不
守臣節叛亂地方仰仗
天威已就誅滅脅從夷民俱各招安當地方平定之
初正得人經理之際冥頑者宜及時以制伏良
善者宜及時以綏懷賊遺田土宜清理以杜後

爭奪沿習弊宜釐正以安反側若可因弗因是
固好謀者喜於生事如可革弗革亦恐更事者
限於後時但斟酌事宜馴習其民其大要全責
之知府一人先時田州府已改設流官以岑猛
梗逆之故旋置旋罷醸有今患卽今人心事體
已定大非前日之比選授流官似亦無疑但改
土爲流係干重務臣等伏乞
陛下特
勑廷臣再行集議將本府應否改設流官從長奏
請定奪如是僉論已同　求無別議流官必在所設其

新任知府乃起家之始誠不可不愼擇其人
大抵土人所畏者貪與懦也往年官思恩者往
情自爲啓釁召禍具有明鑑今日之選必得操
持廉潔才識優長剛不過虐柔不病弛亦必幹
事及諳曉夷情者臨之積以歲月其效自臻緣
邊方萬里程途跋涉每遇除授官員非一年之
上不即前來到任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初平且在邊徼安危利害關係非輕
乞
勑吏部查議合無於在京相應官員內或近省知府

中素有才望者亟爲遴選一二員具名上
請量加叅政品俸仍請
勑一道并給憑令其前來掌管田州府事持重事權
用新衆望如果數年之後功績顯著仍不次陞
擢以表異能庶幾人知自勵地方有託臣等又
查得田州地廣人稠即非一官所能幹理者必
須全設同知通判推官分理方克有濟臣等訪
得廣西南寧府上思州知州王熊兆年力精銳
操存謹飭有慈祥豈弟之風甘劇理繁之勞
堪任同知柳州府儒學教授祝𣸣才識明敏署

州有聲堪任通判南寧府宣化縣縣丞沈法政
體練達遇事能斷堪任推官除已暫委知州王
熊兆在於該府權管諸務外乞
勑該部體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就將王熊兆陞任
田州府同知祝𣸣陞任該府通判沈法陞任該
府推官各給憑前來令其疾速到任管事共圖
經理之績以安新造之邦其各官員缺仍乞別
行推補非惟委任得人寔亦事體甚便

條陳處置兵後地方疏

題爲處置兵後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據廣西布

政司等衙門監統右叅政等官胡堯元等呈抄
奉臣等會牌前事依奉各職會同副總兵王偉
議照田州猛賊已誅干戈已定流官之設事在
不疑除已議擬具呈外但土夷陋習漸染既深
而犬羊野性馴制難驟其間興革事宜相應斟
酌議處期不失改土爲流之宜亦攸寓用夏變
夷之漸用制禍胎以弭兵端庶幾懷柔有方治
安可久所有處置兵後事宜條件合再會案呈其
照詳等因到臣案查先爲前事臣等議照田州府
叛賊岑猛父子悖逆

天道違犯　國法罪不容誅已經奏奉
欽依動調大勢軍兵行委副叅三司等官監統剋期
進勦節據各哨監統官陸續將擒斬過元惡首
從賊級并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項各數目緣
由解報前來緣該府黨逆雖已漸次剿平而地
方撫安事情必須預爲計處又經牌仰各哨監
統官將一應興革事宜從長查議區處停當會
案通呈叅詳奏
請定奪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鎭兩廣等處地方
內官監太監鄭　鎭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

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監察御史劉　議照猛
賊父子叛逆不道旣干典刑自覆宗祀卽宜遂
正籍豕之防不可重貽養虎之患合將田州府
照依思恩府事例改爲流官衙門以杜覬覦除
已會本具
題外但撫夷之要貴在寬簡爲先而兵燹之餘必
有矜恤之政臣等皆當究心經理復督同廣西
都布按三司掌印右叅議鄒輗副使廖紀都指
揮同知曹震并叅將守巡兵備等官右叅政黃
芳等各議到臣臣等將各官所議事宜叅據衆

論酌以土俗更爲刪潤備開條陳伏望
皇上俯念地方初平夷民始復乞
勑該部將臣等後開條件再行查議上
請特　賜允行如此庶更張有漸而事體不乖夷民
樂從而
王化易浹矣緣係處置兵後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
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潘欽親
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專設守備臣等叅酌衆議查得先年剿平
思恩府地方該前鎭巡等官題奉
欽依設有署都指揮一員領
勑守備該府地方今照田州府剿平與思恩府始平
之日事體相同而其地行人衆民易爲姦
難治倍之其守備官員尤當勢分隆重遴
選得人若但如先年守備思恩都指揮甘
霖等貪利酗酒與上官土目狎處酣呼甘
言卑詞媚取財物貪詭自喪養寇殃民釀
成兵禍勞師費財積數十年而未已於

朝廷何賴焉今之守將必得諳練戎務頗情廉恥
通曉文義識達時務實授都指揮一員仍
乞請
勑一道重其事權專一駐劄田州提調各州土兵及
官軍操備防守仍協同該道分守兵備等
官用心撫理輯和人民一有遺賊竊發隨
即相機撲滅守備既久積有功勞撫按官
具
奏旌奬或不次陞擢其有貪殘不法剋剥夷民計
取土人財物致悞地方者雖事故陞遷仍

奏追論其過一以律例治罪庶守將知所激勸而
行劾
地方守備得人及查得廣西都司都指揮
同知沈希儀見在地方用兵諳曉夷情練
達戎務堪以防守如蒙乞
勑兵部查照計議合無將都指揮沈希儀奏
請充爲叅將仍乞請
勑一道責付本官齎領專在田州府駐劄提調各該
官軍土兵操備防守協同該道守巡兵備
等官用心撫理輯和人民其田州泗城思

恩安隆上林長官司及田州切近奉議向
武那地歸順鎮安東蘭歸德果化上林等
地方俱聽本官節制遇有盜賊竊發及私
相讎害或撫諭開解或調發軍兵相機撲
滅以絶姦萌如果事情重大一面具呈軍
門具
奏別調官兵會剿俟三年之上地方寧靖另議定
奪如本官貪殘廢職仍聽臣等糾劾照前
重治則賞勸明而實效臻矣
一存立城頭臣等叅酌衆議切照田州府官
雖改流政宜從俗查得本府舊有城頭土

人以村落所聚名之也共六州除附郭人
民編爲二甲每甲八城頭共十六城頭在
外六州一曰無州二爲上隆州三爲恩城
州四爲武隆州五爲安德州六爲舊田州
每州編爲八甲每甲共四城頭每甲編二
大頭目二副頭目每人食二甲六城頭或
三甲八城頭或食一甲半四城頭食租五
百石或四百石或三百石不等小頭目止
食一城頭或七八十石或五六十石不等

共食租約一萬石以漢法齊之大略歲可
增租五千石但臣等切思蠻夷之俗久已
相承必欲更之亦有未易率革者昔唐臣
韓愈謂嶺南之民宜寬去繩勒簡節疏目
東漢武陵太守謂蠻夷率服可增租賦於
是賨布增而蠻夷叛虞詡謂所得不償所
費皆至言也如前所欲增之說以軍門雇
兵事體槩之僅足以供一歲一千兵行糧
之費其雇募之直猶三四倍焉與其增稅
而省兵孰若存兵而去稅且廣西邊境外

有交阯之防內多蠻夷之擾先年思恩之
變已去一府之兵今田州之變又復去一
府之兵則土兵微而外患衆矣此不可不
深思曲慮也綠猛已逆誅正名定罪欲復
用土官不可也是必有流官之設然純用
漢法不可也是必兼土俗之宜特所謂大
小頭目者宜從流官衙門名色以千百長
易之其原食租稅各照舊分給其大重者
稍爲減節使大小相承臂指相隨遇有調
遣及防守城池等項略如里甲輪更之意

此外科征一切停免蹲節潤色仍用其已
俗治之以效古昔寓兵於農伏險於順之
意則兵民各有定守而無尾大之患矣臣
等又查得思恩與田州大勢雖同其間亦
自稍異思恩先年既誅岑濬其惡目本有
除者一從土俗寬處所以夷民頑獷正德
七年內一二監生之說開設里分叛者數
起由處之無方變之太驟故也但一有反
叛隨即撲滅人心已定固不可復改爲土
矣今田州惡目俱已盡誅自與思恩不同

合准思恩初年事體權宜寬處以仍其土
俗稍以漢法參之此固百年無事之計也
州不得以思恩拘礙思恩固亦不得以田
州爲說至於人盡馴服皆願爲華或可別
議然於出兵一事終係地方大計變更之
際誠不可不慎也

一興復學校臣等參酌衆議切惟風俗移於
人才人才養於學校田州府先年已立有
生徒亦嘗應貢舉矣後因猛賊漸生逆謀
恐爲清議所梗趕逐教官驅遣生徒衣冠

盡毁學舍荒蕪民俗習成獷戾故猛賊遂
得以相率而爲亂茲欲變革夷風漸爲善
俗合無將原設學校重加脩理其所用廟
學齋舍見有没官逆犯陸綬葦好等房屋
皆制度僭擬幸未焚燬但用雇倩民夫撤
移監造創成學宮仍乞
勑吏部照舊選除教授一員訓導量除一員以任教
職其選充生員先儘本府民間俊秀子弟
仍准於附近南寧賓州等處儒學生員內
考驗頗有學行者改發二十餘名撥赴該

學肄業仍不拘常例但係廣東廣西江西
占籍田州商民俊秀子弟者亦聽一體選
充生徒相與涵濡薰染以長文風亦仍照
例科舉歲貢及酌量地方開設社學敦請
師儒授以
大誥教民榜孝經小學等書訓誨各鄉村民閭子弟
庶衣冠揖遜之容民日改觀詩書絃誦之
聲民日易聽夷俗之陋可望其變而爲華
一二十年之後亦必有人才出於其地矣
一建置衙門臣等參酌衆議查得田州府治

係土官雖經弘治年間改設流官各衙門
創造未備今止有田州府治譙樓前廳後
堂少有毁壞再加脩葺可爲治所其布政
分司右江分巡道并添設督備司及廣儲
預備倉廒俱未建置自今平定之後守巡
兵備不免巡歷撫處守備都司又已坐委
駐劄各該衙門俱合從便建置今查有逆
犯馮爵盧蘇羅何陳嫩林盛王富陸豹王
琳戴得車輪岑關鍾烏楊召岑理等房屋
各亦僭侈高大亦止用雇倩夫匠搬移豎

造俱易成功於工力不必甚費在規制亦
自可新
命下之日臣等備行查照脩建其合用錢糧俱出自
公帑於民一不得有擾庶官有定署而下
亦稱便矣
一計處錢糧臣等參酌衆議照得田州府改
設流官迺年合用自知府以下官吏師生
俸糧柴薪皂隸馬夫齋膳等項銀兩又有
祭祀鄉飲進
表各項供用皆流官衙門之不可無者今查有本

府原額田地。該糧四千餘石。其餘包隱錢
糧。原無查徵之數。雖經遞年派運柳州。遞
欠已十餘年。及查該府舊有河埠商民船
稅。羅段布稅。騾馬牛稅。食鹽杉板稅。又有
鐵器瓷器清油檳榔蔞葉蘇木胡椒顏料
雜貨等稅。雖每年盈縮不同。大約亦有三四
千兩。皆充岑猛陸綬等私家之囊橐。又有
逆猛等所遺莊田租糧。今該府已經兵戈
之後。而猛賊又肆橫征之。慮其稅銀租糧。
今不能復如舊數者過半矣。然計其所入。

猶足以彀前項官吏師生俸糧祭祀鄉飲
進
表各項。資給供應餘剩之數。可備柴薪門皂之需。
及一切脩理之用。嚴覈收支。禁革科派。民
不重擾。官有實用矣。仍乞
朝廷溥更新之化。推曠蕩之恩。合無將該府嘉靖
四年以前十餘年未運之糧。悉與蠲免。嘉
靖五年六年七年三年未徵之數。亦許停
徵。以示優恤。自嘉靖八年為始。照前追徵。
則復業者得以從容治生。而逃避者日與、

來蘇之望矣。
一請給印記。臣等參酌衆議。照得田州府原
係土官衙門。不曾設有六房吏典。及司獄
倉庫陰陽醫學衙門。今既改土為流。必用
吏典以資書辦。司獄以繫囚犯。倉庫以收
錢糧。陰陽以授民時。醫學以寄民命。與夫
僧綱道紀司以禳災祈澤。亦皆流官衙門
之必有者也。今無將田州府查照別府體
制。設立司獄倉庫陰陽僧道衙門。選除司
獄一員。倉大使一員。本布政司撥與六房

吏典書辦。其庫官照依別府事例。帶管陰
陽醫學僧道。俱照事例保送赴部選除。其
司獄倉庫陰陽醫學僧道。與議立儒學各
衙門印記。俱合
請鑄造。發下收掌。以全體制。則官規漸立。而觀望亦
新矣。
一議處奉議。臣等參酌衆議。查得奉議州原
係土官黃文顯。其地與田州密邇。岑賊之
欲吞併久矣。先於天順年間。謀殺知州黃
能。其嗣遂絕。久無相應繼立之人。

朝廷止設該州判官一員亦控制羈縻之意自猛
賊弄兵構亂奉議目兵脅從者大半今日
大兵征討據跡原情多從寬貸是則奉議
之保全實由田州之平定今田州府既改
流官而奉議亦當更改其土官久廢流官
久立而其百姓亦久安於流官之名但其
土俗亦不能遽爾變革相應改設流官比
照上思州事例選除知州一員吏目一員
將原選州判裁革照依舊俗管治仍將該
州直隸本布政司不與田州干涉以離携
二之黨以正更革之始庶撥亂反正而永

絶禍亂之階用夏變夷而漸觀新美之化
矣

復請　天兵除反目盧蘇王受疏

題爲急請
天兵以除反目事案照先爲惡目通謀造妖作反事
該臣等議得廣西田州府脫捕惡目盧蘇僞造
假印一顆妖言惑衆口稱岑猛尚在及誑言糾
有交阯兵二十萬謀復土官致令夷民愚蠢無
知輙亦聽信復通合聽招目民邢相王允等隨

從爲亂內外相應於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統領賊衆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刦倉
庫追留知州王熊兆詐言赴招復又陰令惡目
邢相與思恩脫逃惡目王受梁綈等糾聚一萬
餘徒又於嘉靖六年正月十九日用木梯一百
餘架攻入思恩府城將知府吳期英守備指揮
門祖蔭經歷方學教官張塤拘執占據府治燒
燬衙門分兵把截各路勢甚洶洶臣等叅照惡
目盧蘇等黨助惡逆偷生漏網近復挾姦舞智
畧無悔悟乃敢造妖假稱岑猛尚在妄言交阯

有兵惑亂夷衆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刦
錢糧其罪已不容誅而王受等本以岑濬餘孽
於正德八年嘉靖三年屢次糾合反目覃恩韋
林劉召謀復土官未加誅滅曾不自懲繼復幫
助猛賊爲亂今又占據思恩府城拘執職官燒
毀衙門其求復城頭百姓不皆同心獨王受輩
脅而爲之敢於肆逆如此其罪益不可宥今雖
陽爲聽招其姦謀實不可測跡其形狀固非猛
賊之雄亦係一方之孽於
國法所甚惡此

天討所必加臣等已於嘉靖六年二月初十日會本具
題乞
勅兵部答切計議合無將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
土官土舍上年前後功績查照臣等所奏應陞
賞者陞賞應冠帶襲替者冠帶襲替應旌奬者
旌奬應優恤者優恤降
勅二道馬上差人齎付各土官齎捧每司先責令起
撥土兵三千名就令各土官親身管領仍乞容
勅湖廣鎮巡等官
命下之日即差官齎執

旗牌催調選委謀勇參將及僉事一員統督從彼
取捷星夜兼程直抵廣西南寧賓州等處聽調
如果賊情重大兵力不敷仍聽臣等斟酌事勢
差官齎執
旗牌徑自移文湖廣鎮巡官處於永保二司每司
仍再調三千名共湊一萬二千名盡將前項反
目擒斬搜剿殄滅噍類弗遺殘黨已盡從臣等
將湖兵酌量暫留一二千名以示彈壓之威以
絕永久之患三數年後人情已定方行停止去
後未奉

明旨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議照岑猛不守臣節謀為叛逆先該御史汪
謝、等深憂遠慮切切言之是在
王法所必誅亦天下公論所不容者臣等仰仗
天威聲罪正討逆猛父子皆已伏誅凡我民夷莫不
稱快而二三惡目盧蘇王受等根蔓未除乃敢
造妖惑衆聚兵倡亂占據城池拘執職官敢殺
軍民搶奪府庫再啓不逞之圖重貽地方之患
實皆監統等官不即殄滅之過而臣等所不能

辭責者日夕憂惶圖惟一剿以收成功雖整飭
兵糧頗有次序及節次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投坐調東蘭泗城南丹那地鎮安向
武等府州土兵或令其出奇兵以擣於內或令
其集精兵以禦於外名已有前到地方願受束
約者但恐孤兔之情終是相關而盡欲仗為心
腹遽難輕信惟湖廣永保二宣慰司土兵乃土
酋素所畏憚者必得急調前來方克濟事此臣
等預有前
疏勢非得已况即今賊勢愈張賊黨愈衆張打旗

號劫掠鄉村殺牛會衆要連蠻賊將肆出爲變
義當剿除誠不容緩臣等又恐一時議者不同
或謂兵荒之後宜暫休息撫處不即調兵急剿
致留日月愈悞大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等
平日亦頗讀書史豈不知休兵息民爲便爲逸
而好爲此窮黷爲
陛下生事於邊徼乎特以綱紀所係不可不正夷情
所關不得不舉盧蘇等以二三殘黨乃敢據城
池以張桀驁拘職官以肆狡黠要黨與以連兵
禍此正各土夷覬望之際而我一旦遽以用兵

自畏怯懦退縮以施姑息招撫之計竊恐
國威重損事體益乖養虎遺患憂在他日非惟無
以正田賊猖獗之罪亦恐重以啓土夷笑侮之
端將來復有岑猛者出
朝廷其將置於不問乎或亦少加究詰乎威已伸
而復自削誅本正而或相阻終且上貽
九重南顧之憂下延兩廣莫測之患其咎將誰歸乎
臣等身寄邊陲志在靖亂誓當以死報
國豈敢輕爲雷同不盡言利害以爲
陛下告乎除臣等已差官齎執

旗牌徵兵湖廣及將見在本處人馬相機從事外
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重計如果臣等所議不謬乃乞
勅兵部查照臣等先後所
奏事理作速咨切差官一員前往湖廣等處督落
鎭巡等官起調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各三
千名就令土官親身管領選委謀勇參將及僉
事一員督押前來聽臣等分布哨道坐委副參
三司等官統領協同本省官兵將及[illegible]盧蘇王
受等刻日剿除以正討逆之名以減[illegible]之黨

其防守兵後事宜再行從長酌處
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可懲一戒百以收久遠平
定之功矣

東泉文集卷之四

東泉文集卷之五

奏疏

兩廣稿

處置叛逆子孫疏

題爲處置叛逆子孫事據廣西布按二司守巡左江道左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奉軍門會批據右等哨監統等官副使王顯高等呈前事奉批仰該道守巡官會同左江叅將官查議迴繳奉此依奉會查得成化二年爲處置地方經久大計事該巡撫都御史韓 奏將田州府上隆州土官知州岑鐸改遷武靖州知州正德四年岑鐸故其子岑玘援例納穀承襲正德九年岑玘故絕岑猛以伊次子岑邦佐係堂姪孫應該承襲已經保勘立爲官男一向同母張氏前到武靖州居住護印管事離田州則有十餘日之程別岑猛則有十餘年之久岑猛倡亂未聞邦佐有陰助之謀我兵聲討已見邦佐屬軍門之調及其目兵懷疑迯回之日邦佐亦誓在軍門伏𨐰律以巨惡赤族之法固當連誅原其幼歲出繼之情或可矜宥所患者但恐武靖新附

之狼民或因此而攜貳其去而邦佐孤立之孤性或因此而自疑其後萬一詭惑旁生奸變橫出未免重貽地方之患合無防微杜漸先將岑邦佐監候奏
請少原可矜之情薄示從寬之法或將邦佐改削別衛流配他所使邦佐得以自全而無防後之疑狼民得以杜口而無攜貳之變遺孽不致滋蔓而地方亦無他日之患矣緣事干黨逆開涉匪輕中間應否生殺流配有非職等所敢輕議者及係奉批會同查議通繳事理今將查議過緣由理合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爲土官肆惡無狀逆節甚著乞預處以正紀綱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謝
題前事內開叅照廣西田州府土官指揮同知岑猛本以失事亡命乘時行賄得官罔思改過輙復稔惡擅專威福滅裂紀綱背
命不行心已無上繕兵自衛意將何爲猖亂之形已成不軌之迹甚著伊男岑邦彥縱兵殺掠世濟其惡再照柳州府致仕知縣王紳田州府監生車輪遞例交通擬置生事迹同異虎法合併懲

伏望
陛下念紀綱國體關係之重防患宜微除惡不可不
速特下該部詳議
勑總督都御史調度兵馬加調湖兵聲罪致討明正
典刑并將伊男岑邦彥與先年貪緣謀襲武靖
州官職次男岑邦佐黨惡王紳車輪等各正以法
等因該本部查議合無本部馬上差人齎文交
與新任提督都御史姚 會同兩廣總鎮總兵
官再行審度時宜從長計議如果有機可乘兵
粮齊足岑猛等應該勦捕即便查照先令事理

督同副参守備兵備及該道守巡等官整搠土
漢官兵刻期進勦務將交通黨惡致仕知縣王
紳及監生車輪等一併擒戮盡絕以靖地方若
是事體重大星馳差人具奏定奪固不許畏懼
征調任意遷延亦不許輕率寡謀致生他患此
外別有長策可以萬全及臨時事勢本部難以
遙度都悉聽提督等官從宜處置事寧之日巡
按御史通將先令有功有罪人員覈實明白分
別等第一併具奏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岑猛等構亂事情日久未見寧息你部裏便馬

上差人齎文前去責令提督都御史會同總鎮總
兵等官相度機宜應合撫處或進兵征勦俱上緊
奏來定奪不許延玩貽患地方欽此欽遵又准兵
部咨爲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人
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本部題該總督
都御史盛 等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爲區處不可姑息着
都御史姚 會同鎮巡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
過請罪自能投出奏來定奪或仍前擁兵稔惡即
便嚴督各該副参守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

分哨進勦諸色人等有能擒斬首惡的俱從重陞
賞仍行貴州雲南各該鎮巡官整兵把截以防奔
潰廣西巡按御史着隨軍紀功不得因循養亂及
輕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其餘應該計處事宜俱
聽姚 等斟酌施行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爲急
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該臣題前事
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 姚
朱 嚴督副参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
機進勦你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便

急選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幷按察
司官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
行雲貴鎮巡官俱要整搠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
逸還着她　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
止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
餘脅誘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
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
罪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各備咨前
來俱經通行欽遵會議及整備糧餉督調軍兵
分定哨道行委副參三司等官監統進剿已將

叛賊岑猛等剿滅節經將獲過功次緣由具
題外續據廣西按察司等衙門副使等官王顯高
等呈爲處置叛逆子孫事照得田州府土官岑
猛謀爲叛逆既已伏誅其子岑邦彥邦輔等俱已
擒獲尚有次子岑邦佐先年分出見在潯州府
武靖州管理州事必須處置得宜庶可保無後
患爲此理合具呈伏乞詳奪施行等因前來又
經批仰該道守巡官會同左江參將官查議通
繳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
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

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紀
功監察御史劉穎議照先因田州府土官岑猛
父子負固犯順敢行叛亂已該臣等節次奏奉
欽依動調官兵征討元惡岑猛幷子岑邦彥俱已顯
戮同謀黨逆次第誅滅其幼子岑邦輔岑邦相
幷岑邦彥長子嬌童次子岑芝亦皆擒獲在官候
解查得岑邦佐原係岑猛第二子正德九年內
因武靖州土官岑玘故絕告勘明白准令出繼
承襲岑玘知州職事彼方七歲隨母出繼不與
岑猛同居已是年久其岑猛爲亂於嘉靖五年

四月間差人齎銀令邦佐款招峽賊阻截江道
以爲外援岑邦佐執稱已屬流官不肯助兵從
逆該哨守潯州衛指揮王勳查訪稟報前來本
年五月內又據分守蒼梧道右參政黃芳稟稱
岑邦佐奉軍門牌委管領目兵防守藤縣德慶
州羅傍地方有本州頭目常香扇惑各兵逃散
只存邦佐同頭目黃容等土兵八十餘名岑邦
佐亦被常香惑令同伊逃走邦佐回說我逃亦
無處去就是得罪
朝廷寧在軍門下死了當令家丁拘換各目兵回

衆被各兵持刀要殺似此不能沮當邦佐因見
目兵逃散要行投水有黃容等再三勸留等情
各稟報在卷臣等看得武靖州雖與田州隣遠
而岑邦佐實係岑猛次男每奉軍門調遣應命
不違雖被頭目唆逃誓死不去論法固所難容
原情則有可憫況節奉
欽依無名於法亦難遽殺但夷性每懷舊主而事變
亦當預防今監統副使等官王顯高等所呈該
道守巡左參議等官汪必東等覆議俱爲思恩
預防地方善後之計臣等已將岑邦佐監羈外

但生殺之權出自
朝廷有非臣下所敢擅擬伏乞
陛下特勅廷臣再行集議合無將岑邦佐并其母妻
通行押解赴京從重議擬一以法處惟復憫其
出繼之情且有拒逆之詞薄示從寬之罰遷徙
遼東陝西等處極邊地方或充軍或爲民或量
與官職以弘懷柔之仁絶覬覦之望從重議處奏
請定奪如此庶遺孽無構釁之萌而地方可保無他
日之虞矣

惡目通謀作反疏

題爲惡目通謀造妖作反事臣會同總鎮兩廣等
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
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石金紀功監察御史劉穎議照先因廣西田州
府土官岑猛父子與惡目韋好陸綬等悖逆不
道謀爲不軌叛亂地方奏奉
欽依徵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官兵并三廣漢
達官軍土官目兵人等行委副參三司守巡兵
備等官監統進勦已將元惡父子并韋好陸綬
等剿滅具本

奏捷及將脅從漫散夷民俱各招撫安插復業事
體已定人心已安外惟惡目盧蘇王受梁締林
盛王富楊召羅王等各逃避山箐未即殄滅臣
等存留東蘭鎮安歸順向武都康等府州目兵
并兩廣漢達官軍打手共一萬餘員名暫委廣
西上思州知州林寬署管田州府事及委分
守右江道左參議汪必東分守潯梧等處地方
左參將張經并添委僉事申惠在彼坐鎮提調
督理防守搜捕漏網惡目盧蘇等續因參議汪
必東患病回司僉事申惠患病出于南寧止存

叅將張經與知州王熊兆在府其各目兵從征日久陸續還家怠於防守兵力不齊致有惡目盧蘇偽造假印一顆妖言惑衆口稱岑猛尚在及誑言糾有交阯兵二十萬謀復土官致令夷民愚蠢無知輒亦聽信復通合聽招目民邪相王克等隨從為亂內外相應於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統領賊衆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劫倉庫彼有叅將張經奔往向武州集兵截殺知州王熊兆亦往舊田州駐劄後盧蘇等自知岑猛等已皆真死交阯亦無人馬情見計

屈乃為聽招之詞差人接取知州王熊兆回府情願悔過聽撫殺賊贖罪及具狀令人赴軍門具告聽招臣等斟酌事宜卒難討除姑暫俯順行仰知州王熊兆權宜招安將城頭分撥田租管食以緩賊勢去後奈何盧蘇等惡心不改姦謀日長復又陰令惡目邪相與思恩脫逃惡目王受梁締等糾聚一萬餘黨又於嘉靖六年正月十五日用木梯一百餘架攻入思恩府城將知府吳期英守備指揮門祖蔭經歷方學教官張塤拘執占據府治燒燬衙門分兵把截各

勢甚洶洶該知府吳期英守備指揮門祖蔭用言省諭王受等亦自知理屈於倉庫不敢有犯官軍不敢敵殺隨將各官放回衙門居住告願照依田州事例流官土從分派城頭管理地方每年辦納秋糧并聽調出兵殺賊等情各官督同府縣屬官通學生員監生人等會議得本府地方自開國立里以來累經反亂勦勞官軍征勦歲無寧日兵亂殺戮之餘人戶逃亡過半今王受梁締告要流官土俗若不俯就其情恐生他變只得依其所告將王受等招安許聽申請

分派城頭以免禍亂等因該府差吏一名伴送頭目具狀亦赴軍門告乞聽招臣等亦從權宜差官前去撫諭以安其心及行該府暫派城頭以緩賊勢仍檄令各聽候奏

請定奪外叅照惡目盧蘇等黨助惡逆偷生漏網近復挾姦舞智略無悔悟乃敢造妖假稱岑猛尚在妄言交阯有兵惑亂夷衆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劫錢糧其罪已不容誅而王受等本以岑濬餘孽於正德八年嘉靖三年屢次糾合叉目覃恩韋林劉召謀復土官未加誅戮幸獲

再造經復幇助猛賊爲亂今一　臣據思恩府呈
拘執職官燒燬衙門其求復城頭百姓不肯同
心獨王受輩脅而爲之敢於肆逆如此其罪益
不可宥今雖陽爲聽招其姦謀實不可測跡其
形狀固非賊猛之雄亦係一方之孽於
國法所甚惡此
天討所必加臣等秖因兵力未具未免隨宜權處但
蜂蠆終須成毒蔓草早宜拔根若不大行征討
恐致賊計日深賊黨日盛禍變漸大後益難爲
臣等除隨即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投前去坐調切責東蘭歸順鎮安泗
城向武等府州土官親領目兵俱赴田州南寧
等處聽調防守地方立功自効以俟
審當及責委各該原失事守巡兵備參將等官張經
等戴罪督兵尅日會合進勦共滅此賊以靖地
方雖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歸順州冠帶官男岑
璋等各能遵令用命差人前赴軍門禀報應承
擒捕頗見其忠但恐兵力不足卒難完事獨惟
湖廣永順保靖二處鈎刀土兵皆悍目所素畏
者勢須動調方壯軍威但調遣之期計六月以

後方至於此誠恐有失事機無以預落賊膽亦
必從宜先行各司取調三千名前來以助見兵
防守即於內地可保無虞平定之計無先於此
及又照此賊多係鼠竄之徒往往易於奔竄兵
來則散兵去復聚我兵强彼則避之我兵弱彼
則乘之湖兵雖能破其巢穴而不能盡搜其根
株亦須添調鄰省江西贛州安遠地方慣能搜
山畬兵五千名前來跟隨本處土兵將有名惡
目盡數搜斬脅從之衆仍復招安非特可以致
討惡目之罪抑亦足懾服土官之心且賊猛父

子皆已就戮
天討亦已大彰紀綱亦已大振而區區遺孽乃縱而
不除非所以示
國威也如蒙伏乞
皇上軫念邊方多事緊在用人乞
敕兵部密切計議合無將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
土官土舍上年前後功績查照臣等所奏應陞
賞者陞賞應冠帶襲替者冠帶襲替應旌獎者
旌獎應優恤者優恤
降勅二道馬上差人齎付各土官齎捧每司先責令

起撥土兵三千名就令各土官親身管領仍乞送
勑湖廣鎮巡等官
命下之日即差官齎執
旗牌催調選委謀勇叅將及僉事一員統督從彼
取捷星夜兼程直抵廣西南寧賓州等處聽調
并乞
勑江西提督南贛汀漳都御史督調畬兵五千名就
委兵備副使一員監統前來協同本省官軍土
兵人等合謀併力决計進剿若是遯藏崎險巖
峒一一搜剿殄滅毋容遺漏進兵之日從巡按
監察御史照例紀驗功次糾察奸弊如果賊情
重大兵力不敷仍聽臣等斟酌事勢差官齎執
旗牌徑自移文湖廣鎮巡官處於永保二司每司
仍再調三千名共湊一萬二千名盡將前項反
目擒斬搜剿殄滅噍類弗遺殘黨已盡從臣等
將湖兵酌量暫留一二千名以示彈壓之威以
紀永久之慮三數年後人情已定方行停止其
思恩地方應否復設城頭事定之日亦從臣等
再行查訪土俗斟酌事宜具奏
旨以俟

定奪合用錢糧先儘軍門所積如有不敷於廣東司
府庫動支事完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并查
究失事人員明白另行具
奏如此庶幾彰
朝廷討賊之義破土酋跋扈之膽邊疆因而鎮靜
國勢益以奠安兵不再藉一勞永逸矣事干軍機
重務臣等除備行湖廣鎮巡官查照轉行及差
官齎執
旗牌前去永保二司着令整點土兵聽候
明旨及移文江西提督南贛汀漳都御史取調畬兵
前來南寧等處防守外緣係惡目通謀造妖作
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梅親
齎謹題請
旨

乞正軍門體統疏

題為糾劾姦佞官員以正體統以勵邊功事臣惟
梧州設有總府提督總兵官員所以總理兵事
及節制兩省司府等官其於分最嚴也稱曰軍
門名曰三府其於事體亦最專而一也凡三司
初到時有叅謁之禮莫之敢廢於軍門所行有

遵奉之義莫之敢違以此體貌尊隆事功興舉
一二十年以來三司官員知有巡按御史而不知
有軍門爲都御史者其事權日以撓沮其體勢
日以破削兵馬之進退至有不得而專者事機
之微密至有不得而諜者欲以展布四體圖事
立功亦已難矣往事種種可舉如弘治年間廣
西按察使武清貪酷鷙驁吏也受岑濬之金啓
岑濬之亂者皆此官爲之于時都御史劉大夏
寔總督于此既已明知其姦然不敢顯劾于
朝而獨隱名諱詞貽書於掌院都御史戴珊珊亦

不知其爲奸也黜陟之年誤以廣東副使涂昇
當焉其後又三年南京科道首爲劾
奏武清乃始落職大夏之難於武清如此此其一
也按察使馮孟中者則亦名流然以爲廣西提
學副使於師生饋遺不甚別擇[illegible]之際多有
可議此桂林士夫所通知也都御史唐珣時以
嚴威自厲常與孟中論事孟中言無顧忌唐珣
具草將劾之以發其私珣未幾死奏不果
上而孟中卒以轉官去乃得抗直之名珣臨終猶舉
此爲恨此其二也都御史潘蕃亦以清謹名者

廣東叅議管琪意得進
表取便還家乃不奉批判該司輙自決而行此他
省之所未有也廣西副使姜綰於思恩之平檢撫
按而獨白爲奏議時主事者亦徇其言遂使田
州土酋反覆構亂至今爲梗此其三也梧州設
有廣東布按二司廣東守巡官居之以從事於
督府之下此都御史韓雍舊規也都御史陳金
按其故復舉而行之廣東分守叅議張簡等官
嫌其非便一不遵令僉事陳暘遂私撤其額仍
係以蒼梧二字陳金惡其抗且專而終亦莫之

致詰此其四也其又有類此者都御史張嵿時
廣西僉事姚鵬擅與土酋常正忻城縣三寨地
於軍門無一字之請且并與印而給之都御史
盛應期時僉事楊鳳輙拘交阯逋臣陳昇而係
之獄於軍門亦無一字之請旋亦復自放之如
鵬楊鳳之罪雖該都御史張嵿及盛應期舉劾
于
朝其罪迄今未正也甚者至梧州一日以上不脩
庭叅之禮久之方見乃復揮扇以坐嬉笑以語
如廣西副使李中之爲者其於禮節何如也夫

其得以相襲而相安而一無儆戒如此彼又何
所憚而必求以自飭乎以此兩省官員沿以爲
常至於今日則其弊愈甚臣不一糾以正其失
則將來爲都御史者亦益不可爲矣臣請爲
陛下言之臣謹按廣西左布政嚴紘本奸貪俊詭反
覆小人也其初陞官運司會宸濠稱變自詭能
與不知者誤用之遂有江西叅政之除紘到而
賊已平坐是得自掩其奸馴亦陞爲本司左布
政使習爲交搆士論深鄙貪穢大彰嵩犯清議
科道官交章劾之紘覆以幸免乃左遷廣西布

政司左布政使於嘉靖五年十月二十日紘已
到任是時止一叅議鄒輗在司僉議鄒輗應該
替代田州防守者也臣恐紘来叅見則叅議鄒
輗亦復滯留在司臣姑令僉事張邦信暫諭止
之然叅議鄒輗遅遅在司越兩月未行紘亦安
然在司越兩月不即来一見以正常規紘之意
惟在巡按御史石金也既而石金乃由樂昌取
道自廣東而来紘日夜惟巡按御史之奉承石
金亦惟倚紘爲腹心耳自獨見無時密議爲多
紘恃有石金經今已踰九月猶不脩軍門叅謁

之禮其爲罪一也田州頭目如常好陸綬葉
敕旨內有名者其首級皆以真正獨戴得陸豹二人
乃該哨誤報陸豹已該紀功官删而不書今屢
訪田州来人其戴得尚尔偷生先報者誤也除
臣已嚴諭領兵官必以斬二目真正首級以報於
朝仍將誤報人員另行舉
奏外至於岑猛岑邦彥之死寔以明白無疑紘不
知何據每遇人言輙曰岑猛不死岑邦彥亦尚
在迄今言之不已正二月間宗室將軍有差人
關取祿米價銀者亦輙曰岑猛在交阯已領兵

馬二十萬前来攻城可留此避難有言岑猛已
死者輙怒且罵曰汝見岑猛之殺乎不知紘亦
何據獨知岑猛父子之在也此指揮朱麒徐斌
王鉞千戶時蔭百戶扈濂等皆所共聞也凡
承差有進京者紘復密授此意使其播揚道途
肆言於京師紘之爲謀亦奸矣其意以見事勢
之艱爲其計必在於撫諭將假此以陞官職意
惟石金之逆迎巽石金之薦引借招撫以圖僥
倖萬一之功也不思岑猛搆逆已非一日前此
撫臣非不勤勤撫諭如猛之不道何臣姑舉其

既勅猛之謫授福建千戶也即不肯受
命橫兵潯州以示要脅是時已有叛意都御史熊繡
束手無策都御史陳金繼至乃為不得已之計
特遣參政王臣副使鄭岳往撫之諭以立功聽
歸本土猛即擁兵回州二人曾不得一覩岑猛
之面苟且完事而回猛之情狀何如也其後猛
勢益張大為都御史亦屢皆遣人撫諭之猛橫
逆自如也及臣蒞梧州首以猛為圖副使楊必
進都與猛有舊臣令本官特撫之臣亦非有意
於必征也楊副使取其頭目數諭之又遣指揮

羅明等諭之猛傲然不顧卒不肯一赴軍門雖
其頭目陸綬韋好等亦無一人到軍門者方且
練兵習卒召募驍勇暗邀各處蠻獠為助其不
軌之迹真有雄據嶺南之心此兩廣士夫之所
共憂也續見臣兵馬已大集又復遙竪投降旗
以詐官兵方且移偽檄於府中指斥之詞至不
可言少待旬日猛已横行兩廣禍不可測猛動
作如此猛可撫乎不可撫乎猛已誅盧蘇本係
逆酋及此反覆可以無議招撫否乎且盧蘇本
逆酋也其告旗牌舒何有曰我本聽招我衆人

已殺官軍復劫倉庫
朝廷恐不能宥我王受亦逆酋也其告守備門祖
蔭有曰我本求復城頭為田州頭目王受所誤
擁兵越城事已做錯
朝廷恐不能宥我致涕泣求救是雖區區逆酋亦
皆知有
國法之正也今御史石金布政嚴紘等號為縉紳
曾不為
國家存深遠之慮立正大之規顧以一日之變輒
欲屈法以徇區區之逆酋臣恐襲唐人姑息之

政貽土官他日之禍不小此誤
陛下之言也夫征伐
國家大計非可以兒戲論也紘不足道也石金係
言官何得亦為此言乎自嚴紘之言岑猛父子
必在也致使宗室人等喧傳驚擾幾成大變非
臣等以鎮靜處之則內地已先起變紘之罪一
也往年岑猛之未誅也特假公事差人以探人
馬消息臣等於猛進
表之人託事以監羈之其表置而不進岑猛不及
聞信竟以此早就擒獲此亦用兵之機也紘來

司檢有此
奏每謂猛爲忠臣不當留臣亦每舉此暗相恐脅
夫猛無忌於拒
命無忌於明遜無忌於賣賊無忌於詐旨無忌於僭
分無忌於殺官奪印無忌於破州虜人無忌於
招兵無忌於占據城池無忌於租稅之不入其
罪未易擢髮數也乃以一函之表爲敬猛果得
爲忠臣乎猛不誅則兩江之禍當不止今日謂
猛不易征者有之謂猛不當征者則自紘與石
金倡言始土官聞之豈不轉加驕蹇叛賊聞之

豈不益增悠翅於地方所係甚大紘與金爲此
言是亦衛
國家之言也紘與金不能爲
國家伸討賊之義乃反爲庇賊之言謂金之言此
紘寔導之紘之罪三也果使岑猛不當誅紘之
改廣西巳非一月石金受巡按之
命又非一月胡爲安坐於家不早爲
朝廷具言是非以止方動之師乃於猛之巳誅方
爲此言乎推此衆之其立心奸詭可知矣承差
周謨者臣遣之以報岑猛之獲是時

朝賞未行臣念其萬里奔走之勞非尋常驅馳者
比臣特准令按察以勵勤苦此於情於法皆所
得行也紘復力言岑猛不死奏報何功乃暗嗾
承差袁健等具呈以相抗阻至引已去署御史
故案爲證夫兩司之吏書凡撫按衙門書辦稍
勤者在各省皆得按察臣以巡撫官員軍門事
體頗獨不得按察一承差乎紘之爲此亦專以
諂媚巡按御史爲務也其貪汙亦太甚矣紘之
罪四也方盧蘇之初招亦有畏罪之心頗圖立
功自贖一日知州王能兆遣其頭目邪金齎帖

岑猛謂盧蘇須待殺王受自贖[illegible]其[illegible]奏可即
知其於詞則甚順也臣亦從而[illegible]許之臣亦[illegible]
遜也都司沈希儀者頗有知計人也亦責其盧蘇
以此向武官男黃仲金讀書知義者也亦責盧
蘇以此奉議州土目羅陽亦忠順人也與盧蘇
頗相好亦勸之盧蘇恐王受之相欺也欲羅陽
質子爲信羅陽恐盧蘇之不力也亦責其出質
子與沈都司處爲[illegible]盧蘇無[illegible]還其外孫盧儼
羈于南寧初非都司沈希儀有子以相質也然
盧蘇本有畏罪之心隨已送偽印歸款[illegible]其可

徵也續見三司官如已故副使廖紀者石金媚
娅也凡遇其來人與王態兆所差之人輒相作
罵或亦杖責廬蘇因此復懷疑慮輾轉不肯措
手以致二賊益愈自結紘亦陰唆廖紀覺言沈
希儀承順臣風旨為此動作輒獻謀于巡按御
史石金金即移文詰責沈希儀謂其有傷
國體夫強盜本極惡也能自捕斬既除其罪仍亦
給賞此
國法所載也以夷攻夷則用力少而收功多此兵
法所貴也幸其從此則兩府一日可定豈復有

今日之擾擾且賊勢方橫之時在我者既未能
正名以討罪又不求多方以懾之則情斷勢絶
變可立待徒其早變則武緣之圍不至今日武
緣不守則兩廣地方望風瓦解矣不知我能當
之否乎紘不識機宜乃與廖紀陰相要結排軍
門以媚巡按御史如此紘之罪五也及照紘借
吏農以肆公堂之罰凡農民到司考撥布按二
司罰公堂銀二十兩都司十五兩府十兩州縣
八兩衛五兩其入皆以充私橐邊方之苦豈堪
有此及又訪得本官和買數多率皆減價值

每青布葛布一疋該價銀五錢六錢止與銀二
錢三錢猪肉一斤該價錢十六文止與錢九文
及其發山祭祀餘肉又復錢十六文取之邊方
之民豈復堪此紘貪鄙可恥如此其罪六也然
性本貪暴時多淫刑以逞決人臂腿晝肉為限
例所謂一封書者紘皆蹈而為之怨聲滿道至
不忍聞紘之罪七也凡此皆石金知而不舉其
風紀可知矣臣惟紘之罪固不一獨力言岑猛
必在以搖動
上下及言岑猛不當誅朋比石金以破壞天下之公

論似此翻騰是非錯繆
朝廷誤聽其言則土官益不得而制土官不可得
而制則蠻夷益不可得而治邊方自此日益多
事後之邊臣欲為
陛下任事難矣紘之罪可知也臣竊惟
朝廷所以整齊百官使之奔走以效順者紀綱耳
紀綱不正則人心不肅雖
陛下欲以圖治難矣此不可一日而不正者也臣本
菲薄
陛下以軍務之責付之臣臣不能盡心則臣之罪然

臣之知力有限遇有征討及幹理政事等項是
必委之參將三司等官而後事可舉功可立參
將三司等官乃皆沿於故習玩不爲意臣亦安
能徧諫而獨成乎如佞如嚴紹
陛下不急正其罪則誕謾成風官規日廢體統紊而
不一威令褻而不行款責撫臣以收討賊之效
何可得也款責後之人以收討賊之效又安可
得也臣又竊照
朝廷設置三府及查欽奉
累朝勅諭并先年征取思恩事舊規其巡按御史

行軍進止及一切機宜事情皆不相與止是臨
事紀功糾劾奸弊今一切事情皆以御史參之
是謂四府非三府矣亦非所謂軍門矣臣之官
亦不必專以提督爲號矣及又查臣先爲副都
御史巡撫延綏是時虜酋入寇陝西臣獨與太
監張　總兵官武　相諜遣將禦之幸嘗捷
聞初亦無御史以相可否其御史特查勘功過而已
且梧州去廣西往返幾一月之程凡有機宜本
不必會亦不及會必使互相可否嘗事者誰聽
乎與同之際爲誤甚多而紀驗功次糾察奸弊

此則御史之不可缺者也臣又照御史石金劾
臣無功臣奉討罪之命不能收一掃之功臣之
負愧多矣石金本言官劾臣非過也緣岑猛本
不易討幸而仰仗
天威用兵不二月猛已就誅其子亦斃如大頭目常
好陸綬韋皆已誅戮兩江之禍根已拔此皆
陛下福德所及臣何敢言功哉特以暑月行師兵馬
病疫死者過半於勢不能久留於兵不得不散
而監統官胡堯元韋或懷奸不忠爭功忌能或
柔懦自怯戰陣不勇緣是遺有盧蘇王受之釁

臣爲提督官員亦誠不能無罪即今再一掃蕩
則其枝葉亦將盡拔自是南方可無憂矣但石
金專以撫爲詞於軍門事體往往有所侵奪劾
臣不已且斥臣爲無功臣亦安敢言功以取不
韙之罪哉但臣功可削而天下之大義終不可
以不明官可去而
國家之體統終不可以不正名可毀行可誣而軍
門之事權終不可以不一奸佞之泒風終不可
以不革如蒙乞將此章
特下廷臣逐一會議揭查兵部前後案卷參據天下

士夫見聞其岑猛應否聽其搆逆前後撫按參
否當受誅責以後上官有如猛者應否究詰或
任其縱橫自爲巡按御史於軍門一切機宜進
退人馬等項應否共相可否惟復止照常規臨
事紀功以糾奸弊必在大義可明國是可定體
統可正事權可一畫一
上陳以俟
宸斷即不得混爲可否致難從違其岑猛父子之死
臣屢言其死布政嚴紘必曰不死石金亦曰未
死至謂臣冐未死之岑猛以爲功以宋彸青相

比誚夫儂智高未得彸青固不得冐其似者以
爲直其岑猛果已就戮臣亦安得掩實以爲虛哉
然此非臣口舌所能爭也乞
勅選差風力給事中一員於湖廣江西等處聽取公
正副使叅政各一員前來南寧地方親自訪勘
必在的實
上報庶可以絶天下之疑解四海之惑其嚴紘亦乞早
加削奪務嚴後戒則邊方事後尚可圖臣非好
訐以爲直也亦非好異以立功也事係官規及
干邊務臣不得不歷歷爲

陛下言者臣知而不言是臣負
陛下也
聖明在上物無不照臣迫切之情亦惟
陛下察之而已

糾各官沮兵養亂疏

題爲懷奸挾私沮撓兵機玩寇養亂以壞地方事
照得先因叛賊盧蘇王受等集兵謀叛妖言惑
衆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劫倉庫復又與
同惡目邢相等聚衆攻入思恩府拘執知府守
備等官占據府治燒燬衙門陽爲聽招陰實倡

亂該臣會同總鎮太監鄭　總兵官撫寧侯朱
　斟酌事勢卒難討除一面具奏
請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等土官兵前來征勦
一面權爲招撫多方羈縻一面仍集官兵以謀
防禦間隨准兵部咨該臣題爲惡目通謀造妖
作反事該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這地方奸夷搆亂已久鎮巡等官受命統調大
兵征勦不行根究惡節殄滅盡絶輙便奏捷散兵
以致餘孽復滋鄰境扇動顯是思慮欠周計處不
密但念他每前功且不查究便差人馬上齎文前

夫看責委失事守巡叅將等官各戴罪統率本鎮
官軍士兵人等併力剿殺仍行南贛都御史督調
畬兵五千名委兵備官監統前來協同進剿如果
賊勢重大兵力不敷照旨再於永順保靖二司各
調土兵三千名聽用領畢主客官員有功重加陞
賞還着巡按御史石金紀驗功次應該請敕的都
寫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欽遵差官催調
湖廣鈎刀土兵江西畬兵及督調本鎮土兵各
前來聽調續因官兵漸集形勢漸張叉目盧蘇
王受等亦自知據城執官法必難逃糾合叛賊

邢相等張打旗號劫殺鄉村逞兇日甚漸圖大
舉本年六月初七日王受等逼圍武緣城池前
後共七晝夜該臣等預調鎮安等府頭目許用
等挑兵防護力戰而退竟率完城賊餘少阻又
該臣等督催分守道叅議鄒輗等計令思恩府
千長常貴等率兵進入思恩府城將惡目王受
等原執知府等官吳期英等四員并各家小庫
內銀兩及印信二顆各已取出送官賊計復失
自是地方寧息者又兩月續該臣因地方多事
不能供職具

奏辭免荷蒙
聖恩俞允准令致仕該吏部會推丁憂服滿南京兵
部尚書封新建伯王　前來更代提督軍務臣
欽遵即日起程間隨准兵部咨內開查得先為
地方事正德八年八月初二日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今後各邊巡撫官員遇有陞遷事
故等項務待交代官至日方許離任欽此通行欽
遵外為照兩廣地方即今夷情緊急節該本部
督調漢土官兵撫剿尚未寧息今本官具奏辭
免誠恐不候交代先已離任則前項賊情拯溺

救焚之急一時托諸何人不無有誤地方大事
除馬上差人齎文催促新任提督新建伯尚書王
兼程前來外合咨前去務候新官到日交代明
白方許離任其一應軍務事情照舊嚴督各該
守巡官酌量時勢從長處置三司官員如有輕
忽遺玩致誤事機者徑自從重叅究施行等因
備咨到臣彼因主兵漸已大集客兵亦報有期
及思賊情事查王受等每揚言欵打破州縣逕
抵潯州據大藤峽為巢圖糾蠻衆肆亂臣等欵
身為控御用以遮蔽兩廣且新任尚書王　尚

無音耗因與太監鄭、總兵官朱、各於本年
八月初六等日統兵自梧州起程前赴南寧賓
州等處地方調度行事及具奏外本月十三日
臣到於潯州府離上林縣五日之程果據右江道
守巡右叅議鄒輗僉事張邦信禀報叛賊王受
邪相王笋等已糾合八寨賊徒并田州賊兵攻
圍上林城池事勢十分危殆請兵急為救援若
少遲數日城池必破李璋亦不能免賓州均為
可慮等因及訪得叅議鄒輗徒涕泣以自憐僉
事張邦信徒執拘打手以自衛叅將李璋身已

受困計無所施臣等隨即急調各處官兵兼程
赴援幸而賊知有兵遂謀退遁向非向武官男
黄仲金等人馬并江西見在备兵共援於外李
施等兵馬進逼于內則雖李璋正亦不免在閫
官共一十餘員亦必盡被虜城中人民必盡
皆魚肉而後已豈二指揮之所能解哉臣復自
潯州起程於本月二十六日前到橫州駐劄閙
續又准兵部咨為急請
天兵以除反目事該臣題前事該本部查該仍咨先
提督都御史姚　照例等候交代畢日方許起

程俱毋輕忽誤事致惹罪愆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便賫文與湖廣鎮巡官即查原調永保二司
土兵如未啓行作急督發兼程前去廣西地方聽
調殺賊仍行王　會同兩廣鎮巡官查照節行事
理統率主客官兵相機會合剿撫務要計出萬全
以收全功欽此欽遵備咨前来又經通行欽遵外
續照田州地方泗城等州土兵各已肆集不下
四萬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宣慰彭明輔并
伊男彭宗舜及宣慰彭九霄各親統正調及報
効土兵又共一萬一千名前来并調出見在南

寧賓州等處駐劄鎮安等府土兵漢達官軍又
已積至四萬大約共有八萬內外兵力亦已省
餘區區二萬寔不難滅揆時度勢正亦其時臣
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會議進剿間隨該
石金移書與臣內開各哨官密稱李邦彥尚在
惟於臣處不敢輕露此語又聞各哨官傳稱新
建伯尚書王　十月初旬抵梧各逗遛觀望各
哨官又稱臣未致仕之前宜候王　交代起行
今备兵三百湖兵六千不及上年四分之一賊
情譎詐恐難成功各隱忍承諾退有後言是皆面

是背非原無忠告情委可惡金若復效尤隱忍
均爲小人欺詐之流謹披歷悃愊冐昧塵瀆等
因據此臣看得兵馬之數實已八萬有餘及查
得今邦彥委實竄死是的亦恐各哨官果有此
言即行各該守巡等官參議鄒軏僉事張邦信
參將李璋等各查明議報隨該僉事張邦信參
將沈希儀等稟稱各官並無此說係是出於巡
按之訪臣又隨即會牌行取參將李璋等前來
面議進止其參將李璋又乃畏懼石金轉呈石
金處批稱案查九月十七日奉都察院勘劄該

總制新建伯王　辭本內稱行事之際所見或
有不同臣等益難展布及節奉
欽依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姚　已致仕
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
安戢兵民欽此已經通行去後今據呈取赴軍門
面議定奪及面領方畧未知方畧出自何人承
何軍門顔面令糊具呈題有故違豈諸司不在
節制之內耶本院即當糾察其調度軍馬進止
機宜難以干預各宜查照遵奉施行等因臣聞
有此不覺汗顔緣照新建伯尚書王　本爲廷

臣所推特膺
簡命顧自聞報已來將及五月之久即今未有來期
意者本官偶有疾病未得遽行或又具奏待
報未敢輕行皆不可知臣自揣菲才兼以病軀急欲
得代已行具
奏催迫者一案行三司差官催請者二及移書差
官催請已不止數次臣未嘗一日不懸懸於本
官之來冀其大展謀畧以惠邊方臣之衰拙得
藉補過豈不甚幸甚美哉但臣本係致仕官奉
命留此非臣得已及准兵部來咨拳拳以拯溺救焚

地方軍務爲抱代者已至臣豈得貪功而不早
去代者不至事機已及臣亦安得坐守而不督
理況春秋之義急於討賊古之人有受命督餉
而以督戰退賊者即不以督餉自嫌有赴官留
司以守順昌退賊者即不以留司自解是皆忠
義自負惟欲殺賊以報君父者也臣奉
陛下俟代之
命乃獨不得進兵以除此餘孽乎及查近日邸報內
寧夏都御史林　亦自陳以俟代者也及以殺
虜

奏撓若必俟代者自爲之本官豈復有此今御史
石金心懷妬忌百方阻撓惟欲地方之有事以
駕臣之禍臣或殺賊非其所顧其爲此言實欲
驅臣使速去也臣忝大臣何能堪此夫邊方撫臣
朝廷特簡交代之令實亦自有深意今御史石金
識見淺陋固不知此乃又敢於妄爲棄部洛而
不問格
朝命而不顧
皇上留臣使俟代而御史驅臣使速去及阻絶將官
李璋等使不赴議并主令祭議鄒軏等各不受

制御史雖爲要官豈得擅用威令與
朝旨相抗哉若使此風不已則紀綱禮法各亦盡
壞矣後之俟代者將何所遵從乎及照御史石
金坐視二酋之縱橫明知其爲賊亦親見其悖
亂偃然高坐於省城惟旁觀勝敗以圖嫉舞若
付於不知者第以招撫處之金亦非真有定見
也特自謂言官其說須勝故專此爲辭不知二
酋奪城者二攻城者亦二捉官者已屢殺官
軍刼掠鄉村又不知其幾前此土官所未敢犯
二酋已無忌而爲之剿不剿之間正各土官望

之以[illegible]其要關係安危事機非小二酋決不
可撫也理明甚臣亦先上此議於朝矣今請復
言其詳盡
國家之有土官本係統轄之內承襲必請
命出兵必奉調納稅必如期視內地州縣特一間耳
即非如也先兀剌土魯番之比故有犯則征此
國家定法也在洪武時太平府土官知府黃英衍
以罪竄奉議州知州黃世鈇以逆誅至宣德間
養利州土官羅姓者亦以逆誅弘治間思恩岑
濬上思州黃理亦各又以逆誅正德間上思州

黃鏐亦復又以逆誅率多以流官代之雖其變
故不能遽絶於其有犯未嘗不相正以法欲其
有所畏而各知警戒耳以此爲防土官猶未盡
戢若復縱而弗治其將何所不至哉非特本省
爲然在四川有土官安鰲之誅亦非獨我
朝爲然在前宋有儂智高之誅智高乃土酋之雄
潰破州郡宋仁宗特遣狄青舉兵進討其黨已
智高復竄入大理毋阿儂亦竄入特磨復收
兵謀欲入寇經畧使余靖特又發兵入特磨掩
襲之獲智高母及其弟與子檻送京師及又遣

死士入大理重譯而至以追智高會智高死乃
亦函首以送京師自是儂氏之患始絶古人之
嚴於討罪與國家急於剿叛皆以肅清邉塞也
今惡逆如岑猛是何得不議征討遺黨及盧蘇
王受等是何得不盡爲誅剿乎石金不容夷情
之大小輒曰夷狄相爭中國之利意欲廣西土
官一如尾剌等待之故敢謬稱岑猛之不當征
以破天下之公議又不知事體之處實故輒言
岑猛岑邦彦之尚在以動揺天下之人心亦不
知邉陲之大防故輒謂盧蘇王受所宜招撫以

增土夷之笑侮夫盧蘇王受雖勢非濬猛之比
然攻城打縣則與智高異者少矣如是而眷眷
於撫即使二酋見今日兵威之盛畢皆束身而
出待以不死不知兵散之後戎心能不生乎各
土官謂
國家威令爲何如乎其患有不易言者金之言此
特以伸其一人之謬見於
朝廷剿賊之
正名討罪之義制禦邉防之規與汲汲徴兵赴援
之意及生民之休戚皆一切置而不顧獨諳

其彈壓之威以肅上下大小官員并舉數十年
軍門之體統而盡廢之金奸詭亦實有不可測
者何也臣請姑言其舁湖兵之來臣等請之至
再蒙
朝廷促之至再始皆相率而來在臣猶病其已遲
石金則惡其太速湖兵已來辰州金密令僉事
申惠差百户李蔭移書僉事汪溱以止其行官
舍武鸞時蔭孟達等皆備知其情汪溱謂奉有
朝命固執不可乃督之使前此僉事汪溱之志在
報國急於赴援也及此兵已至柳州石金復設

計以相延沮該府架有浮橋正以備湖兵也金
則托蠻獠出沒爲辭急令拆卸浮橋以緩其行
至使争舟而競渡中有覆溺之人夫湖兵之到
雖鬼魅亦自知遁豈蠻獠之敢窺乎既而湖兵
已到自當即日犒勞其報官之數止於六千折
價銀三千支本金三千即一日可盡金亦復停
兵二日不即給糧湖兵以缺食之故攘奪于市
然後不得已乃令有司給糧乞停至五日而後
得行其意可知也其尤無忌者輒將齎執旗牌
官廣東指揮武鸞王冕劉紹宗等百户董貴以

承祖等五員當兩宣慰之前嗔其促兵太急叱
罵責辱以泄其怒雖兩宣慰見之亦不勝憤懣
夫旗牌官皆軍門之所遣在軍法所必用其所
齎執者乃
朝
廷名器用以整肅三軍者也即使各官別有事
犯在律亦必參
奏
提問本無擅辱之條況齎執旗牌督調土兵此
係何等事體而金安得恣行御史之威福以損
軍門之體勢以褻
朝
廷之號令且以疑沮土人赴調之心哉夫徵兵
本以剪除寇賊急徵兵亦以早求平靖如金之
奸詭不律如此是尚有
朝
廷一毫地方之念否乎金爲言官知參猛之不
當征宜亟言之於未征參猛之前不當於其已
戮而始爲逆賊伸理知湖兵之不可用亦宜正
言於
朝
廷以止其衆或必待新建伯之至而後啓行不
當於其已至而爲扼止之計金心術可知也且
金之言曰兵馬雖集必待王守仁而後行此語則
誠然矣斷一前日武緣之圍不解上林之圍不

解則其勢必直驅兩廣嶺表且當岌岌此時矣
事之從將歸之臣等乎將歸之王　乎柳石念
自任其咎乎且臣之進兵而金專以貪功見譏
不知臣之汲汲請兵獨以地方事急乃始爲此
臣亦安知湖兵已到王　尚無消息乎即使臣
朝
廷除二賊此不過一二遺鄙耳留之則足以召
亂去之不可以言功臣絕望於榮進已久前後
凡上疏乞休者五而始
陛
下俞允臣已不勝自慰今之議欲進兵特求盡臣
子一日之職而已臣亦安敢復有他覬哉臣又
查得賊受等當攻武緣失利之時兩賊已自相
讐怨其黨亦已自離解是時若計取王受可坐
而得也特以石金屢戒參將李璋以不許用兵
雖臣等再四促之李璋一不爲理遂使二賊復
相構結亦復攻圍上林此李璋止知有御史不
知有軍門之罪也及後上林既圍李璋不行極
力固守輙舉二指揮以輕委賊手致疑泗城東
蘭等州土兵而赴戰不力各州每一進兵二指
揮者輙乘肩輿而前以
朝
廷招撫退之遠誤事機重滋賊勢亦皆李璋爲

之境之敢爲此實承望右金之風旨而始自尝
不然境敢輒損
國威如是哉十月初一日臣等又節據帶管分巡
右江道僉事張邦信禀稱訪得受賊聞大兵已
集將髭鬚剃去秪留數莖急則盡去而逃等情
又據本官禀據思恩指揮張軏禀稱田賊邢相
領賊三百餘徒於九月二十二日到府盧保領
人馬在歸仁截泗城王箕同思恩潘良蘇春并
勢截東蘭陸豹林盛人馬六營在鸞鳳截官兵
王受截荒田刀律刀旺三處盧蘇書約王受大

肆往橫州見軍門王受已傳箭集八寨賊徒待
有軍馬就來催爾等情看得劇賊分布拒敵勢
已洶洶等因及又據左參將張經差舍人孫盤
禀報張經差緝事軍人報稱田州有四營人馬
来思恩王受又去討四營聚齊限本月十五日
到思恩十六日倒牛十七日起身十八日到武
緣倒牛必出等因又據柳州府賓州上林縣四
鄉八里十冬覃貴琛常萬周祐盧欽常養等連
名告稱本年八月初八日有思恩府叉目王受
聚到八寨首惡藍公斬覃公禮覃公懇常公抗

樊公段韋召眉常公好羅鉄㐲等約有三千餘
徒幇助王受恣肆大惡擁到本縣攻圍一十餘
日紛紜流劫覃桂琛常萬等家并各鄉村共計
一百餘名殺死三百餘命虜去人口共九百七
十三名牛馬不計其數人口多半落在八寨少
半牢留思田州府下民絶火無烟衆詞哀訴
如蒙憐憫生靈早賜兵馬撲剿以安地方等因
各禀告前来臣等爲照上林失事殺虜如此守
巡參將官各皆隱匿不報顯有規避之情除已
委官另勘參

奏外臣等又看得賊勢日合賊計日深民心日益
惶惶用兵本係機事一日之内其變凡幾一月
之内其變凡幾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且湖兵之
到賓州亦已將及半月及籍籍而有言泗城東
蘭那地南丹四州人馬本無預給之糧内與田
賊相持亦已將及兩月後皆報有功次此時此
際急以湖兵援之内外夾攻此其破竹之勢賊
首可立致也若使按兵不舉彼此勢憊内兵又
而無援則將有潰散之憂外兵久而不用亦安
保無意外之患況轉輸之艱難經歷江灘之險

動以兩月或三月而後至臣極力區處梧州不
足繼以肇慶僅得五萬餘石自後已無可繼之
糧日用之廣毋有不貲之費一日何止於千金
臣亦極力區處梧州不足繼以廣東發銀十一
萬兩而府庫亦告竭矣師老財費其憂豈小兼
以五府二宋來仍無音信及又據僉事張邦信等
稟報前項夷情緊急似難久候臣亦復强願於
十月二十七日會同總鎮太監鄭　總兵官撫
寧侯朱　責差指揮童玉齎案前去柳州會同
御史石金會案發兵臣已慮御史石金心懷異

圖必不樂於聽從及訪得二司官員多互相觀
望不欲進兵并於養亂其謀素定獨一布政林
富頗能盡心參議汪必東參將張經沈希儀知
府葉藺指揮施震尚知報
國以圖自贖然已不勝御史嫉蘗之憂其尤號姦
佞則參議鄒輗僉事申惠張邦信參將李璋此
數人者皆悵知承奉御史狐媚取容地方之念
漠如也分哨文移已有十日各官猶徘徊而未
至總兵官朱　憂此事勢時動無可柰何之嘆
總鎮太監鄭　亦深[illegible]憫乃身任其事兼程

前往賓州嚴爲催督參議鄒輗等結黨已固性
視石金以爲進退亦皆拒而不從且又具呈於
臣肆爲抗拒其一謂臣不當復與兵事其言固
石金主之言各官并於迎合故敢於排臣計惟
阻兵而已其二謂湖兵止於六千似未可用臣
查得二賊初起時參議鄒輗等稟稱各賊所畏
惟是湖兵此兵決無移文行調之理欲臣假捷
音犒賞差人前去省諭二宣慰以興敗爲名得
發三四百名前來便可挾勢剿賊等因是時賊
勢方張故有此稟今奏奉

明旨正調兵六千名數已滿萬長驅而進必無不克
兩宣慰力自擔當略無疑阻日以進兵爲請參
議鄒輗僉事張邦信等先既用計以遂奮兵致
與順德打手逞忿爭鬬幾成地方之變乃又故
減湖兵數目以阻其銳及將應支口糧不以時
給致使經旬缺食各兵欲荷擔而逃宣慰彭九
霄復垂涕而泣太監鄭　霄急發倉糧且厚加慰
勞各兵方此少定否則即已興變各官又設謀
以散湖兵前後反覆如此其姦不可不究也其
二謂征田州之師實兵十二萬尚不盡賊以此

而槩今日臣請得爲
陛下盡言之往年田州之攻臣等於嘉靖五年六月
初二日共調官兵一十二萬有餘分爲五哨參
將沈希儀僉事張邦信中哨自工堯而進副總
兵王倚副使王縯高右哨自兼州而進參將張
經僉事申惠前哨自那綦而進參將李璋參政
胡堯元左哨自巴𨍏嶺而進指揮施震知府葉
蕍後哨自帯涯而進五月二十九日申惠張經
督兵攻打定羅堡斬獲首惡韋趙可報功猛賊
用其子邦彥與惡目陸綬盧蘇等領兵一十二

東泉文集卷五　四五

營以陣于工堯其勢甚銳猛賊同王笄即王升
等親自領兵數千復陣于平馬以圖後繼僉事
張邦信尚留武緣沈希儀六月初五日至上林
縣對江駄淮劉營胡堯元李璋亦已至上林沈
希儀力請會戰二人希傍觀于左逗遛不發一
兵本月初六日沈希儀獨奮勇而進首當其鋒
幸賴
廟社之靈
陛下之威遂斬陸綬箭中邦彥而走之風聲所驅賊
衆兎鮮本月初十日沈希儀復率兵約會左哨

進攻田州猛先已遯左哨仍觀望逗遛不肯並
進延至本月十二日方領兵到府各哨官亦各
觀望逗遛施震葉蕍十四日方至張經申惠在
巴萬領頓兵七日十七日方至王倚王顯高亦
延至七月初七日方至致使各賊盡遯一時無
獲六月十七日胡堯元李璋方報獲惡黨周俊
廖明二名本月二十二日臣等用沈希儀之謀
已該歸順岑璋獲有岑猛報功爲照賊子岑邦
彥惡目韋好等未獲臣等節行各官跟覘剿捕
二十六日申惠張經方復報獲王烝及後傳聞

東泉文集卷五　四六

各賊聚于瓢蘭等寨各議於七月初一日進攻
李璋胡堯元輒推稱各分有地亦仍又逗遛不
肯發兵惟王倚張經沈希儀施震四哨進兵王
倚等各亦安坐不親自督兵止遣指揮官員前
去攻打漫無紀律一不擒賊本月十九日申惠
張經方報獲李賢本日王倚等仍不親督亦各
安坐遣官攻打里定寨王倚王顯高就日於感
佛巖方報獲韋好八月初四日又報獲羅何各
哨及欲移兵攻打隴容寨李璋胡堯元又欺罔
貪功妄報已獲岑邦彥功級致悞各哨擁兵坐

守者又復半月八月十一日臣等訪知李璋胡
堯元奸偽特甚即行戒飭仍督各哨追取邦彥
報功沈希儀十二日方自行統兵至地名板濟
村住劄已二日各官亦又逗遛方到會約十四
日攻打𢗀峇𢗀卜等巢沈希儀進剿板禾十八
日差人出亭槐約請各哨王偉王顯高就日統
入李璋張經施震等三哨又各逗遛至十九日
方到追剿不速賊又逋散八月二十日李璋胡
堯元方又報獲車輪臣等訪得各哨官在營唱飲
遊戲或互相排詆及不自領人馬老師費財難

收成功當又騰文切責將各官革去冠帶住俸
督兵剿捕及又特遣廣西參議汪必東廣東參
議王俊民相繼前去各哨督催仍無功報臣只
得於九月初一日親臨田州府駐劄申嚴號令
封刃以示士衆封鎖以警各官仍懸示重賞激
厲人心嚴併監統官員深入山巢窮搜極剿王
偉李璋張經沈希儀王顯高申惠張邦信等方
於九月初九日親抵板波嚴攻打一賊不撿止
獲得元惡岑猛黨惡鍾烏等并屬四十三口九
月初十日李璋胡堯元方報獲王琳及王偉王

顯高報獲岑理知州王能熊兆報獲岑閔田州招
民岑石報獲岑邦輔岑邦相及各賊家屬李璋
胡堯元仍又欺罔貪功詐稱陸豹已就殺獲施
震葉蟲亦又詐稱戴得亦就殺獲各報功到臣
致使臣等亦誤行
奏報及又查得歸順州官男岑璋稟報大榛寨原
有賊黨在巢李璋胡堯元督令岑璋會兵進剿
岑璋汲汲赴哨李璋等復即散兵岑璋具稟呈
參將張經令有帖可證即此賣賊之情其參將
沈希儀僉事張邦信自工堯戰勝之後即亦不

曾更擒一賊各官玩賊如此致使田州府有名
賊首盧蘇王富林盛楊召陸豹戴得王算等各
深遁未獲及又查得思恩府王受梁縮等皆係
有名賊首僉事申惠參將張經攻戰定羅之時臣
先招撫縱使逃遁知府吳珂英特具稟臣等謂
不除此數賊則地方終不可靖臣等特移文檄
本哨督討此賊申惠張經乃輒爲忿詞謂積年
叛賊決非一旦可盡若必欲盡此須責其期英
自行討處盡圖貼說再舉大兵而後可盡其存
心已是不忠臣等雖亦綁打來人騰文密切示

戒申惠張經終不力討王受梁縮亦竟爾不獲
各留以啓今日之釁及後各官自認捕討遺賊
共請班師臣等見湖兵死亡數多官兵亦已久
疲因班師
奏撥撰官控守田州訪各哨官會議原擬沈希儀
本官適病墜馬臣等環顧無人不得復以參將
張經僉事申惠參議汪必東守之存留東蘭鎮
安歸順向武都康等府州目兵并兩廣漢達官
軍打手共一萬餘員名兵非不衆申惠等制御
無策致賊竊發申惠一聞有變即竄身先避遂

使上下動搖士卒奔潰參將張經知州王熊兆
亦各望風而逃城池失守以致盧蘇等乘隙復
叛敵殺官軍攻奪府城搶劫倉庫執拘知州知
府守備等官復相并合爲亂旣失田州復陷思
恩大損
朝廷之威重貽地方之患此皆申惠及張經爲之
及照參議汪必東果有病申惠爲其稟請臣等
特聽其就醫於南寧却亦逕抵梧州及又稱病
逕還省城未能無過但其初告病時地方尚寧
於情尚有可諉也臣等參看得王堯之破最關
事機若使李璋胡堯元統兵兩岸與沈
進則岑猛岑邦彥并盧蘇王笋諸賊徒一日皆
可盡得祇係左哨不肯協力遂爾大誤機
戒已遁之後若副總兵王倫副使王顯高各
李璋參政胡堯元都指揮沈希儀僉事張邦信
參將張經僉事申惠指揮施震知府葉藟各
依期前進則岑猛不避於歸順常好岑邦彥
死於思定齊林馮爵安得復逃於富州盧蘇王
受梁縮王富王笋林盛楊召戴得陸豹等安得
復叛於今日祇係王倫王顯高李璋胡堯元沈

希儀張邦信張經申惠施震葉藟應會兵而不
會兵應督戰而不督戰應急捕而不急捕應固
守而不固守以此兩府逆賊得糾合爲亂就各
官而論之其罪均爲不小參政胡堯元參將李
璋二人首爲逗遛各官亦復效尤以此致誤大
計參政胡堯元參將李璋合坐首誅者也田州
之變申惠號爲憲臣張經號爲將官若能稍存
義槩少諳機畧賊之初起或遣官開諭或嚴兵
固拒二賊雖云悖逆其勢決不至此觀其於王
能兆尚爾承事至今坐於憲臣參將官而據首

其心哉正使果死於田亦足自表節義乃畏懼
怯懦惟以貪生爲圖誤
國誤民一至於此詭二人而論之其罪惟均但申
惠先衆而竄合坐首誅者也今申惠等曾不自
省急圖自贖乃敢據田州兵衆不能了賊爲詞
至將發去用兵劄案頓而不受此眞姦賊也大
抵各官有此惟在奉承御史石金盖石金首倡
招撫之議僉事申惠張邦信又皆以三年考滿
石金獨爲保留二人遂感爲知己是時亦具呈
於臣 臣訪得僉事申惠先官于京時嘗依附尚

書陸完局騙銀兩已爲言官所劾僉事張邦信
先分巡梧州時尅減官軍糧價已爲千戶崔紹
祖訴於總兵等衙門臣方擬弾劾以
請黜革姑行令管事候事寧另呈二官即視臣爲讐
故陰相朋比以力破剿賊之功及且故縱賊人
心腹蔡德政等往來賓州暗泄機事使知湖兵
之已到早謀所以自避誠恐此兵一進此賊即
擒力相撓沮惟以成就御史招撫之言且亦因
此可免失事之咎故數人之言曰得罪於軍門
御史力能救之得罪於御史吾欲鑽天無路矣

至以此言公然差人傳語於張祐張經沈希儀汪
必東以阻其進其無耻無忌如此豈復知有
朝廷之法令生民之利害邊陲安危之勢哉且又
尋事害臣 惟恐不及只如賊圍上林本其兇狡
爲之其解圍而去殊亦多泗城之力今其生擒
黄記可證也僉事張邦信等輙謂臣催督東蘭
泗城進討二賊乃方有此即不知先時二州無
兵何爲有田州之變思恩之變又何爲有砵砂
橋武緣之變張邦信此言特以附會御史共圖
媒孽臣過故也各官之姦毒如此臣將何以禦

之其肆謂土兵之不可仗皆有通賊之疑夫土
夷狡詐固亦其常然以疑似之迹語言之微歆
盡誣以通賊動形筆札亦動以聞於
朝廷士人聞之豈不轉相疑懼殊非所以求撫安
之義也臣姑以一二言之田州之變官兵皆潰
向武官男黄仲金獨以身爲殿護參將張經以
免於難其視申惠之望風先遁畧不爲醜顔者
忠與否何如也上林之圍官兵亦潰那地族目
羅記獨以身徇
國至拒敵以死卒護官兵七八千人參將李璋之

一受圍困輒委官於賊苟免於一死者忠與否
又何如也且其中縱或通賊私懷狐兎其迹未
至甚大則亦示以至誠以釋其顧望之疑開之
大義以責其殺賊之效漸次消融自將底定各
官不審機宜肆言及此微臣等以靜鎮之恐不
能如今日之帖帖矣但各官豈必果謂盡然不
過借此以阻兵耳然申惠等四人非但肆為拒
阻卒亦不赴叅謁蕩無體統官民駭異此皆石
金主之故各官相倚而為此耳夫言官乃
朝廷所當優假臣豈可輕與為敵其中有以忠報

國如往年御史伍驥在福建會上杭縣盜起有一
都指揮擁兵不前伍驥至以劍擬之其都指揮
始懼而殺賊伍驥以此勞瘁而殁今得廟食於
其地此真御史也御史朱節在山東時會萊蕪
縣盜起亦即冒霜露而前驅三司官在其後卒
以此致疾而殁其後亦特蒙
朝廷
賜褒贈以表其忠此亦真御史也御史如二臣者
臣每贊誦不暇使臣早見之所當低頭下拜今
石金盡廢

陛下剿賊之旨一惟以招撫為言而不聞其肯單騎以
為赴壘之行又不聞其出一策以為解散之術
賊勢甚不可遏而猶獨曰是必招撫是必招撫
不知執何名義而撫之乎臣又聞兵貴拙速不
貴巧遲此稍有識者所共知也兵馬大集內外
之勢已急在應援金獨欲按兵不舉於十一日
果將臣等會案發回不肯判押且書報臣等謂
軍中機宜不敢干預言則似矣其排擯臣如此
責辱旗牌如此計阻湖兵如此主謀於三司官
如此亦何嘗知有軍門乃尚欲借此以文其姦

乎蓋其立心惟在於示威惟專於養亂姦邪不
忠有誤地方如此事干機務臣有不得不為
陛下言者
陛下亦何取於此官而必以耳目寄之哉且臣等亦
非不明於
明旨撫剿之義者也臧厥渠魁脅從罔治古有明訓
往年之征正以誅之未盡撫之太早監統官不
能盡剿惡酋致復啓變臣安得不懲前車以免
後覆今日之計必遵照
明旨先取其首惡以正跋扈之罪而後徐撫餘黨以

收其泮渙之心征其所必征撫其所可撫仁與
義並行此事之兩得者也何石金之獨昧於此
乎臣又查得先後惡目盧蘇王受邢相黃咪王
笋王兊林盛王富陸豹戴得胡喜楊呂盧豹盧
珍黃容陸緣周佐盧保羅寬王庸李德羅王唐
王彭俊共二十四人臣因其來人每每密諭以
自相擒捕之法及懸重賞以勵其心數內彭俊
者與泗城相敵已中箭而死羅王者已願殺賊
領兵守把高寨唐王者已脫身投降見在叅將
沈希儀處聽用其餘兩府目民相率而歸官者

各已不下一千餘人其惡目中密報于官欵待
官兵以為內應亦往往各有其人臣等各亦懸
重賞以誘之但未覩成效不敢遽
聞耳臣等亦何嘗必取於殺人以為功哉金不問首
惡與否盡欵留之以憂
君父臣誠不知所謂臣又查得沈希儀帶領湖兵先
破工堯繼破田州府城該軍門又用其謀果擒
岑猛其功為大李璋胡堯元不勝妬忌大加詆
毀謂其有尅留之物臣等嘗移文質之各官一
無所對續又據沈希儀報有銅鼓杉板銅銃等

物件在及質之僉事張邦信亦謂止有杉枋[illegible]
椅別無金銀等項臣以此未曾舉劾然終亦不
可不一勘而明也又查得已故奉議州判宋蘭
及本州頭目羅甘田州府生員阮應韶等知州
王熊兆皆稟于臣謂胡堯元李璋差人招撫各
有買命銀兩每名多至十兩少或五兩其銀不
可數計及又據舍人王堂執稱前往田州府沿
途士民俱各高聲大呼謂招撫官要我銀兩有
傷風情如此臣急欲推問緣其中亦干係士人
唐玉等共相為之臣特竊計當此捕賊之際又

遽行推究之法事在夷方恐惹他變故惟示
警戒使其自省欲候事定徐為究理旋復生變
遲遲至今以此亦未及糾劾但又近據知縣常
邦憲稟稱二官先在軍前將擒到婦女用硃墨
以別其面用墨者觧官用硃者不知作何下落
二官貪淫一至如此其罪尤不可不治也及又
照胡堯元平生畏怯過甚言及岑猛聲嘶股栗
且為僉事楊鳳所訐贓濫太多臣嘗戒飭亦已
查勘惜其已死不及顯斆而御史石金顧以鄉
里之私至為具奏于

朝欽得贈官立廟此尤不足以厭服人心緣各省
悞事臣初但知其槩今後彼此參詢已諭一年
乃盡其詳義當急奏于
朝亦以地方未妥正爾用人欲姑候殺賊通查功
過逐一上
聞耶今申惠等猶怙終不悛玩寇殃民如此臣安得
不盡舉為
陛下告乎十年十月內又據參將沈希儀呈稱思恩
王受遣目民潘富用銀一兩馬一匹以求招撫
希儀只得權受今已密送在官等因臣等又訪

得王受盧蘇等大肆科斂各差頭目蔡德政等
前赴賓州打點求招物議大騰銀數不足王受
至以伊妻環鐲等物助用其妻相向而哭武緣
園老君廉所禀知府蔣山卿者如此以此槩之
各官之堅於議撫果公乎私乎為
朝廷乎為一身乎即使無此用招撫以成功是必
重為邊方留害他日勿謂臣不言也及緣是時
機事甚急王　仍無到期又該太監鄭
官朱　各察從李璋等會議但李璋[illegible]
不赴議于軍門而猶請會於中途即使强而從

令體統之虧甚矣顧此前却坐失事會臣不得
不急為
陛下言之他日有悞大計或別啓釁端臣顧
陛下亦毋咎臣及又照臣已得請
命致仕俟代於此為
陛下保守地方幸無甚大失事已及十月有餘矣但
為各官所排如此既於觀望有損寔以威令難
行顧此事勢非得新建伯王　急來不可蓋臣
素有痰火之病夜臥于牀時欲傾墜臣所帶二
僕扶抱而坐毋致相溢臣年齡已頹智慮日昏

亦委不可復寄此任特重嚴
上命不敢輕去臣之踪跡甚是狼狽如家人
勑該部再行查議申明邊臣俟代之義用示當久畫
一之規毋使如臣之受撤并選差的當官一員
馬上齎文前去坐催新建伯尚書　不分在
家在途作速前來管治事以人當禍亂御
史石金亦乞
勑都察院早選公正老成御史一員如往年伍驥來
節絕意為
國者亦作速前來更代行事共除禍亂以去朋[illegible]

其岑猛岑邦彥有無尚在亦乞選差給事中一
員親臨廣西等處并將臣所陳各官前項事情
提吊人證逐一訪勘的確具實上
奏以俟
聖裁仍乞
陛下特
勑法司先將僉事申惠參將李璋前既重誤事今
復着抗軍令者拏解赴京以正其罪已故參政
胡堯元罪與李璋等耳特行追奪官爵如已
褒贈一併停革以昭清議除副總兵王備副使王頴

高各已致仕外參議鄒輗僉事張邦信同一朋
謀阻兵故抗軍令亦乞
特降
明旨革去冠帶停支俸糧參議汪必東參將張經原
任都指揮今陞參將沈希儀知府葉藟指揮施
震各亦革去冠帶責其必在殺賊自効如果有
礙石金并亦有礙於臣通候勘官查明功罪之
日一體奏
請定奪施行如此庶體統嚴肅法令昭明地方有託
而邊夷自息矣

平惠州歸善縣桃子園賊疏

題為擒斬反招黠賊功次事據廣東按察司整飭
兵備兼分巡嶺東道僉事施儒呈為乞早發兵
剪除反賊以安地方良民事據守備惠潮等處
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
程鑒并領哨惠州等衛指揮等官高瑛等稟稱
有名賊首賴貴張廷山張廷貴并甲從賊人劉
廷珠等俱已擒斬將盡雖有敗遯一二一時難
以搜扒乞行留兵戍守仍乞呈請剿兵等因據
此案查先據惠州府歸善縣覔得都鄉老總甲

被害民鍾明廣陳尚能等各狀訴稱桃子園首
從强賊賴貴等反招聚衆劫殺人財虜姦婦女
占奪田土等情已經會議備由通行呈稟及調
集原借留操調達官火明伍宣等并指揮吳樹
哨官軍與原雇募打手及附近龍川興寧海豐
程鄉揭陽河源等縣地方慣戰鄉夫行委管操
惠州衛指揮高瑛惠潮二府推官周楫李喬木
龍川等所縣千戶呂員朱昂吏目吳增等官分
領哨道剋期進剿又因前賊遯入深險山峒仍
催督原奉軍門督發截捕別支流賊指揮雷潤

哨官軍并達官亦卜剌因等併勢夾攻隨奉軍
門會批據本道會呈前事奉批議仰本道依擬
嚴督上緊剿捕務在事機縝密計慮周詳獲功
觧報以靖地方重加奬賞毋容輕率怠誤貽患
惹究及奉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潘　批仰嚴督官兵追剿事平將獲
過功次用過錢糧開報又蒙巡按廣東監察御
史涂　批看得殘賊賴貴等肯招肆惡爲患地
方亟宜剿滅動調官兵事宜悉依擬行務使賊
黨悉除獲功觧報仍須戒諭督兵等官程監等

毋得濫及良民斯爲善舉其合用錢糧徑自酌
處事完之日造冊繳報查考依蒙督據各哨官
兵擒斬首從反賊賴貴等一百七十六名顆俘
獲賊屬婦女大小八十三口并器仗馬匹前來
會審閱實賊人賊級轉觧賊屬權宜變賣價銀
添湊賞功器械馬匹給與兵壯領用餧養騎征
外又經催督各哨將按小陸續擒獲賊人張廷
貴宋亞黃等并斬獲賊級共六十五名顆呈報
在案今據前因看得前項惡賊賴貴等已擒斬
二百四十一名顆雖尚有散遯餘黨數亦不多

但山峒險遠林木障翳易於藏躲一時委難搜
扒盡絶必須留兵防守庶免殘黨嘯聚之患合
無將本道催募打手五百名并留指揮雷潤哨
官軍四百三十員名仍在桃子園栢埔地方屯
劄緝捕殘黨護民耕種其餘官軍打手鄉夫民
壯悉行掣散呈乞照詳等因到臣案查先據守
備惠潮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左
衛指揮僉事程監呈爲被强賊劫掠打騗銀兩
搶擄家財焚燒房屋等事據長樂守禦千戶所
申該蒙分巡僉事施儒案驗內開據潮州府呈

據饒平縣瀲州都致仕知州饒金家人饒二具
狀訴稱嘉靖四年八月內有家主前往本都安
樂渡村收租本月二十九日早忽被强賊一宗
二百餘徒突來本村劫掠將家主綑縛搶剝租
銀七十餘兩家財衣服劫空仍劫大河一水至
三河巡檢司前隔河地名東門埔白日放火焚
燒民屋三十餘家殺死民人杜大曾二仔二命
仍將家主綁到竹頭坑屯劄逼銀一百兩方繞
釋放各賊於大麻村登岸去訖告乞轉達施行
等因據此又據海陽縣地方總甲劉廷陽呈稱

前賊仍於饒平濾州都虜船過河突来到鄉虜
劫鄉民陳大祐林大等家九月初七日至土名
深村廷陽家住夜次日早將林大并經紀人賴
大公殺死二命等因又據三河巡檢司申據饒
金家人饒木告同前情及據民鄧文誉呉瀚等
告稱前賊打劫饒知州又劫東門埔曾永瑄等
人財放火燒屋殺人流劫大麻一路人財殺死
鄉民錢大仍又虜男婦二十餘名口本司督兵
追捕前賊擁入嶺衛銅鼓嶂去訖等因到府轉
呈到道看得前賊聚衆二百餘徒流劫鄉村殺

人燒屋勢頗猖獗若不痛早撲滅未免釀成大
患除行委該府推官李喬木等督兵追捕外今
訪探得前賊越往海豐縣地方流劫緣照該縣
捕盜缺官兵力寡弱恐難支持該府捕盜通判
陶天祐年力衰邁亦難專責應合權宜暫委推
官周揖督捕案仰本所選行守備指揮程鑒統
領惠州碣石各衛所見在巡捕官軍并選取附
近屯堡精壯軍餘各備鋒利器械督同推官周
揖兵壯打手人等結踪追捕獲功解報施行依
蒙備申到職切照惠潮二府地方每過秋冬之

賊往往聚衆劫掠今據報稱賊勢猖獗若仍於
衛所起調巡捕并屯堡兵夫前去截遏又恐兵
力寡弱不無悞事必須呈調經戰精勇官兵督
發相機跟捕方克有濟如蒙軫念乞發坐城下
班休息達官二十名殺手三二百名及欽班惠
州衛指揮雷潤碣石衛指揮房鉞二哨旗軍協
同附近地方兵夫分發併勢尋蹤擒捕其合用
馬匹錢糧乞行守巡道議處備用等因具呈前
來臣等議得前項強賊聚衆流劫鄉村殺人燒
屋勢頗猖獗若不急爲追捕未免重貽後患已

經案仰廣東都司於廣州左等衛下班達官舍
目內選取二十員名布政司轉行分守右參議
汪思會同分巡僉事施儒先將欽班惠州衛指
揮雷潤碣石衛指揮房鉞二哨旗軍徑自調用
本司掌印官行令廣州府查有見在殺手精選
三百名如無見在就於附近州縣地方照數雇
募慣戰殺手取足前數差人管領前去該道守
巡兵備官督發責令守備指揮程鑒并推官周
揖李喬木等統領兼同所在各該衛所州縣應
捕軍兵及千百長總小甲打手鄉夫人等相機

機宜尋襲風路且發兵以截其衝或分兵以殺
其勢亦或出其不意掩而擊之以擣其巢穴水
陸二處並須加意陸路不得使之長驅水路不得
使之逕渡守巡官仍須指授方畧申嚴號令應
該別省會捕亦就移文該省州縣衛所官兵併
力擒捕仍一面差人飛報彼處鎮巡衙門查照
務將前項賊徒設法跟捕盡絕獲功解報各官
仍出給告示曉諭若夥伴有能悔悟自相擒斬
有名首惡送官者賞銀一百兩其餘賊黨賞銀
二十兩仍免本罪其一時被脅相從之人許各

具狀首官從便遣發一不追究合用馬匹錢糧
等項守巡官徑自查議區處應呈稟者呈來定
奪續據分巡嶺東道僉事施儒呈爲走報緊急
事據潮陽縣申稱本年九月十七日被流
賊江文生等打劫貴山等都人財殺汙婦女燒
毀房屋捉擄吉安巡檢司巡檢施淵等因到道
看得擄職官重情除嚴督原委推官李喬木
周機并督發管操指揮高瑛統領見在達官千
長總小甲打手共一千員名前去追捕并關福
建分巡漳南道督兵把截各賊歸路及懸重賞

示諭兵夫用命舉事外具呈照詳等因前來及
經會議批仰本官即會同參議汪思查照會行
事理務在用心設策擒捕仍行分巡漳南道協
力防捕共滅此賊以靖地方如是不相策應以
致賊徒往來無忌釀成大患責有所歸續據僉
事施儒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領哨惠州衛
指揮使高瑛呈前事蒙本道紙牌備仰本職統
領副巡檢練廷爵并達官千長打手燕程前去
隨賊向往黏蹤追捕務將前賊全夥擒捕盡絕
奪回被擄官員獲功解報依蒙統領副巡檢練

廷爵并達官千長打手共一千餘名到於地名
梅子坑據緝事打手走報流賊約有一百餘徒
越來下荊雙頭畔田等村打劫民人張宗廣等
家等因隨即統兵跟蹤追捕前賊聞知驚懼先
將原擄去吉安巡檢司巡檢施淵脫放逃往地
名梅林河埠擄船駕到黃牛渡隘上登岸放火
燒毀本隘突入十二都巡檢司屯縱本職探得
濮都地名葵潭係是衝要水陸要路督兵到彼
截遏設法出奇分兵河埠四岸裝伏前賊駕船
七隻開張旗號灣船執旗上岸迎敵彼職督兵

交鋒對敵當有千長曾元魁等衝鋒破陣被賊
戳傷衆兵奮勇向前當陣擒斬打旗賊甲并賊
都總江文生黃環等及戳傷數多各賊敗走兵
夫追逼俱投葵潭河中淹沉難以斬取首級共
擒斬獲賊人首從六十九口顆俘獲賊馬三四
奪回被虜船大小七隻省令舊役老人賴伯壽
并鄉民李昭收候聽取等因又據揭陽縣千長
蕭璟呈解賊級一顆長樂縣地方排年李元美
等呈解生擒賊徒陳元達等六名賊級一顆各
到道審閱明白今將生擒首從賊人賊級七十

七名顆呈解審閱施行等因前來又經批仰蒼
梧道巡守官查審閱驗續據巡守嶺東道僉事
等官施儒等呈爲乞早發兵剪除反賊以安地
方良民事據惠州府歸善縣寬得都鄉老鍾明
廣總甲官佐民人石記全陳尚能謝本明各具
狀訴稱被挑子園殘賊賴貴蕭廣朱曰廷張廷
山等糾合三百餘徒又招聚衆開張黑旗鳴鑼
放銃劫殺人財荼毒地方本年七月內將良民
張文興等一家并朱亞狗殺死八月十九日擬
虜陳尚能妻朱氏女陳細娘逼賊贖命九月二
十九日殺死陳尚成譚氏等命捉虜陳尚雄石
原深等入巢打逼不知生死數占闕氏并女三
口爲妻日逐大肆出劫抄掠鄉村人財良善拋
棄產業逃命山林况今冬熟不能收割妻兒失
食告乞急救倒懸發兵剿捕以靖地方民賴安
生等情據此查得先因挑子園賊首李文積等
反招聚衆劫殺人財占奪田地已該分巡僉事
施儒會同前帶管分守左參議徐度勘議明白
備由通行呈奉三府并提督南贛軍門及家巡
按察院等衙門批行動調漢達官軍兵壯行委

守備指揮程鑑統督領哨同知莫相指揮等官
劉璟等管領兌期擣巢剿擒渠魁黨從李文積
等一千七百六十餘功解報審驗處決外續奉
撫按衙門察驗批呈依奉將各哨官兵掣散仍
行緝捕餘黨及借留領哨惠州衛指揮僉事吳
樹哨官軍哨守地方彼因殘賊賴貴等役黠遯
匿深山搜扒不獲師還復出始及一百六十餘
徒隨據甲頭賴貴王廷珠等具狀赴道告乞招
撫時值春耕暫行俯順牌仰巡檢楊漢押帶賴
貴等各還原居本分耕種仍處給口食牛種安插

停當造冊回報在案　前因參照殘賊賴貴
等與李文積等同夥　盜征剿漏刃既經撫處
安插即當改過自新乃敢復肆兇頑糾集醜類
劫殺人財虜姦婦女逐散良善占據田產遂致
告訴紛然警報日聞若不疾早撲滅未免釀成
大患又該各職督同守備指揮程鑒議照前賊
積年狡黠巢穴星散若只一路進兵未免東追
西竄隨會案將見在召募及借留長樂團操達
官打手并添調附近歸善長樂程鄉興寧等縣
慣能殺賊敢勇鄉夫共四千餘員名行委惠州

衛指揮高瑛楊昇惠潮二府推官周楫李喬木
龍川千戶所副千戶呂員吏目吳增程鄉縣主
簿陳政等官分領哨道仍行守備指揮程鑒統
督赳期並進夾攻剿捕欲候呈請至日方行舉
事緣程途遠涉往返日久恐機事預洩則賊得
為備功難速成除一面督發各該官兵追剿前
賊獲功之日另行解報外今將緣由具呈照詳
等因前來又經會議批仰依擬嚴督剿捕獲功
解報續據巡守嶺東道僉事等官施儒等呈
擒斬反招黠賊功次事內開據指揮高瑛呈

擒賊首賴貴賴富賊徒謝德勝等共三十四名
斬獲賊級四十三顆俘獲賊屬劉氏等大小共
七十七口奪獲賊馬三匹推官周楫哨生擒甲
從賊人王大等四十五名斬獲賊級四顆俘獲
賊屬張氏等四口推官李喬木哨生擒賊首張
廷山賊徒廖亞伯楊阿林等共三十六名斬獲
賊級十顆奪獲賊伏腰刀二把鎗一根馬一匹
會書一本黑紬旗一面千戶呂員吏目吳增哨
生擒賊徒張廷興等五名斬獲賊級三顆千戶
朱昂哨擒獲賊人伍世寬等四名斬獲賊級三

顆把截要路巡檢楊漢擒獲賊徒鄒叔仔謝鸞
等二十三名俘獲賊屬二口巡檢楊通擒獲賊
人二名唐從貴沈亞二驛丞鄭文秩擒獲賊犯
一名塗明主簿謝鏜擒獲賊徒江大等五名各
前來審得賊首賴貴賴富等甲從賊人劉廷珠
等六十六名并審究因傷中途身死首從賊人
張廷山等四十七名及就近斬獲賊人劉禽總
等首級六十三顆共一百七十六名顆各委的
先投在李文積等手下為盜大征脫捕後隨同
賴貴等聽撫反招劫殺張文興等家人財占奪

田產等情是實取具口詞在卷賊級委千戶魏
騰高等閱驗真的及審得解來賊人數內朱亞
長等四十二名各執詞有稱係近投入在彼耕
田者有稱在彼附近居住者俱不曾為盜等情
及數內朱亞長等三十名俱有該圖里老見在
證審果係良善當即釋放其劉廷聚劉廷器黃
明何木旺廖梁李元禎李亞長鍾彪葉四九名
止係一面之詞劉湯旺梁金保陳學仔三名迹
涉疑詞俱係事干強盜重情遽難輕信發回該
管河源等縣速拘里排親鄰審勘并將器仗馬

四給與見操兵壯領用餧養騎征賊屬權宜酌
處就彼變賣價銀入官添湊賞功及再嚴督各
哨官兵搜扒敗遯餘黨盡絕另行解報今將首
從賊人賊級共一百七十六名顆呈解審驗施
行等因前來又經批仰蒼梧道分守官會審閱
驗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
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
將軍撫寧侯朱　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潘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涂
議查得別卷一宗為陳言地方利弊事節該

兵部看得巡按御史高　奏稱廣東之盜宜於
撲捕而不宜於大征備言撲捕之有益與大征
之有害切緣廣東之新寧清遠白水後山恩平
陽江綠水羅傍河源龍川等處所的盜賊淵藪
常年竊發不能斷絕撲捕於始發則用力易而
為費少俟其猖獗而後調兵征之則用力難而
為費多合無今後地方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
行守巡兵備等官設法撲捕不許遷延怠忽釀
成大患其有功績顯著者亦與具實奏
聞以憑議擬陞賞不許勢要子弟徑名抑報若果賊

勢重大相應大征亦須指定地方賊首姓名不
許含糊延蔓惟圖報功莫辨玉石其有相應撲
捕而不行早處必欲養亂自利者許巡按御史
指實劾奏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通行欽遵外臣等為照廣東惠潮二
府饒平長樂等縣接連福建江西地方三省交
界萬山盤礴谿徑聯絡多岐延袤數千餘里自
昔流逋嘯聚動成大患今流賊江文生等敢以
烏合之黨類流劫良善之鄉村殺虜人財而肆
無忌憚姦汙婦女而白晝橫行拒敵官兵捉虜

聊慣驚駭郡邑兇惡特甚若非早為殄滅必將
流禍於四方叉賊賴貴等本皆桃子園之殘黨
復踵李文積之故智據舊巢而兇殘大肆聆官
司而劫掠盛行殺人放火無所不為占產奪婦特
其餘事若非急謀蕩掃亦必貽患於他日今分
巡僉事施儒乃能運謀設策籌畫有方於流賊
江文生等既已剪其萌芽賊黨為之遠遁於叛
賊賴貴等亦復擣其巢穴賊壘為之漸清俘馘
已踰四百之衆靖寇用安兩郡之民且不多煩
兵力亦無浪費錢糧其功實為可嘉分守右參

議汪思亦能同心督率協力贊成計畫無遺進
攻有備其功亦所宜錄再照守備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指揮僉事李槃承委剿賊克效勤勞亦
合優獎但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擅擬伏乞
聖裁除行該道守巡守備官將原調征有功官軍人
等查照規格犒賞以勵人心及量留官軍打手
任於剿過地方屯劄往來緝捕殘黨護民耕種
其餘盡行掣散放回休息外緣係擒斬反招賊
賊功次及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備行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
設法撲捕其有功績顯著者亦與具實奏
聞議擬陞賞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具
勇親齎謹題請
旨

東泉文集卷之五

奏疏

兩廣稿

平肇慶府流賊疏

題爲擒斬積年稔惡流賊功次事。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等官劉喬等呈爲飛報地方十分緊急賊情事。抄奉臣等會案，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左參議等官[illegible]王俊民等呈前事。議仰本職即便親詣前項地方，督令該府州縣衛所掌印等官，查勘前賊是何山巢賊徒，約有若干名，數起

發之時，從何路而來，是何官員不行把截，各該關廂鄉村被賊殺死人命的有若干，被傷男婦若干，虜去人口若干，贖回若干，未曾脫放若干，劫去財物牛畜等項各有若干數目，燒燬房屋若干間，督發官軍追捕，擒斬賊人賊級的有若干名顆，奪回被虜男婦牛馬等項各有若干，被賊殺傷官兵若干名，其斬獲在逃賊人身死的有若干數，及該[illegible]地方是何人員失事，有無隱匿別情，務要逐一[illegible]究明白，備細開具失事官員職名，參呈及各處官兵斬獲過賊徒及追還過男婦牛畜數目，通呈前來，以憑施行。依奉行仰肇慶府衛并德慶州各掌印等官查勘未報。又准總司關該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涂　案驗亦同前事，依蒙備行本職，併查前賊流劫的有若干，其初攻德慶、肇慶各關廂之時的有若干，緣何未有一官引兵對敵駐劄地方，幾時剽劫鄉村，殺虜人畜財物的有若干，殺死兵夫若干，緣何未見各官併力截捕，仍分別守巡參將以下等官情罪輕重、功勞大小，備由通呈定奪等因。備關准此，行間各又准總司關，爲蒙巡按廣

東監察御史涂　批據按察司經歷司呈，同前事，蒙批前項賊情事，准行左參政胡璉會同僉事劉喬，即便前去查勘施行。依蒙備行各職，親詣肇慶德慶地方，督同該府州縣衛所掌印推官章格，指揮僉事王詔、續掌印指揮使馮清、知州周文燠、千戶金澤、縣丞鄧桂，查勘得前項流賊的係廣西弔[illegible]老軍峒樊家屯等處積年稔惡賊黨，約二千餘徒，騎馬約一百餘匹，自嘉靖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從廣西蒼梧縣東安鄉路由地名勒根經過封川縣鄰接開建縣界迪田

行子步過江二十七日從文德鄉越來文德鄉巡檢司巡檢洪岱不行把截緝事人役分投飛報州縣通行申禀及起集兵夫人等防守至二十九日辰時賊衆分作二支越至德慶州城外關廂行劫當日午時退入本州金林鄉劫掠通共殺死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男婦三百一十七名口耕牛四百八十四頭燒毁房屋五十二間至晚就在本鄉蓮塘村離城三十里駐劄逼銀取贖被虜人口知州周文燁會同守備達官都指揮卜玉督同德慶所官分布官軍兵壯并

擎取哨江打手殺手起集鄉夫人等前去追捕帶管守巡嶺西道副使李傳時在肇慶府巡歷慮恐兵力不敷一面行委該衛指揮孫栄前往新會等縣雇募打手一面督發該府衛捕盜通判潘鵰巡捕指揮聶縉百戶蘇樂率領見在軍快人等前去策應聶縉蘇樂由陸路聶縉駐劄新村把截蘇樂至地名赤米村遇賊一支約四百餘徒當與對敵斬獲賊級六顆奪回水牛三十頭潘鵰由水路到於該州前賊已於十月十一日起營經過悅城禄步二巡檢司有署悅

城巡檢司事肇慶府倉副使羅欽并署禄步巡檢司事德慶州倉大使李業各不行督兵把截越至高要縣地名大逕漸近府治李副使預將關廂男婦收入城内及令近河居民各將船隻裝載家財徙泊水次全活生民數千餘命仍督府衛縣掌印指揮等官王韶等固守城池發分布軍兵打手截捕二十四日辰時賊衆擁至[illegible]白沙蕉園曹灣黄岡并城外関廂等處分宗流劫李副使分委帶管巡捕崧臺驛驛丞陳章高要縣河泊鍾傑各領兵出敵鍾傑生擒賊人一

名棄細能斬獲賊級二顆奪獲賊馬二匹傷故打手一名黎友木陳章斬獲賊級三顆隨捕軍餘何全奪獲被虜男子三名操備指揮蘇龍王碧郭端張輝千戶慕龍張威劉國英錢守龍百戶黎仲和彭世英張翀俱在城内不出潘鵰又自德慶回還就在城外河下住劄十五日早賊衆突來攻打西門不開當被官軍并守城打手敵退斬獲賊級一顆前後各鄉村并關廂共殺死男婦一百三十五名口奔水溺死男婦五名口虜去男婦四百九十一名口耕牛七百六十

九頭馬二匹燒毁房屋一百一十七間財物多寡難計本日晚賊遁回桂林小湘堪頭村等處離城二十餘里劄營[illegible]銀取贖被虜人口驛丞陳堂捕殺賊級一顆百戶蘇樂祿步巡檢司署印倉大使李璞生擒賊人一名周亥酉李副使又督指揮王韶聶縉孫荣胡昇千戶張甫鎮撫許文昇百戶吳英楊玉各領軍兵抵營追捕衆議孫荣哨下原募新會等處打手內多驍勇可作先鋒時值天暗路窄兵衆不能齊進不意聶縉哨下沓無姓名軍人誤放銃響致賊驚覺分

路迎敵官兵殺人砍傷賊徒離营不遠俱被拖去奪回被虜男婦梁秤仔等二十名口賊亦殺死新會縣順德打手七十二名被傷十二名二十五日各賊起營仍從大逕越回德慶又從北鄉地方潛遁幸蒙軍門調發漢達官軍土兵并湖廣鈎刀手行委布政司左參議王俊民都指揮鄭綬統領并蒙察院行准三司掌印官議調省城軍兵打手各前來策應李副使親至[illegible]督發肇慶德慶官兵卜玉王韶聶縉潘鵬等從參林鄉取路前進追至廣西懷集縣地名六龍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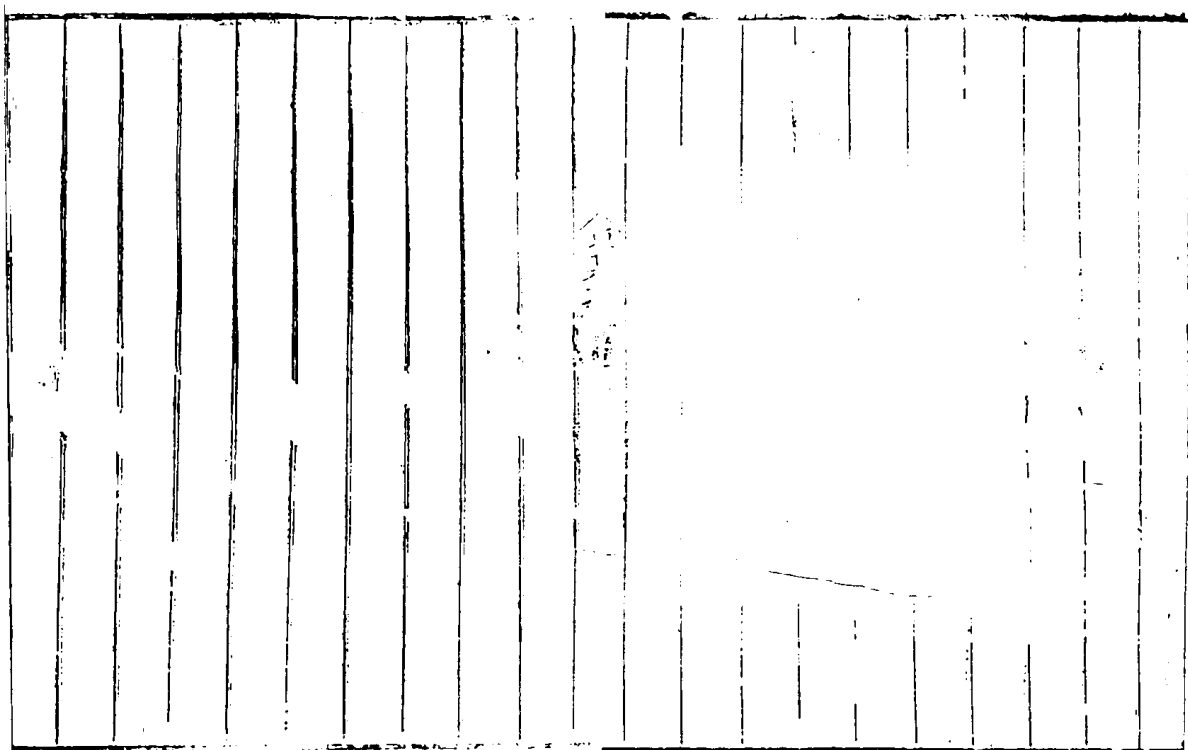
賊劄處所交戰湖達官兵人等奮勇破敵殺死賊人四百四十餘徒遺屍在逕未曾斬級忽有賊首王公狠乘馬率領賊目三四十騎突來迎敵當被湖兵向前將王公狠鈎墜在地斬獲首級又斬賊目一十四顆生擒賊人二名被賊亦殺死土兵二十六名封川等處鄉夫四十四名賊因大勢敗亂丟弃原劫衣物奔山逃走軍兵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二十三名口乘亂走回一百一名口奪獲賊馬四十九匹牛五百餘頭衣物衆兵拾回難計人口牛隻招人認領馬匹解

赴軍門訖王參議等將湖兵掣回量留碣石廣海等衞所官兵在彼防捕備將獲功緣由連擒斬賊人賊級解報軍門審驗外李副使與都指揮卜玉又行督令肇慶德慶封川府州縣衞所指揮婁澤穆英王紹聶縉孫荣通判潘鵬吏目唐京典史胡輝千百戶羅鎧劉龍并原留官兵指揮李元鼎開建縣把截官兵知縣胡汝麟等陸續追捕擒斬賊人賊級共一百八十八名顆馬八匹牛七頭器仗一百五十四件俱解軍門審驗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三十九名口俱解該道

審發給領外殺死在逕賊屍行該德慶州差委
巡檢李鏡老人談仙福前去看驗的有四百四
十九軀循恐未的仍拘李鏡談仙福同審俱稱
各屍身穿花脚裙衫手足麤大委係廣西蠻獞
賊人身屍縱横山逕連亘數里一時查計尚多
未盡取具不扶執結遞報又恐前項被殺溺死
被傷被虜人口牛畜與燒毀房屋數目不的重
拘各被劫關廂鄉村總小甲鄉老人等覆審結報
相同及審稱被虜男婦除奪回走回并贖回二
百一十一名口外尚有一十一名口查無下落

又行查取該府州縣衛所大小失事官員職名
開稱賊臨之時叅將黃禎在陽春將捕知府曾
直患病等因并行准分巡嶺西道關報功次數
目各前來查得所獲功次除叅議王[illegible]會解
一十七名顆并湖蓬官兵六龍巡[illegible]殺賊屍四
百四十九軀外副使李傳前後督[illegible]擒賊人
七十二名斬級一百二十四顆內該指揮羅縉
斬級二顆孫荣胡昇各一顆婁澤七顆通判潘
鵾生擒一名斬級一顆驛丞陳章斬級四顆河
泊鍾傑生擒一名斬級二顆百戶蘇樂斬級二

顆文與大使李璞共擒一名都指揮卜玉通判
潘鵾知州周文熯督令封川縣保長黎廷信伍
寬等生擒六名斬級二十二顆吏目唐京生擒
四名典史胡輝生擒四十五名斬級四十顆德
慶所千戶張韶生擒一名斬級一顆卜玉又督
開建縣知縣胡汝麟生擒二名斬級二顆典史
黃友良生擒五名斬級四顆督理開建等縣地
方指揮穆英督同千百戶羅鎧劉龍典史何亮
生擒四名斬級二十七顆領哨指揮李元爵等
生擒二名斬級三顆已上功次與奪獲牛馬俱

解軍門并該道審驗收養人口牛隻給主認領
其餘兒在牛隻犒賞軍兵及變賣價銀添湊賞
功外今將查過應叅失事有功官員職名理合
備開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又據廣西布政
司分守蒼梧道右叅政黃芳呈亦奉臣等會牌
前事依奉統領廣西桂林中衛指揮朱珙廣東
韶州府通判符錫帶領各哨官軍打手殺手人
等於本年十一月初五日親詣蒼梧縣東安鄉
任欲燕集哨守巡司官兵打手地方千百長夫
款人等分委百戶蔣璵署東安巡檢司事省祭

巡檢司又解到賊級九顆陣亡夫一名被傷夫六
二名十二月初七日樊家寨巡檢司巡檢陳
政解到賊級三十五顆生擒賊人二名器械
五十一件陣亡夫九名被傷兵夫十七名奪獲
被虜男婦六名口斬傷賊馬一匹本職又訪得
前賊敗亡之餘潛從山路歸巢禀知軍門牌仰
李喬楚起集東安多賢滘陽三鄉及樊家寨巡
檢司各起鄉兵共三千餘名督令千長潘健陳
敬祿陀月駢等抵巢剿殺續據東安巡檢司申
稱於本月初五日直抵樊家屯切鄰長灘古峒

與賊對敵燒燬巢穴殺獲賊級十顆生擒一名
被傷兵夫七名陣亡兵夫一名餘賊遯入山巖
難以追捕等因緣照前項賊徒大肆猖獗先奉
軍門會委本職督兵會同廣東左叅議王俊民
都指揮鄭綬等發兵彼此互相策應截殺今查
得前後督率各該官兵殺獲及生擒賊人賊級
共一百五十一名顆奪獲賊馬六匹賊仗共一
百三十五件奪回被虜男婦共三十七口陣
亡兵夫二十二名殺傷兵夫共六十一名等因
各到臣案查先節據廣東按察司巡視海道帶

管巡守嶺西道副使李僔并肇慶府參慶
所各呈申俱爲前事內開得嘉靖九年□月十
九等日有廣西流賊約二千餘徒馬一百餘
匹越來廣東肇慶府并德慶州等處地方流劫
攻打閑廂鄉村殺虜人財勢甚猖獗請乞早發
官兵救援等因前來適遇臣等征進田州於本
年十一月初一日班師回還查有湖廣永順保
靖二司冠帶官舍彭宗漢宣慰使彭九霄俱到
梧州臣等就令每司摘撥土兵五百名共一千
名及督發廣州清遠潮州碣石等衛韶州靖海

等所漢達官軍太平等州土兵陽山等縣打手
共四千餘名差委指揮武鸞王鸞劉纓各賫執
令旗令牌督押及行委廣東布政司左參議王俊
民廣東都司都指揮僉事鄭經各統領前去德
慶等處會同該道巡守副使李僔守備達官都
指揮卜玉督率所在漢達官軍并武靖州官男
岑邦佐目兵打手及隨處起集夫款人等就彼
取路前去相機勦捕及又慮恐前賊聞風必由
蒼梧縣東安鄉地方逍歸原巢又行委廣西布
政司分守蒼梧道右參政黃芳統領桂林中衛

指揮朱琪哨官軍并韶州府通判符錫所部打
手前去東安鄉等處地方駐劄截殺續又據廣
東布政司呈同前事內開該本司會同都按二
司選得廣州左衛所旗軍餘丁及原輪操屯丁
共六百六十名選委廣州左衛指揮韓威千戶
陶俊管領及行廣豐庫查支軍餉銀五百兩發
付廣州府掌印官確募得新會順德等處打手
共四百三十五名及選撥番南二縣民壯二百
一十七名行委典史向鑄李永高管領各督發
前去策應等因呈報前來隨據左參議等官王

俊民等呈據領哨指揮楊璁等呈稱漢達官軍
鈎刀土兵打手人等從德慶州金林鄉取路前
進前賊聞知官軍追捕越往四會懷集地名六
龍逕屯聚占據崛險立巢四圍高峻平低坭濘
約二三尺深不等十一月初九日達官軍兵鈎
刀土兵人等追捕到彼分布攻進賊巢與賊初
次交敵當陣殺死有八十餘徒各賊敗陣分作
兩路奔走上山各達官軍兵鈎刀土兵人等奮
勇追趕陸續對敵殺死賊徒又約有四百餘名
捉獲生擒二名奪獲被虜人口牛隻不記其

數彼時賊計奸猾見衆兵分投爪取首級間有大首賊王公狠乘馬率領賊目三四十騎忽然衝突前來衆兵復聚射住迎敵當被達官舍放箭永保二司鈎刀土兵鼓噪向前將王公狠鈎墜在地斬獲首級一顆奪取盔刀馬匹并斬獲馬上不知賊目一十四顆餘賊因見勢敗奔山越走衆兵疑恐山菁伏賊又見天昏霧暗隨即收兵出山剳營所有殺死前賊首級俱未斬取其奪回馬匹人口盔刀鎗仗等物各另開報等因又據永順宣慰司領兵把總頭目向求誇開

報當陣殺死大賊首王公狠并餘黨一百三十功見存首級二顆餘者有死在逕可証斬死賊馬三十五匹存獲二十四匹奪獲器械一百三十二件并奪回水黄牛隻被虜男婦不計其數陣亡頭目一名向勝殺手牙巨等七名被傷殺手海底鬼五十三名又據保靖宣慰司領征把總頭目彭輔開報當陣對敵殺死賊徒一百一十八功存獲首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奪獲賊馬二十五匹器械一百五十一件被虜男婦三十五名口陣亡頭目一名彭振武旗甲一名老查

送土兵海底皋等一十六名被傷土兵海沙[illegible]等四十三名等因又節據帶管守巡嶺西道副使李僖守備德慶瀧水等處地方達官都指揮僉事卜玉并肇慶德慶封川開建等府州縣衛所各陸續擒斬解獲賊人賊級共一百八十八名顆奪獲賊馬匹牛隻器械等件各解報前來俱經發仰蒼梧道守巡官將賊級委官閱驗梟示生擒賊犯會審無冤查照兵部奏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押赴市曹處决器械發庫收貯牛馬變賣價銀入官被虜人口督令給親

完聚獲功陣亡被傷官軍目兵人等照依賞格給賞被賊劫害人民役行該道守巡官分別輕重量加賑恤外但照參[illegible]土俊民等開稱漢達官軍鈎刀土兵人等初次與賊對敵殺死賊人八十餘徒追趕對敵又殺死賊人約有四百餘名捉擒生擒二名斬獲大賊首王公狠首級一顆賊目一十四顆前來其餘雖稱有死在逕可証未委虚的及各該失事人員俱未查究有碍具

奏又經行委廣東按察司僉事劉喬會同廣東布

政司左叅政胡璉等劄通行去後今據前因臣
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
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巡
按廣東監察御史涂　議查得別卷一宗爲陳
言地方利弊事節該兵部看得巡按御史高公
韶奏稱廣東之盜宜於撲捕而不宜於大征備
言撲捕之有益與大征之有害切緣廣東之新
寧清遠白水後山恩平陽江綠水羅傍河源龍
川等處委的盜賊淵藪常年竊發不能斷絶撲
捕於始發則用力易而爲費少俟其猖獗而後

調兵征之則用力難而爲費多合無今後地方
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設法
撲捕不許延延怠忽釀成大患其有功績顯著
者亦與具實奏
聞以憑議擬陞賞不許勢要子弟捏名捕報若果賊
勢重大相應大征亦須精定地方賊首姓名不
許含糊延蔓惟圖報功莫辨玉石其有相應撲
捕而不行早處必欲養亂自利者許巡按御史
指實劾奏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通行欽遵外臣等爲照廣東肇慶府

德慶州封川開建等縣與廣西平樂府賀縣等
處接境其賀縣所轄樊家屯長灘古峒弔巖等
處俱係深山賊巢綿亘千里積年猾寇王公佷
等糾合賊衆四處行劫正德年間雖經大軍征
剿彼皆倚山爲勢不能盡誅兵聚則逃遯無蹤
兵散則猖獗如故近因臣等督兵親往田州征
進仍又嘯聚突出廣東地方流劫以致村落闔
廂俱各受害兵力寡弱不能支持豈期此賊罪
惡貫盈自投陷穽適遇臣等班師回還摘撥隨
征湖兵協同漢達官軍打手人等前去會合所

在并省城調發各該官兵四路並進黏蹤追剿致
将前賊殺敗大剉其鋒陸續擒斬首從賊人賊
級共七百八十二名顆奪獲賊仗五百七十二
件賊馬六十五匹斬死賊馬三十九匹奪回虜
去耕牛五百三十七頭被虜男婦七百三十四
名口賊衆敗奔東西逃竄及兵至賊巢遺類無
幾兵威大振地方以寧是皆仰仗
皇上德威遠颺神人翊戴所致耳臣等照得湖廣永
順宣慰司冠帶官舍彭宗漢保靖宣慰司宣慰
使彭九霄心存忠義令尚嚴明整兵奉調已成

討賊之功班師在途文著平蠻之續廣東布政
司左叅議王俊民廣東都司都指揮僉事鄭綬
同心協議而督率惟嚴設策畫奇而應援甚速
所以官軍鼓舞威武振揚首剉兇鋒遂摧強寇
廣西布政司分守蒼梧道右叅政黃芳督兵截
遏猖盜安民經畫之力居多指示之方不謬有
功無遺俱所宜録廣東布政司左叅政胡璉廣
東按察司按察使周宣廣東都司都指揮使甯
滯各任掌印守城之寄俱有發兵策應之勞廣
東廣州左衛指揮使王鑾右衛指揮僉事武鑾

廣西懷集守禦千戶所立功指揮僉事劉總各
承委齎執
旗牌督兵追賊咸有戰陣之功督理開建懷集地
方德慶守禦千戶所達官指揮使穆英本所哨
江指揮僉事婁澤千戶張翰廣海衛領哨指揮
僉事李元爵懷集守禦千戶所千戶羅鐺百戶
劉龍懷集縣典史何亮開建縣知縣胡汝麟典
史黃友良各承委領兵防截用成擒斬之功俱
合優獎及照守備德慶瀧水等處地方廣東都
司肇慶衛帶俸達官都指揮僉事卜玉肇慶衛

巡捕指揮同知聶縉肇慶府捕盜通判潘嬰武
備久弛於平時賊勢莫支於倉卒指揮同知孫
榮指揮僉事胡昇千戶張甫鎮撫許文昇百戶
蘇樂吳英楊玉紀律久嚴致部伍之過嚴追逐
亦力遭挫衄而損功肇慶衛掌印指揮僉事王
詔肇慶府署印推官章格德慶州掌印知州周
文僕高要縣署印縣丞鄧桂德慶守禦千戶所
掌印千戶余澤處多盜之地而玩時苟安愧守
土之心而保民何在德慶所巡捕百戶王敵張
沛李禄肇慶府帶管巡捕驛丞陳章德慶州巡

捕吏目唐京高要縣帶管巡捕河泊鍾傑禄步
巡檢司署印德慶州倉大使李璞悅城鄉巡檢
司署印肇慶府倉副使羅鉞兵力雖微而職專
巡邏賊衆肆行而罪諉誰何肇慶衛指揮使王
璐指揮僉事蘇龍郭靖張輝千戶綦龍張威劉
國英鉞守龍百戶黎仲和彭世瑛張珧地方多
警而保身不暇盜賊不逞而束手無爲封川縣
署印四會縣主簿黃酉巡捕典史胡輝文德鄉
巡檢司巡檢洪岱地方雖無失事關監亦欠謹
防再照分守雷廉高肇地方左叅將董祿廣東

按察司巡視海道帶管守巡嶺西道副使李傳
肇慶府知府曾直各受重寄俱難辭責緣李傳
始親防守之務終收督捕之効完保城池生靈
多賴功罪似當有辯董禎先在陽春督捕事機
有所不及曾直彼時患病身力有所不能揆之
人情合行免究卜玉潘鵾周文煥聶縉孫榮胡
昇蘇樂廖京陳章鍾傑李璞俱各獲有微功合
從末減其過少功多封川縣巡捕典史胡輝亦
宜量獎數內王詔章格張肅余澤許文昇吳英
楊玉鄧桂王猷張沛李祿羅鉉王碧蘇龍郭靖

張輝慕龍張威劉國英錢守龍黎仲和彭世英
張瓛黃璽洪岱俱各無功有過合行究問又又
查得廣西賀縣樊家屯巡檢司巡檢陳政管轄
樊家上下二屯地方平素不能緝探賊情臨機
不能星馳走報哨守東安鄉廣東惠州衛長樂
守禦千戶所百戶蔣瓛廣東潮州衛左千戶所鎮
撫楊隆東安巡檢司署印省祭李喬楚盜賊所
經法當固拒害及鄰郡罪亦難辭雖云兵力不
敵終是提防欠謹俱合有罪但照各賊歸巢之
日楊隆帶兵防護巡司地方蔣瓛李喬楚帶兵

遐險截殺俱各奮勇殺賊典巡檢陳政節次獲
功解報過少功多亦宜量賞再照前賊比之他
寇最號頑猾其巢穴比之他處最為險峻當此
流劫定亦糾合強悍而來而我軍分布截殺所
獲皆真正之賊比之大征致真賊之脫漏并玉
石以俱焚者似又不同況查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備行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
設法撲捕其有功績顯著者亦與具實奏
聞議擬陞賞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振作將士乞

勑兵部査議合無將有功湖廣永順宣慰司冠帶官
舍彭宗滐保靖宣慰司宣慰使彭九霄廣東左
叅議王俊民都指揮僉事鄭綬廣西右叅政黃
芳廣東三司掌印左叅政等官胡璉等并有功
無過指揮知縣等官穆英王鑾胡汝麟等俯照
大征功次一例分等擬奏
上請量加陞賞其過少功多副使等官李傳等亦量
為優獎叅將董禎知府曾直原情免究無功有
過指揮推官等官王詔章格等仍行提問治罪
如此則賞罰畢當而功罪不至於混淆綱紀申

張而盜賊可免於恣横兪綠係擒斬積年稔惡
流賊功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百戶
傅巖齎捧親齎謹題請
旨

平韶州翁源縣流賊疏

題爲剿平流刦叛賊事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
道僉事劉吞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韶州府
呈先據翁源縣申報彼和平浰頭强賊盧源等
突來包圍巖寨等情已經備行本府捕盜通判
符錫領率千戶等官袁鏜等選集軍壯鄉兵殺
手前去約會惠潮龍南官兵前進九連大山夾
剿續准本官陸續牒解擒斬賊首從李瑛黃政
等共一百六十六名顆到府已將見在黃政李
清等九十四名并病故賊首李瑛首級一顆俱
經差人解赴提督南贛軍門斬獲首級一十三
顆與解出中途病故及監故共五十八名俱斬
取首級發翁源縣梟示賊屬男婦五十五名口
查得數内黃氏等七名口并章奇解審外其湯
氏等四十七名口共變賣得價銀五十兩九錢
馬四疋内一疋倒死三疋共賣得銀四兩五錢

段絹綿葛布疋衣服共一百一十件共賣得銀
八兩零八分五釐牛一十七頭共賣得銀三十
三兩共奪獲器仗二十件隨給兵壯殺賊連將
翁源縣變賣賊屬黎氏等一十八名口價銀三
十七兩五錢并追出贓銀解送到府俱貯庫及
查本官先准守備南韶都指揮僉事孫瑛手本
奉明文將原調官兵於本年六月初五日通行
掣放等因又據南雄府呈稱行准委官推官趙
珩牒稱奉委親詣各縣督率縣丞等官杜洞等
起集打手鄉兵民快旗軍分布於通賊要路把
截及前往和平麻陂等處地方協剿緣無賊迹
窠巣盡空隨將各哨兵夫査照掣放等因各到
道案照先節奉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潘 并兩廣三府軍門釣牌及
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蘇 案驗俱同前事依
奉該本職會同廣東布政司分守嶺南道左叅
政胡璉及守備南韶都指揮孫瑛親詣南韶地
方嚴督原委通判符錫推官趙珩各查照約會
江西龍南本省嶺東等處官兵併力夾剿續叅
提督南贛軍門釣牌備行本道將各官兵斬獲

首級從白紀驗贓仗婦口從宜區處生擒首從
賊犯解來軍門依奉該本道看得見任翁源等
縣督兵又備行南韶二府各掌印官查照閱驗區
處轉觧續准守備都指揮孫瑛手本奉提督南
贛軍門批據本官呈前事奉批查得九連山遯
賊今已無多已經專責嶺東道官兵捕絕守備
孫瑛既呈各兵搜扒無蹤仰將各官軍兵夫通
行掣放仍行守巡該道查照依奉將各哨兵夫
於六月初五日掣散訖合用手本查照等因准
此今將掣兵日期同陸續獲過功次緣由具呈

詳照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巡守嶺東
道僉事等官謝汝儀等呈前事據守備惠潮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程鑒呈
據惠潮府衛等衙門推官李喬木周祺指揮王
廷璋高瑛典史副巡檢等官林壁陳華陳廷爵
等各呈繳部下千百長胡玉龍等并新民義官
千百長鄭志高等各具不致隱漏結狀前來查
得前事已經遵奉明文統督各哨漢達官軍打
手兵夫協同江西官兵攻剿及陸續扒捕獲功
解報外將結狀呈繳到道案查先奉兩廣三府

軍門提督南贛軍門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各案
牌批行申呈動調漢達官軍兵壯打手鄉夫新
民人等行委守備指揮程鑒惠潮府衛推官周
祺李喬木并指揮高瑛等分作三哨前進尅期搗
巢夾攻剿捕九恐異同又行程鑒總統續據守
備等官程鑒等并和平等縣陸續呈稟甲稱統
督官兵攻破賊巢新民李鑑等殺死賊首曾蛇
仔即曾惟德等及奪出被虜贛州府通判董鳴
鳳和平縣主簿汪淸男汪權各哨官兵新民人
等陸續擒斬首從强賊陳文奇號名鬼吹角譚

崇尚陳細面即陳積貴盧玩即盧源等四百七
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一名口奪獲
紅旗一面并贓仗牛馬解報前來俱經審驗明
白通行解報節奉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潘
鈞牌仰道嚴督官兵日下搜捕盡絕取具各官
不致隱漏結狀備由回報以憑將兵掣放又准
總司關奉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姚
會批據守備指揮程鑒呈為軍務事奉批兩廣
之賊往往以招之太早殺之不盡以致兵馬方
回賊黨復出每一再舉兵費十倍前事有監所

宜痛懲併守巡官即如程鑒所議措畫粮餉多
方運謀坐委程鑒督兵搜捕必以賊盡爲期方得
呈請班師如是力難偏致本省各道并江西該道
官各須督率領兵官員併心協力求靖地方亦未
得專取辦一人以坐誤事機等因及蒙巡按廣東
監察御史蘇　批據程鑒呈蒙批守巡兵備道會
議通行呈奪依蒙通查董將老弱兵夫先行揀放
及節差人督責各哨官兵搜扒盡絶結報去後今
據前因合無將各哨兵夫原係團操者掣回長樂
與一時加調雇募之兵通行掣放等因隨據守備

指揮程鑒稟報據惠州府衛推官指揮等官李喬
木雷潤等各督該哨千百長總小甲陳仕旦等生
擒賊首吳宙黄尚琦二名并前後奪獲沙水牛七
十八頭馬三匹奪回被虜男婦四十九名口俱觧
分巡嶺東道審閲轉報等因各呈報到臣查得先
據守備南韶都指揮僉事孫瑛呈稱各該地方搜
捕盡絶緣由已於本年六月内將本處官兵先行掣
放續於八月内又將嶺東道官兵併行掣放訖
案查先據惠州府河源縣申爲地方緊急賊
情事内稱有強賊三百餘徒係是和平縣利頭

招撫新民流刧本縣石龍等處鄉村殺虜人財
等情南雄府始興縣申稱有賊七百餘徒在江
西龍南縣大庄欄牛坑駐劄河源縣官兵交戰
見今未退等因臣等看得賊勢方熾急宜早撲
庶易収功俱經批仰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作速
會兵追捕以靖地方毋令滋蔓致貽後患續據
帶管分守嶺東道左叅議周震呈前事又經批
仰守巡等官作速會兵勦捕仍查失事緣由繳
報續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嶺東道僉事謝汝儀
揭帖稟前事又經會委達官前去聽調并准留

惠州衛指揮雷潤李邦相二哨官軍在彼防守
及案行都布按三司作速備行該道分守左叅
議周震分巡僉事謝汝儀督行守備指揮程鑒
及行清遠兵備等官各即整搠所在人馬選委
謀勇官員統領把截關隘以防奔逃事在機便
彼此戮力約會夾攻務將強賊曾蛇仔等盡數
擒斬觧報續又據韶州府申稱被和平縣洌
頭強賊盧源等越來翁源縣長安鄉地方流刧
村寨人民必須起集兵夫打手追捕及要差官
分投設法賑濟等因又經批賊情仰行捕滲等

官設法追捕如賊在鄰境亦須會兵夾攻以消
賊勢毋令滋蔓以貽後患其賑濟一節亦依擬
設法區處施行發細藍添孫查問招詳并行各
道守巡兵備等官各遵照不許懈怠自取重究
續據守備南韶等處地方都指揮孫瑛呈亦同
前事又經批行陳爵等一哨官軍准暫留聽陳
爵等率領與同府縣領兵官併心協力相機行
事共剿賊徒以安地方有功之日重議賞勞仍
行嶺東守巡官一體查照督兵會剿各不得自
分彼此任賊往來釀成地方大患自取重究去

後續又據守備惠潮指揮程鑒稟稱殘賊曾蛇
仔等自今告欲求招復回舊穴不若從其所欲
暫且該縣招安密責鄭志高等設計夾攻進剿
萬一事功不就我亦不致損威如事不諧動兵
未晚俟候料理緩急事宜接續差人馳報等因
又經批仰兵備官會處施行又據分巡嶺東道
僉事謝汝儀呈爲前事又經案仰本官會行分
守左參議周袞一面行令潮州府於鹽利銀內
支取二千兩差官解發長樂縣貯庫聽候本道委
官支用及行惠州府所屬於見貯存留倉糧并

預備稻穀內酌量支運二千石應用其激勵士
氣懸示重賞事宜俱依擬施行仍一面查照原
行督行守備指揮程鑒統率所在官軍兵壯打
手人等會合江西與南韶官兵作速併心協力
相機行事分投掃蕩共滅此賊以安地方如果
前賊應撫查照指揮程鑒所議權爲撫處施行
去後續據韶州府申稱鄰境和平河源始興龍
南信豐等縣流賊大肆倡獗越劫本府所屬地
方見在督兵夾攻進剿申乞動支庫貯罪銀支
與捕盜通判符錫召募鄉兵工食行糧應用等

因前來又該臣等議得師行糧從此事勢之不
能已者所擬動支銀兩支作軍餉等項仰俱如
擬施行但兵不貴徒勞糧不可濫費必以功報
乃爲可嘉其鄰境州縣軍衛仍行一體夾攻期
於盡絕敢有退縮觀望致悞事機者必偏坐之
用過錢糧事寧具冊繳報并行各守巡兵備等
官一體遵照施行再照前項強賊大肆倡獗縱
橫流劫戕害地方若不及早圖之則其黨日盛
其威日張終爲州縣大害是不可不爲深慮今
韶州府所申見在督兵夾剿但該道守巡兵備

等官尚尔在司未曾前去督理甚是坐誤事機
文經牌仰布按二司督催嶺南嶺東二道守巡
兵備等官各即親詣該管地方督率見在官軍
兵壯打手人等彼此約會江西官兵相機行事
各要奮勇齊心併力夾剿務將前項流賊盡數
擒殺觧報期収全功如或忽緩釀成他變定行
從重參究去後續據守備惠潮指揮程鑒呈為
地方緊急賊情事及據和平縣申為申嚴號令
以責成功事該臣等議照前項賊徒久為地方
大患今却嘯聚一千餘徒在本省已驚三郡兼

江西幾擾二省屢官為質挾要招撫仍肆刼掠
詭計緩兵若不差官督催前進未免有失機宜
又經會差百戶徐俊李堂齎執
令旂令牌前去惠州南韶等處各督催嶺南道分
守左參政胡璉分巡僉事劉喬嶺[illegible]帶管分守
左參議周震分巡兵備僉事謝汝儀守備都指
揮孫瑛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程鑒作速親
詣地方嚴督各該漢達官軍兵壯打手鄉夫人
等約會江西官兵運謀設策先將通判董鳴鳳
取出就將前賊或分兵撲剿或併力夾攻務要

謀慮周悉計出萬全大収全勝之功盡消兩省
之患有功重加旌賞奏
請褒奬不相負若偏執遺悞坐失事機自分彼此
致悞大事則
國典具存罪難輕貸軍兵人等敢有懷奸退縮不
肯用命及妄殺良善重貽民害者輕則聽各官
從宜責治重則遵照臣等欽奉
勑諭內事理處斬其指揮千百戶通判等官有犯拿
觧軍門議斬合用錢糧徑行所在官司支用事
完通將用過數目及擒斬功次緣由各另呈報

續據守備指揮程鑒呈為軍務事文經批仰守
巡官即如程鑒所議措畫糧餉多方運謀必以
賊盡為期不得招之過早以貽患後來去後續
據廣東布政司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抄奉提
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潘　案驗准兵部咨該都
御史潘　題前事該本部議照合無行文提督
南贛汀漳都御史潘　會行各該鎮巡官員嚴
督該道守巡兵備等官整搠官兵尋襲風路隨
賊嚮往務要運謀設法日下剿捕盡絕以靖地
方事寧之日公同巡按御史將有功效勞弁誤

事人員逐一分別明白開奏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盜賊竊發便行文都御史潘　會
行各該鎮巡官嚴督該道守巡兵備等官整率
官兵上緊設法剿捕務在日下盡絕以靖地方
勿致滋蔓罪有所歸欽此欽遵備咨案行轉呈
前來又經通行督催剿捕外續據分巡嶺南
道僉事劉喬呈繳韶州府獲過功次緣由前來
內開生擒賊人一百五十三名斬獲賊級十
三顆內賊首李瑛黃政二名賊甲頭[illegible]清等
四名俘獲賊屬大小男婦七十二名口奪獲

牛十七頭馬四匹器仗二十件奪回被虜婦
女二口追獲賊贓銀四百零五兩段絹布匹
衣服布被一百一十件又節據守巡嶺東道
僉事等官謝汝儀等呈報陸續擒斬過賊人
賊級共四百七十三名顆內賊首曾蛇仔鬼
吹角吳宙黃尚琦譚崇尚陳細岡六名俘獲
賊屬一百六十一名口奪獲牛七十八頭馬
七匹奪回被虜男婦四十九名口及稱除將
生擒見在賊人解南贛軍門詳審賊級解
本鎮軍門閱驗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illegible]

屬牛馬贓物估價變賣銀兩與贓銀旗仗俱發
庫收貯等因開報前來今據前因除江西獲過
功次有功官員該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潘
具
奏外查得廣東嶺南嶺東二道擒斬過首從賊人
賊級共六百三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大小男婦
二百三十三名口奪獲賊牛九十五頭馬十一
匹奪回被虜男婦五十一名口追獲贓銀四百
零五兩段絹布疋衣服布被一百一十件臣會
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

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提督
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蘇　議照賊首曾蛇仔鬼
吹角盧源黃尚琦等本以浰頭餘黨妄敢又招
倡亂糾合強徒開張旗號流劫鄉村而殺人放
火極其兇殘襲捉職官而虜掠姦淫特其餘事
荼毒一方動搖二省仰仗
皇上德威
廟堂至計數月之間渠魁授首兇黨悉平巢穴蕩空
地方寧靖及照廣東嶺東道分守左參議周震

分巡兵備僉事謝汝儀守備惠潮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今陞署都指揮僉事程鑑領南道分守
左參政胡璉分巡僉事劉喬守備南韶都指揮
僉事孫瑛督率惟嚴而分布應援之有方謀力
畢効而調度攻圍之得策協心用命克收全功
潮州府推官李喬木惠州府推官周梧惠州衛
指揮使高瑛指揮僉事雷潤王廷璋奪回虜官
多獲首惡而掃蕩無遺韶州府通判符鍚夾剿
窮搜亦多俘馘南雄府推官趙璥分把要害致
無奔突以上各官似宜量録以明勸功但陞賞

予奪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議也除行廣東都布按三司轉
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官嚴督該府衛所縣捕
盗巡捕等官率領軍兵在於剿過地方往來
駐劄防護遇有漏殄殘徒復出督率軍兵協力
擒殺獲功解報及催取擒斬功次并誤事人員
文冊公同巡按御史查明另
奏外緣係剿平流刼叛賊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舍人魯宣齎捧謹題請
旨

旌舉兩廣方面官員疏

題爲旌舉賢能官員事切惟治亂在庶官傳說慎
賢能之選勵相我國家周書重吉士之推用人
之當急而選舉之當慎有如此者臣伏以凡庸
謬膺重任節該欽奉
勅諭軍衛有司官員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宜量
加獎勸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就便拏問懲治
欽此欽遵臣欽承
明命罔敢怠荒雖夷情邊務俱務竭駑駘而悉心幹
理其官員賢否尤嚴加訪察而極力咨詢及貪

酷害人者已嘗拏問退黜略無姑息其中間有
賢能雖著歷任未久者臣亦未敢遽舉姑徐察
以考其成乃敢用以
上聞至於年勞既久政績已彰此在
國家所宜急用臣亦不敢隱而不言臣訪得廣東
布政司左布政使梁材操持耿介而才猷練達
蒞政數年吏奸爲之盡除右布政使葛浩處心
公慎而事體周詳再任東廣人情無不大悅按
察司按察使周宣歷官中外風紀振肅決獄明
慎制行有淳古之風提學副使歐陽鐸器宇端

莅學問該洽造士有公明之譽廣西布政司
叅政黄芳文學優長原出禁林之選操持堅
亦堪藩屏之寄按察司提學僉事今陞雲南
察司副使唐冑學行純古師範已見宗於廣
才識優贍風采當益著於滇南府江兵備副
李如圭稟性剛明執法堅而風裁夙著處心
淡晦養定而才識益精廣東所屬肇慶府知
府曾直質直自守請謁不行任久而始終一
潮州府知府王袍清白自持臨民無擾政善
上下皆安廣州府通判李公信催科之政雖

而不擾清苦之節愈久而益堅雷州府推官
歳久理獄事而闔郡稱平暫權縣税而夙弊
革番禺縣知縣戴鯨器局峻整而威惠並
持端潔而士民交敬東莞縣知縣李[illegible]心
愛而清苦自甘政務循良而惠澤下究順德
知縣曾仲魁潔白之守上信下孚勤敏
安益弼新會縣知縣周延先宰湖南賢聲
令官嶺表治行益彰番禺縣儒學訓導張善性
行介直矩範端嚴學政由之大舉歸善縣儒學
教諭郭克學問老成才識敏達士論用是咸

歸東莞縣儒學教諭胡性敏而問學益勤才
克而表儀克稱南海縣儒學教諭裴吉端慎而
守足自持練達而器堪遠到廣西所屬慶遠府
河池州知州周鉞志復舊疆而操存之不苟乃
攘劇盜而艱險之不辭贊林州儒學學正倫詔
學術精明時以文史爲業操履端慎非止庠序
之師各官委的賢能者間無於年勞亦久俱堪
擢用如蒙乞
勑吏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非妄均乞
俯賜甄収量加陞擢數内如李公信實於

著嶺表之人皆頌之聞其考滿赴京已有
之願仍乞
特加旌擢聽其休致以勵将來如此則公勤
知所勉不肖者益有所懲臣以人事
君之職庶得少盡矣

舉劾兩廣府州縣官員疏

題爲公舉劾以勵官屬事查得臣節該欽奉
勑諭有司官員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宜量加
奬勸其貪酷不才害人悞事者就便拏問懲治
欽此欽遵臣訪得廣東惠州府顧遂賦性明敏

莅事甫一年之久而弊政盡釐持守方嚴惠愛
及數邑之民而誦聲大作南雄府知府伍箕領
方州而剛介不屈能正僚屬之汙晉新郡而才
名頓起一洗積年之弊廣州府知府范祿當饕
劇之地而從容不窘巳懲其前政驕悍之習而
科擾不聞復占其守廣西梧州府知府劉吉奇
刑名熟練公庭無留滯之獄操存端愨私門無
請謁之入廣東韶州府同知姜文剛而能執敏
而能斷看部之績屢聞廣西桂林府同知潘宇
性行淳正才識老成幹理之政日遂廣東肇慶

府德慶州知州周文煥飭躬自勵而地方爲之
有賴力新穎奬州治漸以改觀廣州府增城縣
知縣朱道瀾處心清白臨政公勤而小民以之
樂業南雄府保昌縣知縣黃金操存嚴整撫字
有方而吏胥不敢舞姦韶州府樂昌縣知縣龍
章志堅守正上信下懷卓有循吏之風廣西南
寧府永淳縣知縣潘文明持身無玷應變能文
政爲兩江之最此皆賢能之當舉者也臣又訪
得廣東潮州府同知徐守負才自縱貪濫至不
可聞雖門吏皆飽其欲廣西柳州府知府胥文

相怯懦無爲六事以之盡廢在百姓何所賴焉
此皆貪輭之當黜者也如蒙乞
勑該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謬將顧遂等量加擢
用徐守等罷黜庶賢否不至無别官屬知所勸
懲將來地方政務亦因此可以責成矣

起用稿

辭免起用三邊疏

奏爲乞
恩辭免重任事伏念臣原係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
早以草茅一介之賤遭逢

聖世歷事
三朝自筮仕爲禮部主事累官中外爲都察院左都
御史履歷凡八九任前後踰三十年中間黽勉
供職心雖勤而力不逮功則無而過有餘曩者
田州之役臣寔有誤於
國家
陛下曲賜包荒止令閑住旋以
詔恩復准致仕臣之得此亦已過矣迄於本年八月
十九日該司禮監太監蕭　傳奉
聖旨起用右都御史姚　陞兵部尚書仍兼都察院

右都御史着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寫敕與他兵部
還馬上差人催去交代吏部知道欽此欽遵九月
十五日吏兵二部各差官移咨到臣臣聞
命自天戰兢無地臣之有過既荷
陛下滌而除之臣之微能復蒙
陛下優加叙録所謂木已腐而布以陽春之輝魚既
涸而轉之清波之內臣受此
九重特達之知寔千載難逢之遇臣拜
命之餘即於本月二十五日引道問復蒙
陛下遣官齎捧

敕諭一道授臣臣亦當行拜領兼程前趨自鮮當轉
鳳陽歷汴梁踰河南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過潼關二十九日抵渭南去省城不過百里之
程與前總制尚書唐　交代亦在數日之內臣
之菲薄當此重任晝夜思之不能自已緣臣年
已衰怯終非壯齡之時智亦短淺豈有安邊之
術必使老馬為駒誠恐終難善後日以叅蛇預
山安敢後望前驅臣之所慮寔切於此况此邊
方之重任寔係內郡之安危必得干城之求庶
幾保障有託臣之迂愚實不堪此如蒙伏望

皇上收回
成命別選賢能以代臣任仍臣以舊官致仕以終餘
年則
陛下曲成之恩臣當感之沒世而不忘雖結草啣環
未足以為報也臣無任懇惻願望之至

三邊稿

三邊捷音疏

題為捷音事據鎮守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効
呈嘉靖十四年十二月十二至十六等日節據
平虜新邊外打磑褁口墩夜不收趙同兒等報

稱達賊約二萬六七千騎騎牽馬九萬餘匹陸
續出本口賀蘭山外南行十六十七日夜不收
敦善慶等報稱達賊精兵共約二萬餘騎從後
望遠墩順賀蘭山裏連營南行職一面差人傳
諭鎮南并中西二路分守守備等官收斂隄備
及轉傳鄰境靖虜并馳報總制軍門一面會議
鎮守右少監劉玉巡撫都御史張　在城防
守各官　攻戰并守城選揀等項分布河東沿邊
設河西各堡與常守官軍併力備禦職與副總
兵任傑遊擊鄭明統領正奇遊有馬官軍連營

繼行沿渠襲逼候其散搶取便截剿至二十日
酉等時節摠大蘆溝沙溝等口夜不収于孜等
報稱境外東南行之賊窺見有備無掠俱出口會
合境內之賊西南去訖又經傳諭中衛隄備及
轉傳靖虜知會并差夜不収馳報總制軍門職
等隨勢於鎮南卭綱等堡防守間二十四日摠
打磑東口墩夜不収方賢報二十三日未時瞭
見境外西去回還達賊約一千餘騎牽馬匹
進口往東北入套後面并褚峁山等處灰塵不
絶　二十六日蒙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

姚　鈞帖爲防禦虜患事行職會同鎮巡衙門
嚴督副參遊守等官加謹隄備遠爲哨探有警
互相傳報併力截殺務要建立奇功以殄虜患
遵行間二十七日據寧夏衛中據河東横城堡
操守指揮王鑾差夜不収顧秀二収送虜中走
回男子張定往供稱今年十二月十二三頭兒
吉囊俺答各領精兵過河去搶海上永碩布達
子并西番去了留我牧放牛羊間有吉囊過到
山後嗔俺答先行殺野惱領本部衆達子仍復
回套着人將營帳老小統那離邊就稱要搶不

知搶與不搶又聽得俺答一枝已往西南去了
續據虜中走回顏三生子穆加子亦供吉囊回套
本日未時又蒙總制姚　鈞帖爲傳報達賊近
邊調兵截殺事行職會同鎮巡衙門嚴督副參
遊守等官各將所部兵馬分布緊要城堡按伏
設備隨賊聲勢相機戰守併力截殺或擊其旁
哨或直貫其中軍或邀截其後尾務要成功又
行遵依間本日酉時據清水營指揮趙寔差原
哨夜不収張聰等報稱本營地方軌井水頭達
賊聚集約有五千餘騎相離本邊三十餘里職

等思與張定往所供相符恐犯靈州等屯會議
鎮守右少監劉玉巡撫都御史張　在城防守
職在河東横城堡副總兵任傑清水營叅將史
經紅山堡張年花馬池遊擊鄭時興武營各按
伏間至三十日辰時據清水營夜不収李榮馳
報前賊到於本營舊邊木井墩拆開墻口五處
進境要得侵犯靈州地方與新邊攔邊并按伏
奇兵官軍倚墻拒敵一面差人馳調鄭時從該
堡暗門出截歸路及轉傳張年隄備一面督同
史經從横城馬頭横邀賊倹至未時分賊見兩

路及塵大起當就擊回北走任傑隨率有馬官
軍從新邊暗門追至芟門苦戰前賊復回對敵
間職與史經奮擊其傍鄭時哭邀其後各兵合勢
四面夾攻又該各營千總等官都指揮李幹羅
賢指揮曹江張鸞等各督陣衝兵賊即潰散各
營就彼斬獲首級奪獲馬匹餘賊四散奔逃官
軍追殺至晚掣兵回營查得職部下斬獲首級
三十七顆奪獲達馬三十五匹收獲夷器五百
五件陣亡軍人二名中傷旗軍七十四名走死
弃射死官馬三十九匹任傑部下斬首三十八

顆奪獲達馬三十六匹收獲夷器五百一十件
中傷旗軍七十六名走死弃射死官馬一十八
匹史經部下斬首七顆奪獲達馬一十七匹收
獲夷器一百一十三件中傷旗軍一十四名走
死弃射死官馬一十五匹鄭時部下斬首五顆
奪獲達馬一十六匹收獲夷器五十六件中傷
旗軍一十二名走死弃射死官馬一十五匹共
斬獲首級八十七顆收獲夷器一千二百三十
四件奪獲達馬一百四匹隨准任傑史經鄭時
手本各報相同行間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准分守東路右參將張年手本開稱正月初二
日辰時據架砲梁墩夜不收吳全報接迤西邊
墩煙砲本職當統有馬官軍襲烽追勦行至中
途迎遇柳楊墩夜不收馬景報本日卯時瞭見
邊外達賊約七十餘騎到於本墩西空拆墻一
處進入夾道東南行走備報本職率領官軍馳
馬前進其賊迎衝前來本職申嚴號令督併官
軍拚命射砍就陣斬獲首級奪獲戰馬餘賊見
我官軍勇猛四散遯往原拆墻口出境奔北去
訖查得官軍宇宙等斬獲首級一顆奪獲戰馬

一匹夷器二十二件中傷軍人四名射促死官
馬四匹合具手本施行等因通行具呈到臣案
查先為防禦虜患事據總兵官王効呈稱黃河
結凍套內虜賊營巢逼近不時往來灰塵煙火
不絕臣慮恐北虜在套勢甚猖獗沿邊往收牽
東擊西此其常態即今冬月河氷已合漫如平
地出沒之患所在可慮況寧夏中衛固原蘭
一帶勢相接連尤宜隄備已經行令各該將領
等官整搠兵馬嚴明烽堠比常十分加謹隄備
及其

題外又為隄備事據總兵官王効差夜不收[illegible]
英報稱套內大舉達賊陸續踏氷過河往西奔
賀蘭山後行走虜中走回人口供說去搶西海
達賊臣恐彼虜假此由賀蘭山後奔寧夏中衛
入深蘭靖安會等處為患又經通行各該將領
等官各整搠兵馬收斂人畜堅壁清野嚴為隄
備有警互相傳報隨賊所向相機戰守各不許
怠忽悞事又為傳報達賊近境調兵截殺事據
總兵官王効差夜不收趙同兒報稱前賊大勢
順賀蘭山裏外聯營往南行走臣恐賊勢譎詐

難測長驅深入亦未可知應調兵截殺又經調
集延綏遊擊吳瑛所部遊兵三千餘員名陝西
遊擊將存禮所部遊兵三千餘名兼程前來固
原按伏并行總兵官王効嚴督副參遊守等官
各將所部兵馬分布緊要城堡按伏設備遇有
侵犯隨賊聲勢併力截殺或擊其旁脇或直貫
其中軍或邀截其後尾務要成功去後今據前
因臣看得虜酋吉囊俺答連營結壘住牧河套
恃桀悍之性[illegible]逞驕狃肆[illegible][illegible]之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頻年為患於三鎮不無貽慮於

九重宄惡弥深神人共憤是以將領傾面報之心部
伍奮殄除之志聞警競進赴敵直前查得先於
十二年十月虜犯鎮遠關已該總兵官王効等
斬首一百四十顆十三年八月虜犯沙湖等處
又該總兵官王効等斬首一百五十八顆銳氣
累作驍勇益張今者俺答擁西吉囊乘機南下
意使我兵有首尾不顧之勢遂詭譎莫測之謀
乃復痛遭摧挫就斬者已驗其形重傷者不知
其數軍威丕振殘虜遠遁揆厥所自實皆仰仗
我

皇上功光先烈業[illegible]
中興風聲震動於八荒
神武布昭於六合以此犬羊之衆[illegible][illegible]伏陝而
天兵所臨則多就擒獲濟以元臣[illegible][illegible]上贊密謀本
兵經畧動切邊務及先任總制尚書[illegible]久居
制府練達兵機今日獲功官即其調練所到其
功皆有不可誣者若如臣者本以菲薄初臨鎮
城避逅之間乃有此捷豈敢以言勞哉為照寧
夏鎮守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効素抱忠勤家傳
韜畧志在滅胡常深沉以謀敵身經破虜屢奮

激以成功爲
國禦侮此真其人副總兵都指揮僉事任傑雄壯
久著於邊城義槩復橫於今日擊斬虜級功亦
可嘉鎮守右少監劉玉平居安靜臨事多謀不
負腹心之託共成克捷之功巡撫右副都御史
張　內調兵食盡心經理之勞外籌軍旅動中
事機之會協謀殺賊功業炳然巡撫陝西右副
都御史黃　督催軍餉每急急於濟邊遂振軍
威常切切於攘虜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周　風
紀振揚作三軍踴躍之氣巡茶御史劉　茶政

脩舉成衆馬馳驟之功中路參將都指揮僉事
史經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鄭時各奮翼夾攻
推敗虜衆管糧僉事譚閻亦又給餉不乏用濟
軍儲此其功皆有可錄者東路參將都指揮僉
事張年邀截餘寇斬獲賊級各營千總等官都
指揮李翰羅覽指揮曹江張鸞等督陣勵兵共
圖靖虜其勤勞亦皆有可紀者除將獲功并從
弁陣亡官軍先行犒賞優恤猶恐此虜別有詐
謀意圖報復申飭本鎮大小將領各整搠兵馬
嚴明烽堠多方謀探比常愈嚴隄備外如蒙

勑兵部再加詳議奏
請將總兵官王効副總兵任傑各特加陞賞以勵功
勤少監劉玉都御史張　黃　御史周　劉
參將史經遊擊鄭時僉事譚閻均加酌量陞賞
以酬勞勩仍行巡按御史將領軍各該千把總
等官及首從官軍作速紀驗明白造冊奏繳照
例陞賞賊至地方如有隱匿事情亦聽巡按御
史查覈施行如此則人心勵士氣揚而北虜之
平不足言矣

條陳邊務疏

題爲陳言邊務事臣惟天下之勢以備邊爲急備
邊之務以西北爲先蓋達虜之患寔重於諸夷
故制禦之策尤難於盡善臣本菲才謬領重鎮
愧無籌策之良稱此彊埸之任日夜驚惶未知
所措然臣抵任以來躬歷邊境無採輿情其間
有事體應正而未正形勢應張而未張及利害
之當興而未興與當革而未革者頗有得於見
聞固不容於隱默謹條爲十事上塵
九重之覽以盡一得之愚伏乞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臣與邊方不勝幸甚

計開

一嚴禁例以除宿獘臣惟各邊軍士最號窮苦而延綏一鎮則爲尤甚何也蓋沙漠之地無生殖之利窮絕之境無商販之資所藉爲生者惟區區升斗之累而已近年以來俱被太監總兵官參將等私役科斂所占不下七八百名所取動至四五百兩盡旣盡愁苦已甚推其所自皆由心腹

奏帶人等撥置所爲官有鉅萬之富所帶之人亦各不下千金之蓄及其有犯太監多止於

回京有不久而改任别鎮者將官雖云革任猶例得帶俸以終其身其奏帶之人安享所有袖手傍觀自謂得計法令不及彼亦何所懲而不爲此也豈惟本鎮天下亦率類此近者

聖明更化此獘少息然事久法玩安保其能帖然無所犯乎如蒙乞

勑該部定議上

請已後太監總兵參將等官有犯役占科斂等事被訐奏舉劾太監蒙取回京一照文職犯贓事例更不得寅緣再用將官蒙革見任者議降級減禄之法亦以示之戒其太甚者仍拏送法司以正其罪不復更爲假借遞有前犯其奏帶人等仍議連坐之罰治以撥置罪名在南者發山陝極邊衛分在北者發廣西貴州極邊衛分各充軍如此則法令嚴明人心少警矣

一聯邊堡以壯聲勢臣查得延綏西路舊安邊營先年設有參將一員在内駐劄提調西路十三營堡成化年間前任參將錢亮

闇不知兵失於料敵與賊交鋒我軍挫衄繼任參將岳嵩畏縮其覆轍遽圖自便巧詞上

奏一時鎮巡等官寧晉伯劉　等亦惑其說乃遂於安邊營迤南地名中山坬依山就險改築城池内設一千戶所名曰新安邊營止留老弱官軍七百員名護守城池其餘官軍俱從岳嵩帶領移於新安邊營駐劄兩營相去不下一百餘里舊安邊營迤東舊永濟一城迤西舊有甎井一城亦皆廢之

而虜其地乃改徙於迤南一百二十里之
外築城屯兵今新興永濟二堡是也就險
相連添設新堡今三山饒陽石澇池都等
堡是也其餘邊墻相去俱各百有餘里所
遺舊安邊營其相去亦各百有餘里蕪草
平漫曠無人跡自是已後安定二邊營孤
懸絕塞鄰援不通每至冬三月輙閉門固
守名雖邊堡實如棄之夫邊牆所以限夷
狄也堡所以防邊也參將所以統率三軍
振揚威武者也堡不足以防邊參將不足

以禦敵又安用以堡與參將為哉臣惟控
制之法貴聯絡而不貴[illegible][illegible]貴展拓而不
貴退縮今各營堡相望動隔於百里之外
雖有警報往往勢不及[illegible]且使為參將者
擁兵自衛於內地獨設一營於外以當虜
衝萬一二營失守則我邊境漸促虜患日
熾矣豈計之得哉况古之用兵者無事則
設險而守有事則擇利而動至其大要亦
惟顧為將者之方畧何如耳豈必只據一
隅之勝而遂謂可以収全功哉及查得[illegible]

夏花馬池亦係參將駐劄之所皆於[illegible]地
設城即無他險可據前項營堡正與花馬
池一帶形勢相接者也豈可使在彼者皆
沿邊戍守而在此者乃獨得退處內地乎
其於得失亦昭然矣及又查得先年提督
及巡撫等官都御史史　等建議皆欲將
西路參將仍復舊安邊營駐劄寧[illegible]塞舊
安邊二營適中地名十字混築城一座仍
以永濟為名併入把都永濟二堡官軍於
內操守舊安邊定邊二營適中地名鞏井

展築舊城仍以新興為名併入新興石澇
三山三堡官軍於內操守且欲於舊安邊
營添設衛分皆一時忠言嘉謀也後以地
方多警事勢不常已未就緒[illegible]惟屯軍
設衛之舉固不敢易議然[illegible][illegible]參將之事
則勢有不可緩者及照定邊營三十里之
外有鹽池三十餘里實亦國課所資見有
鹽場小堡官軍不過三十員名內不足以
禁姦外不足以禦侮以致商賈罕居鹽利
不通每至十月[illegible]軍亦皆退守於定邊營

內其堡遂安邊民每因之以竊盗利虜賊
復因之以掠邊民甚於事體未便此亦今
日所宜急講而不可少忽者也臣又惟古
者地無大險必增兵以守所以補地利之
不及也合無將新安邊營分守叅將并千
戶所查帶原該兵馬一千五百員名仍復
舊安邊營駐劄於十字澗完築前城將把
都永濟二堡官軍一千三百餘員名移調
一千員名於內操守於輭井完築前城將
石溝新興二堡官軍八百員名把都永濟

所餘官軍三百員名內摘撥二百員名共
一千員名於內操守將盐場堡城亦量為
增築添設守備官一員移調三山饒陽二
堡官軍四百九十員名併入把都永濟所
以官軍一百員名共五百九十員名數稍
不足仍清勾附近延慶二衛逃軍共勾一
千名於內操守屏蔽盐池犄角定邊等營
似為得策及又查得前項該移之堡西接
環慶南通固靖且係成功似難遽廢亦合
每堡量留官一員軍五十名以為瞭哨

管操遞叅以土著屯戶聽令隨堡居住編
立總旗管領約束守護城池遇賊深入亦
足以為接兵夾擊之所屯堡聯絡軍聲自
壯東可強延綏之勢西可援靈夏之侵則
兵不他求而勢已足矣又照前項營堡橫
袤數百里地皆膏腴不下千有餘頃舊未
開墾今用之均給各該官軍聽其耕種四
五年之後漸可徵租其於軍儲所助亦將
不少況前調官軍各有月糧特煩移撥無
大措置是糧不他賦而食可足矣又於得

鎮城至波羅堡一百餘里適中有舊城名
日平夷堡墻未甚頹先年抵因水澗移於
迤南響水堡所遺之地遂為敵境虜賊易
以出入軍士難於瞭望斷絕行旅抄掠居
民民甚苦之邇來水脉漸通已成泄沼合
無就於舊城再加相度更為增築於腹裏
魚河響水二堡并榆林城量撥官軍共一
千員名於內操守以遏虜衝其粮食亦就
於各城堡支給撥之事體亦似為便但此
皆防邊大計非臣愚昧所能遽可臆定者

如蒙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
特命老成有爲素知邊務大臣一員前來督同各該
兩司守巡兵備官員親詣前項地方審視
形勢斟酌事宜如臣言可採乞
賜施行則亦制虜之一助也
一淸地土以益邊儲臣訪得延綏鎭城及東
西二路營堡俱遺有夾道地土頗宜糜穀
聲息稍寧得耕種於其間則亦頗有徵獲
設或虜賊擾攘則積爲荒蕪而已固不敢

一置足於其間也然前項地土原無賦稅
先年都御史文　招人耕種並議徵租之
法承委非人未曾均給徒使一二姦豪得
占據以爲利而於諸軍未有所益也又其
甚者則太監總兵叅將等官假以養廉爲
名而隨堡各有所占非特侵奪閑曠之地
并與所謂牧馬草場者而據之太監等名
下有占數千頃叅將名下有占十餘頃
者甚或有以官地而私與權豪以爲已業
者臣竊惟內外官員各有常祿應得廩俸

之外別無養廉之說必假此而予之所以
濟貪也古者軍市租皆以予邊將縱其出
入意固有在今之世而爲之所以益暴也
臣竊謂此地不淸其害有五何也凡過耕
種則牛犋籽種一切取之於軍力不能堪
其害一也以荷戈執戟之士而負沾體塗
足之勞徒苦筋骨無補征操其害二也年
豐則重取以求售年歉則倍價而責償典
男鬻女愁怨滿路其害三也或當招商之
期則又詭名冒報挽先抵納倉攢被其奪

制雖有糠粃浥爛一不敢問以致客商失
利邊儲無實其害四也其差去管屯之人
經年累月蠹食各堡騎坐官馬稍不如意
借事造釁倚勢凌人恣爲取索官軍共皆
苦之而無可奈何其害五也如蒙乞
勑戶部計議聽臣轉行分巡延綏二路僉事親詣各
堡將前地逐一丈量均給各堡旗軍人等
因其土之肥瘠量立徵糧之法以助邊儲
其各官舊日所占盡行查收入官以便軍
士有敢仍前專利自肥者聽臣等糾衆以

正其罪則其患既除其利亦溥矣但臣又
查得本鎮軍士頻年爲達賊所擄及經
大駕久駐之後生意蕭條瘡痍滿目多方撫之尚多
逃竄況前項地土以近邊之故得耕之日
少失耕之時多臣愚伏望
皇上俯念邊軍重爲優恤自今爲始仍免其租三年
已後年分照例量爲追納如果達賊勢衆
地不及耕其所議租照舊通免如此庶法
與情兼公私俱便矣
一正事體以專任使臣查得各邊糧儲俱該

戶部差官分任管理凡糧出納事體最便
惟延綏一鎮設有陝西按察司官一員一
員住楡林一員住靖邊管糧凡供邊錢糧悉
皆付之分理然亦聽該部御史文具
奏若謂專理糧儲則其職太微荷蒙
朝廷特
允其請
勅令督理糧儲兼理邊備其體亦正矣然糧儲一事
臣復有說蓋事有所兼而過於繁則其勢必
有所畧而不盡及何也僉事爲理刑官

邊軍民詞訟凡事干錢糧盜賊等項皆須
兩僉事分理之東西共一千六百餘里營
堡共三十四處所統亦不爲少矣而錢糧
一事尤覺瑣劇其務專在是也則文移上
下一切由之客商納戶一切赴之兩僉事
非有專一之所則往來等候動至旬月之
久且地遍虜境時多剽掠之虞故其勢亦
不得不專坐一城也臣竊謂僉事實風憲
官也使督理遠慢糾察奸弊則可以專錢
穀出納之事則非其職況其務既專於此

故往往有妨於彼各堡之亭障不及一考
其興墜各堡之倉場不及一考其盈縮各
堡之軍馬不及一問其虛實臣近日巡歷
邊堡其士卒經年不練者有之甚或係尺
籍不具弓矢者有之邊墻倒塌蕩無夷狄
之限者有之倉官盜糧積至八百石草至
千萬束者有之皆由兩僉事不曾往來各路
身按其地用心經理故其弊遂至於此而
莫之極也臣惟各邊糧儲固有多寡之異
各邊設官或無不同之理合無乞

勑戶兵二部計議上
請查照宣大二鎮事例戶部差官一員前來榆林城
常川住坐專管一應錢糧出納會計俱由
本官行移聽臣稽考兩僉事各不必干預
止令往來各該營堡理斷詞訟務嚴併各
該管軍修理城池操練士馬整飭器械其
延慶府衛州縣凡錢糧應該輸送本鎮俱
聽各官催督及倉場錢糧遇有奸弊亦並
聽訪查糾舉各按以法如是兩僉事如各
玩愒不能盡職聽臣糾治臣與相安不能
盡職亦聽科道巡按御史明白劾奏庶責
有所歸而兵食俱足矣
一廣儲蓄以備不虞臣聞備邊以兵馬為本
兵馬以糧餉為先古之善為國計者於州
縣內地尚欲為三年之積況於要害重鎮可以
無歲月之儲乎於無事之日尚椎牛釃酒
以饗戰士況於歲給之常可使之匱乏而
不繼乎臣查得各邊軍餉一歲之用必有
一歲之供宜無事於他也然而逋負之數
十常三四水旱之災歲或有之幸遇

赦恩則特蒙蠲免必欲常供之足難矣況使常供盡
入亦止足以備主兵之用有如徵兵別鎮
則月費千金又不可預議其數者非別有
奏請其何以能濟哉但錢糧之地奸弊端
緒易生近是之法既有戶部以總之兩司以經
理之又有臣等及巡按御史以臨之科道
以共察之其於奸弊自宜少革然臣以稽
查固不可以不嚴而蓄積終不可以不廣
臣不暇遠引姑以近事言之弘治十四年
虜犯延綏京兵來援于時糧草缺乏至厪
上命特遣侍郎李鐩提督軍餉勞費十倍于昔而
僅支一時邇年以來宣大遼東告乏軍民
嗷嗷幾不聊生亦蒙
朝廷屢發帑藏至數年而後人情始定然因軍士
逃亡及凍餒而死者亦已多矣使有素蓄
固不至此其於監戒甚明也如蒙乞
勑戶部從長計處轉行各布政司將各該供邊錢糧
每年終明開運納若干造冊送部仍於
兵部查取各邊年終見在軍馬文冊扣算
類奏如果軍馬有餘糧食未給即據案

奏 請或特給 內帑或轉發塩引仍於
數外增給二三分以備不測之用常使儲
峙豐盈有士飽而嬉之望設或司主守者
用其贏餘以肆侵尅卽重置于法必罪不
貸如此則各邊無
奏討之煩戶部無濫發之慮徵兵調衆亦皆緩急
有備而無憂矣
一止濫刑以重人命臣聞非法之刑
祖宗律例之所痛禁者也頻年邊將欲遂貪求除陣
前軍法之外擅立條酷之刑不忌冱寒溽

暑裸人之體繩綑臥地用徑寸桃柳等棍
或打臂腿脚心攔馬等名少不下四五十
棍假公責治以泄私憤先年死於總兵官
柳湧綑打之下者如指揮溫璽千戶武靖
可爲明驗雖該都御史陳 舉劾竟亦未
正於法故太監總兵等官猶謂此可以爲
常事而莫之忌也如蒙乞
勅該部通行禁約除臨陣退縮許用軍法外其餘有
犯止用常刑有干礙邊情其罪稍重聽臣
等會行責治以示公罰其有不係重情雖

係重情不行會書假此以報私忿致損官
軍性命者聽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巡按御
史糾舉並以故殺勘論則用法公平人情
自服矣
一別文移以正名分臣惟
朝廷設官必定之以名而不欲其相淆尤必辨之
以分而不欲其相僭所以正體統嚴節[illegible]
也而文移往來亦固自有其式有不可得
而苟焉者故名位相等則有均敵之禮
位稍異則有降屈之義古今之道一也

照得延綏一邊鎭城設有鎭守等官以統
領之東西兩路設有叅將以分守之在
又設遊擊將軍亦分領一營以聽調遣
也夫叅將遊擊雖稱將領之官終係偏裨
之任況各官
勅諭明載聽鎭巡等官節制今各官鎭巡等官文移
俱用手本一如同僚之禮體統之義旣失
節制之意何存如蒙乞
勅該部定議今後一應文移鎭巡等官照會叅將遊
擊等官叅將遊擊牒呈鎭巡等官如此則

上下相安而事體亦順矣
一明軍功以勸武勇臣查得本鎮官軍陣前
斬獲賊首俱由領軍等官具呈刷鎮巡等
官驗分首從除録
奏外仍行巡按御史覆勘
奏報照例陞賞邇今訪得前項軍功多有不明其
親斬賊級之人或為權豪所奪而占為已
有或陰為權豪所主而移之他人雖稱會
同辨驗卒亦難辨真偽蓋無力者難於自
明有財者易得左証故也待後巡按御史

覆勘詞案已成亦莫究詰以故赴湯蹈火
者徒冒矢石之勞囊金附勢者坐享旌麾
之貴無怪乎士卒倦於用命而虜賊得以
縱肆也近蒙頒
詔查革功次及
勅令鎮守官分守守備等官不許縱容一應
奏帶之人冒報功次
聖神明見萬里洞已拔此病根矣合無仍
勅該部定議已後凡各邊遇有官軍斬首級者先行參
兵備副使僉事等官風憲官研審的確明白

首從務在得實具送臣等再審無異據按奏
聞一面行巡按御史仍照例覆勘
奏報以候陞賞若風憲官審報未公致有訐告等
弊聽臣等糾舉坐以徇私罪名如此則人
樂於戰而軍威有褒矣
一減繁瑣以便節制臣惟制邊之體與治内
不同而法令之行有以慎重之為敬亦有
以簡易之為安者臣查得
孝宗皇帝欽定見行條例内開一欵雲貴軍職犯該
笞杖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罪罰俸其徒流以

上情重者仍舊奏提欽此欽遵事體簡易人稱為
便今該臣巡撫之處地當極邊官多軍職
與雲貴事體似亦頗同但軍職有犯不問
事之輕重於例俱該請
旨臣愚以為情罪稍重及情罪至重必奏
明旨方與提問仍再奏
明旨方與發落無敢言者其尋常輕罪不時有犯欲
量加刑責則不足以懲戒欲遂為參奏則
不勝其瑣屑既馳擾於驛傳又淹歷乎日
月上下之情兩為不便合無今後軍職有

徒流以上悉皆照舊
奏請外其餘止係笞杖非名不必一一煩瀆
聖聽乞照近云貴事例亦聽臣等照罪罰俸發落年終
仍類
奏以備查考則
國法具存人情亦順矣
一利器械以供戰陣臣惟用武之道器械爲急然有利於南而北所未有亦有利於北而南所未知何也由材產之不同而藝術之有工拙也若用同而變異以工而誨拙則利器之施可隨地而有矣臣之所聞如廣西之強弩力而且巧松藩之紙甲輕而且堅大同神鎗多致破虜之功福建藤牌亦有避敵之妙類此尚多不能盡識切惟虜賊所長弓矢而已凡此紙甲藤牌能禦敵之弓矢者也神鎗強弩又虜賊之所短者也以我之所長而攻彼之所短制勝之策豈外是哉但前項器械皆用之以取捷一方未能通爲邊境之利如蒙乞
勅兵部查訪各處但有可以兼利南北便於制敵者轉行各該巡撫官遂一開報除神鎗之類係各處同有之物不必另給外其餘有可應用者各須給二樣仍摘撥精巧匠作及神鎗等項慣於應用之人赴各邊備偏缺之處照法一體教演務期成效則中國之技爲多而夷狄之技爲少亦足以制勝而不難矣

墓表

明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松崖劉公墓表

今
皇帝初御極一新庶政用言官論奏誅竄邪佞奬
忠直用是特起莆田致仕左布政使方公爲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繼又推兵部右侍
郎提督操江公皆未應命最後推巡撫南畿推刑
部右侍郎且有南京刑部尚書之命命下而公

已不及見矣
朝廷眷眷於公意乃獨至如此是豈無自哉蓋公
忠節寔有出於尋常者耶正德初逆瑾竊國柄
以禍福天下外僚至京必叅謁於其門稽首屈
膝繆稱呼以相媚悅瑾厲威嚴待之雖知名之
士亦或戰掉不自禁虧禮敗度爲天下笑公時
以廣東僉事丁先大夫憂服闋赴京初入朝
天子不御殿群臣朝見者例至左順門行頓首禮鴻
臚官既導公行禮如儀復謂公傍揖瑾輩公不
顧逕趨出瑾啣之或勸公必謁瑾自免公曰禍
福之來天也卒不往瑾益啣之會吏部擬公補
河南信陽兵備僉事瑾即矯稱
上命謂官非常額誣公以夤緣勒致仕公了無愠意
即日謝
恩歸會廣東人有訴人命事於
朝者詞連公瑾即奏遣錦衣衛千戶某與刑部郎
中周君時敏往覈其事將陰中之周持故緊力
言無他得不坐然亦岌岌矣瑾敗誅錢寧以內臣
廝役
武宗子之一時生殺予奪悉出其口威福不在瑾下

士之無恥者多投合以取顯秩其尤狡黠者諂
事寧特甚與寧相表裏通賄賂以紊
朝政且藉寧恣睢于朝稍抑其意輒中以危法寧
尤黷貨無厭公爲浙左轄時發鈔數百貫欲得
銀三萬餘兩公力諍不可得乃具疏辭官報不
允公曰此國賊也即草疏以上其畧曰臣待罪
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
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贖帛之罪重于強聒一
身之患害輕於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

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浙民之財不當
愛以惜者寧本賤垠家
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
封君粉身碎骨尚不能報萬一乃恣攫取民財
戕賊邦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柢蹶拔
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臣竊所為多不道在子為不
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願將
寧早正典刑梟首以謝天下疏奏京師震竦寧
懼乃上章自劾委過下人遣衛卒追取所發劄
而以償還之民復密令偵公動過將甘心

焉久之無所得乃已公即三上疏乞休竟得請
其明決有如此公諱良求字壽卿號松崖世為
莆田望族高祖考諱太亨妣吳氏曾祖考諱孟
章妣林氏祖考諱象輝別號后溪妣黃氏顯考
諱灃別號貫菴妣陳氏公生有異質少業伏氏
書能自解悟長益有聲鄉校間領己酉鄉薦舉
庚戌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繼員外郎公精
明於理斷權貴欲撓之不為動司寇彭公稱之
未幾拜廣東僉事會瓊州有竹蛇賊者猖亂時
忠宣劉公在督府乃以屬公公討而盡平之瓊

人感公德立祠祀焉御史邑公欲當以罪忠宣
乃獨白其功於
上遂有綵段表裏之
賜吏部復改公分巡海北道公於奸軌悉繩以法部
內肅然後丁質菴憂督府以例給水手費銀二
百兩同僚致賻贈公皆無所受居喪哭泣盡哀
嘗宿墓次有甘露之降見者異之時以逆瑾擯
歸莆者數年瑾誅起為湖廣按察司副使僉鎮
鄖諸賊寇蜀中兵動三省總制雙峯洪公巡撫
見素林公嘗皆咨以策公與有平賊功繼回署

司事風憲大振河南有劇寇趙鐩竄匿湖湘間
公以計擒聞之
朝
上喜甚所遣軍人超授正千戶公亦受白金之
賜癸酉擢廣西按察使持憲愈嚴龍御史朱公者挾
勢自恣公發其奸御史奪官去繼晉山東右布
政使公之弟良節與公既同舉[illegible]亦轉
廣東左轄兄弟同領方岳人稱二難歲癸酉當
陟黜之期
朝廷舉天順年故事詔選外僚才德超異者十六

以示旌典以風海內公名居第三御史以
上命致羊酒綵段之惠此
國朝所再見者繼復轉江右左轄以疏錢寧奸歸
莆者後十有餘年公初抵莆時見素林公孝廉
陳公今兵侍山齋鄭公皆家居以德學負州郡
望其所至莆人必擁觀焉時宸濠已蓄謀公每
與數公議曰濠叛必據南都為窟穴計會門生
林有祿除安慶同知公教之曰安慶南都之咽
喉宜速為備且曰必不得已安慶自有故事謂
元朏國公忠宣余公也其後濠果趨南京以安

慶扼之乃敗歸濠僞檄騰閩中上下洶洶公為
三司條所以扞禦之策若素練於兵者濠敗公
復遺書勸陽明公有藉府庫正罪人等語陽明
得書默然濠既擒寧亦伏誅
武宗晏駕屬時更化朱御史節沈御史灼首以公薦
給事中孫懋御史汪珊甯欽又連章薦之僉謂
公先朝耆舊所宜亟加登用以勵天下左都御
史胡公薦公自代吏部亦數舉公公以太夫人
年踰八十乃力乞終養
宗下復疏以上詞益切

上重違其志乃暫聽侍養于家于時予方自延綏還
朝嘗宿有慕於公乃進言公大節甚偉即未起所
宜優加獎勵白巖喬公謂予言為然舉侍御潛
禮御史陳茂烈例請月給食米
上特允可勅有司月給米三石旌孝廉也會
宮恩霈封山齋鄭公亦為公援宋學士趙槩例以
請願及太夫人為榮
上亦特可之於是公祖考妣及公配皆得封贈如制
公進階通議大夫甲申太淑人以壽終
上聞復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未任所得恩典

皆有出於常格者丙戌服除典化知府楊鎔復
言公剛方正大孝友廉勁宜處以大任時巡撫
南畿有缺
上即以命公遂菴楊公陽明王公皆遺書招之公曰
上用我屢矣茲命不可不一起也乃治裝僅以二
僕從抵衢疾作公自度未即愈遂進上二疏乞
致仕歸舍太淑人墓下以俟報不閱月感瘧疾
乃還家浹旬病革十一月八日卒於正寢實嘉
靖丁亥也距生享年六十有七公歿之日南京
刑部尚書之命已臨公之門矣

上於公方擬柄用置諸左右詎意公遽至此哉訃聞
上震悼下所司議恤典禮部議公孤忠勁節純孝至
廉在令表表者
上特賜祭一壇造墳安葬又以巡按御史蕭豹請
賜謚簡肅仍
勅工部遣官督理塋域亦皆異數也公性至孝侍后
菴公衣不解帶者三浹月及事太淑人承順委
曲務悅其志雖子婦滿前時時躬自撫摩大夫
人甚安之公於睦族恩禮最周浹表揚其祖建
有世忠祠尤急人之難自筮仕來所至以廉絜

稱接人不設崖畛人樂其平易及當大難決大
疑則詞嚴色正凜不可犯尤博通墳籍爲文章
雄渾簡暢喜談性命之學嘗論近世學術爲宋
闊之論自謂出天入神超悟獨到專以心學爲
言獨推其說以自附于象山而上達于孔子以
聖賢教人次第爲紙拘小子無用之學程朱以
下無不受擯嗚呼非友有如此即所謂象山者
似矣而中實未然毋亦優孟之爲孫叔敖乎公
卓識可度越一世所著有崧崖類稿若干卷元
配陳淑人繼林淑人側室唐氏子男二長即重

杰舉於鄉嘗割臂肉療母疾有司以孝旌其門
初娶顧氏繼林氏次即重恩娶陳氏女七皆適
仕族孫男三孫女一曾孫男一嘉靖八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啓陳淑人之窆合葬于莆南石龜
灣之馬鞍山麓重杰既已請文於大司馬幸菴
彭公誌而銘之與復謂予當一表公廷旌予得
綴名公後而重杰又予督學時所知者乃不遠
千里謁予東以墓表見屬惟忠孝之難於兩
立久矣曰忠義云者亦必當權奸氣勢之方張
獨出其一身力與爲敵則所謂尤難者耳方逆

瑾橫時士大夫匍匐奔謁勢已瀾倒公屹然砥
柱抗汲黯不拜之節一時誠偕公爲重劉晦菴
有記
國家養士四十年止得一韓公司徒謂公仗闕之
疏壯烈可誦也予謂秉禮自將雖一揖有所不
屈終瑾之世亦惟簡肅公一人謂韓公之後復
有方公可也二寧之再橫舉朝無一人敢言者
獨公乃誦言攻之昔秦檜專國二十年惟胡澹
菴力斥其奸宰竊政前後亦十餘年亦惟公一
斥言之自後或寡矣謂公爲今之澹菴亦無不

可者公友人黄寺丞伯固稱公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內外臣僚數千百輩中不可無公一人其推隆之詞與感慨之意亦深矣及後

朝廷屢詔起公公亦屢以夫夫人終養爲請侍夫夫人以壽終在公毋子兩足無憾必若溫太真絕裾而行志則壯矣乃傷其天性之親王佐徵事繼母稱至孝及後低回於魏晉之間純臣之義果何如哉公忠義在國而孝養全於家大節完美卓絕一時至其講論道術亦足衛正道以祛邪道其所表見謂宜有特書與大書者予不佞用是表公之墓以爲後之秉筆者告焉

張典簿墓表

君諱昕字克明世居海鹽之某鄉曾大父某祖父某君幼以警敏聞長老咸異之既長工舉子業儁貌長身有幹局其父某遣補邑庠弟子員凡戰藝於有司者輒皆不利成化丁未始以例貢京師卒業於南雍交六館之士磨礲灌養之餘君聞見益該洽弘治癸亥謁選天曹授靖江王府典簿君既之官明慎而練習

親藩亦有以器君者然君所主多錢穀會府有權璫者把握國事倚以爲姦征斂無藝君曰雖藩府亦必遵

朝廷約束奈其顏將以正之權璫曰我府故事如此豈能遂以一人改也君正色言之益力權璫度君終不肯附已乃爭搆君短將誣君君言亦卒不售君乃嘆曰吾將舉其職而不能有親可養也吾豈可復爲區區升斗粟計耶遂引正德改元例乞終養

親藩聽之君即日東裝來歸日侍其父爲樂父享其子之有養子喜其父之未衰家庭之內愉愉如也居無何君遂以疾卒其父哭之甚哀而君之志亦孤矣斯命也夫君娶某氏有賢行子一羽克承其家孫一尚未名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春秋四十有六其子羽卜以是年某日塟君於祖塋之東從新阡也羽謂其父官靖江時予督西廣學校事特走价來徵予文以表其墓嗚呼即君所負亦一時剛直之士也使得早列州郡之職而盡其器能將必卓卓有過人者不幸而投之散地君於此已失其遭

矣欲稍稍自舉其職說後者又復從而撓之有
啣不去君則何望哉及其拂衣而歸使得終養
焉以償初願則外雖無見於功名而內循自全
其天性亦君之所以自慰也乃又不幸而溘然
先其父以歿君於此誠有不能瞑目者雖然君
之仕於王國也事雖不盡正然以卑官而自勵
其勁氣凜凜正亦俛首取容者之所未能其於
親也養雖不及終然視去其利祿若草芥然而
惟欲自致其區區之愛慕於親則一日三公之
養君已得之矣君則何必哉噫其命無徵也故

為表其墓以示後人

行狀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君樂軒
居士行狀

先君諱堅字彥常別號樂軒世居慈谿宋時有
諱正子者以八歲應鄉科舉明州解頭邑人目
號為神童姚自是簪紱世世不絕至高祖肖翁
曾祖仕經皆隱德弗耀祖愫號菊軒以鉉贈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祖妣范氏贈淑人生一女娶側
室徐氏生伯父壬午貢士琱及先君二人先君

生而狀貌清癯若不勝衣然襟度開豁落落有
丈夫槩讀書史務通大義尤愛文公小學書及
修玩誦不少置常指數事以示鎮曰汝學為古
人乎法此足矣汝小子其識之鎮每誦斯言奉
以周旋不敢墜家故窶恒稱貸以自給人不見
其有戚戚容至於濟人之急必盡力為之衆或
退阻先君獨奮袂而前人指以為難先世常遺
有范堯夫麥舟圖先君時懸座右或諷曰有圖
無麥奈何先君張目視之曰使吾他日有麥吾
將如此圖矣士固未可測何以哂焉復增數

圖於四壁懸之先君雖一布衣其所[illegible]如此
用是鎮自居官叨凡俸祿之入[illegible]以[illegible]給親族
不敢一毫自吝者本公教也性[illegible]家無
儋石儲然與邑中五六耆舊[illegible]時伏臘會
會必豐殺饌羅樽俎執壺矢以[illegible]博奕為戲
諧笑竟日夜乃止興致浩如自扁所居曰樂軒
者著志也尤慎取予一日得遺金五十星於道
伺其人還之其人欲舉半為謝先君曰自君失
之自君得之亦又何辭焉卻不受卒盡歸其人
邑士夫無不義先君所為迄今有能道其事者

先君天性素孝友於菊軒翁及兆淑人色養備至
凡耳目之奉惟所欲焉雖跣果必以進不敢以薄
而廢養或飲焉雖數十里之外必力致不敢以遠
而言勞晨昏必省候遇疾病則卧於其側奉湯藥
不敢以數而弛敬及其歿也哀毁幾絶塟祭以禮
絶口不言及浮圖事塋域未治躬自負土以築雖
血流染指不爲倦見者憐之與伯氏相歡愛多寡
有無相共終身無間言寡姊二貧無以爲斂先君
皆爲具棺槨衣衾塟焉宗族鄉里有以是非相撕
往往求質於先君得一言帆解釋以去先君平生

和易平恕故爲人所愛慕然忠信質慤雅不喜謟
隨故亦無敢輕於犯者初鎮在髫齔時稍習章句
先君即語人曰吾祖宗積德已久雖有仕者未顯
也吾子其將爲顯官乎人皆笑之先君[illegible]彼正色
言曰若輩於十年後取左証當知吾言非誣也人
亦復笑之歳己酉鎮舉於鄉先君時尚無恙稍自
慰笑者稍止鎮北上將較藝春官先君送之杭
特買一豕衣舉以視鎮曰汝他日必服此以見
我鎮跪而受焉及鎮第進士先君已不待後鎮
更歷外臺凡數任繼爲都御史又二年卒得服

此衣今置之篋笥如新恨先君言雖少酬然慕
木則亦已拱矣嗚呼痛哉先君生於宣德七年
五月初八日卒於弘治六年二月十一日以弘
治七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邑東之尚原
配爲先妣胡淑人先妣性嚴重先君特相賓敬
男一即鎮娶張氏繼娶汪氏皆贈淑人孫男三
長曰淶以是年進士及第今爲翰林院修撰娶
九江知府王公惠女淶之幼也先君恒携以自
隨亦特奇愛之次曰汲聘貢士時君錦女曰滚
聘知縣王君恭女俱未娶孫女一適都憲王公

純次子今刑部主事鎔先君之葬雖已畧具歲
月納壙中然碑誌尚未立亦將有待而爲故遲
之至今弘治己未夏幸遇
朝廷舉
尊崇詔恩獲贈先君爲承德郎禮部祠祭司主事今
天子即位之元年春復以舉
尊崇詔恩稱贈先君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於法得立碑神道不朽之圖茲其時矣故敢
敬述平生以乞文
執事伏惟

執事嘗代鉅筆宜巳荷素諾得
俯賜採擇用一言以光存歿則豈惟鎮等為子若
孫當世有感於無窮雖先君子獨不籍此以瞑
目九泉哉鎮不勝懇惻迫切之至云

碑誌

明故祁州判官封山陽縣知縣楊公墓誌銘

先一歲寇起武平勢連三省
上命左都御史陳公開制府於洪會諸道兵討之乃
屬吾福建憲副楊君廷宣監軍于汀是歲二月
師大集方議搗巢而君之尊甫復齋先生適以

訃聞君即欲解兵柄求歸制府難其代仍檄君
畢襄視事君乃不敢言歸遂躬冒矢石督諸軍
進攻掛坑諸砦拔之又三月汀寇盡平君即日
歸治葬事因以少參鄭君所為狀請予以銘按
狀公諱敏字惟學別號復齋其先江西武寧人
元末曾大父清甫始避兵占籍湖之孝感大父
殿父昭皆有隱德公生而狀貌魁梧性頴銳少
即嗜經史明法律尤工於射既長有司辟為椽
天順間陜右用兵總戎王公真昌寧伯趙公勝
聞公名

奏置幕府與一時文武士亙有所厭及事竟一公
特多其功成化辛卯授清苑縣丞清苑為畿內劇邑
令於此者率一歲或二歲輒罷去終公任凡五易令
公為之獨有餘加亦率無毫髮掛吏議嘗署邑
事視學宮湫隘新之復別築館舍以教其秀而
異者士類用勸民有田歲苦於潦公為疏溝河
百里走之自是水不傷稼甲午邑大饑死者枕
藉於道公言於令曰盍出廩粟以賑濟令以為
未請有難色公曰民待命在旦夕必請而待報
民盡矣救民獲罪亦復何辭令是其言遂盡發

廩粟救之所活甚衆鄰邑有毆妻妻自經者所
司徇於權貴將誣以故殺律會侍御上饒婁公
謙行部命公覈其事公具以其冤白侍御公立
為破械釋其夫得不死以此公益有廉能名時
所謂積獄多俟公以辨嘗奉郡牒移署東鹿深
澤及安肅諸邑所至事輒集民爭稱便至有詣
闕上疏請留者後以巡撫都御史華亭張公瑄
都督路公薦陞秩判於高郵高郵南北舟艫之
會日役夫牽輓以千百計中貴人有挾而求者
索無算公獨理之若無事然俄丁外艱服闋[illegible]

判祁州州有蝗公偕其屬齋戒以禱於神蝗飛
去乃不爲災不數月復以内艱歸家服闋公已
厭馳逐會其子璥今憲副君廷宜舉進士公遂
決意不起日惟課子孫講書史爲業暇則與一
二故舊杖屨阡陌或放舟携履徜徉山水間意
甚適也初廷宜知山陰入爲御史出按川桂諸
省公皆有訓誨甚至中以直言忤權要被逮且
落職公欣然安之及廷宜被論謫尋起爲閩臬
副使公益以名節相勵凡廷宜之能樹其聲風
裁凜凜建有殊績者皆公教也公平生尤篤於義

祖有餘田百餘畝悉以給其族人之貧者鄰嫗
有鬻孤子以償負者公爲償其負還之人又莫
不以是稱公爲鉅人長者公初用璋貴封山陽
知縣再奉其年月日
恩詔加監察御史服色享年八十有二配周氏封太
孺人偕公以老隆賓敬子男四長瑤貢士次璉
承事郎次[illegible]次璜府庠生女三蓮適縣尉詹
釗華適金鑾芳適李鑾俱蚤卒孫男九汝梅汝
棟承事郎汝桂汝樺汝榮俱府庠生汝棠汝槐
汝楠俱業儒汝桓蚤卒女孫五惠蘭蚤卒勛蘭

適通判徐珪子輔王蘭聘正千戶何勳子潘淑
蘭聘千戶陳儲子恩素蘭聘百戶朱瑤子燕曾
孫男四楚印寅生京生王生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山之原
銘曰楚多奇士公固其流抱負藝能不習媚
柔歷試劇邑尋判兩州章交公車名立譽收
既老而逸遂其壑丘亦務施予而不責償有
子登俞仲也特秀頒公誨誥官與德懋
帝錫封章寵此眉壽亦服其服峩峩豸繡位不盡才
謂公則卑食報未已其誰公如

明故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廣州府知府袁
公墓誌銘
公諱爗字景輝號悲齋方壯年時以布衣晦迹
江湖間爲文超厲卓越不作常語邑人未知公
也歲庚子前侍御江西吳公秀尹吾慈一日試
士偶得公卷於群衆中獨驚嘆以爲奇士公由
是知名是歲公年二十五即舉於鄉辛丑連舉
進士及觀政工曹日赴部供事唯謹大司空賈
公俊私識之會宗藩德王薨賈遂
奏遣公營葬事事竣還

朝凡所鑽悉却弗受賈傜浮器之
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皆[illegible]
備中官蔣琮最驕橫嘗囑公以不法事弗[illegible]
啣之乃馮公以罪繫獄年餘公論皆直公卒獲
宥公名自是益彰徹後改南京刑部江西司員
外郎最後改山西司郎中明刑執法稱西曹之
最時大司徒孫公九峯與公為同年又同官兵
部知公為深孫調文選會廣州有缺孫即言于
太宰耿公曰是無以易吾景輝者遂擢公知廣
州嶺南大郡前守以贖贖敗事公既至教令一

新與什舉除每食晨吏抱文案兩行魚貫以進
公為指摘奸竅蓋一以示須臾而盡吏受成案
而去禁不敢出一語廣民喜告訐皆屬目于公
公悉召其人訊之立得其是非状皆偭創悔非
階下始而紛訴盈庭繼而訟者[illegible]又踰月訟者
益少人弗敢欺公性度簡易率[illegible]集事然
本剛勁不肯背縱諛為可否其所經畫苟自信
即上官欲抳之不可得廣為城控引諸番際大
海浩洋數[illegible]里雖物貨阜繁而中有隱憂公為
繕治城郭操練兵卒時戒不虞非曰過之公此遂

佛朗機之變人始服公先識郡屬[illegible]亭等邑
半為盜區公曰是未易以恩信撫也乃謀之督
府次第舉兵取其渠魁誅之其後始懼而自戢
公尤善理寃獄先是有龍游人王姓者與其甥
同貨于廣其甥被市井無賴六七輩掠其貨殺
之沉於海王訟之御史下府理官鞫其事久之
王以罪王叫號稱屈公從旁蹤跡之遂得劫殺
者追其贓皆實悉置於法又有旅客一人謀而
死分其屍在南門公亦密遣人伺之獲其人乃
所嘗與為仇者亦正其罪由是治稱神明按撫

以公卓異言之
朝詔進公階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而視事如舊
將以需大用也正德初既六載滿績適逆瑾欵
以順天府丞缺債公冀得金[illegible]以京兆
丞額可以賄賂得哉忤其意遂致政[illegible]人之丞
民攀送載路其後切切思公不忘[illegible]公作為詩
文皆自出機軸鏗然可誦退而家居凡二十有
七年日與三數耆舊徜徉於山顛水涯絶口不
言時事亦不涵跡於公府人尤以是為公難公
歿於嘉靖壬辰八月廿有三日距其生景泰[illegible]

試禮闈。亦第。公學益天下知名士與之磨
礲灌養。[illegible]天進。執經請益者繼於門。天順
癸未。再試禮闈。值火變幾危而免。人以是占公
成化己丑。舉進士。拜兵科給事中。多所論列。時
吏部除南北吏。槩為選授。積有煩言。公白其事
尚書尹公。自是法更。後宮或以寵進。公抗疏陳
不可狀。且曰。恐貽後世譏。疏入被譴。已而釋。不
問。大臣有與中貴人私煽福禍以動天下。無敢
誦言攻之者。公首率同列發其[illegible]濫爵等數
罪。上為落大臣職。謫為民。公論事尤知大體。保

[illegible]公朱。嘗以當闕失利。或用為劾奏。既下公
署其牘尾曰。勝負兵家之常。此不足治。即如是
非古御將法。乃不擇代。俄保國已大收勝。上遽
上雅知公名。一日親擢公禮科都給事中。寵異
數也。公遇事機果斷。先是京輔饑。詔廪貧民用減
其估。半豪右爭財利為蠹。上病之。乃以命公。公
按籍計口而物色以授。弊遂息。張家灣運船火
作。連數百艘。壞米三萬石。漕卒匍匐為死計。公
與戶部議曰。船不壞者。各耗足相補。若聽其速
死。即兩利之矣。戶部如其策行之。漕卒得不死。

其急于濟人。率類此。未幾。拜湖廣左參議。公行
部。勞來撫綏。政稱樂易。至於推詐偽。決疑獄。于
頃刻。雖自謂老吏弗如也。逾年。丁繼母傅憂。服
闋。改命江西。財賦號甲乙。公理之具有張弛。能
使公帑充溢而民不告困。十三郡人士稱之。弘
治癸丑。公子姪相繼登進士。乃引年歸。又九載
為壬辰春三月三日卒正寢。享年共若干歲。公
平生不以聲色自異。人不得為親踈。顧其擇義
而動。則亦莫之撓以亂也。公諱以弘。字裕夫。曾
祖某。祖某。考某。封兵科給事中。母王氏。贈孺人。

孺人素苦喘。或旬日不可枕。公抱擁達旦。弗為
寢。嘗得奇疾。割股以愈之者再。繼母傅氏。封孺
人。歡無間言。初娶鄭氏。先卒。贈孺人。繼娶裴氏。
生男五。景雍。次景龍。皆遇例帶冠。景龍後其季
父某。次景奇。登丁未進士。今任桂林府知府。次
景旦。郡庠生。次景爽。女二。皆為士人妻。孫男某
某。以是年某年某日。葬某山之原。知府君方以
功名[illegible]家。痛念先德。不可泯沒。乃抵書京師
[illegible]敢[illegible]以[illegible]卿為狀。問予以銘
[illegible]公與[illegible]開跡於[illegible]諫[illegible]

職揚聲
天朝日時司直人孰無膽公佐以識
天子憂民乃出近臣公車下臨稱仁使君長途遠馭
惟公之宜公胡自却乃止弗馳公澤在人公
祉在後銘詩納幽爲示來久

誥封刑部員外郎王公東溪墓誌銘

弘治十一年冬
天子頒優詔凡兩京文臣例推恩其所生置年格弗
論用是先
敕封承德郎工部主事王公東溪復用其子惠官進

封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寔異數也未幾惠亦
再進職署郎中事蓋皆可爲公歡者不閱月則
報公已不待郎中君因悲號痛絶將奔喪用圖
葬事具狀徵銘且曰君姻家知先公深宜悉所
聞以誌予初不忍銘義不容已公初諱暕後易
今諱時庶其字也生而狀貌魁傑無嬉戲習父
老異之稍長從伯氏時暉先生游伯氏嘗舉浙
進士有文名狀元柯公潛所謂天下士者公侍
筆札既久遂盡得家學之懿聲譽隱隱日起人
稱二難自是每大比有司者必置公首選以應
賓興僉謂浙解可得已而誤不録則又相與嘆
咤稱屈如是者凡九舉乃已公於經史百家泛
觀約取能自立己志要其極則真有爲異同之
折衷是非之公判者以故一時及門之士其來
如歸婺括相去千里幣而請者踵相接落泉董
臣君方伯戴公珙憲僉萬公理亦皆禮致公以
淑子弟賓遇異儕等裔被之功今班班有可考
者公天性孝友事二親務隆志養自念功名事
久無所値感及存亡每往往泣下累日不置於
伯氏盡愛敬歿而歸其喪於燕又爲裒遺文行

世使不至落寞嘗謂仲子惠曰吾家衣冠肅然
自樞密公休吉州文學公自然而後宦業未有
嗣而伯爲之漸而失其成而父有其志而困無
資地顧是遺責其汝承惠用其言早夜淬礪遂
領癸卯鄉書登庚戌榜進士旋又抵書京師以
呂舍人居官法致再四戒惠惠聞之益感迅自
效歷官工刑二部綽著時譽不數載而超致今
秩者皆公敎也公磊落有大節恥與時上下凡
所褒貶風刺人率視公爲平尤喜利濟人能及
九族一日渡浙河有凍而僵者公亟前急視尚

喘息可活公即鮮衣以羅飲之酒俟其人既甦
乃去所存大率類此公於家人產業一不經意
客或用爲勸輒舉手相示意若有所懲然性喜
飲雖竟日不及醉醉亦不亂晚年猶以一鄉一
郡自隘乃飄然效司馬子長之遊踰江淮歷齊
魯周流湘楚間覽奇閱勝蹤跡半宇宙公文章
自是益大進汪洋恣肆應手而成雅有逸氣詩
詞簡古冲淡逼魏晉人謂江山之助爲多公生
宣德戊申九月七日卒於弘治戊午十二月十
六日得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先生其亡矣乎高

祖𤇨曾祖中祖順考進皆隱德弗耀配陳氏封
宜人男三長曰恩次即惠次懋女二長適邑人
劉鍊先卒次適馮齊孫男六俱幼孫女四俱在
室以是年冬葬某山之陽公先塋皆在
銘曰有買弗售而其直則厚有耕弗獲而食
乎其後吁嗟乎公歿亦何疚

明故孫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故邑鉅族生而慎碩性婉娩有女
德父母特鍾愛焉嘗指孺人識曰必以配佳士
既而得教諭孫公文原歸之及承事舅姑盡婦
婦道惟謹起居必以時往候飲食必先之舅嘗
遘危疾教諭公割股以進而孺人躬湯藥不敢
懈舅見之甚適病愈人兩稱其孝先二年姑歿
會教諭公授經嘉禾孺人獨經紀喪事殯殮一
如禮人猶以爲難初教諭公業儒自奮晝夜淬
礪弗休孺人亦勤所謂紡績織紝者與俱每謂
公曰吾不忍君之獨勞也教諭公識其意笑而
頷之然教諭公雖甚文年四十困頓猶未舉欲
棄科目弗就孺人曰彼八十而賢良高第者獨
何人耶教諭公因之益感勵竟舉己酉鄉試爲

儒官孺人有子二長爲今鄉進士懋次曰栻孺
人皆教之於孩提時稍嬉戲者輒呵禁之使不
爲弄既長日勸之書史不得爲非類交用是懋
與栻皆器業早成恂恂有禮法懋之領鄉書特
後教諭公一舉方日圖進取以大樹立而栻亦
屢試於鄉有青雲之望人以是益多孺人之功
至其以帷幙自飭絕不道閫外事則今之女流
所宜視而取法焉男婦二懋娶劉氏栻娶桂氏
女一適憲副馮公時用之第三子曰汝憲孫男
四孫女二孺人生於正統九年三月十九日卒

於正德二年五月十六日得春秋共六十有四其子懋將以是月之二十六日奉柩葬孺人於教諭公墓側請予於教諭公爲同年具孺人事狀問予以銘

銘曰舅姑曰宜是謂孝婦相夫成名爲賢內助亦有令子踵美而起母教之嚴復徵於此

明故江都尹一山馮公墓誌銘

江都尹一山馮公既卒之明年其子行人震輩將舉葬事拚府判湯君霖所具狀謁余請銘余知公深是不可辭按狀公諱安字仁甫別號一

山姓馮氏世居慈谿裔出後唐禮部尚書叔和族最鉅自前代已有聞人入

國朝宦業益顯著曾祖諱道砥有隱德子二長諱景浩官禮科給事中公伯祖父也次諱景茂即公祖考磊落有節槩邑大夫賈公奭禮以爲賓考諱彰授武昌府同知卒于官人皆廉之嫡母李氏生母丘氏皆以女行聞公九歲失怙嶄然見頭角入鄉校不煩提誨自知警勵既長往遊於德安通判王公德明都憲王公汝言之門沉潛經史至忘寢寐爲文章有奇氣不作常人語

二公亟加嘆賞歲乙卯公果以詩經魁浙省輿論翕然稱爲得人然連舉春官輒不第卒業成均學益大進業詩者爭得公以爲師聘幣交踵於門其灌溉所及亦多矣正德甲戌銓曹授閩之福清縣縣濵海爲治人爭爲虎噬鷹擊豪持官府長短官府噤不敢詰其尤悍者縱横海嶼居民病之公至廉得其渠魁林凱柯楠輩密白於監司置於法自是四境帖然無事海道爲清初凱輩旣擒武官有欲爭其功者今巡撫甘肅都憲唐公澤時以憲副捕海事適力言於衆曰

賊之横久矣非馮知縣孰擒此賊願毋攘此功因白於巡按胡君文靖請表

奏胡諾而弗果公功勳則灼灼在人不可誣也甫二載丁丘孺人憂歲己卯復除揚州府江都江都爲南北咽喉舟艫相銜民疲於供給已甚公

南巡事會

武宗皇帝南巡駐蹕於揚者幾數月所須百倍於昔公且倉卒取辦無異常時獨權倖爲法外之求至不可理諭今工部侍郎蔣公瑤適領府事以身衛百姓力犯權倖之怒一切拒而不從公寔

相與左右之權姦遂款中公以他事然偵之無
所得雖忿甚卒無以罪公也公天性耿介雅不
喜逢迎諸當路未有引手於公者公亦厭於涓
汲遂解組歸使公獲盡其才猷其所樹立豈止
此哉既歸林下與從弟心齋都運及二三耆舊
結盟詩壇相與徜徉山水間觴詠竟日乃已若
與世相忘者公尤篤孝敬先大夫李宜人少不
及養於蒸嘗必哭泣盡哀墳塋時一省愛護惟
謹事丘隴人備極養甘旨必先焉公嘗有意復
古謂今士大夫家燕飲過侈崇啟豐俎乃敢述

客相接不以禮褻衣私帽以相款狎甚或妄有
希慕習爲詭異之裝議婚姻多貴羅綺而賤荊
布如此之類皆可悼嘆屢欲與余革而正之而
公已先厭世矣此意復誰與論哉公生於天順
癸未十月十八日卒於嘉靖戊子七月十二日
享年六十有六配湯氏其伯兄郡守後齋先生
選公而歸之者於德業有助焉繼得以子曰長
即霦舉丙戌進士爲令官娶龔氏憲副時濟公
孫女次霈邑庠弟子員娶趙氏僉憲叔敬公之
女次艮例授

益府引禮舍人娶陳氏教諭伯循公之女女一適
庠生陳文誼皆湯孺人所出孫男五雲鵬雲[illegible]
餘未名孫女三霙等以是年十二月甲申日遷
其母湯氏合葬于王鐵塋坎山之原
銘曰文質彬鄉價獲數倍挾之自售乃爾受
忌往而臨民發蒙縮頸熏及百里長途未騁
豈其弗如知我者稀刻此棘棘孰挽而推有
子甲科器鉅識長且堂且構公此取償
明故披縣簿朴翁郭公并孺人毛氏合葬誌
銘

昔予撫榆楊時上舍郭生致和執經吾門者也
謁予于行營泣而請曰先考朴菴翁亮葬未有述
願先生誌之予諾而未能屬者予滋事蒼猝致
和復自其邑不遠數千里謁予行營泣而請曰
先考既故先妣近亦故和將奉吾考妣以圖合
塋願先生弁誌之予曰有是哉子之勤乎是不
可辭乃按狀而叙之公諱璠字廷璋朴翁別號
也曾祖天禄祖士賢父諒字子益世爲安邑人
母張氏生公兄弟五人公行三於諸子中尤穎
秀父母特鍾愛遣就運司學經明行修爲明[illegible]

所推奬誠不偶乃登冑監與四方賢俊相將磨
礱以益勵於學業特重然諾有丈夫槩同舍中
或偶遘疾公躬治醫藥療之情不啻骨肉不幸
而病以死亦必爲之棺殮以歸其喪他人畏避不
敢前者公數爲之不厭也六館之士義之成化
甲申赴銓曹授靈巖訓導靈巖號劇邑亦多巨室
富家好用貨物以鉤餌長吏入其術中輒墮之
術俯從而踣者何限公獨察其故不輕與人接用
是門庭肅如居二年一不掛於吏議俄以內艱
去繼丁外艱居喪皆以禮識者有取焉甲辰服

闋改任樂亭壬子秩滿又月任披縣益清慎自
持在樂亭時嘗以耿直見忤於郡守會應
朝郡守陰署公不職將罷公銓曹廉得其實乃寘
優等用是益有聲時貴戚有怙寵欲奪民田求
自益者公據故牒請於當道卒正之沁水大司
徒李公適爲尹相得甚歡李公既登入座及致
政後猶忘勢位通問遺不少絶公在披縣亦復
盡心民事內閣大學士東萊毛公以眞父母稱
焉既而動矮屋之嘆力乞骸骨報至即行比歸
課子孫力學推田廬以讓兄弟又推其橐稇之

羨以給宗族子姪無不意滿仲兄某絶嗣
夙揚後之從姪錫伯兄子也婚娶[illegible]二月[illegible]於
遼左弗歸公曰吾伯兄未有繼吾姪豈宜滯於客
邸特招之歸踰年果得一子喜動顏色子弟論
事有不合公怒且詈之子弟即委身受責怒乃
解公篤於恩愛嚴而有法復如此公於[illegible]鄉
曲則宗尚禮節未嘗以聲色加人厥配毛孺
人本鎮士某某之女自結髮至耄年肩敬者
一日傍無媵妾之侍性復勤儉迪循女教至於
姑嫜和睦娣姒於蒸嘗之祭皆孺人自主必誠

必潔無敢忽者相朴公多警戒之言平居訓子女
亦必取古人家訓敎之思問爾德之賢者必
曰毛孺人云初公與孺人白髮偕老邑人特相
敬愛每遇節序或生誕[illegible]弟[illegible]不登
堂[illegible]亦然後以大節祭遇
[illegible]有司亦特致饋且觀禮[illegible]
此[illegible]按安陽[illegible]鄉[illegible]獨哭
異之有家和義[illegible]不以爲過公生
于宣德十年[illegible]壬午三
[illegible]

親題扁特揆日宗成祀已隆於景宙間罹兵燹
遂致湮蕪亦或舉之復歸於廢餼羊尙在不勝
課享之踈靈光僅存竟何觀瞻之具是用徵工
而鳩材力爲撤故以從新卜地而近舉宮爲[illegible]
廢祠再整像設俄嚴翼翼重門欲卜路人之馬
塀邃四壁盡依夫子之墻廣大廈之幾間並高
堂於數仞五車書積爭誇學海詞林一畝池開
共覩天光雲影之松翠竹鬱乎蔚前後以交輝
異卉奇葩紛兩觀東南而並植以著我朝之
懿美遠將諸詞林之規模比惟崇德報功自此

有揭虔妥靈之地而於聚徒養士亭獨無藏修
游息之區致敬於爲寢何如爲益於章縫備矣
敢申善頌以相讙謠抛梁東桂江一帶水正融融
莫道東西流派別源頭洙泗本相通抛梁西山
名臺架插天齊是誰拾得精靈在一段文光照
壁奎抛梁南花影重重護[illegible]巢[illegible]
擬從此貔貅盡解嚴抛梁北[illegible]光縹緲特
此中便是小瀛洲五嶺南來更那得抛梁上霧
捲嵐收天宇曠瞳瞳旭日麗江山始信乾坤春
一樣抛梁下矣元參差連野廣設言大庇寒士

多白鹿嵩陽與美化伏願上梁之後詩書澤廣
禮樂教興宗先哲以爲師道德文章之兩茂並
中華而爲俗衣冠文物之相輝滿地春風掃盡
蠻煙五嶺洗天半雨流來活水三江

除妖告城隍文

先王之世神物不得爲妖而
聖明之法凡左道惑衆者有禁其爲戒至嚴也比者
桂城有土妖曰山魈與卓望者浪傳姓名冒濫
祠宇或飛沙以汚人冠服或縱火以焚人室廬
又或拋擲瓦石開闔門戶以變異愚昧之人亦

輒神之一傾貲財以供奉而莫知其爲誕也夫
幻也妄也淫而盜也於法皆誅而二妖兼有之
其不可縱也明矣且幽僻之地魑魅居焉桂城
宗藩所寓司府所列縉紳大夫相與談道德而
事禮樂文物之區陽明之會何物妖孽乃得以
雜居於此也夫爲民之害者雖鳥獸龍蛇必驅
之況爲此怳惚不可測之怪以驚動人民者乎
鎭欽承
天子之明命謬職一方之風化凡是邪慝合當驅除
若縱之不治則於靖共之義未稱鎭無以臨于

民惟神亦受明命監觀玆土索厲咒而逐去天
王化其責均也顧得咎此惱尊爆妖境內乃置若
無聞乎某知之而不治某之咎也某不能自治故
復以告之神神知之而不能治亦恐有缺於保障
之義非神之所安敢潔一牲遣官以告神其鑒之

延綏祈雨文

維是榆楊地臨邊境東西千里漫爲沉沙其地
之可耕者無幾也虜酋出沒時有剽掠地或可
耕民之得耕者又無幾也是歲虜出套民便於
耕某等以兵相護使其盡力南畝冀收升斗之粟

以活民朝夕之命顧天復厲之以旱旬日以來
密雲不雨如是者數矣土脉日燥苗且槁矣民
雖欲耕而不可得矣夫官之設所以爲民神之
祀亦以爲民民有害官得除之神則能護之官
或害民民不能訟神亦能怒之天之欲雨不雨
豈某等身心之未淸政事之缺失有以干於神
耶不然神不宜至此也夫田畝所以輸國賦供
神祀亦生民命之所懸也邊城百萬之衆其所
仰幾何而神又病之以旱其何以自全耶神以
護國救民爲功宜不能至此也誠使某等有譴

願神賜明罰某等當甘之毋使蚩蚩之徒乃誤
罹此災毒也某等已嘗扣神神弗應然某等誠
不敢懈也旱益甚人情益愁玆復齋戒以扣神
神卒能有以相應否乎油然雲沛然雨某等所
以懸懸於神者不能以一刻安也

延綏發兵告神文

惟是榆楊適臨虜境輒入爲寇官軍敵之亦時
有搶擄顧未能大致克捷以收李牧之功虜之
跳梁如故也屬者禾黍在野廬草繁茂虜謀愈
不測某等已勵兵秣馬以待惟神其鎭此土舊

著靈赫今日之虜亦願神陰殛之俾我三軍有
百倍之勇旌旗燒爛士馬精銳擧醜虜而殲焉
以奏功於
明天子則庶幾某等報
主之義亦足以昭明神護國之功厥惟利哉昔晉宋
時草木助兵符堅喪魄風潮効順逐走兀朮其
神之靈赫赫若今日事某等所以望於明神者
寧異此也其亦安敢有忘於神也謹以是日率
官屬潔牲以告

回兵謝神文

惟茲醜虜寇我邊民憂亦九重責及守臣其令
欲藉國勢祈靈惟神有赫捷音遂奏章木皆師虜
魂欲褫此兵常用此功宜祭敢陳明薦以謝于
神[illegible]自今始歲無邊塵

兩廣祭旗纛神文

惟神正直無私赫著靈威指揮軍士電擊霆驅
凡營壘之功未有不賴神而濟者某欽承
上命節制東西兩廣惟是百蠻有不如令者某將奉
神爲導討而平之以收嶺海肅清之功以仰答
天子之明詔是安敢不致虔於明神也屬茲霜降

氣序方肅謹遣廣東都指揮使某奉牲醴以祭
告于神惟神其鑒之哉

祭文

祭傅文穆公文

惟公儲英翰林積學中秘德崇業新與日俱異
史筆董狐文章賈誼論思啓沃范公祖禹榜收
龍虎日茲陛見風節端凝沉則宜貴入踐清華
譽望夙著屬時更化妙柬有位曰公舊學宜掌
邦禮乃晋宗伯神人自治惟寅直清式克付畀
典章一新扶廢起墜纖悉具有既帝爲公寵[illegible]

有嘉帝是公議公筆翩翩者是詔世公友爲講
曰倪文毅同德而升異姓昆弟倪公告薨公疾
伊始公以疾聞帝錫醫餌公復疾辭帝曰汝愈
有賚於軌持就公第公疾不起大用弗既帝曰
噫嘻孰冊孰褒爰頒恤典特隆葬祭增秩易名
爲公永賁匪直眷公式官後嗣於呼溫國既亡
司空復逝善人不憗則何忌某等班聯職隨
寀惟舊契德容宛宛緒言可味公遽及此孰不
隕涕爲國者哀獨曰交誼公柩將歸冊旐千里
痛公永別相率一酹公靈耿耿鑒此誠意

祭封君東溪王公文

惟靈詞林挺秀藝圃稱雄矯矯風節退乎其容
發名成業宜莫先公夫何策足以濟時坐劉賁
終身之屈智足以謀國無洛陽年少之逢道夫
不録才高弗庸豈驊騮騄駬不免於伏櫪抑吞
舟橫海之鯨信非潢潦之所能容嗚呼世固不
得論人物而歸之成敗亦安敢執賢愚以較夫
窮通追公垂老之日旋收教子之功奪彼與此
既壽而榮龍章奕煥象服而崇德學具完進止
雍容蓋所謂香山之遺老猶幸見一邑之儒宗

是宜無彊益熾而昌胡
皇恩之再及遽溘爾而云亡慨典刑之既墜杳音容
之眇茫莫不爲賢豪之泣豈徒曰生死之傷嗚
呼痛哉如鎮者少以子弟之交獲陪公之言論
繼緣祖父之舊荷締戚於門墻公有高誼上薄
穹蒼凡磯之別相視彷徨自昔迄今凡幾星霜
間雖通音筆札久已失仰乎輝光方將假松
楸之拜掃陪杖履之徜徉期考德而徵業併以
論乎詞章而公則不待成此參商虧大德於不
報耿耿懷而莫忘生不能問公以疾死不能哭

公於堂葬不能送公於野亦徒爲此千里之皇
皇嗚呼痛哉公子南歸兮舟淅發公靈攸往兮
位欲撤陳我奠兮侑我辭以告公兮悲求訣嗚
呼哀哉

祭憲副貢公文

嗚呼公而遽至是耶嘗即夫常而論之致遠者
先器識矣公特達之資凝重之度一見而卜其
爲公輔也仁者必有壽矣公忠厚之德雅博之
量不亡而知其爲長者也屈伸之理相爲乘除
矣公青年甲科憲臺肅清矣無故解官公論所
鬱久而起復天道斯還東隅桑榆宜有補復而
一擢再擢猶未足爲公賀也人之所嚮天必福
之矣公遺愛在邊民夷所思大臣論薦帝心簡
拔軒車再至交道歡迎紆徐爲計患將自弭此
上下所屬望於公而公亦以此自期也然則在公
者宜何如顧乃官止服緋壽不盈七有失不償
有懷不釋按部僅閱月而一疾卒以弗瘳嗚呼
孰謂公而遽至是耶豈貴不可期壽不可必乘
除者不足恐而人之賢而能者天固亟奪之速
耶不然公何爲而有此耶嗚呼痛哉某等於公

義屬斯文情鍾寮友均憂家國公之死豈特存
亡之感爲公而慟爲民而哭蓋皆有不能自已
者矣嗚呼痛哉公柩將歸遥致一奠公靈耿耿
其必有以鑒我也

祭封大學士呂公夫人文

惟靈德秉端莊行全柔懿爲婦爲母穆有令譽
惟文懿公爲時陛贊毋寔配焉伉儷齊美警戒
相成鷄鳴卷耳錫恩自天冠服有煒維太常君
生而穎異母砥礪之遂成偉器種學績文發身
登仕歷官兩都載更三紀于職日修毋名益遐

毋以夫顯復用子貴養備五鼎熊膰鱗脯錦誥
重頒龍翔鳳翥八十春秋壽考福履邦國里閭
式瞻範軌惟母之亡閨德弗繼訃音來聞哀動
遐邇帘念賢淑載申葬祭嗚呼毋亦何憾生榮
死哀恭等義感林宗德慚徐孺束芻爲奠敢忘
斯義爰致一觴寄哀千里惟靈有知庶來格止
嗚呼哀哉

祭大理御夏公文

維公以高才勁節爲一代衣冠之勝長篇大冊
聳後學山斗之尊耆年宿望具兩浙文獻之美

而今即云亡是宜
天子致奠賻士大夫弔於朝而鄉邦慟哭涕泗流漣
而不能自已也嗚呼痛哉雖然區區感激瞻慕
之私則所謂出恒情而倍萬有不敢不舉爲公
之靈告者時鎭之齠髫也公以桑梓故歲一抵
慈慈之人多被容接鎭生也晩方以踪跡自阻
不敢索價龍門意雖嚮之而欲前復却者屢矣
間嘗得公詞章翰墨於縉紳家庶幾若見公然
竊用自慰然綦遺珠片錦孰與探蛟人之窟穴
扣天孫之機杼爲識其全且大乎以故中心戀
戀不能一朝忘公而荏苒數年竟亦未能拜左
右以償宿昔也暨鎭叨第後居先人憂公是時
仍寓吾慈鎭用投刺謁公拾穗莊中公即飛我
往章俾我秘書許我以文辭奬我以聲譽期我
遠大光明之業以致夫接引之意一邑人士啟
覿易聽鎭自是稍有聞者公力也然一再見之
輙爾燕越不親公又復數年至今而公已矣嗚
呼痛哉夫古之英雄豪傑世固不得泯沒之也
當其名稱未立德業無徵則皇皇焉爲先達之
求圖知己之遇惟恐其生而不值値而不及見

趨金門墻願挹顏色迺有輕萬戶之封而甘荊
州之慕者其故伊何蓋連城之璧常定價於良
工之手泛而議諸市人則終日不能以相一亦
或石之者有矣此其勢不得不惟彼之求而爲
是懇且切也公方今儒碩人望而爲荊州者顧
鎭之愚鈍疎拙始不能修子弟禮以亟見公繼
不能因公盛情以時致問安請益之敬今亦未
能有他樹立以彰公知人之明公之施則勤而
鎭之報未稱此所以惕然憂赧然愧時亦慨然
思以奮者也嗚呼公不可作矣即欲如昔之揖

高風以廓懐抱借餘論以長名價寧復得乎其
可痛也矣鎮轟宦中朝送迓無所遑陳薄奠用
虔微衷冀公有知亦將爲我一愴然也

祭光祿卿楊公文

惟公奮身甲科才負經濟廉潔不私端方果
毅初試花封馴雉紀異再爲御史敢虎爭畏出
按湖湘遂僉八閩風紀益振聲稱在人受知三
原迁公兩浙廼總憲度廼居左轄公有偉量河
海可納公有直氣山岳可折簿書盈几談笑以
麾人曰公能特公之餘公不嗜進相府無書遷

之數哉光祿是居官弗臺閣職非要樞輿論於
公每用缺如公復知幾亟疏乞歸杜門自閑日
惟賦詩世網俄興人皆躑躅公已鴻飛邈焉寥
廓如公進退終始何怍公子憲副夙有奇質方
公在浙登予講席一時師友遂爲年家契誼綢
密世豈有加屬過洪都知公已逝欲造公廬咫
尺莫遂恃無老成我輩疇依
國欲用舊孰爲蓍龜緘辭致奠涕泗滿顋世有知
者必同我悲

祭憲副黃公文

惟公學扣玄關才稱偉器發名甲科列官棘寺
獄爲平反庭無留滯陞僉憲臺益懋益厲風清
一道名揚八桂中以詿誤爰遭擯棄公職雖奪
清議不廢大臣交章還公舊銜謗書用釋歸璧
告完督府秘謀賴公以參知無不言績著平蠻
再憲江右是號大藩公有利刃錯節奚難姦鋤
穢剔盜弭民安會時靖邊
帝選才翰乃晉公秩屬公一面公疾在身公憂在君
事不避難志將解紛殫勞盡瘁竟此訃聞嗚呼
公今已不可復起遣事未竟其誰與寄恭等情

深寮寀義均昆弟痛公之亡情何有既遥奠一
觴西望洒淚

祭宣成二公文

維公並時而生同德而起闡明六經質定百氏
濂洛爲宗考亭爲侶功在天下澤深八桂桂有
宣成是惟專祀自宋迄今已三百禩薦饗雖修
儀觀漸廢桂人皇皇恩未有繫我來謁公弁用
爲恨乃舉儀章乃謀當道乃展祠宇乃繪象貌
公像儼然公祠翼翼俎豆在堂絃誦在室大工
既成吉蠲有擇爰率有衆敢告公祠公相桂人

公舉觴含哀致詞斯文有淚豈曰吾私

祭宋端明殿學士忠惠蔡公墓文

公以高才勁節爲慶曆名臣頡頏范歐諸公間
而惠政在閩尤足以繫斯人甘棠之思也及其
篇章之出傳誦四夷巨書深刻流爲人間至寶
者所在鬼神亦呵護之公雖蕭齋豈非天下之
望哉某以末學仰公於青史舊矣茲幸過公之墓
率一二官屬子弟致一奠以拜公墓下嗚呼公
墳不滿三尺公名則在百世今之默默以爲容
與世混混而無所可否者終日噴噴不事事未

能出分寸以益於民苟一時之富貴李至喪其
平生者過公之墓其有不靖踟蹰而自赧者哉其
之迂鈍無似正亦負前修之[illegible]欲起公九京
求執鞭於公而不可得然公[illegible]以默誘於予
衷否耶

祭[illegible]福建觀察使常公弁國朝提學副使游
公文

惟觀察公興教南閩自我作祖視蜀文翁功深
化溥惟督學公奉
命造士最隆恩焉有懷峴山罔不隕涕觀察有祠世

傳七百日惟游公曠代乃作屬修時祭謹奉以
配

祭繼室汪夫人文

自吾及第後吾即得汝爲繼室歷官內外汝常
與偕汝有丈夫之志吾居官廉歲久無蓄汝無
怨詞吾每以退休爲念汝亦屢贊之無顧戀意
婦人女子豈易及此吾雖未能即如所願然汝
有良言吾不忘也汝事吾母胡太安人有婦道
能左右將順吾母卒吾羈於官汝實斂之哭泣
盡哀人皆稱汝爲孝婦汝撫吾前室張氏之子

若婦視如己出不聞汝有毫髮相左之聲吾實
知之汝於上下皆有恩義汝可謂賢矣山東之
行汝方有孕於嫁如且欲綜理家務漸治居室
因留汝于家亦竊意一二年[illegible]吾南地吾復
得挈汝以往也詎意[illegible]乃竟至此嗚呼
悲哉吾自去年之八月[illegible]有繼傳者謂殆
而復蘇攜新[illegible]甚勤吾深以爲慰今年二月中
王承差回能備道汝之康復也三月終得汝外
第錢舅信云汝病復作勢且甚急吾即憂之然
猶謂汝有仁德且體貌亦靜[illegible]丁[illegible]是

能遽死四月二十有六日家僮王四來乃遂以
訃告鷄鳴驚戒吾復何所聞也嗚呼悲哉天果
有可必理果有足憑哉有慟而已然吾聞汝伏
枕時淶之婦能侍湯藥不懈及吾淶兒於舟中
聞汝訃亦不勝哀慕之情即疾奔以歸治汝喪
事汝有報矣宜無憾汝有治命凡金銀之餽不
使入槖其見卓矣所遺物汝皆封識以待汝之
子汲念孤恤幼亦人之情吾悉如汝言必無所
負汲之長吾方當力教之以成其材區區者是
何足計哉且汝子淶亦素有義讓之心吾亦知

之毋爲此不瞑目也吾方以覲事留京師未遑
銓曹方擬我以撫西陝
命亦未下俟有 定命吾即謀南歸以葬汝矣王四
回吾特爲此文命汝子淶等持而泣告于汝之
靈嗚呼言有盡而情無窮也可勝痛哉

祭順菴先生用之兄文

惟兄早遊庠序落落有聲辛酉之歲幾於薦名
明珠雖投既拾復遺負兄平生有槪不聊予在
垂髫嘗從兄遊兄亟見許謂予罕儔仍聞兄訃
頍益自勵幸登鄉科亦遂叨第繼官京師兄來
視予同我宦邸再歲乃歸自是以來或合或離
婉宛言笑夢寐見之近別三載訃音忽馳欲復
聚首將何爲期追念疇昔吁其可悲遙致一奠
以哭我私

祭南京兵科給事清之兄文 諱舒字清之号介菴

吾姚爲文獻故宗成化已來書香幾絕吾與兄
少相砥礪銳欲取科第以一振家聲此意之篤
祖宗實臨之也顧某之菲劣獨幸先登而兄之
偉才積學正氣耿耿乃遲回庠泮間至二十餘
年而猶未第鍭未嘗不以是自愧而恨兄之難

於遇也既而兄以例貢赴京師遂薦於京闈遂
又薦於禮部授官太常旋拜青瑣之職未復以
是自慶且爲吾宗賀而亦幸兄之終有以自達
也夫何拜命方五月歸錦方一月而兄遽以訃
告嗚呼哀哉謂天有意於吾兄耶何富以懷抱
而發之如此其遲也謂天無意於兄耶何與以
清秩而奪之如此其速也嗚呼忠言不及施
主德孰與之毗乎嘉謀不及展四海孰與之泰乎此
有志之士皆爲吾兄収淚而不能自已者也況
宗門相倚之切弟兄相愛之深者其於此又當

何如耶南望故鄉不勝感惻緘詞一奠亦以寄
千里之哀而已兄其知耶否耶嗚呼哀哉

轉工部侍郎告祖文

恭不敏幸登甲科遂有今日官居卿佐階級漸
崇此豈恭之能寔惟我
祖宗積德是賴幸以克顯顧恭之歷官久謬爲士大
夫所稱譽譏不及者此豈恭之能亦惟我
祖宗遺言是迪幸弗至隤恭已於是月二十一日領
命行將赴部理事矣謹以本源之思爰致緘詞之敬
命孫概具牲醴以告于

祖宗自今以往俾恭得益勉樹立益齊於顯榮他日
完名以歸以拜于
祖宗庶畢鎮平生之願亦惟我
祖宗之陰佑是冀是憑庶克有終

祭迂齋親家王公文

惟公學問淵博性質端靜少年甲科驥足早騁
雲司發名黃堂有政未老投閑五湖三逕傳經
課子芝滿庭堦賦詩結社金石相諧令之期讌
當踰耄期胡不少待壽止於斯恭與公少同筆
硯長締姻好官聯朝署晨夕傾倒平生莫逆豈

後如公亦唯難定倏爾西東訃音來報曷勝悲
悼執紼未能緘辭以吊嗚呼友朋幾盡宿願不
償有淚如雨公來舉觴

祭二十六姪文

吾官山東時汝嘗隨我於任近官榆林汝復隨
我汝存心寡識事練又無外人之交吾千萬里
外得汝嘗有以自遣吾實未能去汝也今年八
月內人忽報汝三子皆夭殘吾爲汝痛之不
得已因聽汝歸遲於十一月內人來又復報汝
物故吾聞之驚怛數日至不能寢食嗚呼冥冥

者何爲乃絕汝之後而又殞汝之身耶汝不宜
有此而獨有此天道其果無知耶吾嫂白髮在
堂汝不及侍膝下之孤復此[illegible]汝必抱恨而
往也吾又當何如其痛耶然[illegible]雖已老汝弟
各能致養是尚有託汝無子其[illegible]恨尤在此汝
靈必耿耿吾聞汝婦已有孕以理揆之孕當男
亦必賢且貴天之報汝其在茲耶吾用此甚適
天道不誣汝果有子吾當爲汝撫之以慰汝地
下以盡吾叔姪之情汝女之在室者吾亦當爲
汝嫁之勿以此不瞑目也吾不能哭汝於柩側

特遣王四致一奠于汝之靈以代吾之哭緘詞方發有淚如雨嗚呼痛哉

改葬張汪二夫人祭文

惟夫與婦誼均苦樂顧於人事之難齊有不能不娶人之懷者初吾未第時張夫人爲吾糟糠之配德惟溫良克敦婦道遭家之落艱難備嘗吾甫登進士而夫人已即厭世曾未能享一日之富貴有子曰洙年甫數歲而孤夫人是未肯瞑目也繼娶吾汪夫人爲配亦克繼徽音撫洙而長之幸而偕吾之官者凡數任而旋亦厭世

有子曰汲亦十有餘齡而孤夫人亦豈能遽忘情哉今去張夫人已三十年汪夫人亦十有餘年矣老懷每一念及未嘗不垂涕於二夫人也然吾初葬張夫人未有善地乃附葬於吾父母墳墓之旁汪夫人雖後沒亦權殯於是菴之後至張夫人之子洙近幸於歲之癸未狀元及第拜官翰林汪夫人之子汲亦入遊太學漸有官階二夫人有知宜亦稍慰矣洙以二夫人未葬之故日夜皇皇幾不能寐會吾歸老東泉用此常告于

天子憫念人子之私特賜之假俾歸而畐塟二冊且聽其畢事還

朝恩至渥也洙歸因偕二三山人遍歷山谷閱數月始得今地其後坐擁高崗左右環抱龍翔虎伏明堂開廣萬馬可容卜與筮僉曰茲惟吉壤奕世其昌是可藏矣洙率其弟汲經營兆宅寔殫心力以是月是日奉二夫人之柩而葬之鳳誥鸞書種種未已二夫人其尚含笑於此吾百歲後將與夫人同居於此矣夫人亦又何憾焉

哀哉

祭林見素尚書公文

惟公壺山孕靈資稟卓異壯歲登朝侃侃忠義請劍尚方欲斬妖豎亦有文學自出機杼鏘鳴琳球震驚一世公之直言既謫復遷公有高致屢進輒退宦轍所之風聲四達滇南除邪西川獻賊江西逆藩歛鋒未發公復有疏深論時奸自信平生乃爾就閒晚際　中興

紫詔復徵進掌邦刑惟公惟平望傾朝野爲國老成成功不居屢疏乞歸葛巾野服雲莊故廬嗚呼

高官世有完名者希昔在莆陽曰彭惠安先朝
山斗有行有言公步高躅閩中兩賢惟公同時
晋陽有韓德業風流爲世師表公與媲美亦相
契好天下仰之南北二老嗚呼公今已矣孰起
九京幸公有子足紹家聲所恨恤典公論尚鬱
群飛尚屍終耀白璧古有黨碑竟仆他日公之
高明豈此欣戚恭本迂疎嘗被讒忌煩公薦書
立我赤幟感公厚誼痛公長逝時一思公涕不
自已遥奠一觴以哭知己

祭瓊州太守姪文

惟吾祖宗代生儒人宋有正子亦有登孫三百
餘年獨擅文譽爰至
國初門祚中否正統初載乃有大參清操古學崛
起其間花萼相輝橋梓騈秀家世用光愈出愈
茂爭復少衰我則振之以納學政忝爲人師繼
而作者有子及渭伯氏太常曠老盖駿西登甲
科人曰奇哉天篤姚氏定生衆才汝尤卓犖文
魁天下詞鋒注射見者驚詫始官銓部郎署推
賢年勞既積命往守袁袁惟劇司民敝吏偷劾
吏以嚴撫民以柔權璫横索汝裁以法遂被中傷
逮汝赴
腰左遷閩南佐理鹺務我亦官罷矣語朝暮公論既
白汝官嶺表鯨波萬里慷慨就道汝年方剛汝
鬱方起名位駸駸方爲汝喜孰意汝疾卒于南
州芙蓉一夢曼卿爲儔我至齊魯汝訃忽來天
奪我良悲憤滿懷才也何豐壽也何嗇門戶之
衰此恨何極天涯渺渺不臨汝喪千里一奠西
風斷腸尚享

祭南京刑部郎中姪文

嗚呼維晋已矣吾嘗聞訃而慼臨喪而慟矣然

吾所以重哀其不祿而不知涕之無從者蓋不
徒在乎死生之永訣與夫壽夭之難知也獨恨
夫相得之深相期之遠而遽止於此也嗚呼子
聰慧夙成聲名欻起以文自雄以介自守於世
寡合而獨能致敬於我情雖再從而以至親視
我業不及門而以師道尊我候寒暄於千里訂
疑難於群書其於恩誼至懇篤也初子之領鄉
書而至也嘗主我於燕京及其游太學而歸也
復訪我於桂嶺扣我以爲學之方問我以作文
之法吾嘗謂汝汝能自信吾實期汝汝蓋自勵

汝非所謂賢豪哉汝登甲科晝錦故鄉吾深以
爲門戶之慶繼官留都憲部稱賢吾 尤以爲
鄉邑之光吾意其敭歷中外著宦業於朝端進
退始終保令名於晚歲也孰料變故中起浮言
沸騰於汝無損而汝乃自爇抱欝遘疾竟至不
起嗚呼人耶天耶天胡富汝以文學而使著述
之無稱耶天胡畀汝以才能而使勳業之無就
耶天胡篤汝以清修而使無洪龐之福耶天胡
困汝以煢獨而使無優裕之樂耶吳梅白璧遒
祖之餘慶何衍而不長耶麟膠鳳毛若考之幽

德何泯而不洩耶嗚呼爲此酷者其天也耶惟
晋巳矣吾所差喜者嫂氏大安人事夫之節教
子之勞汝能急於顯揚
天子亦既旌而襃之矣然子之所欲爲者豈止是哉
此吾所以重爲汝恤也嗚呼爲汝母哭爲姚氏
哭爲吾私哭每一念汝哀不自勝隣墓一奠此
恨何深九泉雖幽實知我心

傳

扶風侯傳

君姓尸諱朋羽字君素別號清風軒舊爲瀟湘
人骨格峭而直一不染塵凡態世固已重之既
得炎蒸氏子爲友相與去其短而取其長
遂其所有餘以濟其不足於是爲完人有足濟
天下者矣然唐虞以來民用協和君亦無事於
佐理者暨禹有四海祝融氏爲虐民間苦之特
甚禹乃詢左右求所以副天下望始物色君遂
慨然赴命奉揚惟勤一揮而驅之祝融氏熖遂
息天下生靈皷舞稱慶而君之功自是登名太
常矣第君性尚謙默不欲爭長衒能出入公卿
間時或引形迹以自晦有言及其功輙視而不

答卒未有能啓其喙世之人莫不賢君嘗用益
切諸葛氏起佐蜀龍驤一世無可與共事者乃
獨引君爲參謀指揮三軍伯業底定其後晋王
導亦嘗辟君以却西風之塵卒安晋鼎與有力
焉君之事業隨試輙効類如此自是時君世主
恒視君爲尚方之寶士大夫相與愛護維持無
敢用其點汚天下事毋得君一濟故其姓氏之
著雖外夷間且有能道之盖斎祓如伊周而猶
能極之久遠進退如孔孟而未嘗艱於遭遇追
逐不吝於嬰兒然可以動萬乘之貴族類蒲天

下顧無一不本其宗祖其在君者俱足韻譽世未
有傳其事蹟之毛穎諸公列者是亦豈非秉筆
者一欠事歟余故備書君之本末以補太史氏
之缺俾君之名亦因是以不朽云

張方洲先生小傳

張寧字靖之號方洲浙江海盐人景泰初舉進
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公文以南人忌之抑
置第二甲旋拜禮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寧遇
事敢言章日數上每大議
景皇帝必問張給事云何
英廟復辟左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寧從容論奏多
所裨益

英廟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寧會晏駕
不果成化初王公竑復入朝首薦寧自代大學
士李公賢嘗以寧見効遂假歷練之說出知汀
州寧下車興學校禮賢哲崇尚節義頑不律者
痛抑之不數月民風遂大變治稱神明踰年寧
抗疏乞歸父老遮留不可得往往有泣下者寧
素負經濟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其奏疏人
比陸贄至其遺愛所及雖古龔召亦未足過云

贊

王抑齋司空贊

吾慈肇邑幾八百春山川孕靈生此偉人才兼
文武學富經綸發跡儒官自謂豈止繼登六察
爲名御史屢遷大藩惠政浹洽秉旄持鉞往戡
中州勤王有兵心膽壯烈威伸北虜義動
京闕有苗弗靖
帝命總師顧盼熊虎叱咤風雷飛來公平賊怯姓名
三軍朝發捷書暮騰功耀一世燕然勒銘
命隆三錫官兼二卿留都謀議群疑滿前諸曹環視
惟公一言公復見幾力求自劾玉帶麟袍橋南
真率誰其似之富公在洛

王母瑤池贊

近連蓬海遥貫玉京烟霞覆戶風月滿庭裳飄
五色冠排九星張月羽蓋奏雲和笙玉娥仙姬
右列左迎乘鸞馭鳳脯麟膾鯨玄鶴獻舞青鳥
報盟蟠桃三結壽觴互行一晏一休數千百齡

說

龍說

大江之西有神物焉世名曰蛟蜿蜒委伏曲而

未佛凢貧獺鰍鰼之屬皆得狎而玩亦或喧且
笑焉世未知其爲龍也及一旦借風雲之便則
嶄然露其所謂頭角鼓雷霆薄日月摶煙霧破
崖裂谷駕萬頃之波濤排龍門而直上以遊乎
天地之濶而縱橫於茫洋浩蕩之區沛厥所極
以雨下土小則潤及千里大且遍於六合飛騰
變化震耀莫測何之常鱗凡介舉無所施其能
方且歛形退縮不敢仰視而世之人亦始龍之
矣龍固待時而顯者哉雖然龍與麟鳳等不蓄
於死囿不常有於天下則龍之出固亦有非偶

然者以故自宇宙以來一見於伏羲之負圖耳
見夏禹之負舟三見於漢宣帝之紀元數百年
間每僅見其後繼其迹以卧於南陽之廬劉先
主起而用之其靈與瑞爲益烈未幾即復隱歷
晋隋無所踪跡唐憲宗時始仰首長號昌黎韓
子奇之爲求轉於清波之內卒用其聲以大鳴
於時遷延至宋乃復鳴於眉山之陽閩之都知其
爲元和故物也故又莫不驚顧駭愕相與歆然
稱異自是則長往矣然則龍之出其亦有待乎
哉世方欲用夫任子之餌將以一釣連六鼇

見其可得也哉
太宗文皇帝時嘗垂綸相屬於玉河之側龍則翩然
赴命司寇楊公靖敬作爲詩章歌詠
聖德上足以昭太平下招其族類而相出爲
國家用龍之瑞在我
朝尤彰彰顯著蓋感之以其道馭之而能盡其用
故也龍亦有易致哉今
聖天子網羅四海意向尤切龍乎其必有以稱
九重懸懸之求雖欲如昔之隱以自分於窟穴不可
得也矣南昌丁生夔從予投槩子龔一日出所

謂畫龍者求爲文予知生之有志於龍而又卜
其果非池中物也故爲之說以歸之

跋

跋孝義詩卷

孝義人生之美名士大夫不輕以畀人在
朝廷尤重此旌典今吳君汝敬能承父之志用父
之除以資
國用發廩揮金了無靳色大臣上其事
聖天子遂有二字之旌士林中相與詠歌尤至可不
謂之難哉雖然事不貴於名而貴於實行不以

其□以其常
皇恩□□載有光汝敬當服之無斁世有對揚者
□□書此以為之規云

東泉文集卷之七　終

東泉文集卷之八

廣西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姚　為
事師道以作興人才事切照廣西一省僻在遐
方其學校之建科目之設大率與中州同而人
材之盛終未能與中州為敵也何哉蓋文風素
著中州所謂師友之資常得之家庭里巷之間
其於學也事易而功倍故或以一邑之小而輒
稱禮樂之鄉廣西視中州特遠所謂師友之資
非負笈千萬里外則不可得顧恃以為業者惟

學校之師而已其於學也事倍而功難故雖以
列郡之廣而未著衣冠之化然則教官之選在
中州固不可廢而於廣西則尤所謂至要者但
以廣西今日學校之桂林等府全州等州臨桂
等縣額設儒學共該五十餘所額設教授學正
教諭等官共該二百九十餘員近以裁減官員
以蘇民困事例各學教官或省其三之一或省
其四之二視中州非惟不及而又加畧矣夫
額設其舊已非經常之規而所擬定員又多虛
曠之數即如潯州等府以一學而僅得一訓導

李昇全州等州臨桂等縣則併與所謂訓導者
而缺焉然則此方學者亦將何所考德從業以
成相資之益乎及查各學見在官員以經爲業
可爲後進啓迪者易詩書三經尚爲有人而禮
記止一馬平縣學教諭梁瀕春秋止一洛容縣學
訓導吳昆濟之學猶云庶幾而景則荒疎已甚
無可爲賴以此二經失其指授學者日益寥落
所選以應科目者或徒取其名數之備而未必
其有講明之功數年之後其學將遂至於絕而
不繼而於

國家五經造士之意亦或有缺而不備之時是亦
深爲可慮者矣況術業必有專工淵源未嘗無
漸然則欲爲二經計非得其人以汲汲造就之
安能使之復盛於他日乎夫師道不立不可以
望人才而經學不備不足以言科目廣西在
國家固爲荒服然以
聖天子一視同仁之心推之宜無間者且古者欲化
其鄉必遣其子弟以就學京師謂京師爲人才
所出也今
國家英俊如林每一會試後則榜舉人不啻幾百

若即此以爲遠方之惠許缺以補其教因經而
授之官則道立而教興在學校既足以成薰陶
之化經傳而業著於科目又將以收綱維之功
而廣西人材自此當有擬於中州矣
一爲嚴奉祀以崇重名儒事照得桂林雖稱大郡
僻在一隅古昔聖賢未有講道於此者至宋淳
熙間南軒張先生敬夫持節其地東萊呂先生
伯恭始以同志之好自浙來會相與講明道學
自是桂之人遂傳爲故事文風亦用是漸著景
定間理宗皇帝因經略使朱禩孫之請特建爲

書院以祀之賜額曰宣成蓋合兩先生之謚以
致褒崇之義也竊嘗得其遺制考焉藏書有閣
講書有堂肄業有齋是與鵞湖岳麓相望今凡
幾更變而其名固在其規制則非矣蓋一室之
小卑無狹陋間雖俎豆之有奉曾未能展其周
旋即欲絃誦之相依將何所施其游息夫兩先
生以名德大儒獨爲此千里之聚固宜流風餘
韻獨足係百世之思設非宏大其規是於觀瞻
未稱況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考諸禮而有據蘇
之鶴山書院在

朝廷亦錫有祀典准之法而可行又查得府學之
西縣學之東舊遺射圃基址一所廣可八丈長
可十三丈若就此建立以其最前者爲門稍中
者爲堂稍後者爲寢傍爲廊廡之制凡庖厨等
役以漸興舉而於絶後隙地仍立射圃亭一座
以不廢舊觀則因便爲功事力已省其半矣工
成之日行委該府掌印官每歲春秋祭丁日期
督率師生人等以禮致奠不得輒有差遣以致
玩褻朔望假日督令師生人等如期習射不得
苟爲因循以致廢墜兩學生員有本學齋舍不

能容許令各相依止以便肄業如此則揭處妥
靈之有所既足以致元賢爲覆之敬講學行禮
之有地尤足以爲他日衿佩之資所謂務一而
兩得者也但規制頗廣工役亦繁合行桂林府
掌印官督同兩學教官逐一會計明白要見合
用若干匠料應支何項銀兩即欲舉事有何官員
可以委付稽督供備由呈請察院候報施行則
民不勞而工易舉財雖出而費有經而書院之
遠之圖定在於茲矣
一爲隆師道以作興人才事切照廣西一省設立

學校不下五十餘所其所養生員亦不下數千
餘人而累年科甲多不過三五名少則一二名
甚者一榜而不登焉豈其風氣之獨薄而人才
之盡劣乎亦緣倡之無人化之無術以此爲士
子者大率安於怠惰而不復肯以勤勵爲念狃
於尋常而不知以高明爲業經書無講明之功
文字無製作之體子史無旁通之力故其學校
雖設而人才日衰鄉書雖登而春榜恒鮮以
聖朝文化論之自兩畿以至諸省蓋已無不春之地
而獨此爲尚寒之谷豈不深可嘆哉夫士風之

陋如此非爲選明師以力變故習則其勢誠有
不易爲者昔者蜀地僻陋有蠻夷風自文翁爲
起學宮成都市中使子弟受業京師每出行縣
輙令明經諸生與俱用是蜀郡大化而文風遂
比於齊魯潮之人未始知學自韓文公命進士
趙德以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
齊民而其俗亦號爲鄒魯天下風俗成於其感
而生乎其習亦多矣然則今之廣西雖雜居百
越文化未著其間英才茂質寧無待教者乎欲
便差人前往江西福建等處訪請素有聞望舉

人真可以啓迪來學師表後進者每經一名前
到本省於書院貢院等衙門各另居住通於各
學選取年少力學稍有資地生員二百五六十
名使之以經從羣聚一所日逐分講以專功課
朔望會考以勵勤能本職親自程督以防偷惰
歲需月糧交修互發或嘗有可觀者但師生日
用為費寔多每經師一名或用束脩銀六十兩
禮請銀六兩供給銀十兩共銀七十六兩每考
賞勸紙墨約用銀三兩共用銀六十兩通共銀
四百四十兩庶敍一年之費查得各學俱有贍

餘銀兩其梧桂二府見今呈請動支而柳慶南
太四府學校或殿堂雖設而齋號不具或幷與
殿堂而未之修合仍照舊存留以候脩理外所
據潯平二府即今學校畧已脩舉而各學廩生
數少計其餘銀頗多潯州一府未經動支者見
存銀壹百五十兩平樂一府未經動支者見存
銀壹百二十五兩已共得銀貳百七十五兩又
查得潯州府除平貴二縣銀兩數少不開外其
潯桂二學自本年五月初起至明年八月終止
約該剩銀五十五兩平樂府除永州脩仁縣原

無編僉不開外其平樂府縣二學自本年五月
起至明年八月終止約該剩銀四十五兩恭城
縣學約剩銀十五兩賀縣學約剩銀十五兩富
川縣學約剩銀十五兩荔浦縣學約剩銀二十
兩前後共計得銀四百四十兩延師之費即此
已足合無行令桂林府移關二府將前項銀兩
照數陸續起解到府收庫以備支銷如是猶有
剩數仍從平潯二府照舊存留其餘過收過用
過數目並於事完之日各該府分逐一開具揭
帖轉送總督府院以備稽查如此則即學校

以為費而錢糧無妄出之憂溥詩書以為教而
科甲有可興之期矣

一為禁誣揑以專肄習事照得
朝廷設有學校所以養育人才故凡為生員者在
上司皆有禮貌之施有愛養之義有獎勵之道
竊觀
憲綱及本職欽奉
勑諭內事理具可槩見若非干犯名義傷敗彝教有
碍行止等項重大事情應該究治者亦不肯輕
易凌辱祗緣有等刁潑之徒往往慣於搆揑或

訟其祖父而輙及孫男或訟其伯兄而輒及弟
姪甚者隱下生員名色朦朧混書牽連誣執意
在中傷故爲妨廢如近日刁軍潘純之爲者豈
不深爲可惡且下人既有攀告上司一時未辯
不免即行拘提則承行衙門亦不得不行起觧
既稱起觧人數亦不得不去巾褫服帶枷串鎖
下同囚人殊失
國家保重賢才之意除照刁軍潘純所犯例合重
究爲當但地方多事姑將本犯量行罰工示警
外若不通行禁約誠恐一槩倣效未免輕辱衣

冠有妨肄業爲此除先前學規內事理已經節
行各該府州縣衛所等衙門遵守外但前項情
弊在城各衛爲甚合再案仰本衛着落當該官
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云出給告示於各
衛門首張掛曉諭一應旗軍人等今後生員如
果犯有不法事情許令明白開寫生員二字前
赴各上司及本道投告若止係詐偽別無干對
或罪在祖父無預於孫男事或干伯叔無所預
於弟姪俱不許妄有陳告朦朧遮飾牽連掛搭
致將待用之人而蒙受無辜之耻辱如有仍前

再犯該衛所即便具名呈報以憑究治仍通行
桂林中衛幷柳慶南寧潯州等衛一體禁約知
會施行
一爲正衣冠以變風俗事案照本職先於本月二
十二日按臨永淳縣地方偶遇該縣差來接遞
夫役俱各散髮露頂有駭觀望詢其所以皆是
田野小民懶於檢束之故遂成陳野之風已經
行仰該縣出給告示禁約去後今照當職於本
月二十五日前到宣化地方村陌男婦往往相
同乃知習俗之弊其來已遠夫中國之異於蠻

夷者以其尚文物而人類之異於禽獸者以其
有衣冠各從本非徑獷之爲則華夷亦何所分
甚者婦人不知自飾槩作男子之狀則男女豈
能有別誨淫導亂職此之由若不嚴加禁約大
非風俗之便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
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云出給告示於城市
幷鄉村人烟聚集去處張掛曉諭今後男子婦
女俱要穿帶本等服飾用變夷方之陋以一華
夏之風如有仍前故犯甘同牛馬或出入巷陌
或仍迎候上司者該府縣即便訪察究問仍每

名罰米三石發送該學公同支銷以爲脩理之
助該管里老人等違訛爲姦不行呈舉者一體
治罪議罰毋得姑息縱容致毋警戒不便
一爲申明事例以禁凌辱事據桂林府儒學生員
傅鐸等呈前事照得學校之設所以作養人才
而於邊方不遺者所以恢弘文教也但鐸等不
幸居於省治之下諸司在上一遇出巡不問回
司報至或竟日以迎或侵晨以送或冒風雨而
跋涉或忍饑渴而奔趨向此則失彼顧前則遺
後一事有誤百責攸歸罵詈立見棰楚時加名

爲生員寔同僕隷兼以家貧囊澀獨力孤身雖
立志琢磨苦心淬勵奈奔走伺候之時多讀書
肄業之日少本爲立身適以累身本圖顯親適
以辱親人情困阻無所赴訴訪得各處省城生
員凡遇守巡等道出司不行作揖止是回司第
二日師生祭畢禀請
文廟行香比之本學事體宜同理合具呈云爲施行
等因據此案查節據柳州府賓州學正吳鳳翔
平樂府學訓導楊隆靈川縣署學事古田縣教
諭馮祥等各申呈各職雖稱末屬亦系儒官每

遇兩司案臨往往過爲捜摘或以不稱老參而
受怪或以不行遠迎而受責或作布政司揖而
按察司輒爲呵斥或作按察司揖而布政司遽
議譴罰有此凌辱實難存立等因各申稟到職
已經存候間今據前因查得先准本司關禮房
准勘合科付奉都察院巳字一千二百三十六
號勘合劄付前事准禮部咨該儀制淸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四川等處提刑按察
司提督學校副使蘇葵奏爲陳言學政事內一
件一凌辱不禁則文教不興臣伏覩

憲綱內學校者禮讓之地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所
至下學講書說經史問答之際教官生員不得
行跪禮又教官生員相見之後不許分日伺候
作揖有妨肄業此皆
祖宗崇重學校無非欲教官專於訓誨生員專於學
業以爲他日之用也夫在監察御史今不拘禮文
猶且有節如此則其他可知近年或有職居上
司妄作威福好誕喜佞之人每臨外府州縣教
官生員迎接近則五里十里遠則二三十里道
途之間不拘晴雨乾濕俱要下跪進見之際

上則曰老爹自稱則曰小的每日俱在司前伺
候不敢少離如此方免斥辱少不如意便加鞭
朴捜尋凌轢爲教官者務徨於雜流之間不復
知有師道之懿爲生員者奔走於隷卒之末不
復知有儒流之雅如此而欲人才之盛士氣之充節
操之固以爲
國家他日得人之效則難也况律明禁止迎送之
條乃敢於
祖宗法制忽而不守上下相承靡然成風自繫斯弊
誠可慨嘆臣伏望

陛下以文教爲重特
勑禮部申明
舊制通行今後如遇上司巡歷教官率領生員只在
郭門之內迎接道途相值不必下跪到司參見
之後退還坐齋肄業候下學行香之日後進作
揖而退直至起行又復進見送至郭門之外班
立候上司馬過而散如此則上下兩不失禮亦
無妨悞學業如有不遵仍前作福作威者許巡
按御史及臣等糾舉問以違例之罪則師生不
受凌辱文教庶乎可興等因該本部覆題

前件伏覩
憲綱內一款學校者禮讓之地凡監察御史按察司
所至下學先詣
大成殿拜謁禮畢退詣明倫堂生員講說經史監察
御史按察司官中坐本處提調七品以上正佐
官序坐於左教授學正教諭訓導序坐于右聽
講餘皆立聽布政司官下學亦同問答之際教
官生員不許行跪禮又一款府州縣儒學教官
生員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出位中立還
拜教官生員相見之後不許每日伺候作揖有

妨肄業欽此欽遵
成憲俱在禮宜遵守今後各該儒學教官生員如遇
合干上司到日一遵
憲綱行禮如有出郭迎送及伺候妨業妄行跪禮過
爲稱呼如前件所陳者聽令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依律究治若合干上司故違
憲綱者亦行糾奏如此則文教興而士氣益振矣具
題奉
聖旨准擬欽此欽遵通行到職除轉行各該府州縣
儒學師生人等一體遵守外又查得禮生之說

具見
國朝禮制必
朝廷禮典及聖賢祠廟乃爲可用其於廢所亦自
有節非如近日之濫但遇司府行禮一槩以生
員爲之也又查得本職欽奉
勑諭內一款師生每日坐齋讀書欽此又一款爲學
工夫毋得因循間斷欽此又一款布政司按察
司不許侵越提督者職事若以公務至府州縣
亦當勉勵諸生勤力學業欽此竊詳
勑諭所載一則曰師生每日坐齋讀書二則曰爲學

〈東泉文集〉卷六　十四

工夫毋得因循間斷則
朝廷之設學校專以養育人材爲先而爲之師與
弟子者專以講求德業爲務其德業不文末節皆
所當[illegible]可知矣至於諸司所以勉勵諸生亦不
過於[illegible]以[illegible]業四學則所以謂責跪伏以爲恭
較稱[illegible]以爲敬事送迎伺候以爲體面借考試
以濫鞭[illegible]者皆非
國家立法之意又可知矣又查得先
朝國子監祭酒李文毅公素號一代名臣其於國
學諸生常督其升散之節而專督其讀書之勞

一時人才因得有所感發成就矣升散
國學定規必不可廢顧前輩乃獨於法外行意者
其故伊何亦謂事勢之宜必無所困擾於彼而
後得以雍容於此故也若一面責其奔走而一
面責其講習豈理也哉然則學校以作興爲盛
而不當以褻忽爲威人才以愛恤爲美而不當
以摧辱爲事其大畧又可知矣又查得廣西在
城兩學九年事體亦與各省畧同即從本職到
任一年以來上下相安並無異議而兩司中有
作興愛恤者師生亦往往賴以爲便止祿一二

〈東泉文集〉卷六　十五

好爲逢迎之人有所過求而師生始急於奉承
近該參政陳相謂生員不能卸衣脫屨涉水進
衙以行參謁致將教官趙與等大爲罵詈横加
責罰而爲師生者益疲於奔命數月之間凡教
官之所以督於生員與生員之所以應於教官
者不過曰某日某司當進見某日某司當禀告
某日某道當拜辭某日某道當迎謁逐逐於車
塵馬足之間[illegible]以驛遞僕隷自處而於
勑諭所謂讀書所謂爲學者一不暇爲亦可嘆矣况
各官往來非一消息不常或由陸路而出或自

水路而還或以初十為期十五六而未發或以
十五六而出二十八九而即回其弊乃有以一
人之舉動而伺候經旬一事之稟議而往復至
再而猶不免於責者夫兩司出巡處所宜無幾
日師生參見未甚數數而
朝廷尚為限制如此況首城各道所寓獨得為此
紛紛乎且
朝廷之所以為例者若是其明先輩之所以用心
者若是其厚皆居人所熟聞也方其有責於師
生未嘗不據禮稱律而禮律亦有為師生之利
者顧乃玩而不顧亦獨何哉夫其相率而為此
也故士氣日益消縮人才日益衰落而樂育之
地翻成困苦之鄉如廩膳生員董經等歷年未
三十皆援例以待養附學生員劉不能入學未
兩月即懸詞以告而尤所不忍言者如廩膳
生員魏鵬以伺候之故遂得病而身斃此滿城
士大夫所共為悲悼而不敢形於言者人情之困
已至此而尚叨叨焉援摘不置又謂之何哉
人、御生有作奸犯科敗倫傷化干得名義各行
治門者此在

國法自所不貸至其稍知自飭以從事詩書禮樂
者宜略其細微相與感發庶不失
朝廷養育之典不愧前輩作興之意今顧舍其大
而反求其小豈所謂
國法與古人之用心乎若不再為更革則人情益
無以堪一方文教終無可望於復興者合無備
將前例通行兩司官員知會以後出巡禮節一
一遵照施行不得似前法外凌辱以抑斯文其
在城師生除兩司朝京進表新任考滿等項及
冬至年節朔望日期照舊外如遇各司出巡之

日亦合悉照各省事例免其拜辭後遇回司之
期師生照例於第二日相率參見稟請行香其
土地祠等項差遣俱合裁革各不得仍前致令
非時伺候以妨肄業如此則於禮節既已為宜
而於人情亦無大擾此事之可久者如是各官
仍違禁例或求過分之稱或責非禮之跪或有
計於送迎或不恤於伺候或濫行差遣若驅隸
卒任意凌虐無所顧忌許教官人等照例具申
轉達以俟糾奏至如本職學術疎昧德義乖缺
忠信不足以結人之歡風節不足以起人之敬

以致各司互有侵軼身受
朝廷之教而莫之奉揚目擊師生之困而未能拯
救曠官廢職於此爲大亦願早賜參
奏罷黜以謝諸生庶學校有可興之日師生有可
賴之人而
國家設官督學之意當有專一之歸矣緣係申明
事例以禁凌辱事理理合移關總司煩請轉呈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照詳施行
一爲乞訓育以要成功事案照先該本道建議要
得隆師道以作興人才已經備由關司呈蒙總

督府察院批允聘取江西等處五經舉人朱禄
等到省開講各生亦頗有進益外但欲照舊延
師固於資給爲難若遂置而不舉則又前功俱
廢欲便仍於各生中查取資稟尤美者一百餘
名到省讀書行令桂林府學訓導談鳳臨桂
縣學教諭許洪肴全州學學正蘇瑶梧州府學
訓導鍾暁仍前分經授講按期考較間有賞勞
等費量爲區處欲從桂林府於所屬各該儒學解
到鈌廪餘銀内量扣五十兩以備支銷其剩餘
之數仍照本道原擬呈請總督府察院事理於

脩理臨桂縣等學處公用完日造冊具由通繳
如此庶省少益多而事體以便歲漸月摩而人
才可興矣
巡撫事宜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
爲禁約奸弊事節該欽奉
勑諭今特命爾巡撫延安綏德等處地方訓練軍馬
整飭邊備禁約管軍頭目不許貪圖財利科尅
下人及役占軍餘私營家產違者輕則量情責
治重則奏聞區處一應軍務事情聽爾從宜處

置欽此欽遵照得延綏界在虜衝本爲關西之
重鎮而軍士率多精銳亦號一時之強兵若使
勤於撫恤使有挾纊之溫則必樂於戰鬬豈無
超距之勇區區醜虜未足殄除第近年以來邊
備弛而未脩邊軍困而無訴上下官司或淩於
誅求而莫知其非或安於奉承而不以爲過墩
堡雖設而居民之搶掠自如糧料雖支而卒伍
之疲憊愈甚倉庫之積或半入於私家客商之
利或盡歸於權貴賊入境内輒每難於嬰鋒功
在下人却復敢於冒賞甚或私役倍於公課推

一訪得本城并東西二路管堡官軍把總
管司坐堡等官有將正軍私役一二十
名者或四五十名者甚至百十餘名種
田種稻擔糞採草匠作等項使用止知
有食糧之名不見有征操之實今後各
該管軍官員俱要遵守法度除額撥軍
伴跟用外其私役等項占使軍人盡數
退出聽其隨伍操備敢有仍前占役使
者查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条拏不
恕

一訪得東西二路管堡墩軍雖有額撥守
瞭之名亦多被權豪勢要及把總坐堡
官私役種田採草等項守墩者十無一
二以致失悞瞭探任賊往來肆行搶攻
其被殺被虜之人亦俱各隱匿不報似
此弊端所在有之今後各墩守瞭墩軍
俱要查點齊備時常察點具各[illegible]門不
得仍前私役占使[illegible]不報致
悞軍機有犯
國法查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条究不恕

一訪得東中西三路管堡把總坐堡官員有
將軍士該支各月折糧加添并應給朋
合馬價等項銀兩關領回堡不肯從公
給散就便扣減侵剋大半到手或饋送
勢要之人買免擢用或乘機取覓入巳
以肥其家甚者將低銀換攙逼勒分領
以致軍士困苦不能聊生今後遇有軍
士月糧銀兩關領回堡務在從公唱名
給散明白回報不許仍前扣減侵剋違
者許被害軍人赴院陳告以憑從重究
治

一各管堡衛所官軍若有勢要衙門主使
家人及豪惡官舍齎拏低黑銀兩粗薄
布疋各項物貨及牽赶馬疋到於管堡
衛所高擡價值坐派逼買及挾勢分散
軍士收買糧料草束堆垛候報納引鹽
銀買之時指此作數或將軍士月糧扣
除在倉或又於秋收之時責令採打秋
青草束堆垛通令各倉出給實收通關
亦就指此抵數希圖厚利有累貧軍此

等人到堡之初該堡該倉官俱要即時
申報本院知會應候明文施行仍許被
害及公直耆老人等指實赴院陳告以
憑參究
一各營堡衛所官軍若有指稱各上司衙
門差去採取上宂科歛錢物及一應需
索坐守逼取等項當要害人官舍到彼
不拘真偽即便一面容切具呈本院知
會一面將去人留住聽候明文施行如
是通同隱蔽幫虎為害者許被害軍餘

及公直耆老人等指實赴院告禀以憑
拿問
一撫屬官軍如有奸惡官舍旗軍用幸投
托各衙門跟官說事過錢撥置生事借
勢馳逞欺凌行事害衆當家及私受把
總等官分例代為經營致妨公義除訪
察外許被害及扶持公道之人指實禀
告以憑究治
一訪得各衙門中軍貼司官員多有指稱
打點詐騙銀兩或倚勢攬納糧草或秉

機強買市貨或托事營求差遣并一應
嚇詐拜見引進等項禮物衆受其害不
敢聲言除另行訪察外今後各該中軍
等官務要遵守法度改過自新若有不
改前非仍蹈舊轍者許諸人及公直耆
老人等指實赴院陳告以憑拏問即行
另選決不食言
一訪得東西二路倉分坐撥各州縣夏秋
稅糧部解納户人等齎帶銀貨等件到
倉不得自行糴買上納俱被權豪[illegible]

使令旗牌管家人等用強包攬多
銀每米一石或一兩二錢或一兩三錢
者有之利歸權豪小民受害以致錢糧
不得完結今後各倉遇有納户人等聽
其自行買納責限完獲通關繳報其勢
要之家不得仍前包攬指勒小民違者
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參問不恕
一訪得有等久慣射利及官豪勢要之家
凡遇開報引鹽銀買糧草故將本身名
字隱下詭名冒籍一人有寫二三名或

四五名控報數倉任意占管賣窩官司
因見遲悞一時查催無從拘究以致躭
悞邊儲今後告報糧草各商務將真正
姓名籍貫及鄰佑某人開寫狀内以憑
查審果有資本准行上納如欲似前圖
利營求包攬者本院决不敢以
朝廷錢糧私有所徇各請勿言
一訪得召商給價之道流弊俱勢要人情
關領公道蕩然𢹂地資本頭息無歸其
客商不能自達只得要求勢豪代爲請

囑關領百兩者分銀二十兩或二十有
五兩三十兩有之甚者勢豪傾造對銜
銅銀六十兩七十兩勒要百兩領狀者
有之似此弊端殊非
國家招徠客商求實邊儲之意除另行訪察外今
後商人納完糧料草束該領價銀照依
繳到實收領狀日期爲始挨次給領或
庫藏無銀俱候有銀之日照前挨次關
支若該庫有銀不即關支及有搀奪領
銀其該庫官阿諛放支者許諸人赴院
陳告以憑究治
一訪得各該勢要衙門多有創脩私宅鋪
舍園圃驅逼各軍餘匠作千百已上經
年累月採木鑿石造磚成瓦男有女背
道路哀號莫此爲甚除另行密切訪察
外今後若再似前役使軍餘脩理宅舍
負累人難者許被害及公直耆老人等
赴院陳告以憑參問
一各營堡官軍斬獲首級若領軍將官及
把總通同勢豪頭目邀奪强買報功以

致灰損人心有妨公道者許被害之人
赴院陳告以憑參問
一各營堡投降夷人及被虜年久走回男
子若把總坐堡通同守墩軍人乘機妄
殺報功者許地方諸人指實赴院陳告
以憑究治
一衛所旗軍若該管掌印官旗吏書識字人
等假以公用辦事爲名私擅科斂分銀
升糧以上及無故派辦狐兔鹿豹皮肉
等項者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以憑查究

一輪班上下旗軍如有科索出圈入圈等項
名色錢物者許出錢之人開具實數赴院
陳告以憑究問
一見在食糧旗軍若把總坐堡掌印管貼司隊
等官將逃故官軍含餘及私放軍士回家
科納月錢一槩混造食糧冊內朦朧盜支
者許知因之人指實陳告以憑參拿究問
一訪得各衛所管屯官員不以糧草爲重到
於屯所先將管糧旗甲大戶人等拘與假
稱比較爲名沿屯科要錢物或每名要狐

皮三四張或全五六隻者或銀一二兩者
或糯米三四石者科收入已不計其數雖
酒清油等項在外以致屯丁倚此亦將糧
草延捱故不完納官民坐守祇望蠲除拖
欠數目歲倍一歲見今倉廩缺乏軍士無
給除另行訪察催併外今後管屯官員各
要改過遷善盡心竭力就將見徵并拖欠
各年糧草趁時上緊催併完獲通關繳報
如有仍前科歛屯丁財物致誤邊儲者許
諸人指實赴院陳告以憑參拿不恕

一訪得各營堡把總坐堡官員每年十月間遇
起那邊民之時差官帶領軍伴夜不收各
騎馬騾出鄉強將鄰堡居住軍民之家沿
門搜尋接打嚇要米糧銀兩羊隻草束不
計其數馱送本堡把總坐堡并委官分受
入已中間稍有不從者就行捉送本堡問
房監禁委的軍民受害今後各宜守法不
許科嚇民財違者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
以憑拿問不恕
一各營堡遊奇兵馬在外按伏或徵調外鎮

應援經年不得在家若把總坐堡識字人
等將各軍月糧侵剋及派婦女又當地方
差役者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以憑究治
一各該守墩旗軍及提墩爪空守把門禁人
役若有私出境外捕打麂豹狐兔等項者
即便拏獲呈稟該將所捕之物充賞如是
扶同隱蔽通同脫放事發與犯人一體查
究重治決不輕貸
一各營堡邊墻墩臺所以防限虜賊最爲緊
要若有被賊掏毀墊口或雨水淋塌沙淤於

擁塞不堪保障去處各該把總坐堡官務
要即時脩補務在完固如工程浩大者呈
請定奪不許偷安坐視任其廢壞如違查
點得出定行拏治決不輕恕
一撫屬倉分若有奸點爲害之徒指稱上司
或勢要差去上納糧草混將粗陳之物逞
勢逼令收納及有無籍管倉弁各役倉院
門首軍民光棍人等一遇大戶商人到倉
指稱打點管攢委官人等故生事端嚇詐
包攬放刁挾制詐欺恐嚇打攪倉場者即

便指實具申本院以憑拘拏重究
一倉官攢斗人等於收糧之時通同納戶收
受或粗或陳不堪食用及放支之時另用
小斛或掏打雜溜挖窨斛底插和碎爛
草沙土虛出添賣等項作弊及不將原降
官斛斗秤收受糧料草束却用私造斛斗
秤指害客商大戶者許指實赴院陳告以
憑拏問
一訪得中東西三路倉分凡坐撥地畝屯田
銀買糧料草以各衛州縣部解納戶人等

或親馱本色或帶銀貨糴買運送到倉多
被官攢斗庫人等巧立名目勒要會頭錢
物到手方與呈樣進倉不顧粗惡就便收
受若有短少會頭錢物縱是新鮮糧草故
意刁勒不肯收受納戶人等守候日久負
累人難以致錢糧經年不得完結似此弊
端未易悉數今後官攢人等務要改過自
新秉持公道如過前項糧料草束運送到
倉驗者新鮮潔淨隨到隨收仍將已到倉
日期一面申報以憑稽考不許仍前勒要

會頭錢銀貨如違許被害之人指實赴院
陳告以憑拏問決不輕貸
一各城堡監收官員務須奉公守法但遇大
戶商人運送糧料草束到倉不許索取分
例及阿順權勢照衙親識私曲扶同收受
不堪糧草徒費官銀致無實用訪出定行
拏問不恕
一撫屬旗軍人等如榜內所開并該載不盡
應舉應革事情許被害之人及公直耆老
各即開具實跡赴院陳告本院即與施行

一　各宜盡言慎毋嫌諱

督撫事宜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姚
為巡撫地方事照得本院本以菲才欽承
上命節制東西廣惟是責重任大涖事以來夙夜兢
惕不敢自寧為念廣西舊已寥寂今復益至疲
憊廣東舊本富庶今亦漸稱艱窘大槩以盜賊
之擾攘蠻夷之劫掠重以貪官汚吏之剥削法
度漸弛奸偽日滋以故民生亦日以益瘁此其
勢之必至者若不因事興革消除積弊何以警

動群工振舉庶務是用採之縉紳詢之閭巷斟
酌事宜列為條件心本切於救弊事必期於易
轍縱未能遽甦兩廣之民亦將以少冀一分之
惠凡我屬官其各遵行毋忽所有應行應禁事
宜合就開示通行其間有區處未悉聞見未及
者並聽諸司開陳以憑採擇而行紙[illegible]
國不相嫌異為此仰兩廣按察司抄案回司着落
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都布二
司各行守巡清軍提學兵備海道管糧管屯鹽
法參將守備備倭并府州縣衛所土官衙門大

小官員一體查照後開條款遵奉施行本司仍
備云楷書大字榜文查支無碍官錢收買紙板
刊刻刷印完備給發所屬軍衛有司驛遞巡司
鋪舍及市鎮鄉村人烟湊集去處常川張掛曉
諭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各宜洗心滌慮循理守
法痛改前非免罹法典該司取具各衙門不致
風雨損壞結狀總類繳報仍將支過官銀買過
紙張給發過榜文各數目開呈查考俱毋違錯
廣東布政司仍呈總鎮都司呈總兵并市舶珠
池太監廣西都司仍行鎮守太監副總兵按察

司行巡按監察御史各知會抄案官吏先具不
違依准同奉行日時呈來

計開

一修理城池切照城池之設本以防奸禦
侮奠安軍民之大計也兩廣撫屬府州
縣衛所及各堡原舊設有城池或近年
增置中間倒塌損壞堙塞不等官府因
循未經修濬如近來廣西南寧府橫州
梧州府鬱林州各被賊黨夜越城打劫
庫藏率因城池不固致遭其害此乃明

鑑。不可不愼。仰守巡兵備等官親歷各該地方。逐一查勘。如有城池卑淺。及倒塌處所。城門損壞。應該修理者。督屬分工修理。應挑濬者挑濬。若用工力不多。不必派擾軍民。各將在城見在守城軍人幷民款人等。分派修理。合用灰石。官爲措置。若果工程浩大。卒難修理。申報本院定奪。及照各處城垣。有卑凹處所。兼有坡蹬可以躋攀。人可往來經行者。盡行拆去。從新修砌。務要堅深。可備保

障。毋得虛應故事。徒費財力。仍仰府州縣衛所各將有無應該修理緣由。徑自申報查考。

一濫行科罰。訪得兩廣大小衙門官員。中間恪守正法。留意軍民者固多。其肆爲奸貪。略無畏忌者。亦時有之。凡遇爲事犯罪之人。輒便橫行科罰。或指稱修理衙門公廨祠廟。或指稱修蓋倉廒庫房。或指稱修砌城垣街道。或指稱攢造文冊。或指稱賑濟饑民。或指稱措置公用。

爲詞。百端罰取。各以竹木磚瓦紙張灰石等項爲名。計其所用。責辦銀兩。又有等掌印管糧官員。每遇徵糧之時。索取各里分例銀兩。大里則取六七兩。小里則取四五兩不等。況所徵糧米。不依官則。加倍多收。每糧一石。該銀五錢。則加取六七錢。或八九錢不等。至於收納料價。不用官降天平。却乃別行私置。每銀一兩。加收秤頭銀一二錢。或四五錢者。但知取財以益己。不顧小民之困窮。致

使雇鬻妻子。典賣田宅。或流徙異鄕。甚或逼而爲盜。爲民父母。顧得忍爲此耶。除訪察另行外。仰兩廣三司掌印守巡淸軍提學兵備海道管糧鹽法屯田等官。幷府州縣等衙門。今後俱要遵行禁例。恪守典章。但有爲事犯罪之人。俱依律究問。有力納米。無力哨瞭擺站的決等項發落。應有賑濟。另議呈奪。即不許指以各項修理及賑濟等項爲名。恣行科罰。其有興作僉撥買辦等項。但係民

財所關非呈請本院明文定奪俱不得輒有施行敢有故違不遵仍蹈舊轍者許被害及該管人等指實赴院陳告以憑查參重究守巡官遇到處所務將原降斗斛天平拘集里老眼同稽查曾否別置及有無多取或復別有科派各嚴切查究通於年終開報施行

一禁約和買訪得兩廣大小各衙門收買各項合用貨物如叚疋值銀四五兩者止還銀二兩或二兩四五錢紗帽值銀

一兩四五錢者止還銀五六錢七八錢布疋值銀七八錢者止還銀三四錢值三四錢者止還銀一二錢又有舖行先出銀兩買送應用過後半年或一二月等候領價不得到手者以致舖户客商多受虧害控訴無門非惟有玷各官名節抑且剝削下民膏脂言之可惡除本院置立印信文簿發來外仰各衙門凡買一應物貨照依時價兩平收買布政司仍將本院發去文簿轉發省城舖户

收領凡遇上司買取廣東如胡椒蘇木象牙犀角香帶藥材等項廣西如叚疋青布銀竹筋等項即時填註在內如某日某衙門某官差某人買過某項物件該價銀若干已否領價若干俱從實開報按季送院查考此外廣東如雷廉高三府葛布瓊州府藤器潮州府紬絹廣西如南寧府銹銀器物潯州府香草鬱林州葛布藤縣蛇酒布政司徑自置立文簿轉發一體填註每一季類送稽考

俱不許似前虧價損民致有嗟怨如有故違不遵者除本院另行訪察外仍許被害商人指實赴院陳告定行查提參究必不輕貸

一公差需索照得兩廣地方民徭雜處賦役頻繁加以盜賊為害人民疲困驛遞貧難今訪得三府幷鎮守市舶珠池及各副叅差去旗牌官舍三司守巡守備等官差去吏典舍人陰陽醫生人等

一遇差遣不恤民艱逞威借勢肆意貪

求既有本等夫馬船隻廩糧乃行自雇
小船坐駕到於沿途驛遞多般勒要折
乾水路則曰津站過關陸路則曰借馬
氈衫等項取銀二三兩者有之九兩十
兩者有之驛遞官卑無可爲奈至有棄
官而逃者言及於此誠可憐恤仰各守
巡等官轉行所屬州縣驛遞等衙門官
吏人等查照今後公差人員經過驛遞
只照關文應付廩糧船隻馬匹飯食如
廩給止許支給米三升并小菜口糧一

升五合或隨時飯食敢有分外索取雞
鵝下程并勒要折乾貼船貼夫貼馬等
項即便填註簿內每一月具申分巡官
查究如係旗牌人員并情重者明白徑
申本院拏問分巡官仍將查考過緣由
每一季備呈本院稽考若各驛遞官吏
仍前畏勢容隱向諛奉承及已奉承不
行填註者許應後出辦并被害之人徑
赴本院陳告或本院訪出一體重治若
積年包攬夫牌因而乘機刁蹬措留者
亦一體拏問不恕
一撫諭徭獞照得兩廣地方山深地曠民
少夷多徭獞賊徒自昔跳梁兇惡得狼
固其本性然深處林菁平日少見官府
又不識禮法飽煖則不務蓄積饑寒則
糾衆出劫重勞軍兵年年征剿彼雖肝
腦塗地我亦財費師勞挨厥所由蓋因
所管官員不惟撫馭無術抑且侵擾起
衅甚至有等不才官吏不顧利害不恤
身家往往差人入山逼取徭獞皮張黃

蠟生漆蜂蜜等項一或不與輒便中以
危言激成其怒以致相聚爲盜害及無
辜深爲可惡仰守巡兵備參將守備等
官嚴督各府州縣掌印巡捕等官但有
徭獞住居去處務要加意慰撫着令伺
主及熟識人訪取年老知事徭獞一二
名出官賞以魚鹽犒以酒飯仍諄諄戒
諭令其知
朝廷法度嚴明爲善則生爲惡則死若必情意既
孚稍相依信擇其中衆所推服者一人

立爲𢔀老獞老及取三四人以爲𢔀甲
獞甲責令自相管束在一鄉者管束一
鄉在一砦者管束一砦如有劫掠互相
舉覺每遇一月已終永覽無事者其前
項老甲加給魚鹽一年無事者仍加給
水牛一隻以償其勞遇有鄰境賊盜生
發能合兵捕賊及自能捕賊獻官俱給
與銀牌花紅重加賞勞以勸其將來其
不能擒束致同夥人有犯者必密遣兵
馬併其𢔀獞老甲誅之三箇月以彙府

州縣各將撫處過𢔀獞姓名繳報其官
吏人等各不許似前逼取皮張等物致
動夷情以成大患違者必處以重法決
不輕貸

一嚴捕盜賊照得兩廣撫屬府州縣衛所
各設有捕盜巡捕巡司官員管領旗軍
民壯弓兵人等專以防禦地方督捕盜
賊今訪得各該地方尋常有賊或白晝
聚衆或黃夜明火持仗剽掠鄉村攻劫
寨堡取財殺人姦汚婦女燒毀房屋虜
掠耕牛亦或於海道內縱橫出沒搶虜
船隻肆無忌憚官軍縱而不治及其黨
與漸衆已成窟穴乃始申請上司議求
進兵及軍兵既集消息已透其爲盜者
皆已逃遁四逸所取以報功者俱平民
也言及於此殊有可憫若不立法嚴令
巡捕誠恐復滋前弊仰守巡兵備參將
守備等官督行府衛州縣所各捕盜哨
海哨江巡捕等官今後務要督率應捕
軍壯分投往來所屬水陸地方巡緝一

遇盜賊興發一面具呈軍門一面相度
機宜設法擒捕剪其萌芽必盡獲解報
本院亦不吝重賞敢再似前傍觀坐視
縱賊爲害以致積寡成衆者或鎖拏痛
責或別議參治決不輕貸府州縣仍每
一季一次開具地方有無盜賊出沒緣
由結狀繳報查考其盜賊已是發生或
亦故隱不報者俱一體從重議究

一制禦蠻夷照得兩廣地方山峒𢔀獞據
險負固衆什秭虜掠鄉村劫財殺人

恣肆荼毒罪在必誅仁彼雖異類亦去
善惡若非用鵰剿之策寔亦非勸懲
宜況大衆之動於力爲難仰守巡兵
備將守備等官今後遇有前項徭獞
發去處必須審訪分别善惡村寨一面
具呈軍門一面嚴督各該捕盜巡捕巡
司等官慎選精兵督發前去相度機宜
設法鵰剿獲功解報一人之惡不得以
槩一村一村之惡不得以槩各砦如此
既足警動人心亦以漸消賊黨此法之

最善者仍仰各州縣掌印官將未有盜
賊停留處所近山田地逐一查勘清出
俱令田主佃與本處居民不得招引逋
逃之人勾引蠻獠爲患其深山人跡罕
到處所者亦不得招誘猺人任簪致啓
後日釁端敢有阿縱容留查訪得出罪
不輕貸
一制歷盜賊照得兩廣盜賊一時竊發打
劫鄉村卒然而至官兵多有接應不及
訪得各府州縣各鄉舊有千長百長總
集鄉夫間有統紀嚴整矢款奮勇者亦
足禦盜而盜賊亦知畏懼不敢輕犯如
廣州府屬龍門之永清峒從化之楓園
鄉者頗有數處其餘各鄉雖亦隨時點
集大戶親丁多不出身止以家人與下
戶窮民充數而已紀綱不立衣甲不完
兵器不整人心不固稍望賊鋒先自潰
散以致盜賊益肆合行各該守巡兵備
官嚴督府州縣掌印官照依舊法舉
行千長百長務令大戶之家素有謀勇

者親身爲之其子弟家人倂下戶窮人
盡數編成排甲倂千百長統束農暇之
時操演武藝護守本鄉一年之內四境
無虞者府縣官申呈上司給與牌紅以
示激勸其官司不許別有差遣調用若
隣村有警一面互相救援一面飛報官
司發兵策應其大戶之家敢有仍前推
奸玩視不遵及因而接受詞狀私有科
取倚勢害人者亦就從重處治庶幾有
備無患地方可保人民獲安

一禁典爐冶。訪得廣東惠潮二府地方。接
連江西福建二省。先年盜賊相繼爲害。
蓋由各處射利之徒。廣置爐冶。通計約
有三四十處。每冶招引各省流民逃軍
逃囚。多則四五百人。少則二三百人。不
等。以煽鐵爲由。動輒倚衆恃强。或流劫
鄉村。放火殺人。或姦奪妻女。虜掠財畜
爲患地方。已非一日。或遇報官。督兵追
捕。先各散歸爐冶。執稱本等營生。所捕
之官。見其人衆勢强。又無見獲贓物可

証。只得隱匿爲惡情由。姑以塞責回報。
年復一年。愈加縱肆。地方之害。其源實
由乎此。府縣雖常禁革。人心頑不知懼。
即今海豐長樂歸善程鄉等縣。鐵鑊嶂
等處山場。又有聚集各處流徒。仍前興
造。似此逃逋。與賊無異。合行禁革。仰該
道守巡兵備等官。出給告示。督責府縣
衛所掌印巡捕等官。即便選差的當人
役。齎領前去。曉諭各山場煽造爐冶流
民。令其速即散回原籍當差。守分耕種。

不得仍前在彼煽造。因而爲患。敢有故
違不遵。許各該巡捕官兵。并地方千百
長火甲人等。就便設法。將興立爐首之
人。逐名擒拏。綁解該道守巡兵備官處。
從重究問。具招開詳。若該管地方里排
總小甲。知而不舉。故縱者。一體治罪不
恕。

一戒飭驕縱。照得廣西土官衙門。有大小
官職。有崇卑。皆其祖宗嚮順
朝廷。用忠義以立門戶。以此均領土地人民之貴

仰受
朝廷恩典之隆。安享富貴。流及苗裔。爲各官者。固
宜守法奉公。正己率下。勤兵輸糧。睦鄰
恤患。乃其職務。夫何近年以來。各該土
官。縱容敗度。率意妄爲。有因[illegible]婦
而被弑者。有因爭占土地。報復私讎而
興兵不已者。有或於後妻而父子相殘
者。有殺子求妻者。有聽奸目唆哄擬罪
而敢於拒抗上司。及挾私用計。占奪官
職。亦或幫助爲惡。誤犯不義者。似此悖

理亂常之人固天理所不容在
王法所不宥雖已敗覆後車不戒間有一二循途
守轍皆蕞爾小州武備廢弛不知自振
其稍有精銳自兵去處率多勇悍强梁
桀驁跋扈凡遇軍門調遣不以讐殺患
病爲辭必以調征頻仍民不獲耕爲諉
上負
國家設置分布之意下負乃祖堂搆創立之艱不
忠不孝莫此爲甚但事干既往姑記不
究將來之失在所當懲况今本院奉

命下車之初整頓法令之始相應戒飭以示維新仰
各府州縣大小土官官男官孫人等務
要感激
朝廷恩威遵守軍門殺伐利害不得似前敗度干
紀其有宽抑未伸爭占未明請求冠帶
印信未遂及舊負過愆冀以自新者並
聽親赴軍門陳告或遣的親兒男子姪
帶同老成頭目赴訴以憑會處應開釋
者即與開釋應理斷者即與理斷應奏
聞者即與奏
聞施行此言相告有如皦日决不相誑毋仍長惡
自遂聽用匪人自作不靖如岑濬安踏
頑嚚如李玹各在懲創往事與起善端
期蓋前愆自求多福守官職於無窮享
太平於永久如或仍前恣情玩法稔惡
不悛者輕則革去冠帶量爲懲戒重則
奏
請于
朝或別議降削又甚則請
天兵誅之必赤族乃已各宜痛省毋悔噬臍

一决絶嫌疑訪得廣西所屬土官有應該
實授未曾實授者有應給印信未及給
掌者推原其故蓋因保勘官員迴避嫌
疑互相推拖居掌印者則推守巡任守
巡者則推府衛其府衛委官既已勘結
停當守巡又行參駁守巡駁查明白咨
報總司掌印官不分應否則又覆勘不
與准理致使文移展轉委官駁勘又皆
索取財物經年積歲不得授職及掌管
印信殊非撫綏土官之意若不早爲查

處無以激勸人心仰廣西布政司即將
所屬土官衙門未曾實授冠帶并請給
土官官男官孫逐一查出但論應否毋
避嫌疑其已經本司及守巡官員保勘
明白者不必再行覆勘駁查果應實授
者就行通呈候允照例即與具
奏定奪其應給印信者守巡等官亦各查照原行
作急備由通呈以憑會處施行毋再推
避致有遲延軍衛有司承勘官員若有
違法索取財物者照例問發土官亦不

得聽人誆惑用財打點玷汚各衙門官
員名節查訪得出一體重治不恕
一查表功勤照得廣西左右兩江各該土
官官男官孫近年地方多事歲常動調
兵中多有遵
朝廷明法守軍門之嚴令依期赴調節領目兵
在於各處地方征剿建立奇功克捷之
後有應給與冠帶而未曾轉給者有
給冠帶後復有功而不蒙奬勸者事多
泯滅竟不開報若不查勘舉行無以激
勸人心除年遠難考外量以十年為率
仰兵備官轉行各該土官官男官孫令
其俱自正德十一年起至今止各將每
年征剿過地方功次通行查出要見某
年征剿某處地方某土官官男官孫親
領目兵若干殺獲功次若干某官男官
孫有功已經軍前告給冠帶某人有功
未給冠帶某人已給冠帶之後又復有
功又蒙議奬逐一開報本道兵備官處
再查明白造冊繳報本院以憑施行其

土官有親自領兵屢著功蹟卓卓在人
者亦要一併開報以憑具
奏旌奬承勘官俱在作速施行不得展轉推調致
使賞格不明人心無勸
一開明愚惑訪得廣西所屬土官衙門多
有各處客商及罷閑官吏無恥監生軍
民舍餘人等并為事脫逃囚犯往往到
彼投託延住及收買違禁衣段等物到
彼貨賣貪圖厚利又有誆騙土官土舍
多方誘惑百計賺置或為主謀令其肆

前土官無人省諭致爲此輩所悞往往
因以取禍今本院切切言之土官當自
別擇以決利害即將前項奸徒一一擒
解軍門以憑處治軍門亦當別議褒奬
毋得仍前悞用自累身家如其甘受惑
弄容隱故縱不行挐解者或被人告發
或查訪得出一體從重議究決不輕貸
各宜痛警毋自貽悔
一調兵違限查得兩廣地方凡遇有警必
起調土兵起調土兵必差委官舍土兵

不肯依期赴調及賣賊冒賞等項除已
經嚴切省諭外但亦有等無恥官舍專
藉此爲肥家之計每領
旗牌前到土官衙門調兵催兵輙便要求分例至
有二三十兩者强索下程至有每日得
銀一兩或二兩者而近日官舍李璽等
所犯是也除將官舍李璽等綑打枷號
仍照例發遣外以後調兵官舍並不許
索取土官纖毫財物其土官亦不許輕
有饋送指爲口實玩不供命凡遇調遣

惡殺人搶劫或爲造意令其抗違不聽
約束或唆令爭官復讐搆兵讐殺經年
不休或假託傳報大小軍機事情以暗
相結納凡可以誆哄財物者靡可不爲
生死利害皆不及顧啓衅遺患職此之
由仰守巡兵備參將守備等官并所屬
府州縣衛所等衙門曉諭禁約官吏監
生客商軍民人等各要改過圖新守分
循理爲全身保妻子之謀毋自蹈於梟
首碎形骸之法前有誤犯即時退避若

各該官吏監生客商軍民人等敢有故
違不遵仍前收買違禁衣段等項貨物
到於土官衙門發賣貪圖厚利并誘搧
土官代爲主謀令其殺人搶劫及唆令
爭官復讐興兵搆怨且浪傳大小機事
用以結納土官者此真奸人也土官感
而用之與以金銀而不知恤託爲心腹
而不之疑不知其反覆利口在外復騰
播土官之惡至使土官蒙罪而不能自
解其爲此相親者亦正以相害也但先

務在依期發兵其勦蠻賊以報
朝廷緣先年遲違但未經議罰以此土官敢恃爲
常除擬議具
奏外敢有仍前違玩者必以所犯次數從重示罰
不相假借仰各勉思效力施行
一私入夷方訪得兩廣各處地方有等匠
作人等違法潛入各山徭獞巢穴私爲
置造軍器如鎗刀弓弩箭頭等具或亦
自造𨮁衫鐵盔等項通透發賣貿易貨
物如米穀黃蠟降香蜂蜜麂鹿皮張等

項互相兌換往復交接非惟私通引惹
邊釁恐於泄漏貽患匪輕仰守巡兵備
參將守備等官幷府州縣衛所巡司等
衙門嚴加禁約密切緝訪但有各色匠
作人等私自潛入各山徭獞巢穴置造
違禁軍器及私相貿易貨物多取財利
者許各該官兵就便擒拏解官查照律
例從重究問具招開詳若各該巡捕官
員敢有不行用心訪拏及把隘官軍縱
容脫放事發連坐以罪不恕

一禁約土舍照得廣東瓊州府地方民居
近海黎住深山實蠻夷雜處之地除生
黎外其熟黎則有土舍鈐束納粮無差
今訪得土舍專以管轄之權每生剥削
之計但聞大兵之舉即又傳報消息地
方之患皆由於此合行禁止仰該道守
巡兵備等官嚴督府州縣禁約土舍人
等撫和本管黎人不得輕有科害但遇
催徵聽從黎人自運糧米赴官上納敢
有仍前包收阻當生事剥削者許赴官

告理守巡兵備官徑自訪拏處治情重
者參來施行其各該土舍中有等子弟
願爲吏典生員者俱准從其便以廣
文明之化以消頑梗之風
一稽考錢糧照得兩廣地方兵荒相繼支
費浩繁撫屬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收
支一應錢糧中間冒破侵漁之弊所不
能無是稽考不可不嚴也仰布按二司
幷各府所屬俱以明文到日爲始限五
日內各將收貯在庫各年京庫折銀折

布。里甲煎銷馬價引錢餘剩均徭缺官柴薪皂隸馬丁齋夫。各色料價布花商稅魚油課程鹽鈔。并脚價杠解。及積出各項入官還官給主贓罰贖罪紙米徒工等項。分毫銀兩。粗細物料。及在倉起存預備米穀。盡數查明。備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的確數目。按月差人齎繳本院。以憑稽查。倒換收有火耗。支有附餘。俱要開明。以驗各官之貪廉。以革吏庫之侵漁。今後支用。俱要申呈本院批允。

方許動支。一毫一釐。不許擅動。敢有欺隱漏報。及動支不行申呈者。查出從重究治。

一均平直錢。照得兩廣所屬州縣。年例有額辦坐辦派辦各項軍需料物。廣東則稱爲均平錢。廣西則謂之直錢。各照里甲丁田通融查審追納。自有定制。奈何各屬官員。上不體

國。下不恤民。惟知財利之是圖。不顧名節之損壞。於正辦之外。又令雜辦。應當大日小日巧立名色。及雖已有本等料價。乃復以貼補爲名。縱容久慣里長指一科十。專一索騙甲首供應私衙日用下程。及派買土產置酒搬戲請客人情拜見。與六房書辦紙劄違慢罪米等項。悉令甲首出辦。無名之費。日益月增。殊無底止。用是財力愈屈。民愈困窮。盜賊之起。職斯之由。合行查禁。仰各道守巡官嚴禁各州縣官員。務要洗心滌慮。痛革前弊。遵照原定則例。責令里甲照舊出納均平

直錢在官。以備各項軍需等項料物支用。敢有仍蹈舊轍。縱容久慣里長分外多科供應者。許被害之人赴院或守巡官處陳告。以憑拏問。庶俾奸人少警。民困可蘇。

一委官部解。照得廣東部解兩京一應錢糧。多係各府徑委屬官。轉申布政司領解。緣前項委定部押官員。畏懼京師萬里之程。推避不肯領解。亦且希圖在任管事。間或用財買囑本府掌印官員。寅

不知畏似此奸弊係干錢糧重務應合
嚴加查究仰布按二司各該守巡管糧
等官分投巡歷各府州縣以未完年分
爲始吊取各房科應該解京糧稅料物
等項卷宗各到官逐一揭查除已獲眞
正批單外其餘已解錢糧如縣解府府
解司司解兩京各部但有起解違限未
獲關單批迴至七八月已上者即係侵
欺就便拘拏解人正身嚴行追併原銀
還官數有不足行提家屬并原口承行

官吏到官查審果有通同那移侵欺者
一併嚴限追陪起解有罪人犯查照律
例問擬具招開詳守巡管糧官各先將
查過已未解各項錢糧的確數目限一
月以稟呈報查考

一督徵稅糧訪得廣東之田穀十月收成
有戶後家費者即隨手糶賣至二三月
之間中下之家穀米已盡成化以前該
年秋糧派數悉於八月縣官催徵俱在
十月此時上下人戶田穀俱收在家百

費[illegible]官則緊催民亦有穀不出一月
之餘秋糧盡皆完納官不勞而民不擾
奈何弘治年間以來布政司之糧數正
月方纔到府府之糧數二三月方纔到
縣官欲開倉民穀已盡繫頸之人沿路
敲撲之聲滿堂加之以坐監保歇之飯
錢公差鎖押之酒食小民典賣田產鬻
妻兒如三倍納糧之費不足以完正數
之錢糧此皆司府縣糧科該吏之弊也
亦由掌印管糧官員不甚用心徵派踰

時因而有此但前弊不獨廣東而廣西
亦然仰布政司今後分派各屬稅糧掌
印官會同督糧官務要查照上年歲計
夏稅於三月秋糧於八月親自通融扣
筭停當一面具呈本院一面派行各府
州縣掌印管糧等官查照律限開倉嚴
督里糧人戶及時輸納不許踰期庶官
租可以早完民不難於辦納其各府管
糧官每季仍將徵收過各縣已未完糧
數開具揭帖差人齎繳赴院以憑查驗

勤惰用示勸戒如或司府州縣奸吏敢
再仍前通同作弊不行依時分派致悞
徵收者該吏拏問職官別議其各衛所
屯糧行令各該管屯官員亦照秋糧則
例一體依時督徵上納按季各具數開
報查考俱不得徑期違悞如有故違定
通行究治罪決不輕貸

一收支奸弊訪得各該府州縣監督收放
官員奉公守法者鮮貪婪無恥者多往
往通同官攢斗級人等每遇納戶人等

運解糧米到倉既不依奉降下鐵斛收
受却又索要解戶財物混收粗粃濕碎
糧米上倉以致積經歲年遂致腐爛及
至放支官軍月行糧米却又串合積年
小脚作弊乘機夾帶出外侵欺盜賣肥
巳又有一等倉厫門首積年光棍用強
包攬糧戶糧米花費不行上納以致糧
戶受累苦楚難伸此等奸弊通合查禁
仰各監收監放糧米官并倉場官攢斗
級人等痛改前非毋貽後悔今後收放

一應糧米府倉責令通判縣倉掌印正
官各親詣該倉監督懲究奸弊務在收
受如法不得槩收粗粃浥爛虛充正數
放支亦必以時毋致過期及或短少敢
有官攢人等不遵禁約仍前侵欺盜賣
或索受納戶分例財物通同作弊及容
縱光棍包攬者仰各監收官指實呈來
提問究治監收官上下相蒙者仍從管
糧等道嚴切訪察舉究以袪宿弊

一寺觀田地訪得廣東先該提學副使魏

校建議拆毀淫祠及廢額寺觀固亦懲
創異端之盛舉也但地土田塘等項多
被豪宗右族乘機強占為業或立作書
院等項不以業貧民而以資權貴不以
充
國稅而以益私租其名若美而實則非矣以此人
情大拂士論不平副使徐文溥目擊奸
弊至謄
奏牘其槩亦可知矣及查本院節該案行二司官
議處久未見報揆厥所由蓋因各官畏

逆權勢及有前弊者不督行查理終非
至公殊乖
國法仰布按二司即轉行各該守巡官查照原行
分投着實查理務將各府州縣原設淫
祠寺觀田塘地土頃畝號段如係豪宗
右族乘機強占者盡數清出還官議處
以充正稅不必恤於怨讟祇在奉公而
行仍限三箇月以裏各將清查過畝數
備細造冊星馳呈奪毋得仍前延捱取
究不便

一查理鹽課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各
場額辦鹽課價銀逓年徵解赴部應用
近年以來因兩廣用兵地方災傷該前
總督右都御史張　節經奏奉
欽依准將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分
各年鹽課銀兩存留本處起解軍門備
用今訪得各場未完銀兩蓋因官攢人
等通同差去催徵官員受賄虛文搪塞
以致累年侵欠職此之由仰按察司鹽
法官即便行查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

司自正德十六年起至嘉靖四年止要
見某司若干場每年額辦鹽課銀若干
某年分行委某官徵收某場已完若干
有無起解某衙門交收曾否獲有批收
某場未完若干原係何官經手何官督
徵務要逐年查明備細開具總撒數目
同委官職名揭帖差人齎繳赴院稽查
如係已完捏作未完即便嚴切查問追
究其果係拖欠者仍立限嚴督徵報施
行

一疏通鹽法訪得廣東所屬廣潮雷廉瓊
五府額設鹽場實地方之大利近被各
處勢豪及沿海射利之徒占奪鹽利遇
關津則挽先取便及通同官吏牙行率
多隱不報官甚至違法私造雙桅艚船
聚湊數十餘人不經官司給引暗地裝
載私鹽越關潛往各處城市鄉村發賣
霸占埠頭自雄一方小商本係官鹽乃
反被其逼逐倚強搶奪鹽價本來甚貴
乃亦任其向擡勒至數倍居民莫敢誰

何官府甘置不問鹽法不行坐是大壞
又有一等商人雖給領號票定有限期
其中作弊止將私鹽發賣留下官鹽影
射展轉告寬限期或將鹽包夾帶新會
等處私鑄銅錢潛往交阯發賣以圖厚
利或又結夥一十餘人爲夥在於管鹽
官處告給批引或告一季三四箇月限
滿暗令同夥之人更名換字復告領引
潛占原埠發與各鄉小商販賣占埠之
徒輙又私出花欄小票立限回銷或少

違限即便誣以私鹽恣行科罰官府之
禁反不及此奸弊多端難以枚舉合行
禁約仰廣東按察司鹽法官務在戒諭
關津處所查盤官吏凡驗放商船須使
先後有序開報以實各不得徇私制壓
及虛詭相蒙其客商告引必審其船之
大小人之寡衆地之遠近立限回銷聽
從小商販賣必使小民各得利便亦不
許容令夾帶私鹽發賣留下官鹽展轉
寬限及於官鹽包內藏帶私錢潛往交

阯交通外夷并奸徒轉夥互名告引占
據原埠捐害小商仍嚴督巡捕巡司把
江等官常川緝訪如有前項奸徒即便
擒拏送官官吏有犯一併訪拏查照律
例從重問擬具招呈詳發遣痛繩以法
庶警後來

一接買私鹽訪得廣東沿海隆井石橋等
鹽場舊雖設有場官竈甲但遇各處商
船到彼買鹽先驗其鹽法道明文買鹽
數目明白方許鹽丁交買近年以來多

有奸商不給該道號票擅造違式大船
出海灣泊私通鹽丁欺瞞場官私駕小
船出港發賣以致私鹽愈多官府又不
禁革奸徒慣便往往私販得利其弊尤
甚各場所亦多有此仰按察司鹽法官
即便嚴加禁革如有前項奸弊違犯者
就許場官并地方總小甲擒拏解官照
例從重究問具招開詳若場官明知故
縱者查訪得出一體重究決不輕貸

一私通番夷訪得廣東地方瀕臨大海枕

近諸番有等權勢豪横之家令弟男子
姪裝載違禁軍器羅段猪羊酒米等物
私自出海交通夷人博換番貨甚至哄
誘夷人搶掠附海人民財畜勾引啓釁
貽患地方仰備倭等官今後務要嚴督
衛所府縣備倭巡捕等官遇有前項奸
徒私自駕船出海將帶違禁物貨博換
接買番貨教唆啓釁就便擒拏釘解按
察司或巡視海道官處查照律例從重
問擬具招呈詳發遣中間若有干碍叅

提者隨即呈報前來以憑施行各該官
員如有受財容縱一體叅究治罪

一審編徭役爲照徭役之重輕係小民之
休戚審編之得均又在委用之得人若是
編審適當人戶何得不均訪得兩廣經
年審編該差人戶守巡官憚於編歷不
行親詣州縣委諸州縣官又不用心
審編假手吏書奸弊百生其間有見在
人丁捏作逃故有業田[illegible]捏作崩陷及
不該優免之人夤緣作弊[illegible]縣濫免放

富差貧偏累小民苦樂不均深爲未便
仰各道守巡官今後[illegible]差務要親
督府州縣掌印正官如[illegible]無正官者
於各府佐貳官內選[illegible]行親詣年
分編審均徭人戶行拘[illegible]從公親審
先審丁田次及財力要見某戶丁田殷
實某戶丁田頗可某戶有丁無田或某
戶無田而人丁富足皆須量其貧富高
下定爲三等九則然以財力分別輕重
通融計處儘其該年分丁糧盡數均派

不許別有存留致生奸弊其係官吏舉
人監生生員省祭聽選知印承差吏典
正戶之家遵照先年奏准優免事例審
編亦毋得循情越例朦朧濫免如違查
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通拏問治以贓
罪決不輕貸

一假託科歛訪得各該衛所輪班把總官
軍上下吏替奸弊多端其領哨上班之
時有將所管軍餘賣放在家及到當官
類點雇託下班軍人冒頂姓名者又有

指揮各處使用科派銀兩自行剋落其
數至有五六百兩者通行查禁仰各衛
所領哨官員痛懲往失今後上下班軍
各要齊備前赴聽點分發釋放敢有仍
前作弊賣富差貧及指以使用科歛財
物爲由者查訪得出及被人告發定行
拏問重治決不輕貸

一禁革影射照得廣東布按二司守巡兵
備管糧屯田鹽法等官自有均徭編僉
門隷跟用今訪得各該衛所官旗舍餘

人等多有畏避征調勞苦夤緣打點投
託各司官員影射跟隨不行在營操備
且又往往營幹差使出外或提人犯或
催攢各項公務甚至生事害人需索財
物恬不知懼合行禁革除已往外仰二
司官員如有日前取有前項人員在衙
跟用者即便盡數退回原衛所差操不
得仍前容留跟用自招物議

一優恤軍士訪得兩廣各衛所原額旗軍
數多目今漸致虛耗已不及半推原其
故蓋因掌印領哨管營等官罔體
朝廷設兵之法不恤軍士差調之勤[illegible]
以私役或追取月錢[illegible]
多枵腹之患無復挾纊之溫如[illegible]
不逃竄以致於消折也仰兩廣都司并
各衛所掌印領哨管營等官今後旗軍
該支月行糧米查照舊規依期行文有
司關支有司不得阻悞其軍衛官亦不
得仍有科派私自役占濫遣跟用并追
取月錢剋減月糧重困貧軍務在加意

撫恤以作銳氣如有故違許被害之人
舉告拏問重治其係輪班應赴軍門聽
調亦須遵守定規依期更換毋得仍踵
舊風若各軍士應支該月行糧米缺少
者領哨官即便具呈本院查給施行

一憫念勞瘁訪得廣西桂林中右二衛原
守昭平足灘廣運三堡官軍俱有餘丁
隨班防守奈何近年以來各該旗軍餘
丁在彼防守每至一年或九月十月方
得更換且又護送往來官民船隻截捕

知法律妬忌賢能往往意圖晉印署事
一時未遂其謀輒便買囑平昔慣訟刁
軍捏詞暗行告阻中間幸而遂謀輒復
奪掌印信侵冒別事非法取錢剋剝軍
餘受害之人告發行提遷延歲月不即
出官對理却復占戀印信埋匿文卷不
肯交代此等頑獷殊碍
國法如碣石等衛提勝等所鎮撫等官林芳等所
犯此其槩也仰兩廣都司并各衛所大
小軍職今後俱要洗心滌慮飭勵行檢

講習韜略求以才智自拔上司豈有不
薦引之理不得仍前恣肆有乖禮法或
被人告舉或查訪得出參拏重治決不
輕貸

一禁革刁難訪得兩廣都司掌印官員中
間奉公守法者固有貪婪壞法者亦多
每遇遞年衛所差人進
表并各項文册造繳到司或有餘外罰紙折銀或有
例該貼銀都復加倍取或有無銀都展
轉刁難差來人員遷延等候不得批銷

或揭債了事方得領批以致衛所官員
輒亦責放軍士預辦取罰似此弊端難
以盡舉除案切訪察外仰兩廣都司各
掌印官痛懲往失今後如有進
表并别項文册到此隨即給發不得額外罰取其衛
所官亦不得假此仍前責放軍士共相
科斂訪察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參奏
拏問必不輕貸
一憫恤軍丁訪得兩廣府州縣清出逃故
應繼軍丁及各衛門新問充軍人犯批

差長解到文起解都司轉發各衛所着
伍奈何各該官員罔恤軍解如都司或
指以科罰銀硃衛所或追罰紙張為名
多般刁難索取銀兩不與收管批迴又
有等不才官員索取新軍禮物逼令逃
竄又或貪受賄賂往往假以公差為由
出給批文執照回籍經年不行役伍月
糧任意冒支非但軍伍不充抑且侵尅
糧餉應合嚴禁仰各都司衛所官員各
宜痛悔深思今後但有各處解到新軍

不許指以[illegible]以才文之日為
始不得[illegible]指[illegible]批[illegible]寸長
解領人[illegible]月
糧存恤[illegible]敢有追
罰長解[illegible]與收管
批迴及索[illegible]禮物或[illegible]責放回
籍冒支糧米者許[illegible]解及旗軍吏典人
等指實赴院及二司清軍守巡兵備官
處陳告照例拏問[illegible]二司清軍官仍
每半年取具各衛所收發過各處解到

軍人名數造冊及有無逃亡賣放姓名
繳報本院查考
一優恤降達照得廣東廣州左等四衛五
營達官旗舍歲用柴薪靴帽伴當田租
等項銀兩每年俱係一次備造職名開
送布政司關支今訪得管營達官逐年
指以造冊使用為名科斂各達官旗舍
財物入己間有出辦不齊却就[illegible]一
年或二年之上方總造繳及至到於布
政司又被支科該庫官吏[illegible]取使用

方得支領給散甚非撫綏之意似此奸
弊合行禁革仰布政司即便嚴諭各營
管營達官痛除積習今後遇有歲支各
達官舍柴薪靴帽併當田租等項務要
依期造冊關領不得似前指稱使用輒
有科斂及嚴戒本司承行該庫官吏亦
不得仍蹈舊轍措取使用文冊到日布
政司即與關支各於年終具給領過日
期繳報如吏典人等仍有取索許被害
達官旗舍指實赴院陳告以憑拏問用

警將來

一選擇精勇訪得廣東惠潮二府歸善海
陽等縣糧編民壯俱無正身親當皆係
雇人應役蓋受雇之徒又非精壯曾經
戰陣之人又有一起遊手光棍專日在
官頂役苟圖牌票差遣下鄉藉以勾攝
爲名百般恐嚇害人不可勝舉一遇地
方有警調用東西催趲動經旬日尚未
得齊及其[illegible]到[illegible]已出境倘或遇賊責
令追捕身[illegible][illegible]無鋒利器械

望風奔遁[illegible]賊但此弊
不獨惠潮二府而然其他府屬亦皆有
之仰各道守巡官嚴督所屬府州縣掌
印巡捕官各將原編民壯不分親身雇
役通行揀選俱要精勇強壯能諳武藝
之人充役如有不諳及前項遊手光棍
生事者盡行查革責令另行選雇有衛
所者就令巡捕官兼同管操官一體操
練無衛所者亦令掌印巡捕官不時練
習武藝修飭衣甲器械常川在官備禦

不許干預差遣害人亦不得將前項民
壯奉承權貴以充私門之役違者俱聽
守巡官訪拏重治庶奸頑知警地方可
寧

一保護名節照得廣東南雄府梅嶺乃水
陸交會之所商賈經行之路今訪得過
嶺貨物內多係番貨如椒木之類有等
奸商猾賈假刻官府封皮判日粘封冀
免抽稅或云布政司某官或云按察司
某官殊不知各官俱坐不知甚有一等

客商窺伺各司官有因公出過嶺或先
送過云是頭扛或隨後過云是隨身扛
如斯弄巧誰則知之間有清謹知機官
員預爲告示嚴切盤驗者稍知畏懼其
踈於關防者多被蒙昧以致傳播本官
幾十幾百扛者聲名爲其污壞至有因
此以罷官者合行禁防仰布按二司官
今後各要時加防檢該府掌印官尤須
嚴謹盤詰如有前項奸徒仍前違犯者
就便擒拏連人貨一併送官監收申禀

本院定奪該府如是因循顧忌徑放過
嶺一併議究不恕
一節省民力訪得瓊州等府設有里甲等
民夫其名在官其實半充私門之役即
如修理坊牌等項已是給領官價乃徒
重擾百姓互相借用經年不息今後一
切停革少節民力仍仰兵備巡守等道
各不得輒有允行其各府州縣有類此
者亦仰一體停革
一清查吏役訪得兩廣司府州縣大小衙

門多有跟官門子管充吏役承差蓋因
各該有司不知守正朦朧保勘或因上
司分付或因同僚囑託或亦自行徧護
混同送考侥倖參充殊不知此輩出身
既微罔識自重且平素出入衙門窺伺
官府慣熟耳目害人作弊亦何憚而不
爲者況他日受官將以臨民此輩本廝
役之流一旦使之居官食祿不貪財壞
法者鮮矣合行查禁仰兩廣布政司掌
印官嚴切查究都布按三司并所屬各

衙門如有係門子違例參充吏役承差
者即便通行查出革退爲民當差一月
以襄其由回報查考仍仰各司府州縣
今後凡有起送農民務要查勘的確果
係身家無碍之人方許保送如或朦朧
一槩濫送考選者查出定將保勘官吏
坐以枉法贓罪不恕
一嚴禁賭博照得兩廣地方掏摸竊盜無
處無之原其所由雖因民窮盜起然所
以致窮者實亦由於賭博爲之今方

各該地方有等無籍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專一遊蕩賭博飲酒撒潑號稱喇唬光棍或誆騙人財物或聚衆毆打平人斗街罵巷無所不為或開張賭坊哄誘良家子弟偷盜父兄銀錢盜賣自己田宅產業蕩盡饑寒逼切遂致相聚為盜窺探街巷有名人家或鑽門穴壁或破壁踰墻竊盜家財甚至毆傷本主深為地方之害仰守巡兵備嚴督府衛縣所掌印捕盜巡捕鎮撫分管地方等官各

令該管省城內外地方總小甲火夫人等遇夜加謹巡緝但有竊盜面生可疑及語音各別犯夜之徒及有開場結局賭博之家就便緝拏送官究問照例施行敢有故縱及因而乘機擾害者事發一體重治

一誣執平人訪得廣東所屬地方設有捕盜總甲固以防禦賊盜但有等狡猾強徒不務本等營生投入官府謀充前後假以緝捕為言專在城市鄉村巡邏但遇拏獲盜賊剋留贓物私自脫放不行解官或知居民殷實教賊指攀乘機嚇詐財物或因而報復私讐甚至妄捉平民為盜良善遭殃地方受害或被害之人自行緝獲原封真賊却又勒取銀錢方行轉送似此違法多端難以枚舉通合禁治仰各府州縣捕盜巡捕等官用心查訪但有前項奸徒即便先行更替一面擒拏究問查照律例從重議擬具招申詳發遣如或容縱不行緝拏事發

一體治罪不恕

一違例放債訪得兩廣撫屬地方有等勢豪之家在鄉生事或舉放私債違禁加倍取利強占小民田土准折良家子女甚至逞兇爭鬬殺傷人命輒便用財買息或至事發拘拏則又聚衆打奪實為民害合行禁約仰各道守巡官嚴督各屬掌印官加意體察今後敢有如前違犯者就便擒拏究問具招開詳毋得輕縱以長驕恣

姚東泉文集八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姚鏌撰鏌字東泉慈谿人宏治癸丑進士官至右都御史總督兩廣中蜚語罷職後復起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辭不赴以規避落職卒於家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序記二卷奏疏四卷襍文一卷學政事宜一卷文皆嘽緩尤多吏牘之辭葢鏌本以武畧見也